叢書集成續編　第三九册目錄

哲學類

道家哲學——莊子

莊子故八卷……民　馬其昶撰　集虛草堂　一
莊子集解補正一卷……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一二一

道家哲學——其他

洞靈眞經五卷……周　庚桑楚撰　續古逸　一三一
陰符經一卷……宋　何粲注　百子　一五三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三卷……漢　張良注　續金華　一五九
救弱要書一卷……蜀　彭曉註　有福讀書　一八九
列子張湛註補正一卷……清　鶴洞子纂　樸學齋　一九九

墨家哲學

墨商三卷補遺一卷……清　王景羲撰　敬鄉樓　二〇五

法家哲學

乾道本韓非子二十卷識誤二卷……周　韓非撰　清　顧廣圻識　古書　二四九

管子補注二十四卷……唐　房玄齡註
管子校正二十四卷……明　劉　績增註
……清　戴　望纂
湖北先正　三九一
清代學術　六一三

茶叔

光緒乙巳集虛草堂

校栞合肥張文運梅

小李

莊子之書自前世皆列道家道家祖老子孔子當周衰以聖德不得位序詩書禮樂爲儒宗老子生幷孔子孔子所嚴事當是時其道未大顯至戰國孟子尊孔攘楊墨至力矣無一言及老子吾意老子遯世无悶隱君子也其淸虛淡泊不大異孔子道不然孟子排異端必不釋老子不置論者世益陵夷狙詐爭戰之風日熾賢者自放不得志痛當時諸侯王無慮皆爲民害而世儒又兒襲多僞乃發憤取老氏之說務推本言之以救其失則莊周之徒興焉其詞洸洋放恣以適己其意則重可

悲矣秦得天下益尙詐力燒詩書民萌猶瘝天下滋欲休息慕黃老之無爲質文異尙時各宜也上自文景之君蕭曹之相國儒者司馬氏父子賈誼之論大道皆右黃老黃老之學於是爲極盛而諸儒老師區區守詩書燬棄之餘蒐殘討遺用力至勤苦六經始萌芽鬻明黃老專道之稱者千餘年浮屠氏乃益乘閒入中國正始以來士大夫尙淸談崇高致人人言老莊卒放棄禮法天下大亂老莊氏之教外形骸生死盜靜自勝王衍何晏之倫溺心勢物殆不啻與之背馳絕遠而老莊不幸蒙其名是故其學盛於漢而極衰於魏晉道不軌於中

取羣解略發指趣要以通其詞爲歸嗟乎莊生之言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又曰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悲夫余讀其言未嘗不慨焉流涕也光緒二十年冬十一月桐城馬其昶撰

卷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卷二

內篇人閒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卷三
外篇駢拇弟八　馬蹄弟九　胠篋弟十　在宥弟十一　天地弟十二
卷四
外篇天道弟十三　天運弟十四　刻意弟十五　繕性弟十六　秋水弟十七　至樂弟十八
卷五
外篇達生弟十九　山木弟二十　田子方弟二十一　知北遊弟二十二
卷六
雜篇庚桑楚弟二十三　徐無鬼弟二十四　則陽弟二十五
卷七
雜篇外物弟二十六　寓言弟二十七　列禦寇弟二十八　天下弟二十九
卷八
雜篇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逸篇

釋文稱內篇眾家共同自餘或有外無雜余謂外雜二王以下四篇舊次列禦寇前然自蘇子瞻輩皆斷其僞今觀之猶信太史公稱其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世所號儒者皆託爲孔子之徒今胠篋所言不及孔子第絀儒信老是其義矣若盜跖眞詆訾孔子是殆擬爲之者讀史公語未審耳且又烏覩所謂老子之術者哉非史公所見之舊其爲贋決也因從宣穎南華經解例退其篇目附於後又姚姬傳先生謂漢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存其三十三篇然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可決其非莊生所爲者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眞莊生書而爲象去之矣昔王伯厚輯莊子逸文今更益采掇錄而存之亦猶姚先生之志也其視又記

內篇黃庭堅曰內書七篇法度甚嚴二十六篇解剝斯文耳　莊子故一

逍遙遊弟一　支遁曰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郭嵩燾曰莊子自言其道術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首篇曰逍遙遊者用其無端崖之詞以自喻也方潛曰狀大體大用故無用是爲大也後六篇皆闡此旨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　陸德明曰北冥北海也稽康云取溟漠無涯揚慎曰國語魚禁鯤顧乃魚子莊子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

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　崔譔曰鵬古鳳字郭象曰鵬鯤之實所未詳也莊子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司馬彪曰若雲垂天旁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司馬彪曰運轉也林希逸曰海動必有大風今諺有六月海動之語

南冥者天池也　簡文曰齊諧書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　齊諧之言曰

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司馬彪曰摶飛而上也上行風謂之扶搖謂之飈　摶徒端反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也

去以六月息者也　陸長庚曰息氣也宣穎曰大塊噫氣爲風六月氣盛故多風方潛曰述諧未竟野馬以下推論其義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郭象曰此皆鵬之所爲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朱子曰息是鼻息之息九萬里風亦是此息推去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　其視案御覽引作以其遠而無所至極也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其視案人視下亦無窮此渾天之說有光曰野馬六句言積氣之厚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於交反　崔譔曰坳堂道謂之坳支遁曰謂有坳坪形

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　姚永樸曰而後之倒文王念孫曰培之爲言馮也馮乘也胡林翼曰辦大事以集才集氣集勢爲要莊子所謂而後乃今培風也

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　於葛反　李頤曰閼塞也

而後乃今將圖南　王闓運曰上負天而下乘氣自然運行其視案此言乘氣以游天地閒者必待厚積乃可遠舉

蜩與學鳩笑之曰　音條　釋文司馬彪云蜩鳩小鳥

我決起而飛槍榆枋　七良反　音方支遁曰槍突也李頤曰決疾貌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苦貢反　司馬彪曰控投也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方潛曰蜩鳩四句再述諧言而下復論之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　七丹反　陸德明曰莽蒼近郊之色也

腹猶果然飽貌　李頤曰果然此言可遠舉

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

二蟲又何知　其視案之是也斥蜩鳩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其隕反　王引之曰淮南作朝秀高注朝生暮死之蟲朝菌朝秀語之轉耳廣雅作朝蓾蟪蛄音姑

不知春秋　司馬彪曰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　李頤曰冥本或作榠靈木名也

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姚永樸曰衆人之言壽者皆以彭祖爲比方適可悲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　李頤曰棘湯時賢人

窮髮之北　司馬彪曰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

**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

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風曲上行若羊角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於諫反笑之曰司馬彪曰斥小澤也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其祀案湯問棘詳列子湯問篇凡冥靈大椿及鯤鵬云云乃是總括其說略同於諧而再見者以湯棘皆古賢聖言足取信寓言篇所謂重言者此其例也述諧意在小大之辯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吳汝綸曰比猶庇也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梁玉繩曰宋榮子即宋鈃荀子言宋子見侮不辱韓子言宋榮子義設不鬬與天下篇言鈃諸語正同案猶與逌同漢書逌爾而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猶汲汲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音零然善也李頤曰列子鄭穆公時人名御寇得風仙乘風而行郝懿行曰泠同令爾雅令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其祀案世謂上一鄉一國司馬彪曰數數朔劉辰翁曰泠然者在人世是非之外矣然上辨榮辱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劉辰翁曰泠然者致福謂以形御風則猶未離乎氣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司馬彪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陸德明曰辯和也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其祀案以上論學者必乃能浩然造養而塞乎天地方潛曰大魚大鳥寫大體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音灼向秀曰人所然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高駿烈曰立猶見也而我猶尸之成元英曰尸主也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子遙反鷯音遼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郭璞曰鷦鷯桃雀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陸德明曰說文鼫鼠一曰偃鼠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其祀案郗子謂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劉大櫆曰證聖人無名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接輿陸德明曰楚人大而無當吳汝綸曰淮南作廣大而無極也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方以智曰逕庭猶霄壤言逕路之與中庭高注當猶實也往而不反吾驚怖普布反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方以智曰逕庭猶霄壤言逕路之與中庭名通姓陸聖人無名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接輿陸德明曰楚人大而無當吳汝綸曰淮南作廣大而無極也大有逕庭方以智曰逕庭猶霄壤言逕路之與中庭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方以智曰逕庭猶霄壤言逕路之與中庭

偏正懸絕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昌約反約若處子李頤曰淖約柔弱貌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九況反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其祀案時猶夫也見經傳釋詞夫汝者言知有聾盲卽汝之謂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司馬彪曰旁礴猶混同也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簡文曰弊弊經營貌姚規飛曰旁礴萬物以爲一所謂合萬物爲己者亂治也世自化之蕲乎治耳彼非有意以天下爲事而治也釋文亦以世蕲字連讀之人也物莫之

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司馬彪曰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豬伯秀曰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成唐虞之治而其眞則非世人所知也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李頤曰資貨也章甫殷冠也李楨曰諸猶於也春秋經於越入吳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其視案御覽引隋圖經曰平山在平陽一名壺口山今名姑射山窅烏了反然喪其天下焉郭象曰天同運推其緒餘猶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劉大櫆曰證神人無功堯之不一於堯耳莊子曰司馬彪曰惠子名施爲梁相魏王貽我大瓠音護之種司馬彪曰魏王梁惠王也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俞樾曰瓠落猶廓落非不呺許憍反大也俞樾曰呺文選注引作捎爾雅元捎虛也虛則有大義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李楨曰龜徐音舉倫反蓋以龜爲皸之叚借眾經音義敦煌古寫本唐人所撰玄應一切經慧琳音義一百卷皆作皸居雲去雲二反通俗文手足坼裂曰皸經文或作龜坼下引此爲證是元應以龜皸音義互通世世以洴扶經反澼普歷反絖音曠爲事司馬彪曰洴澼絖猶漂絮也盧文弨曰洴澼雙聲字是擊絮之聲陸德明曰小爾雅絮細者謂之絖郭象曰其藥能令手不龜坼故常漂絮於水中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秀曰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劉大櫆曰證至人無己此言用大下言以無用爲用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力之狌音生乎其視案正宇通經野貓善竊雞反鴨爾雅注鼬喉出卑身而伏以候敖遨者顧炎武曰古音音渚東西跳梁王逸曰梁橋也跳梁跳踉也不辟音避高下中於機辟司馬彪曰辟罔也王念孫曰辟與繴同爾雅爕爕跳踉貌罹其罪於罔罟今夫斄呂之反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顧炎武曰野古音墅簡文曰莫大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屈大均曰莊生之學貴乎自得鯤鵬之化皆以喻心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心之寓焉者也仿佯逍遙其適之至也化其心爲鯤鵬化其身爲大僊夫既已無己矣而又何功與名乎哉其視案以上言甄陶區宇又必具堯舜不與之標抱乃能用世而不爲世用方蓧曰大瓠大樹寫大用也

齊物論弟二王應麟曰是非戛擊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歸有光曰欲齊天下之物

曾靚諸末始有物之先方潛曰卽體卽明而妙無用之用也眞者體也明者用也不用而寓諸庸物詢不知而自齊矣其視案齊之爲言平也休乎天鈞則齊矣

南郭子綦音其隱机紀而坐司馬彪曰居南郭因以爲號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爲耦侍乎前俞樾曰廣韻顏成複姓李頤曰子綦弟子名偃字子游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其與案言與曩日異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姚鼐曰一除我見則物無不齊其視案喪我忘意識也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象曰籟竅也

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乙戒反氣其名爲風王敔曰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胡刀反歸有光曰風一也聲竅異言出於心亦然而已而獨不聞之翏翏舊注而與爾同陸德明曰翏長風聲乎德明曰李頤曰山阜貌高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權陸德明曰杯圈也似圈注小穿也似洼音烏蛙反似汚者似污者王念孫曰洼汚皆謂窪下也激者謞者音孝者司馬彪曰謞聲也叱反實者吸者叫古弔反反者王敔曰讀通號叫號其聲也謞者謞者咬於交反於堯反咬其聲幽方東樹曰咬同突玉篇戶樞聲部突聲壯突咬此略舉衆竅之聲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李頤曰子喁相和也泠風則小和泠小風也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向秀曰飄回旋風濟反李頤曰泠泠小風也

止也厲烈字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吳汝綸曰調調刁刁皆動搖貌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其視案葛竅怒呺之者任其自然卽天籟也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吳汝綸曰己音紀自從也已已以下皆有形之累也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王敔曰炎炎凌轢貌詹詹細碎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古孝反者簡文曰殺竅心也窖深心也密者小恐惴惴之瑞反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陸德明曰機弩牙栝箭栝其司是非之謂也王勃曰司運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吳汝綸曰王伯申說之猶於也此溺之當訓溺於十二字爲一句五句爲一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成元英曰厭沒於欲有類緘繩洪頤煊曰老洫與管子之老吃三國志之老革音義並同吃極而皮色皺急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慸之涉反姚佚啓態王闓運曰姚佚同嫵媚也慮歎變慸則出態魂形相顚倒也樂出虛蒸成菌方潛曰樂出虛幻蒸成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猶嗟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其視案皆緣有我而起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其視案彼卽喪耦之耦百骸九竅是也眞宰之所存

而特不得其朕（除忍反明曰兆也）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其昶案已同以眞宰非虛可行之以信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李楨曰腎有兩藏賅而存焉左爲腎右爲命門）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綸曰有與以同顧氏炎武曰古讀若以）汝皆說之乎（其昶案私謂有所偏愛不能皆說）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陸長庚曰此眞於人本無損益迷則凡悟則聖）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王闓運曰保其形以待盡是待死而已其昶案眞字不亡而今亦待盡此言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王闓運曰保其形以待盡是待死而已其昶案眞用我師而彼師曰以今欲是非儒墨此言其形化其心與之然以已明彼而以彼明彼也）不知其所歸（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其昶案左氏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又趙匡集傳云不使儒墨易地而觀則凡下之人無不曰彼是矣）可不哀邪（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其昶案彼是儒墨各自是以明者）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其昶案儒墨莫若以明）其形化其心與物相刃相靡（王闓運曰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乃結反）茶然疲役而不知所歸（集虛草堂）可不哀邪（郭象曰儒墨更相是非）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陸德明曰芒昧也）其我獨芒（其昶案成誠同字詩成不以富論語成作誠）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陸德明曰芒昧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其昶案左氏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又趙匡集傳云不用我師而彼師曰以今欲是非儒墨此言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誰獨且無師乎（其昶案成誠心對上成形錢田間先生謂即易之存亡惟成心者不亡成心謂成性是也世人心與形爲存亡）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其昶案所謂內不化者也師即師其君知代謂知日夜之相代而自取眞君者）有之（錢澄之曰說此爲最要史記老子贊云寓有之眞心知北遊篇）愚者與有焉（其昶案今自是也向秀曰昔者昨日之昨日甫行而謂昨日已至是不誠也）是以無有爲有（宣穎曰私見臆度何可究詰禹鑄鼎能知神姦其昶案也與邪同謂言不足據亦似風之吹物）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其昶案莊子因是之學不類子莫之執中無方）吾獨且奈何哉（故謂之兩行無對待故謂之通一蓋因是爲起滅須臾也）夫言非吹也（是以無有爲有）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其昶案鷇雛也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其昶案音息則語滅人言之與鷇音等耳何足校其是非以上言人生智竅日開天機日汨當於萬起萬滅之中識取眞宰）道惡乎隱而有眞僞（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郭象曰儒墨是非更相是非）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其昶案左氏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又趙匡集傳云不用我師而彼師曰以今欲是非儒墨莫若以明者不以已明彼而以彼明彼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其昶案儒墨各自是以明者）

自彼則不見（自彼出於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其昶案彼是儒墨是非更相是非）自知則知之（其昶案左氏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又趙匡集傳云不用我師而彼師曰以今欲是非儒墨莫若以明者不以已明彼而以彼明彼也）故曰彼出於是（其昶案彼是儒墨是非更相是非）是亦因彼（其昶案左氏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又趙匡集傳云不用我師而彼師曰以今欲是非儒墨莫若以明者不以已明彼而以彼明彼也）彼是方生之說也（其昶案彼是儒墨是非更相是非）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其昶案無端也）方可方不可（其昶案向背無定也）因是因非（其昶案向背無定也）因非因是（其昶案有起滅向背而是非遂因之消亂）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吳汝綸曰不用也不用兩行而寓諸庸即照於天之說也）亦因是也（朱子曰因者君之綱道家之用兩行諸庸即照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因應是用蓋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其昶案此即儒者因物付物之學）是亦彼也彼亦是也（顧炎武曰謂古音麌與虞通一蓋因是爲起滅須臾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偶古音麌與虞通一蓋因是爲起滅須臾也）彼是莫得其偶（偶之執中無方所故謂之兩行無對待故謂之通一蓋因是爲起滅須臾也）謂之道樞（其昶案莊子因是之學不類子莫之執中無方）樞始得其環（其昶案莊子因是之學不類子莫之執中無方）以應無窮（其昶案莊子因是之學不類子莫之執中無方）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其昶案莊子因是之學不類子莫之執中無方）故曰莫若以明（其昶案莊子因是之學不類子莫之執中無方）

是我無與馬彼是者我見所生是彼非此判方所而對待起所謂偶也彼是莫得其偶即因是已此環中之所以妙也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其祀案各有所行以成其道各物之時特樞之見端者耳故也天樞居中斗柄環指不滯一隅故曰樞始錢澄之曰樞始蓋道樞無偶其應子云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亦此意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此言是非不徇眾好一以道為樞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徐常吉曰公孫龍有白馬指物二篇莊子蓋據此立論其馬眞君眞宰是也天地一體之一馬萬類之一非指非馬指也萬物一馬也呂惠卿曰天地與我並生而同類萬物與我為一而同類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其祀案各有所行以成其道各皆私也非眞是所在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音庭與楹朱亦棟也漢書以莛撞鐘陸德明曰厲惡也西施吳王美女也恢恑九委反憰決音怪恑憰文弼曰恢恑憰怪與詭同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王闓運曰士於得而不可求適得而已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下已字語詞已字此也訓見爾雅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七徐反狙公賦芧音序崔譔曰狙狖也芧橡子也朝三升暮四升也成元英曰狙公養蝯狙者司馬彪曰賦與也列子作付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陳用光曰此郭管子書所謂繆數者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錢澄之曰道通為一惟善因者能不用一而用兩者一之所寓也張子云兩在故不測其祀案自以指喻指至此言道本至通故不拂眾情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王闓運曰封域也彼此之界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吳汝綸曰愛隱也障翳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其祀案故字連上為句昭氏之鼓

琴也俞樾曰列子載鄭師文學琴師襄事師舉其官昭舉其氏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其祀案列子載師文學琴於師襄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而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亡幾何曰得之矣於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師襄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兒故師文始有成虧之柱指鉤弦滿堂飲酒之人皆被文德而歌之師文於是推琴而起曰昔者舜彈五弦之琴以詠南風其音盈於天地而神契之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崔譔曰枝柱也策杖也崔譔曰師曠昭文皆古之善鼓琴者也枝策皆所以擊節惠子之據梧也崔譔曰梧琴瑟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姚永樸曰小爾雅載行也末年猶云終世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姚鼐曰言三子自以所好人不能知是異於彼又欲以己所好告之人是明之彼然

卒不能明是無成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緒終卒無成（郭象曰昭文之子終文之緒亦）若是而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其昶案人已成虧道通爲一昭文之綸不能成子何能明人故）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其昶案人已成虧道通爲一昭文之綸不能成子何能明人故）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

各私一我皆可謂成兼是故滑古沒疑之耀吳汝綸滑疑即滑反

物與我無所謂成也（稽也史記滑稽多智顏師古說滑亂也稽疑也稽疑同訓索隱引郁誕曰言是若非言非若是能亂同異也子雲箴鴟夷滑稽莊圓轉縱舍無窮之狀皆與莊子指意相合）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其昶案以明者不用已而因之耀也自古之人至此言道本至虛故不執己見諸人與物宛轉即所謂滑疑）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昶案是者以明彼者物論必求其類已落邊際也王夫之曰此欲顯其綱宗而先自破其非雖異矣（郭象曰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王應麟曰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之言）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郭象曰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王應麟曰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之言）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郭象曰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王應麟曰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之言）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王念孫曰說文嗛口銜物也廉嗛聲相近莊子蓋以嗛爲廉之借字）大勇不忮（王念孫曰說文忮很也道反其昶案嗛與慊同說文慊厭也謂廉者不自顯崖岸）大勇不忮（其昶案清謂明察也信與申同）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王念孫曰圓與刓通吳汝綸曰淮南作五者無棄而幾向方矣高注方道也其昶案圓謂化五者之迹猶老子之言挫其銳也）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焦竑曰葆光即知而不知之謂）故昔者堯

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崔譔曰宗一膾二胥敖三洪亮吉曰鄒膾古今字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其視案照與炤灼同字說文灼炙也淮南言堯物皆照其視案照與炤灼同字說文灼炙也淮南言堯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草木卽此所謂竝炤也郭嵩燾曰據高誘注則炤當作照蔡光之道天且宜然若十日存矣郭嵩燾曰日無心者也德之求辯乎是非方且以有心出之在上雖蓬艾亦不能自存又何歎焉昔者十日竝出萬民何所措手足乎其視案以上言人世是非淆亂當洞化自存於吾心則外境不足以相累莊子之自期許如此故屢及之翟鵲子問乎長梧子曰俞樾曰據吾聞諸夫子之語則翟鵲子國策有梧下先生李頤曰居長梧下因以爲名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郭嵩燾曰日無心者也德之求辯乎是非方且以有心出之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而不能熱河漢沍戶故反而不能寒向秀曰沍凍也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郭象曰物皆自存於吾心則外境不足以相累莊子之自期許如此故屢及之翟鵲子問乎長梧子曰俞樾曰據吾聞諸夫子之語則翟鵲子國策有梧下先生李頤曰居長梧下因以爲名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向秀曰孟浪音漫漶無所趣舍之謂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音瑩也司馬彪曰聽熒惑疑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

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司馬彪曰偏枯死也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蝯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司馬彪曰薦美草也蝍且甘帶陸德明曰爾雅蔇蔖蝍蛆郭璞注似蝮能食蛇腦司馬彪曰帶小蛇也鴟鴉耆臭鼠四者孰知正味蝯狙以爲雌向秀曰猵狙以蛾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司馬彪曰毛嬙越王美姬麗姬晉獻公之嬖人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曰疾走不顧爲決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說曰子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而失其故居名爲弱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崔譔曰正牀也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郭象曰蘄求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司馬彪曰竊猶察察也君乎牧乎固哉劉辰翁曰舉世皆夢人君人牧方竊竊然有擇於此陋矣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音的詭陸德明曰弔至也詭異也其祝案弔詭猶詭說詭天下扁其辭譬參差而諔詭可觀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李頤曰闇不明貌黮闇反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李頤曰蘧蘧驚貌

莊周夢爲胡蝶栩栩況羽皮然胡蝶也陸德明曰栩栩喜貌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李頤曰蘧蘧驚貌自喻適志與李頤曰豁快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其祝案物有分化則一也此形貌也莊周胡蝶皆意喪我之說也莊周胡蝶故一切是無我相故渾然與天地精

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則不化有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其祝案其祝案化聲者天我執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其繼也吹萬不同使其自己咸其自取待而不待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司馬彪曰曼衍無極也其祝案窮年卽養生主之盡年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其祝案振動也萬化之義故猶貫是非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其祝案振動也萬化之義玄同死生忘年忘義郭象曰忘年故以寓諸環中以應無窮罔兩問景曰郭象曰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景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曾國藩曰有待景爲形使也吾待蛇蚹音付蜩翼邪成玄英曰蚹蛇蜕皮蜩蟬也又有待形爲氣使也吾所待付蜩翼邪所云蜩甲蛇蜕故皮蜩翼卽外篇反蜩出新甲也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其祝案此喪耦之說也蛇蚹蜩翼皆形骸也昔者

莊周夢爲胡蝶栩栩況羽皮然胡蝶也陸德明曰栩栩喜貌自喻適志與李頤曰豁快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李頤曰蘧蘧驚貌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其祝案物有分化則一也此喪我之說也莊周胡蝶皆意喪我相故一切是無我渾然與天地精

養生主第三楊時曰逍遙篇子思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楊慎曰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方潛曰卽用卽體而全無體之體也無體之體乃所謂主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有盡知逐物而無窮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姚鼐曰已而爲善

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李光地曰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猶得無也緣督以爲經王夫之曰身後之中脈曰督居靜而不倚於左右有位而無形質者緣督者循虛而行以適得其中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吳汝綸曰性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其親案受形父母保身所以事親也以上知恬交養允執厥中陸德明曰管子有屠牛坦崔譔曰文惠君梁惠王也崔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案膝之所踦謂屈一足之膝以居彼反其郤文踦一足也書大傳注踦步足不能相過也音禍郤音隙司馬彪曰郤然解牛聲也奏刀騞然向秀曰騞然解牛聲也崔譔呼獲反大於善也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司馬彪曰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郭象曰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既適牛理又合音節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音熙譆許其反骨相離聲技之所以盡年其郤案受形父母保身所以事親也以上知恬交養允執厥中陸德明曰管子有屠牛坦崔譔曰文惠君梁惠王也崔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案膝之所踦謂屈一足之膝以居彼反其郤文踦一足也書大傳注踦步足不能相過也音禍郤音隙司馬彪曰郤然解牛聲也奏刀騞然向秀曰騞然解牛聲也崔譔呼獲反大於善也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司馬彪曰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郭象曰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既適牛理又合音節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姚永概曰言神志專集虛草堂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象曰但見其理閒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向秀曰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督而得謂之神欲依乎天理成元英曰依天然之腠理批大郤陸德明曰字林批擊也崔譔曰郤閒也導大窾彭曰窾空也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音啓之未嘗俞越曰技疑枝之誤素問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云經脈爲裏支脈爲絡支與枝通枝經猶經絡也陸德明曰緊猶結處也司馬彪曰緊猶結處也肯著骨肉也而況大軱乎軱音孤向秀曰軱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譔崔譔曰族衆也俞樾曰折謂折骨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音刑郭象曰硎磨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

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郭象曰交錯聚結爲族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化反百然已解王念孫曰謋孫曰說文捇裂也謋與捇同如土委地郭象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也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郭象曰逸足容豫自得之謂善刀而藏之郭象曰拭刀而弢之也王閩運曰善讀若繕人之繕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姚鼐曰善惡此閒正有餘地以上引庖丁解牛之義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司馬彪曰公文軒宋人爵名右師官名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向秀曰介偏刖也天與其人與舊注天與其人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

其視案形全形獨皆天所與德充符云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與同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神雖王于況反不善也其視案不斷猶言不斷不斷近便神雖不勞非鳥所樂以上飲啄近便神雖王于況反不善也其視案不斷猶言不斷不斷近便神雖不勞非鳥所樂以上飲啄近便神雖不勞非鳥所樂以上飲啄近便神雖王于況反不善也其視案不斷猶言不斷不斷

郭象曰馳驚憂樂之境蹉楚變未加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音玄解崔譔曰以生爲縣以死爲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錢澄之曰指薪爲火此薪既盡所指窮矣而火固在也薪謂有涯之生其理未嘗以上養生者不必不死是謂全生

人閒世弟四 陳于廷曰莊子拯世非忘世其爲書求入世非求出世也薛瑄曰人情世態曲盡而無遺言當察受否漾微者知之方游曰以無用爲用乃可以逍遙於人閒世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郭象曰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郭象曰莫敢諫也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成元英曰語其多少以國爲量澤若蕉郭嵩燾曰蕉與焦通即詩如惔如焚之意民其無如矣其視案無如即無餘言無子遺秋水篇子無餘足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則崔譔曰則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音熙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集虛草堂

吳汝綸曰憂憂讀如楚詞傷余心之懮懮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古江反未達人氣則揾文曰矼慤實貌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姚鼐曰術同述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郭象曰回之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而強以仁義繩之彼將謂同欲毀人以自成也其視案自有其美故見惡於人且德厚信矼二字連讀命之曰菑人王闓運曰菑同剌人不欲受如剌刃其身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吳汝綸曰惡用猶何由也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

集虛草堂

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郭象曰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眾攻之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王引之曰來句末語詞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其視案外貌爲采色不定狀其貌充盛而內無定執此言端而虛者貌見人不已違則據其所感以自悉是則與益多何異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其視案日積也謂細行日漸猶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其視案此言勉而一外合而內不訾方苞曰不訾言貌相承而心漫不訾省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其視案禮記注

成猶奏也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王闓運曰蘄祈也猶望也己言而人有從否不能望也若知己與天子無所貴賤則不冀人從不料人違稱己而言不設機械故無患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跽其里反曲拳人臣之禮也成元英曰擊手跽足磬折曲躬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其視案此謂說之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其反驚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其視案此謂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

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崔譔曰諜間也其視案太多卽汰侈之借字彼雖政法汰侈吾不以私心伺察亦不致取戾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其視案皞與皓同不與丕同邪與也同意難之故告以有道而爲之則易也易之者若皓天之丕宜無爲而化矣向云皞天自然也最得其指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郭象曰茹食也方言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陳祥道曰文子云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

已其視案卽易之指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朋從爾思之指心齋也郭嵩燾曰齋之言齊也非使其心虛而不受物不能使使之潔齊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郭象曰未使使心齋故有其身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郭象曰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入則鳴不入則止郭象曰譬之宮商應而無心而無門無每無門每卽毋每云貪也止每已一無門謂泊無每爲韻焦竑曰廣大無門每故有其身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其視案不此出世法行而不踐地則入世而不爲人使易以僞故難也惟能飛不以翼知不世不能不爲世撄者蓋人間

以知則人而瞻彼闋苦穴反者虛室生白司馬彪曰閴空也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崔譔曰白者日光所照方潛曰照見五蘊皆空也吉祥止止郭象曰吉祥之潛曰度一切苦厄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王敔曰坐馳謂端坐而神遊六虛其視案淮南是謂坐馳陸沈注古坐行神化疾於馳傳方潛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坐微法輪也大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洵通唐順之曰耳目內通與首楞嚴耳根圓通同意其用而此心不相涉方潛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也無智亦無得也其視案李習之云佛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之詳矣此獨是也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成元英曰紐綱紐也伏戲几遽之所行終其視案行終猶詣極也而況散焉者乎宣穎曰散散眾人王闓運曰遽以上諫爭之法葉公子高將使於齊陸德明曰沈諸梁字子高楚大夫爲

葉縣尹僭稱公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吳汝綸曰敬讀爲矜）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劉辰翁曰未有不依道而能使成就無後悔者）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郭象曰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郭象曰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徐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成元英曰戒法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以豉反）乎前（崔譔曰施移也王念孫曰施讀爲弛）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吳汝綸曰呂覽入山行木注行察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唐順之曰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且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則傳言有法則無人道之患（王敔曰靡同縻繫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其祭案荀子悖亂昏莫注莫寂寞言閟也）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郭象曰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郭象曰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徐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成元英曰戒法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以豉反）乎前（崔譔曰施移也王念孫曰施讀爲弛）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吳汝綸曰呂覽入山行木注行察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唐順之曰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且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則傳言有法則無人道之患（王敔曰靡同縻繫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

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遽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女身哉晁迥曰人間世提出戒愼正身而世反以放達宗莊何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郭象曰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代形就而入郭象曰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和不欲出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音攜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呂惠卿曰因其性之所有而通之孟子於齊王是也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成元英曰幾危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

宣穎曰皆恐觸其性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市蚧反盛溺陸德明曰蜄蛤蜊也適有蚉文反負緣附馬身而拊之不時郭象曰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宣穎曰忘人愛己可不愼邪王闓運曰趣取急取也以上教化之道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崔譔曰曲轅道名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李頤曰牛住其旁而不見絜之百圍宣穎曰絜量度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俞樾曰旁讀爲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舊注飽觀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郭象曰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亡言反李楨曰廣韻樠松心液樠謂脂出如松心也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側加反梨橘柚果蓏力果反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俞樾曰泄泄之段字謂牽引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

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皆物也奈何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散人也又烏知散木郭象曰以鬻匠石匠石覺而診其夢王念孫曰診讀爲畛爾雅畛告也弟子曰趣取無用王闓運曰趣取急取也則爲社何邪郭象曰猶嫌其以爲社自標日田子方篇默女無言密默字通達生篇公密而不應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宣穎曰特託於社使不知己者詬病并無用爲用之義郤自晦也不爲社幾死之散人又烏知散木郭象曰以鬻匠石匠石覺而診其夢王念孫曰診讀爲畛爾雅畛告也弟子曰趣取無用王闓運曰趣取急取也則爲社何邪郭象曰猶嫌其以爲社自標日田子方篇默女無言密默字通達生篇公密而不應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宣穎曰特託於社使不知己者詬病并無用爲用之義郤自晦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王念孫曰幾讀爲豈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吳汝綸曰義與儀同廣雅疏證儀貌詞義朱駿聲說孟子義襲爲貌襲譽稱也王闓運曰以上有託而全處富貴之善者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李頤曰商伯即

南郭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甫至反其所藾音賴崔誤反
曰隱傷於煞也向秀曰藾蔭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
食紙反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音呈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
神人以此不材其神案以用也言神人以此不材亦以此不材爲用也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崔誤曰荊氏之
地宜此三木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以職反者斬之李頤曰欲以栖戮狙猴也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姚規曰名讀爲甍吳汝綸曰甍與欋同麗與欐同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樟音章者
傍者斬之司馬彪曰楹之全一邊者謂之樺傍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羅勉道曰解祠
見鄉祀志吳汝綸曰淮南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崔誤曰亢即也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直里反病者不可以適河王闓運曰牛豚不爲牲人不主祭也此皆
巫祝以知之矣郭象曰巫祝於此才者全所以爲不祥也此乃
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疏者頤隱於齊羅勉道曰齊與臍同肩高於頂會古外反撮指天雞經骨會大杼注大杼穴名
在項後李頤曰管腧也五管在上一椎五管在上李頤曰臗之腧皆在上也兩髀音陛爲脅司馬彪曰脅腧
肩髀皆在上也挫鍼治繲音綫一作繲音綫治繲或文繲綫或文
故與治並挫鍼治繲合從崔足以餬口崔譔曰挫案也王闓運曰文選
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崔譔曰鼓筴揲蓍鑽龜也王應麟曰文選

注作播精翁元圻曰楚辭懷椒糈而要之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郭象曰特其無用故不自窒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
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司馬彪曰六斗曰鍾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其祝案以
上安於病劣處貧賤之善者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其祝案如猶乃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
也郭象曰趣當盡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王闓運曰天下因而成之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郭象曰福者即向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矣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棄夫已
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王引之曰直特也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吳汝綸曰爾雅假已也已止也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宣穎曰儼爲人師與庸人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遺其祀案遺亡也審乎無假王念孫曰淮南作無瑕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其祀案眞性是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其祀案此一本萬殊之義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陳澧曰莊子言萬物皆一託爲孔子語又云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託爲

顏子語橫渠銘卽此意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王闓運曰萬物一體故足如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得其常心方潛曰以知得心明心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見性也物何爲最之哉司馬彪曰最衆也屈大均曰心從知而得知之外無所謂心也常心從心而得心之外無所謂常心也知卽心也心卽常心大抵聖愚之分在知不知卽知有物皆心不知卽無物物外無物物物之齊物亦齊之於吾心爾知心之齊矣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其祀案也與邪同言受命天地非有獨異物最人從其性通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其祀案正幸之正語詞也夫保始之徵舊注徵驗也不懼之實

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其祀案官主也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登假於道也假當讀遐與周穆王登遐同人則從是也吳汝綸曰猶是猶之也以物爲事乎其祀案以上言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故德充而符自然徵應物者也李頤曰申徒氏嘉名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伯昏無人陸德明曰姚篇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王闓運曰子產爲政明上下尚名法故必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欲兀者辟執政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郭象曰笑其矜在位欲處物先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唐順之曰取猶言尊信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其祀案知命分之有定則則者之足非人能亡之乃其命之不當存者過讁責過之過謂獲譴也人情多自狀其獲遺謂足不當亡少有不自白訴謂其足不當存者由不知命也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音遘中郭象曰弓矢所及爲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工射也

遊乎殺中莫非中地其不中幸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
免耳人處世苟得免患亦幸也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
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
知吾兀者也郭象曰忘形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
索我於形骸之外郭象曰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不亦過乎子產蹙子六
反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王闔運曰乃讀爲仍乃稱猶復言其視素以上言身
非可自主故存亡皆安之若命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向秀曰踵頻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
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無足今吾來也猶
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
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
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
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
賓賓以學子爲俞樾曰賓賓猶頻頻漢書注頻字或作賓彼且蘄以諔詭幻
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
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脊解其桎梏
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其視案以上持身之要務全其眞魯哀
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徒何反郭象曰惡醜也俞樾曰
案不爪翦不穿耳疑古女子在室之容今新婦始翦面
喪是其遺意此言女御娶妻者不使言男御蓋天子諸
哀駘姓漢文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
有哀車

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
見狶徒門反又作豚子食於其死母者郭象曰食乳也少焉眴若司馬
眴若驚貌俞樾曰猶徐無鬼篇之恂然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
焉爾其視案不見己無知覺也不得類不似昔也所愛其母
愛使其形者也王闔運曰喻它能使使形故形惡不足爲累戰而死者其人之
葬也不以翣所甲反資王闔運曰左氏趙簡子伐鄭自誓以素車無翣也周人飾牆置翣所以掩形
素車無翣則暴骨原野無爲護掩之李頤曰資送也郝懿行曰資通借
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
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入直也其視
案不爪翦不穿耳疑古女子在室之容今新婦始翦面
喪是其遺意此言女御娶妻者不使言男御蓋天子諸

御必男女之未婚要者體純全也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其視案命行事變知者不能預圖故當任其自然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郭象曰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其視案靈府即靈臺王介甫言莊生之書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言兌即老子塞其兌之兌正是要義如醫家脫證日夜無卻正謂此也段玉裁曰古假閱爲穴兌即閱之省使日夜無郤去逆反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其視案接而生時於心者即莊子所謂

時純亦不已也時即謂春人以生物爲心無閒四時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焦竑曰水停而平萬物準之平則內保停則外不蕩德者成和之修也王闓運曰心先和豫人見爲德耳修之於外則德形矣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其視案始也皇皇憂民之死今乃知身之不免何論於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其視案以上性量闓音因之充在無閒隙跂音企支離無脤音脣說衛靈公崔譔曰闉跂偃者支離偃者暖脣同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音豆肩肩陸德明曰脰頸也羅勉道曰肩同顧周禮數目顧脰注顧

長脰甕盎烏葬反大癭一領反說齊桓公李頤曰甕盎大癭貌陸德明曰說文癭瘤也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宣穎曰形宜忘德不宜忘故聖人有所遊其視案洪頤煊曰孳蘖通之游也注游行也而知爲孳言知爲思慮萌蘖約爲膠德爲接其視案接連續也駢拇篇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經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司馬云謂連續仁義遊道德閒也工爲商其視案工與功同王敔曰四者聖人視之如此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其視案四端皆有形之累聖人不然所以逍遙也四者天鬻音育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之形無人之形則無以有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小亡反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五羔反乎大哉獨成其天王念孫曰廣雅驁大也驁與謷通其視案以上絕世情故能忘其身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錢澄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與道所以爲氣者之號名也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音眠天

選子之形 姚鼐曰選與撰同具也 子以堅白鳴 王闓運曰天其形非具子堅白之知也而以此自號是所謂益生也 其視槩以上不益生正以保其身 大宗師第六 宣穎曰張子云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知大師矣方潛曰全無體之體則得大宗師矣大宗師者道也 知天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方東樹曰天而生謂生知之聖純乎天者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 劉辰翁曰晦其神識若無知然所謂養也 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其視槩當台也見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

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 劉辰翁曰逆惡也逆寡猶嫌少不雄成 洪頤煊曰雄卽勇之借字墨子緒伯秀曰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情 不慕 沒乎 士緒伯秀曰士同事不反 不悅 其視槩過而不自得也 其視槩當台也見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不距 吳澄曰老子云出生入死 脩然 焦竑曰不忘其所始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 不求其所終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 受而喜之忘而復之 其視槩受而喜者鼠肝蟲臂無往不可也忘而復者安時處順哀樂不入也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捐一作損吳汝綸曰郭作揖是也 崔作捐揖揖揖皆與輯通 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李贄曰此言眞人一任其生死而不以人助天也樂通物以下皆助天之事 若然者其心志 王敔曰志專一也焦竑曰志字趙氏正爲忘字 其容寂其顙 顙去軫反 郭象曰大朴之貌王念孫曰廣雅顙厚也 淒然似秋煖 煖音暄 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郭象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

故影落者不怨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崔譔曰亡敵國而得其人心 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 其視槩田子方篇又恐百姓之無天也天時言爲時所宗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郭象曰自利澄 郭象曰就利違害 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 郭象曰自失其性受役多矣安能役人 若狐不偕 成元英曰狐不偕殷時隱士 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李頤曰天地有寒暑人世安得無君子能超俗情一以平衡之心處之盡我之常而不受物之變不滿不慊蓋以喻此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 踵錢澄之曰心息相依使息常納於踵則心亦退藏於密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 嗌音縊哇烏佳反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視槩大程子云莊子此言最善人於天理昏者止是爲耆欲所亂 古之眞人不知說

乎其似喜乎崔譔本作邵文曰邵明貌崔乎其不得已乎向秀曰崔乎動貌崔譔曰悗悗反勃六反乎進我色也方以智曰停義與讀容與之與厲乎其似世乎其貌也與高驪義反厲近驚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崔譔曰連連言語不便利也悦反文選注連連猶連連也姚永概曰悦亡本反乎忘其言也崔譔曰悗悗順也以刑爲體方潛曰以刑爲體言克己也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緯乎其殺也郭象曰緯其殺案後文殺生者不死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郭象曰其親案有足者皆可至丘循也非冤也丘即丘墟丘里之丘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王雱曰眞人無心也其一也其好惡所以一也

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親案一者統體一極也不一者物一括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郭象曰眞人同天人齊萬致其親案以上論大宗師以眞人爲極天也吳汝綸曰有讀爲猶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曰卓者獨化之謂也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況于反以溼相濡音儒以沫音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其親案山中有壑而舟或解攬喻造化推移莫得逃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逃江適曰大化之密移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無日不異奈何其不自悟邪而猶喜之姚鼐曰犯人之犯與後子祀章犯字皆如范金合土之范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逃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其親案詩傳天少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王應麟曰屈子言道可受兮不可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丁丈反於上古而不爲老猶豬伊反韋氏得之以襲昆崙司馬彪曰昆崙山名在西北海外河洲中天地之間也崔譔曰襲入也崔譔曰襲取元氣之本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李頤曰北斗所以爲天之綱維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扶眉反得之以襲崐崘司馬彪曰堪坏神名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其親案抱朴子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肩吾得之以處大山司馬彪曰肩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彊音虞強得之立乎北極司馬彪曰山海經北海之渚有神名禺強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成元英曰西王母太陰精也少

廣西極山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成元英曰傅說星精也傳說一星在箕尾上其祠案以上道爲萬化之本南伯子葵問乎女偶音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李頤曰卜梁姓倚名我有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郭象曰豁然無滯見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慤山曰生者有形之累也若一眞湛然故曰生生者不生其祠案形骸已外則一性獨存故曰無不不也無不迎也無不送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崔譔曰攖亂也有所繫著也陸長庚曰攖寧也言世務攖擾之中而成大定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李頤曰誦通也洛誦之孫苞洛無所不通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陸長庚曰瞻明視也聶許聽也其祠案說文聶附耳也聶小語廣雅許聽也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郭象曰避玄冥猶參寥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疑始也王闓運曰以上九重猶守之九日物數以九爲極其祠案以上眞性常在不死不生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崔譔曰子祀淮南作子泉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拘拘也司馬彪曰拘拘攣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古侯反贅指天李頤曰句贅項推也其形似贅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步田反跰悉田反而鑑於井

王闓運曰跰躚通用字跰躚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王引之曰亡與無同否也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歸有光曰任陰陽之變不爲病苦俄而子來有病喘喘川轉反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丁達反化郭象曰將化而化無爲怛之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

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陰陽於我無所逃也彼近吾死而我不聽宣穎曰舊注音與翅通近迫也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舊注音悍其祀案彼謂陰陽也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音莫反陸德明曰鏌鋣劍名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歸有光曰洞生死之故以生死自累其祀案以上天命不恆宜及時自修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最爲至言曾文正言內篇文字看似放蕩無拘檢細察內篇文字看似謹嚴

行尨尨若天地不可暸息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其祀案楚北堂書鈔引此亦以有閒爲句首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王闓運曰編曲以葬葬也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崔譔曰猗辭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

命之崔譔曰命名也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成元英曰方區域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王引之曰人讀如相人偶之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音尤以死爲決疣胡劉反潰癰音雍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王世貞曰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可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成元英曰憒憒猶煩亂也陸德明曰觀示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王闓運曰言方外可遊何自拘於方內也曰丘天之戮民也其祀案爾雅戮病也戮民猶言勞人孔子欲爲世法故云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無事而生定其祀案生讀爲性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其祀案楚江湖池沼潭然可忘穿池養給喻方內之亦可遊也孫奕曰術謂如徑術之術廣雅術亦道路別名問畸人司馬彪曰畸不耦也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君子之小人也王安石曰昔列禦寇莊周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祀案故曰以下述畸人之言也分天人之謂天之君子其祀案故曰以下述畸人之言也分天人之所稱述多所毀譽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反眞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當文武未世衰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死生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毀譽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反眞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

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王引之曰一節助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姚鼐曰常人束於生死之情謂哀痛簡之不得而不知也於性命之眞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郭象曰不違化也其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其且案郭訓若爲順案生者日在化中也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其且案人有不化者存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其且案旦同但淮南媒但也旦但皆誕之借字旦宅與情死對文情者誠也實也形爲假宅故有駭動心非實死故無損案淮南作且人間世注云但猶詐偽非學謏也注云但猶詐偽也其且案郭象曰不違化也其且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其且案人有不化者存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其且案旦同但淮南媒但也旦但皆誕之借字旦宅與情死對文情者誠也實也形爲假宅故有駭動心非實死故無損案淮南作且人間世注云但猶詐偽

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戒卽誡與駭同彼注云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滅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姚鼐曰是自其所十四字爲一句王夫之曰人自於其身而自名曰此吾也其且案以者用也乃且卽苟且說文苟草也楚辭草苴比而不芳蓋人有眞我若形骸特猶所用之土苴草芥姑卽此而相與命之曰吾耳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王叔之曰獻章也意有適章於笑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其且案此舉燒燼自然也以上應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李頤曰意而子賢士也許由曰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王叔之曰遙蕩縱散也恣睢自得貌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崔譔曰藩域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矣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司馬彪曰無莊據梁皆人名莊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李頤曰鑪鎚頭頗口句鐵以吹火也郭象曰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三八亦皆閒道而後亡其所務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其且案成誠同字徐無鬼篇乘天地之誠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乎分萬物而不爲義司馬彪曰整碎也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其且案以上忘勤名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曾國藩曰無故而忘曰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宣穎曰無心無私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其且案以上忘德案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

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七住反舉其詩焉崔譔曰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命也夫其卑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案以上示學者從入之途歸本安命

應帝王弟七錢澄之曰逍遙遊始應帝王終謂之應者時至則然也又云應而不藏此其所以遊也妙無用之用則能應帝王矣應帝王者德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向秀曰事在齊物論中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崔譔曰蒲衣即被衣王倪之師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司馬彪曰泰氏上古帝王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唐順之曰言非舜猶有意非出於天道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曰徐徐安穩一貌于于無所知貌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李頤曰呼我爲馬應之曰馬呼我爲牛應之曰牛此非玩世不恭也心無我相已解脫形骸之外也其知情信其視案情實也其德甚眞而未始離於道

司馬彪曰泰氏之於天道不期而合有虞氏運世首在法天肩吾見王倪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治李頤曰胥易者以才知妄易是非技係者以技藝自爲拘係胥上聲孫詒讓曰胥爲諝之借字爲有才知之名也駢拇爲云夫小惑易性胥易謂知識惑易興技係同爲失其常性也且也之德祇以愚民而已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李頤曰涉海必陷波鑿河無成也夫聖人之治外乎正而後行其視案治外七字爲句正同政即經式儀度也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焦竑曰確乎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我無爲而民自正也且鳥高飛以避矰則能反弋之害鼷音兮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邵晉涵曰漢書所謂社鼷不薰也而曾二蟲之無知焦竑曰鳥鼠避患灌屠不待教況民之有知豈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性哉其視案以上治在因人不在法度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俞樾曰爾雅豫厭也言不憚煩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眇輕虛之狀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音浪之野崔譔曰莽眇猶茫昧也

曰壙垠猶曠蕩汝又何帛音藝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帛崔本作爲錢澄之曰古文爲字作以此而訛王闓運曰古爲字從二瓜相對下從帛象之足也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其視案以上棲心淡泊出治之本司馬子長云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陸德明曰陽子居楊朱也嚮應聲之疾如響物徹疏明學道不勤姚鼐曰陽子居即楊朱嚮三句即知仁勇三德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治李頤曰胥易者以才知妄易是非技係者以技藝自爲拘係胥上聲孫詒讓曰胥爲諝之借字說文諝知也詩箋胥有才知之名也駢拇爲云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胥易謂知識惑易興技係同爲失其常性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李頤曰田獵也蝯狙之便執藸之狗來藉崔譔曰藸繫也

孫詒讓曰豫犖狸留並一聲之轉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其視案文喻學道便喻疏明執豫輸彊梁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顧炎武曰有古音以其視案以上功化出於無心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郭象曰不憙自聞死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於其道也　歸以告壺子司馬彪曰壺子名林鄭人列子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也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其視案文末既其實李頤曰既盡也而固得道與

雌之訛也列子始以道爲至是亢也是欲爲雄於世也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其視案挾其道以與世亢而必求其伸人則有以窺其微矣有我相故也王旦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使人不可得而相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郭象衡氣機流動故曰不齊矣　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子曰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萌乎不震不止止一作正今從崔本成元英曰文猶理也其視案廣成子之爲言盲也漢書民萌注無知之貌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郭象曰德機不發曰杜　嘗又與來以天壤王駘曰全然列子作灰然是也吳汝綸曰言向之溼灰復然　吾見其杜權矣郭象曰俙機也宣穎曰杜塞也

機止水靜而清者象善機流水動象衡氣機流動故曰不齊矣　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崔譔曰文猶理也其視案廣成子之言其感應捷也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其視案範圍天地而不過也王夫之曰未始出吾宗則得環中以應無窮不勦治天下而天下莫能遯也各相安於其天而恩怨殺生不以一由之知行其私智此則大小無不可忘人聞世無不可入此渾死無不可遊物論無不可齊德無不充生無不養然至一之宗也於以應帝王也何有吾與之虛而委蛇顧炎武曰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其視案弟列子作徒河反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其茅盧重元注云如蛇之靡如波之流森然汎然非神巫之所識也孫志祖曰埤雅茅靡言其轉徙無定一作弟靡弟讀如稊稊茅

之始生也此可證無作弟字之理　因以爲波隨王念孫曰流崔作隨是也隨古音徙河反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音嗣豕如食人郭象曰忘貴賤也　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成元英曰塊然無偶紛而封戎戎一作哉今從崔本其視案列子亦作封戎二字同義詩毛傳封大也爾雅戎大也楚辭注紛盛貌李楨曰人親爲顓朴立爲顓戎終爲顓一以是終宣穎曰帝王之道在虛己無爲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其視案以上立於不測也淮南言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無爲名尸成元英曰尸主也　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其視案盡受故無窮無見得故無朕亦虛而已劉文典曰虛乃莊子宗旨所謂無心無爲無用者是也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吳汝綸曰迎別本作逆誤迎與鏡藏傷爲韻列子亦作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薛瑄曰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李頤曰儵忽喻無形　中央之帝爲渾沌渾沌宣穎曰守中則自然之道全也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崔譔曰言不順自然強開耳目也其視案以上遊於無有也慒山曰此實總結內七篇大意言人之不得逍遙而傷生失性者皆知巧之過也

外篇 焦竑曰內篇命題各有深意外雜則但取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 莊子故三

駢拇弟八 吳澄曰莊生書瓌瑋參差不以跨見之雖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陸德明曰駢廣雅云並也枝指三藏云手有六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性多方駢枝於仁義而用之者 其視案方旁古通用多方二字平列故下文曰多方駢枝又曰多駢旁枝 呂惠卿曰其德爲五常其形爲五藏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 注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 注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舊注而猶如也司馬彪曰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豪之末 集虛草堂

多於聰者亂五聲 注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王念孫曰塞當爲搴擢搴皆拔取之義淮南作攄 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陸德明曰簧謂笙簧也鼓動也曾參行仁史鰌行義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 丘婢反 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陸德明曰瓦一云當作丸高駿烈彪曰竄句謂穿鑿文句做罷也向秀曰跬近也司馬云結繩辯之駢枝也郭嵩燾曰跬譬猶跬一時之近譬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

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本又作踁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其視案去弄通去憂藏憂也漢書主皆臧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 音訖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天下之用 宣穎曰憨視則睫蒙如蒿不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呂惠卿曰其德爲五常其形爲五藏 是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 況於反 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 成元英曰呴俞猶撫吳汝綸曰慰懷也見外物篇釋文 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其視案離麗通 約束不以纆 音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 其視案漢書襃誘與褒通爾雅誘進也懷祖先生說褒然出眾之貌此襃然爲舉首注褒進也王與淮南誘然出眾之貌此誘然同 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虧損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俞樾曰國語韋注招舉也音翹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其視案司馬溫公云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故嘗試

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陸德明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李頤曰東陵謂泰山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郭象曰以此係彼爲屬屬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司馬彪曰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惡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劉辰翁曰此篇語至刻急而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其視案此極言自炫自矜者之雖於本性通篇一意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司馬彪曰陸跳也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羅勉道曰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儀臺郎郊特牲所謂臺門也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司馬彪曰燒謂燒鐵以爍之剔謂翦其毛刻謂削其蹄雒謂絡其頭鬣鬃尾連之以羈馬丁邑反陸德明曰羈勒也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司馬彪曰橛衝也飾排衝也謂加飾於馬鑣而後有鞭策之威其月反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時力反司馬彪曰埴土黏曰埴木者曰我善治曲以爲陶器甸書傳土黏曰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

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崔譔曰塡塡重遲也顚顚專一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崔譔曰隧道也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王叔之曰既無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郭象曰與物無害故物聊也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步結反躠悉結反爲仁踶道氏反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李頤曰蹩躠踶跂皆用力貌方言曰躠漫也以智曰踶跂郭璞注方言之枝擿漫爲樂擿辟爲禮而天下始分矣崔譔曰漫淫衍也擿辟多節也朱駿聲曰辟仄之意也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焦竑曰穢棄絕仁義禮樂明乎非蒙莊之意矣彼其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大計反李頤曰靡摩也踶踢也馬知己此矣其祕案已者上也夫加之以衡扼宣穎曰扼同軛橫木駕馬領曰衡軛齊之以月題司馬彪曰月題馬額上當鬣如月形者也而馬知介倪�subarray音因扼鷙曼詭衒竊轡其祕案介倪卽阬阬一作倪阬玉篇阬音午骨反庚桑二切阬之通作介猶兀之爲介又爲刖矣阬阬者不安也闑扼與陰喝同猶噎塞也見後漢書注郭嵩燾曰鷙曼猶言遲重誠文鷙馬鷙不能行陸德明曰詭衒也竊轡也故馬之

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古帝王也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祕案此篇申論自然無爲之旨

胠篋第十

將爲胠起居反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司馬彪曰從旁開爲胠其祕案楚辭注匱匣也則必攝緘縢李頤曰攝結也陸德明曰廣雅云緘縢皆繩也固扃鐍古穴反李頤曰扃關也鐍鈕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

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
胣裂也淮南子云萇弘胣而死司馬彪曰萇弘周靈王賢臣子胥靡司馬彪曰靡碎也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郭象曰言暴亂之君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王引之曰意者度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屠羊則鹿寒

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宣王怒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趙淳於髡言事相由也許慎注淮南云楚以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魯酒奏之楚王以酒薄故圍邯鄲言事相由也許慎注淮南云楚以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魯酒奏之楚王以酒薄故圍邯鄲也陸德明曰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魯酒奏之楚王以酒薄故圍邯鄲也王念孫曰竭與揭通說文揭高舉也魯酒薄而邯鄲竭則齒寒天下也多故曰屠羊則鹿寒王念孫曰竭與揭通說文揭高舉也魯酒薄而邯鄲揭則齒寒天下也多故曰屠羊則鹿寒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人有其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向秀曰自此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益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

詩灼反絕竽瑟崔譔曰鑠絕燒斷之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攘力反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工倕之指崔譔曰攘與撓同說文撓撥指也陸德明曰倕堯時巧者也而天下始人含其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爛音藥亂天下者也成元英曰言數子皆標名於外炫耀羣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

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司馬彪曰此十二氏皆古帝王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崔譔曰贏裹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其祕案淮南注云畢掩網也鉤餌網罟罾笱音鉤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成元英曰罟罾皆網也笱曲梁也亦筌也削格羅落罝子斜反罘音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郭嵩燾曰左思賦峭格周施峭削義通漢書爲中周虎落顏注謂遮落之削格羅落皆所以要遮禽獸陸德明曰爾雅兔罟謂之罝罦謂之罘罦覆車也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王引之曰知謂智故也漸詐欺也其祕案解詬即喫詬集韻喫詬力諍也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varies失約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本亦作喘耎耳轉反之蟲肖翹之物崔譔曰蠉喘動蟲也肖翹搖物也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成元英曰種種淆撲役役輕黠也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司馬彪曰此十二氏皆古帝王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崔譔曰贏裹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其祕案淮南注云畢掩網也鉤餌網罟罾笱音鉤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成元英曰罟罾皆網也笱曲梁也亦筌也削格羅落罝子斜反罘音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郭嵩燾曰左思賦峭格周施峭削義通漢書爲中周虎落顏注謂遮落之削格羅落皆所以要遮禽獸陸德明曰爾雅兔罟謂之罝罦謂之罘罦覆車也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王引之曰知謂智故也漸詐欺也其祕案解詬即喫詬集韻喫詬力諍也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失約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本亦作喘耎耳轉反之蟲肖翹之物崔譔曰蠉喘動蟲也肖翹搖物也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成元英曰種種淆撲役役輕黠也

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哼哼他昆反之意姚鼐曰荀子云曰哼誕也哼已亂天下矣其祕案此篇憤戰國之世假竊仁義爲私利以竭天下者詞益激宕不平楊士奇曰莊子矢口而言粗而實精矯偏而論正而若反讀者須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以習見參之在宥弟十一

閒在宥天下不閒治天下也其祕案說文在存也吳先生謂有與囿同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俞樾曰毗讀毗劉之毗言傷陰陽之和也淮南原道篇人大怒破陰大喜破陰陰陽幷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邪象曰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於是乎天卓鶩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崔譔曰喬詰意不平也卓鶩行不平也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嘗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聲也說聰邪是淫於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亂於理也說禮樂邪是繆於情以僞天下者也

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郭象曰相助也說樂邪是相於
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
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
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辯力轉反卷愴囊而亂天下也司馬彪曰擥卷不申舒之狀崔譔曰戢囊猶搶攘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
下之戮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其視桨去藏也與駢拇
藏於己已爲過乃更去憂之去同言此八者
欲鼓舞天下是亂也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
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
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
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其視桨老

子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乎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
乃可以託於天下以已同字爾雅已此也河上公注老
子釋爲其身義與此同老子言貴愛此身皆所以爲天
下是無身也然後可以身寄託於天下莊子引用老子
之語而意更有進謂必能貴其身甚於貴天下愛其身
甚於愛天下然後可以天下寄託於吾身也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
其聰明尸居而龍見其視桨尸居猶齋居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
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羅勉道曰萬物皆圖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其視桨在宥天下以上崔譔曰攖人心
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攖觸落也人
心排下而進上郭象曰言其上下四殺淖約柔乎昌約反
不爲桎梏鑿枘人銳反也其視桨困於物納孔中曰桎梏也馬知曾史之
剛強臧則變易本來廉劌居衛反彫琢陸德明曰廣雅劌利也其熱

曾史爲桀跖利用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其視察以上無攖人心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姚鼐曰儒者言黃帝三百年故借黃帝明無窮之義　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　陸德明曰廣成子老子司馬彪曰廣成子或云卽斗下山爾雅北戴斗極爲空同　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下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　姚鼐曰黃帝爲醫藥故云取精佐穀黃帝歷象日月星辰故云官陰陽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陸德明曰質正也郭象曰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司馬彪曰言殺氣多也爾雅落死也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木不待黃而落　司馬彪曰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草

而佞人之心嘐嘐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郭象曰嘐嘐善辯也朱駿聲曰嘐借爲譊譊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　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其視案此卽大學壹是謂不治天下也凡莊生之言治道類如此蓋痛戰國之徒尙詐力耳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　蘇軾曰所以致一也　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蘇軾曰所以全眞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蘇軾曰無爲也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　蘇軾曰無慾也　乃可以長生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　蘇軾曰無思也　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　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高秋月曰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姚鼐曰天地有官不必爲歷象以明之物將自壯不必爲醫藥以救之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嘗衰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其視案謂眞我也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姚鼐曰皇王乃天地上下惟吾獨尊之意不見光不見土卽空四大之意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司馬彪曰百昌猶百物也姚永樸曰古微書引書考靈曜云審地理者昌昌者百物皆成土壤惟有道者常存也　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顧炎武曰野古音墅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　武巾反　而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司馬彪曰緡昏並無心之謂郭象曰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以死生爲一體則無往而非存以上歸有光曰至道全身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　李頤曰雲將神木也司馬彪曰鴻蒙自然元氣也　鴻蒙方將拊　音撫　髀　音陛　雀躍而遊　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　胡鳴玉曰倘音儻誤李頤曰贊然不動貌　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　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

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
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其視案爾雅天及公侯同詁爲君今人稱人曰公曰君蓋舉所尊者以爲敬也稱天亦猶此矣再拜稽首願
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
孰掌以觀無妄其視案孰掌掇也猶秩掌紛穰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
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
之放也吳汝綸曰放依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
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正
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
者不可以物其視案此言有天下者必超乎天下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

言蜚鳥貞蟲征蟲本又作噫謂能行之蟲也意本作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
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其視案廣雅毒痛也承上言災禍而歎也僊僊乎歸矣
其視案僊僊猶翩翩也句類倪倪乎耕而不顧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
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其視案意同億左氏傳心億則樂注億安也養汝連文養
億持養之養徒但也墮爾形體吐爾聰明王引之曰吐當爲咄與黜同見徐無鬼釋文漢書
外戚傳吐字漢紀謁咄倫與物忘其視案詩疏倫理也大同乎涬
音溟司馬彪曰涬溟自然氣也郭象曰與物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
云云舊注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
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
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求之乃今也

事非不治不行也味者遂以廢事爲無爲是鬱閉而幾水之清者也失之遠矣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其視案匿蘊也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陸德明曰中者順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其視案易者簡易郭嵩燾曰不謀而一所以爲易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郭象曰自然與高會也其視案順其自然非累卑以爲高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特成元英曰云爲而不特薄於義而不積其視案楚辭注溝止也應於禮而不諱俞樾曰諱讀爲違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

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以上歸有光曰法未嘗廢爲而無爲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陸德明曰原本也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宣穎曰言謂名稱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宣穎曰兼猶統也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陸德明曰記書名也云老子所作無心得而鬼神服其視案以上道統於天夫子曰司馬彪曰夫子莊子也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成元英曰刳洒也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姚永概曰韜同滔淮南注滔大貌俞樾曰韜鄭注事猶立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吳汝綸曰爲猶與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其視案荀子注拘猶鉤鉤規也取也不以王天下爲己處吳汝綸曰處居也其視案此即孟子所性不存之義顯則明顯則明爲句則猶而也萬物一府死生同狀道通於心則幾乎其居也謬良由反乎其清也王念孫曰清深也金石不得無以鳴郭象曰聲由寂彰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成元英曰考擊也郭象曰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萬物孰能定之郭象曰感無方應夫王德之人素

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
之出有物採之郭象曰非先物而唱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吳汝綸曰生非德不明與下窮生字皆讀爲性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
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
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
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宣穎曰道不在形聲冥冥不在寂滅又故深之又深而能物
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
求時騁而要其宿顧炎武曰宿讀平聲音羞大小長短修遠郭象曰皆恣而
任之會其所極而已劉咸曰言其或大或長或短無
不可猶引詩自東自西耳其祀案以上道接於物黃
帝遊乎赤水之北李頤曰赤水在崑崙山下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司馬彪曰玄珠道眞也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
索之而不得使喫口劾反訴索之而不得也成元英曰絕慮不可以心
求非色不可以目取離言不可以辯索喫訴言詘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非無罔則非有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
乎其祀案以上道本無爲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
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
以配天乎郭象曰謂爲天子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
五急反乎天下郭象曰圾危也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
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吳汝綸曰乃猶能也彼審乎禁過
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

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其祀案本身自私也尊知用智也緒使以
下言逐物無定方且爲緒使其祀案爾雅緒事也荀子注使役也方且爲物紛公才
反陸德明曰廣雅紛亂也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
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
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父其祀案凡有族必有祖眾父父族之祖也眾父父祖之
所自出則配天者也治亂之率也其祀案治字斷句爾雅率自也天運篇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其祀案以上不能刻心堯觀乎華華封
人曰嚘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之
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
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
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口豆反食郭象曰鶉居無意期安鷇食仰物而
足鳥行而無彰其祀案藝文類聚引作韻是也食迹爲韻天下有道則與
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
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
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其祀案以上不能因物堯治
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俞樾曰廣韻伯成復姓列子稱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
國而耕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

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貴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本亦盍作行邪無落吾事陸德明曰落猶廢也行邪無落吾事且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曰莊子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舜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其祀案以上申不能無爲泰初有無無名無姚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其祀案且然猶始焉庚桑楚釋文且始也留動而生物朱駿聲曰留借爲流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朱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之諸家差善其祀案孟子謂告子生之謂性則其有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嗥丁豆反鳴嗥鳴合與天地爲合其祀案嗥鳴謂聲息也猶史記之嗥合嗥鳴萬物一體也息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其祀案莊子論性命之原證之繫辭及周子圖說皆合故程子曰莊周形容道體之言亦有善者朱子亦謂莊子見道體蓋自孟子後荀卿諸人不能及也以上申道統於天夫子問於老聃曰陸德明曰夫子仲尼也有人治道若相放其祀案迹合於古若相倣效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郭象曰言其高顯易見其祀案猶治道分別是非然否正如辯者之離堅白也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其祀案猶求狗物故

多思蝯狙之便自山林來司馬彪曰言便捷見捕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其祀案有首趾無心耳者物之有形者物之無氣而有質者也無形無質而有氣者也凡此之有皆本於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物生廢起之迹雖若能聞能言而究非其所以然者必大同而通於一乃可言治在人其祀案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人謂在宥人忘乎物忘乎天其祀案以上化將閻蒨音免見季徹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其祀案以上化民非關聲色將閻蒨見季徹曰俞樾曰廣韻閻字注引藝文志古有將閻子名蒨好學著書陸德明曰季徹蓋季氏之族魯君謂蒨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舊注薦陳也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陸德明曰爾雅輯和也季徹局局然笑曰局局大笑之貌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音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其祀案其臺觀既多物之往投迹者眾是其自爲處危矣物言樹恭儉傾覆爭趨附眞僞秏投反足以生其賊心非所以成教易俗也物將往投迹者眾將閻蒨虧虧許逵反然驚曰宣穎曰虧同虧蒨也汒若於可不可然然謂治道分別是非然否正如辯者之離堅白若縣寓郭象曰言其高顯易見其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其祀案風謂帝王之風化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

兄堯舜之教民滀滀然弟之哉郭象曰不肯多譽堯舜而推之爲兄也其視案而推上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亦以兄弟爲喻論衡云滀滀淖濛涌氣未分之貌也凡言滀滀淖滀混冥皆取渾沌之義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其視案呂覽無有居心注汝也以上聖治必使民自爲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音骨反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王念孫曰搰搰同義牌蒼云勮力作也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音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音逸湯李頤曰疾速也其名爲槔音羔本又作橰姚鼐曰說文無槔字古人止用橋字曲禮橰衡康成正以桔槔解之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吳汝綸曰生讀爲性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武版反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司馬彪曰於于夸誕貌其視案於于猶華誣也惟南云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陸德明曰乏廢也子貢卑陬走侯反失色頊頊許玉反然不自得李頤曰卑陬慨懼貌頊頊自失貌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

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郭象曰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王引之曰徒乃也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所之沌沌兮渾渾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宣穎曰風波言易爲是非所動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舊注假同遐遠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將固驚邪郭象曰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其視案以上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適遇苑風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司馬彪曰撓動也王念孫曰顧指猶眥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

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怊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陸德明曰怊怊字林云悵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其祀案老子孔德之容注容狀也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其祀案與續爲舉此謂照曠姚鼐曰晉人諱昭皆書作照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其祀案以上門無鬼一本作畏與赤張滿稚觀於武王之門無鬼司馬彪曰門姓無畏字也李頤曰赤張氏滿稚名也赤張滿稚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

成元英曰均平也其祀案亂而後思治若天下既已平治豈尚思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稚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音羊也李頤曰瘍頭創也郭象曰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禿而施鬌大細反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舊注修通蓋進也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稚曰不及有虞氏之治若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郭象曰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朱子曰以實當言忠信極好然其意思卻別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賜注賜惠也猶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其祀案以上至治忘迹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宣穎曰言人情無有不然者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舊注道同導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吳汝綸曰故固同字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其祀案左氏傳楚人坐其色以要眾譽言巧言令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其祀案此北門注坐猶守也譏諛君親而不譏諛眾是前後異操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司馬彪曰靈曉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吳汝綸曰惑予爲句雖有斬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司馬彪曰大聲謂咸池六英之樂折楊皇荂況于反本又作華則嗑許甲反然而笑莫李頤曰折楊皇華皆古歌曲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垂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吳汝綸曰垂一作缶郭注云各有信據故不知所作二垂者是也其祀案說文垂遠邊也二垂者岐路也王仲宣詩所謂路垂者也小爾雅云鍾叢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斬嚮其肅可得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厲音賴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宜矧曰厲人雖恐子之相似今知天下之戚而強之以自增其惑獨不懼其相似邪其視案以上俗大惑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慢子公反中顙李頤曰困慢刻喊不通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王念孫曰詩箋厲病也爽古讀若霜廣雅云傷也老子五味令人口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鴿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智國藩曰柴讀如棖閉梗塞也皮弁鷸音述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音策成元英曰支塞也盈滿也外重纆繳晥晥環版反然在司馬彪曰交臂反縛也其視案歷指謂柙指也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其視案以上多欲取困

天道弟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陸德明曰積謂滯積不通）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宣穎曰首從運處說靜莊子之學非寂滅者比）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郭象曰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萬物無足以鐃（乃孝反）心者故靜也（王念孫曰鐃與撓通）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焉猶乃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郭象曰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也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郭象曰無爲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當其責無爲則俞俞（郭象曰俞俞容自得之貌）俞俞者憂患不能處（焦竑曰俞俞愉愉即愉愉也）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司馬彪曰師法也）齏萬物而不爲戾（齏音咨）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顧炎武曰化古音毀禾反）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祟雖遂反李頤曰禍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其祀案以上虛靜無爲與天地合德）

是爲大本大宗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則俞俞（郭象曰無爲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當其責無爲則俞俞）憂患不能處（焦竑曰俞俞愉愉即愉愉也）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王安石曰周云上必無爲而用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虛昏上亂相之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郭象曰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閒故窮而無所見其材敦謂周之父子之間而通世遍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可揩之君臣之間指不可揩之君臣之義不可廢有爲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舊注落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

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王念孫曰爾雅功成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其稽案合羣之道不用小己而用天下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成元英曰辟法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陸德明曰比校詳審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王雱曰荀卿譏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觀此周豈不知於人者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王安石曰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驟而語形乎其言之也若此者聖人不能廢

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顧炎武曰萌區卽樂記之區萌月令句者畢出芒者盡達古人讀句若拘萌卽芒也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事尙賢大道之序也其稽案莊子論治道乃精實如此文中子云虛元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郭象曰所以取道爲有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王安石曰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王念孫曰因循之而任下韓子云因而任之也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俞樾曰原察也莊子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原與省同義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郭象曰無相易業必由其名郭象曰名當其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王安石曰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驟而語形乎其言之也若此者聖人不能廢

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者悟道而說者司馬彪曰迕橫也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郭象曰自孫詒讓曰出當爲土墨子出窒君臨下土今本亦訛爲出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郭象曰自嫌有事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其視案以上帝王天子之序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姚鼐曰藏書者謂聖人知有秦火而豫藏之所謂藏之名山也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司馬彪曰徵藏名也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陸德明曰六緯經又加六緯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

其視案物愷猶樂愷物勿郭注勿勿憨愛之貌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其視案幾危也孔子先言仁義後言兼愛無私爲仁義之情老子尤不謂然也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司馬彪曰牧養也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郭象曰皆以自足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偈居謁反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成元英曰亡子逃人也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其視案物愷兼愛無私皆性之形色也姚鼐曰莊子眞是禪學其詆孔子之徒如呵佛罵祖以教外別傳自居也然儻然正儼然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司馬彪曰百舍百日止宿也趼足胝也王念孫曰趼亦作繭見墨子貧子序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姚鼐曰藏書者謂聖人知有秦火而豫藏之所謂藏之名山也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而藏之名山也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而藏之名山也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而

棅音柄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俞樾曰賓當爲擯)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其祝案呂覽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司馬彪曰輪扁斲輪人名扁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成元英曰酒滓曰糟潰糟曰魄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司馬彪曰甘者緩也苦者急也)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宣穎曰猶者其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其祝案眞謂古人已不見爲孝也至孝與親相忘至仁與天下相忘)夫南行者至於郢(陸德明曰郢楚都也)

王之道通乎本原形色名聲皆粗末也

天運弟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羅勉道曰日月所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同黃道故曰爭猶誰其)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其祝案勸當爲鼓形近而訛此言雲雨相盪鼓也鼓施爲韻又補曰孰噓吸是孰居無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吳汝綸曰有讀爲又)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朱子曰數語甚好是眞見得方能說到此其才高於老子)敢問何故夫王之曰既詳詰而終不能明言其故則自然者本無故而然(俞樾曰廣韻咸亦姓姓苑云巫咸之後蓋單姓爲咸複姓則巫咸即洪範之五福六極也儀禮鄭注古文常爲祥說文祥福也)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楊慎曰九疇洛書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以上歸有光曰至治無爲)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司馬彪曰商宋也大宰官也蕩字也)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其祝案眞謂仁過於孝存此分別之名不見爲孝也至孝與之見即非至仁矣不及孝謂無孝親相忘至仁與天下相忘)夫南行者至於郢(陸德明曰郢楚都也

在江陵北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曰冥山北海山名是何也則去之遠也郭象曰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幷焉郭象曰幷除棄之謂也至富國財幷焉至願名譽幷焉郭象曰幷者願者適也是以道不渝宣穎曰可屏者皆有變滅道不變滅此其至貴也至富也至願也以上歸有光曰至仁無恩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宣穎曰懼者駭聽怠者息心惑者忘己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蘇輿曰夫至樂者三十五字係注語郭嵩燾曰樂記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樂闕而後正文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以文武紀其作吾驚之以雷霆其聲謹謹其形處處其聲以雷鼓鼓之其形容以天地苞裹六極六極謂上下四方也五音奮動蟄蟲始作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

以怠怠故遁宣穎曰妄力銷鑠也卒之於惑惑故愚宣穎曰意識俱亡也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宣穎曰愚故道無一知半解可自用也道可載而與之俱有光曰至樂無聲孔子西遊於衛歸有光曰以下皆虛然之化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太師也金其名也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芻狗之未陳也李頤曰結芻爲狗巫祝用之盛以篋衍李頤曰衍箱也段玉裁曰厭麗古今字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陸德明曰史記樵蘇後爨注云蘇取草也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音米焉司馬彪曰眯厭也段玉裁曰厭麗古今字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俞樾曰古聚取通用其祕案古人之求道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其祕案尋常猶尺寸左傳爭尋常以盡其民注言爭尺寸之地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其祕案無方者不可以一方求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

而矜於治高秋月曰矜尚也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桔槔加反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蝯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蝯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扶眞反其里陸德明曰通俗文云蹙頞曰矉其里之富人見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以上歸有光曰不襲古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司馬彪曰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近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其祕案古人之求道者未嘗不求之於度數特度數不足以盡道耳天下篇云度方密之先生說之曰易言制數度制之數爲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舍也老子曰子又惡乎

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它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其祕案正政同字卽下怨恩八者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其祕案出也則應物宜循變無淫也由

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成元英曰隱藏也其視案隱則一塵不滓采眞之遊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郭象曰傳舍也朱駿聲曰蘧借爲遽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其視案山木篇不爲功名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以仁義自見者反此宣穎曰道本至精至靈不在著迹處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司馬彪曰貸施與也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郭象曰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遯者爲能用之李頤曰遁滯也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陸長庚曰天門猶靈府老子有天門開闔之語其視案以上不滯迹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子盍反膚則通昔不寐矣司馬彪曰噆齧也陸德明曰昔夜也夫仁義憯七感反然乃憤吾心其視案釋文憯又作憯蠶文類聚亦作憤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司馬彪曰放依也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

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其視案以上無

失其朴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所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王應麟曰御覽引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鉤緡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與今本異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嗋許勃反陸德明曰嗋合也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高秋月曰言爲先容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其視案應當也微無也應微猶唐人之言棲無也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郭象曰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郭象曰教之速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郭象曰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宣穎曰而與於

同言各分黨類於天下其視案說苑載禹見罪人而泣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據此人各有心謂人各有心不順道而罪之是兵有順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其視案上言孕婦生子競教速成早生分別是漸矣何言哉人我之見婦女且然非特儒墨蓋其所由來者猶不足道也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音敕邁王引之曰蠆例反之尾蠆皆蠍之異名鮮規之獸吳汝綸曰規當讀窺鮮窺不常見者也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其視案以上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毋鑿其知

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王敔曰孰通熟奸通干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陸德明曰鉤取也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鷴五慮反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郭象曰鷴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其視案列子亶爰之獸自性孕而生曰類故與顧同

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王夫之曰變易人之性命而壅不行惡足以化順其自然則物固各有性命雖五伯七雄之天下可使反於其樸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鵲孚願曰鵲孚而生也魚傅沫司馬彪曰傅沫者以沫相育也細要者化陸德明曰細腰蜂之屬也郎詩所謂蜎蠉有子梁嬴負之化育子善啼言兄幼而弟已生自然之化育有弟而兄啼其視案赤如此褚伯秀曰烏鵲四句卵溼化胎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以歸有光曰大化順其自然泯形迹也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幷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司馬彪曰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若鳥之頻呻也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

易恬憒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王念孫曰淮南注故巧也）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郭象曰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顧炎武曰竭讀去聲）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陳建曰陸象山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學全本莊子）夫有干越之劍者（司馬彪曰干吳也吳越出善劍）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其昶案北堂書鈔引作不敢輕用）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其昶案詩傳倫道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

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其昶案此篇以體純素立論）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譔曰繕治也其昶案舊重俗字今從張君房本）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崔譔曰滑治也俞樾曰滑猶汨也說文汨治水也）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王應麟曰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益固）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司馬子微曰慧也和理則道德也）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陳治安曰樂記君子反情以和志）信行容

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陳治安之原而徧於外也俞樾曰徧當爲一徧之徧故郭以一體一志說之）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宣穎曰必以己德加人則人性失矣）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古堯反本亦作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其昶案險讀爲掩見周禮注）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

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俞樾曰識知同義詩不識不知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宣穎曰文博俗學也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郭象曰自隱其親案故固同）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高秋月曰根極謂性命也）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郭象曰任其眞任其知而已）

不以知窮天下不以德（其親案外不任聰明以取困內不逐無涯以自殆）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郭象曰危然獨正之貌）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宣穎曰軒冕俗思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成元英曰儻者意外忽來者耳）寄之其來不可圉（王念孫曰圉與禦通）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向秀曰以外易內可謂倒置其親案此篇以決世緣立論）

秋水弟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其親案白帖引作灌注）涇流之大（司馬彪曰涇通也）兩涘（音俟）渚崖之閒不辯牛馬（陸德明曰言廣大故望不分別）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崔譔曰望洋猶望羊仰視貌司馬彪曰若海神其親案海若見楚辭野語）我之謂也且我嘗以百（顧炎武曰百古音博）聞道百有之曰聞道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司馬彪曰方道也）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王念孫曰虛同墟文選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泄海水出外者也）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

地之閒也不似礨空音孔之在大澤乎陸德明曰礨孔穴也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物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其祕案上文人處一也天地篇人卒雖眾至卒亦人樂篇人卒閒之並同以一人對眾人言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其祕案連讀爲運江南古藏本正作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其祕案以上言學道者宜大其識量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其祕案詩箋故端也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許亮反今故郭象曰曏明也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郭象曰遙長也掇猶短也王念孫曰方言猶古今故猶短也淮南高注叕短也並字異義同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其祕案以上學識貴極其精

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

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垀音宇大之殷也其祕案垀同郭公羊傳郭者何恢郭也殷盛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宣穎曰事不假力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者爲貴不自食其力者爲賤侯諶世之爵祿

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宣穎曰大人止是虛中無相而已收斂分定以至其極則與無聲無臭同體其祕案以上至精至大不在形迹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舊注倪惡也並字異義同分也郭嵩燾曰道者通乎人我者也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其祕案物者私乎我者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其祕案俗者徇乎人者也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其祕案天地之外正復無窮豪末之內亦復無窮此言等差無定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

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其案此言有無相需功用各異）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其案此言是非疊起情趣萬殊唯知道者解此故大同而通於一也）故曰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陸德明曰之者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崔譔曰梁麗屋棟也郭慶藩曰郎列子之梁欐屋棟材大故可用衝城）言殊器也騏驥驒騱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鴞夜撮蚤（音早陸德明曰蚤文跳蟲齧人者也）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王敔曰蓋與盍同）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顧炎武曰家古音姑其反案以上貴賤大小各有其宜）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顧炎武曰爲古音譌）吾辭受趣舍

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李頤曰反衍猶漫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顧炎武曰施式何反吳汝綸曰謝施連緜字猶旖施那旎與委蛇同義）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其案楚辭注舉與也猶言歲不我與）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顧炎武曰馳古音駝移弋多反化毀禾反其昶案以上道以無爲自化爲體）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於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崔譔曰薄謂以體著之）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焦竑曰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其昶案位乎得言各當其分）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其昶案蹢躅屈伸位乎得也反要語極本乎天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段玉裁曰落謂包絡也其昶案故謂變故）無以得徇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其昶案以上道以盡人合天爲用）夔憐蚿蚿（音賢陸德明曰夔一足獸也司馬彪曰蚿蟲也）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

足跲救甚反蹶救角反而行王念孫曰跲蹶同一作蹶蹶跋者行一前一卻不定之意子無如矣今子之使鴻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吳汝綸曰似與俟通待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鯈同蹤也列子鯈之以刑罰雖然夫折大木蜚音飛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其視案目有所不見小不勝也心無所不通大勝也也人皆養小以害大唯聖人能爲大勝末二句發揮目憐心義已足喻言詳正言簡也以上宣穎曰發端無以人滅天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子合反而弦歌不懾本又作輯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

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以上宣穎曰發端無以故滅命公孫龍問於魏牟曰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別藝文志公孫龍子牟四篇注云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呂覽有中山公子牟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公孫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許穢反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埳音坎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司馬彪曰幹井欄也入休乎缺甕之崖陸德明曰字林甕井塹也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音旋蚌音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司馬彪曰還顧視也陸德明曰虷井中赤蟲也科斗蝦蟇子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其視案之同以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去聲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音渠馳河也司馬彪曰商蚷蟲名北燕謂之馬蚿必不

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招井之黿與且彼方跐音此黃泉而登大皇陸德明曰廣雅跐蹋也無南無北奭音釋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姚鼐曰以韻求之東西字易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邑名未應案國能謂其預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司馬彪曰丁夫爲餘于未得國能其國之絕技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起據反而不合司馬彪曰呿開也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捜於國中三日三夜陸德明曰說文捜求也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於袁反子知之乎夫鵷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成元英曰練竹實也非醴泉不飲

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許稼反陸德明曰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無以得徇名其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憯憯音昏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吳汝綸曰之猶其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列士爲天下

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方以智曰蹲循卽逡巡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擧趣者誙誙亡反耕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淸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音荒乎芴音忽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李頤曰職職繁殖貌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以上歸有光曰至樂在無爲以生死不破故多累其祀案范文正公言一身從無中來從無中去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往意往來其說殆取之莊子後事卽放心逍遙任意往來其說殆取之莊子朱子謂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蓋自古大儒名臣未有不勘破生死者莊子書尤數數言此特詼詭出之遂覺詞旨別耳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陸德明曰盆謂瓦缶也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其親衆老身長子見荀子彼注云身已老矣子已長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司馬彪曰槩感也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司馬彪曰以天地爲室也而我噭噭古弔反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李頤曰支離忘形滑介忘智冥伯邱名喻杳冥也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郭嵩燾曰柳瘤一聲之轉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宣穎曰四大假合暫湊集耳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曾國藩曰莊子所謂觀化卻子所謂觀物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須放大襟抱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攀挹不窒之習莊子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姚永樸曰從縱通用從然猶放然雖南面王

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李頤曰矉顰者恐貌吳汝綸曰據李注頞字衍也列子引此文亦作矉蹙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郭象曰死非不樂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司馬彪曰海鳥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魯侯御音訝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里轉反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音條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

條達而福持吳汝綸曰福偪也持養也其利案以上喻生貴自適列子行食於道從司馬彪曰從道旁也見百歲髑髏攓居蕈反蓬而指之司馬彪曰攓拔也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宣穎曰養心憂曰子正貌詩中心養養予果歡乎種有幾郭象曰變化種數不可勝計得水則爲鯤陸德明曰此古絕字司馬本作繼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音賓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音昔陸長庚曰大地塵埃浮游水上秦如絲縷其名爲蠙衣詩所謂蘩際爲水舄鼃蠙依以爲衣詩所謂蘩是也生於陵屯則爲陵舄即苹苔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音齊螬音曹司馬彪曰鬱棲蟲名烏足草名蠐螬也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俞樾曰爾雅釋文胥也合下爲句列子胥少也謂少時也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丁活反其句掇反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音干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李頤曰沫口中汁也斯彌蟲也斯彌爲食司馬本作蝕許今反司馬彪曰海鳥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祭之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音條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

馬彪曰蝕醯若酒上蠛蠓也頤輅音路生乎食醯黃軦音況生乎九猷文盧反九猷生乎瞀芮瞀莫豆反芮生乎腐蠸音權郭嵩燾曰頤輅黃軦數者皆食醯之蟲也郭注爾雅蛾蠓云小蟲似蚋喜乘人鼻目及口中飲人血又食牛馬尤甚蠛蠓一名也爾雅蟲名也郭璞曰蠛蠓自閩以東謂之蛣蜣或謂之蜣蜋或謂之蛣蜣或謂之蜣蜋或謂之蛣蜣或謂之蜣蜋或

一氣非死非生

達生弟十九　其祕案此與養生主同旨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顧炎武曰爲音謂姚範曰生讀爲性淮南作通性之情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郭象曰生之所無以爲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命表事也　養形必先之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　其祕案禮鄭注果決也　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其祕案有形則不能無累既爲則不免有累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

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宣穎曰更生言更生也　與造化同其推移　吳汝綸曰言棄之遺之而有餘也　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郭嵩燾曰散則反歸其本而機又行也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　郭嵩燾曰息焉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　顧炎武曰虧古音去乖反移古多反　郭象曰與化俱也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羅勉道曰天音汀以上歸有光曰養生在棄世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　關尹　李頤曰飄落也　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　吳汝綸曰則也　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郭象曰開天者　故猶則也　性之動開人之用　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　其祕案民字句絕民眞爲韻　幾乎以其眞以上歸有光曰守氣全神　仲尼於人　於禹反　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王念孫曰痀與僂同承與拯同易虞注拯取也李冶曰丸蓋有蜩荀子耀蜩楊倞注云南人照蟬取而食之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郭象曰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　郭嵩燾曰列子作若橛株駒注云株駒顓木也山海經達木下有九枸郭璞注枸根盤錯也說文株木根也徐鉉曰在土

上曰株株枸者近根盤錯處厥者斷木爲栰也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蘇軾曰凝當作疑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以上歸有光曰專志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成元英曰好遊涉者數習則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郭象曰沒人謂能鶩沒於水底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顧炎武曰卻古音去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顧炎武曰舍古音暑顧炎武曰心者神之舍惡往而不暇以臨牢筴林希逸曰玄端冠也李頤曰牢豕室筴木欄也說韱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音患汝司馬彪曰豢養也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最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其祀案以上自江南古藏本正作勤以策所不及自祝宗人玄端郭象曰謂其後者去其不及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在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祀案取讀爲最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其祀案以上自江南古藏本正作勤以策所不及自祝宗人玄端郭象曰謂其後者去其不及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在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祀案取讀爲最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其祀案以上自江南古藏本正作勤以策所不及自祝宗人玄端郭象曰謂其後者去其不及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在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祀案取讀爲最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其祀案以上自江南古藏本正作勤以策所不及自祝宗人玄端郭象曰謂其後者去其不及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在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祀案取讀爲最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其祀案以上自江南古藏本正作勤以策所不及自祝宗人玄端

顧炎武曰古音暑惡往而不暇成元英曰往而戲賭射者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以劒注者憚成元英曰帶鉤稍責以黃金注者殪音昏陸德明曰說文殪瞀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郭象曰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重也以上歸有光曰忘物吾聞視腎學生司馬彪曰學養生之道也吾子與視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籌假歲反以侍門庭成元英曰拔籌投壺也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王敔曰鞭音善其後羣羊皆警則全而不傷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音玄薄好恭成元英曰縣薄垂簾也吳汝綸曰走趨也呂覽淮南皆稱覽正作趨其視案敖乃慕勢足恭之徒故呂張毅好恭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郭象曰謂其後者去其不及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在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祀案取讀爲最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其祀案以上自江南古藏本正作勤以策所不及自祝宗人玄端

以臨牢筴林希逸曰玄端冠也李頤曰牢豕室筴木欄也說韱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音患汝司馬彪曰豢養也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最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其祀案以上自江南古藏本正作勤以策所不及自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林希逸曰玄端冠也李頤曰牢豕室筴木欄也說韱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音患汝司馬彪曰豢養也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最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其祀案以上自江南古藏本正作勤以策所不及自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林希逸曰玄端冠也李頤曰牢豕室筴木欄也說韱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音患汝司馬彪曰豢養也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最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其祀案以上自江南古藏本正作勤以策所不及自祝宗人玄端

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說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滕直轉反榻食準反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王念孫曰滕爲輜讀爲軿輜皆柩車也聚僂柩車飾也眾飾所聚亦其形僂也爲說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說者何也其祀案以上戒貪心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呼該詒音臺反爲病李頤曰談詒失魂魄也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俞樾曰廣韻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

救六之氣李頤曰忽淵反也滀結聚也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司馬彪曰沈水汙泥也竈有髻司馬彪曰髻竈神也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音裴阿雉戶媧反蠪音聾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音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峐所巾反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吳汝綸曰惡字屬上讀物猶狀也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驩敕引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驩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其祕案以上祛疑心紀渻所景反子爲王養鬬雞俞樾曰列子作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紀渻十日而問雞已乎其祕案已成也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李頤曰憍高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本亦作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張居正曰此養德之喻也紀渻子養雞幾矣英雄豪傑之從事於學若其視棄以上息勝心孔子觀於呂梁張湛曰呂梁在今水曰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其祕案廣雅塘隄也孔

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鞈玉裁曰司馬云回水如磨齊也皆磪字引伸段借之義與汩胡忽反俱出者汩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其祕案郭子云莊周雄辯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踦踦四顧孔子觀水曰蹈水無私皆至理之言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其祕案以上無私以應物梓慶削木爲鐻音據李頤曰魯大匠也梓官名慶其名也司馬彪曰鐻樂器也似夾鍾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李頤曰輒然不動貌當是時也無公朝郭象曰視公朝若無則趺慕之心絕矣其巧專而外骨作滑本亦作滑成元英曰滑亂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賢遍反鐻焉宣穎曰言忧乎一成鐻在目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郭象曰必耶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其祕案以上齊心以合天東野稷以御見莊公李頤曰東野魯陸德明曰或云顏闔傅衛莊同時常是衛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靈公太子則不與魯自然也郭象曰不離其自然也

文弗過也司馬彪曰謂過織組之文使之鉤百而反司馬

虎曰稷自矜其能圖而驅之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知止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知止（其祝案張本無知字）不知止（其祝案以上文本無知字）

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王雱曰與荀子耦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顏之推曰莊老之肯以物累己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其昶案也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劉辰翁曰離毀云云皆人情不相樂也賢則人忌而謀之不肖則欺之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郭象曰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惟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以上李頤曰姓熊名宜僚陸德明曰若知若愚市南宜僚見魯侯左傳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

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其昶案胥疏疊韻字胥亦疏也見應帝王釋文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方宗誠曰此蓋亦竊取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意劉熙載曰莊子之文亦所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學者當於蹈大方處求之其生可樂其死可葬郭象曰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

郭象曰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方舟而濟於河司馬彪曰方並也有虛船來觸方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陸德明曰惼偏急也呼張歙許及反之陸德明曰張歙開也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以上歸去累虛己可以遠害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李頤曰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爲號奢其名也郭嵩燾曰猶左傳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左傳鼎也呂惠卿曰有術設其機則非所謂一也月而成上下之縣諸侯各六所謂編鐘縣鐘上鐘也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李頤曰王族也慶忌周大夫也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呂惠卿曰有術設其機則非所謂一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

朴侗乎其無識顧炎武曰識音之儻乎其忘疑于省吾曰忘疑與怡懌義近說文怡癡貌漢書注怡癡不前也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郭嵩燾曰名爲貶斂而驪民之自致其視案窮盡也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宣穎曰賦斂且然況有大道其順從可知以上歸有光曰抱一守朴而用自足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俞樾曰廣韻大公複姓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翛翛音紛狻狻音秩而似無能顧炎武曰能古音奴代反李頤曰翛狻羽翼聲引拔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王念孫曰緒餘也是故亦不害之也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許規反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呂惠卿曰明居連讀得即德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食汝反栗人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以上歸有光曰捐功名孔子問子桑雽音戶李頤曰桑雽其名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李頤曰假國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司馬彪曰林回殷之逸民姓名或曰爲其布與薛據明曰布謂貨財赤子之布寧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宣穎曰無可挹取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冷禹曰眞冷當爲遺令之說其形不離其神案形不離其神情不疲於感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郭象曰任其形而直前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郭象曰朴素而足以上歸有光曰捐交遊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賢節反係履而過魏王司馬彪曰緳曰帶也魏王惠王也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蛵乎其得枏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往況反長丁亮反其閒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

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王念孫曰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或曰勢居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憂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宣穎曰比干受害其已驗也吳汝綸曰剖字蓋衍釋文出見心二字梅曾亮曰莊周屈原司馬遷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憸之書也然而莊周之怨憸也隱矣以上歸有光曰安貧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顙必遙反氏之風陸德明曰無爲帝王也有其具而無其數林希逸曰無其數數無節奏也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焦竑曰犂然如犂田者其土釋然也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其視案達觀終矣其視案天生而有人人能自蔽其天則人亦天矣人而不天蔽於性也聖人體逝純亦不已也以上歸有光曰順分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王念孫曰廣爲橫運爲從運寸猶徑寸國語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感鐫也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司馬彪曰殷大也宣穎曰集栗林也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司馬彪曰躩疾行也留徜留也王念孫曰蹇搴通宣穎曰執伺其便也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翳舉臂也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司馬彪曰眞身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郭象曰誶問之也宣穎曰方見利於前已不自悟蓋方寸中召害於後展轉相生各不可逃也莊周反入三日不庭其視案舊作三月據下言頃閒則從釋文一本作日是也吳先生云庭讀爲廷平也蘭且從而問之

以聖人有天下而不與焉故曰鳥莫知於鵷音冤意鵷或云鵷鶵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郭象曰逐鵷之速其視案此言鳥之畏人但覺不宜不待再視已棄實而走也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閒社稷存焉爾宣穎曰襲入也入巢人室貪也郭嵩燾曰有社而困有稷鳥亦有其居亦有其養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宣穎曰目前所值特電光一閃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歸有光曰順分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王念孫曰廣爲橫運爲從運寸猶徑寸國語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感鐫也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司馬彪曰殷大也宣穎曰集栗林也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司馬彪曰躩疾行也留徜留也王念孫曰蹇搴通宣穎曰執伺其便也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翳舉臂也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司馬彪曰眞身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郭象曰誶問之也宣穎曰方見利於前已不自悟蓋方寸中召害於後展轉相生各不可逃也莊周反入三日不庭其視案舊作三月據下言頃閒則從釋文一本作日是也吳先生云庭讀爲廷平也藺且從而問之

司馬彪曰藺且莊子弟子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游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游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郭象曰以見問爲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以上舊注不陽子之宋司馬彪曰陽子陽宋也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張湛曰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己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

能距之以上舊注不特美田子方弟二十一姚鼐曰與德充符同旨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李頤曰田子方魏文侯師名無擇韓愈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俞樾曰淮南注虛心也人貌天虛相對成義緣而葆眞成玄英曰緣順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直爲我累耳以上歸有光曰全德之人體道無迹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李頤曰溫伯雪子南國賢人俞樾曰廣韻溫伯複姓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靳見我今也又靳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郭象曰槃辟其步遶蛇其迹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方以智曰擊同及郭象曰目往意已達亦不可以容聲矣其視象以上契道忘言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戶郎反若乎後矣陸德明曰字林瞠直視貌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

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成元英曰滔爵位也其視案管子注滔充也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其視案日有出入而實無存亡喻人之眞君亦不以生死爲存亡也萬物莫不比方其視案比順也方道也順太陽之軌道也萬物亦然姚鼐曰萬物亦各自順太陽之化生皆有其日也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宣穎曰效猶感也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已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羅勉道曰與即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姚鼐曰交一臂而失之所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集虛草堂十七

謂多學而識之也所謂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也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郭象曰著見也其視案步趨言道莫非化機之所著不可執相以求之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朱駿聲曰唐空也吾服女也甚忘其視案以上道體察著猶習也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其視案以上道體察著上下不可自忽於日用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朱駿聲曰慈段爲蟄司馬彪曰熱然憨不動貌孔子便而待之其視案楚辭注便安也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司馬彪曰辟卷不開也嘗爲女議乎其將高駢烈曰呂覽注將主也言議乎其宗主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成元英曰疾患也易移也行小變而不亦小變也郭象曰死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李頤曰次中也先其大常也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成元英曰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混同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其視案漢書注介被也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音灼也其視案釋名汋澤也有潤澤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郭象曰隨雖甕與中之蟪蛄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

大全也其祀案以上道體混合天地不可自域於形骸莊子見魯哀公司馬彪曰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在哀公後百二十年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其祀案句同絇謂拘著屨頭其屈之形似刀衣帶知地形之圓屈也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陸德明曰號號令也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

儒者一人耳成元英曰一人謂孔子可謂多乎其祀案以上外篇者百里奚舉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頻丑占反乘駁馬而偏朱蹄李頤曰一蹄赤也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俞樾曰左傳華元爲植壯植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眾長官者不成德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竟李頤曰六斛四斗曰缺則諸侯無二心也郭象曰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其祀案此蓋寓言尚父造焉實無天下於其心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其祀案文夫文王舉賢而必寄之夢卜不自用也蓍龜神須者王也化機也循斯須故無成心以上化矜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也郭象曰盈貫溢鏑也右手放發而左不知故可措之杯水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郭象曰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其祀案以上內重者以朱韋爲之所以韜指利於放弦也方去而三矢又已寄弦皆言便捷二矢已復在沓沓也成元英曰象人木偶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是時猶象人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

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逶迤而不見其崖外其視泰倚山故背逶迤而不見其崖臨淵故足半垂空際巡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郭象曰揮斥猶放縱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陸德明曰恂徇也爾於中也殆矣夫其視泰以上一夷險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林希逸曰可貴在令尹則與令尹則與令尹無與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姚永概曰淮南美者不能濫也注濫銀也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成元英曰介礙也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陳治安曰莊子常以無用爲大用故末句引老子以見其學非止了一身者以上歸有光曰忘得失楚王與凡君坐司馬彪曰凡國名在汲郡共縣陸德明曰凡周公之後也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三亡郭象曰言有三亡徵也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其視楚以上達存亡

知北遊弟二十二姚鼐曰與大宗師同旨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符云反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方以智曰弁通溢謂滿起也知謂無爲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李頤曰狐闋匡名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哀在反王念孫曰唉與欸同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

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郭象曰道在自然非可言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郭象曰損華僞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其視泰易謂簡易郭嵩燾曰通死生爲徒聚散而吾無與焉則無爲矣道至無爲而仁義禮之名可不立是之謂歸根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

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其視案此卽輪迴之說）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不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其視案以上道本無爲故以無言無知爲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己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其視案物己猶人我）扁然而萬物（舊注扁同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其視案以上原道於天體也）齧缺問道乎被（音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顧炎武曰舍古音暑）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李頤曰瞳未有知貌言未卒

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宣穎曰媒同昧）無心而不可與謀（顧炎武曰謀古音媒）彼何人哉（其視案以上道於身用也）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司馬彪曰委積也魏了翁曰但看天地之委形也便是超然）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始銳反）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郭象曰彊陽猶運動）又胡可得而有邪（其視案以上道本無爲故以無言無知爲人之知）覺皆陰陽之氣運動之使然不得據爲己私以上合天與身與道而一之也

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音藥）而心（成元英曰瀹猶洒濯也）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音了）夫道窅（烏了反）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其視案邀與徼同說文徼循也）四枝彊思慮恂達（顧炎武曰恂古音荀）耳目聰明（顧炎武曰明古音孟）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舊注以同已郭象曰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成元英曰老

子言善者不辯辯者不知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魚威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其視案君子之道謂辯博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意）物也李頤曰喑醷聚氣貌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力果反）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王引之曰所猶可也其視案果蓏之微有自然之文理人類雖難難亦可與果蓏相類也）順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本亦作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音流）漻然（音寥）莫不入焉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敕刀反陸德明曰字林弢弓衣也）墮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郭象曰監市之賤吏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莫必八字爲向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視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疑螻螘之言小竇則大言亦然無乎逃物是周徧咸之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其視案儀禮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也）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袭（陳筆反其視案說文袭衣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視案將至猶言造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其視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其視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尿（尸旨反）東郭子不應

曝音剎然放杖而笑李頤曰曝剎然放杖聲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但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子之狂言而死矣夫弇音奄圊音剛弔聞之曰李頤曰弇圊道人弔其名所繫焉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郭象曰明至道非言之所得惟在乎自得耳其稅案此喜神農能知道而其辭乃若示貶所謂正言若反者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其稅案以上申無言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姚鼐曰佛經以於是起豈故此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崔本作卬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其稅案告非其人雖言不信與未聞等耳道無問問無應郭象曰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太虛宣穎曰塵見未超以有物相隔也其稅案以上申無知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稅案以上申無知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無有乎光曜不得問宣穎曰無答者也而孰視其狀貌舊注孰同熟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郭象曰此皆絕學之意也其稅案末二句光曜自言慕效無有無所致力也以上申無體爲體大馬之捶鉤者孫詒讓曰淮南作大司馬許注云捶鍛擊也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王念孫曰守與道通古讀道若守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其稅案是用之者十四字爲句淮南云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其稅案以上申無用爲用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林疑獨曰之前以既有天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苟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昭今日吾昧昧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昧然也且又爲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其稅案告非其人雖言不信與未聞等耳道無問問無應郭象曰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太虛宣穎曰塵見未超以有物相隔也其稅案以上申無知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稅案以上申無知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無有乎光曜不得問宣穎曰無答者也而孰視其狀貌舊注孰同熟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郭象曰此皆絕學之意也其稅案末二句光曜自言慕效無有無所致力也以上申無體爲體大馬之捶鉤者孫詒讓曰淮南作大司馬許注云捶鍛擊也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王念孫曰守與道通古讀道若守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其視案郭注以知與不知應斯神受也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其視案氣之將屈不可以伸氣之方伸不可以屈屈伸生死皆待造化之自然蓋有物物者也有先天地生者物邪陶望齡曰老子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破其義宣頴曰猶與由同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宣頴曰由此有物而推之一生萬而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其視案以上申終始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游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其視案文子云內有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呂惠卿曰古之人外化則與物推移內不化則與物偕逝內不化則有不亡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曰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顧炎武曰化毀反靡古音摩必與之莫多其視案與之莫多猶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卿曰圃曰圃曰宮曰室蓋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則其居益狹矣鞅則傷之甚也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鞅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蓋平日之感於物者深也人直謂物逆旅耳吳汝綸曰謂猶爲也其視案日本刊成元英疏正作爲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其視案淮南子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遇注遇得也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其視案郭注以知與不知應斯神受也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其視案氣之將屈不可以伸氣之方伸不可以屈屈伸生死皆待造化之自然蓋有物物者也有先天地生者物邪陶望齡曰老子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破其義宣頴曰猶與由同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宣頴曰由此有物而推之一生萬而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其視案以上申終始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游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其視案文子云內有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呂惠卿曰古之人外

雜篇王夫之曰雜篇多徵至之語學之歸趣也　莊子故六

庚桑楚弟二十三　朱子曰庚桑楚篇全是禪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司馬彪曰役學徒弟子也楚名庚桑姓太史公書作亢桑偏得老聃之道其視案書傳少此字通注偏也不平也洪頤煊曰史記畏壘居鄗山之北以北居畏壘之山說文鍚鐳也其爲臣之蠭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其爲使陸德明曰擁腫鞅掌結也駢拇篇如膠漆索擁腫之與居鞅掌皆疊韻連語謂愚憃無知之人居三年畏壘大壤陸德明曰廣雅穰豐也虛文也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向秀曰無旦夕小利順時而大穰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司馬彪曰一丈曰堵環堵者面各一丈言小也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子於賢人之閒我其杓之人邪郭象曰不欲爲物標杓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郭象曰聃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鯨鯢爲之制陸德明曰六尺曰仞巨陵陸德明曰廣雅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步仞之丘巨獸爲步七尺曰仞李頤曰祥怪也狐狸無所隱其軀而蕢狐爲之祥魚竭反蕢其衛案此喻大人不屑小智之自私比一鄉大人不屑彼細民戴德圖其所耳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李頤曰大容車介而離山俞樾曰方言介獨也獸無耦曰介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陸德明曰碭徒浪反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向秀曰二子堯舜也是其於辯也其視案辯謂分辯賢能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王引之曰妄與無同也與邪同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向秀曰理於小利也窮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

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阬音裴向秀曰阬牆也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有人與人相食者也陳光淞曰莊子生於周末親見亂賊接踵竊聖人之迹以濟其凶是聖人開物成務者適爲殃民之具因痛皇古之不可復也南榮趎反　蹙然正坐曰南榮趎昌于李頤曰南榮趎庚桑弟子也古今人表作南榮疇或作儔又作壽淮南作疇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其視案形者身也耳目具於己身乃不能自聞自見何邪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

得形之與形亦辟矣崔譔曰辟相著也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向秀曰勉勉強也僅達於耳未徹入心也其視棄韓詩外傳言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蜮音閾司馬虎曰奔蜂小蜂也藿蜮也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向秀曰越雞小魯雞大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陸德明曰方言贏儋也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俱來之眾也王安石曰此釋氏所謂汝曾中正鬧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

郭慶藩曰懼卽矍

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

惡也夫外韄音獲者不可繁而捉李頤曰韄縛也其視棄廣雅捉持也將內捷其輦反郭象曰捷關捷也內韄者不可繆莫侯反而捉將外捷崔譔曰繆繚也姚範曰此言外捷內捷皆非也正所謂飲藥加病蓋其召好去惡而息愁者不離內捷外捷而已外內捷者乎其視棄放道與道大適也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王念孫曰吉凶當依管子作凶吉一失吉爲韻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陸德明曰三蒼侗殼直貌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戶高反而嗌不嗄本又作嗌音憂崔譔曰嗌喉也俞樾曰太元亦作嚘與柔爲韻老子傳弈本作歠卽嚘之異文其視棄玉篇嚘氣逆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捉五禮反陸德明曰廣雅捉拘也舊注共同拱終日視而目不瞬音舜陸德明曰瞬動也偏不在外也郭象曰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俞樾曰交卽徼福之徼作邀者後出字作僥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其視案以上論至人藏身衛生之道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也薛瑄曰言心定則明靜則虛虛則明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有修者乃今有恆其視案人能明人之道性光自照也由明而修修乃可久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其視案此言宇泰定者言行修皆定也備物以將形郭象曰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藏不虞以生心郭象曰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其視案備物以養吾之形不可彼乃達正己而物化也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郭象曰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郭象曰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曰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矣汝綸曰所字句絕其視案此言宇泰定者遭變亦定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其視案過而不改更增一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冥冥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其視案此論慎獨最悚切稚叔夜自言讀老莊重增其放非善讀老莊者也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其案不見其誠己者不能反身而誠也妄心迭發鬼神之加此而召災患乃人也此反承藏不虞以生心

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其視案費也禮鄭注費猶惠也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其視案發乎天光也庸常也謂有恆者人舍之天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人有修者乃以爲有形者象無形者以有形象無形即以生死無定期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其視案此論愼獨最悚切稚叔夜而又有所入是之謂有實上下錯舉互備篤實謂實際雖有出入生死而眞性之常存則一也有實而無本剽者宙也陸德明曰三蒼云往古來今曰宙宙雖有增長亦不知其始末所至其視案此論愼獨最悚切稚叔夜

案眞性充塞天地窮貫古今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不能以有爲有其視案上文歷言所謂有者非眞有也一太虛之實理而已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其無有而無陸長庚曰乃並之而無之聖人藏乎是其視案邵子云無思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其視案守道也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成元英曰昭屈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爲三閭大夫掌三族三姓是也文略故直言昭景王敖曰戴謂所從出之宗也某甲某氏以所封之國邑爲號其視案非一也也與邪同繹文引崔云雖非一姓同出公族喻死生同也崔同此讀有生戚於滅也陸德明曰字林戚反於滅釜底黑也郭嵩燾曰有生塵也戚者塵之聚而留焉者也披然曰移是之一點耳其戚也漸久而渝則離披解散必有所歸移此而之彼彼又據爲此矣所移者未有定而要以所移爲此其視案是謂己也有生蠢蠢各執所見以生死相代也蠢蠢動貌言移是非所言謂非世所云云也雖然不可知者也其視案造化推移爲脽廟傾不可預知脽音胡反古來之有脽音吐可散而不可散也司馬彪曰脽牛百胖也成元英曰胖葉也牛胖也臐祭牲牢甚備四肢五藏並皆陳設祭訖方復散之若祭未了則不合散其視案月令孟冬祭先祖五祀郭象曰偃臥也謂屏廁王念孫曰偃與匽同爲是舉移是其視案舉者皆也臐祭室二事愉大小貴賤各有其用故世人亦無大小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者其視案邵之聖人藏乎是其視案邵利也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王夫之曰移是而執今日之生以自命爲人不知與物無異其視案以上修身俟命以通生死譁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陸德明曰廣雅驁遨也驁遨兄則以之郭象曰言遽諱之無所辭謝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郭象曰不人者視己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郭象曰金玉者小信之賈耳至信則除矣徹志之勃本又作悖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姚鼐曰此段盡戒定慧之義道者德之欽也俞樾曰欽卽厥之假字小爾雅厥陳也所以生者爲德陳列之則爲道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其視案淮南云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僧生焉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其視案郭視不能皆見物非性命之正亦不能皆知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

捕乎人夫工乎天而侫音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
蟲唯蟲能天其視案蟲者生物之總名也全人惡天惡
聖人爲保蟲之長見大戴禮
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姚鼐曰此乃天下篇以天人
烏知所謂天乎烏知人之異於天乎況安以一雀適羿
已意分別天人乎則陽篇聖人未始有天列聖人君子之上義也全人
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其視案羿惟不失一
雀而雀之逃者多矣此羿之捕也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盧文弨曰胞與庖通
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
可得者無有也其視案湯與穆公有好賢之譽其得賢亦僅矣此聖人之捕也介者拸
胾紙反畫外非譽也崔譔曰拸自放縱也郭象注疹自拸畫不拘法度也俞樾曰漢書注
作化何休注過行無禮謂之之義人既刖足非譽不計故不拘法度胥靡登高而
不懼遺死生也司馬彪曰胥靡刑徒人也郭象曰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夫復謵不
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
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
爲則爲出於無爲矣其視案天人之忘己忘人出於自然欲靜以下則勉然者欲靜
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
已之類聖人之道其視案以上去累反德以合天人

徐無鬼弟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陸德明曰徐無鬼綽山人魏之隱士也武侯名擊文侯子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
人其視案故同顧徐無鬼曰我則勞力報反於君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
苦田反好惡崔譔曰擧引去也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
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司馬彪曰超然猶悵然也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其視案梁周禮流執取也是狸德也
俞樾曰廣雅狸貍貓也中之質若視曰司馬彪曰視上之質若亡其
一陸德明曰一身也謂精神不動若無其身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
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其視案梁簡文馬寶
頰云圓跨方足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其視
案成材言全體皆完無問曲直若卹若失孚頤曰卹失皆驚疾若飛也若喪其一王

曰此外生之喻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
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
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司馬彪曰
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
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
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
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
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
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徒弔反柱乎鼪鼬之
逕司馬彪曰柱塞也鼪鼬本或作鼯位其空郭嵩燾曰謂踳跦處乎其中也說文踳動也舒之言

曰蹎躓急之言曰躓聞人足音跫巨恭反然而喜矣崔譔曰跫然行人之聲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以上歸有光曰勞生之極反本之思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音序栗厭葱韭以賓本或作擯賓人久矣夫司馬彪曰擯棄也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寠人而志之無極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不以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郭象

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林希逸曰和謂同物姦自私也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宣穎曰形雖得養心神當有不自得者故勞君何故自蹈此病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郭象曰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其視棄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則惡矣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其視棄禮記鄭注成善也善則雖劋非己勝外戰爭戰之形固心造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高樓也其視棄初學記引釋名云魏有麗譙注樓名無徒驥於錙壇之宮郭象曰步兵曰徒陸德明曰錙壇壇名其視棄案喻言爭戰內興無藏逆於得其視棄案同德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郭象曰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劋非己勝君若勿已矣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郭象曰若未能已之誠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其視棄以上本心之良不容自昧黃帝將見大隗五罪之人從二人從後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歸有光曰若此者如此也即禪經如是之意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司馬彪曰瞀惑也瞀讀曰眊眊謂眩瞀也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以日爲車今予病少痊司馬彪曰今爲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以上歸有光曰去累即適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音信之事則不樂

李頤曰凌轢謂相凌招木近伐亦謂高木中民之士榮官（李頤曰中民善治民也孫詒讓曰三蒼中得也）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忠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寧（俞樾曰寧讀曰佞）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陸德明曰際謂盱會事）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貧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逐時俯仰也（承上遭時有用言物事也不事簡易不能無爲）不物於易者也（其昶案順比於歲逐時俯仰也承上遭時有用言物事也不事簡易不能無爲）馳其形性潛之萬物（馳汆模曰潛沒也之猶於也）終身不反悲夫

以上歸有光曰逐物多苦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郭象曰若謂謬中爲善射是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成元英曰秉公孫龍字也郭象曰莊子以此明妄中）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李頤曰王應麟曰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

莊故六　十四　集虛草堂

陸德明曰字林鈃鍾也以束縛（陸德明曰唐似小鍾而長頸）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陸德明曰唐子謂失亡子）有遺類矣夫（其昶案譙子音門守則必逐鈃鍾束縛則無聲求亡子不出域則不可得皆喻惠子不知推類多所蔽也）楚人寄而蹠闇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郭象曰岑岸也其昶案離同罹寄居而謫闇者涉水而鬬舟人皆喻惠子口談取勝適足爲病耳以上善辯非道）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烏路反）漫其鼻端若蠅翼（陸德明曰郢人漢書作鄧人服虔云古之善塗壁者成元英曰漫汙也）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

久矣宣穎曰質者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施技之地自上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與言之矣其祕案以上道不虛行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其祕案不謂列子作不諱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而下眸其祕案廣雅眸離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江遹曰非眞不聞見也道足容之耳詩云惟是褊心是以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所謂空語無事實者固不得以時月覈之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其祕案史記優孟楚之樂人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王大驩以爲孫叔敖復生也叔敖爲楚名臣樂人象叔敖爲三老五更乞言憲道事也曰者楚王之語古之人即指叔敖宜僚此莊生因優孟事而寓爲此言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其祕案鄉射記古者於旅也語鄭注禮成道古也此云未之嘗言謂未旅酬時不合語於此乎言之即於旅也語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其祕案淮南云市南宜遼即莊王時熊相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無所關其辭疑宜遼即莊王顧於此乎言之樂倘乃可以言語疾今人言語無節故追遼此云難解則非指白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鄙人投兵公之亂當別有一事郭慶藩曰投兵即淮南所謂孫叔敖恬臥而鄙人無所害其鋒高注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郭象曰此二子息訟以默滄洎自若而兵難自解

丘願有喙三尺說三尺爲劍其祕案司馬董梧以助作鋤本亦作鋤其色成元英曰鋤除去也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

是也高紀提三尺師古注三尺劍也左傳釋文喙口也唯口與戎故以劍喻猶言舌鋒也禮記不能有其身注有保也有喙三尺即金人緘口之戒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郭象曰彼謂仲尼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郭嵩燾曰儒墨之所以名也以有儒墨之名也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古大人之誠其親案以上大人之誠無智無言無爲大人之也大人之誠其親案以上大人之誠無智無言無爲大人之召九方歅音陸德明曰九方歅善相因曰馬人淮南作九方皐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音困也爲祥子綦有八子陳諸前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陸德明曰禦距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胖子郎生於奧陸德明曰爾雅胖牝羊也奧西南隅未嘗好田

而鶉生於突烏弔反司馬彪曰突東北隅也羅勉道曰詩云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矣語句略同若勿怪何邪其親案若此也勿猶非也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不與之遨樂於天吾與之遨食於地吾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其親案然猶乃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郭象曰全恐其逃故不如刖之易售也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宣穎曰適當君門之街爲閽者也渠公或齊所封國如楚葉公之類然身食肉而終以上歸有光曰不求福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王叔之曰畜畜卹愛勤勞之貌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朱一新曰諸子書發據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說如巢許之類乃借以譏戰國攘奪之風並非事實故史公於許由深致疑詞莊生所謂寓言十九也其親案唯讀曰雖且苟且也且假夫貪器利盜跖意禽貪猶狠貪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覩結薄反也司馬彪曰覩暫見貌朱駿聲曰覩借爲睹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其親案以上不立名有

暖呼爰反姝者有濡需者有卷音權婁音縷者成元英曰暖姝自許貌薩德明曰濡安也濡需謂偷安須臾之頃卷婁猶拘攣也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會國藩曰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則爲小人所忌亦爲君子所薄老莊之旨以此爲最要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謂廣宮大圃奎蹏曲隈王念孫曰說文奎兩髀之閒也向秀曰曲隈股閒也乳閒股腳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己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宣穎曰進退爲境所圂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本又作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何秀曰童土地無草木也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李頤曰煬炙也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其親案蟻魚羊皆物之喜羣聚者承上不御眾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其親案耳目心三者人之用也任其自然則天矣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親案平猶常也繩直也其變也循古之

眞人以天待人其親案人舊作之今從張君房本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音謹也桔梗也雞雘於反於容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高注時見貴也其親案時之爲用天也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陸德明曰種越大夫名也吳楚春秋云姓文字少禽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司馬彪曰解去也其親案此皆人爲害之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吹晞水耗有光曰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其親案只句中語助而河以爲未始其撄也恃源而往者也其親案恃源者任天而動也故水之守土也審成元英曰審安定也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郭嵩燾曰水之守土二物相須也影之守人一物爲二自生而自化也物之守物物還物而自證也抱一者也謂之審者無外馳也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郭嵩燾曰目馳而明生耳馳而聰出心馳而所殉見凡能其於府者皆外馳也其親案守則不馳而審見能則馳而殆矣彼以天待人此以人入天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李頤曰茲滋古字通李治云萃多也其親案惟不速改是以滋多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其反也緣功不知問是也其親案反也緣功福兮禍所倚也果也待久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也故世人狃於目前而忽其所戒故有亡國戮民無已其親案是者天人之理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

所不踰而後善博也成元英曰踰踰也其視案踐謂容足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其視案乾元之亨也 大陰解之其視案坤元之亨也 大目視之其視案日月著明也 大均緣之其視案均同鈞乾道變化也 大方體之其視案各正性命也 大信稽之其視案四時不忒也 大定持之其道貞觀者也 盡有天循有照有照始照冥爲用故有彼則也此非必聖人盡有之特知解者少耳 其解之其有樞始有彼則姚鼐曰天循者常無以知其妙也照冥者以知其徼也天循爲體故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向秀曰頡滑滑亂也其視案頡滑者樞也有實者則也頡滑即滑稽 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其知之其視案虧則連文承有彼則代承樞始樞始者有始而未始有始也 可不謂有大揚搉音角乎搉奪權皆大數之名猶言約略 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 其視案以上極言天人之理先知先覺深冀謂者辭其大惑無亡國戮民之禍此莊子悲憫之言也眞德秀曰勞人損己騁人損己近君反爲疾人歸反爲苦總不爲物所攖爲眞不惑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 司馬彪曰姓彭名則陽 夷節言之於王 陸德明曰夷節楚臣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 司馬彪曰王果楚賢人 夫子何不諗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陸德明曰公閱休隱士也 彭陽曰公閱休乎山樊李頤曰樊傍也 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郭象曰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趣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乎吾又不若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 王敬曰不以德自許而有知以神其交 固顓冥乎富貴之地 司馬彪曰顓冥猶迷惑也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其視案佞人之神其交而薦達人者自君子觀之無益而有損也 夫溱洧 音謂 者反冬乎冷風 陸德明曰暑也楊慎曰字林暍傷也 夏則者假衣於春暍 音謂 者假衣乎冷風 暑也楊慎曰二句錯綜成文淮南云溱者假兼衣於春暍者望冷於秋其視案假衣望冷雖若得助實皆病也喻貪富貴者多獲人之助力則已之受病亦深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故聖人其窮也使

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 其德之親 其視案正德之士未嘗不薦達人然終不失己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 其視案宜古音俄羅勉道曰親與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曰彼其語助詞言其歸居江山而不用與貧富貴者 而一間其所施 顧炎武曰施式何反宜類 其視案宜古音俄羅勉道曰親與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曰彼其語助詞言其歸居江山而不用與貧富貴者 待公閱休 郭象曰欲 其視案正德之士未之心相去遠矣 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乎 陸德明曰欲明曰網繆猶纏繞也 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以上歸有光曰至德感人 聖人達綢繆 陸德明曰綢繆猶纏繞也 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明曰搖動也 極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姚鼐曰優長之優說文本作憂在久部心部之憂乃

患意其祕案此言人之知行每不能遠行有止境則不能無已若之何而後能無已蓋必如下所云也此與後兩若之何皆起下之詞**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王念孫曰終竟也竟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其祕案忘人忘我本性常昭**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聞聞者也**姚鼐曰緡乃芒昧不分明之意在宥篇當我緡乎同此解舊都雖入於芒昧者十九所見才十一耳已自暢然況見聞親切者乎其祕案人與物沒同義國語注沒入也林希逸曰見見聞聞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宣穎曰縣高臺於衆際誰得蔽之**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郭象曰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宣穎曰環中即時中也隨在自成莫非此中**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姚鼐曰師天而不得此以意解所至爲師天者也此與殉物者同爲殉耳聖人之師天則未始知有天也**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其祕案爾雅替止也**所行之備而不洫**李頤曰洫濫也其祕案案充備而不濫無內無外也此七句言聖人之師天其事如此**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其祕案羅勉道引或說門尹登恆即伊尹歸熙父從之疑是也學焉其祕案望人無常師故無不周而得其隨成**其隨爲之司其名**其祕案司察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之爲言猶察也隨事察名能自得**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王念孫曰終竟也竟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其祕案忘人忘我本性常昭**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聞聞者也**姚鼐曰緡乃芒昧不分明之意在宥篇當我緡乎同此解舊都雖入於芒昧者十九所見才十一耳已自暢然況見聞親切者乎其祕案人與物沒同義國語注沒入也林希逸曰見見聞聞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宣穎曰縣高臺於衆際誰得蔽之**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郭象曰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宣穎曰環中即時中也隨在自成莫非此中**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姚鼐曰師天而不得此以意解所至爲師天者也此與殉物者同爲殉耳聖人之師天則未始知有天也**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其祕案爾雅替止也**所行之備而不洫**李頤曰洫濫也其祕案案充備而不濫無內無外也此七句言聖人之師天其事如此**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其祕案羅勉道引或說門尹登恆即伊尹歸熙父從之疑是也學焉其祕案望人無常師故無不周而得其隨成**其隨爲之司其名**其祕案司察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之爲言猶察也隨事察名能自得**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王念孫曰終竟也竟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其祕案忘人忘我本性常昭**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聞聞者也**姚鼐曰緡乃芒昧不分明之意在宥篇當我緡乎同此解舊都雖入於芒昧者十九所見才十一耳已自暢然況見聞親切者乎其祕案人與物沒同義國語注沒入也林希逸曰見見聞聞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宣穎曰縣高臺於衆際誰得蔽之**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郭象曰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宣穎曰環中即時中也隨在自成莫非此中**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姚鼐曰師天而不得此以意解所至爲師天者也此與殉物者同爲殉耳聖人之師天則未始知有天也**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其祕案爾雅替止也**所行之備而不洫**李頤曰洫濫也其祕案案充備而不濫無內無外也此七句言聖人之師天其事如此**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其祕案羅勉道引或說門尹登恆即伊尹歸熙父從之疑是也學焉其祕案望人無常師故無不周而得其隨成

不能答其故曰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皆渾天無內無外之環也其曰寓於無竟曰參萬歲而一成純曰薪盡火傳曰長而無本標者宙也皆渾天除日無歲之環也其言蔽老氏橐籥之說爲當理其祕案以上大道法天**魏瑩與田侯牟約**司馬彪曰瑩魏惠王名牟**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陸德明曰犀首魏官名也司馬彪曰公孫衍爲此官**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其祕案恐懼而走**然後找**敕一反**其背**陸德明曰蒼扶擊也**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陸德明曰季子魏臣**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

華子聞而醜之陸德明曰華子亦魏臣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伐齊者亂人也者又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陸德明曰戴晉人梁國賢人惠施薦之於魏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音瓜者李頤曰蝸蠭有兩角俗謂之蝸牛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其祀案禮記注在察也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郭象曰人迹所及爲通達謂今四海之內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

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蘇轍曰誠知所爭若此其細也則天下無爭矣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許交反也陸德明曰嗃管聲也吹劍首者呲音血而已矣司馬彪曰劍首謂劍環頭小孔也呲然如風過耳尭舜人之所譽也道尭舜於戴晉人之前譽猶一呲也郭象曰子於學無所不窺然所見過高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足聞宋濂曰莊子蓋所謂古之狂者以上歸有光曰息爭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李頤曰蟻丘山名漿賣漿家其祀案漿蔣通借藝文類聚引作蔣說文蔣菰也廣雅蔣孤其米謂之雕胡吳都賦菰子作餅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彪曰極平屋也陳治安曰宜僚欲觀夫子爲人又不屑與接也宋史許將使遼入幽燕境人皆升屋而觀子路

曰是稷稷音總字亦作總何爲者邪李頤曰稷稷聚貌僕也宣穎曰僕從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王叔之曰隱僕郭象曰捐其名也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郭象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郭象曰著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舊注存謂存問之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郭象曰果逃去也以上歸有光曰避世曾國藩曰壯生憫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汩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閻默自藏如所稱蘆梧宜僚壺子之倫云意焉長梧封人

問子牢曰陸德明曰長梧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司馬彪曰子牢卽琴牢孔子弟子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司馬彪曰鹵莽猶麤粗謂淺耕稀種也滅裂斷其草也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才細反司馬彪曰謂變更所法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音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其祀案遁天離性卤莽滅裂也滅情亡神滅裂也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也崔音九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其祀案漢志注扶附也尋擢吾性其祀案卤莽其性者未孽乃性中萌蘖蒹葭始則附形以生能培根養源也欲惡之繼且拔易吾性若從而過絕之則滅情亡神又有潰決之患蓋本性未明

克治之力李頤曰謂精氣無所施也竝潰漏發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漂本亦作瘭疽瘇癰內熱溲膏是也司馬彪曰瘭疽謂病瘡膿出也陸德明曰瘭疽謂病瘡膿出生肥白沫也其狀如案以上養性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俞樾曰周官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推而強之孫詒讓曰強與僵通解朝服而幕之司馬彪曰幕覆也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俞樾甘子讀為呱詩子兮子兮傳嗟茲也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其狀案莫為盜二句推執法者罪之之詞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其狀案愚即愚黔首之愚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柳宗元曰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又曰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其狀案其博也正其哀之所激而肆者劉勰謂韓非以屈原介莊周司馬遷之聞鳴乎此深知莊子也以上憫世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

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其狀案以上泯是非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司馬彪曰際謂交接也其狀案五傳云爾未際五傳未詳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陸德明曰濫浴器也史鰌奉御而進所司馬彪曰史鰌史魚也搏幣而扶翼郭象曰靈公卑賢而奉御之勢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仲尼問焉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司馬彪曰言子孫不足可憑故使公得此處為冢陸德明曰而汝里居也處也宣穎曰子里為韻方言者說也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其狀案班孟堅言民雨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此即所謂丘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

面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呂惠卿曰不執者有萬而無不容不距者周行而無不漏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其視案方言賜盡也以五下皆言合異以爲同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其視案周禮注賜猶命也五官殊職而大人則左右俱宜不可命之爲文爲武所謂不器也此合三句爲義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淖淖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郭象曰流行反覆於此爲戾於彼或以爲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陸德明曰廣雅同而自殉爲殊向自殉是非天隔故有所正者亦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

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李頤曰讀猶語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其視案廣雅將欲也道本無名今謂道爲足是已有之矣乃欲得其比方哉言不得其彷彿也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其視案執有以辨道譬狗馬之能彼此不及滯於質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顧炎武曰殺所介反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其視案荀子注橋與矯同矯起猶言蠭起雌雄片音判合其視案文片判木也羅勉道曰片合即分合於是庸有顧炎武曰有古音以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

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其視案成本精下有微字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其視案橋運即運漢書矯多訓正運即正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李頤曰季眞接子二賢人俞樾曰禮鄭注或有也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唐順之曰莫爲者是惰家之自然性也或使者因緣性也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王念孫曰廣雅斯分也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唐順之曰居言著物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成元英曰忌禁也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李頤曰假其視案大宗師釋文假因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其視案理無窮始乎無窮者與物同理也有止而物有終始故忘言而寓諸無竟其視案竟者無窮無二執言本此與特與物終始耳非無窮無止之道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其視案有不知其云字之曰道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之有讀爲又道之爲名所假而行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其視案以上派

同與有無象山陸于謂人當求道不可以名
利役役大道混然不必求起止不必言有無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郭象曰善惡所致俱不可必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蓋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郭象曰精誠之至陸德明曰呂氏春秋藏其血三年化爲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李頤曰孝己殷高宗太子）木與木相摩則然（淮南云雨木相摩而然）金與火相守則流（薛福成曰此泰西電學化學之權輿）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音駭成元英曰陰陽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彪曰水中有火謂電也）

（李頤曰孝己殷高宗太子）木與木相摩則然（淮南云雨木相摩而然）金與火相守則流（薛福成曰此泰西電學化學之權輿）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音駭成元英曰陰陽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彪曰水中有火謂電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唐順之曰造化變異則生火人心擾攘則生火）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其視案兩指天地憂兩陷正若杞人憂天耳易分而爲二以象兩）鑒（音陳）成（成元英曰鑒蝰蜳猶憧惕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閒慰（音昏）暋（李頤曰慰暋昏亂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陸長庚曰火在人身有所謂五志之火者月水也月不時火即醫家一水不能勝五火義）於是乎有儻然而道盡（其視案禮記注道從也以上世變無窮御外則傷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陸德明曰說苑作魏文侯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本一作擘）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王引之曰豈猶其也）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王引之曰視案藝文類聚引作爲）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其視案藝文類聚引作爲）任公子爲大鉤巨緇（李頤曰任國名司馬彪曰巨緇大黑緇也）五十犗（古邁反）以爲餌（郭象曰犗牸牛也）蹲（音存）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銜（音陷）沒而下（陸德明曰字林銜猶陷也）驚揚而奮鬐（求夷反）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音昔）之自制河以東（陸德明曰制應作趨本又作趨）灌瀆（司馬彪曰槩綸也灌瀆瀆灌之瀆）守鯢鮒（作浙）者（馬永卿曰莊子與梁惠王同時是時已有縣令見史記年表朱亦棟之曰猶左傳之縣尹）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視案以上補）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其視案苟得無補）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向秀曰從上語下曰遽傳）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聲壓作擘）其顙（本一作擘）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王念孫曰按也司馬彪曰顙下毛也）儒以金椎控其顙（王念孫曰儒藝文類聚引作其視案太史公曰堀冢者）

徒皆驚而相告也（李頤曰輇輦量人也朱駿聲曰輇借爲銓）夫揭竿累（本亦作纍）趣（本又作趨）灌瀆（司馬彪曰纍綸也灌瀆瀆灌之瀆）守鯢鮒（馬永卿曰莊子與梁惠王同時是時已有縣令見史記年表朱亦棟之曰猶左傳之縣尹）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視案以上補）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其視案苟得無補）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向秀曰從上語下曰遽傳）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聲壓作擘）其顙（本一作擘）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王念孫曰按也司馬彪曰顙下毛也）儒以金椎控其顙（王念孫曰儒藝文類聚引作其視案太史公曰堀冢者）而是也而者汝也）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其視案

事也而田叔以起蓋自戰國以來多有發冢致富者矣
莊子言此以譏世儒之誦詩書而躬穢行者以上卑者
逐利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陸德明曰老萊子楚人也出薪出採薪也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音促下郭象曰長上而促下也末僂而後耳其祝案末僂猶上僂左傳上僂注背偃也郭象曰耳卻近後僂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陸德明曰容智謂飾智為容好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其祝案呂覽注驁亦輕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其祝案窶謂如窮人無所歸詞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其祝案左傳注惠發聲也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九字為句言其惟以悅世自輕其恥中

民之行進焉耳其祝案中民猶得民禮記注進謂自勉強也相引以名相結以隱俞樾曰呂覽注隱私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其祝案毀譽不忘退則內自傷動則入於邪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其祝案每讀為晦昧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吳汝綸曰淮南云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與此文載字同其祝案李頤曰宋元君元公也成以上高者矜名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元英曰阿曲也曰予自宰路之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子餘反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鵜陸德明曰鵜鵜水鳥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姚鼐曰鵜入之小網之害大於鵜不知畏網也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王引之曰石碩通與能言者處也與其祝案呂覽無師而能言其祝案去知而知去善而善者亦猶嬰兒無師而能言任其自然而已以上痛名利之徒擾身世網而不能免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丁念反之致黃泉崔譔曰墊下也陸德明曰致至也馬永卿曰以足外無餘地也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其祝案以上至人遊世以無用全身洪邁曰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為國者其弗以無用待天下士則善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其祝案不遊謂絕世者人而不能遊且得世者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唐順之曰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況其他邪不留行即無住著意其祝案至人與時俱行若尊古卑今一往不顧是學之患也且以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

波宣穎曰古人今人同逐波流何容偏倚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其視案流遁決絕之士不屑教世其心忍矣彼教不學二句承上爲說學同教亦教也教而非教遊於世而不僻也承意不彼順人而不失己也自夫流遁之志至此言絕世者不能遊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其視案顫讀曰之誤也顫與羶同見列子釋文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王念孫曰跲讀爲掛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廣雅掛跲珍戾也跲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穿也其視案殷盛也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其視案廣雅降與鬨同云滅也天人氣息日夜相通未嘗有滅其不能殷盛者人特以聲色自戕耳胞有重閬音浪陸德明曰胞腹中胎也郭象曰閬空曠也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音奚司馬彪曰勃谿反戾也無空以容其私則反戾共鬬爭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司馬彪曰謂六情攘奪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其視案大林丘山其境虛也神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宣穎曰溢外也暴由於表暴曾國藩曰柴棲塞也言所以閉塞不通生乎守官其視案由拘守太過其視案官即官知止之官事果乎眾宜其視案徇眾好則果於爲方揚曰此六者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襲其虛者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反七遙鎒反乃豆於是乎始修陸德明曰銚削也鎒似鋤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其視案銚鎒修草木之疇反生者猶半蓋天氣之穿無所不達人苦奔競自塞其竇也自目徹爲明至此言徇世者不能遊靜默可以補病昔臧音滅一作撼撼可以休老焦竑曰昔臧蓋養生家之衛段玉裁曰掌撼頰旁修養之法故急就篇以撼撼與沐浴寡合同並言

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陸德明曰荃香草也可以餌魚蹄兔罥也又云兔弢也係其脚故曰蹄也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其視案以上申發篇首之義以見徇世絕世皆不足語此以惠子之可與言徇有子言無用之疑他何望哉王夫之曰此段文義乃以起寓言篇之旨而寓言篇末又與列禦寇篇首意旨照合蓋襍篇次序相因類如此昔人以此益證讓王四篇爲攙入信不誣也

寓言弟二十七王夫之曰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之旨使人不泥其迹此與天下篇乃全書之序例詳說乃反約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陸德明曰寓寄也重言爲人所重者之言王闓運曰言七篇眞義不過十之一重言依託聖人以自重也然則所自言者十三卮言日出和以天倪王闓運曰

屈諤同字舜言飲燕禮成舉觶後可以語之時之言也其視案詩云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古者旅酬之時少長交錯皆無算爵鄉射記云於旅也語故曰屈言義主盡歡無次第故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矣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人之罪也姚鼐曰以上解寓言意以下解重言意其視案寓言者意在此而若反以世人不可與莊語故曰非吾罪也司馬子長言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王引之曰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王致曰己言者止人之爭辯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郭象曰直是陳久之人耳其視案世人各以先入之言爲主彼未嘗不以爲重言而守之其實皆無經緯本末者不似己所記爲黃帝堯舜孔老之徒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其視案與猶以也理之一者以物論而不齊今之卮言又所以齊其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阮籍曰莊周述道德之妙敘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則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揩也哉**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不可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惡乎可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王夫之曰各依其種而有變化**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

也其視案莊子之學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然與不可與不可一付之天倪而已不與此所謂不言之言全書皆如此也以上自發其篇書立言之總例**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羅勉道曰服知從事乎知之說孔子已自謝之夫豈未之嘗言故下引孔子語以證其所見蓋進乎此矣**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其視案其讀爲豈言勤志服知本謂太初**復靈以生**其視案靈善也生讀爲性

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其視案此勤志服知者孔子始時所是卒而非之者也**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蘧立**其視案蘧與愕鄂字通顏師古說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潘岳賦應叱愕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其視案能服人之心者孔子自謝不及故曰能化也以上假孔子之言示學者必先明大本**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其器反郭象曰洎及也**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郭象曰縣係也**曰既已縣矣**郭象曰係於祿以養也**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郭象曰彼謂無係也其視案以上一窮通**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其視案野謂反樸也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其視案物者其中有物也來則道集鬼入則神會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其視案天成者全體已其不知死生忘形骸也大妙則化矣

莊故七

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其視案呂覽注公其也言眾人之情共以生本陽氣無所自來而死則實自於生故見爲虧而悲耳抑知生惡乎適死惡乎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據而分國邑人所據王敔曰以人測天以疆域畫地實則天地本自渾然無可分別人據此身而覺有生死之異實則一氣屈伸亦無可分別耳吾惡乎求之其視案以惑數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王夫之曰儒言命墨言鬼各有所窮其視案以上達生死眾

莊故七

有問乎其視案以上證化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陸德明曰邀要也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音管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郭象曰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李頤曰家公主人公也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羊向反者避竈陸德明曰煬炊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郭象曰去其夸矜故

莊故七

列禦寇弟二十八原弟三十二蘇軾曰寓言之終日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云云若去其驕氣與多欲之容態也此其視案以上假老子之言示學者立身涉世之方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李頤曰方道也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司馬彪曰漿飲讓曰漿姚範曰賣漿者以人至之先後爲饋漿之次第列于意食於十漿而先於五漿而饋以其形神足以動其畏敬故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陸德明曰屯聚也成元英曰代謝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其視案彼者形也以物論之又有待也與上句所以之以不同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王闓運曰強陽尚佯也強陽者又何以

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司馬彪曰保附也其視案處已猶言歸矣鬻鬻而反猶未能化者也故瞀人復以微詞感之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音頓杖蹙之乎頤司馬彪曰敦豎也其視案乎猶於也立有閒不言而出竇本亦作濱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吳汝綸曰之是也屬下讀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其視案出異謂有異徵必且有

感搖而本才一本作性又無謂也與汝游者又莫汝告音谷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其視案謂甘言爲毒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其視案案漢書進孰注云美語加成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游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游者也其視案以上見有於人者累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司馬彪曰緩名也郭象曰呻吟詠之謂陸德明曰裘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爲儒李頤曰祇適也言適三年而成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其視案河潤九里喻流澤廣也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郭象曰緩怨父助弟故感激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其視案緩見夢此一語闔胡以下莊子述緩不自知墓木已拱雖死而恨久不忘闔胡皆何也李頤曰闔胡重言也闔

盡通陸德明曰良或作埌音浪冢也俞樾曰壙埌墨韻字故冢壙亦得謂之埌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其視案文子云天之道則福至怨積則禍至緩之使其弟墨非貴之報聲也德積乎貴之乃賤之也郭注達生云闔天之天性之動也闔人之天知之用也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其視案儒墨之自貴而相賤皆以有我也緩爲儒而享厚祿乃故使其弟墨欲以自異適足賤其生耳

飲者相捽才骨反也其視案同吾一井之中飲而相捽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俞樾曰緩自美其儒是自是也其視案自是二字爲句有德者以不知也俞樾曰以讀爲已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其視案儒墨之爭皆遁天之刑以不知有道德故也以上私己自是者賤生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音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俞樾曰庾韻引陸德明曰單盡也崔譔曰用千金之家三金者也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呂惠卿曰兵莫憎於志而鐫鉏爲下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其視案聖人無必故無爭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音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俞樾曰庾韻引陸德明曰單盡也崔譔曰用千金之家三金者也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呂惠卿曰兵莫憎於志而鐫鉏爲下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其視案聖人無必故無爭而遨游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游者也其視案以上見有於人者累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司馬彪曰緩名也郭象曰呻吟詠之謂陸德明曰裘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爲儒李頤曰祇適也言適三年而成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其視案河潤九里喻流澤廣也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郭象曰緩怨父助弟故感激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其視案緩見夢此一語闔胡以下莊子述緩不自知墓木已拱雖死而恨久不忘闔胡皆何也李頤曰闔胡重言也闔

天行也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蛮（其郭案以上言通天之刑皆安於知巧之失）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司馬彪曰宋王偃王也）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古獲反）者（李頤曰槁項黃馘瘦貌司馬彪曰黃馘謂面黃熬也）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司馬彪曰秦王惠王也）召醫破癰潰痤（徂禾反）者得車一乘舐痔（治紀反）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以上陳用光曰譏爲縱橫之學者）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舊注貞同楨）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魚及反）乎（郭象曰圾危也）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其郭案言民但宜彼此相順媒說而已矣）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其郭案信受連讀合下宰乎神爲句言忍性視民心神不能治）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其郭案道因碑頌然理順頌即怡也頤說義同則陽篇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姚鼐曰僞當作誤）爲後世慮不若休之（其郭案天施）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其郭案天施）商賈不（郭象曰心神忽之宣穎曰古商賈不齒於士今鞄而不忘有相市意與商賈等耳）爲外刑者金與木也（鍼木謂捶楚桎梏）爲外刑者金（舊注肯同小）金木訊之離外刑者（俞正燮曰食如日食謂消飽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其郭案以上識有心爲治是古所謂通天之刑者）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俞樾曰益同溢荀子以驕溢人有長若不肖（其郭案若猶而也陸德明曰外如長者內不似也）有順懁而達（其郭案懁徐音絹與狷猶耆義並同順王作愼達讀如詩達兮之達言外則愼狷內實佻達也）有堅而縵有緩而釿（音干陸德明曰釿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宣穎曰雜處易注）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陸德明曰正考父宋之曾孫公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循牆而走孰敢不軌不敢不法如而夫者（郭象曰而夫凡夫也）一命而呂鉅（其郭案廣韻呂脊骨也俞正燮曰言其脊呂背梁強）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陸德明曰唐唐堯許許由皆崇讓者其郭案孰協猶何如）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音捷宣穎曰心中多竅如有睫然）及其有睫也而內視而敗矣（其郭案而猶則也）凶德有五中德爲首（其郭案中心謂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匹爾反）其所不爲者也（郭象曰吡訾也其郭案德有心故自好心有睫故善吡）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肚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俞正燮曰食如日食謂消飽也）夫免乎外內

是窮緣循偃佚於丈反困畏其昶案緣循因也方以智曰偃佚即偃仰有去聲故通不若人三者俱通達其昶案不若人八字爲句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呼槐反郭象曰傀然大悟解之貌達於知者肖王念孫曰方言肖小也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林希逸曰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其昶案以上觀人之法也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其昶案管子注穉驕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陸德明曰緯織也蕭荻蒿也織蕭以爲畚而賣之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丁亂反之陸德明曰鍛謂椎破之反下陸德明曰驪龍黑龍也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戶感反下有知則見爲有徵欲以畫天下而平之不知明隨外譎夫內以自葆其光外以淩大火大浸而不害逍遙者也神斯均均斯平平斯無往而不徵緣守督以治神也天矣神使明者天光也明役其神者小夫之知也神之與天均常運明則乘一時之感豫以發其量之大小體之誠僞明之不勝神也明甚而愚者恆以疲役而不休是使明勝其神矣故休乎天均者休乎神也神也神葆其光而天光發如是以爲明則固可使照物則固可使遊者害其逍遙者也神斯均均斯平平斯無往而不徵緣守督以治神也天矣神使明者天光也明役其神者小夫之知也神之與天均常運明則乘一時之感豫以發其量之大小體之誠僞明之不勝神也明甚而愚者恆以疲役而不休是使明勝其神矣故休乎天均者休乎神也

以懷諸獨而葆其光出入乎險阻而不僞疑也其昶案以上自述也王夫之曰此篇之旨而始揆其藏蓋不知而固無知也不知明隨外譎之不知而固無知也不知明隨外譎之害也自序也天下弟二十九原弟三十三馬驌曰此自序也諸篇多寓言而此獨爲莊語

寤子尚奚微之有哉林希逸曰殘餘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鏖粉夫富有光曰危機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陸德明曰大豆也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有歸修光曰貴危機其昶案班嗣報桓譚書云若嚴夫于者生保眞淸虛淡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魚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明曰叔大豆也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音資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數窮矣自周衰用之至今百官以治天下但有差賢者耳不能相絕也　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其和衆醇同淖左傳注耦陰陽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郭嵩燾曰天人神人淖耦也儀禮注耦陰陽至人聖人君子所從悟入不同而稽之名法度數以求養民之理則固不能離棄萬物以不與民生爲紀故曰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作闔方昌翰曰史字屬上句姚鼐曰通四辟六合之內又有光曰先敘道術根原不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鄒魯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禮發冢曰夫子語子貢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莊子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與造物爲人亦志氣塞天地之旨退之謂其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故治六藝者也

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朱子曰莊子於書都理會過如此數語字字有著落後來人如何下得他止是不肯學孔子故將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羅勉道曰一察者謂天下之人多執其一偏之見以自喜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羅勉道曰容與頌通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馬端臨曰莊生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闇鬱之蔽也其說雖多時有所聞其稱述古人之全言蓋亦百一也而此段議論無異聖賢格言東坡謂莊子助孔子者於此見之所謂後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郭象曰裂分離也天地之純古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以前異不相非最道王闓運曰三代以後世則不然所以必作書論其意方東樹曰莊子敘六藝之後及諸子道術其後司馬談劉歆班固次第論撰皆本此其稱述古人之言蓋亦百一也而此段議論無異聖賢格言東坡謂莊子助孔子者於此見之所謂後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云云似迕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郭象曰裂分離也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以前異不相非最道王闓運曰三代以後世則不然所以必作書論其意方東樹曰莊子敘六藝之後及諸子道術其後司馬談劉歆班固次第論撰皆本此其稱述古人之言蓋亦百一也而此段議論無異聖賢格言東坡謂莊子助孔子者於此見之所謂後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云云似迕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勝荀卿之非十二子以上歸有光曰先敘道術根原不諸此其稱述莊子辯諸子而不及鄒魯之士其識殆不及矣以上歸有光曰先敘道術根原不侈於後世其稱述莊渾亂也墨子洞究象數之微緒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郭象曰矯厲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陸德明曰禽滑釐翟弟子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以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其禮樂墨子南游載書甚多自言嘗見百國春秋是其好學之事荀子稱其大儉約而優差等文飾曾不足以容辨異蓋墨子之學以不異爲宗恉又好學以廣博之也淮南稱其背周道而用夏政故曰不與先王同先王謂周公作武王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音護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

寸而無椑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其已一致故未至遽敗其道然無如其難行何也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王闓運曰非毀也墨子不能自通也樂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殽苦爻反郭象曰殽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陸德明曰湮塞也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俞樾曰山當作川呂覽淮南並曰名山六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陸德明曰橐崔譔曰囊也郭音託則字應作冢步葛反耜業史記注胝白肉也胝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屬與跂同屬與蹻同爲服李頤曰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作五多姓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在兩旁反出爲倍在王念孫曰呂覽倍譎不同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

作橐九本亦作鞄眾也覽注雜聚也洪水泛濫故聚之川以歸於海腓音肥無胝步葛反耜業史記注胝白肉也胝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屬與跂同屬與蹻同爲服李頤曰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作五多姓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在兩旁反出爲倍在王念孫曰呂覽倍譎不同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

相應陸德明曰仵同也以巨子爲聖人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頃儒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胝脛無毛相進而已矣其視案上物篇中民之行進謂自勉強也與外同訓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其視案上下猶本末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俞樾曰眞天下之好即眞好天下所謂兼愛也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意其視案以堅苦儉之學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俞樾曰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方以智曰宋鈃尹文齊人也其視案九雜同義呂覽去宥篇別宥見呂覽注雜聚也洪水泛濫故聚之川以歸於海腓音肥無胝步葛反耜業史記注胝白肉也胝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屬與跂同屬與蹻同爲服李頤曰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作五多姓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在兩旁反出爲倍在王念孫曰呂覽倍譎不同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

相應陸德明曰仵同也以巨子爲聖人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頃儒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胝脛無毛相進而已矣其視案上物篇中民之行進謂自勉強也與外同訓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其視案上下猶本末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俞樾曰眞天下之好即眞好天下所謂兼愛也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意其視案以堅苦儉之學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俞樾曰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方以智曰宋鈃尹文齊人也其視案九雜同義呂覽去宥篇別宥見呂覽注雜聚也洪水泛濫故聚之川以歸於海腓音肥無胝步葛反耜業史記注胝白肉也胝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屬與跂同屬與蹻同爲服李頤曰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作五多姓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在兩旁反出爲倍在王念孫曰呂覽倍譎不同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

相應陸德明曰仵同也以巨子爲聖人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頃儒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胝脛無毛相進而已矣其視案上物篇中民之行進謂自勉強也與外同訓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其視案上下猶本末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俞樾曰眞天下之好即眞好天下所謂兼愛也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意其視案以堅苦儉之學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俞樾曰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方以智曰宋鈃尹文齊人也其視案九雜同義呂覽去宥篇別宥見呂覽注雜聚也洪水泛濫故聚之川以歸於海腓音肥無胝步葛反耜業史記注胝白肉也胝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屬與跂同屬與蹻同爲服李頤曰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作五多姓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在兩旁反出爲倍在王念孫曰呂覽倍譎不同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

相應陸德明曰仵同也以巨子爲聖人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頃儒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胝脛無毛相進而已矣其視案上物篇中民之行進謂自勉強也與外同訓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其視案上下猶本末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俞樾曰眞天下之好即眞好天下所謂兼愛也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意其視案以堅苦儉之學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俞樾曰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方以智曰宋鈃尹文齊人也其視案九雜同義呂覽去宥篇別宥見呂覽注雜聚也洪水泛濫故聚之川以歸於海腓音肥無胝步葛反耜業史記注胝白肉也胝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屬與跂同屬與蹻同爲服李頤曰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作五多姓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在兩旁反出爲倍在王念孫曰呂覽倍譎不同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

相應陸德明曰仵同也以巨子爲聖人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頃儒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胝脛無毛相進而已矣其視案上物篇中民之行進謂自勉強也與外同訓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其視案上下猶本末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俞樾曰眞天下之好即眞好天下所謂兼愛也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意其視案以堅苦儉之學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俞樾曰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方以智曰宋鈃尹文齊人也其視案九雜同義呂覽去宥篇別宥見呂覽注雜聚也洪水泛濫故聚之川以歸於海腓音肥無胝步葛反耜業史記注胝白肉也胝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屬與跂同屬與蹻同爲服李頤曰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作五多姓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在兩旁反出爲倍在王念孫曰呂覽倍譎不同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

相應陸德明曰仵同也以巨子爲聖人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頃儒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胝脛無毛相進而已矣其視案上物篇中民之行進謂自勉強也與外同訓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其視案上下猶本末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俞樾曰眞天下之好即眞好天下所謂兼愛也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意其視案以堅苦儉之學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俞樾曰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方以智曰宋鈃尹文齊人也其視案九雜同義呂覽去宥篇別宥見呂覽注雜聚也洪水泛濫故聚之川以歸於海腓音肥無胝步葛反耜業史記注胝白肉也胝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屬與跂同屬與蹻同爲服李頤曰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作五多姓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在兩旁反出爲倍在王念孫曰呂覽倍譎不同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

相應陸德明曰仵同也以巨子爲聖人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頃儒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胝脛無毛相進而已矣其視案上物篇中民之行進謂自勉強也與外同訓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其視案上下猶本末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俞樾曰眞天下之好即眞好天下所謂兼愛也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意其視案以堅苦儉之學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俞樾曰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方以智曰宋鈃尹文齊人也其視案九雜同義呂覽去宥篇別宥見呂覽注雜聚也洪水泛濫故聚之川以歸於海腓音肥無胝步葛反耜業史記注胝白肉也胝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屬與跂同屬與蹻同爲服李頤曰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作五多姓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在兩旁反出爲倍在王念孫曰呂覽倍譎不同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

相應陸德明曰仵同也以巨子爲聖人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頃儒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胝脛無毛相進而已矣其視案上物篇中民之行進謂自勉強也與外同訓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其視案上下猶本末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俞樾曰眞天下之好即眞好天下所謂兼愛也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意其視案以堅苦儉之學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俞樾曰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方以智曰宋鈃尹文齊人也其視案九雜同義呂覽去宥篇別宥見呂覽注雜聚也洪水泛濫故聚之川以歸於海腓音肥無胝步葛反耜業史記注胝白肉也胝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屬與跂同屬與蹻同爲服李頤曰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作五多姓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在兩旁反出爲倍在王念孫曰呂覽倍譎不同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

相應陸德明曰仵同也以巨子爲聖人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頃儒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胝脛無毛相進而已矣其視案上物篇中民之行進謂自勉強也與外同訓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其視案上下猶本末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俞樾曰眞天下之好即眞好天下所謂兼愛也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意其視案以堅苦儉之學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俞樾曰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方以智曰宋鈃尹文齊人也其視案九雜同義呂覽去宥篇別宥見呂覽注雜聚也洪水泛濫故聚之川以歸於海腓音肥無胝步葛反耜業史記注胝白肉也胝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屬與跂同屬與蹻同爲服李頤曰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作五多姓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在兩旁反出爲倍在王念孫曰呂覽倍譎不同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

相應陸德明曰仵同也以巨子爲聖人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頃儒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胝脛無毛相進而已矣其視案上物篇中民之行進謂自勉強也與外同訓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其視案上下猶本末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俞樾曰眞天下之好即眞好天下所謂兼愛也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意其視案以堅苦儉之學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俞樾曰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方以智曰宋鈃尹文齊人也其視案九雜同義呂覽去宥篇別宥見呂覽注雜聚也洪水泛濫故聚之川以歸於海腓音肥無胝步葛反耜業史記注胝白肉也胝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屬與跂同屬與蹻同爲服李頤曰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作五多姓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莊在兩旁反出爲倍在王念孫曰呂覽倍譎不同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

反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王闓運曰置設也言其不撓人雖爲設食固辭不得乃爲此詞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郭象曰稱天下爲先生自稱弟子也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郭象曰圖傲揮斥高大之貌其祀案曰在活人故以救世之士稱之君子不爲苛察其祀案說苑尹文對齊宣王曰事寡不易從法省易因是其不爲苛察也以身假物郭象曰必自以其力也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其祀案已謂不必明之也尹文子大道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祀案荀子載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文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祀案荀子解蔽篇云大道之行也萬物各得其宜是之謂道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案以上論宋鈃尹文寡欲禁攻之學公而不黨一作當今從崔王閻運曰當黨古通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其祀案不兩與物宛轉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俞樾曰藝文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呂覽淮南俱作陳駢史記慎到趙人著十二論藝文志法家愼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郭象曰都用乃偏任其性乃至道則無遺者矣宣穎曰此所謂齊也其祀案呂覽齊生死等古今也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音泰於物以爲道理郭象曰泠汰猶聽放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姚範曰薄迫也鄰與隣同隣傷謂與物相刃相靡也泠汰於物以爲道理者也

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宣穎曰不言之教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窾然以智曰窾卽閫閫古文作閫閫傴唐人用洫然是也惡可而言王念孫曰而猶以也常反人不聚據釋文一作見今觀而不免於魰五管反斷郭象曰魰斷無圭角也其祀案常反人謂其笑賢非聖不聚觀謂其終身無窮魰斷卽軏斷謂其與物宛轉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其祀案以上論彭蒙田駢愼到之學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陸德明曰關尹關令尹喜也或云尹喜字公度

俞樾曰藝文志道家關尹子九篇注云名喜爲關吏呂覽關尹貴清注云關尹關正也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大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陳顯微曰能無我則形物自著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也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陳顯微曰不自異則與物和而不競得焉者失未嘗先人巧棄利也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

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蹤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王闓運曰費拂也無爲也而笑巧其昶案笑巧即老子之所謂絕巧棄利也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陽子居卽楊朱老子之徒莊子論諸子有老聃而無陽子居猶孟子闢楊墨不必言老子也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其昶案以上論老氏之學姚鼐曰陽子居卽楊朱老子之徒莊子論諸子有老聃而無陽子居猶孟子闢楊墨不必言老子也芴漠無

也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古回反瑋而連狒芳袁反無傷也陸德明曰瓌瑋奇特也李頤曰連狒宛轉貌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宣穎曰諔詭卽滑稽吳澄曰莊子內聖外王之學洞徹天人遍世沈滯而放言滑稽以玩世其爲人固不易知而其爲書亦未易知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顧炎武曰友古音以其於本也宏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宣穎曰上言其本宗下言其應用體用兼妙此勝老子處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顧炎武曰竭其例反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其昶案以上自論道術王夫之曰莊子之學初亦沿於老子而朝徹見獨以後寂寞變化皆通於一宗老子知雄守雌其意以空而兩行無礙故又自立一宗老子知雄守雌其意以空虛爲物所不能距因宅於虛以待陰陽人事之挾實而來者窮而自服是以機而制天人者若莊子之兩行則進不見有雄退不屈爲雌知止於其所不知而與天下同休乎天鈞其學蓋得之於渾天容成氏所言除日無歲無內無外者畢羅萬物而無不可逍遙則關尹之形物自著老聃之以深爲根以物爲紀皆其所不事故不敢天下險側之機申韓孫吳皆不得託蓋以不離於宗之天人自命謂內聖外王之道皆自此出於此殿諸家爲物論之歸墟而猶自以爲未盡望解人於後世遇其言外之旨焉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物之意陸德明曰分別歷說之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孫詒讓曰卑與比通荀子言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天與地卑孫詒讓曰卑與比通荀子言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

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其視案此惠施之說以下公孫龍等辯者之說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成元英曰楚人呼蝦蟆爲丁子也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輾地目不見指不至張湛有解又世說樂廣答人指不至之問及劉孝標注與莊子司馬彪之說各自立意至不絕繩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圜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其視案牛馬本二物也而以爲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卓案反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王夫之曰湯義仍謂字法與此略同今其書既亡其言無本之可循故多不可解其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成元英曰桓團公孫龍著守白論列子作解檜其視案漢志名家公孫龍子十四篇惠子一篇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其視案與讀爲舉徐無鬼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丁計反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呂惠卿曰存雄則不能守雌南方有倚人焉方以智曰倚卽奇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王闓運曰隩卽奧能自勝故弱於德勝人故強於物其塗陝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王闓運曰庸功也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其視案曰愈屬上讀與幾矣爲對文充一貴道皆惠子之說前闕其外駁此章近理者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駘陸德明曰駘者放也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其釈案以上論惠子之學姚鼐曰是篇乃莊子後序其意以爲道也一貫世之學者得其枏末耳若得其本原則粗末不能外也百家之學多矣刑名法術縱橫之徒得言而明若墨子宋鈃彭蒙之徒返還寬洽之誇之習稍近於道故述而論其是非若夫關尹老聃其道弘大眞人是已然猶未至極若莊生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不敖倪於萬物則獨所謂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爾至極之人是已故併及惠施以爲彼之舛駁無與於道術若莊子之充其辭而失其實不可以已與辯者懸殊欲世讀者毋偉其辭而得其旨也

讓王原弟二十八蘇軾曰盜跖漁父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其視寓此篇祿見列子呂覽淮南及韓詩外傳新序各書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子立

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子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

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

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

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亦反屠羊說曰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說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

對曰不願仕同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同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同之意仁閭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仁誦之人矣今於同而後見之是仁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

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仁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仁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

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鋪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

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面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楚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亦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面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

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

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面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面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臣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閒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臣之所言皆吾之

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女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人婦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

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
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
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
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
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
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
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
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

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
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
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
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
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
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
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
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强秉人之智謀以爲明
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
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
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
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
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
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
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
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
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
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

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
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
莞簡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
可謂亂矣侈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
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
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
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
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
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

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說劍原弟三十馬驌曰語近國策非莊生本書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尙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

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淸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

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
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
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
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
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原第三十一朱子曰蘇子由古史中論此數篇決非莊子書乃後人截斷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
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
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
音終而招子貢子貢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
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
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
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
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
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
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
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
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
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
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
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
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
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
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
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
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
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
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
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
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
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
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
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
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

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

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以加於天也飲酒以樂不選其具處喪以哀不擇其禮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

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

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逸篇 陸德明序錄云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眞故郭子玄云一世之才妄竄奇說祐閟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激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說篤眾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雅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王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閒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爲篋牘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又曰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萬希槐曰見文選注李善又引莊子佚篇也案今亦無此篇孫志祖曰史記老莊列傳畏累虛篇名也案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云莊子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南史何子朗嘗爲敗家賦擬莊周馬捶蓋馬捶亦逸篇也

閼奕之隸與殷冀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其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萬希槐曰見文選注司馬彪曰元天山名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爲魅祟也萬希槐曰見御覽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翁元圻曰見類聚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翁元圻曰見類聚而弃此其所以終身弗如萬希槐曰見御覽小巫見大巫拔茅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其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翁元圻曰漢禮樂志師古注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然也其說案困學紀聞此條有節文今據翁載青引魏都賦注補秋然以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穴通借老子塞其兌閉其門之意也萬希槐曰見文選注李善又引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鬬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閒而止也

絏所以有謳歌者爲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萬希槐曰見文選注李善又引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鬬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閒而止也

絏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曰斥薄也翁元圻曰案似箕鳥喜巢其中也翁元圻曰宋玉賦空穴來風潘岳詩注引莊子亦作空穴其說案閼穴通借老子塞其兌閉其門之意也萬希槐曰見文選注李善又引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鬬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閒而止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萬希槐曰見御覽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珍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萬希槐曰見御覽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翁元圻曰見御覽

善卷

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槐曰見御覽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嗷不義之水萬希槐曰原注觚竈額也其說案紀聞少末二句讀書作讀春秋今據翁引類聚補

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

莊子

謂惠子曰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司馬彪曰羊溝鬬雞處株魁帥也雞畏狸也其祠案紀閻無首六字今據翁引類聚補）

莊子曰今日自以爲見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翁元圻曰此條見何書當考）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上高城之堁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淩風而起故（萬希槐曰見文選注）　鵲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司馬彪曰堁處也最高危險之翁元圻曰見類聚）　金鐵蒙以大縲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爲踐土之（萬希槐曰見御覽）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竅跨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主之法明奸至不敢跪也（萬希槐曰見類聚）　面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原注喻聖見崔萬希槐曰見後漢書注）　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虎狼殺

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萬希槐曰見御覽）　青鷄愛子忘親（司馬彪曰鷄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萬希槐曰見御覽）　市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萬希槐曰見御覽）　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萬希槐曰見御覽）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

拔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翁元圻曰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原注輒繫者也一作撮萬希槐曰見御覽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食之萬希槐曰見御覽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戮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萬希槐曰見御覽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塿塿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萬希槐曰見後漢書注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原注鶉爲鵪鶉爲布穀布穀爲鴽鴽此物變也萬希槐曰見御覽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翁元圻曰見御覽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窺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萬希槐曰見御案以上王厚齋所輯三十九條載困學紀聞楚人賣矛及楯者見人來賣矛即謂之曰此矛無何不徹見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徹者買人曰還將爾矛刺爾楯若何孫志祖曰見穀梁傳疏魏二有挂雞於戶懸葦炭於其上樹桃其旁而鬼畏之十二乃有雞子五棗鍊形枚謂之鍊形又晨食五辛菜以爲狂也黃顉曰見御覽周周銜羽以渡河原注周周河上鳥也頭重尾輕足以銜他鳥羽飛過河如人之不可不求益於人物以補其所短也黃顉曰見御覽童子埋蜻蜓頭而化爲珠黃顉曰見御覽又太平廣記引司馬彪注云言童子埋蜻蜓之頭不食而舞日此當爲珠人笑之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玄黃顉曰見文選注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黃顉曰見文選注夫輕爵祿者人之所託材注材身也黃顉注皆視也黃顉曰見蕭該漢書音義多言而不皆中其視案以上黃輯七條載逸莊子陽燧見日則然火御覽陰陽交爭爲雷十三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不爭故爲有挂雞於戶懸葦炭於其上樹桃其旁而鬼畏之十二乃有雞子五棗鍊形枚謂之鍊形又晨食五辛菜以爲狂也黃顉曰見御覽周周銜羽以渡河原注周周河上鳥也頭重尾輕足以銜他鳥羽飛過河如人之不可不求益於人物以補其所短也黃顉曰見御覽童子埋蜻蜓頭而化爲珠黃顉曰見御覽又太平廣記引司馬彪注云言童子埋蜻蜓之頭不食而舞日此當爲珠人笑之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玄黃顉曰見文選注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黃顉曰見文選注夫輕爵祿者人之所託材注材身也黃顉注皆視也黃顉曰見蕭該漢書音義多言而不皆中其視案以上黃輯七條載逸莊子陽燧見日則然火御覽陰陽交爭爲雷十三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不爭故爲騰水上溢故爲霧十五

以助發五藏氣二十九　大勇不鬬大兵不寇四百三十七　夢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三百九十七　軌結於千里之外輪不迹於地七百七十五　一奏有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風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平公懼伏於室內七百六十七以上九條其殘據衛覽補　師曠爲晉平公作清角之士方病所學之無用矯之者必趨重於實業莊子之道尤虛玄於世殆無取然深識之士又往往謂今不蕩滌人心之穢濁徒變法無益若曾文正可謂知本矣其言曰以老莊爲體以禹墨爲用此善言學也世有篤信好學如陳君者必韙余言謂是編非特爲自來注莊者所未有卽救時之書亦莫切於此矣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門人李國松

吾師馬先生莊子故八卷成書於光緒甲午冬其稾本存金匱廉戶部泉處戶部友蕭山陳君光淞見而愛之辛丑秋爲鋟版浙中其後三年戶部始以陳君所刊本寄先生時國松方治莊子先生就刊本爲之講授時有所增損改正又掇錄諸書所載莊子佚文坿焉蓋是書至此乃愈臻完善矣國松校讀既卒業因命工重寫刻

莊子集解正誤

王先謙撰 正福保

樸學齋叢書

古今註莊子者甚多大抵偏於名理其釋名物訓詁者以近人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先謙莊子集解爲最著而集解尤簡當亦尤有名余以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間披讀集解得管見六十七條錄而存之以備遺忘並與喜讀莊子者相商兌也民國二十二月胡懷琛記

坳

逍遙遊篇云覆杯水於坳堂之上集解引支遁云謂堂有坳垤形也按坳垤卽凹凸之凹一爲形聲字一爲像形字

乘雲氣三句

逍遙遊篇云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王先謙云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論篇按齊物論篇無此三句

莊子集解補正

前者唱于

齊物論篇云前者唱唱集解引李頤云于喝聲之相和按于當作吁

狙公

齊物論篇云狙公賦芧鄭露赤雅狖人條附狙人云狀若猩狒又云饑食橡薯又云狖外曰狙憙卽莊生所稱狙公云按莊子所稱狙公當爲赤雅所言狙人是漢人養狙人供驅使者也

芧

齊物論篇云狙公賦芧按芧字三見於莊子齊物論篇作芧山水篇作杼栗衣裘葛食杼栗徐无鬼篇作芧栗先生居山林食芧栗集解於齊物論山木兩篇皆無註於徐无鬼引郭慶藩云芧卽櫟也一名栩一名栗其實謂之皁全實者皆曾辨此字均未知其詳以余所見櫟與杼相似而確爲二物二者皆似栗其與栗不同者四栗有刺殼包其實之全體櫟與杼亦有刺殼包其下半部其上半部露出一也栗之刺殼其刺細長尖銳可傷人櫟及杼刺殼之刺皆短而鈍不能傷人二也栗之每一刺殼內含有實一顆或二顆三顆不等而櫟及杼每一刺殼內祇有實一顆三也栗可生食亦可熟食櫟及杼雖亦可生食然味甚劣吾鄉多不生食四也櫟與杼亦有別櫟之實近於正圓而較大杼之實爲橢圓而較小此爲二物不同之處吾鄉山谷間多野生此二物其樹甚高秋末實熟自落鄉人拾取製腐食之製法與用豆子製豆腐相同未有生食者鈕琇在南陵曾親食之然觚賸亦未言櫟與杼有別蓋只食其腐而未見其實也余以親見較詳故悉言之以正郭說杼卽櫟之誤

園

莊子集解補正

齊物論篇云五者園而幾向方矣園集解引崔譔云音圜又引司馬彪云圜也按園卽圜字疑爲六朝人別字蓋其時寫莊子者隨筆寫入也

蜩且甘帶

齊物論篇云蜩且甘帶鄭露赤雅蜩蛆條云卽且亦名蜈蚣狀若水蝦小至一寸大至一丈其尾閃閃有光山中修蛇無故而死者被敝也蛇腐皆化卽且猶蜈蚣之咒子也儒書螣蛇遊霧而敝於卽且按莊子所謂帶卽螣蛇也帶亦作蝳毛詩所謂蝳蝀是也以形似而名

弔詭

齊物論篇云其名爲弔詭集解引釋文云弔音的至也詭異也按弔取也蓋上古人死不葬而棄諸野爲禽獸所食其子不忍執弓矢以驅禽獸鄰人助之稱爲弔其字從弓是弔有射取之義引申之凡取物皆稱爲弔如後世公文中所用弔卷二字是也莊子云弔詭謂舍常取異也

罔兩

齊物論篇云罔兩問景按罔兩今通作魍魎

葷

人間世篇云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爲齋乎集解引成玄英云葷辛菜也按葷本音薰今讀如昏謂蔬食爲素肉食爲葷然葷字從艸軍聲是謂蔬菜之氣味劇烈者爲葷非謂肉食也故成玄英亦曰辛菜也葷雖爲蔬類而釋氏亦戒食之故以不食爲齋惟以不食葷菜爲齋在佛教入中國前似無此俗故莊子此語極可疑

又成玄英謂葷辛菜也亦有誤佛書分葷辛爲二有葷而不辛者阿魏是也有辛而不葷者薑芥是也有葷而復辛者五辛也五辛者一葱二薤三韭四蒜五蕗

車轍

莊子集解補正 二

人間世篇云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按車轍當作車輪蓋螳臂當轍而不言車輪則無所謂不勝任也此莊生原文疎忽處韓詩外傳作螳螂舉足將搏其輪是也

剝

人間世篇云實熟則剝按剝撲擊也謂果熟則擊之使落也撲剝音同詩豳風八月剝棗是其證

胥餘

大宗師篇云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集解引司馬彪云胥餘箕子名按箕子名胥餘不知何據似因尸子箕子胥餘漆身爲厲披髮佯狂之語而誤尸子所言疑是兩人非一人也莊子原文以箕子胥餘與伯夷叔齊諸人並列使爲一人則言箕子何必又言胥餘故疑爲二人非一人也

倚

大宗師篇云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按眞人爲謂猗成玄英云相和聲窮謂猗可聲卽今歌詞中之啊字

于于

應帝王篇云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集解引司馬彪云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按于于爲迂迂之借字迂迂謂迂緩也

以物易性以身爲殉

駢拇篇云自三代以下者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聲名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按此數語絕似楊朱語

臧穀

駢拇篇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集解引張揖云增婢之子謂之臧又引崔譔說穀孺子也按疑臧穀皆奴之名蓄奴者多以此二字名奴故遂變爲奴之通稱張崔祇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臧善也穀亦善也古人以臧穀名奴亦猶後世以來富來喜吉慶來順名奴婢耳

情

駢拇篇云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集解引成玄英註有保兮任眞不蕩於外之語按情卽眞也同一字也儒書作誠墨書作情道書作眞（眞見道藏本作情又作誠）莊子有作眞者亦有作情者此句任情二字成玄英註知是任眞之意而不知情卽眞也

闕

馬蹄篇云鳥雀之巢可攀援而闚按闚今通作窺闚窺一字也疑北人穴居故作窺南人巢居故作闚又在宥篇无闚其情秋水篇是直用管闚天外物

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披髮闚阿門皆作闚又淮南子亦多作闚老子不窺
牖韓非子喻老作闚畢沅考異引方言凡相竊視南楚謂之闚老子楚人用
楚語以爲韓非作闚爲是今按畢沅以爲楚語是矣然未識南之闚即北之
窺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

羅落

胠篋篇云鉤格羅落罝罘之知多集解引郭嵩燾云羅落皆所以遮要禽獸
按落同絡秋水篇落馬頭穿牛鼻王先謙云落同絡竊以爲羅落之落亦然

斮

在宥篇云於是乎斮鋸制焉釋文云斮音斤本亦作斤按斮字不見於說文
疑六朝人別字其時寫莊子者隨意寫入也然從金作斮意義明顯

嵁

在宥篇云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集解引俞樾云嵁當爲湛湛深也山
以大言嚴以深言按俞說非也同此一字也言水作湛言巖作嵁以爲深是
也以爲當作湛非也柳宗元至小邱西小潭城記有此字

鴻蒙

在宥篇云而適遭鴻蒙集解引司馬彪云自然元氣也按鴻蒙即應帝王篇
之渾沌鴻蒙渾沌一聲之轉蒙通作濛亦可作茫

乃今也得

在宥篇云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按乃今也得本應作
乃今得之以用韻故變其句法

車轍

天地篇云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集解引釋文云轍音轍
按此句有語病說見人間世篇車轍補註

沈

天地篇云沈乎淳備哉按沈今通作茫

諄芒

天地篇云諄芒將東之大壑按諄芒猶以爲亦可作渾茫又淮南子亦多作闚老子不窺
徨乎塵垢之外逸跅篇目芒然無見說劍篇文王芒然自失芒然即茫然

折楊皇荂

天地篇云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嘻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
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成玄英云折楊皇荂蓋古之俗中小曲按荂同華
皇華爲小雅篇名君遣使臣歌以送之者也後世以爲稱頌使臣之詞余竊
疑皇華爲當時俗中歌曲租錢使臣歌以侑酒也小雅之皇華殆即莊子之
皇荂而莊子所云折楊亦送別之曲晉南北朝所謂折楊柳之所本也

大道之序

天道篇云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
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此語大意與孟子相同而多宗廟尚親
一句

其寢不夢

刻意篇其寢不夢四句王先謙云此語亦見天道篇按天道篇無此四句大
宗師篇有其寢不夢其覺無憂二句

干越

刻意篇云夫干越之劍者集解引司馬彪云干吳也余按干古國名後雖併
入於吳然不得云干即吳也

沈

秋水篇沈焉異之余按沈今通作茫

鯈

秋水篇云鯈魚出游從容集解引李頤云鯈音由小白魚也又引盧文弨云

儵當作儵以爲字之誤按其說皆非也儵字見於應帝王篇南海之帝爲儵
北海之帝爲忽梁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爲名余竊以爲其字今通作倏倏即
儵之省也儵魚出游從容謂忽然有魚出游其游從容也如謂儵當作儵儵
魚名則莊子但言儵可矣儵下不必再有魚字

芴乎芒乎

至樂篇云芴乎芒乎按芴即今忽字芒即今茫字

柳生其左肘

至樂篇云俄而柳生其左肘王先謙云瘤作柳聲轉借字按此說非也蓋柳
樹生左肘固不能有此事實然不妨有此理想玄奘西域記曲女城有一隱
士默坐河畔鳥啣果實落其肩上後其果發芽成樹而隱士不少動莊子此
種思想是否出於印度頗有疑問然而可作一例觀也則原文正謂柳樹如
王氏說柳爲瘤之借字意極淺陋莊子必不肯作此言

覆却萬方陳乎前

達生篇云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
其舍王先謙云黃帝篇萬下有物字是也覆却萬物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
其舍句又引俞樾云方並也方之本義爲兩舟相並故有並義方陳乎前謂
萬物並陳乎前也按王俞之說皆非也方兩舟相並也即山木篇所謂方舟
亦即今之舫字却字涉上文而衍覆萬方陳乎前猶云覆萬舟陳乎前也萬
下不必有物字列子書爲後人誤加也

注

達生篇云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殆集解引成玄英云用瓦
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按成玄英釋注字是也今日賭
博者猶有下注孤注一擲等語即此注字也惟成所謂瓦器則非是瓦器未
必甚賤莊子所謂瓦乃破碎之瓦也只用之計數無值可言今之鄉村小兒

賭博猶尚如此

集解引李頤云注擊也此說非是不可從又列子黃帝篇注作樞張湛註樞
採也更非

簿

達生篇云高門懸簿集解引宣穎云縣籩簿以蔽門按簿今通作箔

齊

達生篇云與齊俱入與汩俱出集解引司馬彪云齊回水如磨齊也又引郭
慶藩云齊物之中央又引王念孫云人膞居腹之中故謂之膞膞者齊也又
引宣穎云水旋入處似膞按諸說皆甚穿鑿齊當作濟與下文汩字一例形
容水狐不必多所附會

方舟

山木篇云方舟而濟於河按方舟即毛詩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之方史記作
舫云一舫載五十人今通作舫

萃乎芒乎

山木篇云萃乎芒乎王先謙云萃聚也芒不辨也按萃疑當作芴一聲之轉
至樂篇云芴乎芒乎是其證若作萃訓爲聚文義不倫

翔佯

山木篇云徐行翔佯而歸按翔佯今通作徜徉

受揖而立

田子方篇云宋元君將圖畫衆史皆至（至字斷句）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集解引司馬彪註於第一受
字下註云受命也按此誤讀也受揖而立與受揖不立揖皆宋元君受揖皆
謂史立謂衆史不立謂後至之史文義甚明如司馬彪讀謂受爲受宋元君
之命則揖乃謂衆史揖宋元君也其如與下文不應何

欲終而釋之

田子方篇云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按終而釋之文不成義疑衍而字

萬寶

庚桑楚篇云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集解引俞樾云得字疑涉下文而衍按俞說是也惟萬寶疑萬實之誤

制

庚桑楚篇云夫尋常之溝壑巨魚無所旋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蘖狐爲之祥集解引成玄英云鯢小魚引釋文云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又謂制折古通用字又引崔譔云祥善也盤狐以小丘爲善也按崔說是也而釋文則非竊謂制爲利之誤與下文蘖狐爲之祥文同一例爲應作謂爲謂古多通用

又按蘖今通作蘖

介

庚桑楚云介而離山集解引俞樾云方言獸無偶曰介按不獨獸無偶曰介人無偶亦曰介書秦誓云若有一介臣中庸引作若有一个臣是介與个同今人尚有一介書生一介之使等俗語

女商

徐无鬼篇云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集解引成玄英云女姓商名按女音汝後世有姓汝者

直者中繩四句

徐无鬼篇云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集解引成玄英云直謂馬前齒曲謂馬項方謂馬頭圓謂馬眼按此說甚穿鑿曲直方圓但混言馬之身材合度而已非必一一有所指也如謂有所指則馬頭何嘗是方而直亦可謂馬尾不必限於馬前齒也又按宋馬永卿嬾眞子已斥其非

似人者

徐无鬼篇云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其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似人者王先謙註云似鄉里人也按上文既言嘗見於國中者則此嘗云似國人也不嘗云似鄉里人也

九方歅

徐无鬼篇云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按九方姓也歅名也列子有九方皐善相馬今九方歅善相人是九方氏皆以相爲業九與鬼音相近通用九方疑卽殷時之鬼方九方以地爲姓也通志則以歅皐爲一人待攷

獨

則陽篇云冬則擉鼈於江集解引司馬彪云擉刺也按擉卽今戳字

无內无外

則陽篇云除日无歲无內无外按歲爲日之積除日卽無歲內爲外之對除內卽無外應云除內無外方與上句一律

木與木相摩二句

外物篇云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集解引俞樾云兩木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作金與火此亦當作木與火按兩木相摩亦能生熱俞說非也又此語亦見墨子

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

外物篇云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按然則也見經傳釋詞同篇靜然可以補病宣穎註云靜則神氣來復故可以補病是然與則相同

外物篇云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釋文蹄兔罝也係其脚故曰蹄按釋文意是也然語不明瞭蓋蹄本作係係蹄捉獸具也戰國策云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至今吾鄉有俗語曰捉脚絆以此物布於郊野獸足誤入結中圖逃愈動則其結愈緊故稱係蹄莊子省去一係字只稱蹄意義不明釋文又未言其詳遂令人不可解

又按顧炎武云蹄罝古字通兔罝也見日知錄卷十八條係蹄也繫足逸編自注然余謂必先有係蹄之稱而後有罝字若於製字之例言之又必先有蹄字而後有罝字也

又按余初謂蹄是指獵犬犬追兔在善走故曰蹄此說似可通然由今視之爲肛說矣前記於此正吾前言之非

又按段公路北戶錄會言荃蹄荃蹄爲一種用具與莊子所云無涉附記於此以免誤會

莊子集解補正 十一

天倪

寓言篇云和以天倪集解引成玄英云和合也天倪自然之分也按天倪莊子自有註解其下文曰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若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天倪也謂天均爲天倪則天倪即天均矣

料

盜跖篇云疾走料虎頭集解引釋文云料音聊又引成玄英云料觸也按料卽今撩字

使臣上說大王

說劍篇云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則趙國何求而不得也按此是一正一反初言上說大王而逆王意再言上說大王之下應有而如王意四字今省去

曼胡之纓

說劍篇云曼胡之纓集解引司馬彪云謂纓緌無文理也按司馬註空泛無據竊以爲曼卽今鞔字胡卽今鞾字謂其纓如鞔如鞾也

戲

說劍篇云設戲請夫子按戲比賽武術之會也其字從戈謂執戈從虎虎聲也從豆豆爲祭器大抵於比賽之前先設盟誓雖死不悔豆謂設祭器而盟也後世一切游藝統稱爲戲談字學者不知何所取義今觀此可得一解

敦劍

說劍篇云今日請使士敦劍集解引郭嵩燾云敦治也按此說不確竊以爲敦鬥也擊相近通借

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漁夫篇云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按第二愈字有語病蓋影不離身無關乎走愈疾或走不疾也應作走雖

莊子集解補正 十二

疾而影不離身

敦杖

列禦寇篇云敦杖蹙之乎頤集解引司馬彪云敦豎也又引成玄英云以杖柱頤其言說按敦停也語詳列子張湛注補正

秋

列禦寇篇云既爲秋柏之實矣王先謙謂家上所種之秋柏已結實矣按秋當作揪

其書五車

天下篇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按其書五車可有二說一所謂五車是指惠子所藏書也二所謂五車是指惠子所著書也其書存於天下篇者僅有卵有毛雞三足等寥寥若干語餘均散佚五車之書散者多矣三所謂五車亦

指惠施所著書今存於天下篇者乃其綱領則惠子書雖不傳而全體大綱猶得保存此三說各言之成理應並存而不論

卵有毛雞三足二十一事

天下篇云卵有毛雞三足云云按余別有惠施辨新解語詳彼帙中茲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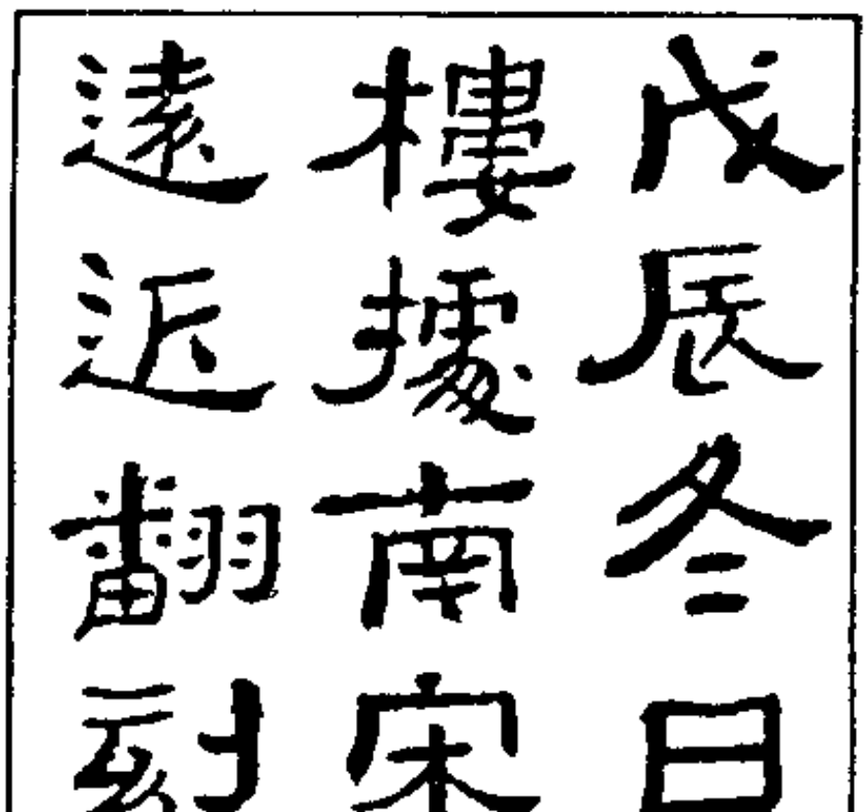
跋

予見解莊子者不下百十家惟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先謙莊子集解詳於名物訓詁然漏略猶多也寄塵補正六十七條雖未能盡要亦可爲讀莊者之一助余謂莊子之所以難讀者在於荒唐之言兀端崖之辭自來註者雖多未能將全篇總意說明並未能將各段分意說明遂使讀者惝恍迷離終莫得其意之所在如齊物論一篇忘彼我泯是非而齊之者也彼我屬於物是非屬於論自文心雕龍云莊子齊物以論名篇讀莊者多本是說祇知齊物不知齊論遂多模糊影響之談竊嘗尋其段落知物論並列確不可易全篇當分爲九段自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至怒者誰耶爲第一段物論並舉也自大知閑閑至吾獨且奈何哉爲第二段物不齊也自大言非吹也至故曰莫若以明爲第三段論不齊也自以指喻指之非指至此之謂以明爲第四段齊物也自今且有言於此至此之謂葆光爲第五段齊論也自故昔者堯問於舜曰至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爲第六段齊物之證也自齧缺問於王倪曰至而況利害之端乎爲第七段齊論之證也自瞿鵲子問於長梧子曰至故寓諸无竟爲第八段前爲齊物之證後爲齊論之證也自此之謂物化爲第九段忘景忘形忘人忘我不知有齊焉知物論齊物論之極致也如此說解譬諸鳥瞰全形在目總有模糊無關大要前已成莊子內篇章義淺說七篇繼又成外篇六篇而猝犯腦溢血半身不遂不可復命筆矣使全書得成寄塵之補正努力不已誠可爲後來讀莊者省若干氣力寄塵成就止此余可否能繼續努力殊不可必排印寄塵莊子集解補正不覺歎慨不能自已也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樸安記

莊子集解補正終

宋真本洞靈經

續古逸叢書之三十三


戊辰冬日
上海涌亦
樓擾南宋
斲本景印
遠近翻刻
必究

元倉子

全道篇第一

用道篇第二

全道篇第一 夫心冥虛極德洞玄微功並四時 羽山尚書禹貢在徐州舜典云殛鯀于羽山蓋在東海也 羽山南生自化

元倉子居羽山之顛三年 倉子後屬魯國顛山之南面也莊子引此章云北居嶕墨之山即此山是也 俗無疵癘而仍穀 嶕墨云北居嶕墨之山即此山是也 俗無疵癘相謂曰元倉子 嶕墨云北居嶕墨之山即此山是也 其俗竊相謂曰元倉子 驚異其之貌 執聖賢所在天祐之福故俗無 執聖賢所在天祐之福故俗無疵癘而五穀豐稔頻熟曰仍 其之始來吾鮮然異之 鮮然驚異之貌 虛懷寂泊不存近情 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邪 驗其利益故疑之為聖人 盍相與尸而祝之祭 社古文社字 而稷之乎 盍何不也既蒙厚利欲立為君何不建置宗廟并及社稷尸祭南面事之乎 元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從厭黑一本 嗳從而改之 厭黑嗳元倉之也 衆心故從而諮啓 元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 至人眞心絕慮有類於尸所事肅然獨居環堵 今以眾生依慕共往歸依察其所歸非由知者也 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 一本作約之人邪 竊竊私議之謂也我本栖隱全道任眞今乃俎豆相尊反成人之標的 聘之言 老聃言我死為而民自化我死事而民自足我好靜而民自正今乃反此故不釋其言 厭黑嗳曰不者 不者猶不然 夫尋常之汙巨魚死所還其體而鯢鮪鵕 音為 之制步 仞之丘巨獸死所隱其軀

而孽狐鵕之祥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仞池也還迴也鯢小魚而有脚制猶專擅也六尺曰步七尺曰仞 伊孽妖也祥善也言小水而不能容巨魚小丘不能藏大獸喻元倉子道德既高必須厚祿也 旦 旦音 也尊賢 夏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況羽俗乎 先生其聽矣元倉子曰譆 譆歎聲也志故發譆曰 遠致故呼之曰來 夫二子者知乎 二子堯舜也知之乎言豈知之 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眇而已 函盈也介孤也眇遠也 吾語若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間其身 終音存乎千代之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 若汝也夫事有先成後敗始吉終凶胡可必邪故堯舜禪讓而光一時之美逆流後代成慕弒之禍故莊子云堯舜讓而帝之嚮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斯其効欤夫唯不立善名者則事迹冥絕凭所企慕耳 言未終南子榮之 榮之樗莊子所謂南榮趎也既聞高義將欲以告示以前事此言 樗色蹙然膝席曰樗牂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 蹙然變色斂膝於席願垂告示以前事此言 以支斯言 蹙然變色斂膝於席願垂告示以前事此言 元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牂或可以及此言 營營運動不息也緒終也全形抱生不運思慮虛心冥寂道自居之若此終年可及此言也 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 聃老子字 元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 謝猶遣也不釋羽俗潛遁而遊如龍變化与時升降 水之性壽物者扣清土者扣 胡骨反 之故不得清人之性

之故不得壽相亂也人性壽考為外物所亂使不然天季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衣食養性不可一日而死而惑者乃損性以求物物物愈積而性愈傷殊不知性重而物輕蓋倒置之流也是故聖人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又音招无不中鵰的也章章猶擾擾者以黑為汙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汙吾又安知白安知識者不以為赬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通不謀而當精照无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墜音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憫此之謂全道之人精明照外无外志氣全之人神全之人智慮充溢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

倉子至賓于亞寢亞寢公之次職曾[1]單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聽聆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知是一本作就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死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迩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鴈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藏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心形泯合神氣冥符洞然至忘与符同斡然陵心弥靜而智弥遠神愈默而昭朗[2]

天不可信堕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与猶以也祖猶主也夏桀殷紂既絕命稟在上天窮凶肆虐不脩其道故天奪其国以授於湯武今夫墮農音農之人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堕竊其稼而荒毀之墮農之人信地生穀不勤耕耘粮粮芳荒無故不能獲菓蓏齊右信人之性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鴈義而有其國右君也齊簡公也信人性不明酬讓為陳恒所弑人而取其国鴈義貪殘也凡人不脩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豐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自

師心不尊聖教營欲熾盛百秩斯集此乃心為身害朋徒也豐動也戕害也故曰惟道坦蕩恬怡人所樂著人能虛心歸道則身命保全也[3]

天堕非道不能悠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不能調和理賢音才賢人道以安人辯析事物使人去惡就善舍弘冲寂死所以鎮浮競也夫理人之道皆用道以理物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爭萬音萬物歸功无有潛功密寂百姓謂我自然神馳業茂靈慶悠長融通也神理通達德業榮茂積善所鍾慶流後裔[4]

知而辯之謂之識知而不辯謂之道識以俯拾仰取銳雞鶩音晨而作負日任勞流汗漉堕疲夫之道也雞晨謂雞鳴之旦也夜分中夜也負日謂日所曝也僅少也[5]

心雖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豎之道也嚥氣谷神嚥氣胎息專倫揆忘寢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專猶專精揆度效功於所司之位是人臣之道也[6]

宰思損慮超遥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嚥氣五牙之類也谷養也宰割也日精吸日精也鍊仙鍊質而升仙也[7]

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才良以安爺姓人主之道也倩私也近習謂近臣也[8]

若由是類之各順防音序其志度不踰窶音塞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曹農夫賈賢各保其業明君賢臣各脩其道則天下順序而業履安定矣[9]

導筋骨則形全三全是謂清全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无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

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麴音曲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也故智者難之靖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使然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情通死求則相愛爭能尚勝則相嫉勢使然也多才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不為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新雕元倉子卷第一

亢倉子　何粲注

政道篇第三　順天行令不擇親疎　異域同歸望風而臻

人死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辰音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音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死法以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者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則物殫盡則爭家（音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由吏之有臯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

亢倉子居畏壤（是地）靈亞王使祭公致簉皐與紉璐（靈亞王周靈亞王也祭公周之卿士也紉所以簉也璐美玉也靈亞王慕亢倉子之德使祭公致玉皐之禮以聘之簉盛皐之貢士者也）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皐不時藉為人若何以攘之（靈亞王云我淺末小子不有其德忝居寶位致水旱失時人遭飢苦故請問攘辟之方）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主刑水又潛流私匿之類也若刑徼不直人事多私則有大水之災旱陽過也陽主德陽為君不脩其德人事盈多則有大旱之災楚人事盈類旱陽象陽主德陽為顯盛驕盈之類若楚以為凡遭水干天子宜正刑脩德百官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楚亢倉子名也後皆放此）鄭有胡之封（胡國名封珪大珪也戎弓弓名也）異時失同於珪戎弓（胡國名封珪大珪也戎弓弓名也異時猶他時也諸侯勞覲曰朝楚大諸侯共朝於楚為會同之期而後鄭後期會二迫之將求二物本胡國所有後為鄭所得）荊（荊楚也蓋楚之舊號也）曰君其少安（勿懷憂懼）今是楚亦有寶飾楚之寶以貴罪於君楚所不信義（信義為寶）飾大國取我誠信光飾而行雖罪可延賒終致後戮陷君於罪虧我信義故我不能為君必殉夫眞（以他珪往）今荊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敓（音奪）與國荊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嘗（一本作驚）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其為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淺鮮小貌也倫比儕等倫也姑且也）鄭之失期實為小過荊恃強大欲肆威刑奪也負恃也逞快也迫珪弓侵奪與国死德貪取必失諸侯矣珪戎弓往未至郢（郢荊所都）荊人聞之（子聞亢倉子之謀）於是以胡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令諸

侯實生心焉遽返其賂而益善焉暴慠露也遽急也賂即鄭之珪弓也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乃具展其欲百吏庶長具展其欲音長百吏庶長衆士之長展申也百吏庶長具展其欲放謂放縱也百吏百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衆賢共理莫善於靖人靖人者人主通達政教則士歸之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文章浮華矯而不實今以文章考覈靖人之才百中或四五士農工商失其序士農工商失其次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攜持保抱逋逃隱蔽漂泳逋音浦漂音飄泳音詠逋逃隱蔽漂泳猶流移也招采以祈性命招拾也采取也祈拾取也野果水養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若羣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

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斂不中窮者曰窮刑罰且貳貴者曰貴科禁不行國則以傾也中乎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動也士有才行比於一鄉一鄉則委一鄉之長以任之才行比於一鄉委之縣縣才行比於一縣縣則委一縣之長以任之才行比於一縣委之國國政而後迺能死伏也人有罪惡者則捷之在鄉不改則送縣而不改是爲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迺能死復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肖懷死有千背憍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賢才獲用暴惡遷善則天下之人安靖也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人主通達政教則士歸之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文章浮華矯而不實今以文章考覈靖人之才百中或四五士農工商失其序士農工商失其次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攜持保抱逋逃隱蔽漂泳逋音浦漂音飄泳音詠逋逃隱蔽漂泳猶流移也招采以祈性命招拾也采取也祈拾取也野果水養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若羣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外蛮有賢才而不能以裁擇天下王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前躓巧綺繢正雅絕素音素實益藏矣味世文章尚於綺麗則雅素之士不來矣取士浮淺游飾益來而謇諤實益晦矣謇諤忠諍之才伏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脩明實益隱矣內充明識故任擇不得其人若然者賢愈僻政愈僻今愈勤人愈亂矣用非賢爲賢乃益所以亂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於呼守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

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物失宜明主之所深恤況刑戮之大乎夫察獄問囚務得其實或有隱匿則設感以導之開導之以實情感苦切之以刑戮雖權變多端而終无枉濫也故使天下之人生无所於德死无所於怨理自當生故生无報德理自當死故死无怨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代羣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有違領作順凌迹安得動哉平王返正既宅天邑務求才良等聞一善簡音諫喜豫連日平王承幽厲之後天下板蕩无復紀非務求賢哲得閱日善累日獻悅宅言也天邑即洛邑也等猶得也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侍僕左右小臣也見王悅喜承意阿諛王曰余一人

于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閒善以自閉塞哉頗者仄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无能斷明徒唯嬖孌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為多不時匡過就茲固黨仄媚邪媚也權任大臣相依也雅媚小臣稱揚權任階緣左右共相蒙蔽謂我闇弱不能明察若不退絕黨固滋深近習三人市謂殺之而賜尸於市也古者刑人於市与衆共弃之貶庶司尹天五人庶司尹長謂權任大臣也曰無令臣君者附下罔上持祿阿意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逭逃避也若流相炎煩多也流遞相企慕如火之上炎憲令禳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奸宄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恥樸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窒衆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於冒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窒窒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荊君能圍問水旱理亂之故圍名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无能為害堯湯是也堯時九年洪水湯時七年大旱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秩官周書篇也若人事壞亂縱无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桀紂之君暴虐奢侈非獨水旱也荊以滅亡非荊之罪也荊遵循退行也荊

君儲重亢倉子故補曰天不穀王公之卑稱也言元倉子不棄於我故得及聞此言也乃以弘璧半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弘璧大璧也十朋十雙也亞尹小尹曰庶吾国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瘳差也違法也至理之代山无偽隱市无邪利朝无佞禄国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国產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法令滋彰盜賊多矣政省一則人醇樸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黄則身黄食蒼則身蒼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斂无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奪之幹鏃以精金熬為隼為之羽以之梏筆則其與搞樸也无擇

勾奪東奪也幹箭莖幹箭也鏃鳥隼鵰鶚之類也梏筆打擊也尔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箭焉會稽之箭以精金為鏃以隼領為羽用之打擊則同於搞樸无擇由无異

加之駭弩之士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排蕩寇敵爭衝決勝衝觀武決勝及夫湯寇爭突如此勾奪之幹於強弩之則前无立敵矣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刲穫則其與劂刃也无擇蜚景神劒也劂鐮也神劒雖利以之攫禾則同於鐮刃也

及夫凶邪流毒沸謂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内不留行矣凶邪流毒謂瘟疫之氣也此神劒能辟刼故威光所行則千里之内未嘗留止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橋樸斲刃施用當用耳舉當各因時而貴也斲音斫昔昔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舉物茂暢羣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來天下蒸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敢方浪靜者鮮蒸者出言真於忠言巧僞亂真不能辨也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横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眚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惡者得計平人生心於蒸平人生心亦為不善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為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良閭遠牽率異推時序交干蒙赦宥遇賊害者訖死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死道不善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死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姧害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代有賢主秀士皆察此論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益怒

洞靈眞經卷第二

元倉子　何粲注

君道篇第四

貴道篇第五

賢道篇第六

君道篇第四 清靜宏遠爲以身帥先下

始生之者天陸養成之者也萬物之始生者由乎天地助天地而養之者由乎人能動擾之者是謂天子昔舜有聖德三徙成都者是也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天不自理故聖人代天理物者也聖人不能

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攖之謂之天子攖擾也人能動天養物而物動欲勤謂勞心以養物欲謂私身以奉己也有爲人主之位死爲人主之欲天下各得肆其心位謂居位而理事心謂求安以自適肆者申也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不愛之而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聖人以天下爲安危者欲天下之安則人主不得縱其愛憎當抑制其私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天下以人衆爲富憂國家者不可不任賢以輔己也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怪石似玉鍮石似金猶蠢人外正內邪亦難辨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之本矣後代惑主務在多官官多則政煩政煩則害物草木之成育蠢也所謂國蠹者主德不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貞正士爲其主不得縱其愛憎所謂私情故主德不宣人欲不上達也

敢直言而決讒塞也剋己復禮賢良自至剋損也復返也人君能以謙損退禮則賢良歸己君耕后隧古慧字耒生自化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身率人則天下化由是言之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耒生正可化不可

功曰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夫賢良之理世也不顯其名不彰其用不稱其能潛功密濟理自玄暢名迹不生人死企尚故聖王貴之也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若人主貴聞目下之功則姦人運其財貨隨逐便利以市聲譽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勢云而爭進矣恢誕形容奇異伎藝云奔企爭進貌愈亂天下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飾辭矣利口便辨虛而不實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爭名尚能辭之則政理之道衰人主皆知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鏡知形之好醜士知心之善惡正形之功細正心之功大今人主乃貴其細失其大豈不惑哉於呼人主清心省支事人日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方寸之地取譬心所居也動謂含氣之類植謂草木之類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聞見之功則飾偽者衆爭進者多以心慮取人者官小而主不能辨故官多而政亂矣政清用心慮神識而得人者其官甚寡其政甚理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嗚呼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皆數欵上聲下奪以買譽以心慮取人皆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數欵以買譽則刑之而不塞音畏

目道篇第五 盡忠竭力謀効所同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醜惡也怡悅也厲嚴厲也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默退不愕議得其中先達乎理故天不惑其利人不亂其度庶鬼神開贊國之興也朝廷祿位務盡其忠各竭其能力行公正死有阿私故天時不惑地利不乏人事和萬物化育國之興也朝廷祿位務盡其忠各竭其能力行公正死有阿私故天時不惑地利不乏人事勵遠方柔服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美未動止詳潤亡國之目外雖和順內實相猜各挾其私鬬相旗害雖

君不見察亦不欲犯顏而諫也古之清勤為國脩政今之清勤為身脩名夫為國脩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為身脩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為主抵物得其所心以事為主抵物失其所公心也以事為主抵物觸也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贍其祿贍賙給也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主不患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猶用事也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所為上等之人謂賢良也公平正直无所阿私使之在職信能自盡變有時必歸於正也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中等之人謂藝云能之染故人君賞罰制之

賢道篇第六 刻己寖礼賢良自至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斷正而不伾親之則彌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徵神課識或以為信也信而不見信為有實為信而不為人所信也見信乃自以為信也貧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議出則龍默職司勤辨居室儉閑諷謂刻君之過與言謂稱君之美龍默靜慎也辨理也閑謂防閑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終藏識於自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自而不怨智者不疑支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疎言遜而理不可拔謂遏志行雖危和言雖遜而理確然凡謂賢人不自稱賢自伐者無功一本效在官天功在事事驗其官政察其用事即賢不肖可辨也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音能小人輸其力齊有捄子者捄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振濟也猶立謂德行孤標不可傾拔夫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信義而遊者又之矣所如寡合或為乘時夸毗者所蚩給諂也如往也寡合少諧偶也夸毗謂

孙悌也蚩笑也給媚也

於是負杖步足問乎元倉子曰吾聞圣音至人虛懷與道合躰故忘情也黎人忘情至人有情黎衆人智力愚昧不能用情也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智謂辈輩也中人存情情以信義為尊吾乃今不知為工工猶能也躬行信義以為信也世有受人之不信將往寡合不知其所為能受不信為信世有實為信而不見信為有實為信而不為人所信也見信乃自以為信也為勤慕義為義人有本非義而以慕義為義為義乃為人所稱義也義有實為義而不待人稱義亦常自為義也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尼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元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諧超然歌衽衣襟也諧歎聲也超然高舉之貌曰時之陽喻君有道則信義昌盛時之默兮信義伏時之默喻君暗昧則信義伏藏陽與默

曷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汨亂也羌發聲也讀云也夫時有理亂故用有行藏陽則与時俱昌陰則与時俱伏隨流任運寧有私邪今乃問我故我不知其云也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為義信義者正性之用也真者正性之本也道喪之時有可乃為也時有否泰有時而用莫可用者也用有行藏也莫得長為有可用也至元眷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而擇之不慎无材若天子靜大旦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聽清耳而聽坦心而無讒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

鬼神不能靈天下醇和故鬼神不能見靈怪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旦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才至若天子苛察大旦躁急之求士也則囫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旦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仄媚怪術之才至若天子自賢大旦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旦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无材若天子靜大旦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聽清耳而聽坦心而無讒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鑱无為人不知其力至德潛化者人莫能知之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人頼其功故推德於己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一賢雖少統領衆材尚有餘衆材雖多比度一賢猶不及能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言求賢不可不察其邪正矣凡昧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參不一昧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言賢人難得也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察其度不采其與言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不待流言毀謗而知其惡情也

元倉子　訓道篇第七　至德之用萬教之主神明其贊可以化民

何粲注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　疑其相去遠也　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　本始謂之道施於人理謂之孝道能通生萬物不知其所由然故曰妙用孝者善事父母盡敬盡順通乎神明故曰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不性壽性者剛柔之質壽者一期之盡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成萬類形影寄求主宰莫見其眹故字之曰道道者靈通之謂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舜穿井爲匿孔旁出舜既入深瞽瞽震動舜心神明故曰至德舜使舜修廩梁瞽瞽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匿孔出去是其事也于時天以美之猶然今其免害及出之後事父彌謹舜既知其聖歷試諸難後乃禪其位焉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　音侍　曰茲曰安否如何　寺人奄官主在左右侍君也　曰安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　謂侍者進食於君　太子必耶寒暖之節食下必知善羞所進然後退　知所食之多少　寺人言疾太子書夜不寢冠而齋　齋者虛心專志以祈神明使救護耳　膳宰之饌必敬耶之　膳宰莫見其眹故太子嚴肅衣冠而齋　湯液之貢必親嘗之　饌飲食也貢進也　嘗饌善謂饌君嘗也　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善太子亦能食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善太子亦能食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善太子亦能食嘗饌善

父母之所致也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閔子騫曰
善事父母之道幸既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
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禮樂所以脩外檢其心和其容禮樂
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為人臣者殺其身有
益於君則弗為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
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為之師傅欲知其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
父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使
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三王謂夏殷周三代之王也閔子
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无間於父母兄弟
之言上事父母下順兄弟盡善交遊稱其信鄉黨
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
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
莊一本作莊侯他莊侯燕諡也他名也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劒
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言玉佩之光交相照也太
子讀書不眄莊侯他問曰齊國之寶也太子
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莊侯他
應聲解劒而去聞義而服也此章言君子尚忠不尚華飾烏乎人有
偏蔽暴身莫自知已矣賢者見之寬恕而不
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戚懈嫉而貳言人有
偏蔽惡乎不自知哉惡乎猶於何也是故君子檢身常
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產音克有
以正之者君子恥之言為人臣不能將欲有言識
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君不納忠諫則罕言以避患也當責
衆人之惡者眄己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
眄己正乎哉此之謂返明先審自之善正然之邪惡翟
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而之
言翟西鼂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
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伺將行
仇既而不見惡耑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
之丁誠无恙舉此類也覘眄也恙憂也舉皆也冒淹季孝
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
其咎口謀將殺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
未甚信既而翟西見殺此章戒人輕言致害鉏麑見殺之以至見殺之事
謂多言之人為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
謂輕佻之人為不定亦有體閑而心躁者佻輕也躁
謂叢雜之人為猥細亦有外勢絜而內濁
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孰能究
詳殫盡也有不可以應妄也者內靜而外動其

動而難靜謂外見利貪而逐之愈勞而難靜時有不可求
妄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謂內興情欲緣境思
求心有待得而後樂不知心搖而傷性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
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唯迫然死情欲人不爲名利所誘者然後身安而性全也人生於代或有妄不遂志
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死異負丹頸之罪不能危行言遜于犯時君死異負斬首之罪待時戮也丹
俟時行戮豈不殆哉不見稱用者正可云時血色也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
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韙歟韙是也長於諫
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剪制其情之所由

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彫篤不長於諫者
務攻前人之性而闇於情之所來是以彼
此嫌貳猜豐日積兒童之所閒者逝者耋
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逝心慮之所疾健
責天下之愚者己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
迷者己之未明也賢明者當恕愚迷而勿責以未賢責衆
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衆迷未明者
以之傷愚迷之人无所損健責者徒自傷耳

亢倉子

農道篇第八

立道篇第九

農道篇第八　夫穀者人之天理國之道務農爲本

人捨本而逐末則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逐末則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本謂農也末謂趨浮利也人不能制也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逐末則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趨利多端人心不固不可以守一固不可以固守人貪浮利則產業薄亡古其字亡志死復君心人末本而逐末則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

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

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方農農興土功理師旅行婚嫁皆謂方農農業也御迎也

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方農黃帝曰四嵗之不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豈以稼之者人也稼種也生之者萬也養之者墜也豈以稼之謂男子不親御

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氐業此聖王之制也貿易也

人力婦教也月令云三月中氣命有司先伐桑柘乃修蚕蚕器后妃齋戒享先蚕而躬桑以勸蚕事桑器

人力婦教也故敬嵗恐日埒實課功埒量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

一人勤之十人食之上農夫食十人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

容足耨之容耬耨鋤也耬謂鋤器也耘出容手耘除草也是謂耕道

容足耨之容耬耘出容手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攻理也

時叟不龔其絞之以土功是謂大殆君王不恭農事而怒興土功則大凶之道也

凡稼蚤者先嵗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謂大旱大晚者不得中和之氣

凡稼蚤者先嵗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冬至已後五旬爲七日而昌生十旬日也五十七日在立春節中而草木昌發於是厚始耕叟農之道見生而

耘生見殂而穫死因天時而興民利也耘種也穫刈也

耘生見殂而穫死有年豐年也荒年也有年則祭報成熟不以有年則祭無年不祭所以祈地利重人命

與人吞音期有季祀土無季祀土有年豐年也無年荒年也春祭祈豐秋祭報成

與人吞期有季祀土無季祀土有年豐年也無年荒年也春祭祈豐秋祭報成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墮產也

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墮產也第次第也月令云正月中氣天子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是以功級勸人也

而止老弱之力可拳盡起迨及也雖老弱可使盡耕所以趨使也不知嵗

者來至而迺之謂與農正既往而慕之時既過往而大睨當其耆而薄之雖當其時而用功亦不多此從叟之下也此三者雖從農務不得其時故云下也人耨必以旱時則草易死而土脉肥緩稼欲產於麤土上而殖於堅者殖長也下種欲其土細如塵則地虛而根深及苗深長也慎其種勿苓此得雨則土堅土堅則莖固也數大無苓踈數謂煩密於其施土無苓不足則傷踈而費地也川欲深於土謂施利於土也種不足於有餘則傷密而損取其中也田欲平而畎不費不損取其中也得易蚤後盛生下陰謂日氣盛咸生也吾苗有行故速兵強弱不相突故速大苗成行則長疾強不相害弱則易大正其行通亦不除鼎蕪除之鼎虛是叟之傷也除理也草盛而後除之苗則虛矣是望之有餘就之鼎疏是陘之窕也由地瘠薄也苗不茂盛若被竊之狀以長而蔓浮葉虛本踈節而小莢得耆之莊以均行薄翼而薄色薄吐黃也桐而頸族二七以物行薄翼而薄色薄吐黃也桐而頸族二七以物族聚也失耆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耆之麥肘腫多病弱苗而翌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莊豆也息猶盈也其族聚也失耆之莊以長而蔓浮葉虛本踈節而小莢得耆之來長言節高也得耆之莊兵莖而短長其莢二七以物為族多枝

當作中踈為冷風風古字通風使苗踈而風通風剔有收而多功率稼人事傷之苗其弱也欲孤欲不與衆共相蔭映其熟也欲相扶扶助也死倒折之害三以為族稼乃多穀三者如人之宗族共相扶持則多收也凡苗之害不俱生而俱疕生不茂矣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粃後生者淩弱故實是故其耨也兵其兄而去其弟以人喻苗先後兄弟樹肥無苓扶踈樹垓不欲專生而獸居垓瘠也專生獨居不泰風旱也肥而扶踈剔多粃垓而獸居剔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稱當作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粃而香舂而易而食之強禾粟也稱穗莖也圜圜也粃甘味也失耆之禾莖大本而莖芒而小莖芒以長搏米而寡糠搏米謂以手按穀而出米也失耆之莖葉蕾葉蕾短穗本根也華莖莖傍有花名蕾肥大也得耆之稻藁葆大也馬尾葆尾言長也失耆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稃而莖先得耆之麻踈節而色陽堅粟而小本陽光也堅牢也言皮堅勁也失耆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畫蟲蕃柯枝柯岸節也多也言節高也得耆之莖兵莖而短長其莢二七以物為族多枝

本從口或聲古作𠰁唐武后作圀俗作国哉

兵道篇第九兵者不得已而用之

秦景主將睨強兵於兌下猶示也拳厥兵鮑戎必死命亢倉子曰周密也欲問之恐其不來密使鮑戎迎之使必來亢邑十二周實迫之周迫也待之恐其不來密使鮑戎迎之使必來亢倉學至自榮泉實於上館榮泉秦地名景主三日弗得所問欲問之而弗得而已亢倉學油然歎焉曰朕以主氖異之問而何謂歎弊焉言景主以兵戈而得正者無如可矣言景主既無意恤孤耶北首頡頏盡禮貌虧側也盼顧也朕我也以景主氖以斫剌為故子言邶也抑者隨其所

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雲蚁詐之與義理反也言蚁兵與義兵逆順之理相反其勢不俱勝不相立蚁兵勝義兵敗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囹圄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虐而歸之但與人期以笞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愎狠凌宕不旺者雖行武焉可也愎狠猶惡戾也宕滌宕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不聽服者雖用武誅可也先行義以示之猶有惡戾也誅所誅而已獨誅者誅暴君也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堂古敩字俗作斅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敬之孤疾之人拯給之長老者致敬也

也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秩說文曰積也毛氏曰以稍借為秩序字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不私其利與衆共之曲加其礼聘以求賢也森衆家奧衝妙害冥天叙敢別本出封奎

訓詁音義

全道一。挫祽杜圣至勠為叉叉事皇勞扣胡骨反鼕叉菽共陞墜地叟為辛糸玄貞反不致用道二。闡闢農酥和伞萬鼏晨耑端寔塞桌克囲曲政道三。砥辰処處正長林流汎川州莆喜斫兵道九。楙流爰觼絣關捘子寸反農道八。亓其蒠蘧吞期風風訓道七。麥齊亨克永能賢道六。捂後本反或作梧扶福反君道四。飛蟲賽皆畏旦道五。庇疕鬼

洞靈真經音義終

全道　且也尊賢使能旦字悞　禮所以齊儀今本
　　儀作物
用道　似非而是似下脫非字
政道　藉爲人君若字悞　人事類盈作盈類悞
　　窮者曰窮曰字悞　科禁不行今本作科禁
大行　寬猛失所宜或字悞　天下王危代
今本作王天下者若　絜字作縈　守天聚
人今本天作圄　事誠於士今本誠作試
簡豫簡作憫　賦歛無節歛上脫賦字　駭
弩之上士字悞　近古呂来是字悞　貞於

忠言貞今本作等
君道　養成之者人也脫人字
賢道　信而不見信爲信脫下信字　不愼無愼字
　　悞
訓道　布丕今本作不希　茲曰安否曰字悞　好
　　躁妄之言悞作妄而之言　孰能究詳今本
　　作安能洞詳
農道　人忘本而事末人末本末字悞　好智下脫
　　好智二字

右得金城黃諫刻本校對

陰符經

漢 張良注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時其次賊功其次賊神賊命以一息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應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鬼谷子曰天之五賊莫若賊神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況于人乎筌曰黃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昇服圖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仲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匡嘉得賊物之息而霸南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無有怨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也弃然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不死黃帝以少女精氣感之時物亦然且經冬之草穢之而不死露之即見傷草木植性尚猶如此況人萬物之靈具機則少女以時廣成子曰以為積大棄五棄五棄即五味盡可以長生也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主順之則相生逆之則相勝久之則積氣藏於胎息充味神仙之術百數其要在抱一守中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矣是以至道深根寧極之道以定人也

少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連精採炁金丹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治國之術百數其要在清淨自化用兵之術百數其要在奇正雖謀此五事者卷之藏于心隱于神施之彌于天地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黃帝得之先圖三宮後至萬國鼎成而馭龍上昇于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老曰以為立天定人其在于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范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之命盡而事應之故有東征西怨南征北狄怨太公曰不新三年大旱不鑿十年地壞殺人過萬大風暴起亮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書冥晝晦有若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良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為萬變定基矣筌曰大荒大亂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康饑陶甄夏禹抵骸股擊夏臺周囚羑里漢祖亭長魏武乞丐俱非王者之位乘天殺之機也起陸而帝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成湯放桀周武伐紂項籍斬嬴嬰魏廢劉協是乘人殺之機也雖曾為賤反骸為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機合發成敗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良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具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道為況用兵之務故筌曰中慈不出謂之殼外邪不入謂之閑內敬是真機也雖如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塞而寢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訓興師動衆萬夫莫讓其奇在三者或可動或可靜之筌曰兩葉掩目不見泰山毀豆塞耳不聞雷霆一根掠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足以窺機要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動本朕神以隨之機非將成心以圖之機發事行志以斷之其機動也與陽同其波五賊不能鎮其隅四清不能界其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其謀深閉不能窺其謀天地不能奪其時而況于人乎

火生於木禍發必起奸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筌曰火生於木火發而木焚奸生于國奸成而國滅木中藏火火始于無形國中藏奸奸始于無象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伏奸火之不發天國有無軍之兵無災之禍矣以其子遘而縛衰牧萬容因而褰叔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則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者況車馬金帛之可以傾河填海移山蹷地非命而動然後應之筌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養老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驅畜人與萬物之上盜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宜三才遂安其任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鬼谷子曰不欲令後代人君廣啟珍寶奢積金帛若能棄之雖傾河填海未足難也食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時而生百骸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機而傷萬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筌曰人皆有聖人不貴聖人之愚既睹其聖又察其愚復觀其聖故書曰舉用聰明則事不成棄用聰明則事皆悖一明一暗衆之所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舍粥當衰亂之時人皆謂之不神及乎遭成湯遘文王遇齊桓值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宙人皆謂之至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鬼谷子曰後代伏思之則明天地不足貴而況于人乎筌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

月次十二以指閏大小餘分有定皆稟精氣自有不為日月而生是故成不皆下天地敗不悲予陰陽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諸葛亮曰天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媒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至于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荃曰季主收禹天下莫見漫更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源霸王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源君子得其機應天順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機煽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知見近知遠

下篇

譬者善醫聲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良曰機伏思之耳目之利絕其一源荃曰人之耳目皆分于心而竟于神心分則機不精神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瞽目而聽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于心舉事發機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經晝歷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機萬全成也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目可則行見否則止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荃曰為天下機者莫近乎心目心能見機秦始皇東游會稽項羽目見其機心生不精波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錯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為理亂之機文思安安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六府三事無相奪倫百穀用成兆民用康睿圣鄒良法令不一重賦苛政上下相蒙怨咸首亞嗚者滿路音啾字雖猶百

姓流亡愚亂怨上我以此時物文理為理亂之機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荃曰皆哲之心深妙難測由聚之跡人或親之至於應變無方自機神而不窮之智人豈虞之以踪度心乃為愚者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良曰理人自死理軍亡兵無死則無不死無生則無不生故知乎死生國家安危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

天地之道漫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漫漫而推勝之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良曰陰陽相推激至於變化在于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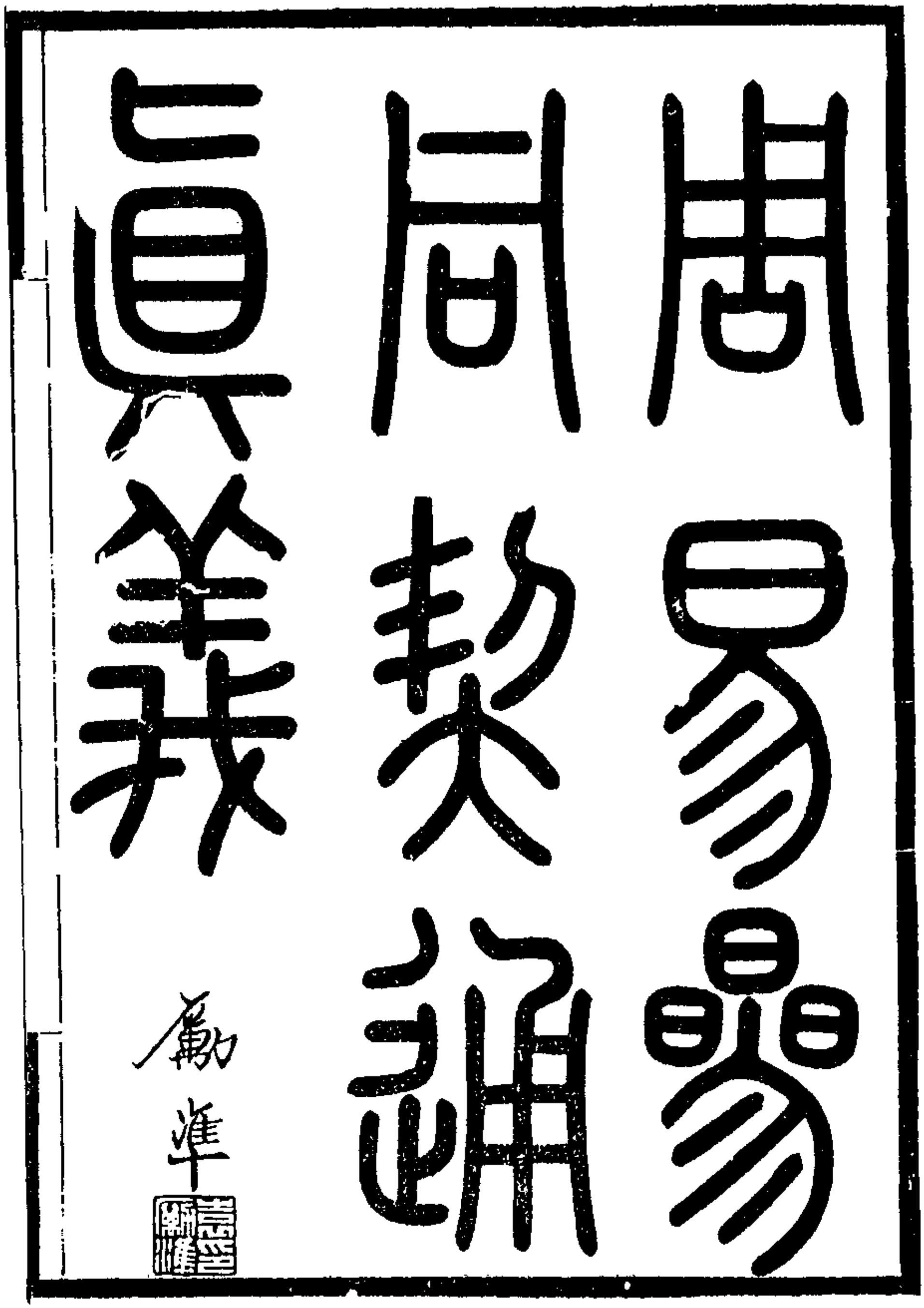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良曰夫人見之為自然莫智見之為制愚者見之為化尹曰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違故利而行之

至靜之道律應所不能契

良曰龍鳥獸之時容萬物之變鳥獸至淳律應則鬼神之情陰陽之
義有吾家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良曰六爻為天機可以伏藏也
陰陽相勝之術招招平進平衡矣
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盡八卦考蓍龜稽律應則鬼神之情陰陽之
理昭著平衡無不盡矣亮曰八卦之象中而用之六十甲子幹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
良曰萬生萬象者心也合歲陰陽之術日月之叢昭昭乎在人心矣廣成子曰甲子合陽九
之數也卦象出師衆之法出師以律動合鬼神順天應時而用鬼神之道也

陰符經終



甲春康宗校

錢栊胡永子

按神仙傳眞人魏伯陽者會稽上虞人也世襲簪裾惟公不仕修眞潛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詞通諸緯候恬淡守素惟道是從每視軒裳如糠粃焉不知師授誰氏得古文鴻寶秘術參同契三篇又云未盡纖微復作補塞遺脫一篇繼演丹經之玄奧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註之至後漢孝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公謨參同契者謂修丹與天地造化同途故託易象而喻之其不假借君臣以彰內外叙其坎離匡廓以乾坤爲鼎器明之父母係以始終合以夫婦拘其爻媾醫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覆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以變化隨之斗柄取其周星分以晨昏昭諸刻漏故以乾坤爲鼎器以陰陽爲隄防以水火爲化機以五行爲輔助以眞鉛爲藥祖以玄精爲丹基以坎離爲夫妻以天地爲父母互施八卦驅役四時分二百八十四爻循行火候運五星二十八宿環列鼎中乃得水火濟形容庚申而西轉火龍依體逐甲乙以東旋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公因取象焉非天下之至通其誰能與於此哉乃見鑿開混沌擘裂鴻濛徑指天地之靈根將爲藥祖明視陰陽之聖母用作丹基泄一氣變化之元漏大冶生成之本非天下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哉其或定刻漏分晷時簇陰陽走神鬼處三千六百之正氣回七十二候之要津運六十四卦之陰符天關在手鼓二十四氣之陽火地軸由心天地不能匿造化之機陰陽不能藏亭毒之本致使神變無方化生純粹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契曰混沌金鼎黑白相符龍馬降精牝牡襲氣如霜馬齒似玉犬牙水銀與姹女同居朱汞共嬰兒合體分明藥質細露丹形盡周已化之滴功大顯未萌之朕兆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其有假借文象寓比事端不敢漏泄天機未忍秘其玄理是以鋪舒不已瀲縷再三欲罷不能遂成篇輒蓋欲指陳要道汲彼將來痛彼有生之身竟作金陰之鬼非天下之至仁其

贊叙

參同契者辭隱而道大言奧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叙以爲政不致太平服食奇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判以經爲證用意健矣故立爲法以傳後賢推曉太象必得長生爲吾道者重加意焉

魏公所述皆是假借爲辭君臣父子而互爲男女夫妻而更作乃神藥受氣變化之次序也苟尊卑無常君臣失叙則大丹之基傾而莫立且四篇眞契中只陳至藥門戶廢發鉛汞祖宗并無服食別法又無養性諸術恐人迷惑正道故於此重叙修丹之意莫不以陰陽日月動靜剛柔分判坎離合和男女循諸八卦以二弦子午火符晨昏百泰以南混北舉東合西交媾精粹而成還丹也凡吾同志宜加意焉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目錄

上卷

乾坤者易之門戶章第一　牝牡四卦章第二
朔旦屯直事章第三　既未至晦爽章第四
春夏據內體章第五　賞罰應春秋章第六
天地設位章第七　以無制有章第八
言不苟造章第九　易者象也章第十
於是仲尼章第十一　聖人不虛生章第十二
復卦建始萌章第十三　十六轉受統章第十四
壬癸配甲乙章第十五　元精眇難覩章第十六
御政之首章第十七　文昌統錄章第十八
日月五行精章第十九　辰極受正章第二十
黃中漸通理章第二十一　上德無爲章第二十二
知白守黑章第二十三　金爲水母章第二十四

中卷

採之類白章第二十五　勞有垣闕章第二十六
是非歷藏法章第二十七　明者省厥旨章第二十八
火記不虛作章第二十九　金入猛火章第三十
子午數合三章第三十一　巨勝尚延年章第三十二
胡粉投火中章第三十三　世間多學士章第三十四
若夫至聖章第三十五　火記六百篇章第三十六
以金爲隄防章第三十七　擣治并合之章第三十八
推演五行數章第三十九　名者以定精章第四十

下卷

乾剛坤柔章第四十一　君子居其室章第四十二
聊陳兩象章第四十三　二至改度章第四十四
動靜有常章第四十五　晦朔之間章第四十六
昴畢之上章第四十七　循據璇璣章第四十八
朔旦爲復章第四十九　臨爐施條章第五十

仰以成泰章第五十一
夬陰以退章第五十三
媾始終叙章第五十五
否塞不通章第五十七
制爛肢體章第五十九
玄幽追溯章第六十一
陰陽爲度章第六十三
陽燧以取火章第六十五
世人好小術章第六十七
子當右轉章第六十九
五行相克章第七十一
物無陰陽章第七十三
金化爲水章第七十五
剛柔迭興章第七十七
下卷
惟昔聖賢章第七十九
升熬於甑山章第八十一
先日後黃章第八十三
太易情性章第八十五
象彼仲冬節章第八十七
務在順理章第八十九
鼎器歌
日象火氣魂圖
明鏡之圖
法象天地章第八十
陰陽得其配章第八十二
補塞道脫章第八十四
枝莖華葉章第八十六
會稽鄙夫章第八十八
審用成物章第九十
訣辭二
月象金氣魄圖
分八環例

朝散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昌利化飛鶴山眞人彭曉註

紫　霞　山　人　淵　蟾　子　編　輯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

太易太虛太初之前雖含虛至妙則未見兆萌太始太素太極之際因有混沌也中有眞一之精爲天地之始爲萬物之母一氣既形二儀始析然後有乾坤焉有陰陽焉有三才五行焉有萬物衆名焉故覩乾坤爲天地之綱紀運陰陽爲造化之樞紐也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卷上　一　虞

之橐籥是以乾坤立而陰陽行乎其中矣魏公謂修金液還丹凡運晝夜陰陽升降火數皆依約卦爻晝夜各一卦直事始以屯蒙二卦爲首朝屯暮蒙從此爲次序也

既未至晦爽章第四

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

既未者所營未濟二卦也晦爽者晦朔陰陽明暗往復也日辰爲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卷上　二　虞

鼎器以坎離爲匡郭以水火爲夫妻以陰陽爲龍虎以五行爲緯而含眞精以三才爲經而聚純粹寒來暑往運行於三百八十四爻兎起烏沈升降於三百八十四日此皆始於乾坤二卦之體而成變化者也故云乾坤易之門戶鼎卦之父母也

牝牡四卦章第二

牝牡四卦以爲橐籥冒陰陽之道稱丁卿者準繩墨執衡毉正規矩隨執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曆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并爲六十剛柔有表裏

凡修金液還丹鼎中有金母華池亦謂之金胎神室乃用乾坤坎離四卦爲鼎器藥物橐籥者樞轄也覆冒者包裹也則有陰陽纏剛火柔符皆依約六十四卦周而復始循環互用又於其間運春夏秋冬分二十四氣擘七十二候以一年十二月氣候感於一月之內以一晝夜十二辰中定刻漏分二弦偏于午拔陰陽通時期合龍虎依天地之大數叶陰陽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卷上　三　虞

爲斟度動靜有早晚者謂陽屬動陰屬靜於十二辰中早晚分隔陰陽升降火數周而復始更互用之也

春夏據內體章第五

春夏據內體從子至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陽火自子進符至巳純陽用事乃內陰求外陽也陰符自午退火至亥純陰用事乃外陽附內陰也此內外之體盛衰之理始復而終坤皆以爻象則之也

賞罰應春秋章第六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

春氣發生謂之賞秋氣肅殺謂之罰自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陽火候也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陰符候也乃於十二時中運其火符應此四時五行昏明寒暑仁義喜怒爻象不得獨毫參差故謂之不失鼎內四時無虛象中寒暑則一其丹必成

矣古歌曰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爐裏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日魂月魄若箇識者便是眞仙子錬之餌之千日期身既無陰那得死是故修金液還丹若非取法象天地造化以自然之情則無所也

天地設位章第七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匯變化於中包羲萬物爲道紀綱天地設位者以其既廣鼎器法象乾坤也易行乎其中者乃陰陽坎離符火運行其中也既鼎器法乾坤復於其中安金母以備天地人三才也坎離二用無爻位者謂外施水火運轉動靜無常故周流六虛往來上下無常位也或隱或顯或用或潛更爲變化之宗互作生成之母故云爲道紀綱也

以無治有章第八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卷上

以無治有者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設七

無者龍也有者虎也無者汞陽之氣也有者鉛陰之質也鉛汞處空器之中而未能自生變化因坎離升降推運四時遂見生成蓋用空器而以無制有也古文龍虎經曰有無相制朱雀炎空故陰生而陽退陽起而陰潛一消一息則坎離隨時而亡設也

言不苟造章第九

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離坎戊月精離巳目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巳之功

聖人不苟造虛言以惑後人故引蛇日月推效神明分擘剛柔指陳金水喻龍虎而取象遵陰陽而採精以五土而終功以四季而結裏遂得青赤白黑循環而皆稟戊巳也坎戊月精者月陰也戊陽也乃陰中有陽象水中生金虎也離巳日光者日陽

於是仲尼章第十一

於是仲尼贊鴻蒙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闢雌雄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郛郭擬神以成雛雖夫踊以出蠕動莫不由

仲尼讀易道分乾坤爲萬物之首立成極爲夫婦之宗闢之鴻濛鑒之混沌顯鬼神之狀通天地之情則君臣父子夫婦男女五行相生相尅萬物變化之機盡矣乃乾坤昭其洞虛也故魏公喻易翊立鼎器運動天機媾龍虎之形合夫婦之體初則全

無形質一如鴻濛混沌之中既經起火運符則男女精氣相縕故關雎兩慕冠婚相求自此起火之初便應元年蓍產日居月諸龍虎之體就矣

聖人不虛生章第十二

聖人不須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虛徵聖人仰觀俯察定易象之數知萬物之情留示後人俾未達者既得知天地之炁盜陰陽之精藏造化之根辯符應之體相生相尅進退詘伸皆在乎掌握故云易統天心也是以設法象採至精具鼎爐運符火循刻漏行卦爻定時辰分節候以盡天地之大數也

復卦始萌章第十三

䷗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鐘律升降攝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魄吐光

生七八道已乾屈折低下降

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者六陰爻下初變一陽爻爲復卦故云建始萌也謂因坤卦下變一乾爻內體成震坤是震之孕母故云立兆基也震是乾之長子從此隨時漸變至十五日變成純乾乾父也故云繼父體也亦如月自三日現形至於八日成上弦陽數得半喻鼎中金水各半也至十五日圓滿出於東方蟾蜍與兔魄雙明喻鼎中金水圓滿得火候也魏公託此卦象喻月生者蓋將半月三候撰於半日六辰內進陽火抽添於鼎中內受火符有此變化兆萌也七八道以乾者謂十五日乾體成就也屈折低下降者謂下文十六日以後退陽火用陰符也

十六轉受統章第十四

十六轉受統三異辛見平明三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朞盡反本初

十六轉受統者謂十六日以後陽火初退陰符始生也異辛見平明者亦如陽火初進之時與月生三日同也下弦二十三日復如上弦同義金水各半也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者陰符到此消盡陽火也緣一月內陰陽各半陰陽相禪水火相須一月既終復又如初再用復卦起首故云雖體復生龍也

壬癸配甲乙乾坤括終始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氣索滅藏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

壬癸陰也甲乙陽也陰陽相配謂丹母在乾坤鼎中受陽龍陰虎相合之氣故云乾坤括終始也七八九六者合三十日也三十日而十日內七九應陽數六八應陰數數乾坤各分其半至三十日盡陰符陽火俱終故當一月運火之時皆循八卦列曜運行子午東西抽添升降則陰陽舒卷使金水調和如或運火失時霖旱不節既虧生成之理難留龍虎之形運火之土細忖度之

元精眇難覩章第十六

元精者是鼎中神靈眞精天地之元氣也搏之不得視之不見而能潛隨化機生成萬物既窈冥難覩當推效符證立表爲範發號施令以應天符故和覩象天文俯察循地理乃得合天地之魂魄會陰陽之慘舒樹立三才勘定休王依卦象順爻辭分旦暮叙升降故得乾坤泰而夫婦和龍虎交而天地理以上並論循刻漏運符火明抽添分進退一一不失日月星辰行度之數則鼎內依四時生產萬物神精也運火之上得不愼乎

御政之首章第十七

御政之首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

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秉炁靜攝脩仰
御政之首者運符火之士起首次第也既鑄金成鼎器則管括
固濟令微密也開舒布寶者內金舒暢滋液金水相依也復隨
斗柄經歷十二辰上順五星於四七之間四七乃二郊或緯候
參差符節不應則吉凶生於爻象符火失於晨昏故使外五星
錯亂則內五氣不和四七乖戾則周星諺離而鼎內不生成也
外火雖動而行內符閒靜不應則天魂地魄不相交接足以星
辰錯亂日月差殊四序不調萬物不產寘由運火夏秋失節致
鼎內霖旱不常也

文昌統錄章第十八

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

文昌統錄者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
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台輔者魁下六星兩兩
而比者曰三台主宰天下上佐天子埋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卷上

之宜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則象鼎內受天地萬物之氣而生
成變化也陰陽既乘四時失度猶運火符之士調爰過差故云
詰責也金液還丹秘在鉛火二字爲之終始既得眞鉛又難得
眞火其可輕議也哉是以魏公廣而喻之猶慮後人之迷惑也

日合五行精章第十九

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原始要終存亡
之緒或君驕溢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乘變四咎
執法刺譏詰過貽主

日合五行精者每一月一度與月炁嫌也月受六律紀者謂金
水於鼎內逐月分受得半月律氣也律呂各六而日月五星經
緯共生萬物陰鼎內受外來陰陽之氣升降子午之符排運五
星之精交媾日月之粹否泰相繼存亡相緒周而更始復而
眉既初受氣始生萌芽正其枝幹而終成果實也蓋喻金砂眞
汞初吐芽蘖也一者水也緣水銀眞金在鼎中固濟蒙密常人

莫能知之也

上德無爲章第二十二

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
業美之至也謂金虎在鼎中初受外來陰陽精氣漸漸潤澤肌
眉既初受氣始生萌芽正其枝幹而終成果實也蓋喻金砂眞
汞初吐芽蘖也一者水也緣水銀眞金在鼎中固濟蒙密常人
莫能知之也

上德無爲章第二十二

上德無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明則稱無
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
上德者水在上也下德者火在下也水火既濟乾坤之稱也水
在上常靜無爲而處陰不以察求也火在下常動運轉經歷十
二辰內其用不休也上閉稱有內水也下閉稱無外火也無者
以奉上謂火運四時五行之氣以資奉神胎故云上有神德居
卽神胎金汞也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者謂水火陰陽二氣
雙關相須而成神藥餘無別徑也魏公述此一章深明內象視聽不及眞精希夷出沒之狀也玄妙哉神聖哉

採之類白章第二十三

知白守黑章第二十三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
之始玄含黃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
外爲狂夫

白者金也黑者水也知金水之根用爲藥基則神精自生於眾
中故云神明自來也白金自水而產乃爲神器水體不絕乃金
水兩情爲道樞紐也水數一爲天地陰陽五行萬物之始也水
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是也玄含黃芽者謂金水生黃芽也五
金之主北方河車者水火也謂水火二氣運生五行也故
鉛外黑內懷金華者諸鉛未化白金之前混於礦內外貌黑而
內藏金華猶被褐懷玉之狂夫也

金爲水母章第二十四

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眞人至妙若有若無髣髴
大漏乍沈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

水生於金金爲水母謂金生水而反隱形於水乃隱子胎水者
金子子藏母胞者謂黑鉛變質而寄位西方爲白虎金胎水含
金而復藏質於金胞中眞水銀是也眞人至妙各守境隅者謂
眞汞被外來符火逼逐在母胞中乍沈乍浮飛伏不定若有若
無繼以符應進退又各守其界分則不敢動越也魏公述此一
章深明內象視聽不及眞精希夷出沒之狀也玄妙哉神聖哉

採之類白章第二十五

採之類白造之則朱鍊爲表衛白裏眞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拘先天
地生巍巍尊高

採之類白者謂初運動之時先以白金爲首也造之則朱者謂
陶冶之際次以赫火成朱也鍊爲表衛白裏眞居者蓋以白金
爲神室也方圓徑寸混而相拘者謂金胎象混沌而製造分上
下兩弦中虛方圓徑寸以安眞汞既兩弦相合固濟綿密使陰
陽相符纖微不漏以養龍虎古歌曰固濟胎不泄變化在須臾
是也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謂眞鉛未有天地混沌之前鉛得
一而先形次則漸生天地陰陽五行萬物眾類故鉛是天地之
父母陰陽之本元蓋聖人採天地父母之根而爲大藥之基取
陰陽純粹之精而爲還丹之質故殆非常物之造化也而修丹
之始則以天地根爲藥根以陰陽母爲丹母如有不能於其間

生天地陰陽者卽非金液還丹之道若以有天地陰陽之後所
產者五金八石草木灰汁晨霜夜露雪漿氷水青鹽白礬諸物
雜類而爲之者不亦難乎同志思之久而自悟故後篇云萬遍
將可覩神明或告人

旁有垣闕章第二十六

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跡宇禦密固閑絕奸邪曲閣
相通以戒不虞可以無思雖以愁勞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
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俱

凡修還丹有壇爐鼎鼎上下相接如蓬壺之狀局族四通鼎內
復有神室金胎委曲相連鼎內復有樞轄固濟踢絕奸邪以防
眞氣走失方免刑生思慮仍無勞愁也雖固密隄防得神氣滿
於室內又須調運陰陽交互施功將以留連眞精而成變化如
運火符差忒縱有眞精在內亦復飛走不住全在調變水火守
而勿失則必昌盛故眞氣動靜休息一一常與人俱也

是非歷藏法章第二十七

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厥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卧痟癉煩未常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痴百脈鼎沸魄不得澄清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祠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歡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遐以天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顛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眾多千條有萬端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是非歷藏法曲折戾九都者魏公謂世人不達大道之宗元首趨傍門之曲徑故有內思小技履步魁罡六甲日辰乃董蒙之湯階也復有對景接氣房中之術屈伸握固開氣相導因茲氣亂神疲魂傷魄瘁以致陽神逃於宮宅陰賊盜於肺肝良由內外相侵寅申相逼七魄遊於死戶三屍戰於眼睛百脈沸騰三田潰亂本期永壽反爾傷生豈得見於清澄者乎復有外立壇壝祭祠淫鬼欲希遇道乞遂延齡救使鬼氣傳於精魄邪風起

於心室或交夢寐或見形聲自謂長生可期不知我命在我乃致促限棄腐形骸此屬多般皆為左道欲行轉住欲速更遲悴

亂至眞乘訛天理妄稱高道明違黃帝之文蔽隱眞詮全失老君之旨故魏公不欲人習榜門傳令逕人正道而歷諸法縱有小成終亦不免其死壞惟金液還丹得服之後返老還嬰位證眞人與天地同其長久也故下文云令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更生淮南老翁復壯者媲成姓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眞人又黃庭經曰百二十年猶可還還此修道誠甚難畢待九轉八瓊丹日月之華敬老殘則知此法是白日沖天長生之上道明矣

明者省厥旨章第二十八

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服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亦乙乃詔移居中州功滿上昇曆錄受圖

魏公警奸道之人省究其旨當自豁然既得之後夙夜勤修始終勿怠藥成之後服食三年輕舉遠遊水火無極坐在立亡暗施陰德潛伏俟時太乙見召移居中州計日上昇曆錄受圖也太乙乃修丹之主司也中州乃神州也世人初得道錢名金簡於此州曆受圖籙始獲上昇也

火記不虛作章第二十九

火記不虛作演日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為慈樞汞日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缺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銖有三百八十四亦應卦爻之數

火雖有記須約易道而行之須諸卦爻運諸否泰鼎鼐候月節卯月也金虎在內為藥樞機朱汞青龍被丙丁朱雀隨時趁逐候入金胎故謂之舉東合西也魂魄者東龍魂西虎魄也上下兩弦合為一斤之數分三百八十四銖應一日二八之候則乾

坤形體俱就與一周天之數同也

金入於猛火章第三十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闔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受日符金返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郭沈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嬉

五行相尅火乃尅金金得火復能成器兩不傷損故金胎在鼎中而不耗散金色益自光明自立乾坤鼎器以來日月運精入內兩相有益俱得精明金體重如初日月常環照也金本從月生者金是陰精寄位西方故云金從月生月自朔旦受日辰之符因生金也金返歸其母者月轉受統金歸於水至月晦陽氣消盡則金水兩物情性自相包裹隱藏匡郭沈淪洞虛也月晦象年終月朔象年首也金水成形鼎室其中云鼎嬉嬉則和怡和怡則金水凝結自然之道備矣

子午數合三章第三十一

子午數合三戊己號稱五三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呼吸相含育佇
思爲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水以土爲鬼土鎭水不起朱雀
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勝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
宗祖

子水數一午火數二共合成三也戊己土數五也三五合成八
此乃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也故得青龍呼白虎白虎吸青
龍呼吸相含育佇思爲夫婦也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者土
能遏水銀乃得不飛走則四季尾火行土候是也金全自朱雀
火神調勻勝負水勝火滅踔朔俱終歸功土德也三性既合會
本性共宗祖者謂金火自一數水氣中產出蓋是先天地生元
始氣中而能生五行非只以金水二味而已

世間多學士章第三十四

巨勝尙延年章第三十二

巨勝尙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資術士服食之壽
命得長久士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
燒豫章泥須相鍊治鼓下五石銅以之爲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
砂明矣

世間多學士章第三十四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頁才邂逅不相遇耗火亡貨財據拔依文說妄
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搏治羌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
母爲藥母令產陰陽成精金砂靈永以爲長生之藥不其然乎
故云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火氣本炎上不可使淵下水性
本潤下不可使炎上既以自然本性根類而推之則金母產金

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
婉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眞人

巨勝胡麻也人食之尙得延年況金液還丹人口豈不長生乎

還丹始生於眞金金體故無敗析然眞金者是天地元氣之祖
以爲萬物之母道德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也
天地之先一氣爲初而生萬象金是水根取爲藥基是故眞金
母能產金砂而成還丹也土遊四季爲丹道始終也魏公喻後
人修鍊服之神妙不同凡藥此砂入口如雲霧風雨徑入五臟
四肢還童却老變髮生牙長生久視矣

胡粉投火中章第三十三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永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爲主稟
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眞終始自相因欲作伏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
當以黍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
成稹同類者相從事乖不成寧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

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胡粉制黑鉛而成若投火中却歸鉛體永雪自水氣而結若以
湯沃還化爲水金砂水銀皆一體之物以金爲母還產砂汞汝
云植禾以其黍覆雞以其卵一旦受氣足乃成雞與黍蓋以眾
類相生終始相因自然之道也若以金石草木霜露冰雪鹽滷
之類皆爲悞用上文註中已詳說矣是將天地根爲藥根眞金
母爲藥母令產陰陽成精金砂靈永以爲長生之藥不其然乎
故云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火氣本炎上不可使淵下水性
本潤下不可使炎上既以自然本性根類而推之則金母產金
砂明矣

世間多學士章第三十四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頁才邂逅不相遇耗火亡貨財據拔依文說妄
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搏治羌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
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僥倖詎不遇聖人獨知之稚年至白
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指亟入邪蹊管窺非廣見難以淺方來
魏公謂世間多有通儒博學之士留心道域好火求玄邂逅不
遇明師但只看文據訣妄自指注損貨財據治雜藥擬望長
生度世歷年白首執而不捨迷守鉗口豈不哀哉

撰將來雜性不同類上文註中已釋之矣

若夫至聖章第三十五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
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
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審分銖有形易忖度無兆難慮謀作事
今可法爲世定詩書素無前識資因師覺悟之階若寒雌悵瞑日登
高臺

魏公讚庖犧文王孔子三聖人大約英靈互有明德演易道則
通天地萬物之情刪詩書則叙君臣眾名之訓復有定爻象析

分銖算轄周星數竊大道天地雖大難窺否泰之機陰陽至虛無藏動靜之數足以聖人因之取謀大道以乾坤象鼎室使抱一氣而宗萬靈以陰陽貫往時俾歷六虛而生庶類然有形易忖者天地也無兆難謀者陰陽也若不因三聖演易將水火何路施張若不賴萬世垂文驅龍虎何門鈐鍵故云素無前識因此悟之若褰帷帳則明有所視如登高臺復莫知其極蓋喻聖人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地因易道而復明火記下文當畧釋之

火記六百篇章第三十六

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明本共居竊為賢者談畧敢輕為書若遂結舌瘖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機猶像增嘆息俛仰紆思慮陶冶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畧述其綱紀枝條見狀疎

火記六百篇蓋是月星運火之大數朝屯暮蒙各係一卦直事

云六百篇篇次一一皆同故年與月同月與日同日與時同地魏公既不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顯書竹帛而泄天機猶豫嘆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以金爲隄防章第三十七

以金爲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眞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復凝號曰黃輩焉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如灰土狀若明窗塵

金母在中宮爲水銀隄防則金水優游性情相戀金水逐辰受氣各得其半共合一斤之數既產金砂母亦不損故云金重如本初也其三遂不入者眞土也金火木爲三物被水火二者逐子胎子藏母胞是也然魏公所述殆無虛詐乃託易象及古文皆能持而行之始因太陽精氣伏蒸遂能滋液而後凝結是名黃輩焉以至用

星陰陽五行功考互消退位藏形盡歸功於中宮黃帝土德也故云毀性傷壽年歸土德雨化土則精神狀若明窗塵也

搏治升合之章第三十八

搏治升合之持人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愼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體死亡魂魄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爲神

搏冶丹基堅完固清然後安鼎內號曰赤色門上水流下下火炎上晦朔運退晝夜昇降文發子初武隨巳止午起陰符以至於亥運之否泰調以寒溫十二節終終則更始一周火足魂魄改形轉爲紫金赫然成丹服之一粒刀圭便成神妙之功述無盡已

推演五行數章第三十九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月相薄蝕常在晦朔間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

五行是虛無之氣窺視難明若以天地總數測之則無逃其運用至感鼎內五行自相陰陽交媾火與水退水激火衰日魂起於朔辰月魄終於晦暮雄雌相禪砂汞互生天地自然而丹道昭矣

名者以定情章第四十

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成還丹吾不敢虛說倣倣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錬秋石玉陽加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方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金者情也水者性也金既生水銀是情歸性也且金生於水水爲金子子復生於金水返爲金母故有還丹之號上文云母隱子胎子藏母胞是也然魏公所述殆無虛詐乃託易象及古文皆能持而行之

古本周易門徑其大旨在明卦爻之要
盡露明明白白不我欺也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卷上

朝散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昌利化飛鶴山眞一子彭曉註

紫　霞　山　人　涵　蟾　子　編　輯

乾剛坤柔章第四十一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雌雄相須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敎玄明難測不可量圖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御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爲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邛道險阻傾危國家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凡修金液還丹先立乾坤既濟鼎器然後使陰陽合精氣於其中次運水火坎離繼合日月龍虎故得鼎中光耀玄明周窺良由參度聖文究尋藥母俾乾坤離坎混而相符而遊降六虛敷舒五氣循六十卦應十二辰布爲車輿以迎龍馬內有中宮金母如君怡國御時運和氣以相從任無爲而大順是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若或運火參差取時無準則

路生險阻國家見傾致使神室金如無憑懿產然金丹之要全在鉛火二字鉛火則水火也爲還返之祖宗其餘五行氣候皆輔助而成功金如則金母也

君子居其室章第四十二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室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氣候時勿違卦月屯以子申蒙以寅戌餘六十卦終自有日

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喻金翁處於神室如織毫刻漏參差爽尺日月失度晦朔偏陂晝夜不等或陽火過刻水旱不調則隆冬變爲大暑或陰符失節寒暖相侵則盛夏返作凝霜金宮既砂汞不萌一鼎乃虛螟亙起大則山崩地圮金虎與木龍佛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失散金虎木龍乃東西之魂魄坎男離女是南北之夫妻孝子逆散背則胎中眞汞被火候過差飛走不住以至皇極鼎口因而迸出殊域也或吉或凶或興或起四者及以上變證皆由運火之七魄麤也若能執銖銖天機衡量日月細意調燮至誠運圖召和氣於鼎內而產乾精傳眞宰於胎中而生坤粹號曰眞水銀是也

動靜有常章第四十五

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返覆

陳兩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膳

凡運水火動靜依時使龍虎二氣相須子母重腑藏戀五行字界四季周流盈縮不虧返覆無失卽日見其成功也

晦朔之間章第四十六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混淪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輸吐萌潛滓見象發散精光

晦朔之間金水符合之際艮後寅前是也陽符既退金水同宗故混淪相符牝牡相得流金滋潤施液母胎化生神靈不可度量又能安身利用藏質隱形伏體潛滓精光漸發既於東北右轉乃是遇朔復興起自箕斗旋轉西位嘔輸吐萌漸思明耀尙在伏陰之際將擬復圖舊形故於東北艮鄉以循發生始終之位再動潛龍也比喻運符至戊亥之間鼎中金水如經晦朔將近子符發生謂艮位去寅不遠故曰嘔輸吐萌同金母於晦朔之間金水滋暢至月旦遇子符一陽之火金還火重明復耀則

右旋吐萌漸生龍體也故下文云盛衰漸革終還其初也

昇畢之上章第四十七

昇畢之上三震出爲微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故三日震動八月二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二乾體乃成九三夕惕厲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二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二艮主進止不得逾時一十二日興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二坤承結括終始體養眾子世爲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用九翻翻爲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

昇畢之上三震出爲證者謂月之初生於西方昇畢之上以行陽火至子丑將還五日一周之氣自此而始再生一陽爻震氣初動發生之端於鼎內因此漸生陽氣至三五十五日方成純乾而體成就也陽以三立者火行三日鼎內陽氣初布故云三日震動也陰以八通者已得二候生二陽爻至於八日二兌金

得用金水氣停屬上弦金水相通故云八日兌行也九二見龍初平有明者謂月當上弦成形方半喻鼎內金水受寅卯之符陰陽各半也三五德就者謂九三乾卦行至辰巳正得三候共計十五日三爻盡爲純陽二乾體成就也此後陰陽界分故謂之盛衰漸革終還其初乃周而復始也二巽繼陰統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者陽爻退而變一陰爻巽故得承領陰符行五日在午未之上柔爻漸進陰氣旋生包固陽精無敢動逸四候旣滿生二陰爻二艮行五候符至申酉還下弦二十二日坤行陰符至戌亥是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者謂六候三十日坤行陰符至戌亥是乾坤之氣俱足龍虎陰陽萬物之數周旋故云九五加喜也六五二坤承結括終始雜養眾子世爲類母者謂坤始變一爻爲陽成震作乾家長男以至三爻俱變爲純陽成乾陽極陰生復於乾體變一爻爲陰成巽作坤家長女以至三爻俱變爲純陰坤始終出沒皆由坤體長養萬物世爲類母眾子卽眾卦是

也故六五坤承結括還丹終始爲道之規矩也用九翻翻者亢極見命以退位乃陽數已訖則轉而相與也

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觀故無常位爲易宗祖章第四十八

謂上文云乾坤爲道之規矩欲順陰陽之則須循魁斗之行變化備於六爻周流故無常位乃爲易道宗祖蓋喻坎離運氣於鼎中周流六虛於象內莫能窺覩玄妙潛生是爲藥之宗祖也

朔旦爲復章第四十九

朔旦爲復者五陰一陽陰氣已極陽氣復生謂六柔爻下體初變一剛爻是一陽發生之兆故從子初起陽火也陽氣始通律應黃鍾鼎受微陽之氣始造砂汞之基五陰一陽以陽爲主則布氣通流無所不至是謂出入無疾也易曰復返復其道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喻天地鼎中將生萬物自茲而始應十一月
子進陽火候也
臨䷒爐施條章第五十
臨爐施條章第五十
臨䷒爐施條開路正北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
臨卦四陰二陽喻行丑火陽德漸進光耀鼎中冬至之後日以
益長陽氣漸布生成神氣精也符應大呂結正低昂者金水感
氣漸結流珠於上應十一月丑進陽火候也
仰以成泰章第五十一
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
泰卦三陰三陽陰陽氣停夫婦交接漸兆龍虎之精敷榮金汞
故云小往大來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陰陽相承之道應正
月寅進陽火候也
漸歷大壯章第五十二
漸歷大壯章第五十二
漸歷大壯䷡挾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

大壯卦二陰四陽謂仲春陽氣雖盛陽中猶含陰氣陰道將離
故榆莢隨陽而落也刑德相負者謂二月八月陰陽分位之時
陽爲德德則萬物生陰爲刑刑則萬物死故二月陽中含陰陰
氣犯物乃於仲春而榆莢墮落象金砂隨餘陰氣動靜落於胞
中故云歸根也八月陰中含陽陽氣發生乃於仲秋而薺莢復
生象金水隨餘陽氣滋液滿於室內故云復榮也下文觀卦內
云刑德相負之際陰陽相停之時應二月卯息符候也
夬䷪章第五十三
夬䷪陰以退陽昇而前洗濯羽翮振去宿塵
夬卦一陰五陽陽升陰退陽氣已盛而鼎內尚餘些些陰氣被
辰火蕩滌金砂得以洗濯羽翮振其宿塵應三月辰進陽火候
也
乾䷀健盛明章第五十四
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中而相干
易曰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元萬物資始自冬至一
陽生至於純陽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喻鼎內自十一月受符至
四月六爻盡變爲純乾資成品類故金胎週正陽之火金得火
而成器固益光明廣被四鄰充滿鼎室應四月巳進陽火候也
中而相干者陽極陰生謂下爻陰干陽德也
姤䷫始紀叙章第五十五
姤䷫始紀叙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爲牡賓賓伏於陰陰爲主人
易曰媾遇也五陽一陰陰生陽退陰陽分界龍虎交媾故相遇
也又曰繫於金柅貞吉謂一陰首喝繫午後變以至極陰也履
霜最先者一陰初生必至極陰既有微霜必至堅氷井底寒泉
者謂五陽下有一陰陰氣未得敷舒五陽雖多陰爲主多以少爲主
之六爻五陰一陽以陽爲主五陽一陰以陰爲主人也謂鼎內
故曰陰爲主人也謂鼎內金母本是太陰水精初得陰氣微信
金水少得舒情必知堅氷極陰之至也應五月午退陰符候也

遯䷠世去位章第五十六
遯䷠世去位收斂眞精恢德俟時栖遲昧冥
遯世四陽二陰陰氣漸盛陽氣漸衰謂陽遯其位收斂眞精以
待將來殘陽居陰漸欲閉絕乃栖遲於昧冥也易曰物不可以
終遯故俟時也喻鼎內赤龍之精被陰用事漸合金水欲前婉
女則收斂眞精任陰陽之變化也應六月未退陰符候也
否䷋塞不通章第五十七
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没陽姓名
否卦三陽三陰天地俱息陰陽不交萬物不萌中宮金母舒卷
自然安穩應七月申退陰符候也
觀䷓其權量章第五十八
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蕎微稚老枯復榮蕎麥芽蘗因冒以生
觀卦二陽四陰陰氣已盛比仲秋情謂鼎內金得陰氣隨水相
合變化猶生姓女水銀也然陰氣得用而鼎內猶餘陽和反於

仲秋復生舊麥故云老苗復榮也冒生者還地生也喻金水承陰符於仲秋生養靈永滿胎中也八月二月陰陽刑德相負已於上文大壯卦中註之應八月酉息符候也

剝爛肢體章第五十九

剝䷖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坤

易曰剝剝也一陽五陰陰盛陽衰柔侵剛盡金水俱息肢體消化歸功土德應九月戌退陰符候也亡失至坤者謂下爻六爻純陰也

道窮則反章第六十

道窮則反歸乎坤䷁元恆順地理承天布宣

乾始於坤六陰柔爻九地之下變一剛爻謂之一陽生陽氣從茲而始以至六變純陽乾體成就純陽氣足陽極陰生復於乾六陽剛爻之下變一柔爻謂之一陰生以至六變純陰復歸坤體也故云道窮則反歸乎坤元也坤地母也陰也乾天父也陽之形軀者陰陽短促濁亂凡父母之氣也故以貢父母之氣變化凡父母之身爲純陽眞精之形則與天地同壽也陶眞人云元氣者人之根本也古歌曰鍊之飢之千日期身既無陰那得死故純陽之精氣無死壞也

陰陽爲度章第六十三

陰陽爲度魂魄所居陽神曰魂陰神曰魄魂之與魄互爲宅室性主處內立置鄧鄧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道舍應剛施而退柔化以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曰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眞一雜糅變而分布各自獨居

陰陽爲度章第六十四

陰陽爲度魂魄所居陽神曰魂陰神曰魄魂之與魄互爲宅室性主處內立置鄧鄧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丹根基也性主處內立置鄧鄧者性屬金也金主理內承領外符而養靈汞鄧鄧即形貌也情主營外築固城郭者情火行也火行六虛而爲砂汞城郭人民即砂汞也當此之際亦由乾坤動靜流氣布精土居中宮爲道舍廬陽伏陰施泰來否去陰陽刑德是爲藥之本途也九還七返八歸六居者謂金生數四成數九火生數二成數七木生數三成數八水生數一成數六土生數五成數十是也男白女赤者謂金始因生水而屬陰係北方坎

卦是象乾中男乃曰坎男金白故云男白也火屬陽係南方離卦是象坤中女乃曰離女火赤故云女赤也眞金在鼎內則爲坎男是離女之夫及在鼎外反爲離女是坎男之妻故金母受大陽之氣而產靈汞也則水定火者謂金火相拘使眞水不流蕩也五行之初者水生數一也上善若水者水爲萬物之母清而無暇不可視見道之形象者潛運於鼎中變化不一不可圖畫也變而分布者謂五行各守疆界而待火四時不差忒也

類如雞子章第六十四

類如雞子黑白相符縱廣一寸以爲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爾慮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鉛

凡修金液還丹有壇壇上有爐爐上有甑甑中有鼎鼎中有神室神室有金水也神室象雞子金水亦如之言類如雞子者重疊相裹也黑白相符者金水相包也縱廣一寸者以安靈汞也若以乾坤爲坎離生成十月具形與人無異四肢五臟筋肉中無念動之間以證其自然男女牝生也既鼎內陰陽升降調和則胎中龍虎起伏相抱固住眞精顏色浸潤骨節堅強修之不休久而可驗拍除陰火謂排却陰邪添入陽符乃正與陽運周而復始神室安和雲行雨施汞流金液如氷解釋自足至頭遍匝眞人之身往來金母之體火氣怫鬱於鼎內金精守弱於

俱全此數聯者蓋魏公顯露內外法象砂汞形儀也陰眞君神室歌曰后土金鼎生死長七神室明三圓五徑一混沌徘徊天地五星陰陽兩合象如雞子形容無差黃白表裏厚薄均勻六一固濟好守午門參同契又曰以水飛土母制之也肉滑若鉛者丹砂因鉛而生以象母會眞人歌曰百刻達離氣丹砂從此出體似眞珠狀丹砂本非赤是明形似珍珠而肉類鉛滑也

陽燧以取火章第六十五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禁二氣玄且遠感化尙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

陽燧方諸感氣而猶生水火乾坤日月設象而寧不生成況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採天地之母將爲丹基終合日月之精用爲藥祖種類相產水火相尙豈無效證乎

耳目口三寶章第六十六

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眞人潛深淵浮游乎規中旋曲以視聽閒

閒皆合同爲已之樞轄動靜不過窮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允合不以故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鍵緩體守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證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神相抱覺悟候存亡顏容浸以澗骨節益堅強排邪黨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氷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往來動無極恍佛被容中返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耘鋤宿污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

坎曰坎爲耳離爲目兌爲口坎離兌乃水火金也鈐鍵水火封固金母謂嬰兒姹女爲眞人浮游於胎中使母緩體安於空器中無念動之間以證其自然男女牝生也既鼎內陰陽升降調和則胎中龍虎起伏相抱固住眞精顏色浸潤骨節堅強修之不休久而可驗拍除陰火謂排却陰邪添入陽符乃正與陽運周而復始神室安和雲行雨施汞流金液如氷解釋自足至頭遍匝眞人之身往來金母之體火氣怫鬱於鼎內金精守弱於

規中昏久則明是陰極陽生之際清中顯濁乃火往水復之時四季迭興五行互用反者爲証道之驗坎去離來弱者乃樹德之基陽施陰伏坎耳不聽者令陰魄合和眞水使不流蕩也離目不視者令陽魂溫養眞汞使不逃逸也兌口不談者緘閉金胎使不開閘漏失赤龍精也魏公所述眞契回篇立辭指喻皆是違取近用事顯言微其意不欲明泄天機復不欲蔽藏至道故於此盡明內象與外用同焉者也

世人好小術章第六十七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關不通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商宮投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煩

魏公謂世人好學小術要趨疾徑不知小術疾徑有始無終用功至多獲成者少如盲聾者苟於視聽漁獵者誤於江山既取捨之有乖在是非之寧別動求至道約而不繁況金液還丹是

白日冲天之上道若遇明師或逢神授導其妙訣而修之則易簡之理得矣

太陽流珠章第六十八

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應化爲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爲水馬齒琅玕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蓄禁門慈母養青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教敕子孫五行錯旺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

太陽流珠者地氣合天氣而化珠露是純陽精氣能發生萬物有氣而無形故號曰赤龍也陽火化氣爲硃砂故火生土土生金金是太陰之玄能長養萬物有氣而有質故號曰金華也赤龍者木生於甲乙亦名曰青龍陽也父也夫也火也金華者寄生於庚辛亦名曰白虎陰也母也妻也水也蓋取青龍白虎之義如此或以陰陽顛倒五行互用更爲男女遞作夫妻則其義也如彼太白眞人歌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還丹之宗龍從火生虎向水產其言不易也金妻先唱木婚播施神母姬娠而生姬女姬女滿長變化多端或解化爲水或馬齒琅玕其金母始自水生而變化之中終不絕水體也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者金汞相生也迫促時陰拘蓄禁門者陰氣繼還資護內宮也慈母育養孝子報恩者慈母內胎也孝子眞水銀也陰眞君歌曰陽眞砂陰眞汞也是水銀生於金母故謂之報恩也相吞相陷乃龍虎之交氣也嚴父施令教敕子孫者乾卦父也謂教眾卦使輪助離女坎男及五行共生砂汞子孫也還丹以鉛火二字爲宗祖終始運用者也其餘氣候節符俾佐共成神基也過此以往則皆非金液還丹之道也火能銷金火又生於木反制爲藥古歌曰丹砂木精得金乃併又曰三性既合會二味自相拘固濟胎元泄變化在須臾三性者火金木也二味者鉛汞龍虎也故云三五與一天地至精也可以妙訣難以書傳者豈輕議於非人也註云更爲男女者神水赹火反至在神室中火却赹金汞爲金中水金爲水中砂砂生汞金生水也

子當右轉章第六十九

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狽遂相銜嚥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貍犬守鼠鳥雀畏鸇各得其功何敢有聲

子右轉至酉也午東旋至卯也此十二辰陰陽卯酉二界者金從復符火候也卯木氣停也主客二名金木之號也青龍既能吐氣白虎田得吸精精氣相含共生純粹熒惑者極陽火數也守酉者火氣逼金胎也金得火盛明光耀遍於器內金氣承火經天故云殺氣臨之何有不傾則姪女眞鉛不敢逃逸如貓捕鼠似雀畏鸇也太白者金精也經天者甲乙也金火木還互制伏俱無所傷各得成功則無不順之聲也

不得其理章第七十

不得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得傳授見其端倪取類而修之則終始成功矣

五行相克章第七十一

五行相克更爲父母母合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嘗專不泄得爲成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舒象若以野葛施合教敕子孫者乾卦父也謂教眾卦使輪助離女坎男及五行共生砂汞子孫也還丹以鉛火二字爲宗祖終始運用者也其餘氣候節符俾佐共成神基也過此以往則皆非金液還丹之道也火能銷金火又生於木反制爲藥古歌曰三性既合會二味自相拘固濟胎元泄變化在須臾三性者火金木也二味者鉛汞龍虎也故云三五與一天地至精也可以妙訣難以書傳者豈輕議於

五行相生相克更爲父母母五作夫妻父母相稟而生陰陽相須而立共成不朽之丹人或得之宜乎愼密以成其道也其有立竿見影空谷應聲野葛入口尚能立有効驗況金液還丹者乎

河上姹女章第七十二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爲根

河上姹女者眞汞也見火則飛騰如鬼隱龍潛莫知所往或擬制之須得黃芽爲母養育而存也黃芽卽眞鉛也

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雞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猶火動而炎上水流而潤下非有師導使其然也資始統政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偃其軀稟乎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制始先

物無陰陽章第七十三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之間若離陰陽卽無萬物也孤陰寡陽不能自生成也故喻神藥之用或三五未連與金木不交

丹砂木精得金乃幷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列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腎黑爲子心赤爲女脾黃爲舅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

丹砂木精得金乃幷者丹砂本歸金胎而結就金又是水銀金因火鼓發而產丹砂故丹砂因得與金兼幷也金木自變化水於水中生在平鼎中水却返生金故爲水子也子水數共爲五行始金火木三物同功首尾造化俱歸戊巳者是故脾實爲藥之祖也

剛柔迭興章第七十七

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交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

水火迭興遍歷經行分布十二辰中龍虎卯酉分界陰形伏殺陽德生起刑德相逢兩相制伏俱成和合故云歡喜也二月榆落者緣自子進火至卯雖陽氣得用而未至純陽尚餘陰氣乃陽中有陰故被刑殺陰盛陽氣反於仲春發生之月而落榆莢

金化爲水水性周章火化爲土水不得行故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澄度過節爲女所拘魄以鈐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靈符

火至二八月金水舒暢或水液生於金或金砂化爲水故和融用章也火數既極復歸功於土土守四季水不得飛故水不得行也男動外施則火行於外女靜內藏則金守於中宮火氣雖過金被水拘陰魄既拘陽魂亦伏寒溫相戀各得其宜俱吐證符滋生靈汞也

丹砂木精章第七十六

丹砂木精得金乃幷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列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腎黑爲子心赤爲女脾黃爲舅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

丹砂木精得金乃幷者丹砂本歸金胎而結就金又是水銀金因火鼓發而產丹砂故丹砂因得與金兼幷也金木自變化水於水中生在平鼎中水却返生金故爲水子也子水數共爲五行始金火木三物同功首尾造化俱歸戊巳者是故脾實爲藥

也八月麥生者緣白午退陰符至酉畢陰氣得用而未至純陰尙餘陽氣乃陰中有陽故被德生陽盜陰氣反於仲秋肅殺之月而生麥苗也比喻鼎中金母因陰陽盛衰相盜之際或則卷舒眞精或則摧落砂汞子南者亦陰中含陽坎男之象也午北者亦陽中含陰離女之象也一數陰也九數陽也陰陽始終爲藥之用元氣生處危陽氣復播精於子而生眞鼉也

關關雎鳩章第七十八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虬相扶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妹令蘇泰通言張儀結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爲夫婦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刻參差失其綱紀雖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搗鍊淮南調合立宇崇壇玉爲階陛麟脯鳳腊把籍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補塗瘡去冷加氷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凡修金液還丹者先明鉛火之根次認陰陽之理孤陰不自產寡陽不自成須候陰陽相交牝牡襲氣龍呼虎吸男成女產故云牝雞自卵其雛不全二女同居其情不契且天地之間若離陰陽即無萬物故採天地之眞精取陰陽之根本而爲藥基若以釜石草木氷雪霜露鹽滷之物非種異類孤陰寡陽縱使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搗鍊淮南合和以致廣置壇場豐備有酒敬祝辭告諸神鬼面望還丹之成者有如和膠補釜以補塗瘡飛龜舞蛇終不得矣

朝散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曰利化翁鶴山其二子彭曉註

紫霞山人　陳顯微　編輯

惟昔聖賢章第七十九

惟昔聖賢懷玄抱眞伏鍊九鼎化肺臚淪含精養神通德三光津液轇理筋骨緻堅眾邪辟除正氣常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憂悔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今著於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名須諏眾文學者得之銀槨諸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爲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用意參焉

魏公謂三皇修九鼎神丹而服食致仓精養氣通德三光化淪無形以爲神仙賓于上帝傷惻後來好道之士或依約古文或旁采經訣開示淺近啟發枝條隱匿本根假託金石諮亂祖宗

不顯眞規後人得之不究踪跡據文率意將假作眞龍匿藏諸迷迷相指遂有財隙業破虛損道心故得定錄此篇所貴字約而易思事省而不撓露其核實非示亂辭庶幾開發未萌直論砂汞智者熟想必獲其眞詮也

法象天地章第八十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影亥前却兮九年破凶咎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改關鍵有低昂兮害氣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於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相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

既濟鼎器法象天地於鼎問玄溝便問數萬里也何鼓三星或臨星紀以近北斗主有兵威是故人民驚駭且兵主金蓋喻鼎內金被火候猛烈延燔使金鎔鑠鼎室亢旱凶咎是生百田刻漏參差致陽作診尙賴皇上土德止遏金水燥火自消改過歸巳其或關鍵未固鼎器泄符則周運元氣奔騰江淮水符流蕩陰生於午陽起於子動靜徘徊不離二位實陽申陰水火終始皆循斗建以定衡紀也

升煞於巽山章第八十一

升煞於巽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墮導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雀翔翔翼兒戲兮飛揚色五彩遍週羅網施兮壓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婁兒之戀母顚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刻漏未過半兮魚鱉卵鬻起五色象炫耀兮變化無常主潘沸鼎沸馳兮暴湧不休止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錯距形如仲冬氷兮閼千吐鍾乳崔嵬而雜厝兮交精相支拄

鼎居鼒上爐壇接連故以謂巽山也鼎爐上水下火也白虎前唱金母得火成形或吐白砂或生蒼液丙丁朱雀運氣往來罷趁五行因成五彩五氣聚乾坤之鼎四時逐水火之門天地開防陰陽雞網姪支裝捉眞汞雞逸時有嗷嗷聲悲終乃依依戀母以致摧折毛羽胎內則或汞或砂及經刻漏火符胎中則或以此指示丹砂水銀之成象也

陰陽得其配章第八十二

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冢屬爲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而爲三五三五併爲一兮都集歸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

陰陽得配則金木淡泊相守也青龍白虎朱雀乃木金火三氣也臨星紀以近北斗主有兵威是故人民驚駭且兵主金蓋喻鼎內金被火候猛烈延燔使金鎔鑠鼎室亢旱凶咎是生百田刻漏參差致陽作診尙賴皇上土德止遏金水燥火自消改過歸五爲一者本土水合內金火二物共成變化也所有修運日數前篇已備釋矣

先白後黃章第八十三

先白而後黃今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鼎今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爲今非有邪僞道若山澤氣相蒸今與雲而爲雨泥竭遂成塵今火滅化爲土若葉染爲黃今倒藍成綠粗皮革煮成膠今麴蘗化爲酒同類易施功今非種難爲巧惟斯之妙術今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今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今景如水宗海思之務合熟今反復覩上下千周燦彬彬今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今心靈作自悟捷端索其緒今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今常傳與賢者

丙胎金水變化之狀先白者乃金吐玉液也後黃者乃液變黃芽也赤黑達表裏者水火陰陽精氣通達胎氣也金液還丹爲第一鼎者號曰金砂黃芽也古文龍虎經曰穀爲金精水環若液是也日食一粒如黍米大三年限滿白日沖天又曰眾丹之靈跡長生莫不由蓋道門有二十四品大丹皆由第一鼎金砂黃芽而始若不由此而始者乃旁門有質之藥非金液還丹之列也昔李筌註陰符經云還丹之術百數要在神水華池百數之象之大旨備矣

大易情性章第八十五

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卷下

大易性情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眞有所據三道俱出一徑也

乃知錬丹之義一一各有節度黃帝老君用究其道垂文至斯較量爐火之事眞有所據五行同宗金木火三道俱出一徑也

枝莖華葉章第八十六

枝莖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惑

凡修金液還丹當須先認根株方得藥生華葉而果實垂布也不失其素謂不失其水銀也但認得眞鉛爲藥根株則自然藥生眞汞如果之實不失其信誠如斯言而不惑後之人也

象彼仲冬節章第八十七

象彼仲冬節草木皆摧傷佐陽詰貢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合閉口不用談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視匡郭以消亡諺惑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叙斯四象以曉後生盲

修丹火候或枝莖繁舒或果實茂熟或草木零落應彼仲冬啟

塞順時皆由運火鼎符也其佐陽詰賈旅者閉關禁旅象囷塞
鼎器不令漏泄眞精眞氣也人君深自藏者乃中宮金母也閉
口不敲者兌金室也天道甚浩廣則鼎內變化無涯太玄無形
容則金水滋液周洞潛運無極神化無方四序推移匡郭消滅
而金水之形變化矣魏公謂大道運育冥宰無形若不以法象
調和陰陽拘束契之潛化合以天機爭牽引日月之精魂留
連咫尺之鼎室而成妙化哉如謬悞事緒則必敗傷故叙此文
以悟後來之未見者耳

會稽郡夫章第八十八

會稽郡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染榮榦運僻陋忽畧利名執守
恬淡希時安寧宴樂閑居乃譔斯文歌叙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趣
一統共論

此乃魏公自述不循世名至親道域安閑宴處乃譔斯文約三
聖之遺言會一端而共論將乾坤鼎而同大治運坎離氣而比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卷下

之滄陽九陰六之災俱無患矣

鼎器歌

曉所分參同契并補塞遺脫四篇爲九十章以應陽九之
數外餘歌鼎器一篇本在補遺之前蓋其辭理鉤連字句
零碎獨存於此以應水一之數歌曰

圖三五

鼎周圍一尺五寸中虛五寸又張簫註云此名太一爐圖象天
方象地狀若蓮壺亦如人之身形三層象三丹田地故三光五
行四象八卦盡在其中矣

寸一分

厚一寸一分

口四八

口偃開如今之鍋釜臥唇恠折周圍約二尺二寸明心橫有一

尺

兩寸管

立臂環匝高二寸

長尺二

鼎通身長一尺二寸上水入鼎八寸

厚薄均

通身厚一寸一分令均勻也

腹臍三

鼎通身腹底通直令上中下等

坐垂溫

鼎懸於罐中不著地懸胎鼎是也

陰在上

上水鼎以漏下

陽下奔

下通火以炎上

首尾武

巳午是陰陽界分巳爲陽子尾午爲陰亥首故火武也

中間文

巳午兩向中間陰陽進退各得其中故火文也

始七十終三百六十日應周天火數也於其間細

七十三旬二百六都合三百六十日應周天火數也於其間細

意調勻火符不令失天地之大數魏公欲諳偶成文故分而言

之也

陰火白

火數退陰云火白是也金水得用故多白少赤

黃芽鉛

黃芽生於鉛鉛是芽母也

兩七聚鉉翼人

兩七者後篇云青龍處房六兮白虎在鼎七兮翰羽龍七宿之

氣與白虎七宿之氣合聚神胎輔翼而生靈汞眞人也緣鼎器

立三才中宮爲人故中篇云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是也

腠理腦定昇玄子處中得安存

神室金母養育水銀眞子也前篇云溫養子珠是也

來去遊不出門濛成大情性純

姹女嬰兒得母安養又爲開鍵鼎器堅牢無路逃遁只在器內

上下游泳日月數周漸成純質

却歸還本原

始以水母爲丹基水母復生眞水銀故謂之歸一還元也

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

周年辛勤細意防護無致懈怠也

途路達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

丹道幽微旨趣深遠若能了達可謂乾坤入掌日月在心無所

不致也

刀圭霑淨魄魂

金液還丹刀圭霑五內即神鍊氣精魂安魄靜更易凡骨變爲

眞人

得長生居仙村樂道者尋其根

令好生之子尋究神藥根源而修之勿致悵用雜類也

審五行定銖分

凡修還丹先究陰陽之情性次明水火之根源審察五行區分

晝夜循環刻漏析別分銖得陰陽相須五行互用方有所獲也

故曹眞人曰金液通神仙須向五行覓五行處處有數非仙人

惜要識眞鉛汞一水與一石中宮先爲主水火繁爲物二物爲

夫婦夫婦相配匹百刻達雌氣丹砂從此出則知金液還丹非

陰陽五行眞鉛眞汞和合成藥則餘無別徑也

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

使研精覃思勿輕易論之緘藏于心若妄以書傳必遭天譴

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兮謁仙君錄天圖兮號眞人

丹成之後功滿德充膺籙受圖位居眞人誕諸道駭不其然乎

曉分章義畢窺謂眞契言微道秘文泛理深既三卷之首尾

銖連而五行之上下輪起在至人之鏞舒甚顯恐末學之愚

昧難明是敢復約眞契著成明鏡圖訣一篇列八環而符動

靜明二象以定陰陽眞契幽遠一覽而便無遺矣

訣曰

造化潛施跡莫窮　蓂成眞訣指童蒙

三篇秘列八環內　萬象門開一鏡中

離女乘龍爲木精　坎男跨虎作金公

同人好道宜精究　究得長生路便通

又

至道希夷妙且深　燒丹先認大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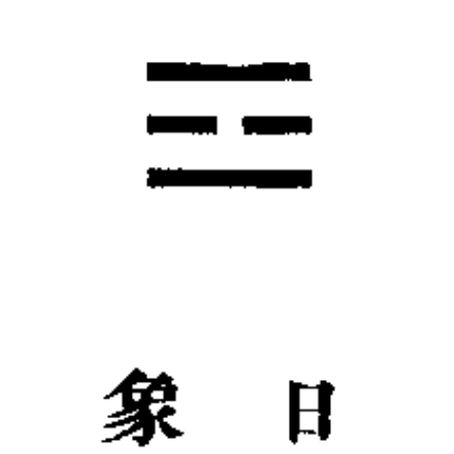
日爻陰偶生眞汞　月卦陽奇產正金

女姹汞砂男孕雪　地藏熒惑丙舍壬

兩端指的眞鉛汞　莫向諸般取大尋

日象

火氣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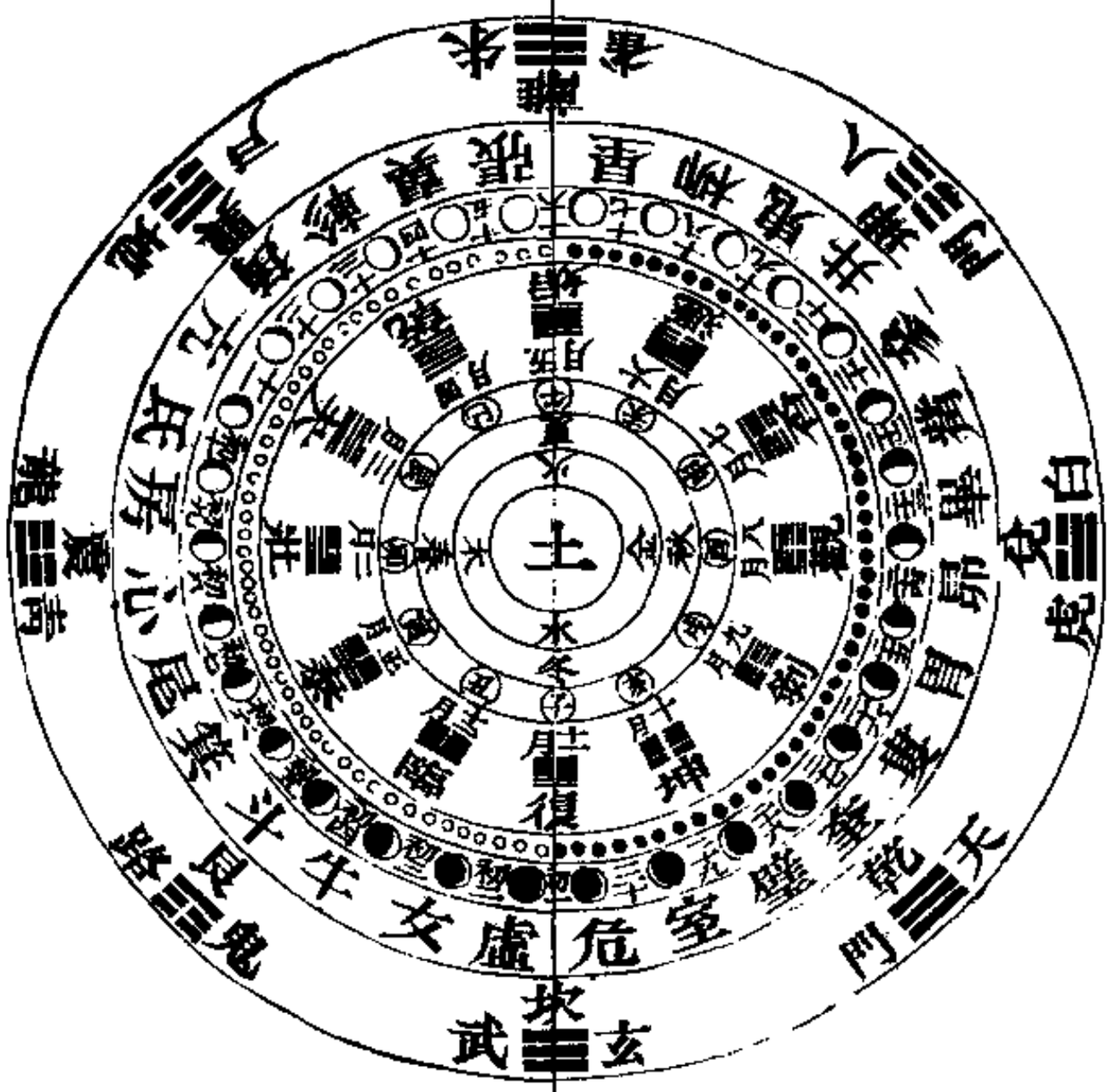


日者陽也陽內含陰象砂中有眞汞也陽無陰則不能自耀其魂故名曰雄火乃陽中含陰也日中有烏卦屬南方爲離女也

月象

金氣魂

月者陰也陰內含陽象鉛中有眞銀也陰無陽則不能自煥其魄故名曰雄金乃陰中含陽也月中有兔卦屬北方爲坎男也


離☲
坎☵
土
木
水
金
火
冬
夏
春
秋
坤
復
臨
泰
大壯
夬
乾
姤
遯
否
觀
剝
坤
震
兌
艮
巽
離
坎
乾
坤
虛
危
室
壁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參
井
鬼
柳
星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斗
牛
女

參同契者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蓋以諸丹經理通而契合也凡修金液還丹先尋天地混元之根次究陰陽分擘之象明水火相克復爲夫妻認金水相生反爲父子故有男兼女體則鉛內產砂女混男形則砂中生汞日者陽也日中有烏陽含陰也月者陰也月中有兔陰含陽也此天地顯垂眞象令達者則之可謂眞陰陽也復有陰陽反復之道水火相須之理造化生成之徑既知其徑須取其根根者則天地混元之根也既得其根須取其象象者則陰陽分擘之象也既得其象須循動靜既循動靜須知其數既知其數須依刻漏既依刻漏須明進退既明進退須分龍虎既分龍虎則南北之界定矣金木之形全矣大丹之道成矣復有內外法象內外水火有壇鼎焉有鼎室胞胎焉有爻象焉有抽添之則焉有鑄寫之模範有離合之形體此皆頭頭俱備關一不可志士又須徹聲色去嗜慾棄名利投靈山絕常交結仙友隱密脩晝夜無怠方可期望或不如是則虛勞動衆故陰眞君曰莫辭得失一志而修還丹乃可冀也時孟蜀廣政十年歲次丁未九月初八日昌利化飛鶴山眞一子彭曉叙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後序　一

周易參同契一書纂註解者數家宋鄭伯謙謂張隨彭眞一皆嘗傳註今所見惟彭耳然文義雖詳眞機尚隱近時俗解類以旁門坿會覩彭益舛希微子王夷則云今越之公庸板行惟以彭曉箋義爲善本然世代遷革今所行者已非彭眞獨首序與明鏡圖得魏君之悕此書定評可以略見按邑志彭曉號眞一子永康人後唐時曉以道士隨眞休入蜀仕朝散郎守尚書祠員外郎賜紫金魚袋此書彭曉纂註紫霞山人涵蟾子編輯所以分眞契爲章義者蓋以假借爲宗上下無準今乃分章定句以四篇統分三卷爲九十章以應陽九名曰分章通眞義內有歌鼎器一篇復次依約眞契撰明鏡圖訣一篇明嘉靖時周藩崇獄主人刋入金丹正理大全余所据即此本季樵

胡宗楙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後卷下　永康胡宗楙據金丹正理大全本校錄

救

災

要

書

日華弟子鶴洞子纂輯

積益呱呱問誰之女自生自殺心毒於虎莫挽頹波訓言示汝話與石人悲泣如雨

觀音大士戒溺女訓歌緣始

金陵沈象賢年五十無子頗有意修德一日忽見白衣老婦語之曰汝能勸得一千人不溺女則陰隲無窮象賢曰我一人如何勸得許多人老婦曰我有戒溺女訓歌一卷汝果能刊施廣行於世何止勸千人耶爰授象賢袖中白衣忽不見心知

菩薩示現也因遵諭付梓印施千卷後連舉二子皆英年登第年九十三無疾而終異香滿室焉 原序

鶴洞子曰慘哉溺女大江以南滔滔皆是非沈生平居植德

菩薩亦何從而面命之晚得貴嗣歿徵異香陰隲無窮之語符矣夫溺女卽殺女也殺女卽自殺也世俗恬不爲怪詎知殺機一萌賊人倫之紀傷天地之和鬱積怨氣釀成浩劫生生冤魂糾纏不了殆賈傅所云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耶嗚呼溺女之狂瀾一日不迴菩薩之愁眉一日不展普願諷其歌者互相傳戒力挽頹俗家家之子女團圞在在而祥和洋溢豈不美哉

觀音大士戒溺女訓

大士曰天地有陰陽人間有男女女兒都不生男兒來何處家家溺女兒媳婦誰家娶十月懷胎生點點骨血成投胎認父母誰料作冤魂我發慈悲心勸人莫溺女書中受者是與爾說因果

浙江青田縣有婦人連溺五女第六女橫在腹中不卽生痛如刀割忽腹中小兒聲大叫曰我在汝腹中轉身五回俱被溺死我今仍是女身生下又怕汝溺死不如死在汝腹中同汝一齊絕命言畢婦號慟而死

杭州昌民妻許氏初胎雙生二女俱溺死後懷胎十月不產腹中疼痛欲死不能至十六月產下一物人面蛇身半身仍在腹中腹痛數日死蛇亦死死之夜其夫夢妻坐血盆蛇盤身上嚙咬夫怒欲殺蛇妻哭止之曰此乃我從前溺死兩女

變蛇來索命萬望汝偏告陽間人勿學我受此苦楚也

廣東電白縣民張大妻葉氏素朝香念佛死後閻王判張變豬妻變狗張泣曰我與婦平生好佛奈何作畜生閻王曰徒好佛何益汝曾生三女都是我放來轉人身者汝俱忍心溺死人面獸心不該罰汝作畜受殺耶於是張披豬皮妻披狗皮託其弟張二夢曰我雖一生敬佛奈溺多女兒不得轉人身矣嗚咽而去

江西龍南縣有接生婆柳氏慣爲人家溺女一夜夢閻王命鬼割其舌曰汝慣幫人溺女女兒雖小不能言盆中光景也可憐汝何以不肯饒他耶醒來舌卽腫痛腐爛餓一月而死死時作羊聲

浙江遂安縣有婦人劉氏初生兩女皆溺死後生一男喜甚一日抱男哺乳忽跌在地見兩個小女鬼嚙其乳不放又見一馬面手持大刀指曰這是汝淹死的兩女兒閻王命我帶來索汝命劉醒覺乳微痛次日兩乳生疔瘡痛不可忍徧身潰爛而死其兒因無人哺乳亦死

江南廣德州富民陳達先初生一女夫婦商曰溺女好早生男鄰婦張氏勸其取水溺之次年達先同張氏各生一男陳子幼伶俐及長日習賭蕩敗家因與張氏之子奸姦將張氏之子打死告官問成死罪臨刑時達先夫婦抱之哭兒忽大聲曰我原是爾初胎女兒因爾將我溺死閻王命我轉作男身破爾家產敗爾門風當初溺我時張氏不出言勸止反幫助取水所以我將他子打死這是前生冤孽哭來何益達先

同張氏皆至老無子

浙江金華縣常金蘭妻楊氏年三十初生一女金蘭怒曰養女無益況哺乳三年耗汝氣血擔擱不產不如溺死及早生男是夜金蘭夢亡父大泣謂曰吾僅產汝汝命中本有兒因汝溺女閻君大怒將汝命中子嗣削去今斬吾嗣矣既醒以告妻妻夢亦同果終身無子追悔莫及

福建福安縣民陳良翼妻林氏與鄰婦李氏甚相契密林氏連生二女俱李氏取水請溺且從旁助言後李氏因病昏暈夢公姑厲聲曰爲吾兒而娶汝原爲接續宗支汝命本有二子何故常幫鄰家取水溺女乎吾宗絕汝手矣後果無子

福建長樂縣民王雋娶吳和氏連生四女皆養之及第五胎仍生一女或勸溺之蔣時胎生男鴿曰天地以生育爲心溺女以逆天吾不忍也仍養之後夫婦同夢天神自雲端謂曰汝命本無男因汝力養女兒不負天地生成之意吾送賢兒與汝以光大汝門戶後果生子成進士

江南太平縣金作章妻應氏初生一女欲溺之爲鄰婦莊氏力勸而止是夜莊氏夢神語曰汝今阻溺救生實合天地好生之心

上帝喜甚汝當生貴子矣醒以告夫是年果生子髫齡入泮聯捷秋闈

廣東嘉應州張次仁妻李氏生一女置盆中欲溺之見女啼

哭不忍復抱起乳哺年十歲與微客王某爲養媳婦後遭明末之亂次仁遷居貴州時王某之子官御史爲貴州巡按因擊廣東大盜張子仁不獲誤擊次仁逼認成招巡按閱此卷適夫人在側問曰何人犯何罪巡按語之夫人謂然曰此人何與吾父同姓同名並年紀籍貫亦同但我父額有贅瘤未識是否次日覆審視之果然因帶之內署命夫人認之爲白其冤留養署中並仁妻李氏接至二子已賣爲人僕代爲贖身隨巡按入都一官衛守備一官按察司知事全家受女之福若將此女溺死冤固莫白骨肉何能團圓耶

以上十一則不過偶舉顯報以例其餘俱係的的實實有其人有其地有其事並非懸空臆造誑汝世人善信

男女有福緣得此冊者宜傳述勸人如勸得勿溺一女
可當十善勿溺十女可當百善廣勸勿溺尤爲善緣無
邊倘高閣此冊又不勸戒人溺女者與溺女者同罪吾
言非虛懍之戒之 原跋

觀音大士重戒溺女歌

聽我歌聽我歌聽我唱箇冤魂歌人家養女要淹死世上冤
魂管幾多
好很爹好很爹女兒生下哭哇哇盼咐不肯養恐怕日後負
累他不知日後有也可無也可何必此時不饒我假如養兒
不立志傾家敗產又如何請爹自把心頭摸害我性命招孽
麼害我性命招孽麼

好很娘好很娘牀上就是活閻王斷然不肯養口說包纏不
可當其實包纏破也穿壞也穿婆家衣裳好遮寒就是把與
別人養長大也還得見面請娘自作女兒看外婆養女不說
難外婆養女不說難
好洗娘好洗娘救人一命又何妨一盆無情水提到房中做
無常這樣穩婆心也忍手也忍見死不救坐得穩且看老鷹
抓雞兒旁人也要喊幾聲我到陰司把狀論汝是人命的干
證汝是人命的干證
好冤情好冤情家家戶戶都殺人女兒不會講只得糊塗哭
幾聲未必不怕天地怒鬼神瞋這般罪惡不爲輕文昌關帝
也有文說與凡間全不聽奉勸知書達理人要把良心論一

論要把良心論一論
好良心好良心女兒落地不留生墮胎人命還血塊也許上
衙門今日我已備四體全六根的的爹娘殺兒身哥哥汝若
能一保嫂有孩兒我勤抱爹娘只養汝就好當年何處來嫂
嫂當年何處來嫂嫂
我好苦我好苦初離娘胎不能走睜眼呱呱泣人見是女皆
袖手房中坐列阿伯母阿嬸母盡勸阿爹將我撫慈善婆婆
燒寶香堂上怎不開佛口漫說異日光門楣救人一命勝朝
斗救人一命勝朝斗

附戒溺女講語 見感應篇直講

感應篇中說損子墮胎既產叫子夭產叫胎損是溺殺等類
墮是用藥打下或姦淫或妒忌或因窮困或怨女多那知天
律與故殺人命等罪故犯此必受慘禍世人不醒極爲悲痛
這三句最是輕妄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慈己的幼并慈人
的幼如陳毅軒知諸暨縣民多溺女公設法勸止并定上中
下三等嫁法俗因大化子文莊天啟探花凡刻戒溺女歌施
保產丸助米炭銀錢都是積德中事至賣墮胎藥的人尤勸
他不要造賣這是上天震怒的何苦貪小利墮地獄速速改
換行業爲妙○女子投胎也是一樣性命下地即遭淹死於
心何忍你想一想看所以世有淹溺女兒後來生蛇蟠死的
也有因生產喪命的也有死時見小兒討命的也有并其兒
子亦漸漸死絕的淹女之家子孫多致消敗一定道理心腸

戒毒受報也毒要曉得天地好生一切蟲蟻尚且不可無故損傷何況活潑潑的一條人性命陰司法律淹女者丈夫減壽婦人產亡你越淹他越要來冤魂受毒總要連你的性命帶去眼前你們也應多見過的了我今分付你們各人歸去在地方上竭力勸化勸化一人的口祿養一箇留一箇存了好心後來必有好報能勸得婦女們回心轉意多留幾條性命陰功極大積德於子孫不少急速去勸急速去勸尤須廣勸收生婆教他積些陰德勿聽憑人家淹女切勿與人打胎蓋此兩樁乃極傷心事罪孽極重如有人家淹殺女兒以及打胎等事神明查出立刻發覺到那時求天拜地也無用了

救溺要書

附救溺嬰新法見湖南桂陽州鄧得錫先生種子集中

人生幸際太平幸值溫飽便須孳孳爲善多貽後人之福縱有衣食以豐之非爲善則恐福田之不廣縱有詩書以訓之非爲善則恐丹桂之無根但一切方便陰功誰曰非善要不如救命之眞一切戒殺放生誰曰非眞要不如救人之大特是救人一事有費數千金未見確救一命者惟有戒溺嬰女之法能拯一人即實在救活一命自古朝廷設法神聖降筆或分建養堂或公雇乳母法非不善人猶多迷送養則阻於作踐之浮言自養則徒於賠錢之過慮即在仗義行善之人亦慮事體重大謀始圖終之難是以另立出帖買命之法帖出而願行帖收而願止同心者衆固可大其規模協力者少不妨約其限制可以兩人共行可以一人獨舉一里數里畫疆可守一月數月計時可爲至於仁人而在高位賢者而擁厚貲須可宣暢引伸廣施仁術又況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此地爲之彼地豈無爲者今日爲之後日豈無爲者使人人有此立願法則家家有一育嬰堂矣

能立局以圖永久自是更好如不能立局則從此做起亦屬急救妙法

數人共救勸帖式　某等特出具勸帖敬告本境上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左右某處爲界界內有貧家生女無力撫養者煩本人於三朝內親報帖內有名之人俟其訪看的實助錢若干一千以上各隨其力滿月至三月又助錢若干如初助之數三月之外自養抱養聽其自便凡來報者以此帖存否爲據帖收願止倘報者界限情事不與帖載相合不能妄助分文此白具勸帖某地某名氏並年月日期

一人獨救勸帖式　某地某人立願助救嬰命若干一命亦可凡本境相識之中有不肯洗養女孩兒者煩近鄰仁人君子代爲勸阻即日來舍告明情事的實至滿十日助錢一千二月後再助錢一千此後自養抱養聽其自便但力微不能偏及權自本境某處起至某處止至滿願之日收帖不行凡來告者如與此帖不合一文不敢妄助此白具勸帖人某地某姓氏並年月日期或寫總共助錢三千分作半多少不妨隨酌年逐月支取便可保全此中一更有謹默之人心立善願又不欲出帖揚名並畏難於查

訪者不妨囑託誠信之好友告以心計之願使之探訪勸
諭不論遠近果得救起之時其錢即付友人轉發此尤簡
便無弊之一法也城中如無溺女之俗（託人辦理○陰德之俗即可從鄉閭訪求之用心若必欲力避人知便有許多誤事如能行所無事即陰德亦在其中矣）
一有疑女命不可勝救者試譬之溺人滿河我能隨拯一人
便是救一命之功豈可以滿河難救遂並此一命而不救
乎夫名利之不能盡爭者未聞以其少而不取獨於善事
則虛憂其大而實辭其小彼將何所下手故有志者先須
去此等狐疑救人一命功德最大須勉力做去彼以爲緩
而多生疑阻者便是阻人爲善恐非福相
一富家文士亦有曾犯溺女之罪若倘讀戒溺諸文此心能
無悔惕然而死者已矣惟有取用此法可以救補前愆可

以轉禍爲福又凡一切問心犯難解之罪者宜取此爲贖
身之一法（此足爲已犯此罪者開一條活路）
一凡求子求壽求功名之人各具懇切眞心力行一切善事
如更能取用此法隨力所至實行廣推世間感天地動鬼
神之事未有速於此者其獲福何以數計耶（人欲挽回天數自作元命必須取用此法勿曰吾地此風俗少可以緩圖也）
一世有樂善不倦之人亦恐終身難遇一命之緣正好取用
此法力行廣推深種善根若奉功過格誓行善事若干之
人更苦終日無善可爲唯有救活一命則　文帝示潘仲
謀之訓分明已準百功況小財大用人命關天天地之德
曰大生此金不在修生之下父母之恩曰罔極此金更在

罔極之先節寒士之束脩亦有除刑之意出匹夫之片紙
即同宥罪之書但得一命矜全此心何等快活況天道之
報施不爽也（歲日此心載金球玉文章至此幾於鬱風雨泣鬼神讀此而仍漠然無動者非人情也）
一禍患疾病危迫困窮之時誰不思立願以禳之能取用此
法即救一命亦足補天地之憾轉移厄數不卜可知矣
一刊印各種善書自是懲惡勸善實在功德而廣布此法使
一切事急無措之人平日習俗見聞自然立地可行尤爲
方便陰功凡爲父母祈福壽康健及自己子息功名財利
疾恙求愈訟非禳解消災弭厄等項發願印送此集遠傳
他省德洋恩溥生全更無限量矣按溺女之風東坡居士
言岳鄂閒有之魏裔介御史奏稱江西江南福建皆有之
乎此豈人皆不犯耶抑官長所不及耶或深慮夫地保戚
鄰之告訐有索詐挾嫌諸弊反惹成多事耶殊不知官長
稱爲父母即當推父母愛子之心而痛革其父母殺子之
習始則出示嚴禁繼則與紳士富戶等公議建堂立社設
會各隨其俗所便而行若紳士富戶慨然樂善則天良發
見豈有出錢以救他人之女反欲吝錢以溺親生之女清
夜自思必有不安則富戶之溺女亦可漸除矣貧者又得
所贍養亦何忍爲此滅絕天良之行溺風不從此息乎是

以凝祉先生哀號求救於民之父母其一種熱腸一片苦心躍躍紙上為民父母者能體好生以救生功德無邊無量

溺女之風近世所在多有而尤甚於窮鄉僻壤曾望仁人君子留心積善者務祈訪問某地有此風俗即可照此買命帖式隨力舉行救得一命即是一命的功德勿曰吾地素無此風遂忽焉不以為意也本地即無此風即可推此法於他鄉凡以救人性命為急當不過分畛域

附彭南畇殿撰濟溺說

惜字之說余深羨慕外官得造無涯之福至溺子惡俗尤欲為普天下嬰兒哀號求救於民之父母也試思楊寶救一雀

而四世三公宋郊活鼈蟻而大魁天下況以人命關繫之事較之掩埋棺木戒殺放生其功德尤大數倍為懇上而督撫下而守令切須訪察某地有此惡俗即嚴示禁止責令地保鄉鄰呈告出首者懸賞以示鼓勵容隱者並其父分別賣處果能實力行之即此一事可以廟食百世澤及子孫無窮矣昔喻仲寬知順昌閩人有此弊公作戒殺子女文召諸鄉父老轉勸不半年百姓感格所活者皆以喻名其子賈彪為新息長民多不留子彪嚴為例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北有婦人溺子公出捉吏欲引南公怒曰賊害人常理母殺子逆天遂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亦面縛自首人皆呼為賈父又東坡先生與朱鄂州書曰準律故殺子孫徒三年公宜召邑令以下正告以法律仍錄條款示召人告官以犯人家財給之若客戶則併責及地主云云余嘉湖富家亦復如是若不罰之以財懲之以法不能禁止也其貧者勸令紳士斜造育嬰堂以贍之庶幾久久可行耳余創建一會察貧戶之欲溺者急止之月給米三斗以三歲為止後有某翰林廖詩見余拜焉即所救溺女之夫也嗚呼余欲勸人之不溺彼已心如豺虎報應亦所不畏不得已哀鳴於官官又以為不急之務而不採狂夫之言然則普天下之嬰兒竟聽其死於非命而不為之救哉安得有萬代公侯之人不忍坐視其淪亡而必貲力以謀普濟乎

附溺嬰徵驗

天道好生溺女者逆天逆天者死救溺者順天順天者生生殺之機判乎一念應若桴鼓古來戒殺放生者尚多福報何況人命爰集善惡報應數條俾知勸戒倘愚民無知尤望讀書士人隨地逢人告誡（能邀集地方父老子弟如鄉約例反覆講說使互相警動其法尤妙）於以挽回惡俗培養太和使普天下千百萬嬰孩咸登仁壽陰德豈有涯涘哉（能救活一命已屬極大陰功況保全多多耶）

明陳毅軒為諸暨縣令嚴禁民間溺女又念民苦嫁資為定上中下三等議婚時即約定夫家不得爭厚薄民甚便之其俗遂化辛丑覲歸同子仁錫宿泰山夢神授詩四句云拯溺婆心苦全生善果成無慚民父母瑞氣杏林盈天啟王戌仁錫果採花及第（今諸暨縣此風又復熾盛且延及溫台金衢嚴等處矣奈何奈何安得賢有司仿前賢之

法力挽澆風爲斯民重生父母部如有此人吾願執鞭事之且頂禮奉之庶幾日暮遲之以抒厚願乎

喻仲寬知順昌閭俗多溺嬰之風乃作戒溺子女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者坐廡下置酒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不半年所活已千數民至以喻字名其子女此法極好蓋近時官長告示往往視爲具文吏役且多沈擱惟召父老溫語使歸傳勸必多感化眞格民妙法

劉彝知虔州民飢多棄子於道乃出示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抱兒閒視小民利二升之給樂於撫育一時羸弱俱全以育嬰法代賑一舉兩得尤可師法

新淦縣陳翁見鄰里有欲溺子女者輒以銀米助之勸其勿溺於是有本不欲溺詭情以取錢者翁後夢至一處見數人拜公曰謝德人也冥司極推重君某等不肖子孫驕大君子安敢違天且時以此語勸人勿溺後生三子俱參大政以上救溺

錢米被罰陰司欲求公於城隍說一分上免其譴責翁醒而異之逾月里中大疫又夢其祖父告其速求陳翁翁乃具疏焚禱於城隍神疫者一時竟愈

湖北沔陽生員王烜家貧遇考輒賣卜妻張氏有賢德鄰有溺女者強爲抱養者再乾隆甲寅同鄉某夢神語曰今科解元是肯嬰是科王竟中元此等事尤須女人勸戒見聞多而言易人相夫積德助夫成名閨閣中亦有回天手也夫婦間尤宜常以相勗

仁和章彥脩逢壽誕凡親友祝者悉令折乾曰盛意悉不敢領請以此銀爲功德可乎皆曰惟命於是悉將壽儀爲救嬰公費自具薄酌以酬之夫張筵召客在親友不過一刻之歡何如共爲功德彼此俱有利益乎推之娶妻誕子入泮登科

諸項親友各有賀儀能遵此意以爲里倡首一則成全美舉即爲地方造福無涯矣

盧陵王霞九先生督學楚北聞其地溺女惡俗最盛出示勸化責重士子言甚切至復刊刷六千本發各學給各紳士轉相勸化有能倡舉育嬰社會及救溺女實事者準令學官保舉優行例加獎賞自來戒溺女法此尤得其要領伏懇當道之誠求保赤者咸留意焉

韓念祖凡有溺女者力勸止之後入場見陰人長不二尺頗驚悚忽聞小語曰特謝解溺恩人是科遂中式

尹作幹家甚貧生四女人勸其溺曰貧苦兒女皆命中注定安敢違天且時以此語勸人勿溺後生三子俱參大政以上救溺

鄭一清妻三次舉女胎三溺之後又懷孕將產絞腸奇痛生下一紅蛇咬破母腹而死

呂鋐生二女俱溺後生第三女在桶中忽大聲曰我被你溺死兩次今特索你命并索你兒子同去妻即時驚死未滿月兩男同日暴死遂絕嗣

魏某妻生女多溺忽生一瘡有頭三个人皆不識痛喊月餘忽見數女孩同一鬼拽鐵鑾人房乃曰冤魂來矣遂死

戚某生二子後生三女俱溺之其妻忽破蛇咬毒爛痛死乃示夢曰吾三女化蛇討命悔已不及爲我徧告世人凡生女孩雖餓死不可淹死也

宋談訓之妻顧娘子夙已多子以乘隱胎數次乾道戊子又孕復墮之血遂崩不止臨死見數孩啼哭扯洩不已告其夫曰前兒女糾纏如此不去奈何言訖痛喊一聲而死即此推之何必預防多子之累而自害其身也

東坡先生與朱鄂州書曰有神仙鄉百姓石換者浸殺兩女後其妻一產四子痛楚不堪母子俱斃報應如此

崑山穩婆范氏常爲人墮胎未及一年一家十一口俱得惡病死范死時周身青腫病喊宛轉不堪言狀可舉此爲穩婆勸

乾隆辛亥十月廿四日孝邑小河驛來一丐婦年三十左右貌中人衣服亦頗修潔不類貧丐肩生一女垂於左背衣服外以布一幅披蓋之女頭與婦頭合頭蓋婦肩窩內按之亦

隱有耳腦狀手足胸腹具體而微若初生兩月者問之婦曰此溺女現報也吾前世爲男無子求望甚切每逢生女輒生厭惡前後共溺數女今世爲某氏婦甫有娠夢寐中見女孩三四環聚房闥皆言奉命報仇或頭痛欲死或曰不如令心腹痛或曰橫生若何或曰變蛇咬腹商議匝月惟一女歎然或問之曰是皆不足以洩吾念也使吾轉胎自其肩出身贅於背必使他終年乞丐徧歷千門萬戶將此段果報詳告於人若一日偷閒一語虛假吾則內嚙其喉咬其腦吸其血使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如是辱之終身勞之終身庶可爲天下戒而吾念不亦洩乎眾女皆曰可遂隱不見今果其言莫能違也婦言次貌甚威余疑或有僞命婢掀布幅撫而視之果相合而生者市中聚觀如堵有問必答婦慚懼難忍絮述如初惟問姓氏里居遂淚下求隱焉湖北漢陽府孝感縣小河驛敬亭居士張闓大記果報事不勝枚舉特畧記數條備鑒

光緒壬寅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列子張湛注
正誤
姚光署檢

民國二十年冬寒夜讀列子張湛註間有可疑者輒以硃筆劃於其旁讀畢又盡一夕之力寫成此帙題曰列子張湛註補正云列子註者不多而以張註爲最有名今茲所補正或可爲讀沖虛經者之一助也

一變而爲七

天瑞篇云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張湛註云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按張註不甚明瞭中國數目系統或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語見老子或曰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所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是也說見易繫辭一變七七變九其說出周易乾鑿度張註有此章全是然一變七七變九其理終不可解

轉鄰

天瑞篇云事之破碻而後有舞仁義者張註云碻音毀按碻卽毀之別體形聲字從石爲聲

養正命

黃帝篇云養正命娛耳目張註云正當爲性按張註是也然未詳致誤之由蓋原爲生字生卽性也生誤爲正耳

硋

黃帝篇云雲霧不硋其視張註硋五蓋反按硋礙也段玉裁註說文礙字云列子作硋是也此形聲字其右旁但取同聲可任意爲之

譖

黃帝篇云仲尼曰譖張註云譖音衣與譆同嘆聲也按譆卽今噫字從口從言一也形聲字右從醫從意但取同聲隨意爲之

堄

黃帝篇云五六月累堄二面不墜張湛註堄音丸按莊子作丸是堄卽丸也堄從土完聲形聲字也丸篆文作反仄字如凡以手轉物使圓是會意字也丸本是動詞轉變爲名詞此處作堄於義爲長

潘

黃帝篇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張註潘音盤本作蟠恐寫之誤按張註謂水之盤回之盤是也謂恐寫之誤非也此形聲字言蟲作蟠言鳥作翻言草作蕃言山作嶓言水正宜作潘非寫之誤也

敦

黃帝篇云北面而立敦杖鼿之張註云敦音頓豎也按敦停也亭字從高省者作飩而讀如敦丁有堆積之義故於建築物作亭於水際地作汀於陳設食物之纍積之義引伸之有停留之義故今停字從人亭聲亦可作亭讀如敦故借敦作停丁讀如敦猶可以今俗書灯字證之

淀

黃帝篇云至舍進淀張註云淀音管莊子作盥按淀爲盥之別體盥爲會意字淀爲形聲字

鶂

黃帝篇云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貔貅貙虎爲前驅鵬鶂鷹鳶爲旗幟鶂一本作鶂按作鶂是也原文所言皆猛獸鷙鳥鶂非鷙鳥非其倫也以作鶂爲是

避平依險

黃帝篇云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

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按避平依險指守衛之智言不然於禽獸則可於人則不可人未有惡平喜險者

四累之上

黃帝篇云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吾有道於此雖使人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利愛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張註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按張註甚謬四累者刺不入擊不中一也不敢刺不敢擊二也本無其志三也愛利之四也愛利之於四者之中爲最高故曰四累之上也

腥螻

列子張註補正 三 楔學齋叢書 第一集

尸穆王篇云化人以爲王之宮室臭腥螻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膿惡而不可親張註螻字云螻蛄臭也竊謂螻應作僂僂字與下膿字互訛應作王之宮室臭陋而不可處廚饌腥膿而不可饗嬪御僂惡而不可親

阿錫

周穆王篇云衣阿錫曳齊紈張註阿細繫紈細布按錫通緆阿謂齊東阿縣見李斯傳徐廣註阿錫與齊紈對文阿確謂東阿張註非也

皤

周穆王篇云遂能存亡自在皤枝四時冬起雷夏造冰張註引顧野王讀作翻交四時按皤即翻也於鳥從羽於人從心可參看黃帝篇鯢旋之潘爲淵

補註

鄒

周穆王篇云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鄒者按鄒今通作尤楊朱篇鄒字亦同

日數而不及

仲尼篇云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張註來者相尋雖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按日字爲百字之誤百數而不及謂從列子處者之多而莫有能及列子者黃帝篇漚鳥之至者百住呂氏春秋作數而不止與此句法相同是其證也

堪秋蟬之翼

仲尼篇云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張註堪猶勝也按勝謂勝任也古人多以蟬翼指最輕之物堪蟬翼謂能負荷蟬翼也堪字從土甚聲土能載物堪字有負荷之意

歸墟

湯問篇云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張註莊子云尾閭按歸墟尾閭音之轉也然歸墟有意義尾閭無意義歸墟謂衆水之所歸也以作歸墟爲是

列子張註補正 四 楔學齋叢書 第一集

儻

湯問篇云既反周室幕其國儻然自失按儻字今通作恍

痕撻

湯問篇云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鉗鑕摧屈而體無痕撻按痕撻二字疑倒

以德厚自愧

力命篇云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智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按既自知德厚則不應自愧故以德厚自愧文義不安應云以命薄自愧此非傳寫之誤乃列子原文小疵耳

行假

力命篇云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乎鬱鬱芊芊若何

嫡嫡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怒馬棱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而立焉張註行假當作何暇按行假作何暇謂吾君不暇念死也如是與下文則吾君又安得而立焉不貫竊疑假應作遐行假猶登遐謂死也黃帝篇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亦作假張註假當爲遐是也此篇行遐指上文太公桓公莊公靈公而言念死謂以死爲念也乎字是未定口吻行遐念死乎猶言如已死之數公而惜死如此方與下文則吾君又安得而立焉貫通又按晏子春秋諫上記此事無行假之語又按怒馬應作駑馬

忙然

楊朱篇云子產忙然無以應之按忙然今通作茫然

芹萍子

楊朱篇云昔人有美戎菽甘棗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張湛於芹萍下引爾雅爲註云云按其註應移在子者之下較爲明白者字指所言及之人芹萍子芹萍所結子也

孔子之勁

說符篇云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按乃仲尼父事非仲尼事也見左氏襄十年傳諸子中引此事亦多作孔子呂氏春秋愼大覽淮南子道應篇顏氏家訓誡兵篇皆作孔子史通雜說上亦然校書者多未置辨惟畢沅校呂氏春秋嘗言及焉是在當時仲尼父亦通稱孔子歟抑相因襲訛誤也

九方皋

說符篇云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按九方姓皋名莊子有九方歅通志謂九方皋九方歅是一人余竊謂九與鬼聲近通用史記殷本記以西伯九侯鄂侯三公徐廣註一作鬼侯是其證然則九方卽殷時鬼方以地爲姓也皋歅是否一人尚待考

爲我死

說符篇云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也按爲我死猶言如我死管子問篇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高鄒王氏謂猶言如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也

棗

說符篇云冬食則橡棗按棗爲棗省棗爲古文栗字橡栗見莊子盜跖篇晉

拾象栗

跋

列子文字多假借劉向云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是者甚多余民國二十六年六月曾彙記列子文字載於第二十二期讀書周刊如以九爲久以鄰爲葬以久爲有以鍾爲重以世爲生以碼爲毀以舍爲釋以正爲性以讚爲歎以淫爲深以斯爲離以亟爲中以假爲遐以姬爲居以庚爲更以魚爲吾以肥爲屍以讀爲讀以承爲拯以更爲叟以棠爲堂以行爲下以疑爲凝以住爲數以潘爲蟠以涪爲盥以童爲同以噩爲愕以藉爲陵以恂爲信以郵爲尤以視爲指以認爲仞以薦爲進蓋三十有六云有音近假借者如以九爲久之類有義近假借者如以藉爲陵之類亦有字誤者如以正爲性寄塵謂正係生之誤是也讀古書第一步要有考據工夫明其假借訂其錯誤第二步要有語文工夫辨其詞氣通其章句然後整理其學說始能得其意旨之所在清代學者第一步工夫成績極優第二步工夫即有作者大概無第一

工夫雖有所作殊不足觀列子一書自張湛註後註者絕少即第一步工夫亦無人做不如莊子之書有王先謙郭慶藩也寄塵補正僅三十則於余所彙記之文字未補正者尚多而其補正頗有出於文字聲韻訓詁之外寄塵自云可爲讀沖虛經之一助但僅據此以讀列子疑滯之處或不能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可見古書之急宜整理也余彙記列子文字原擬爲之考證於今已屆三年矣猝犯腦溢血遂成偏廢卒業殊未可必爲印寄塵此書並將余所彙記之文字詳於跋語中後有好事者繼續爲之使列子有完善註本則未始非此書導其先路也民國二十九年八月樸安記

墨

西

商

民國十有八年

永嘉黃氏校印

卷上
一 親士 脩身 所染 法儀 七患 辭過 三辯
二 尚賢 上中下
三 尚同 上中下
卷中
四 兼愛 上中下
五 非攻 上中下
六 節用 上中下 闕下篇
七 天志 上中下
八 明鬼 上中下 闕上篇 十
非樂 上
九 非樂 中下 俱闕
非命 上中下
一
卷下
十 經 上下 經說 上下
大取 小取 耕柱
貴義 公孟
魯問 公輸 □□ □□ 備梯 □□ 備
十四 備城門 備高臨 □□ 備突 備穴 備蛾傅
水 □□ □□ 備 □□ 迎敵祠 旗幟 號令
十五 □□ □□ □□ □□
雜守 下卷十篇
幾謹案墨子七十一篇闕十八篇十篇併無目八篇有目無書今本實存五十三篇畢云舊本皆無目是也故今亦不數目又漢志七十一篇亦當不數目假若數目則當云十六卷七十二篇矣不當云十五卷七十一篇也呂氏春秋高誘注云七十二篇者與漢志不同疑二或卽一之譌不足爲據畢氏以此爲高注數目之證其說非也今校依隋志以目別爲一卷而柎於後最合舊式畢从意林題爲十六卷尙爲未得其實宣統二年五月十八日自記

卷之一

親士第一

遠臣則唫

幾楼唫下畢云讀與噤同史記淮陰傳脗通曰吟而不言索隱戶陰反（據史記書作巨倍反開詁作戶蔭反疑錄寫之誤）又音琴蓋今本坿後意存別讀其實畢義長當从之小司馬云戶陰反乃舍去聲故或即據爲含之借此讀與噤不同云又音琴即畢所本據上下文例云臣下重其齒位而不言又云諂諛在側善議障塞皆是責其不言故此云近臣則唫遠近雖異其爲不言則同若訓爲吟歎則若西伯昌聞紂醢九侯而歎之矣

非此義晏子春秋內諫下篇云近臣噤遠臣唫遠臣併得言唫知此當作唫本字矣史亦是唫非吟而作吟者緣今金同聲又吟左形右聲含下形上聲隸古或爲一字故小司馬前讀爲含後讀爲噤並不涉吟歎本訓是也唫吟異義許書字例最純自淮陰傳以吟代唫息夫躬以唫易吟於是二字始混合不分大抵起於分隸以後故墨子倘無之而唫吟分用其例與許正合殆以二書皆本古文篆籀之故與傳注从唫者大元唫字五見范望注云唫也呂覽重言君呿而不唫高注閉也是也从吟者周官銜枚氏鄭注鳴吟也秦策吳吟荀子不苟盜跖吟口呂覽繆稱黃神宵吟王仲宣登樓賦莊鳥顯而越吟諸文多作吟吟少作唫唫本書兼愛篇有鬼宵吟字亦作吟不作唫愈徵二義截然不同小顏注雖云唫古吟字證之說文重文有訡訡而無唫唫然則唫本別爲一字後人不應以隸書之譌借而致疑於篆籀之正讀也案矣（說文唫口急也義略同吃）

靡礪

楼礪字左形右聲今省作磨下形上聲靡亦麻聲同墨子用古文故以靡爲礪

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重）故能爲天下器

楼六句橫貫篇中與上下文並不相冢亦不類墨家言下文又重提是故江河之水云云於文例亦犯複必有譌捝汪中墨子校本謂親士篇錯入道家語二條其書未見傳本意卽指此條及後是故天地不昭昭四語一條今亦未能質定姑識其說於此以俟知者如汪氏意徑行刪出坿於篇末未免

太涉專輒今校仍遵舊本是也

王德不堯堯者

楼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今校改者爲若則王德不堯堯句屬上讀若乃以下爲更端之詞屬下讀蓋暗破汪氏說也其義亦通勝於舊校遠矣且可示人以不輕改古書之法但汪說並非無理或當缺疑兩存以廣異聞並詳坿錄汪

中墨子前敘（上文甘井先竭二句並見莊子山木明取道家之旨書林正引墨子似皆非錯入則汪校妄）

脩身第二

批扜之聲

楼畢云說文云扜忮也與廣雅批擊易林批捍等義俱不相應許心手二部不通莊子大宗師釋文引說文云扜抵也字例最合則今本扜下作忮者卽抵之譌（五音作扜今本忮字可通然對王仍訓抵）

所染第三

校本書名曰所染呂氏春秋則曰當染皆取篇中所染當一語爲義其文亦大同小異但呂書自篇首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至下文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一大半篇全祖襲此文彼此可以互證以後則絕異者緣呂氏取墨子當染之恉別入己書當自成篇法文雖同而地則異呂氏博採殫家孔墨並尊故此篇雖出墨子後遂併云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墨子學於史角之後末兼錄二氏弟子師承染於墨子者猶滑釐許犯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爲一類染於孔子者子貢子夏曾子田繫爲一類此等皆呂所自增著以明取捨之法二書例

各不同故也緣此又知諸校謂此篇不盡出墨子手胥止傅說宋康中山尚三事可證即此兩篇異同增改之迹其言猶當信也餘詳本篇中

五入必

校畢云一本無必字亦通呂覽亦無必但有者義長必畢同聲本書大取篇三物必具今校亦云必與畢道可以互證考工記天子圭中必注組約其中也鄭讀鹿車縪以必爲縪淮南覽冥體便輕畢高注疾也與泌同義是二字偏旁亦有比例矣

千辛

校呂氏春秋當染知度兩篇今刻亦作千辛舊本作羊辛畢校从舊本

推哆

校畢云入表作雅侈今表實作推侈不知畢據何本畢本浙刻多譌字故有所失今校仍其舊而不改非从之也推侈哆侈文字小歧詳校中惟呂氏春秋作歧踵戎菽牾殊甚本二字而譌爲三所未詳也諸校亦不之及以呂書校之如去私篇以祁奚爲祁黃羊知接篇以鼂巫爲嘗常之巫其失正復相似然黃羊皆卽奚之雙聲（高注謂祁奚別字黃羊者乃肊設不足據）可从聲類求之常之巫者疑鼂巫本作鼂人巫巫字不誤之當爲人隸書之人易譌常者鼂一本譌鼂鼂一本又作向三寫遂成常矣（後漢向子平向一本作尙亦其比例）此猶略可推校歧踵戎不知作何解姑妄論之或此人讀侈音與爾汝相似戎爾汝皆雙聲歧踵合音近椎如淮南主術訓椎移大犧椎御覽引作推之類經下說在於是推之今校亦疑推爲椎之譌皆是（經下又云推之必往說在廢材今校）推椎歧踵戎侈皆舌頭二音之流變此其致譌之所由與諸校从略不敢質定姑附於篇以竢達者

苛擾

校苛擾呂本作可羞二本俱通未知孰得其實細審文義呂似長何者貪暴極惡文義已具再着苛擾二字足句而已無別恉也下文言六君皆以惡名見稱於世明貪暴之惡爲世大詬豈非可羞之甚乎且此文云舉天下之貪暴可羞必稱此六君者與上文云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也可羞辱人義正相似更可證本句之必當作可羞矣疑墨子本作可羞一本羞譌爲擾校者因輒改爲苛擾而古文轇迹滅矣當从呂覽訂正然兩存之亦可以廣異義

擾

按畢云擾者擾之譌今浙刻畢本譌从牛非凡隸書从憂从
嬰之字多掍亂是此及備城門篇畢本皆譌攖今校悉改正
不誤

法儀第四

按篇名法儀者天志上篇曰我有天志譬之若輪人之
有規匠人之有矩下又云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法
卽法儀之法中篇亦有此語而又云遵此以爲法立此
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
仁譬之猶分黑白也篇名二字全見於此矣下篇又云
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句凡二見並同惟二字倒
皆其塙證文亦彼詳於此

法所度

按法所度句文不順或所字移法上則作有所法度無所法
度句亦通說文云儀度也是法度卽法儀矣以篇名立詞墨
子常用文例法所二字當乙否則從治要刪所字

云立法儀而不犯語與墨子同意

七患第五

時年歲善四句

按此與孟子告子篇云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同恉

倉卒

按卒者猝之聲書中此例頗多不悉出

辭過第六

穴而處

按穴上疑挩堀字節用篇堀穴兩見其一云堀穴深不至於
泉是也一云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堀穴而
處焉與此文例正同穴上明是堀字

節葬本作掘地與此異堀窟同字

禮記禮運孟子滕文公篇晏子春秋諫篇皆作窟墨子例用
堀也

邊足以禦風寒

按邊御覽引作中非今校據節用篇定之彼篇本云其菑足
以禦風寒菑卽邊也可證疑御覽涉下句中字而譌彼篇又
云其中蝡絜可以祭祀則不當又云禦風寒矣

厚作斂於百姓

按本篇語四見王校據節用篇云與籍斂同是今非樂篇亦
屢有此語作措斂然則作籍措通用籍爲本字作措皆其借

字與晏子春秋內諫下厚籍斂於民亦用籍本字彼書中凡
十餘見並同治要無作字者非

餧

按餧餒之隸變

三辯第七

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按俞校云衍非字然刪不字亦通

第期

按俞氏以第期爲樂名於義亦通惜不知其所出第期疊均
第卽弟之後出字非古有譌

卷之二

尙賢上第八

佐

按說文有左無佐石門頌漢刻隸書明佐非古字備城門篇左客穴穫守左守事皆只作左當从之

尙欲祖述

按疑當从王讀儻此與下篇文例不同彼云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本以上下相對爲文故當作上此文節省多矣不得援以爲例

尙賢中第九

誨女予爾

按予卽序之聲墨子此例甚多非異本疑是文字也王校據此引詩四語與毛異者六字直憑已見定爲異文今說詩家多从之非其義今校从王本作予是也下引存聲之例餘或以訓詁改經文本書他篇尤多史記引尙書亦然古人引經例如此予非異字異義明矣王既以予爲異文因據上下文高予之辭重予之祿二句屢見故併讀予爲賜予之予訓隨字改益非

鄭箋次序賢能之爵爲釋是亦知予爲序之聲借矣但从王本而不从其義一時未及駁正耳今案定本从予讀从序爲得其實盧本王義並非二家皆訓詁大師所詣極深偶因所敝而致此失況其下乎然則存聲之例其可以爲易知而忽而不講與

憂感在臣

按憂感上據上句當有而字怨謂上所字亦疑衍魯問篇亦有此語正作是以美善在上而怨謂在下寧樂在君而憂感在臣此翟之所謂忠臣也益爲塙證此文挩而增所顯係妄改之失謬繆甚矣

效人

按校謂效古人恐猶未得其義小取篇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正墨子本書自明字例之條也故效義本爲效他人如今之說則亦可謂人效已然則此云效人正言身爲之法使人效己以尙賢使能爲政所謂中效則是之說也正用此義下文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諸文人字皆卽上文效人之人解作古人文義都不相屬

屢云不能分人以事不能分人以祿又云請問天下之賢人之二物者

按之猶此也之此聲轉餘不悉出

距年之言也

按下又作相年暨年語都難曉疑爲篇名而今古文百篇俱無此目逸周書亦無之非命篇從十簡之篇以上皆無之又云今於三代百國有之曰此等語例皆他書所未見則此距年之言也亦墨子賈家語例如此畢說或不繆

周頌道之曰

按今周頌無此文墨子所稱或出孔子刪佚之外

尙賢下第十

圖之爲善者勸

按原本挩之字依下句補

已無故矣

按故當爲功功一譌爲攻再譌爲故矣非命功道補功同攻

攸心解體

按攸一本作放當从之放廢雙聲字法最合墨例放心與解體義正相對左傳昭十六年傳獄之放縱呂覽審分無使放悖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益增其放注謂放蕩皆卽其義或足備一說與

墨商卷上 王景羲 子祥

卷之三

尙同上第十一

刑政

按刑政當依中下二篇作政長命校極是下文天下之亂生於無政長與此文正相應若作刑政則起結不應矣中篇此文略同

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

按天下之賢可者句難通假如可字不譌則當作選擇天下之賢句可者立以爲天子句二字分屬上下讀下文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可者置立之以爲政長讀法皆同一例矣然亦挙強但此書賢良非命篇亦譌爲賢可又据中篇選擇天下之賢良句凡兩見與此文正相當則此三賢可字或疑皆爲賢良之譌亦通

百姓所毀

按依上句所上當有之字上文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有有下疑脫之字兩字

閒善而不善

按篇中語五見而皆讀如訓與而如雙聲其讀有三今附列之此讀而爲如猶耕柱之讀而爲汝皆取聲近之故一也其一可讀爲能如非命中篇不而矯其耳目之欲下篇惟天命不而葆等句是也一又讀爲以如尙賢篇使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及下文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

而利人等句是也此等皆而字古文誤法本書其已備矣互詳各篇（中間古書國君諸侯之聞見言論略同而細作異）

請以治其民

按請下云墨子誠多作請是也愈以爲衍文誤此書字例錯出請誠二字尤多歧讀然皆有條理今類列於下請可爲情中篇屢云耳目之請是也情又爲誠非攻上情不知其不義也中篇情欲得而惡失兩見皆是也愼亦可爲誠明鬼上篇愼無一尺之書是也神又可爲誠明鬼下篇若神有當爲若誠有是也要之皆雙聲疊均法也但情誠同部聲類顯煒易知而愼誠二字專取於雙聲之類隔其法隱而難窺故各校時或失之殆以此故神爲謁字不在此例餘詳各篇

尙同中第十二

賢良

按此云選擇天下賢良下文又云選擇天下贊閱賢良句凡兩見與上篇語例正相當故知上篇之賢可卽此篇之賢良也

己有善傍薦之

按己有善傍薦之今校依魯問篇以傍爲訪其義最塙但己有善之己仍當依上篇作下爲義較長與魯問篇應作己者不同王校改己爲民亦似深知此意至因己下不近而遽破之不知下亦民也又爲自民其說矣篆文己作𠬜下作𠂤用筆增婿易譌又本篇中皆以上下相對爲文上篇亦然魯問篇雖有此語而文例小異此是尙同主義故泛言下以與上相對彼翟論忠臣之一身故變言己亦不宜據彼例此也下

句同

尙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此據原列在下據錢子泉校移于上）

按義與乎譬形俱不近校以爲乎謁字者非也依文例校之義上當挩一字此文本作尙同而義其上毋有下比之心下而字本在義上後移挩而箸於下句之首故不可通耳當乙篇中一同天下之義一同其國之義等句屢見語意與此相類則義字不謁下文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明此是上下同義故云尙同而義其上也文法亦前後反正相應無而字亦通

其爲政若此聖王之爲政若此（此據原列在上按其爲政若此句當補長字政當作正下句則當作爲政而無長字二者不同篇中政長恒語此段卽已三見上句已云

其爲正長若此此句卽重述上文之詞尤爲塙證又云有厚乎其爲政長也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諸文皆一意相承則此句更不應獨缺長字矣又下文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以爲正長校引俞氏云上文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也然則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尙同爲政也然則據俞此言亦已於本句內增長字矣下文命校不塙而此則可信當从之

富貴佚而錯之也

按佚上有游字王校是但富貴上尙有非字今本誤移非字於高其爵句首則作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游佚而錯之也句於文未順此文當云非富貴游佚而錯之也下篇正作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亦可證此句上本有非字矣

聖王之爲若此

按爲下疑挩刑政二字當依下句補下句刑字非衍上文引

當民正刑政兼言也與他文單言爲政者不同戴說非 上文古者聖王之爲刑政當謂也上爲亦句古者聖王爲政當以治其民知字非衍子非不識刑

咸來見彼王

按此引詩以彼爲王猶禮記大學儒彼爲善之鄭注以彼爲君也彼不必斥賢之詞古者尊卑美惡不嫌同號詩美有客亦以彼此對稱可證然舉云一本作辟又疑彼卽辟之借古書少有成例姑兩存之來字則墨子增以自成語例也

倘同下第十三

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 此原作來依校移上

按此語篇中四見但上下二篇多云是非不云善非疑善是

雙聲相近又涉上下文各善字而譌與

百姓爲人 此原作首依校

按此言泰古之世百姓人自爲正人自爲長也故下文云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人之衆不可勝計而義亦不可勝計卽此句之大恉然則此云爲人猶非儒書之言椓人足見民權最盛時代人人平等求治不易尚同之爲政教必如墨子乃爲無敝乎戴依說文讀僞人失之

先王無此其有邪

按當作其無有此邪

愛民不疾

按不疾疾也猶詩毛傳言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不寧寧也尚子正論不老老也古人自有語急之例故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又曰民無可使曰必疾而使之上下語例正相應以是知不疾之卽爲疾矣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按孟子曰兼愛無父是禽獸也其言太過尸子曰孔子貴公墨子貴兼此讀墨篇之所本儒者猶有取焉墨氏非儒公孟篇亦尊孔子言當而不可易經說下辨告子仁內義外之說與孟子不異墨亦何負於儒哉惟節葬短喪似乎刻死以增生矣然亦有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偏重兼愛志在利物哀生世之多艱返初民之舊俗毅然欲以此說變易天下故遂急於公義而薄於私親學理相因弊所必至非不孝之謂也大取篇云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忘之其蒙不假借如此世之通學必有以測其所至矣篇中河濟泰山之喻是子墨子責吳慮囏之義也經下申之云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此誠兼愛之家所藉以自全其說者與

（從其類也）

焉能治之

按焉字墨子凡有數義字例如此備列於下以焉爲乃者此篇焉能治之焉能攻之與親士篇焉可以長生保國非攻上篇焉率天下之百姓非攻中篇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又云湯焉奉率其衆又云武王焉襲湯之緒大取篇焉智某也等句是也以焉爲於是者小取篇焉辱略萬物之狀魯問篇焉始爲舟戰之器等句是也又可單爲於天志篇而晏日焉而得罪（焉字句）非命篇何書焉存（倒句說云存於何書也）等句是也又可通爲是非樂篇將何樂得焉哉凡二見非命中篇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焉字上讀作者此處有脫誤焉是何可通）公輸篇夫子何命焉爲等句是也又可疊爲何爲安爲曷如尚賢下篇今王公大人之親云云焉故必知哉天志中篇堯舜禹湯焉所從事桀紂幽厲焉所從事非儒篇天命焉葆魯問篇焉在矣來等句是也此皆焉字之通例也又有以他字代焉者然亦可爲焉如魯問篇誅白公然而反（然而反王句與然然同義不可通矣）及他篇譬若鍾然譬若築室然等句皆是也貴義篇譬若樂然亦然文類聚正引作焉）一然在句中一然在句尾皆以然爲焉緣然焉同辭焉之言是然亦是也輾轉取訓而讀亦通矣此

例人或忽之今盡具於是書矣所以然者焉與於何烏安曷本皆一聲之轉與於是長言之爲於是短言之即爲焉亦皆雙聲通轉法也與乃者皆取其詞之難與是與然并因其同訓相通轉流變雖繁不外此數者理而董之庶見古文字例之條與他書非無此例反不如墨子之詳備故輯爲專篇以

備讀者察焉

（此下原有識其利弊其故焚舟失火乃若愛則善矣三條據墨子本文應入下篇中今校移正）

兼愛中第十五

除去天下之害

按下篇亦有此文本句無去字是（去即除衆疑旁注誤入正文）

和調

按調同雙聲篇中屢見墨子恒例

乃若兼則善矣二句此與下識其利溥其故焚舟失火共三條原誤列前篇之末據校移正

按此文三篇並見似即博施濟衆之說不惟孔子辨之子墨子亦自設難孔子與墨子時世不相接墨語中攷之已詳此必墨師史角遺說在魯如吳慮之自以爲舜學其術而誤者見公孟子篇眞墨並未有是下文所列禹湯文武即是行兼之主矣烏得謂之堯舜猶病哉兼愛願力甚大立說甚堅儒家雖苟孟大師以門戶相排笮塙有不能終奪之勢吁可畏哉

識其利辨其故

按二語正相對爲文利字可疑而害字必不當增俞校非也何者利當爲類之聲譌又涉上下文諸利字而改因失其句讀耳不知此云不識其類辨其故即下非攻篇子未察我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語意正同一例俞校於此句誤作利害

之利依本字形讀之故於下句不得不增害字但求其句法相偶而於上下文語氣仍不相應似尙未得其義今校亦知害字之不當增而不知利字之必當改則猶未爲得也緣此二語本答上文難物迂故之詞並非專爲下文辨明利害而設語意最爲明晰如增害字於下文利人害人等義尙可勉強牽合而於上文設問之意則仍未見其相冢也又此下文引晉文公楚靈王之事即此所云識其類也下文又云君說之故臣能爲之即此所云辨其故也此下一大段文字皆申明此二句之意全篇一意相承與俞氏強拉一二語以求伸其說者其得失不問可知則利之必當爲類也無疑

焚舟失火

按詳校語韓非子此文屢見內儲說又云越王將復吳而試

是以老而無子者

按此段文與孟子齊宣王章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窮人同心救火不相爲賜越王意蓋如此各救各執一見未便質定韓非子云賞在水火者彼借此以明信賞之法尙是一家言未爲非詳言即事則可信

之民無異上文已云不與衆庶侮鰥寡此句不能無應下篇亦有此語子上有妻字正是其義則本句子上當補妻字語意方完可从之

此下原有然即兼之及猶爲已也二條據校應入下篇今移正

兼愛下第十六

然即兼之可以易別此條與下猶爲已也條原誤列前篇之末據校移正

按則即聲轉字通餘不悉出

猶爲已也

按篇中三見兩猶一由錯出非例墨子多古字則可一律改

由以明古文段借之惜

是以聰耳明目至以長其身

按是以三疊用末句皆以乎煞尾今第三段以長其身句下

無乎字當補

不識將惡也

按俞校補從字是但也疑即從誤不煩再加也字假如以下句家室奉承親戚句乙轉家室二字於親戚之下則可連上讀作不識將惡從句奉承親戚家室句提挈妻子而寄託之句如是即不必再有抅文而其讀亦通親戚謂父母本錢大昕說家室一切之詞其事重於妻子故俱可云奉承也否則如俞校家室上當再補抅文矣

兼之有是乎

校有友聲謂魯論學而篇有朋自遠方來釋文集解本有一作友即其證

禹誓

按此引文然則古文或別有禹誓與或此本禹誓師之詞故墨子依事立稱並不作篇名解亦通

難此

按難此即難於此古人急語

然後爲而靈王說之

按此倒語例猶云靈王說然後爲之也後非謁字篇中三見並同

鄉上

按鄉下依上下文各句並當有其字

於就

按於就不謁以下文火之就上水之就下句例之即可知蘇校改便俗讀反失之

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其不仁義又甚

按此篇文曰不義者以攘竊之事言之也曰不仁者以虧人之罪言之也上下文例皆仁義分說句凡三見皆無仁字則此句不應獨有校是

大爲攻國

按爲下當抅非字非不義二字緣上下文多以非字成文語三見皆相應故此云大爲非攻國也下段復從非字轉出不義二字又以不義成文語五見亦相應故因變文云大爲不義攻國也前後文例不同下結段又云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又即上文所云大爲非攻國也並全篇首尾相應是其塙證畢校非

非攻中第十八

陸將何及乎

按乎字即墨子增以自成語例非淺人也舊校本皆然王誤

非攻下第十九

譽善

按當依下文作譽義墨子本以攻伐爲不義故非之則能中天鬼之利而不攻人即爲義矣故譽之也本文則以天下之所譽爲義者非不知義故作反語以起下文正對耳古文譽善象形本相似易混併上下文皆是義字則作善者誤且

下文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句與此語一反一正兩相照應若作善卽不能相應矣當訂正（下文今天下之所同難者句例亦同）

必反大國之說

校反如字大國之所說者攻伐也仁人非攻故反之與下文不同互見下效大國句校並云交譌非

功故又大

校故字非衍戴校不可从上文云言非攻之君農事上帝鬼神是能尊天事鬼矣非攻本以利人爲功故云功故又大也語例最爲脗合此故字卽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之故正是因此得彼之詞墨子自定字例卽已如此以爲衍文誤矣（中我命故且亡下句我命固且猶語例正同卽故固亦通）（非命）

師者之相與不利也

校據下文師上或挩與字

宵吟

校吟歎古義始見倉頡篇與親士篇唫字不同吟唫異字訓墨子字例最古明與說文合今校本據小顏息夫躬傳注以爲一字者誤也（倉頡篇吟歎也倉卽說文所本許欠歎下云吟也互相訓今毛本作呻也倒）（改御覽引仍作歎可證）

致狂夫

校校云當作往攻之非上句已云往攻之矣此不當犯複云狂夫者當卽如孟子之獨夫冥子之狡童皆惡紂之甚後人習爲恆稱戴校是而改字亦非

始討此唯山之間

校說文云討治也本義自通畢本改爲封非今校仍舊是但尚未補說今據左傳云楚之先鬻熊以啓山林或卽此討治之義與楚世家始封楚者爲熊繹梁玉繩志疑謂麗乃繹之祖遠在若敖蚡冒之前其謚土炕闢開創艱難可知史記謂太公封齊萊人爭國卽謂宜有討伐之事亦無不可通但非墨指

邦於越

校於諸通語本尚書蔡仲之命邦諸蔡句可證墨子句法效古文也餘倣此

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

校効卽效本墨子字例小取篇效也者爲之法也卽其義此云能信效先利天下諸侯者正是墨子非攻之指謂有能率先信効非攻其人則義服天下讀爲交則非例下效大國句亦承此文卽言以此爲大國之所取效也大國效非攻故小國之君說也上言自己信効下言大國信効語意正相承接諸校並失之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按節用故國富倍人故兵強墨氏亦講強種主義與篇中列稱聖王法實與齊越之令相應故世主亦不之迂而重之救貧救亡此爲上策非攻節用相第成篇反文從質時或過之欲以救末世之奢而不免一之於儉其爲道痞薄而寡澤以此見陋於淫靡之俗此墨教之所以不昌非盡由於儒家之見逼也墨氏外容論者夸稱實與西政相近惟節用一義效實相反則不得以一二端之疑似而裨販傅益狂舉以亂一流之眞今校是編

王景羲 子祥

務矯斯失使知奇袤異服之民自成政體並不得厠中國九流之列況勤生薄死不顧其身而備世之急其宗旨迥不同者乎流覽中西綜觀儒墨知其所以異併得其所以同然後知稂秕糅莒之本不相貿矣夫國與政教必有與立西俗尙奢墨教崇儉時勢之所趨西之政猶可以裨中儒之道何不可易以墨今日之急甚於周衰憤文敝於既往衈世變於方來勿曰儉而難遵勿曰優無差等第取其足以救弊而已非茅屋采椽之世而竊講尊卑平等之風頗怪其術用之相反也然國奢示儉儒僨而墨興而宗教與國政之變革搖撼亦由是而激於不得不然者矣太澈之患猶勝於操切鮮觸之服不施於國中與其舍已而徇人孰若歸眞而返樸之爲

得乎本篇最爲近日救時之通論其要莫如独本人給家足之道皆具於其中持是以應世務亦文敝而救之以質質敝而返之於忠可譬之一地物軌爲大禹之所以治天下者由此道也今之政治家儻能發明其術庶不惑於他人之邪說者矣本篇之恉先節用次倍人二義不相冢而得相次於此者庶不可無富節用者致富之本術也又豈若今日之殖民主義哉

舟以行川谷

按許書口部谷从水半見象形作谷公卽水之半體口則象其空閒也然則谷川同類谷本有水川則其長流者耳今人習於俗義而幾忘之矣故莊子云海爲百谷王此云舟以行川谷皆可證谷字之本義

義同

與居處不安

按與居處不安句與上依下句例當補有字而讀爲又觀下文不可勝數句正總結上文兩又與之意則此句亦必有又字可知兼愛篇兩用又與非攻篇三用又與蓋文例如此

節用中第二十一

匏

按匏下校語全引說文五見非儒篇但說文周禮亦有謁此攻工記文不當稱周禮也匏卽匏也亦倒當乙云匏卽匏也方合此仍毛本說文之舊而未訂正亦是然讀者不可不知

塭穴

按塭乃塭字之隸變篆體所無後人於許書增篆併增說解

大非故段注刪之詳段注塌篆下以爲塌穴曰

按上言以爲下不得復有曰字曰疑即者字之爛挩半體明

鬼篇古者亦謂爲古曰與此正同一例可互證

節用下第二十二

節葬上第二十三

節葬中第二十四

節葬下第二十五

智不智

按二字疊用句兩見墨子字例以智爲知與說文同乃古文也又上智字依本書例當作恕見經上諸篇蓋既以智爲知即不得復以智爲恕況本有恕字乎疑當改正然不敢質定

（智知二字古今異智者謂之省體耳張五易說文所無墨子似有此字亦古文也）

言則相非行即相反原在下據校移上

按即則錯出非例又不知孰爲正字下文亦有此二語皆作即則當如畢改吳鈔本从俗寫

殆原在上據校移下

按校引莊子釋文向注疲困爲殆之引伸義

寢而埋之

按爾雅釋宮廟有室曰寢祖廟亦曰太寢此承上屋幕鼎鼓等器而言正藏寢宮中之物所謂事死如生也漢世陵寢之名始此荀子正論（據荀子當作論）作墳壟其額象室屋也此子墨子之所譏也寢字本不誤王校改下扶爲挾是也併欲據彼以改此則非矣校疑寢不得言埋而偶不照耳當正

聲翁

按翁益嗌三字皆後人所謂雙聲絫形亦易譌挩然古書未見以翁爲嗌者唯本書尚賢篇翁雖乙今按亦以存爲翁與此正同可以互證餘詳彼篇

紝

按說文正絫作紝壬聲重文作絤則从任聲任亦壬聲但絤則下形上聲紝則左形右聲體稍異實一字也

扶而埋之

按扶當作挾挾即褋夾之借字爾雅釋言挾藏也是也今本譌爲扶如莊子齊物論旁日月挾宇宙釋文崔本挾亦譌爲扶即其比例王改甚是今从之又此言挾與上文言寢語例不同此泛言埋已成之財故曰挾上屋幕等器皆生事之具

又埋藏有處桀本紀言二世爲始皇作冢驪山中象宮室閣道亦寢之類也故曰寢二者合校語例益明王校改扶爲挾此則是矣併欲通之於彼則失其義

衆人民

按此譏久喪有害於倍人之法也儒者所不道推其致譏之由蓋處初民羣治之世喪制未興物競爭存丁中單簡如今天演家之說此法爲其時俗所尚抑私親而表公德重生衆而育人羣於種人民族拒外之思想容有合者墨本實家其失也野既欲立異以鳴於世故祖襲其遺說而提倡發明之上諷人主下爭教宗未必盡屬無稽此今日社會學說之所以蕃興而種界之所以日開也惜今已不可考矣

穀木之棺

卷之七

天志篇第二十六

按天志明鬼相承爲第墨子他篇每每天鬼並稱即其木義蓋儒家殃慶佛家因果之通論也瞿曇未顯於世墨氏著論已如此惟其切於世務故儒者亦畏其氣燄讀本篇益可見其志矣此篇取天志爲名故篇中所設皆代天志問答之詞玉篇云志意也後人因謁爲天意矣二字在篇中掘亂已久墨子以之爲志因此之意二字亦時有掘亂不齊然大旨均尚無害故並略校於篇而不改質定以示不輕誣古人也

而可爲也

按也作乎字用義詳魯論學而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釋文下本古義也大凡古書中乎矣也邪與等助語皆一聲之轉亦無正字例可通用稍異者語間略分輕重緩急耳本書各篇中即已不少今隨條錄之於後不暇細數也

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

按此句讀法各不同畢改兩曰字爲曰則作曰焉曰焉而得罪而得罪句說固迂曲不類矣俞校則以上焉而爲衍文而讀晏曰焉而得罪句亦不必即墨子本指且以不衍爲衍其說難信今校又以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八字句一句中兼用四虛字俞氏所以致疑者在此殆皆非也疑此本作焉而晏曰句焉而得罪句兩句兼用四虛字以申勸誡之恉此例毛詩

頗多今校已得其理而句讀尚在未定今再申其說於此庶幾其有合與

次己而爲政

按句凡五見畢皆讀作恣（據王念孫疏證本即作欲）方言三疑即欲之聲（欲飛呂覽知分作次非可證）墨子以尚同爲政體故上下得相次比助言庶人當助士爲政也餘句略同次又爲次貳爾雅釋言佴貳也郭注次貳亦即欲貳墨子無欲經上以佴爲之此以次爲之其實一也意林作恣者殆又次之借但取其聲不取其義此如廣雅釋詁云次代也（但次本即次之借此云次代也本即作欲）次無過代之訓故兔次即佴節用篇於民次也則以次爲恣矣與意林以恣爲次即借爲欲者其訓義不同而最易貿亂今校引此以申畢說非也今不从之互詳經上

未得明知之也

按原之字誤倒在明知上今乙

天下之所求

按天下之所求諸校似皆誤此但之下二字倒下與所求並非衍字依文義求之似當云我未聞天之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不得以中下二篇爲例緣上文已云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未聞天之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下句所求與上而求語意互相聯接一反一正無此三字則文義不完諸家並不察耳既云而求又云祈福古人略不避複然祈福又祭名周禮六祈之一與泛言求者微有不同故可通也者字亦非衍

邑人

按邑人猶惇家言下民墨子常語法儀篇云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貴賤長幼皆天之臣也又非攻篇取天之邑以攻天之人皆邑人二字分用是也此又併省其文曰天有邑人以爲語例餘倣此

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按明法者天志也故有法儀篇

天志中第二十七

善政

按王校从舊本善政故據下篇增兩爲字俞校既破善爲言則兩爲字即不必增矣今校意存兩讀遂令爲善屢出玩本意似从俞則兩爲字當刪有者非也上篇且夫義者正也亦

無善字與下篇同

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

按天之意此處四見惟一句作天之疑即以之爲志或合古本之舊此亦足證之意二字竄改之迹畢氏欲增意字用意倘是而反失其眞今本仍舊是

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

按不止此而已已下當依上文補矣字下句欲人之有力相營欲上當依下文補又字語意始完

諸侯之冤不興矣

按冤干祿字書云俗作寃據說文寃乃宛或體一切經音義又云今作怨同（但顏元孫只云冤正俗並不出怨字例頗揑以今校之怨从兔聲寃从宛聲怨亦兔聲即此可定寃怨先後則三書字例揑以

許書以寇爲宛重文似不若元應以爲怨重文然宛爲唐世正書應據說文以訂其譌元應宛寇並列疑墨子舊本亦以寇爲怨至唐時始改爲宛與又疑寇怨亦非古墨子或本作古文侴與寇形近而譌作侴尤與侴相似考工記鮑人則以寇爲轂讀與菀同近小學家又疑爲惋惜字例近合然則誤合寇怨爲一亦唐人俗書之失也宛當非古从宀从免从頁从心从夗从省不省則頁从此篆文他篇字見唐字書迂曲與侴怨不類許君亦不枚舉于宛寇錯出所遞從特詳辨之於篇

本天意

校此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與上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上句多一之字而此無之亦見竄改之迹愼順雙聲

可謂否矣

校俞校否當爲厚於下文似可通但此文上下兩處俱是否恐未必然或矣字亦可作乎字用與也字同例則否字亦可讀如論語予所否者之否正合墨氏本教以天爲父之恉所謂無不是之父母也即不破字而說亦可通如此正是反陪語氣俞說太費周折下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句凡三見皆別提爲下三段作領似與本句了不相涉俞屬誤會

報子求父原在下據校移上

校當作報于其父子乎形近其墨子作亓上半形與求略相似求其聲亦近故致此譌與

與謂之不仁不祥原在上據校移下

校與即舉之聲

有天之意也

校天之意此當是一本作之一本作意校者誤合之因作天之意矣即此又可證之意二字掍亂竄改之迹然上下文及各篇中之意字譌否未可知惟此顯係譌本故王氏毅然正之非妄作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明以此說人曰

校此說下或挩告字

不盡物而止矣

校物字似不譌物即上下文大小物之物不盡物而止者猶云不盡一物而止也亦因語急而省一字盡物即兼愛之謂此篇前後文多用物字與上篇不同不當援以爲例上文云吾以知大物則不知者也下文云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者也又云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與此凡四見語意不同而

物字並無異義上篇則無此語例可證

賓我者

校我當爲義挩其上半耳墨子書羲字如此則我非存聲之例可知又知棄即我見晉姜鼎銘今本許書棄篆體下半譌弗猶可謂之識字乎賓者賤之借字本有亂義段玉裁注云靡亂也明以賤爲亂緣賤麻子麻有子必蠹惡散亂故儀禮喪服取賓麻也周禮草人彊檗欲賓司烜氏共賓燭賓爲糞又爲燭亦是供粗惡之用物皆同一引伸義考工記弓人牛筋

賚滑鄭注皆也正言牛筋滑散如亂風耳墨子此義實與弓
人字法相同讀賚自通似不必輾轉取借以亂字例急就篇
皇象本以賚爲芬者殆因賚本訓香草與芬聲義俱通二字
古或一字非必借也與此並不一類顧校讀賚爲芬又讀爲
紛泛濫甚矣仍當讀如本字爲得其實下句同但下句賚黑
白中篇又作分黑白則又疑賚爲分之借以此例上句則或
可讀爲分義者此說未敢質定然較諸校稍爲有據或足備
一義與

正長

按正長之名前各篇中屢見考其職若周禮之州黨族閭比
縣都鄙鄰里各長之類是也尚同篇總名之曰鄉長里長矣

然則墨法夏道而亦不廢周典蓋鄉官之職三代民政之通
制也

何謂無乎可謂有乎

按何可並用反覆以申明鬼之指非錯出也蓋何謂無乎者
言鬼神之無不必辨可謂有乎者言鬼神之有不必疑皆反
言以起下文之意故下屢引杜伯之事以明之上句例用何
下句例用可下文末又申之云鬼神之有豈可疑哉五段凡
五見皆單與可謂有乎句作反應但既明其有即不復辨其
無也若兩句通作何或併作可則得其一而遺其一上下文
全不相照應矣校偶失之

譏

按譬下形上聲譏左形右聲

跳神之

按羊跳固不能殺人使殪此有物憑焉上文言羊已瀝血尙能起觸豈可復是人情畢或不譯但云此文有譌挩則審然矣

祭分

按何祭分哉猶言何祭之分哉古人語急故省之字

聖人

按二字依下文本當作愼無愼無者古人恒語猶慮無文莫之類謂無有一尺之帛一篇之書不重複言鬼神之有也今本譌作聖人緣聖人合音急讀之與愼最相近又涉上下文聖王字而譌王校亦爲所惑併欲依此以改下句是以其所誤改所不誤也愼矣今不从 又無古作囚人疑即囚之壞字

愼無一尺之帛

按愼無王校據上文改爲聖人非也愼當爲誠說已見尙同篇但愼之爲誠本專取雙聲與情誠同部而又兼雙聲者微別請誠則又專取同部三者互相通轉字例最蕃王見墨子多以請爲誠疑愼不得又爲誠偶生一蔽而爲此改耳不知愼之爲誠經典恒見詩巧言予愼無罪予愼無辜毛傳俱云愼誠也此毛以訓詁代破字之法鄭箋申傳亦無異詞其義最古王偶忘之耳又依文例上云故先王之書愼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又重之此卽應之曰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愼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亦何書之有哉前後設爲問答語氣畢肖若改作聖人則兩皆不詞

以佐謀禹也

按佐謀二字誤倒

禹誓曰

按禹誓兩見非攻中此下明是甘誓之文不當以爲禹詞或疑禹卽甘字之譌亦可信　此下校語引呂書先己篇夏后伯啓舊本作夏后相則呂覽且有三說矣今孫詒穀校本據高誘注語考定改相爲柏作柏啓而此本从之亦是但墨子引書或出古文刪佚之外或以訓詁字代經如史記之法故此篇雖引甘誓而亦時有同異不能盡如原文之舊也他篇倣此（按伯相形近棉子面學篇相夫氏元和姓纂二十陌引韓子作伯夫氏則唐本呂覽伯柏相三字或乙互譌孫改非是）

古曰

按曰卽者字之爛文節用篇以爲堀穴者者今本亦譌作曰其例正同可證合本文上下諸校語觀之此文當云古者吉日丁卯用代祀社方歲於祖若考以延年壽如此則一字不誤矣亦一適也

故於此乎

按故字無義疑當作放公羊隱公元年傳文昉於此乎漢石經正作放於此乎則古有此語故放隸書相似而譌放至也見孟子注放乎四海廉頑放鄙此文言桀之皋惡已至於此乎故天乃使湯致明罰焉是其義也

推哆大戲

按淮南主術訓本作椎移大犧太平御覽引仍作推則與此文同二字互譌已久詳親士篇

先庶國節窺戎

按尚書大傳與殷本紀同亦有諸節文今據彼補訂疑先庶國六字句詳言之當曰先庶國庶節窺戎古文語簡省一庶字耳國尚書又作邦同

臣將何哉

按臣字無義或因字譌因俗作臣見干祿字書與臣尤相似此與下文則是得吾父母兄姒而食之也等句相應彼言是有所得與此云將何所因作正答故云其所得者因將何哉也是倒裝句法耳又據上文云雖使鬼神誠亾此猶可以合驩衆衆取親於鄉里亦是此意明非無因而此則言執無鬼者謂吾非愛酒醴牲牢之財明此事因無所得故也前後文義相承可證若作臣則不可通矣

若神有

按當作誠有神誠聲轉兼涉上下諸神字而誤知不作若鬼神誠有者此與上文云鬼神者固誠無有爲答詞彼云固誠無有此云若誠有反正相應不煩加鬼神二字其意已足固知其可省也又墨子以請愼爲誠上文各句以請爲誠則本句神亦當作請或作愼兩通

非樂上第三十二

小人斉

按若作小人斉亦合倍斉存聲之例其說極通但如此則下文云似二伯黃徑又必爲小人所罰之物如上句君子出絲二衛之例是也惜不知爲何等罰錢今已不可攷矣似或以字譌

舞佯佯

按王引之說如下文之萬舞翼翼則舞上宜補萬字佯翼亦雙聲佯非古字魯頌閟宮篇明作萬舞洋洋故諸校多从之以與下文爲均自是塙證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按孔子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而墨子非之不信命則安談禍篤信命則自廢精修蓋皆有至理存焉二家立說雖殊而其教人爲善之心則異物同歸未嘗一日或息也古之執有命者三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諭暴有隨命以督行以此坊民其說未嘗或過則以之數者固百王之所同也周衰文敝政教淩替一二挾術以

媚世者並不解有萬物定命之至理謂借此足以嘗世主而欺天下於是乎下日侈其淫辭上益私其威福自上世以來未有不挾是而能行其恣睢之政者也墨者憤其敝因專假藉其殃慶之餘論以救世而倡教世之暴君驕主或有聞其辭而自沮者矣仁后良相忻其說而自勸者矣此實賢不肖之類所由以分也夫苟使賢不肖之類由此以分則一切貪官治亂衆寡安危之數舉不足以怵人而勢將自屈矣然則墨者之言雖與儒抗豈非儒者之所樂聞乎蓋嘗即二氏異同之迹而推論之曰三命之說孔氏遺科始見於孝經緯儒敘計言之唯隨命一科與墨家言時相出入即謂隨其善惡報之也是其本同也祖同者不能以無異儒氏雖論報施而仍主有命之說以資勸誡墨教謂如此即命不能自主善者益奮而惡者益沮茲其所以異也篇中所用以相非者職此之故與意舍是儒者曰文武之吉命也桀紂之凶亦命也文武行善而得吉桀紂行惡而得凶猶之命也文武不變行而人可以爲善而獲凶桀紂不變行而人可以爲惡而遇吉文武可爲桀紂不可爲也此儒者之理也顧可以言無命乎哉墨者變其詞曰文武之吉命也文武之善固非命也桀紂之凶命也桀紂之惡固非命也文武不爲善而亦吉桀紂不爲惡而亦凶則爲善者怠而爲惡者勸矣文武不因爲善之故而得吉桀紂不因爲惡之故而得凶則惡人皆喜而善人皆懼矣桀紂可爲文武不可爲也此又墨者之理也顧可以言有命乎

哉夫儒者之執有命也將欲以求爲君子也藉執有命而以沮爲善者之心快爲惡者之志君子不謂之命可也此孔子之所以罕言而墨氏之所以倡教者與二家大悖雖相反而實相成焉茲爲揭其凡於首篇世之樂爲君子者可以知所決擇矣若夫彼我是非之見蔽者末師往往習爲之亦非校者之事也今固無取焉爾也

廢以爲刑政

按此句中篇作發而爲刑下篇作發而爲政乎國凡三見並不同以今校之發即廢之聲二字古通魯論廢中權魯讀廢爲發見釋文鄭注即其例發而爲政廢以爲政兩文相同而以字通刑政字異作政者是此不須言刑故中下篇並無刑字可以互證

處而廢之

按孟子曰願爲聖人氓

執有命者言曰

按言上依上節似挩之字

賢可之士

按賢可之士不詞當爲賢良可即良之壞字篇中賢良屢見

當據改尙同篇三見此文但彼篇賢可字尙有別讀可通此

則無之否則彼賢可亦皆賢良之譌

非命中第三十六

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 原誤將下據依此條之上據校移正

按義法猶法儀也此句上篇只作必立儀三字本篇作則不

可而不先立義法下篇又作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文各

不同又義儀錯出今略推之義即儀也本篇與上篇語雖有

詳略文竝不譌惟下篇當作則必不可而不先立儀而言必

下挩一不字耳又彼篇俞校據此文謂必即不字之誤亦通

有命者言曰 原誤在不肖人也下據校移上

按言曰上尙 疑是當字 挩之字

先生對之 注同前條

按墨子先生先王多互譌詳公孟篇彼生譌爲王此本不

譌畢校反失之胡故字通王念孫說

不肖人也 原誤列在上據校移下

按也字墨子有數義本篇不肖人也下篇又作與則與與通

天志上篇而可爲也明不可爲則又與乎通非儒篇然則所

循皆小人也明非小人則又與邪通 尙賢中篇傾者民之死也亦同邪他書呂覽異

用文王拘羑得脫史曰此無主矣文王囚今我非其主也御覽八十四引作邪亦其例也

聲之轉今皆謂之雙聲是也故其字例如此互見

內沈於酒

按下篇作湛宂聲甚聲同部

久矣聖王之患此也

按久矣當連下聖王之患此也讀下篇作先聖王之患之也

固在前矣之此聲轉訓通固在前矣與此久矣文異義同但

一在句首一在句末句法稍有不同其實一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

按必下當挩不字互見中篇

譬之猶運鈞之上而正朝夕焉也 原誤作前篇下據校移下

按焉字疑衍據中篇譬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也無焉字可

證或墨子以焉爲是則讀尙可通據上篇又似者字譌疑未

敢定

功道術

按治要引有蓄字與此功字正相當則功字宜有攻功古通

用攻治也謂治道術

先王之患之也

按中篇之作此通畢本無下之字非

惟天民不而葆

按以下句證上句則天民或卽天命之聲譌而能字通

非儒上第三十八 閻

非儒下第三十九

如其亡也

按亡無通此句與上以爲實在句相對爲文則如字義長王引之校改如爲知亦足備一義

足以至矣

按至或生字譌前漢高帝紀項羽曰籍何以至此至或譌爲生此篇生復譌爲至可互相證足以生矣者謂畢此數喪足當治生矣然則儒者助人治喪戰國時卽有此俗此諷子游氏之賤儒也

施則助之胥車

按施當讀如孟子離婁章施從良人之所之之施趙注謂家迤而行也丁公著音迤說文辵部迤衺行也經傳釋詞施迤柂迤迴謂邪也經說下所舉之止於施也施亦讀爲柂可以比例胥爾雅釋詁左傳杜注皆云相也相亦助也此謂奔敗之人不由通道衺行卻走容恐車敗故助之挽重車也左傳郤之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甚之脫扃拔旆投衡乃出卽此類也周禮匠人有路徑畛涂道五者惟涂容車軌徑路纔容牛馬人足非車所行也 俞正二尺

尺溝廣四尺畛容大車六尺去十六尺洫二尋道廣二軌去一丈澮八尺塗容一軌八尺去三丈二尺轍獸蹏詳又左傳

疆之戰晉欲使齊盡東其畝以戎車戰自有正路亦可設利 蓋可得衺行之義此與掩函不逐奔一例其人則宋襄似之

豕脰苟生

按本篇享苟等字乃墨子古文之僅存者王念孫說

豕雕刑殘

按墨語作豕雕開形殘彼从詰墨故與此篇不同此非開也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後成也

按經下又云使謂故（使謂故句在本篇經下二字所當改作下文）說釋之云故也者必待所爲之成也（見經上）以故爲使墨義明與說文合又孟子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義亦與此知材也（疑當作下文說文）皆不合餘詳校中

按知據下條當亦爲慮本書慮智知錯出非例如顧校則書中以智爲慮者容皆慮之譌墨子以慮爲智以智爲知（全書及此經數十見並同準慮多譌慮及又有以慮爲知者則後人亂之）字例畫然與他書並不同故也然知或可爲慮之聲如則必爲慮之譌以下句況上句此知必當爲慮無疑慮雖字書所無此經道藏及吳鈔各本明作慮必不譌畢校雖脯而非慮也下云慮若字異文乃肛說不足據又說文有知無慮而智乃酳之省體墨子字例與許微有同異又知智古今義互異則二書所同也讀者不可不

知

體分於兼也

按幾何云全大於其分全亦兼也全與分幾何論面線論角今專言體足包三度矣

平同高也　同長以古相盡也

按此即論平行線內之各垂線故云同高同長二義相成已盡幾何論線之理云同高者即以平行二線處處等距言同長者則專以兩平行線內各垂線言又云以缶相盡者當即指垂線兩旁皆十字正角而言設若非正角而爲斜線其線旁兩角必互爲銳鈍漸遠漸長即永無相盡之事矣是其義也陳以幾何截長線法釋同長以兩直線與橫線湊心成十字角釋正相盡並不協緣彼法任取長短兩線作角即可取度截減不必正角也詳本書又古人所謂正角者祇論矩邊並不知用角今第論其理固無不賅之矣此蓋專謂線度並不及形經恉最愜經說上兼以重差測影之法釋之亦通

中同長也

按此尚未是論圜徑幾何理凡方形三角形俱有中心故此云同長者疑即謂自各形中點所出各垂線之度其線有數與圜半徑有無數者不同故下文別以一中同長釋圜此經說云中自是往相若也如三角形垂線只三自心距三邊皆等即三角容圜法平方形雖正方長方不同其中心四出各垂線亦有定數故云自是往相若也假若三角形亦起中心但不由等距處至三邊必不同長亦必不往相若矣方形亦然與圜法自心至界有無數線無一處不以半徑爲等距無一處不往相若者判然二事矣陳說亦未能證實其義併譬入幾何原本論圜界語失之其餘諸家則不明形學之空言也

圜一中同長也

按此謂圜徑也一中略讀方圜諸角形皆止一心皆只言中
猶今言一中者疑一即圜半徑倍之爲全徑全徑線必過心
中折成無數同長線併上一經讀之其義益明矣舊校意亦
同此但讀一中爲圜孔爲中心則一字猶無義非也下文方
柱隅四雜也一中柱隅文並相對可見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按無序猶無分端即點也幾何云點者無分即此無序之義
近人李壬叔別論點有三乘六乘之說其義雖通猶謂有次序失之互見下 此猶今義也證以左
傳韓簡子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淮南
子云尺生於寸寸生於秬秬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影
等語然則曰象曰影即此所謂端矣曰滋曰數曰形曰秬即
此所謂序矣乃古義也經意蓋如此又說序當爲厚隸書序
與厚形近此經云無厚與上經厚有所大語意反正相生王校
亦通詳非攻下幾何理點線面體三度本皆循環不窮體本非點
但無厚而最前者即謂之點可矣物理學家又謂三棱體其
點亦三棱立方體其點亦立方說亦可通於此實可證李壬
叔之通識但王氏見未及此并誤讀經說宜校者識其不合

矣姑兩存之
有間中也間不及旁也
按此皆言界中之形也又云不及旁也則幾何所謂兩直線
不能成形者其兩旁爲線其中空處亦是間矣多邊成形者
更不待言陳說以直線角釋有間是矣間既在中則其最前
之點爲角兩夾角之旁其線即界而猶云線與界夾之也豈
又別有線外之界哉說殊不憭
俱自作也
按墨子無俱字以俱爲之詁訓相代乃字例也畢引許書俱
訓便利是俱飛本字非此義失之一曰遞也則與次比義近
故得與俱相轉注是俱即俱矣俱又有助義詩杕杜胡不俱
爲毛傳云助也所謂遞相俱助也但經云自作說云與人遇
人衆悟釋義太遠與經不相應故諸家或以爲未詳或以爲
佐字之誤並未塙今校本破爲比較佐字義據極精然以今
考之俱已是次比又云自比義亦複作字或不必改作起也
使也爲也言凡使人相次比助之事雖合衆人之力亦藉一
人作起之功益見上下相比君臣共治政體宜爾故說中遂
以與人遇人衆悟釋之墨氏尚同本旨洞然似亦可通或不
煩破字與互見

下文又云俱所然也說云俱然也者民若法也然若皆訓順
然則上下次比民皆順法亦尚同之義使然與
俱自作也與下令不爲所作也句應俱與令皆本尚同家主
義今再申說之俱者爲已之副助其人爲國君三公鄉里長
之等雖遞相次比助皆應與已同體故云自作也令者爲已
所使其人亦猶是國君三公鄉里長之等而上下大小尊卑
貴賤等差有殊宜各盡其職分故云不爲所作也尚同篇曰
尚同而無下比又曰上下同義其政教蓋可知矣
俱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
按幾何家言兩線相接之界爲點兩面相接之界爲線兩體
相接之界爲面即此理也但此者廑指兩體相接而猶分爲
二次則兩端相靠而將合爲一矣詳經說上

生刑與知處也

按墨氏論仁論義篇中詳矣獨以非命故因與儒者立異故亦不論性生即性也經以刑與知處爲生則翟所謂性者亦即告子所云生之謂性之類與

久與宙通 彌異時也字彌異所也

按字舊本作守王引之校改爲宇今从之是也然有疑者宇與宙對古今恆言三苍云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其傳古矣道家文子繆稱淮南齊俗諸篇並同莊子庚桑楚篇亦云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標者宙也亦以宙對宇疑宙即古之久字二字聲義皆通莊子注宙者古今之長久亦長也則二字同訓矣由聲久聲同部久者从後灸之宙者舟輿所極攬古昔假借爲久長義故莊子以宙爲久墨子以宙爲古之字例如此本篇言宇久者旣見義當並同但宙又从宀故莊子有屋極棟樑之訓後人遂以此爲宇宙專義因與久分

異 故莊子諸書作宙墨子作久此亦以訓詁字相代之類也

墨子多古義此亦其一自久專行而宙廢矣 或疑久宙二字本廣狹不同用

宙有覆義故也然久亦有之故淮南子俶真注以孟軻曰也孟亦極也二字古互用可知 字者以

本書證之經下言字久者四見且皆有說相應今並錄之以明王校之塙其一云字或徙說在長字久說下釋之云長字徙而有處字南北在旦又在莫字徙久此久字二義並見義同經上說訓尤與莊子相類一也又云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而說亦釋之云無堅得白不相盈也此因久字義已見上第舉堅白釋之二也又云字進無近說在數而說釋之云久有窮無窮 五字自移挩今乙 偏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數近後數遠經專言字說兼言久足見二字義本相對三也又云行循以久說在先後說亦釋之云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近俯也先後久也此因經變文言俯久而說即依文增訓四也各條或久字並見或專言久或專言字或於字久外增義大氏皆與經上文義相類則守之必當爲字可無疑矣 舊本作守亦非

無遠廣雅釋詁云守久也則二字亦互相訓故墨子相傳之別本亦云久彌異也守彌異所也以北平校未爲大經始存之以廣異聞但不如王本之塙

損偏去也大益

按幾何云有多度俱半於此度則彼多度亦等有多度俱倍於此度則彼多度俱等又云有多度等若所減之度等則所存之度亦等有多度等若所加之度等則合併之度亦等經意盡之大益句明係旁行而誤今校乙正極是

儇租秪

按此與莊子天下篇連環能解之意相似然此云俱秪是本

不能解義同而語反耳秪本也周禮玉人四圭有邸其玉形以內周一環爲秪周四角置圭併作之五者連體即此云環俱秪也字又以邸爲之皆同氏聲餘詳校中附 玉人圜可明俱秪之

經下第四十一

異類不吡說在量

按此祕家同類有比例異類無比例之法今名曰今有術

偏去莫加少說在故

按義已具上經故謂如原度

非半弗新

按義同莊子尺棰今有二證幾何第四求作極論此理云設一度於此求作彼度設此度或大或小又解云度與數不同行循以久說在先後說亦釋之云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近

數者遞減至一而止一以下不可減矣度者可以長亦可以短長者增之可至無窮短者減之亦復無盡自有而之於無者其度可言自無而復之於有者其度不可言也皆足明此理此幾何法也又幾何學有數題云甲乙爲定長之直線一動點自甲向乙而行第一秒行甲乙全路之半甲乙第二秒行乙乙餘路之半乙乙如是遞行遞減求此點所行之極限是論線法合矣又云聯正方各邊之中點成第二之正方形又聯第二正方各邊之中點成第三之正方形如是遞作遞加至無窮而止第二第三等各正方之面積之和必等於原正方之面積是再變形以面積之和或較求之其義亦同若以代數證之置一於位二屢除之可至無量末併得數仍等於一不動其式如一等於二分一加三分一加四分一等等

以上各理今泰家發明已詳然實可爲讀此經之通法故具列之

經說上第四十二

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按二之一數也尺之端度也經兼列之今泰家論數有有名數無名數之別卽此又幾何云凡有等之幾何相比皆若數與數比無等之幾何相比非若數與數比說實兼含二義但此說尚有挩文張校移上文體也若有端五字於此節之首是矣又下云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似言所分尺體必前有端後有區穴兩距定而尺在其中蓋由全而分由渾而畫必備以上諸法始合也

使人覩城得金

按此卽予金徙木之遺法也商君鞅操切用之流於慘刻不仁遂令政與術相反墨家尚信亦不能遽廢此令故舉之以況經義或然與下文廣外得刀語意與此略同而事類有別

校尚未盡其恉

俱與人遇人衆慴

按尚同三篇皆申說此節之義慴直爲循揯之譌字但揯正循借俱者校云如淳云俱次也若人相次也此與說文俱伙之訓正合是校意亦以次卽伙伙俱又轉訓通用矣與余前說相同互見前

所令非身弗行

按此卽孔子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之意弗字似不譌經云令不爲所作此云非身弗行義反正相足校偶失之

久古今旦莫此與宇東西條原誤在方矩條下據校移正

按此釋經久彌異時也墨子以久爲宙說詳經上但宙者往古來今之名而說中兼包旦莫爲釋是久義廣於宙矣經說下云久有窮無窮然則有窮者旦莫之久無窮者古今之久二義相兼故久本非宙而亦可借爲宙也

宇東西家南北

按此釋經宇彌異所也顧王以家爲衍文非今訓爲中近之然古皆曰上下四方曰宇不云中也竊疑家从宀古文从宀象人所居今爲中蓋俱从巨室取喻而其訓又同說文家居也廣雅釋詁三及詩桑柔毛傳亦云宇居也是家卽宇矣其句讀則經說上人治有南北截南北句經說下又云宇南

北則三字句明此亦可作字東西句家南北句猶云居東西
居南北矣但彼省東西此錯舉方名故詳略致有不同原校
云中亦兼上下義方完
圜規寫支也 此與方矩條原誤在久古今條上據校移下
校支疑卽匠人之槷及土圭矩板等儀具測器之必需也規
寫支者所謂視槷以縣之本法支小擊也許書猶是後出引
伸之義 張云疑支爲法度之義其說近是 其本訓依字形求之从又从卜又
者手也卜者所以識也所謂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
者正是此意然則支之古義失傳已久墨書支字本義如此
其亦古文之廑存者與校改爲交失之互詳經說上
方矩見支也
校支義同上畢本支舊譌久校亦破爲交非

雞指雞脯
校說文重文雞雔等篆形多雞曉而皆與雔形近或出墨子
如糞繩之類然雞指雞脯決不可通故校改爲蓄耕柱備穴
等篇多同穫守篇又改爲穫皆有譌變轂迹可尋惟許書各
篆則無从譌正矣
雞脯而非翑也
校翑字互見各篇畢說非今再以說文例之翑以知爲聲則
亦如求裘皕鼈等字之例皆以古文爲聲也亦塙證
若姓字
校畢刻浙本作若信宇姓信聲之譌字字形之譌今校不言
改信爲姓畢校信下亦不言信當爲姓是必浙刻後譌之字
故各校俱無說
烏折用桐
校校下引淮南繆稱魯用偶人而孔子歎之宋本許愼注云
偶人桐人也與今毛木說文人部偶下說解正合可以互證
今校許書者或改爲相人偶非也餘詳校中
霍爲姓
校墨子字法姓氏名三者同義上文云聲出口俱有名若姓
宇與經說下云猶氏霍也此云霍爲姓皆互用見義
經說下第四十三
不必麗與暴也
校不必下有挩文以上句例之或當補云不必暴與暴麗與
暴也
一二不相盈

校引公孫龍子作一一不相盈與正文不合恐有譌字當
訂正
木與夜孰長
校此釋經下云異類不吡說在量也所包甚廣形學線而體
三度皆異類也各自成比例物理學家一切時音熱重力亦
皆異類亦各自成比例此說復重釋之云智與粟孰多木與
夜孰長亦是矣今試直應之曰智多可也而智豈粟之類哉
曰木長可也而木豈夜之物哉推而言之龜與蛇孰長麋與
霍孰高其理之然否又將通於名學矣異類可比而名學亦
亡經之言其備乎
以錐剌之
校依上下文錐或捶椎之譌否或權字耳剌剌二形亦近言

以椎重節制之則挈正而不枉矣

子智是又智我所无舉 此與戚序戚編原倒石據校移正

按上下文九智字皆作知字解知智古今義互易墨子正合

說文本義非借也衍省爲智全書同

或厚或薄

按或上疑挩功字此與上句罪或輕或重句對

無南者

按無南二字疑倒又挩窮字耳諸校未言不敢輒補然南無二字始見於此亦見莊子天下篇或本是兼愛家最上名詞後來佛教入中國譯者遂借爲讚美能仁之唄號既取其南無窮義併因讀爲難謨與梵音發聲最相似聲義皆通之故與惜鳩羅氏後譯學不傳今禪家鮮能知其所自出者矣南難舌音

墨家流入名家之塙證而呂氏春秋審應覽篇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偃石入秦而王縞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賜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賜此非兼愛之心也此言非攻兼愛實相表裏深得墨氏之恉而出之於名家足見始本一原微特異物同歸意者墨經等篇本史佚以來相傳之故書

之轉謨無脣音之變古並同讀今方言之學盛行見者幸推廣其說當以此書爲之嚆矢矣餘詳校中

舉愛與所利也

按依文義舉下當挩所字此段辨仁內義外之說與孟子不異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按大取小取二篇蓋名學之枝流經說之餘義也其詞並與惠施公孫龍之言相出入篇中可證大取篇末又云其類在譽石在江上井凡十餘事當時亦必名學家恒言人人習知習聞古子此類亦審不廑韓非儲說一篇已也但此篇又無申證之文令人不可曉耳蓋綜覈名實不失其眞乃名家之精詣譬侔援引亦脩辭立誠之道法皆百氏所不能廢者名學亡而禮樂刑政亦亂故孔子曰正名荀子有正名篇皆發明此義即今世名

學最精之論理亦當盡具於斯篇矣

名墨二家互相出入經上下大小取諸篇半是其語乃墨家流入名家之塙證而呂氏春秋審應覽篇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偃石入秦而王縞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賜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賜此非兼愛之心也此言非攻兼愛實相表裏深得墨氏之恉而出之於名家足見始本一原微特異物同歸意者墨經等篇本史佚以來相傳之故書雅記周初名墨本合爲一至戰國以後始離析爲二與

權輕重

按輕重上亦當有其字以上句例之可知

天之

按當作爲暴人語天之句墨子以之爲志

諸陳執

按此文多譌抏難通今略推之當作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之所爲非因我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之所爲因我所爲也如此則上陳執之所爲句抏一陳字因當爲非或抏一非字亦通下陳執之所爲句抏之所爲二字耳然陳執仍無義篇中屢言暴人語天之似執字卽上文所取者人之所執也之執而陳字仍無義所未詳也

所未有而取焉

按所字上依下句亦當有於字

三物必具

按必與畢通互見所染篇

志功爲辨

按志舊本作之卽志之聲

智親

按智者箭之省體墨子用古文故字例與說文合各篇中智兼愛篇特不識其類辨其故一見非攻篇子未察吾言之類字多同

是璶也二句

按疑當作意璶也非意玉也與下文意楹也非意木也句法一例蓋意譌爲是又抏一非字耳其意則謂璶是玉所爲而非卽玉也楹是木所爲而非卽木也此段皆辨名實之法

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

按上也字當爲之耕柱篇遠者近也也亦當爲之備城門篇此守城之重禁之又當爲也則二字互譌久矣追迷畢校近是此或如韓非內儲說哀公問孔子莫衆而迷之類別詳補遺

譽石

按諸校疑皆非也或當作礬石謂涅也淮南俶眞訓以涅染緇而黑於涅高注謂礬石義似之山海經女林山其陰多涅石郭注同此言聖人之利在天下無論或壽或卒皆能化人爲善如礬石之染緇也卽所染篇之本恉畢改譽名今云礬石並不見所出但說文亦無礬字然子書中字許不收者多矣或墨本作涅後人改爲礬而又譌爲譽與

其類在死也

按也古卽字篆作㔾蛇卽它之或體故別本作蛇然死字無義或爲迆之譌迆無古通此言無也猶上文云天下無人皆申兼愛之恉

小取第四十五

以說出故以類取三句

按類故二字篇中用此爲義者如下文之殊類異故凡二見兼愛篇特不識其類辨其故一見非攻篇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凡三見並以此

效者爲之法也五句

按此墨子字例也尙賢上篇效人以尙賢使能爲政也非攻下篇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又下文云以此効大國則

小國之君說諸效字皆用此義

有所以取之

按之下當依上句補也字

耕柱第四十六

能欣者欣

按欣睎雙聲說文听讀若希姚信听天論又讀若軒三讀皆取類隔之法並與音和通轉者異今韻學家或有誤据以配定部分者不可不辨餘詳原校

鬼而不見而富

按鬼下衍而字詳校語下而字讀爲汝

智槁木

按槁枯轉訓而亦雙聲古讀枯如古也

童子之爲馬也

按非攻下篇傅子之爲馬然也作然傅畢改作傳均非王校据此文改彼篇爲僮是文亦此詳於彼可以互證

卷之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排其道

按排背雙聲

聲不知黑白者

按校以上句例之疑當作不能知然下句又有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句與此相應句法一例亦無能字明能字不當增

公孟第四十八

國之治

按盧校云此下挩治之故治也五字非以下文例之當挩也

治之故治也六字非五字也

先生以鬼神爲明知

案生畢从舊本作王今正篇中先生六見獨此譌先于畢因一木移換故存舊本面目尚不爲錯然應注出

隱以爲廣

案隱假雙聲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王景羲　子祥

用是也

按此句乃總結上文兩事之詞未便是衍文古人恒有文例

用是卽由是或曰由此道也用此故也句法正同一例本書

公孟篇曰古者三代桀紂幽厲爲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

爲刑僇國爲虛戾者皆從此道也卽此用是之謂可爲塙證

王校非

橋

按橋字云未詳或橋傳俗讀聲譌南蠻傳烏滸噉人等國在

今廣南界中周時中國尚遠漢後無聞疑其俗已革

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此條原誤列有鬼條下據校移正）

按出當讀如孟子出疆必載贄之出出疆亦以求仕也墨家

語質故以出爲仕上節遊公尙過此云出曹公子語例正復

相似王本俞義俱通出字不必改墨語从俞校未塙

擺季拊肺（此條及下條原誤列在前條之上據校移正）

案擺季當作攖黍誠如舊說拊未詳荀子議兵篇溝池不拊

楊倞注有二說一以拊爲古撫字（甘聲未得讀若撫此說非）引或說當

作拍拊篆形亦近非非此義儀禮言肺有二種有舉肺爲

食而設割而不絕又名離肺嚌肺是也有祭肺爲祭而設割

之使絕又名刌肺切肺是也各文亦與拊不合依禮經例拊

或當爲折折者斷也離也訓近文通儀禮有折俎折俎折肺

語例略同是其義矣否則亦可爲析析者破木也史記司馬

相如傳析玉索隱云中分也凡離肺之法亦當午害中分正

似析木之法析棘作栔與拊形尤相近易譌析義長矣然拊

亦有持訓爲凡夾持緊脅之通名意此或取持挾之義與但

原校不从今亦不取

有怪之鬼

按有疑卽百字之譌百怪之鬼謂淫昏非禮句例與下文不

同然墨語引此文已改作百怪此偶未訂正耳

四隅之輪

按輪眡其圍無四隅事甚言其多角而不便於行也古譬稱

輪四角語例正同

卷之十四

公輸第五十

口口第五十一

備城門第五十二

厚以高壕池深以廣

按當作城厚以高池深以廣本皆四字句據今校語疑上句圍城字乃本句首城字之誤移者說非無理余則謂上文凡守圍城之法城字不譌而下句壕字有譌耳何則下句池深以廣文義已足今本多一壕字頗爲贅設所以然者因上城厚以高句一本誤落城字箸於池字之上而下句遂成城池

深以廣五字句突後校者又疑其不可通因改城爲壕以求合於本句之文而上文厚以高三字句雖明知其爲缺文又彼所不暇顧也其譌變痕迹約略如此今校又欲移上城字於厚以高之首既令上文句法不完又當破圍爲圍遷就以求其合似不若徑改壕爲城令其上下移易句法相偶不煩輾轉破改之勞而文從字順爲最簡易而有當也畢本池又譌爲也則下句又成壕也句深以廣句益譌亂不可究詰矣

樓撕搪

按樓撕搪當爲樓柳楯釋義已詳前校中但此段文例皆當四字句本句未知捥何字耳以下文高櫳柳句例之疑此捥高字彼捥樓字也高樓柳楯備圍城臨時之首具故篇中屢言之號令篇云它門之上必夾爲高樓備高臨篇云爲高樓以射適甚即此物也並高樓二字連文惟此二處捥落不完正當互相校補矣

吏民和

按吏民下當据畢校本增以字亦四字句也

塹長以力爲度

校力當爲仂助仂等字之聲借何者古人稱數之餘者恆曰奇曰仂不曰幾分之幾語例如此故王制祭用數之仂鄭注數之奇餘也或謂即十分之一則以仂爲之一也攻工記輪人以其圍之助捎其數注云三分之一也是又以助爲之二也易繫辭歸奇於扐以象閏荀九家義云別也其義爲別而其字从手則又以扐爲之三也然則此三者皆以力爲之聲其訓亦約略相同則此力必爲去形存聲之法無疑再考其

形制以上文塹中深丈五校之知此正贏冢塹堵造法形半扁方其度本廣多於長故上文歷著其數云廣比扇是廣八尺如門之廣兩相如則爲廣十六尺本有定度不可增減其塹中則明著本數而其長厚即於是取度焉塹中既深丈五此取三分之一則五尺與其容土積則長廣深三相乘二而一得六百方尺也以此置縣作塹欲以誘陷敵人其義正當兪校破力爲方既於門塹各制不審且以方爲度篇中無此語例其失可知蓋由偶忘却力即扐等之聲而生此肊說耳今審定此文本當作仂助而義實爲扐緣王制之仂爲說文所無非古字而考工之助其本義爲地理皆非其義惟許書扐下引易與此同義故知爲扐之借字矣否則即从考工古文爲得其實

王景羲 子祥

塹之末爲之縣可容一人所
按縣門形制今雖未知其審大約橫置浣機於其上長二丈左右兩扇雖名爲門實植木施板而皆傅土於上又於其上鑿而冪孔以救門火並不用以啓閉也惟中容一人出入者爲之縣寇至則發如此則與左莊二十年縣門不發及襄十年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耶人紇抉之以出門者諸文皆合蓋所云發者皆謂塹末之縣並非謂左右兩扇之植木也縣以內則塹也縣門以護城門故其形制如此義

客至 此條原誤列備穴篇下據校移上

或然爾 疑脫見上俞謂爲方客是關立方或可通

客魯讀容爲客見釋文鄭注

棧客舊本譌容論語鄉黨居不容兪樾謂容下卽其例又木書備穴篇云當穴者客爭伏鬬客舊本譌容下

文云容三員艾者又云容三十斗以上容舊木皆譌客則二字相亂久矣

五築有鍚

按校作鍚是夷羌二篆易譌許鍚非此義

如攻隊之廣狹

按如當爲知本王引之說見非儒篇然如字義長此謂穴隧之廣狹必以容客隊爲度與之相應下備梯篇機衝棧城廣與隊等又出載而立其廣終隊語例正同

倚殺如城報

按此校讀五字句又以報爲埶非也本書下臯守篇築郵亭者圍之高三丈以上令倚殺爲臂梯梯兩臂長三丈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與此板橋作法正同可證何者蓋此板橋設以渡溝塹亦必有繩連之又云斜穿外以板次之卽用繩亦必不止一次矣故云報也以本書證木書卽可得報字之讀矣經典中禮記內則八珍報切之鄭注云報者返切之也其訓亦可通於是則報非譌字益明此文當讀倚殺如城句報一字句原校於臯守篇侍殺句下亦引此文爲證而仍改報爲埶不免滋人疑誤當一例改訂以還舊觀可也破報爲埶並無別本報義既長證據鑿然得失可知否則報下亦挩以繩連之四字與未敢質定也

簡關

按簡簡字通畢木校語浙刻作關或誤今本並不改正以存其舊但於校中引說文竹部簡字以訂其失亦是非取其異本也

其木也廣五尺

按木當从蘇校作末是作木者誤藉莫用法已詳校引通典拒守篇其式則如梯形而有上下廣下廣七尺上廣五尺其末向上中藉莫之半又爲之樑樑擇樑之端以索通連之以便上下蔽覆所以禦矢石也

火耳施之

按火耳等句凡三見今校但舉其二偶略狗走條譌犬耳犬字不譌備蛾傅篇銳鐕下又譌作大耳實皆犬牙之譌犬大與犬形最相近耳耳篆隸體又易譌孔叢子公孫龍篇臧三耳呂覽淫辭亦作臧三牙卽其例又見漢處士嚴發碑詳

隸釋

若鐵鐕之

按篇中鑿鑱什三字通用槩聲咨聲十聲皆同部此以鑿爲鑱下屢云諸藉車皆鐵什校皆以鑱釋之詳校語中

二步積苴

按苴字許所不收然見孟子其義古矣趙注苴欄也非此義方言三苴國也義略同廣雅釋草則云白苴菰賓辨三名又史記周本紀衛康叔布茲席索隱茲一作苴苴公明草也茲即賓也可爲藉席亦非守禦所須未詳的爲何物迎敵祠篇城上三日一發蒿蓐又葆宮中三日一發蒿蓐亦與此不同但據下文云大一圍長丈二十枚等語似又是藉席之類下文云十步積搏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與此語例正同彼皆是積聚搏束之物或積苴亦搏類與但草木異名迎敵祠篇凡守城之法管茅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

積木石有積與此上下文二步積石十步積搏事類相當然則此云積苴者必是蓬艾蓬蕈之等積束成捆與柴搏正相似有時用以燒敵則如舊本作苴亦可通今校改爲苣亦是此理未審孰爲長也

若也可依匿者 此與下條原倒置據校移正

按古它字與也不同它篆作㣇也篆作㣇二文不同隸書偏旁始相亂

狗走

按偃穴篇云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則有人也然則穴中本有守狗因有狗走狗犀狗屍等形制亦其類與今校謂守城樹杙爲藩似之得其義矣蓋闌檻等物正當犬牙施之所以阻止出入也

備高臨第五十三

口口 第五十四

口口 第五十五

備梯 第五十六

胖下凡

按畢校云骿省文从凡凡者隸書瓦字也此浙刻之誤今改正此謂省骨从月也

四面蔽 書作 蔽

噪

按畢云譟擾也以譟爲噪者許書本無噪而言口二部亦通

譟守篇作諓即譟也擾畢浙刻木誤从牛今改正亦見親士篇

口口第五十七

備水第五十八

口口第五十九

口口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器識

按此後世所謂甕聽也宋王致遠開禧德安守城錄中亦述其法蓋用甎而聰耳者亦篇中諸校所未詳也 致遠色先晉守城錄記其

贖板以非識

按贖板無義字書亦無證惟考工鮑人以博爲鞹鄭讀如羊豬麎釋文云羊豬麎之語未見出處俗謂羊豬脂爲膞音素

千反（省聲者誤）豈取此乎周禮注殘餘字本多作戔宜依殘音
然則菱刪同部鄭讀最明疑此刪板本或作刪後譌爲刪而
其最初之本實當爲棧（刪篇船非云脂肪非此義故知爲棧之聲訛備城門各篇屢言行棧可考）
棧之譌爲刪猶晚之轉爲刪矣可以比例否則刪之譌字
說文木部栅編樹木也从本从册册亦聲通俗文木垣爲栅
則栅者豎編棧者橫編俗間又有豚栅之名即此蓋此井穴
蘧蒢蒢底雖下逼地而上下橫豎疑皆施板爲井蕝以便
環坐伏聽其形似栅故取名焉則作栅亦通棧栅未知孰是
姑兩存之以竢明習此法者正焉

五步一密

椄密字無義今以意詮之似言此有多穴蓋二十步一置穴
者正穴也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步殺者副穴也蘧

蒢一密也密之本訓爾雅釋
兩蒢深平城置板其上刪板以井蕝者此又一穴其中作井
當專爲備蕝聽之用故又云五步一密也（密字有譌注非）
山云山如堂者密是其形狀則據周語一年王滅密即今河
南開封府密縣縣之三面皆山唯東面缺殆即所謂如堂者
此密穴因以取名也因井穴中埋兩蒢容有似之者迎敵祠（迎敵祠篇密字有譌注非）
篇堂密八義亦略同彼校釋之云此堂爲多角形併此兩義
觀之蓋多角則迴蕝複踝環山則嚮應中虛密近穴戶形製
正當今蕝學家謂高巖複壁四向應聲正是此理于穴事既
合且與雅訓相通或足備一義與（其義正堪取以釋此爾）

備蛾傅第六十三

縣火四尺一椅

椄畢云備梯作鈎識今浙刻畢本備梯云縣火四尺一鈎檝
實作檝則此校語云作鈎識者明是寫刻之譌或當依彼篇
改檝爲是

用鵝若松爲穴戶

椄校以鵝爲梓而借爲梓根據極精然梓非戶材亦不甚塙
舉校呂氏春秋本重言篇東郭牙執蹏蹄而上視云說苑權

卷之十五
口口第六十四
口口第六十五
口口第六十六
口口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急其突
按突唐人俗體見干祿字書本當作肉今以代冂以六代二人因成突字其鄙俗可嗤如此
靜夜聞鼓聲而譙
譙　商　卷下　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按譙者譟之隸變參桀形近而又雙聲故參聲桑聲之字多揭謁下文操太守之節而使者操亦作摻節用篇捆布繰又謁爲纔皆其比例
先以揮
按揮不箸兵校亦未詳依本文校之此厭勝術門右則役司馬主射其器則蓬矢矛弓弩等也門左則部校主射當亦有蓬矢之等惟先以揮木石繼之二者稍異耳茲不言者文不具則校下射字非挩揮即揚微之借字木吏卒之徽識下篇亦以微爲之東京賦正作揮皆同聲字（張衡東京賦次七介而揚揮弩綵注云揮馬明上揮幟如燕尾亦即徽也是其義也）揮者戰時道於衣下各有處厭勝用之以祓不祥上文門右置旂門左置旌于隅練名與此事類亦相當然則揮亦旂旌之類書名於上故以部校先之也可證

部幟
按部蹠弊仆皆雙聲此以部爲蹠猶周禮之用弊聲義一也
號令第七十
按春秋時秦已有庶長鮑庶長無地及不更等官名其制更在墨予前足徵本篇目下蘇校之謁今校訂正是也
明於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城
按不字當在明於守句上此當作不明於守者也能此乃能守城
失火者斬其端
按依畢校則作失火者斬句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句然失
墨　商　卷下　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火者不能一律予斬雖在圍城之中軍法嚴不至此假其有罪誅之可也如其無罪申韓不爲但斬其始失事之人以申軍法定民心即足蔽辜矣下文言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可見其罪有差等又下文火發自燔燔曼延燒人者斷卽此所謂失火者斬也益見雖始失火之家若不曼延燒人猶有輕減之律校言失火所始亦是足補畢校之未備但端兼包二義如畢以端爲故今則以端爲始訓實相通義故當並存也又疑此是渾述軍律文先不分析則失火者斬句自當指曼延燒人者言之若其借端失火大逆翻城故重申以車裂之刑也亦宜（韓非飾邪敎陽曾之進活也非以端惡也亦以端法故可爲畢證）
晨見掌文鼓

桉文當爲鼜之借周禮地官鼓人以鼜鼓鼓軍事鼜鼓者長八尺大鼓也夏官大司馬諸侯執鼜鼓軍將執晉鼓此守大門內之鼓爲諸小鼓之應節又當時城將牧守亦必與諸侯軍將等比故知今所掌者必爲鼜晉等鼓矣否則或是大鼓之譌文大形近他篇多互譌

羽在三所差

桉校以差爲老見顏元孫干祿字書唐隸差作著荖與老荖相似而譌

則從淫之法

桉淫當作刑

蠹守篇第七十一

輕意見威

桉意字不誤校偶失之此云輕意故下云攻者輕去也語意一例可證

積土爲高以臨民

桉備高臨篇作積土爲高以臨吾城下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王校云上下兩城字爲韻是則此作民者譌民城非均以臨吾民句義又短畢說殆非也畢疑本文不得兩用城字因沿襲其譌本耳今校亦未改正並失之

蘭爲柱後

桉如今校本蘭當爲簡備城門篇通作簡皆是也正文作蘭則譌字

望以固

桉望上依孟子文疑挩守字皆四字句也

則以木椁之

桉王引之說亦不得椁字之義云當爲椁大非椁者當讀如考工記輪人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之椁並非譌字彼注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正是此義輪與私篾申其說云古之門內之鼓爲諸小鼓之應節又當時城將牧守亦必與諸侯軍將等比故知今所掌者必爲鼜晉等鼓矣否則或是大鼓之譌文大形近他篇多互譌

羽在三所差

桉校以差爲老見顏元孫干祿字書唐隸差作著荖與老荖相似而譌

則從淫之法

桉淫當作刑

蠹守篇第七十一

輕意見威

桉意字不誤校偶失之此云輕意故下云攻者輕去也語意一例可證

積土爲高以臨民

桉備高臨篇作積土爲高以臨吾城下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王校云上下兩城字爲韻是則此作民者譌民城非均以臨吾民句義又短畢說殆非也畢疑本文不得兩用城字因沿襲其譌本耳今校亦未改正並失之

蘭爲柱後

桉如今校本蘭當爲簡備城門篇通作簡皆是也正文作蘭則譌字

望以固

桉望上依孟子文疑挩守字皆四字句也

則以木椁之

桉王引之說亦不得椁字之義云當爲椁大非椁者當讀如考工記輪人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之椁並非譌字彼注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正是此義輪與私篾申其說云古之爲椁者將葬陳材每四枋縱橫薶如井字故士喪禮謂之井椁今輪人取漆內中徑其力線正如井椁之形故云椁其漆內然則以彼文爲例則此云以木椁之者其形制正如十字或如井薶因以遮止梯衝各器具使不得傅城義或然與墨子多古文字法之精亦不滅考工記其文隱曲難曉此王氏所以有椁朽之改也其說不可从當訂正

織女之

桉此猶云三角之也古人恆以織女擬三角詩大東圡彼織女毛傳亦云圡隅也隅即三角墨子襲爲語例不足爲異天文家謂織女三星一大二小正成兩等邊三角形此亭作法象之與下文及旗幟篇亭有尉則帛尉百長次司空等主之餘詳校中

歲庚戌瑞安孫氏校梓墨子閒詁告蔵景義實與校字之役是書爲徵君籀廎先生遺著二十種之一舊刻本向已流傳最精寀義襲幸得讀一過徵君續又得張氏名柯經說解校本暨陽湖楊氏葆彝經說校注各本併先後與同里友人黃仲弢學士躬親纘勘重複增定得成是編凡再歷寒暑其成書之艱用力之劬具已如此蓋其興廢舉絕與晉魯勝墨辨同功而精博則不啻倍蓰其表章孤學之心不可謂不盛

矣而徽君特留後序竊自以爲未足也鉅儒謙光自抑之德洵有非後人所可蘄及者矣義烝生同里廁從徽君之後丁酉戊戌閒兼嘗就聘詁善家熟校勘先太僕師嘔海佚聞永嘉集二書時時竊聞徽君緒論故於是書撰述始末頗能識其辜較茲復不揣譾劣而爲之校勘付梓冀宏斯編於不朽蓋匪但記一時師友文字之緣起已也茲刻垂成因併錄平日所獲聞於徽君者編爲校語仍演贊前恉參己見凡數十百條都分三卷名曰墨商擷取紫陽詩語藉盡校讐之責而已並非妄睠述作之名也敝帚之業終當庋之於家不堪舉以示人比因徽君後賢及二三同好敦勒就梓勉以供命中心恆未嗛然獨念墨學秒忽千里大爲良書之蠹蓋非小愆也如振積塵如掃蕞葉偶因觸目藉啓榛蕪亦徽君未竟之慮與夫校書之難徵君自敍詳矣以高郵王氏德清俞氏之學識精博而猶時有所失況其下者乎去形存聲之傳本逾二千年其中要經前人竄改之失譬勘之差例古文致爲淺末墨書七十一篇尤多成比校是編者因都不以爲意此其致譌之所由與自王氏偶忘此例遂以倘賢篇誨爾序罰爲予爵不知予即序之聲也俞氏偶忘此例遂以偪城門篇塹長以力爲度欲破力爲方不知力即劫之聲也（校語中）二家皆海內大師訓詁巨子偶有不照貽此種繆其難蓋可知矣竊不自量續爲此校冀得力求完善以無負箸者之盛心蓋欲爲此書竭其愚遂不暇

墨 商 卷下 三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凡前校所未及併覆勘而意有未盡者隨條理董復得十許事別輯爲篇

事別輯爲篇

親士

遠臣則唸

案唸或借金爲之荀子正論金口弊舌楊注金或讀爲噤即唸也可見荀子亦不以唸吟爲同字與此文正合

所染

推哆

案晏子春秋諫上篇則作推移孫星衍校引人表又作雅移明畢本並非浙刻之譌而皆與今表不合亦俱不見所出同一

讀表畢作雅修孫作雅移其譌幷不足據可知推推互譌又見呂書遇合篇椎顙廣顙

案此篇椎推亦一證也又常之巫漢表同小顏注亦云本

呂覽則其譌已久管子作棠巫常棠亦形聲俱近洪稚存左傳詁謂卽蓌巫與予前說合夔襬易譌韓非十過智伯曰而襬其利國策作夔明此蓌夔襬向輾轉致譌最後乃改爲常矣坿錄之以補前校之缺

辭過

蓄私不可不節

案蓄私有節故內無怨女外無寡夫又節用篇算倍人之法明早晚相踐嫁娶有時墨家生聚強種之道盡此數義與孟子意大略相同齊桓句踐著爲令甲意尚不遠末流田陳輩始加厲乃眞不可爲訓耳

尙同上

壹同鄉之義壹同國之義

案中篇文雖詳略不同但鄉國各句上均有其字

尙同中

唯其耳目之請

案以請爲情誤實始自徐廣史記注義墨子請字不少請子亦多此皆譌字非借深明字例者自知之前校已明文選謝靈運富春渚詩久露干祿請請一作情東晉人未便是借

案之愛下

案之有是乎

案荀子大略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楊注友有同義則作有自通不煩改字

節葬下

案節葬下此篇當移上

緘

案荀子正論楊注引此文葛以爲緘已不作緘則唐人墨子本始改緘與

非攻上

案非攻上此篇當移下

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

案也非衍當爲之十七字一句讀也之互譌已久互見大取等篇

天志中

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四句

案王校刪下兩意字今校復以意爲惡之譌皆肛說然王義似長尙賢上與不說勸而尙意被意被之譌此非其例

非命上

命雖強勃何益哉

按王云命下有挩文不可考但上文述儒家執有命之指略見他篇公孟篇云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而非儒篇亦云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文詳略雖不同而語意則無大別命字疑涉上下文而衍此下並無挩文王說非也

見命之物六句 按此見非命中

按明鬼篇亦有此語例

非儒下

公又復問不對

按或當作公又問復不對復問二字誤倒吳鈔本無復者偶

墨 商 補遺

挩去耳當有

非仁義之也

按依上句當作非仁之類也義本當爲類緣之類二字誤倒

又涉上下文義類聲近而譌遂不可通

以淫遇民

按墨子春秋改今傳記古子中凡此類字亦得自貿爲段借矣本書此例尤多不可不察

大取

追迷

按韓非子解老又云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而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然則聖人追此迷也此類久撫申證得韓子說以補其佚於義亦通前校未塙

備城門

狗走

按守城錄有云狗脚木者疑即其遺製則別是一物不得以杙藩當之且本篇以狗走與涿杙相次明此雖杙類而又非藩也或足備一義 狗犀狗屍皆走駁文

迎敵祠

賽之以餕

按校云未詳其義守城錄云癸卯祭北斗於清風樓用方士法斬狗以墨貯血引砲飛狗首墨血於虜寨以厭之今讀是篇則此等厭勝術自古有之矣

墨 商 補遺

雜守

凡待煙衝雲梯臨之法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左右百步右百步

按椁如字見前校不詳何物守城錄又云天橋必鉤城則可渡遂拊木格搏下而鋭上俟天橋對樓臨城則以木格格於女墻頭擠籬排本之上使机隉不可登又虛萬一度橋乘城則人將驚潰令於塹壕所向城面以木縱橫如棋局下綴以足高尺有五寸號曰地網以鐵蒺藜連參其上使不可下其言頗備或即襍守篇之遺法然則此云木椁者當兼木格地網二事故有左右各百步語天橋對樓亦即衝臨雲梯之類古今名製或異始不可曉耳此等戎械老於兵事者皆習知之不得以晚出小記遂疑其與古子無關也 墨子劉向別錄入兵技巧家伍

後世老兵退卒往往能傳其道術墨板著此錄者期多存舉其重要數節亦取開入也

昔孫仲容先生詒讓著墨子閒詁成光緒甲午付聚珍版印行於吳門既而有覆勘增定之本未及重梓而先生歸道山其後人以屬王君子祥校而刊之王君因爲校語別錄成墨商三卷亦有刻本而印行不多迄今二十年其書益復難得王君永嘉人徙居瑞安余昔嘗見之而余友劉貞晦當清季時爲郡中學校教習曾與共事一載稱君篤學偏讀經史諸子之書治天算且精能爲選體詩然不多作在中學校教授周禮左氏傳輒引經典與友生論議時事言談頗有風趣云君歿於民國初年生平著作皆散佚墨商原版今亦不知尚存否余舊藏孫君莘農所贈印本檢讀各篇尚間有條次錯亂及文字疑誤之處此書爲君僅存之作懼其久遂堙沒因重爲校印以傳之民國十八年十月黃羣記

皇朝吳氏四家
學士和鑑藏板

古書流通處景印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
藏古書精鋟刻而宋乾道刻本韓
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
為吾省布政使察賑風穎鼎臣後
以在里中又六年因予六舅余處揚州
進禮謁於淦求乞借是書先生辭
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
書鼎為朱文正師恭跋
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
遺此鋟之所以善宋鋟誠至寶浮
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校刊千
雲元和顧君千里實為余校刊千
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迎
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
年丁丑五月摹寫既竟江寧孫淵如前輩
慫恿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
淵如已歸道山之至痛也是本為硃趙
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易
御製文及代擬進御奏閱
而朝褒賞文正曾已
令上退謂其于錫經必以棠還鼎聽
入私集且與鼎書曰一不可撓人之美
一不欲亂我之真也鼎老且病然尚思
假年庶業此期有以自表不敢鶩披

隼翼兵麻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
己亡巳朏舊史氏吳棫序
楚欲置相於秦戰國策作楚王問於范環史記索隱戰國策一作
蝝史記甘茂列傳作問於范蜎徐廣義一作蠉韓非作問
於于象然宋槃一卷中前作于後作干盡姓氏急就篇
注楚有干象深寧史精博定不誤也同日史記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
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
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
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
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
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
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
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
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
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
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
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
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
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
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
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
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
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録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第二卷
主道第五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榷第八
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内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内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内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江寧劉文奎子觀仲高鐫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為衆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速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戚（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荊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荊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四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五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六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七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八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九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十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十一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十二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十三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十四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十五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十六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十七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十八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十九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十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十一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十二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十三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十四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十五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十六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十七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十八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十九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十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十一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十二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十三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十四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十五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十六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十七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十八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十九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四十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四十一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四十二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四十三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四十四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四十五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四十六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四十七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四十八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四十九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五十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五十一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五十二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五十三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五十四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五十五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五十六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五十七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五十八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五十九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六十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六十一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六十二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六十三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六十四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六十五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六十六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六十七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六十八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六十九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七十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七十一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七十二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七十三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七十四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七十五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七十六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七十七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七十八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七十九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八十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八十一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八十二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八十三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八十四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八十五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八十六矣天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

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弃霸王之業地留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弃甲兵弩戰竭而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孚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

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 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由疇荒國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溫谿淇水竭而溫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夫以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牀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藩臣以供職貢比郡縣奉社稷之祭祀春秋不絕矣

出貢以供若藩臣居久

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

齊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 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恢然病爲妨飢飽則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

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
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
患非一朝一夕之所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
非詐謀以鈞利於秦而以韓利閼陛下閼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
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此自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
流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
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
計矣疑伐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
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
發東鄙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
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閒於諸侯也趙氏
破膽荊人狐疑必有患計則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攜而
致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

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勠力意
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
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
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
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
兵困力極無柰何諸侯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
怨而失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
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
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背秦而國迫
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
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
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
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為
華而不實言順於情比於理洋洋美纚纚繁衍次也敢祇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
掘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揔微說約
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歲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
為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
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則見以為貪生
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
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
往古則見以為誦論談書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
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

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南轉次而佣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葸弘分胣勠氏反尹子穿於棘投之於穿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關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忠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防外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勝諸侯文王周諸侯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而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亦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端謂其紀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

道者萬物之始也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

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自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勿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臣之師不智而為上智者正為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為己功此之謂賢主之

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閱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馬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靜矣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柄執固則人意忘望絕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一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弒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蠹臣閒其主之惑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生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

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畏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惰罰赦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爲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弱爲不從私）

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以亡也而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爲重燕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攻韓援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淇下唯陽之事荊軍老而走魏與使相持於淇下）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爲老）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公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甚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臨遠故不可欺）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倡其類故良臣伏也）朋黨則忠臣廢以非罪而見（朋黨則忠臣廢以非罪而見蔽）姦邪則主蔽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伏矣（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則主無人焉（無人爲無忠臣也）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虛設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下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人爲無忠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成國之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雖法則可也（雖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事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只不以私言爲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爲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之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鏌鋣傳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詭說逆法倍主強諫（凌主者耳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

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何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者雄此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選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爲之人主而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僞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況其眞僞斯術也先王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陳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不得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能得之則形斷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制臣下之術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形斷所愛則能得其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或其主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賞則民歸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爲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

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爲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爲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僞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莫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篡之故君子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邪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爲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

揚權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香肥所以悅情也說之過度則捐精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說之過度則捐精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說之過度則捐精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說之過度則捐精也用之失中則

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賢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參驗鞫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常當虛靜以後人用己而先唱也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端謂所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陳事者且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從之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也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寧道德不與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故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置百官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其守職此治之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猶民參驗之恐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所不扣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非謬矣其因其所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說於一事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士上不神其事不當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下將有因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疏親也能無惑乎能為而無為也為而無為而勿親

一日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下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罪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可以割斷下下故為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叛國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已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凌貴勢過己貴之富之備將代之既臣貴富備必將代君也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圍今自內欲求出圍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靡之若熱若鑠火之耗熱不得中急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人官也一棲兩雄其鬬頗頗爭鬬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臣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功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文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疎將塞公閭木枝者喻數削黜臣之威勢也木枝扶疎將塞公閭謂臣威擅覆王免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圍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忌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又發其榮以增其直則披枝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凍重則臣將二而免君矣公子既衆宗室憂喰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喰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搖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淵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眸子之昔必衆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為主而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滿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辟好色便辟得嬖之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為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牆於九重之內非賢俊希得與接故言談論希也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縱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

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為人臣者聚黨飾智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身必責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二姦之在勞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之在佞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必使以義不令以罰任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盡其意防四姦之蔽也不令成詐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於己者必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姦之流行其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邑鬬勇者謂持私鬬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羣臣行私財於勞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不聽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必亡也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談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侯恣之外交以君之聽己欲有所結令君既不聽則交之外心息矣諸侯之不聽則不受之臣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間誣其君也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委屬而君用之

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隳毀也或本為墮也

韓非子卷第二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嗜退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言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離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柰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

號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拔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昔謂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昔者楚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君輕倫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狎徐

昔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

師消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消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消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消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

昔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消鼓究之平公問師消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

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亢鶴二八道（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並轄（鉤切）蒲末（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亢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列坐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性心驕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皐狼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馬（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晉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

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
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
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
利何巧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
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
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
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
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
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
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
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
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
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

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
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
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
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
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
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
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
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
而財之削鋸脩之迹磨其斧迹流漆墨其上流布也輸之於宮以爲食
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
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

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
没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
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
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
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
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
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其以疏其諫
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
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
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弗聽由余遂
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
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
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

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柰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
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
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
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
矣君乃釋戈趨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
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
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
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
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
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
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剛則
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

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姤而好內豎刁自猒(猒也)勢以爲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曰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竊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餓而死南門之牖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

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柰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誕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連我猶言及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而加璧

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曰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遺也(知不報讎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第三

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都圖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冤）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伐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所伐者法術之士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伐（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凡當塗者多又羣黨（為之訟冤則君無德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重人與一國（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重人與君同好（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重人與一國為朋黨其數猶不得見君）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安得見（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譽孤獨而已故其持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己況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己況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故法術之士（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勝之數而又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勝之數而又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法術之士（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誅者則使俠）有過失可誅（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誅者則使俠）而重人（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誅之）舉以為罪而誅之（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誅之）者（若無過失可誅者以劒刺之以窮其命也）以劒刺之以窮其命也（若無過失可誅者以劒刺之以窮其命也）故法術之士（法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智術之士明察（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法之士（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伐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不聽（能燭見重人之陰情）不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不參驗以）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則（不參驗以）

知其真偽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

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脩士謂脩身之士也精潔自固其身故不肯論賢）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脩身故不能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智士謂智者謂之也）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脩士精潔也辯謂智士有辯才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治於亂也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脩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伐積功曰伐）不以參伍審罪過（參伍猶比驗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近習之臣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亦既賤之人所愛者愚汙之人亦既觀愛己用之在廷）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夫說之所以難也）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辯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意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說）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能盡此意亦復難）有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出於厚利而適用其說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而說之以名高則見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遠而疎絕）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令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先相時之心而闕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說出於為名高而說之以厚利則陽收其身而實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令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弃遠而疎絕）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亦既觀愛己用之在廷）所說出於為名高而陰實厚利而顯用其說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有大患（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所說出於厚利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名高令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賤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令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先相時之心而闕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弃而不收矣）所說出於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名高令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賤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察也）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弃其身矣（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弃其身矣（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而

說者明言礼義以挽其惡如此身危(挽謂發揚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与知爲如此者身危彊從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強)不以而止必以不許而興怒故危也故与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彼則以爲薦大人以代之也)与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彼則以爲薦小人而賣重也)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謂爲藉君之所愛以爲己資)論其所增則以爲嘗己也(嘗試也論君所增則增爲試己也令怒之深淺)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徑直米監之爲物楨榦萃萃以成斟酌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己多合而猥交之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尽(略言其事挹陳其意則謂己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具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爲忌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夤緣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己而不能止其私乱則爲之飾其背私之實彼而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意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傘其過而見其惡(傘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根實不能及如此者則傘而蔽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

成其高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傘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傘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爲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爲此又假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欲爲陳危之事其有毀誹者當爲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与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計行若與彼同汙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爲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爲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以斷爲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譴而動怒之也)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謀爲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困敗而窮詰之凡此甘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僞也)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縶然後極騁智辯焉(意先揣忤辭先繫縶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也說於宰旁(說者固道此術則得說近於君非見斁其辭又得自盡也)伊尹爲宰旁(二人自說於宰旁而得寶爲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所)

身以進加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旁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久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利害以致其功(斷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罷榮先節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益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鄭人之父鄭武公所以爲已固爱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鄭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當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謂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終以爲聖後秦見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弥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聞往夜矯駕君車以(弥子瑕彌子瑕也)

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弥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弥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說談論之士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

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爲卞和之忠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然則有道者之不僇未獻耳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僇者則以未獻法術也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趍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承秩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閒冗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蘠矣吳起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不守本業游散其功賞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其功賞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蘠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貪重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爲韓者之故得引以爲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亂無霸

王也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舍夫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趍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

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衆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利則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千上明主之士也猶蝘蜓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自索姦衰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固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於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蝘蜓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甲余欲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

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固左右嫉

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衰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棘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主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車服器玩好罷露資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無而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簒貪而無饜食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幣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與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親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抑其身刑戮

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穜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欲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發懲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偷愛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與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親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抑其身刑戮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官室供養

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堉公孫與民同門暴慢其隣者可亡也士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一亡一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墻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墻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之變

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己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直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蠭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慢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毋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

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桑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士無幸賞無蹤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

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偪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鬻間之行則法獨明於朝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僞爲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雍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姤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遇讀窈懵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寅虎受阿謗而輾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鼇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鼇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

而國道絶趙代先得意於燕後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鄴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鄲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舟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

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吾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弃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失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攻魏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賞賞令之人

也以主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巵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絶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

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智不知道之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第五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

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與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弃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弃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夭弃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天下有猗頓陶朱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軌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令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離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別清濁之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其災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喬之喬之者愛其精神喬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喬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蚤服

謂嗇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

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
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
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
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
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
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
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
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
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
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
動理則少禍害矣內無痤瘕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
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
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祟也疾人之
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
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
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
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
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
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
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

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
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
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
動理則少禍害矣內無痤瘕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
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
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祟也疾人之
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
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
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
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
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
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
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
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
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
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
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
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
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
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
通物所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
糞也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
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
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
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
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
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
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
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
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
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
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蠶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
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
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
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
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

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
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
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
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
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
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
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
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
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
成其威日月得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
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
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桀跖俱狂與桀
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
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
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
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
靜不節則虛座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
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
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
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
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
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
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
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
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
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
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
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
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
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
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
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
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
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其大於兕
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
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

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
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則
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
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
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強張國家
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
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
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
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
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
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
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
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
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無不功而議必蓋世
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
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
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
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
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
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
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
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
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
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
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
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劒刺之故曰帶利劒諸
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
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
觀之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
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
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貨資有餘
者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
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
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
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
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
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
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
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
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鄉其
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
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天下其德
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
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
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
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韓非子卷第六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蠭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號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閒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虞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

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盛菽藿必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宮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故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擿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僮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羙也蠶喜桑大禾臧穫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穫有餘故曰恃萬物

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恣在于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不行也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愚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

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忘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因自投於河

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荊大說許救之甚徼臧孫子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荊大說許救之甚徼臧孫子

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户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荊人輟行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荊大說許救之甚徼臧孫子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荊大說許救之甚徼臧孫子

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無憂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荊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荊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按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人皆避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

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必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韓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內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寢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紂酒常酒也常酒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螘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睞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睞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荅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贅曰樂羊以我之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荅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劒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劒臣相劒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劒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遂

紂爲象箸箕子怖以爲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

桮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刼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矧已矧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荅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謁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既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踆肩而腫膝夫踶馬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鳥有翽翽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蠆蟲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蠆蟲利之所在皆爲貫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

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妬之因曰臣能撤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妬之

荊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客客十年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

母而食之遂臛人乃弗殺

蟲有就或作蚘者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璽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璽之地則寡非矣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荅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鈞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道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

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喬夫公之故人公奚不

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相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被也養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貴衆而不借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蹙融犒於荊師而將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問之曰女來卜乎荅曰卜卜吉荊人曰今荊將欲女賢歟鼓其何也荅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以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文侯以構於己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膺往齊人曰膺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信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曰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荅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緻不能維也湯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壷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壷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壷丘矣公曰善乃城壷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壷丘若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沉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其人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

人去饑寒雖貴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勃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僵以天性剖背以詐僞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勢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惜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攝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

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貴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貳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轢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焉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產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僵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閒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廣廉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員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妄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鑿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羿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而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貴育之死不謹肅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貴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

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働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金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

非十二

曰至治之國君若撟臣若鼓枝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當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 衆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 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能則不明五曰疑詔詭使 疑詔使之則能制之詭詭而回則下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 倒則其言或反則姦情可得而盡 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 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 聽有門戶則臣壅塞 其聽有所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塞 其說侏儒之夢見竈 侏儒夢竈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哀公之稱莫衆而迷 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之同亂是一國爲一人 公之迷宜矣 故齊人見河伯 齊王專信一人故諸以大魚爲河伯 被 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 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不疑則雷同 雷同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 其患在堅牛之餓叔孫 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 而江乞之說荊俗也 荊俗不言人惡故白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 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 聽有門戶則臣壅塞 其聽有所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塞 其說侏儒之夢見竈 侏儒夢竈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哀公之稱莫衆而迷 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之同亂是一國爲一人 公之迷宜矣 故齊人見河伯 齊王專信一人故諸以大魚爲河伯 被 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 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不疑則雷同 雷同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 其患在堅牛之餓叔孫 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 而江乞之說荊俗也 荊俗不言人惡故白

韓王欲伐東周 東周韓之與國 公得以 爲亂 公得以亂韓 公欲治不知 謂不知治之術也 故使有敵 恐其所貴臣妾擁己故更貴陪妾以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爲權更甚也 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 積鐵爲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 而察一市之患 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 董子至石邑以立法故趙國治也 與子產之教游吉也 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 故仲尼說隕霜 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 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 將行以刑賞之柄故去之 而公孫鞅重輕罪 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 是以麗水之金不守 竊麗水之金其罪幸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攫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 而積澤之火不救 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 成歡以太仁弱齊國 成歡知其必弱齊國 卜皮以慈惠亡魏王 卜皮以魏王慈惠其必亡其身也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知治國當嚴禁人之厚葬不用命者 管仲知之故買胥靡 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犯者以一都買而誅之 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上三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妄則鹿散 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 使人問他則不謬私 謂使此雖知其所問之他事或問之他人爲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 輻車 載讙欲知奉簡者更使視輻車 周主亡玉簪 周主故亡玉簪求神明之譽也 牛矢 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而戴讙詔視 戴讙故使市者不爲女奴之數 是以麗敬還公大夫 麗敬使市者不爲女奴如故還大夫而警之 商太宰論 論私矣鬻備售

說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 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 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 握爪佯王 深智一物衆隱變 於伏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 故必南門而三鄉得 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厖者皆得其情實 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 私得曲杖羣臣聳懼 卜皮事庶子 俠庶子愛御史便得彼陰懼也 西門豹詳遺轗害 詳遺其轗欲取清明之稱也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

竪（偏謾揜豎知君疑也）淳齒爲秦使（詐爲秦使知君惡已）齊人欲爲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炙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人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爲則後人無從見矣

（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譏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猶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既化爲一則不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人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寫一故問之無益）

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於孟子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白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三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遇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爲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斷辭）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執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以齊荊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於己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可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言慕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江乞爲魏王使荊謂荊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厥無危乎

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己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忿也嗣君知欲無雍塞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貴賤不得與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其謀為雍更甚此嗣君不得術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樹雍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為雍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皆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敵之無妄也言若亦為盡敵於臣皆防之則後絕也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

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蟲鬬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與兒凝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鬬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形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萇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

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淩之者宜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因鬬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有者以為將行將生行道之人以為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令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小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罪自然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壟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大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驟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徙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騅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卜皮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囚徒也）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罰嚴而必君欲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甲兵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黿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毀之足

以殺人矣（舉於勇則人之以頭獻）

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黿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黿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黿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也）故曰王將復吾而試其教熅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鬱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鬱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爲也）一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妄爲況鬱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鱣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鄭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由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昏欲疑己外市也（爲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知昭侯之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爲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爲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國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對曰夫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烏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令割河東而講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三城爲送此悔之辭）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三城爲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強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弃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虱也）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陽吾斷定矣）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遽之（公大夫亦立以爲市）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爲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遣伺輜車故實奉笥奉笥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事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觀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不誠韓昭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入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汙濁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

佯愛御史以知御史陰情

十一

晉問豹為鄴令佯奔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謂閒王之疑己也乃偽謗檮堅以知之

檮堅王之所愛令偽誘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己也

淖齒閒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

王既不以秦使必以情告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閒市閒市苛難之因事閒市以金與閽吏乃舍之嗣公為閽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閽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第九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則人主壅矣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躍萬懷刷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矣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歌議子弟而三相攻昭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語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髮鬻而季辛鄭袖言惡莫而新人劓費無已忘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屠首走故燒匈奴會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市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灸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愼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桓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闕上誠與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涅察而就釁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王言而子常用內美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葆引死用雞猴而鄧桀盡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鄭而嗣公賜令蓆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萬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萬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閒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子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荊貴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

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一云尿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來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荊王欲官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官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翊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公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遂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尋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亨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搆難三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王暴謼相韓白圭謂暴謼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溝者

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刖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荊王美人荊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

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妬也因爲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賈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郤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郤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巫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郤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

芻廐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有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窟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爲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祏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燔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二死也炙熟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文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一罪也援木而貫燔而髮不燒是二罪也奉熾爐炭火盡赤而炙熟而髮不燒是三罪也堂下得財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

有鬻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濟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人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柰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羋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羋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腝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傀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傀於朝韓傀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傀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闚止重於簡公三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梨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梨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爲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然則爲之柰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含柱若握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鄭相公將欲襲鄫先問鄫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鄫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鄫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相公襲鄫遂取之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

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内重於惠文君荆
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蓼而席弊甚嗣公還
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令者發蓼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
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卷第十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謀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迭引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綮梁武宮矣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闢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鞅皆畫策也論有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揣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卜子妻寫擘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住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孝者邑

李悝謾兩和也

一必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夫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

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
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
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轄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
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奏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
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奏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
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奏美何也
對曰王試度其功奏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奏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疾也忠言拂
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
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治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
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今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
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
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
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
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
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
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
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
以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
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
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見
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
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者實按形不能
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敦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
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
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
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
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
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
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
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
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
決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
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
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
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
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
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
而食今穀有樹鴟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敦敝之仲曰夫鴟所貴
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
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斲吾無以鴟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

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埶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曰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

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爲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搆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

國亂而主危

夫婦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去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子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葂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怨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

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博箭長八尺基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籧瑗授矢寺人披請見之蓐揜之席蓐揜之手足胼胝回目黔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三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籧瑗所以卧也而君揜之手足胼胝回目黔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烏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褚靡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鼈以歸過頻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酬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書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欲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閒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聞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雖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鷹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舟也民猶水也舟水方盂圜水圜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莊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以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柰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

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
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
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
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
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
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
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
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
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
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
惠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
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子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
嗣公爲明察

外儲說左第二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趙危坐子皐皐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趙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以爲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愧襄主不知不知功當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驕卯西却秦東止齊大功大賞薄猶寡人而履屬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爲失少室周以勇力事襄主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不信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危必矣公因命仲理外縣朋治內矣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爲原令曰必不叛我軒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駮行駮行不自白而駮雖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駮也而駮雖者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我譬一足若何曰曩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說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當莊燕當試令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夫爲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不如止也爲閭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進亂所由生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昇不用壁昇主用數故也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在右能爲國之害也猶盜嬰兒之矜衆與朋危子榮衣盜者子不聽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榮人人所諾朋者兒不聽其父朋以不也朋所著衣媚爲非猶是子綽左右畫左畫圖右畫方必不得俱能成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去蟻驅蠅以骨去蠅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喻溫言訓左右愈諾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索官無以與之故憂也與宣王之患臞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臞馬腫也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爲相妻不衣帛妾不食粟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陽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而三人爲君執轡逐虎言明己無私簡主應以私虎言居齊己有臣之事言其卿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三人反其得罪虎而王唯養之五乘故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己有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車爲靳令其婢犯法跖之趙梁車用法而成侯妝璽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虎言己舉亦同之也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己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爲私也管仲以公欲不信賢是用人恐謗也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梁車用法而成侯妝璽失直言者必免身而禍及父也梁車不報封人之恩唯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柰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跖者行步危故曰跖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翟黃也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荊攻魏卯東說而齊荊罷魏
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
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
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
贏勝而履蹻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令以薄賞漸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屨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
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
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之處人之所欲也
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
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藏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
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
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
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
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
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
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
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
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
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用允而拔之文公曰夫輕
忍飢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
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
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
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
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
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
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竸二足乎孔子對曰不也竸非一足也竸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
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竸非一
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竸二足信乎曰竸人也何故一足
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竸二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
曰竸有一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
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寡
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轅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
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
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其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
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
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
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
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
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公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撙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屬以履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弥有所費也妨美義之本也夫美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紂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敝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

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上寧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話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五子足矣將欲霸王更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

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臘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伥邑伥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寧戚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更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

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

賀子之拜卿令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旌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

晏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糠餅菜羹芼魚少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儉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愼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故

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省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逐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卷第十二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騄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蠻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二人主者利害之轄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民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戍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媱之決蔡嫗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遠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於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三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尾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三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萬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三弟爭居二年三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鱉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

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

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窶爲乃飡之子路忡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

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領馬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明主畜臣亦然今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覺者廩也

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

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己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薛公欲知王所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之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

言也其犀首何哉樓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

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毳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卮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不可以盛水乎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焉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爲人主而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

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
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
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
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只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
所察則難也
酤而狗逐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
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
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
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最
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
奚患對曰最患社鼠夫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
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爲可誅也夫
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
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
則恐塗地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
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
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閒主之情以告外外內
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
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
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郊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
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禦明爲己者必利而不
驅車至於郊門廷理曰車不得至郊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

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
不得須臾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皮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
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
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郊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皮擊臣馬敗臣
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
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
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
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
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白疑之母親疑以疑爲
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
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冢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
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陋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
事爲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
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讒侮蔽惡以欺於君不
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
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
擅禁明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
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閒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
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
舜乃殛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
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雖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

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賢疑孰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衛君之疑孰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媼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媼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不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

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施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夫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哀之吏焉遂斬顛頡之眷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為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眷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第十三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且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馭善馭）（又能忍渴及至藏趨做遂不能制）子罕爲出謎（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威分出謎之類也）田恒爲園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公亦分園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殺患在王良造父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且共賞亦由是也）

○三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此言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淄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侯也（衛侯君名碑擅行人以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猶之三人夏之龍逢是也）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目動引綱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啻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推鍛乎柬（揳平柬正）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者以告仲曰國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後得前却遂旁而伏造父見之泊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箠之制也（以轡箠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塵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箠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塵也（塵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箠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期爲駙駕轡箠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塵也（塵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箠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擻下而不能成曲（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箠而進之疏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虛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虛用威懼爲）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
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爲圃
池也以仁濟物由圃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
服成請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
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騁而走雖造
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
領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
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
之疑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笑不能進前也馬騑而走轡不能
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賀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
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
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
曰令發五死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
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

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
亂而田成常爲圃池也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鞭轡而入門
閒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窾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
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
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
人二甲訾量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亦
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
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
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非社稷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
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仲桓公被髮而
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
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
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

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
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
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
焉舉國而歸之故一臣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
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
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
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
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
讓子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
一曰潘壽謂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
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
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
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
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之大重夫人主之所
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
之所以自淺娮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
人也是何也奪號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
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
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
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
也已而啓與交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
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
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
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
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
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
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諫者因賓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
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蒐與虎而輸(輸而視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
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
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彊周行人却之曰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彊(闢辟彊土者諸侯之號)周行人却之曰
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闢辟彊土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
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彊未必能辟彊故曰虛也)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偏左右拊其本而葉偏搖矣
(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
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張目)救火者令吏挈
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
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轡得有子父乘車
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乘車而行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
助我推車造父不能御雖盡力勞
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
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
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
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
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罷食後復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叅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懃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主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蠹鄭子引羣上高梁而不能支蠹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羣乃上使蠹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羣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羣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反桓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有腐弃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耬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耬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鍛在後（鍛鍛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鍛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做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文）前則有錯飾後則刺鍛策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鍛在後今令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難一第三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煩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戰陣之間不厭詐僞非謂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也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俗詐得利必以詐僞故言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服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

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安歎且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相讓故正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人之事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柰何堯在上三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柰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

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窮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罰賞罰之數有盡而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以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柰何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竪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惟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

子安能愛君君姤而好內竪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弃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詭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戶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竪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姦不見用也雖有竪刁其柰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竪刁一竪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戶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脩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漻矣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竈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罰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嘆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且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為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今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襄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言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辟斬又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苟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奚分焉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湯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

爲虐便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辱也謂之得之也望郤子之過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有三歸而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貧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貧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

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即避卑也都丞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貧故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舉言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湯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

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鄙鄙之憂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是樓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七老反)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圍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圍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堅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

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三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貶）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道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爵禄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爵禄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禄所以任賢也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爲佚哉索人不勞使人

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

將柰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和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踊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窮貨者無術之害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嘉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楯自衛之楯自衛之楯）趙簡子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爲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但借不能用之耳）昔

獻公没惠公即位淫衍暴乱身好王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没文公授之圖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楯櫓親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脅櫓也嚴親在圖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敖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補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益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人未知衆之道也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櫚氏之子不孝其行笑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親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龐櫚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刼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屬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刼也

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則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柏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柏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袪之罪柏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操子之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柏文之德是臣雠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誠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爲貞（不皆死然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人有設柏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何也柏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柏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刼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

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爲寢也）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誠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

所以敗也法敗而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給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

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貪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爲齊國方三千里而相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汗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廉躬已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伊如上雖侈倍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

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相侈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輔星著以爲數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閒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必女姦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其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毒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蠭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已之肖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柰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

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
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
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
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柰
何也而況孟常若卬韓魏能柰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
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
自恃其不可侵強與弱奚擇焉失在不自恃而問其柰何也
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
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
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
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
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紘不調弄不明中
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
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
其曰甚然則諫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
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
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說證見其不可惡之無
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偷也觀人
之所肅非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
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
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伐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
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
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誅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

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
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
境內畏誅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
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
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
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
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
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
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
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
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
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
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嵫山之
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罪而海內服
趙喜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
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
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
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伐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
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
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誅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

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刼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踈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踈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弒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弒兄五伯兼并而以相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曰也夫竈一

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亹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楮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

不免於弒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鼻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楮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實害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故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曰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雍焉爲燕子噲賢子之而雍焉爲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己則賢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雍而不知其雍也已見之後而知其雍

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日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災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難勢第四十
問田第四十二
說疑第四十四
難勢第四十
問辨第四十一
定法第四十三
詭使第四十五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蝝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詘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蝝弗能乘也霧醲而螾蝝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蝝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豢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

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箠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聖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且夫堯舜桀紂千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乃亂是千世治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至乃亂是猶乘騏驥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弃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卒說而人辨

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而救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夫待古之善海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之速非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萊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適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適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彀者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

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辯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劒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衣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闕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夫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礼辭讓全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爲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

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勢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秉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一級欲爲官長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

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治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皐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皆夙興夜寐早身賤躬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

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驩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驩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子吳王孫額晉陽成泄齊竪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閻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国分為三陳靈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雖死家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為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身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譽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賢彼又使譖訴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徒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者也而天下譽之曰堯舜湯武桀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實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牢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

分晉此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蹙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搆黨與外攝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弒其君外以諸侯之懽驕易其國隱敎適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弒其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傅國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單弋馳騁撞鍾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單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箘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

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內不塗汙池臺榭外不單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善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子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祿詐之人不敢比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誣敢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

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之所急也而悖慤純信用心怯言時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子謂之庸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

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況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棄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孤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窮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諛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畝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善尉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間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无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汗泥醜辱而官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官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而戰鬬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捐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第十七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劒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磹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尊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過姦明上之民也而世譽之曰諰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諉曰為政猶沐也雖有弃髮必為之愛弃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備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鄰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袵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筭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道是求人主之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詘而誣也故明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當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毋之愛子也倍父母令之行於子者十毋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毋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笱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重忿之禁亦也急矣欲

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

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契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後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

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脩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粲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君天子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誕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弃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弃官寵交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

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慧處治事之官而為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脩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察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

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為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為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為脩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為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脩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揣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鉅（言國事異器方揣也言干鉅不相稱適也戚之舞與夫方揣鉅同）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橾（古磨壘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

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勢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窺亂之患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

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忿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忿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有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也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且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国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人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主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騎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

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潰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遣誰逆天下不敢遣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厚使民利之譽莫大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智力不知任衆之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毋道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誦定而怒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目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則下盡下盡下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却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

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者幼稱制后姬之姓則總底遍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推君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親遍兄弟則公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下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擁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也外曰畏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幣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充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桑伍貴幣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食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者上道也明主蕪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詭曰易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主之言陽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蕪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嫉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非子十八 十八

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問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去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厭食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且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

後以得毀譽公私之衆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令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明主之道且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則徼多徼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賞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勢苦而輕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賦斂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賦斂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爲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第十八卷終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以水相遠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脩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三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騏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

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勝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勢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錙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銷鑠雖多盜跖弃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謂之賢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私行立而功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勝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勢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曰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

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辨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民耕者衆執未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

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爵至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爵至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士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錯繆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

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鄒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暮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

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龍衰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妨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詖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劒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脩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倖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怒暴俱在工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憧也侈而憧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脣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賞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劒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勢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

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濬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烏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劒水擊鵠鷹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駕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貍而食是地不貍毒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貍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恃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釋辛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桀驁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搰痤則寖益謂痤潰之破膿也剔首搰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脩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飢饉備軍旅也而以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辭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

韓非子卷第十九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弒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畜自以爲明而不能以蓄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弒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猶懼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爲臣主退不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乎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

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悗密憃愚（悗忘憒憒）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

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不待從橫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而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用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劒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執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以九里斷者強（既王此者王也）以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周衛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衆農強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

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懇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必賞上愛民民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三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與世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貴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賞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為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是何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柰何共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闚柰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必相坐）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闚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任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邪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雖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

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
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
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
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僞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
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
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
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子識誤序

子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剩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雠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渭爲之寫錄閒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苶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韓非子識誤卷上

藏經

韓非子序 道藏本無非字今本刪去不載今本趙用賢本以後盡同按此即史記列傳耳韓子首必本有劉向序錄而今佚之也漢志韓子五十五篇在法家 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戰國策作張儀說秦王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曰張儀誤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三年也今按吳依此是也 以與秦強爲難 秦強策無強字 世有三亡 吳師道引此三作二策作三末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其字 有謁吳師道引此同未詳所當作 削迹無遺根 當從策作削株掘根 取洞庭五湖江南 湖策作都吳師道曰當從韓今按吳所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渚都同字也湖是渚之譌 東服於陳 陳服策作伏 東以弱齊燕弱策作強高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下文同 立社稷主 稷字策無下文同 置宗廟令 策讀此以廟字句絕令字屬下下文策亦無令字皆不同 天下又比周 周當作意 而不憂民萌 萌策作氓本書例用萌字 筦山東河閒 策無山東二字乾道本河閒作可閒藏本亦作可皆譌 踰華 當從策作踰誘注羊腸高也 絳上黨 絳當從策作降代上黨 代四十六縣 四策作三 上黨七十縣 七十策作十七王渭曰即趙策今有城市之邑七十今按史記趙世家彼亦作十七 拔荊東以弱齊強燕 策作挾荊以東弱齊燕無強字 天下編隨而服矣 藏本同今本編作編誤策作偏吳師道引此作編 弃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已量秦力 藏本同今本兵作貢誤而下有高誘注却字策有不合 軍乃引而復并於孚下 藏本同今本復作退孚作李下高誘注李下邑名吳師道引此作退并

作孚與戰不能尅之也七字爲一句又不能反運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爲譯罷而去三字爲一句罷讀爲疲策作罒交罷却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幾不能矣策作豈其難矣王渭曰能當作難舊注未譌道曰趙策亦云三年引此作月襄主鑽龜筮占兆筮當從策作數筴二字按本書飾邪決水而灌之三月月策作年吳師則無軍矣藏本今本重聚散城固守藏本今本上有使字左右計之者不用用當作周周密也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藏本今本有得字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城盡則聚散因上有見字難言第三則見以爲掘而不倫藏本今本倫作掘拙激急親近藏本同今本急作意誤家計小談藏本同今本家作繼誤辭不悖逆當作遝詩巧言如流箋云故反遝五故反本亦作逆按本書說難云大意無所拂悟拂悖同字遝悟同字作逆者形近之誤又鄭擅弓注噫弗瘉之瘉即拂悟正義讀弗如字者非今本因之改弗作不尤誤列女傳不拂不瘉亦用瘉字以質信言藏本信作性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藏本今本紂下有而紂二字翼侯多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伯里子道乞伯讀爲百吳起收泣於岸門呂氏春秋仲冬紀云抿泣詩君覽云雪泣分胣見莊子胠篋尹子穿於棘未詳田明辜射未詳故君子不少也藏本同今本不少作難言誤按此句下有脫文愛臣第四以徙其民王渭曰民當作威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藏本同今本下衍十四字主道第五去舊去智句有誤字謬乎謬讀爲寥寥正字作廖說文云空虛也故君子不窮於名藏本無子字是也不智而爲上智者正藏本無上字是也官有一人本書楊推有作置則萬物皆盡函句絕掩其跡匿其端本書二柄云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可證舊注函字誤此當衍能望藏本同今本無望字處其主

之側句絕側與下文忒賊韻爲姦臣聞其主之忒臣聞當作以聞以正字作召形相近聞去聲收其餘餘當作與下文輔虎其翰也同合刑名刑讀爲形揚推同則主失明藏本今本明作名是以不言善應藏本今本言下有而字事以責其功藏本今本事以作以事事臣不陳言而不當此句下有脫文曖乎曖讀爲愛則雖近愛必誅此句下有脫文卷第二

有度第六　莊王之氓社稷也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未譌燕襄王攻趙救燕當云攻燕救趙年表五年擊燕二十年襄王二十八年或一謚襄也襲涿方城句有誤魏安釐王攻趙救燕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云殘齊在昭王二十年救趙又年表擊燕二十年救邯鄲二十一年救趙年世家二十年云趙得全也攻盡陶魏之地魏當作衛見本書飾邪安釐死而魏以亡藏本釐下有王字是也故有荊莊齊桓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以羣臣之上加以當作以加被舊注未譌則良伏矣藏本今本良下有臣字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王渭曰向絕數至能人之門能當作態態人即荀子之態臣見臣道篇非所尊君也藏本同今本所下有以字小臣奉祿養交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云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又見韓詩外傳能者不可弊弊讀爲蔽無百里之慼感讀爲戚而以作非上藏本今本無作字先王之法曰此下五句文與洪範有異或別有所出非引彼也無或作惡藏本同今本無作毋險躁不得關其佞藏本同今本險作陰誤法所以淩過遊外私也淩字未詳過當作衍遊字舊注誤二柄第七　則虎反服狗有於字當下有不字誤爲人臣者陳而言藏本今本言下有而字是以不言善應藏本今本事以作以事臣不陳言而不當同則主失明藏本今本明作名其子首而進之藏本今本子首作首子是漢書元后傳有首子可證也十過及難一同故君子見惡藏本今本無子字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藏本尸作戶是也十過戶故曰去好惡藏本今本上有去字甘口而疾形藏本今本形作損故去泰藏本今本泰上無本字權不欲見素無爲也句未詳用一道藏本今本下有之字一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句有誤復脩其形脩當作循舊注未譌督參鞅之句有誤未詳與時生死生死當作死生生死與下文情韻舊注未譌德不同陰陽藏本今本同下有於字君子藏本今本無子字與時生死以當作而不同羣於臣藏本同今本羣於作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同韻參之以比韻與詩車攻五章合溶若甚醉溶字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爲閒不見所出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上固閉內扁上字下當有脫文周合刑名周當依本書主道作同法刑名參咫尺已具當衍尺字舊注以尺寸釋咫因誤入正文也法刑狗信信讀爲申申與下文人眞韻言申法刑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爲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必伐其聚聚讀

爲簇下句同簇與下文聚韵 備將代之備當作偹與下文聚韵舊注誤 主將壅圍圍當作圍圍與下文拒處韵 木數披藏本同今本木下衍枝字按三字句上文數披其木凡四見 黨與乃離披離韵 掘其根三字句上文同 填其洶湧毋使水清句失韵即有脫文也 八森第九

內事比以金玉玩好藏本比作之今本重畢字 事畢公子側室藏本今本無畢字 曰君臣者國小藏本今本臣作人 而制欽於內欽字未詳 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王渭曰擅退二字當為一句舊注誤 好利而驚慢藏本驚作驁說文驁病也 其勇力之士也藏本今本其下有於字 所謂亡君者當連前誤提行自此至卷末同 故不聽句絕羣臣知不聽藏本今本重羣臣誤凡此言不聽皆是不聽大國與上文云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相對舊注全誤 諸侯之不聽王渭曰之當作知 則不受之臣誰其君矣藏本同今本之臣作臣之聽左右之謁乾道本亦提行誤

卷第三 十過第十 豎穀陽左傳同他書酒也子反受而飲之藏本也下有穀字校本書飾耶有此句而上又有豎字校本書飾耶有此句而今本重穀陽曰非酒也今本穀字無 是亡楚國之社稷亡當作無字 無酒是亡楚國之社稷藏本同今本之作而誤 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反當在興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五年不合本書俞老云還反滅虞亦可證 楚靈王爲申之命命當作會 中射士諫曰射士本書說林上下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宥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傳昭四年言楚世家而有緡者桀爲有戎之會戎當從左傳史記楚世家作仍有左傳無史記有

叛之而左傳無史記有下句同 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丘史記作山左傳無 居未期年句有誤左傳曰不過十年 晉平公饗之於施夷之臺史記樂書作夷作惠正義曰一本虒祁之堂 靈公起公曰起下有脫字 平公問師消曰藏本同今本消作曠 集於郎門之垝垝他書又作危 反而問曰藏本下有坐字是也 樂書有風伯進掃進當作迅 今主君德薄主當作吾 平公之身遂瘵病瘵當作瘵正字作瘵說文罷病也 好利而驚慢驚藏本同今本驚作驁說文驁戰也 陽規而陰圍策作鷙吳師道引此亦作鷙 宣子欲勿與宣上當從策作親 疏規當從策作親 夫董閼于本書七術同觀行則作安同字策閼安兩有者衍安字耳 當依此訂乃召延陵生生策誤作王當依此訂 令將軍車騎當從策衍軍字 藏於臣臣當作民 遺有奇人者遺下有脫文藏本同今本刪遺字非也 皆以荻蒿楛楚牆之句絕蒿讀為藁狄楛策作苦皆同字 有楛當策無今俗本 有舒字 君失此計者失當從策作釋 麤中而少親麤策作麁按當讀為麄 人莫之知也藏本之知作知之 二君以約遺張孟談談以讀為已今戰國策脫已字遂五字遂去二君已約遺 遏智過姚宏校戰國策曰一云知果 而嚮其利嚮當從策作饗 何常以說苑反質作當何以也下文常以儉得之常亦作當 堯禪天下說苑同 斬山木而財之說苑財作裁同字 削鋸脩之

迹流漆墨其上說苑作消銅鐵脩其刃猶漆墨之於所錯其刮削鋸鬲誘注削兩刃句也讀絹頭之絹其下未詳說苑即出於此而傳寫互有誤仍各依本書墨染其外說苑無墨字染作漆縵帛爲茵說苑作繒藏本同今本頗作額誤頗緣謂其緣耶裂之說苑藏本同今本頗作額誤頗緣謂其緣耶裂之說苑無此一句有褥字連茵字讀當有誤仍各依本書三十三說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四壁聖墀四當作白白壁與聖墀對文也說苑作四壁亦未詳公乃召內史廖他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繆廖同字王蓋姓也僻陋而道遠道當依說苑作遵而後爲由余請期後當依說苑作遵而後爲由余請期依說苑作厚乾道本藏本閒史記秦本紀亦作閒皆當讀爲間期作其譎說苑作期以疏其諫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作二列史記與此同秦臣有圖國者何藏本臣作人是也然則公子開方何如藏本則下有衛字是也乾道本如下有曰字衍秦之攻宜陽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家同在宣惠王十六年公仲朋朋策誤作明當依此訂他書或作馮秦得韓之都一藏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句絕策作一名都今又得韓之名都一史記同上文皆作以夫以實告我者策同姚校云告一作困當作苦形近之誤史記作伐宜陽果拔策作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凡七年也不同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與左傳及本書俞老皆不洽藏本今本嗣上有其字卷第四

孤憤第十一 此所爲重人也王渭曰爲當作謂舊注未譌故人主愈弊弊讀爲蔽下文比皆同同乎好惡藏本同今本乎字誤處世卑賤藏本今本世作勢而又不得見舊注未譌不慘與同好爭王渭曰好下當有惡字

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相承舊本譌今正之此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記作挾失佚同字故史記以失爲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爲一句下文云然後極騁辯焉即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史記作極騁智忘亡索隱曰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德當依索隱引作德論其所增藏本同今本增字作憎史記憎著其所增米鹽博辯史記作汝則以爲多而交之史記作而久之正義云時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校交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欲矜以智能藏本同今本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欲作所誤有欲內相存之言內讀爲納舊注誤白勇之斷之當依史記作其大意

意史記作忠忠字非無所拂悟藏本今本悟作忤史記正義曰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辭言無所繫縻藏本繫縻作擊摩史記作擊摩是也索隱引此正有所擊排擯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句有誤史記作擊排索隱曰亦別無盡辭也盡下當依索隱引此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汙也藏本無加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仕當依索隱引此作史記作仕恥作設而周澤未渥未史記作既則明割利害割史記作計人間往夜告彌子人間史記作間記作聞柔可押而騎也柔可史記作揉同字和氏第十三奉而獻之屬王屬王未詳新序云荊屬王武王共王亦不同未爲主之害也害字起藏本脫持帝王之璞未獻耳今本持作特按新序云直白玉之璞未獻耳此貪國弱兵之道也貪當作貧絕滅百吏之祿秩絕滅當作纔減纔裁同字此世所亂無霸王也今本所下有以字之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所當作人不可以得安王渭曰安字絕句非作二者不可以得安句絕亦知方正之不道藏本脫止不字知矣兩葉按此乃乾道本之第七八兩葉也藏本出於乾道本可知矣能無廢法行私能上當有我安二字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藏本今本弊作蔽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愛當作爲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藏本以下有爲字按當補爲字於我字上此承上句也耳必不固其勢藏本今本固作因民疾怨而衆過日聞當衍衆字而私姦者衆也私下當有告字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句有誤又妄有術之士妄下有非字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几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

字而實於去千萬也藏本今本悟作忤史記正義曰於作相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圄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幾不亦難哉幾當在難下字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按與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害也句有誤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藏本下有臣字夫施貧困者王渭曰施下當有與字夫有施與貧困當衍字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不外當作外不夫嚴者藏本今本下有刑字嚴託於犀車良馬之上犀字未詳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句有誤故有忠者句有誤上不能說主使人之度數之理藏本今本人字在主字上豫讓乃自黔劓藏本今按當作黥諺曰厲憐王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連前誤戰國策以此至未可也皆作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詩外傳同人無法術以御其臣人下當依策補主字外傳亦有而立不義藏本今本策外傳皆作通是也卓齒之用齊也藏本今本卓作淖策外傳皆作通淖齒本或作焯古今人表焯齒顏師古曰字或作卓未至於絞頸股也藏本今本股上有射字策外傳有比於近世藏本同今本近世作勢臣誤未至饑死擢筋也藏本同今本至下有於字饑作餓策補擢筋而餓死也外傳無而字餘同必甚厲矣藏本今本甚作蔽是也策外傳有於字卷第五亡徵第十五小民仗者句有誤事車服器玩好句絕器下當有賸字聽以爵以待參驗藏本同今本下以字作不緩心無而成藏本今本無而作而無喜淫而不周於法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衍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几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

不復載民信其相句有誤則羣臣易慮者藏本今本重羣臣易慮知有謂可四字爲一句出君在外而國置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民按此言近刑人也時以行雜公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簡而貴公者韓子之家法也變福而心急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當作孿形相近輕疾而易動發六字爲一句心悁怠而不訾前後者心作必當簡本欲教藏本今本無欲字藏怨而弗發藏本今本怨作怒馬府之世藏本同今本世下有紲字按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三守第十六使羣臣輻湊之變藏本同今本之變作用事然則羣臣直莫敢忠主憂國藏本今本無直字按直當作且則主言惡者主謂爲主見秦主謀義同三劫止塞則王矣藏本同今本止塞作者止備內第十七則身死見疏賤藏本今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下文又云而擅萬乘不疑相承也故桃左春秋曰藏本桃作挑按皆未詳故曰月暈圍於外戰國策趙四有此下四句本作士無幸賞句絕無踰行藏本同今本重賞字誤按當依此訂偶參五之驗藏本參作三守第十得踰功而先勞即此無踰行之意則姦耶無所容其私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今按此與徭役多不相接私字下當有脫文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此藏本今本明下有於字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以下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末字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泯者南面第十八在已任在臣矣當衍任下在字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當衍而字二字爲一句無道得小人之信矣藏本今本人作人主有誘於事者當以此提行句絕少索資逗以事誣主藏本同今本少作必誤如是者謂之誘誘下當有更字刑戮時以行雜公藏本同今本公者韓子之家法也變福而心急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此言近刑人也時以行雜公藏本同今本公作心本心作事有功不賞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藏本同今本責作資誤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藏本同今本下有憲字誤不知治者當以此句提行故雖拂於民心逗立其治藏本今本心作事有功者必賞當作事雖必按拂於民心與上文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爲未誤是以愚贛寡慮藏本今本寡作怒或同今本贛作憃作惰按贛或省字也乾道本愚作遇譌苦小費而忘大利也逗故賁虎受阿謗句而輮小變而失長便逗按輮字未詳其所當作故鄒賈非載旅句狎習於亂而容於治逗故鄭人不能歸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微外儲說左右四篇之經相同必韓子此下尚有其說亦如四篇之說者而今佚之耳

九　劇辛之事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未詳趙代先得意於燕王渭曰當衍代字鄒衍之事詳藏本同今本後意於齊藏本今本後下有得字按世家四年移攻齊取饒安即其事也國亂節高藏本同今本節作飾卵第十二

攻鄴按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即其事也龐援揄兵而南則鄗盡矣援讀爲煖史記燕趙世家漢書人表藝文志皆作煖援煖同字耳南者兵自燕返也救燕有名藏本今本不重有字利當作利王渭曰上有讀爲又利作地亂弱者亡四字爲一句無道得小人之信矣藏本今本吾作吳按吳者亦有相亂者

臣入宦於吳臣字當衍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二荊字皆當作那攻魏荊而韓滅鄭藏本今本攻魏作策二作魏攻蔡而鄭亡蔡荊異同未詳孰是今按魏策四又云伐榆關而韓氏亡鄭皆即其事蔡入楚者也榆關詳見吳師道補正主慢而聽秦當補不字於聽秦上此與魏恃齊荊爲用而小國愈亡魏上當有脫文此複說上文邪鄭曹許之恃吳故曰而小國愈亡荊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按以上皆有脫誤此荊攻魏削魏當爲不足以存許言之齊攻任扈當爲不足以存曹言之魏攻也則國雖小逼句絶下文民雖大逼同句絶其不足以存鄭當言魏攻也則國雖小逼富句絶下文民雖寡逼強句絶國雖大逼句絶其句例同弱者二字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九字爲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以主是過予

藏本今本以主作主以其友十過無寡人無與復戰矣十過與字過無必將赦罪以相愛藏本今本重赦罪當魏之方明立辟逼從憲令行之時當衍字按下文當趙之方明國律逼之時句當燕之方明奉法逼審官斷之時句其句例同又下文云故曰明法者強承此三句之三明字也及法慢三字爲一句妄予二字爲一句用者弱三字爲一句則臣飾於智能藏本臣下有字是也則古者先貴如令矣藏本同今本先作必按此字有誤未詳必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王渭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按法句絶知下屬佚而則功襄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傳本及今德經也字下道之華也同而亂之首乎今德經無乎字傳本作也牛鳴於門外藏本上有有字是以曰愚之首也句有誤當衍以曰二字而愚之首也今德經也字傳本無處其厚不處其薄者今德經居字傳本與

老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不然者即有誤也今皆正之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藏本同今本以上以字作之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按此以十四字爲一句故曰禮以情貌也藏本同今本其作故故曰攘臂而仍之經典釋文仍作扔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仍道有積而德有功德當作積故曰失道而後德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下失字下三句同其禮而不明藏本同今本先作必按此字有誤未詳故曰禮薄也句有誤故人應則輕歡歡當作勸上文云時勸時衰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傳本及今德經也字下道之華也同而愚之首也今德經也字傳本無下有與此合始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今德經居字傳本與

此合下不
爽其華同去貌徑絕去下當有禮字而取緑理好情實也當
好全壽富之謂福藏本富下有貴字是也富貴至衣食美藏本至下
有則字是也則邪僻而動弃理藏本同今本則下有行字按依下文當補而天
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藏本今本無天字卜祝未詳故曰人之
迷也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傅本今本人之迷也與此合其日故以久矣今德經無矣字
傅本有與此合故皆作固皆無以字公心不偏黨也藏本同今本公作立按當衍此字
雖義端不黨藏本同今本義作正也而肯聽習問知王渭曰習
當作能見下文今按下文二能字或本皆作習而後人改之耳知如字而聖人強以其
禍敗適之王渭曰適讀爲謫而與天下之爲讎藏本同今本無之字按之字當有人字
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句有誤康而不穢藏本穢作
劇今德經作害傅本及今德經典釋文云劇河上作害淮南子道應訓引亦作劇今按藏本乃以他本老子
改耳韓子自作穢上文云不以傷罷蓋貪即不穢之義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傅本及今德經如皆作此故曰夫謂嗇傅本及今德經謂皆作惟是
以蚤服今德經以作謂經典釋文服作復傅本是以早服與此合故曰蚤服是謂
重積德今德經及傅本是謂皆作謂之莫見其端藏本今本端下有末字唯夫
大國者傅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
藏本今本重舉動理今按當重血氣治而舉動理七字夫內無痤疽瘕痔
弁釋文云擑韓詩作府集韵四十九宥府癰云或從壽
故曰以道莅天下傅本此下有人字與各本全異故曰非其鬼不
神也傅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下句同其神不傷也藏本同今本公作
皆有鬼祟也疾人王渭曰也字衍鬼祟疾人四字
又按人逐除之上作一句讀與下文民犯法令同
刑戮民句例皆同故曰聖人亦不傷民傅本及今德
按韓子自作民則德交歸焉傅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其遇諸侯也外有
禮義外字當衍入字爲一句而民不以馬逮淫通物藏本同今本淫通作
通淫誤所積力唯田疇藏本下有積力於田唯三字今本於仍作
唯疇却走馬

以糞也傅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傅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按喻老無凡每條末也字矣字多
非老子文人君無道藏本君下有者字乾道本重道字誤戎馬生於郊
將當作牸形近之誤鹽鐵論未通云當此之時却走牸牝入陣故駒犢
馬以糞其後師衆數發戎馬不足按史記平準書云
生於戰地即本於此也他書又作字史記云
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馬近臣誤同
戎馬生於郊矣傅本及今德經無矣字喻老無
藏本二經字皆作輕按經當作徑上文云必緣理不
徑絕也陸行不緣理爲徑周禮云禁徑逾者是也水
行不緣理爲絕爾雅云正絕流曰亂是也藏本所改失之故曰禍莫大於可欲禍按
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誤傳本及今
德經皆作罪據經典釋文王弼老子無此句非是疾
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藏本不重痛禍薄外按此疾嬰
內則痛爲一句禍薄外則苦爲一條是也故曰治
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藏本連上自工人數變業至

一句苦痛雜於外內之間爲一句多複衍外內誤作腸胃遂不得其讀今正之故曰荅莫憯於欲利今德經憯作大非傅本作憯與此合御本及無死地焉今德經無焉字傅本有與此合殆作得字可證矣喻老不誤故曰道理之者也句有脫文詳老子第十四章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彼也紀理也萬物各異理藏本今本重萬物各異理維斗得以成其威藏本同今本得下有之字依上下文當補日月得藏本今本得下有之字以爲暗乎光昭昭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唯夫與天與地之剖判也藏本今本無下與字具生藏本同今本謂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藏本具作俱誤常者字在而常下是也謂常者三字逗屬下今本兩常下各有者字誤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藏本今本可道也渭曰常句絕強字之

曰道傅本第二十五章云故強字之曰道與此合今道經無故強二字非也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傅本及今道經皆無之字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傅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者字按本藏本書之例當作故曰生之徒十有三也至死也藏本今本至下有其字故曰民之生生而動當於此句動皆之死地亦當此句之十有三傅本之生動之作亦除盡與此合今德經作人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按上文云凡民之生生而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生生此文之生生也可見韓子自如此則兕虎之爪角害之藏本同今本兕作匪傅本及今德經皆作兕虎作匪露則虛痤疽之爪角藏本今本重無虛字凡兵革者乾道本藏本皆提行今本連誤無害人之心藏本重無害人之心是也入山不持備以救害山當作世故曰入軍不備甲兵藏本備作被今德經作避傅本作被經典釋文云被皮反今按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

耳韓子自作備兵無所害其刃藏本同今本及今德經皆作容傅本害作容故曰無死地焉今德經無焉字傅本有與此合殆作得字可證矣喻老不誤故曰道理之者也句有脫文故能爲成事長傅本及今德經皆無爲字事皆作器經典釋文作器按韓子自作事故曰慈於戰則勝傅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傅本戰作陣與各本全異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傅本及今德經第六十七章皆云天將救之此解彼也當是韓子所引有不同今未詳書之所謂大道也者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也所謂徑施也者皆作惟施是也畏此未詳徑而民好徑則府倉虛皆作倉甚虛無典釋文無音無則田荒皆作田甚無經典釋文無音無則資貨下文作貨資傅本作資貨資貨本作貨資非

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　藏本與解老同卷非　則曰靜曰當作日

則以城與地爲罪　藏本今本則字誤倒按則讀爲即藏本并上句亦添則字非也

霸其可也　藏本今本霸下有王字　故曰知足之爲足矣　今德經無矣字

建不拔　傅本及今德經皆有者字下句同　此不以其邦爲收者　邦讀爲封　故曰善

輟　傅本及今德經皆無以其世世四字　故曰君子終日行　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傅本作君子與此合　不離輜重　輜重也　傅本及今道經皆無也字　故曰君子終日行不

臣當作本傅本及今道經皆無而字　得之貨　藏本及今德經皆無而字　病是以無病也　傅本作是以不病經作是以與此合　以其不病　傅本及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韓子自作不

經無之字傅本及今德經不上有君子二字　故曰聖人之不病也　今德經曰作日傅本與此合　守柔曰強　今德經作日傅本與此合　故曰將欲取之　傅本及今道經作與經典

不可脫於深淵　傅本及今道經皆無深字　人臣乘其威　藏本同今本人上有

識中　二

而字按依上句當補　而觀之伐齊　藏本今本觀作勸按觀示也勸字非　故曰將欲

翕之　傅本作翕與此合經典釋文偏河上本作噏　故曰將欲取之　傅本及今道經取皆作奪　是謂微明　是上當有故曰二字　而重自卑　謂損弱勝強也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

之勝剛弱之勝強今道經云柔弱勝剛強傅本與此爲近　故曰圖難於其易也　藏本於字上有乎字傅本無下句同　故曰白圭之行隄也　曰字衍　扁鵲見蔡桓公　史記

新序作齊桓侯　桓侯又不應　扁鵲藏本今本鵲下有出字　湯熨之所及　藏本同今本及下字按依下二句當補　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曰字當衍按新

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　故曰其安易持也　傅本及今德經無也字下句同　短褐　藏本同今本短作裋按本書說林上亦作短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襲文選注云韋昭以短爲

褐自有所出不必改爲裋褐矣　寒王見詈於王門　王當作玉戰國策羈當即詈之譌耳　故不爲吳王洗馬　洗他書又作先文

王門相女童武王以此爲恥而不忘也云云王亦不怡亦不忘王門之辱高誘注文王得歸乃築靈臺當作玉門所說見淮南道應訓彼注玉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羈

識中　一

短褐　藏本同今本短作裋丁管切依此短褐裋也短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襲文選注云韋昭以短爲裋褐自有所出不必改爲裋褐矣　寒王見詈於王門　王當作玉戰國趙策云而武王羈於

王門又呂氏春秋云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高誘注文王得歸乃築靈臺當作玉門所說見淮南道應訓彼注玉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羈當即詈之譌耳　故

曰守柔曰強　今德經曰作曰傅本與此合　故曰聖人之不病也　今德經無之字傅本及今德經皆作以與此合皆無也字　以其不病　傅本及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韓子自作不

病是以無病也　傅本作是以不病經作是以與此合　不離輜重　藏本同今本無而字輜重也　傅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　故曰君子終日行　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傅本

及今德經皆無之字傅本及今道經云本河上作子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句同　以其不病　傅本及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也　傅本作是以不病經作是以與此合　不離輜重　藏本同今本無而字輜重也　傅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　故曰君子終日行　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傅本

及今德經皆無之字傅本及今道經云本河上作子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句同　以其不病　傅本及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也　傅本作是以不病經作是以與此合　不離輜重　藏本同今本無而字輜重也　傅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　故曰君子終日行　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傅本

及今德經皆無之字傅本及今道經云本河上作子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句同

字之別體也玉藻鄭注將何爲忘哉爲道應訓說符作不故曰顧或爲還可借證矣將何爲忘哉

其出彌遠者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其智彌少傅本少作勘與各本全異故曰不見而明傅本及今德經明皆作名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史記楚世家新序無不翅餘亦各不同呂氏春秋重言不翅作不動將以觀長羽翼藏本今本無觀字史記年表威王北年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詳史記年表威王北年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詳

莊王謂威王也大音希聲傳本希作稀同字也楚莊王欲伐越楊倞注引莊王引無莊字按莊王與莊蹻不同時或此莊王亦謂威王也古今人表下有嚴蹻與威王相接杜子諫曰楊倞注引杜作莊臣愚惑之智如臣也王渭曰惑下有脫字莊蹻蹻爲盜於境內藏本今本無蹻字按莊王與莊蹻不同時或此莊王議兵篇莊蹻起楚分爲三四楊倞注引此無蹻字史記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又云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楚莊蹻不同時或此莊王亦謂威王也古今人表下有嚴蹻與威王相接杜子

莊王弟爲盜者當是據此耳呂氏春秋介立云莊蹻之暴郢也高誘注莊蹻楚成王之大盜成當作威又異用云跖與企足莊蹻也皆大盜人名蹻誤作蹻校者旁改遂致兩有故曰自見之謂明傅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傳本末有也字下自勝之謂強同是謂要妙傅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說林上第二十二藏本以此爲第七卷起非孔子亦將視子猶蠆虱也藏本同今本下子字作之誤孔子二字不當更有爲臣之盟臣戰國韓策作九彭喜彭策作房按房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謂鄭君曰鄭君策作韓王按此鄭即韓也韓策有謂鄭王曰章本書七衛魏王謂鄭王曰又困梁鄭六徵公叔因內齊軍於鄭皆可證也晉人伐邢此與左傳不同其名實美王渭曰實字衍子胥出走燕策云張丑而欲走越奔吳左傳云智伯索地於魏

與本書六徵及韓策不同居一月自問張譴曰居當作君月當作日文侯謂周君二字馮沮曰即周策之馮且也沮且同字堵師贊曰堵魏策作覩姚校云後語作堵乃遂藏本今本下有之字不善周君句絕患之上當更有微以知萌萌當作明將攻商蓋江徵君聲曰商蓋商奄也懼以失曰懼當作需按田陳需作策作需已血衂藏本同今本反作及聖人見作陳軫貴於魏王魏策云田需同字軫當依策作需已血衂藏本今本而自知其益富知讀爲智其御曰反見藏本今本而字聖人見公孫友王渭曰友當作支慧子曰王渭曰慧惠同字卷第八說林下第二十三藏本連前爲卷非一人舉蹏馬其一人乾道本此下有舉蹏馬其一人六字今本無校有者衍也其一人子非失相也今本人下有有在腫膝而不有曰而拙於任腫膝乾道本作拙於任拙於八字按有者衍也鳥有翮翮者李善歎逝注引此作周周按翮弱羽者即此翮公解弱羽者即此桓赫曰

恒藏未詳或恒當是杜也爲其不可復者也王渭曰不字當衍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三讀爲參高誘注戰國策曰參三人並也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即其義宋君貴重其生輕賤其國則太宰長擅宋故參坐而無惡於太宰矣以富之以涯今本無上以字得千溢焉今本溢作鎰誤人乃弗殺藏本首至此脫非蟲有就者就當依顏氏家訓引此作虺虺云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舊注當云或作虺藏本今本皆作蜧王渭曰洪興祖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蜧也爭相齕也藏本爭下有食字校顏氏家訓引有齕下無也字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校也此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而複誤耳是其貫將滿矣六字作一句讀周趮趮魏策作肖校又作霄皆同字因以有齊魏矣有齊當作齊有魏也可證相達者相收藏本今本上相字作先養秦醫雖善除藏本今本無養字校末詳吳使沮衛蹙融未詳左傳云蹶由餘多不同而將軍曰藏本同今本而作揲荅曰卜吉藏本今本此下有乎曰吉三字知伯將伐仇由戰國策作厹由注或作仇首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首者酋之誤本書說林上作仇由同此吳師道引此由作繇呂氏春秋權勳作夙繇高誘注或作仇酋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臨淮有厹猶縣漢書地理志同赤章曼枝曰藏本以作必曼呂氏春秋作蔓卒以隨之藏本今本呂氏春秋作必至於齊七月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衛七日不如起師與分吳藏本同今本與作以誤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說苑權謀云兩十日夜星說苑指武遂服東國兩十日夜星晴按星正字作姓說文云雨十日十夜晴雨而夜除星見也集韻有姓晴睛三文韓子索兵於魏王渭曰子衍策無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搆講策作講搆講同字索

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此二句以其力與其身相對言人主當罷其臣之力使不得爲田成不當責其臣之身使爲比干也或謂此有誤字非以無功御不樂生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藏本今本無故臣得奪主句絕殺天子也殺當作桀形近之誤桀字逗天子也萬乘也句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康王剖傴之背史記云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傴以天性剖背是其證矣以詐僞是藏本今本僞下有爲字小得勝大藏本同今本大下有矣字誤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正字當衍而遺行藏本今本遺作道能立道於往名古藏本同今本無名字守道第二十六其備足以必完句法治世之臣句有誤中爲金石藏本今本中作守不赴豁而掇金藏本今本重赴豁而掇金五字巨盜貞平藏本同今本無平字校此不當有而不免於田成盜

跖之耳藏本同今本耳作謁誤按不字所
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可也藏本同今
本可何誤作羿巧於失發藏本今本於下有不
藏本同今本壽作售誤按上文云惡之死如秋此其義也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藏本
同今本拱下有於字乾道本發作廢謁邪人不壽
字按依上文當補非所以避曾史也藏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
句誤所以庸主藏本今本以下有使字恃怯之所能服藏本同今本恃下有何字惑於盜
士字誤按依上文當有弱字通貴育之情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

跖之貪王渭曰惑字有誤用人第二十七故莫爭訟訟字當衍此涉下句而誤以鼓語耳鼓當作教下文其教易知故言用承此以法教心詳所當作而行之一難知之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下之字下有心字按依上文當刪補故上君明而少怒藏本同今本君作居按君字誤則私怨立藏本同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譌見憎不能盡力藏本同今本見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雖中小不巧藏本同今本小作而誤功名第二十八則務而自生王渭曰則下當有不字以尊主主御忠臣王渭曰當衍一主字故人有餘力易於應易字當衍而技有餘巧於事藏本同今本巧下有便字誤而日月之明藏本明作名王渭曰文選解嘲注引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而守名藏本同今本名作功誤大體第二十九故致至安之世藏本同今本無致字操鈞藏本同今本鈞作鈞誤故天下少不可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誤則物不必載必讀為畢卷第九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其說侏儒之夢見竈藏本同今本說下有之字依下句此當衍人字誤而利足以勸之藏本同今本之作人我得以斬其首藏本同今本得作能誤重輕罪者藏本同今本者作乙是也成歡歡說在字按依句例當補此字而江乙之說荊俗也藏本乙作

上有重罪二字聖雖其水也雖藏本今本雖下有然字讀爲雖讀徒行賞實當依馮氏舒校改作罰成雖謂齊王曰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此成作戴云蓋爲唐鷟所逐奔之齊也今校此非一人楊說附會失之也安不忍人王渭曰安下當有所字因爲襄王之后治病未詳宋衛策無此句餘亦多不同王曰王當從宋衛策作君君欲之藏本今本欲下有字以人之善戰射也戰射當作射戰毀之足以殺人矣藏本今本毀作譽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故曰藏本同今本敬作譽曰作越誤王將復吾藏本同今本吾作吳其助甚此矣助當作勸皆爲孟賁說林下孟賁作賁諸公子謂鄭君曰藏本今本上有鄭字公乃令趙紹韓沓韓策云趙卓韓鼂三國至韓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秦策云三國攻秦入函谷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國入函谷王謂樓緩曰王上當依秦策有秦字王何不召公子汜汜策作池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策云三國入函谷必咸陽危王必大悔王曰爲我策作鈞吾必弛王當作之王曰爲我悔也爲我策作鈞吾必弛易之矣易字當衍弛即易也不容複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全誤立以間藏本同今本以作有有乘輜車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此輜作輜謹爲我伺之楊倞注引伺作輜吾之吏之不事事也藏本同今本上之字作知按依下文當作知商太宰上文云戴驩宋太宰六微同說林下云宋太宰貴而主斷與此皆一人商宋也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藏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割作誠按誠不否同字也割字當衍今本所改甚誤韓昭使騎於縣藏本今本固下有侯字固有令入藏本同今本無入字其御史藏本今本作吏下文同按吏字校句有誤其御史藏本今本作吏至按句有誤也戴國韓策云安邑之御史死陽山君相謂藏本同今本謂作衛按謂當作韓陽山戰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爲證下文攀留也今本輒改爲說林上及難一皆云韓宣王謂穆卻甚矣淖齒闇齊王之惡己也也藏本今本齊下有文字衛繆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藏本作誠信不按此當作誠不舊注誤因事關市以金與句絕關吏乃舍之五字爲句嗣公爲關吏曰楊倞注荀子王制篇引此爲作召吏作市某時有客過而所句絕而汝因遣之楊注引因作回關市乃大恐藏本同今本吏誤揚注引作市此下今本有右傳二字誤乾道本藏本皆無後各卷同此說也非傳

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則內外爲用則人主壅藏本今本重內外爲用四字是以人主久語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富見下文虛氏文弨鍾山札記云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寧懷語之見忌久與夜兩通不知何者爲是而左右鬻懷祇夜而可用以拭者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藏本同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詳而翟黃說黃作璜按黃璜同字大成牛牛當作午司馬喜殺爰鱄而季辛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也按一字未詳爰袁同字其市主之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而不僖侯譙其次藏本今本僖作昭是以子胥宣王言藏本今本無王字內美而虞虢亡藏本今本虞下有人字美廟攻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與故人久語藏本故作故與誤猶以成富按此下當有公惑易也四字爲句重按此重二字爲燕人李季好好遠出藏本今本出不重好字季突之藏本同今本作至按句有誤一曰浴以蘭湯按此亦劇向校語本卷上文云矢一云屎下文共立公子赫皆同例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

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殆經後人刪去之耳使我無故句絕下文韵得百來東布藏本今本無來字按此不當有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二句荊王之言也上無曰字古書多此例而擅其制一曰二字藏本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凡有孫藏本今本有下有季字魯三桓公偪藏本同今本偪作逼字按此下當有公字公叔相韓而有攻齊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使齊韓約而攻魏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大成午藏本同今本大成作成魏將也藏本今本將作帥魏作衛誤大成午趙世家成侯三年大成午爲相徐廣曰戊一作成魏將也藏本今本將作帥魏作衛誤二君相當藏本同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上文宋石當作君也白圭相魏王藏本今本白作公孫衍按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公孫衍爲相徐廣曰戊午當作君也藏本

藏本今本重禮之則周主上之法周當作害緩之以鄭簡宋襄藏本緩作綏今本作子產皆誤而以躬親句絕位下走睡臥藏本今本走上有且爲下三字今本位作莅皆誤此位字有誤未詳所當作與去捐弊微服藏本同今本主下有表字說不見此事故明主信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校非也此當有尊字患在尊厲王尊字當衍上文所錯入也與李悝謾兩和也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校此當有其言多而不辨而字當衍則恐人懷其文忘其此下當有用字三年而成句絕蚩一日而敗五字爲一句下同今以觀無用之器也藏本今本無今字本一曰好微巧王渭曰下當脫燕王二字選注有人主欲觀之藏本同今本句上有客曰二字臣削者也藏本臣下有爲字必以削之藏本今本重削字客爲棘削之削當作刺之下當有毋猴何以四字

王曰吾欲觀見之藏本同今本無王曰二字誤見字當衍見說藏本同今本見作皃校皃是也皃說見呂氏春秋君守淮南人間訓則羿蒙藏本同今本羿下有逢字校依上文當補問不應之以度句絕譽其行逗而不入關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譽上有而字無而不入關四字皆誤上文云不以儀的爲關此其說也其一人曰馬總意林此下多我與堯同年其一人曰九字宋人屈轂七命注引此轂作穀餘亦多不同則不可剖以盛物剖字當衍而任重如堅石此任重二字涉下節而衍如堅當作堅如則不可以剖而以斟下以字當衍虞慶爲屋虞卿也慶卿同字呂氏春秋別類云高陽應高誘注或作雖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文作好顯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見中山策作而朝戰士怠於行者藏本同今本行下有陣字五素不

也且雖且張弓不然藏本同今本且張弓作范且曰誤同字且張弓不然藏本同今本且張弓作范且曰誤范且虞慶者十一字爲一句乾道本以下皆誤以范且提行是也用而勝句絕實事逗其無易而窮也以上今本失其讀不得施其技巧不上當有工匠二字調布而求易錢者調當作錢易易去聲下同耨者熟耘也熟上當有且字耘當作芸錢布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耘甚字誤庸客致力而疾耘耕句絕此字衍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畤者藏本同今本下畦作畷校畤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文公伐宋公當作王稽作規誤爲博句絕箭長八尺四字爲一句面目黧者藏本今本黧下有黑宋當作崇見說苑指武築如皇之臺未詳請無以此爲稽也藏本今本

本攜作攜王渭曰魏書古弼傳引此作蹙蹙今校此同字頁字書無攜字鄭縣人乙子藏本同今本乙作卜誤此猶言某乙也姦劫殺臣云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亦猶言某甲用人云罪生甲禍歸乙亦可證夫曰象吾袴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校此不當有鄭縣人乙子妻校此條不見於上書對曰藏本今本無書字曰難之人曰當作日人質切燕相白王大說王字當重今世舉學者藏本無舉字王登藏本今本同有四字校此當補王當作王呂氏春秋知度作任王任同字非晉臣之意臣當作國意當作國之鍾矣藏本同今本鍾作鍾誤校上文未詳校八說云死傷者軍之衆或此與彼作章知度云非晉國之故而隨文學者之半藏本同今本者下有之士以見中山策作而朝戰士怠於行者藏本同今本行下有陣字五素不

一紫藏本今本不有得字寡人好服紫貴甚藏本今本重紫字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按欲下有脫文今欲欲民無衣紫者藏本今本上欲字作王按當衍王以自解紫衣而朝藏本同今本以作請按以上有脫文寡人之罪字句絕事不一事上當有戰於涿脫字未詳戰於涿谷上與三傳不同右司馬購強詳趙策作騫煩且之乘王渭曰晏子春秋煩且作繁駹而騶子韓之巧藏本今本韓下有樞字長纓出按此同字也而騶子韓之巧藏本今本作乃勸纓法度甚易行也渭王以示先民藏本同今本出以示民按句有誤亡其用子之謁曰甚下當有不字一曰藏本同今本日作曰按以下在韓策也亡其用子之謁有上字今王先君之臣藏本王作皆孔子殷郊君與處按君上當有上字今王先君之臣藏本王作皆孔子御坐於魯哀公自此至寧使民諂句有誤必爲殷藏本此下有禍字今可叛也藏本今本吾上有恃字故君子曰夔有一之藏本同今本之作足按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作故曰夔一足晉文公藏本同今本與下文王伐崇呂氏春秋不苟云武王至天下君當作若以管仲能藏本仲下有之字是也舉兵攻用兌而拔之藏本同今本用兌二字作原按句有誤渾軒或云即渾罕軒罕同字也吾不有一特字故君子曰夔有一足晉文公藏本同今本與下文王伐崇呂氏春秋不苟云武王至有一曰履係解藏本同今本係作繫誤文二字

妻之市之妻二字當衍聽父母之教令藏本同今本令作今下屬有相與訟者藏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按皆複出七術不當有也卷第十二外儲說左第三十三藏本左下有下字明危坐子皐藏本同今本坐作座子皐從出門從當作說從說依文未見於管仲句絕夷吾不如弦商新序作章管子云實須無臣不如甯武武當作戚呂氏春秋作遬臣不如公子城父呂氏春秋作王子城父晉無衣帛之妾按晉當作晉字之誤無而出入之容變藏本同今本變作嬖字之用杖藏本下有主字武子之用杖藏本今本簡子圖譙怒并子皐從出門從當作後說苑至公云子皐走郭門郭門閉則瞿黃也藏本今本則下有卯按即孟卯也顯學云魏任孟卯之徒字按依注當有昭伯拜上卿王渭曰晉卿無孟叔向賀韓宣子憂貧事而致誤門有御卯拜難三云孰與曩之孟嘗芒卯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句此二字當衍涉下絕將軍而誤耳舊注全謂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騎當作驂君知能謀慮膠形相近也舊注全謂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作驂君知能謀天下君當作若以管仲能藏本之字是也舉兵攻用兌而拔之藏本同今本用兌二字作原按句有誤渾軒或云即渾罕軒罕同字也吾不可叛也藏本今本吾上有恃字故君子曰夔有一足晉文公藏本同今本與下文王伐崇呂氏春秋不苟云武王至有一曰履係解藏本同今本係作繫誤文二字

黨於師人武立如不勝衣王渭曰有脫今校新序雜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云云與此事四云子黨於子之師也提行曰道日暮藏本同今本道下有遠字而獨於主藏本今本下有忠字獨幕而後門閉閉字當衍烏封人踡而食之上文云綺烏皆未詳能使藏本同今本皆作能使之烏封人踡而食之藏本今本烏封人踡而食之上有一日不同今本上有一日不同今本烏封人踡而食之藏本今本烏封人踡而食之

媼曰藏本重薄媼曰衛君之疑藏本同今本之下有反清徵者反當作及當不可謂教謂當作爲其妻請其兄而索藏本今本索下有入字使之衣歸衣當作夜衛之敝攻陽陽當卽陽繁勝號未詳南圍鄭反之脾王渭曰呂氏春秋簡選反鄭之脾高誘注反覆覆鄭之脾而取之遂城衡雍之義城當作成非如是如當作知下同則安欲治其藏本同今本重亂藏本同今本其下有國字校句有誤而誅亂臣者臣校當重下屬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藏本同今本以作猶誤校此當重以解左髀說右髀七字

卷第十四乾道印本第二葉缺以影鈔本補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藏本同今本右下有而字　非仁下也藏本今本非上有而字今本仁下作不仁誤　而忠君也藏本同今本而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　人主鑒於上也藏本今本上作下　故恐同衣於族衣於當作於衣舊注未曰　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此廿二字舊注誤入正文　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正文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　是以說在是以與說在例不複出此當衍其一也　而駙馬敗者馬當作駕藏本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成竅擻下擻當依李善注琴賦引作擻　亦故也藏本今本亦下有共字按亦即共之誤　其始發也伏溝中藏本今本也下有覺字　察手吻文未詳轡不能正也正當作止　吾適勢句絕與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　而民因不爲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通勢適愛相對　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藏本同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　公儀休相魯藏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不如棄葱蔬而治互異未詳　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自當作日　三子之相燕當提行乾道本多連下有管字　而聽其所使寫之像既所易明今不悉著　外事屬仲藏本今本屬下有管字　之王渭曰之字衍戰國策無　其亡何也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誤　潘壽謂燕王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曰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引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　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藏本同今本於下有是字誤　潘壽闚者藏本同今本闚作隱　太子之人盡懷印爲藏本同今本爲字子字衍　處勢而驕下者藏本同今本驕作矯外儲說右云擿藥爲直當爲　作璽誤按爲下當有吏字　人主之所以自淺娟者藏本同今本淺娟作羽翼按此未詳　奪號之資號藏本作號今本作號按此未詳　皆效之子之遂重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　不與同族者共家不上當有居字　左右以蒐與虎目五字　得有子父乘車過者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按得上有脫文　請造眼王渭曰眼當作盼　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當重一一攝萬字　盼然環其父助我推車推車二字當衍　而馬驚矣藏本今本驚作鶩　今身使佚藏本今本身使作使身　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　罷食句絕後復坐後字當衍　則身雖絕力至死藏本同今本則下有有字當補　後則利錣藏本今本錣下有有字按依上文當補　以告管仲曰藏本同今本管仲下有令於民曰藏本今本重管仲下令字按此誤刪　進退同今本曰作也誤　後則引之藏本今本無進字按此誤刪　卷第十五子目衍難三第三十八當刪

難一第三十六　偷多獸後不必無獸藏本同今本偷下有有字　取字無　此非君所知也君當作若　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藏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不字　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作在十字爲一句　拔拂今日之死不及拔拔拂同字或當作其一也　請詐其敵也藏本同今本請作謂乃躬藉處苦藏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　今耕漁不爭王渭曰今當作令　譽之曰楯之堅藏本同今本楯作矰　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上有盡二字當衍四字爲一句　以已當作已以已字句絕以下屬者　處勢而驕下者藏本同今本驕作矯此當作令按令下有是字誤衍

君主惟人肉未嘗藏本主下有味君主三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夫人惟情莫不愛其子藏本今本無惟字聞開方事君藏本今本無聞字蟲出戶戶當作尸下同所以豎刁易牙者藏本今本以下有去字且臣盡死力以與藏本同今本與下有君市二字按進字當補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文云易犯有二功而後論和氏云然猶兩足斬而貴乃論此論字之義賞罰不弊於後弊讀為蔽高赫爲賞首赫他書又作赦寡人國家危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仲尼聞之曰王渭曰此困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者也曰竈生龜藏本同今本曰作穴龜作龜按此當依趙策作曰竈生龜說苑權謀同太元經窮上亦云曰竈生黿蓋本於彼也是襄子爵也藏本今本子下有失字左右請除之除當作涂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此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不可明也藏本同今本同今本明作行誤下句同不可謂兩明謂字當衍此爲兩過藏本同今本爲作謂誤故伊尹以中國爲亂句絕下句同道爲宰于湯于當作于下句同道虜于穆公藏本今本下有爲字今本道與雨有誤是隱也藏本同今本也下有宜刑二字按依下文當補舊注未諭若罪人不可救藏本今本人下有則字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可二字與上文不可救句相對而郄子且後至也藏本今本無子字謂不度於義藏本今本也下有則說者也六字按此不當有不以和私欲害人事藏本今本無和字無術之害也藏本今本害作言是子言分謗也藏本今本作何按句有誤霄略曰未詳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王渭曰國當作貴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樓鼻翟強也見魏策舊注誤甚而手死乎東廟王渭曰手當作身見下文主有術藏本同今本主下有誤字誤則爭爭而外市爭字不當重一則專制一下當有用字難二第三十七之圖與左傳不同踢貴左傳云踶景公造然造讀爲蹙猶且不止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則是桓公行義行當作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誤亦下當有生字昔者文王侵孟孟當作孟尚書大傳曰二年伐邘孟邘同字克甚藏本同今本克作堯誤不識臣之力也識下當有君之力也也讀爲邪新序四作乎賓須無善削縫隙朋善純緣新序互易且蹇叔處于藏本同今本處作逆誤必度量準之無臣也臣當作君而亡歸藏本亡作忘是也文公舅犯霸藏本同今本公下有以字按上文當有無道賢而已矣藏本今本下有以字道作逆誤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藏本今本必下有以字以事過於法則行以文錯入此且桓公管仲又不難藏本同今本公下有得字按依下文當補去夫公而立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藏本同今本下有亦字誤且爲湯武藏本同今本爲作與下有以字按依下文當有無術之害也藏本今本害作言雇楯雇檛

呂氏春秋貴直論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立於矢石之所及（及上當有不字）無弊者（藏本今本上有士字）文公授之（按授當作受）圍衛取鄴（呂氏春秋鄴作曹按鄴未詳）亦有君不能士耳（藏本今本無士字）簡子未可以速去脅櫓也（藏本今本脅作掖）孝子之所愛親也（王渭曰所下當有以字）是以百族之子於上（藏本同今本子下有愛字誤）人輕敵矣（人上當有夫字）失人不北矣（藏本同今本無失字按作失當作夫）數百不一失（藏本同今本失人二字當作一人之下重有行字）行人未知衆之道也（藏本今本衆上有用字）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吾聞龐（姓龐當是其里也）舉善以觀民（藏本今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爲是觀示也）子服厲伯入見龐（論衡作攏下有問字）攏氏子（藏本今本見）皆君之所嘗聞之（論衡作子）此宜賞舉之所力也（藏本今本及）且此亡王之俗（王當作主）又使攻之惠實（惠實當依左傳作渭濱）除君之惡恐不堪（藏本今本惡下有惟字）不忠之臣以（藏本同今本以字在不字上按此當乙）則有燕操（未詳）是臣讎而明不能燭（藏本同今本讎下有君字）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爲貞（藏本同今本復作後後復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桓公不能對（藏本對作射是也）夫處世（藏本世作勢是也）而悖不去國（藏本同今本悖作悖按悖當作恃）遂以東州反（州讀爲周見本書六微）雖處大臣（藏本同今本臣作老按句有誤）而不敢隅君（藏本同今本隅作偶按隅當作愚）而誠說之悅近而來遠（藏本今本無誠字）法敗而亂（藏本今本而下有政字）不紹葉公之明（句有誤）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藏本同今本不作天下二字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誤甚）此謂圖難於其易也（藏本今本下有者字）難賞者不得君（得當作德）民知誅罰之所加（王渭曰所下當有以字）功自徇也（藏本同今本重功字誤自作相）無術使智（智字一字之誤）侈（藏本智下不空一字今本使智窒之侈作以享厚之侈知作智者）樂（誤按句有誤當云無術以知富之）皆起於身也（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太上下智有之（智讀爲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燕子噲（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荀卿也）臣相進也（按臣當作功）不自貶選（賢上當有其事未詳）功自徇也（藏本同今本重功字誤自作相）無術使智（智字一之）侈（藏本智下不空一字今本使智窒之侈作以享厚之侈知作智者）樂（誤按句有誤當云無術以知富之）皆起於身也（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太上下智有之（智讀爲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燕子噲（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荀卿也）臣相進也（按臣當作功）不自貶選（賢上當有其事未詳）功自徇也（藏本同今本重功字誤自作相）無術使智（智字一之）侈（藏本智下不空一字今本使智窒之侈作以享厚之侈知作智者）樂（誤按句有誤當云無術以知富之）皆起於身也（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太上下智有之（智讀爲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燕子噲（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荀卿也）臣相進也（按臣當作功）不自貶選（賢上當有其事未詳）

愚）而誠說之悅近而來遠（藏本今本無誠字）法敗而亂（藏本今本而下有政字）不紹葉公之明（句有誤）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藏本同今本不作天下二字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誤甚）此謂圖難於其易也（藏本今本下有者字）難賞者不得君（得當作德）民知誅罰之所加（王渭曰所下當有以字）功自徇也（藏本今本重功字誤自作相）無術使智（智字一之）侈（藏本智下不空一字今本使智窒之侈作以享厚之侈知作智者）樂（誤按句有誤當云無術以知富之）皆起於身也（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太上下智有之（智讀爲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燕子噲（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荀卿也）臣相進也（按臣當作功）不自貶選（賢上當有其事未詳）功自徇也（藏本同今本重功字誤自作相）無術使智（智字一之）侈（藏本智下不空一字今本使智窒之侈作以享厚之侈知作智者）樂（誤按句有誤當云無術以知富之）皆起於身也（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太上下智有之（智讀爲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燕子噲（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荀卿也）臣相進也（按臣當作功）不自貶選（賢上當有其事未詳）功自徇也（藏本同今本重功字誤自作相）無術使智（智字一之）侈（藏本智下不空一字今本使智窒之侈作以享厚之侈知作智者）樂（誤按句有誤當云無術以知富之）皆起於身也（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太上下智有之（智讀爲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燕子噲（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荀卿也）臣相進也（按臣當作功）不自貶選（賢上當有其事未詳）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藏本今本方作及）且此亡匠之閭（論衡東閭作宮）則手絞其夫者也（論衡絞作殺）異曰（論衡異作翼）恃毒聰明勞智慮（藏本今本毒作書此以毒與勞對文）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藏本今本無則字）猶無奈寡人何也（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史記魏世家云中旗憑琴索隱云按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索隱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伏同字難二云師曠伏琴而笑之強上有則字）其畏有水人之患乎（畏字當有誤未詳）說之無說證

藏本今本無下說字非行情也藏本同今本行作得誤 難四第三十九

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 藏本今本不重亡字按為臣而君衍不後二字 諸侯伐之 伐當作代代之代當依左傳云孫子必亡為君也下文盡同 孫子君於衛句絕不察句絕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 藏本同今本無臣字誤按臣當為巨巨詎同字 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亡句絕下七字為一句 而天下謂 藏本同今本謂作離 湯身易名 未詳武身受詈見駡老 趙咺走山 咺當作宣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 田外僕藏本同今本田下有成字即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員傳隨鴟夷子皮事也見說林上 而齕齊句 景公禮之 藏本今本重齊字誤此當有成字即田成子 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 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未知齊之巧臣其證也 非能必使賢者用已

鄭去疾子弟 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云堅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 而立子亹 左傳桓十七年亹作麑 公子圉曰 左傳圉作臺 則臣罪輕舉以行計 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當作罪臣輕舉以行計七字 故靈臺也 藏本同今本臣下有罪字重有罪臣輕舉以行計七字 故靈臺之飲與左傳不同 故知所惡 藏本同今本故下有大誅小字按當有舉字 大誅小罪也者 藏本今本誅下有報字 獄之慝句絕故非在所以誅也 以當為已 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 起禍未詳而公父之不誅也 藏本同今本公父作子公誤 齊故胡之所以滅也 藏本今本無故字國語皆齊驕馬繡以胡公入於貝水即其事 君行之臣 四字為一句 衛靈之時 藏本今本靈下有公字是也 晉靈侯說參無恤 詳未詳之非正士也 藏本今本不重士字按下文是也 晉靈侯說參無恤 藏本今本更有之字依下文當衍 非賢而賢用之 藏本同今本無下賢字誤 與用所愛異 句絕狀衍此字 故楚莊舉叔孫而霸 王渭曰叔孫當作孫叔 衛冥距然哉 距讀為遽則侏儒之未可見也 王渭曰可字當衍 是加知之也 之字當衍 日不加知藏本同今本日作曰誤 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藏本同今本缶作任按句有誤 雖然夫擇賢 擇當作釋 而以治天下也其勢 藏本同今本也其勢四字誤 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 藏本今本無以字按當作以 非能必使賢者用已

已字當有誤未詳下句同 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藏本今本飛上有為炮烙以傷民性 句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二也炮烙三也下文云四行其一未見 桀紂得乘四行者 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按乘當作兼下文云未始行一其證也 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 藏本同今本無風字按句有誤本末有位也未當作未則 抽相去遠矣 藏本今本下有巧字 夫聖舜生而在上位 藏本今本聖作堯非藏本今本二字按此不當有 謂人之所得 此下有以不可禁之勢 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道誤按當云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勢則亦然矣 藏本今本亦下有不字誤按必若堯桀 藏本同今本桀作桀 兩未之議也 句有誤 客議未及此論也 句有誤 問辨第四十一 主有

令藏本今本主下有上字　堅白無厚之詞章無厚見莊子天下　問田第四十二　令陽城義渠今當作今而措於毛伯毛當作屯外儲說右云屯也二甲義同　公孫亶回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孫亶回無公字者省耳　明先生之言矣藏本今本明上有臣字　然所以廢先王之教王渭曰王當作生下同　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當作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利作科譌　定法第四十三　前後相勃藏本同今本勃作悖誤　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七十當作十七　殉韓魏句絕　成其汝南之封藏本同今本成作城誤上文乃城其陶邑之封亦當作成　法不勤飾於官不當作雖　申子未盡於法也當云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脫去六字　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藏本今本知下有弗字今本不上有治字　今治官者智中空四字藏本　今治官者智中空四字藏本

按依下文當有又見難三弗亦作不　謂之守職也可藏本今本也可作可也　是不謂過也藏本同今本無不字按句有誤　是屋不成而空乾道本下空十八字　藥也藏本今本藥上有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十三字今本有能也二字　今斬首者今本此下有勇力之所加也七字藏本亦無　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藏本今本無者字此未詳　說疑第四十四　疑讀為擬　罰不辜民藏本今本辜下有之字　非所謂明也明字當衍　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藏本同今本人方作當乃誤按在當作任形近　有屬氏有失度誰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皆未詳　桀有侯侈按墨子所染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哆又明鬼云推哆大戲主別兇虎古今人表下中有推侈即此侯侈又呂氏春秋簡選云移大戲侈哆移皆同字耳　善禪淮南子主術訓云推移大戲侈哆移皆同字耳　善禪

句絕君者藏本同今本無君字按君上當有脫字非長幼弱按幼弱二字當衍其一也及以次序也上也字當作世九字爲一句貪得人之意也人字當衍度其行三字爲一句易牙之取衞未詳外據巷族上文作按未詳孰是外以諸侯之懽驕易其國藏本同今本懽作權攝按所改是也隱敦遁藏本同今本敦遁作正道未詳其臣弒其君藏本同今本無下其字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傅國藏本同今本無身字傅作傳按句有誤未詳爲人主者藏本同今本主作臣按依上下文當作臣明君之所疑也疑讀爲擬下文同又本篇二字見不敢北面談立句有誤不誣敢情以談說藏本同今本誣作臣敢作誣所改未是敢字有誤耳詭使第四十五世謂高藏本今本謂下有世字謂之重藏本今本謂上有世字世謂之烈士句絕世謂之絕此不熟於論恩藏本同今本恩作思誤故明不受也藏本同今本明作當

勇夫句絕用心怯言時謂之窶藏本今本怯言時作壹下文之字而未經改正者未一字當作則字上二字未詳藏本以意作壹者恐非韓子元文吏聽從教者藏本同今本無上吏字少欲寬惠行德藏本同今本無少欲二字按欲下當有脫文當謂之疾句絕險躁佻反覆句當脫一字險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者任言大本稱藏本同今本作不按句有誤滅其近藏本同今本近作迹今有私行義者尊行字當衍恭儉聽上藏本同今本儉下有也字城池之所以廣者池當作地今死之孤藏本同今本死下有士字誤播骨乎平原野者藏本按平當作乎當衍涉乎字形近耳無宅容身死田畝今本重身字藏本畝作疇按句有誤所善剚下所下當有以字剚制同字而戰介之士藏本同今本介作甲戰當作甲而閒官之士尊顯

藏本同今本官作居夫卑名位者名下當有二心私學上下文凡五見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藏本同今本無世字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藏本同今本無之字誤夫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藏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五字爲一句上下文及此凡四見又從而尊之從藏本同今本從作順誤以非法措於上藏本同今本措作令按句有誤未詳卷第十八六反第四十六畏死難藏本同今本死下有遠字按句有誤未詳所當作語曲牟知按牟字有誤未詳所當作聶慴之民也本書亡徵有暴慴即此未知孰是必爲之句絕愛弃髮之費藏本同今本重愛字誤夫殫痤者自此至末皆當連各本多提行皆非是慮其後便王渭曰句

藏本今本所上有治字 奚疑於重刑名藏本同今本無名字又按依下文不當有 勸一國四字爲一句 故人順之順讀爲愼而下恐上恐當作怨凡人之取重賞罰王渭曰賞當作刑 而後厚愛之藏本同今本雖作唯上懦則肆於爲非復此雖財用足藏本同今本雖當作唯 則誤按雖當作唯 上懦下有治字按下文作上治懦 不能足使爲君天子藏本今本無君字 而集未必爲天子爲足也藏本同今本必下有以字誤 授之以鼎俎俎字當衍下句同 身不任者藏本同今本無者字 八佾依上句不當有 說第四十七 而爲所然藏本今本爲下有其字 賤德義貴絶句下必坐上句絶決誠以參句絶 聽無門戶藏本同下必坐上決誠以今本作法術倒言而詭使按德義當作得議形近之誤七術說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

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主壅塞即此文之證下必坐上者商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讀輒加改易謬甚矣賢者然後行之藏本同今本有能字 不可以爲法句絶華角未詳雖不可以爲耕戰之士藏本同今本雖下有能字按依上文當補故人主之察之下當有所字 智士盡其辯焉藏本同今本無士字 能士能盡其行焉藏本同今本無此衍 不適有方鐵鈍適讀爲敵有方下能字按此衍未詳舊注全誤 不逮日中奏百讀爲湊荀子議兵篇日中而趨百里即其義 千城距衝衝藏本同今本無衝字按衝即衝字複衍耳齊策云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即其義 不若墜穴伏櫜王渭曰簡子強國篇注引櫜作橐按櫜字是見墨子而推車者推當作椎下盡同淮南子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隨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慢負子之教也亦當作椎又鹽鐵論遵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椎車則作椎字不誤可證也 而道推仁厚藏本同今本無推字按此不當有 非聖人之治也藏本同今本無也字下有也字誤 聖人之取重賞罰而後厚愛之藏本同今本無之字按後字當作怨 凡人之爲愼藏本同今本無爲字 而下恐上恐當作怨 凡人之取重賞罰王渭曰賞當作刑 而後厚愛之藏本同今本雖作唯上懦則肆於爲非復此雖財用足藏本同今本雖當作唯 則誤按雖當作唯 上懦下有治字按下文作上治懦 不能足使爲君天子藏本今本無君字 而集未必爲天子爲足也藏本同今本必下有以字誤 授之以鼎俎俎字當衍下句同 身不任者藏本同今本無者字 八佾依上句不當有 說第四十七 而爲所然藏本今本爲下有其字 賤德義貴絶句下必坐上句絶決誠以參句絶 聽無門戶藏本同下必坐上決誠以今本作法術倒言而詭使按德義當作得議形近之誤七術說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

同今本無推字按此不當有 非聖人之治也藏本同今本非下有也字誤 聖人之取重賞罰而後厚愛之藏本同今本無之字 凡人之爲愼藏本同今本無爲字 而下恐上恐當作怨 凡人之取重賞罰王渭曰賞當作刑 而後厚愛之藏本同今本雖作唯上懦則肆於爲非復此雖財用足藏本同今本雖當作唯 則誤按雖當作唯 上懦下有治字按下文作上治懦 不能足使爲君天子藏本今本無君字 而集未必爲天子爲足也藏本同今本必下有以字誤 授之以鼎俎俎字當衍下句同 身不任者藏本同今本無者字 八佾依上句不當有 說第四十七 而爲所然藏本今本爲下有其字 賤德義貴絶句下必坐上句絶決誠以參句絶 聽無門戶藏本同下必坐上決誠以今本作法術倒言而詭使按德義當作得議形近之誤七術說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

不行推政也藏本同今本也作難誤 法有立權其難而事成藏本同今本成下有則立之三字 而功多則爲之藏本同今本無則字誤 天下有也藏本同今本有上有無字按此當有 而務無易之事藏本同今本行易作益誤 貸賂不行藏本同今本賂作義下文暴人在不死虜之禍藏本同今本於作則 暴者暴當作害位故曰仁暴者皆同 知道爲能活餓者也藏本同今本爲作能作能爲誤下文亦當云不爲能富民者也 知道虛聖以說民藏本同今本無知字 聖作聽皆誤 法省而民訟簡簡當作前在訟字上萌氓也民萌訟與弟子辯相對訟猶辯也 明主之法必詳盡事藏本同今本無盡字 明主慮愚者之所易藏本同今本慮作操誤 以責智者之所難以當作不 故智慮力勞不用當作故智不用勞力不用 貴者爵尊而官大也藏本今本貴下有臣字 官爵受功句有誤 八經第四十八此篇多不可通 智力不用藏本同今本力作術誤 然後一行其法句絶 禁誅於私家禁誅連文也姦劫弑臣云云夫不處勢以禁誅於己也外儲說右擅愛之臣皆可證 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藏本同今本有 中君盡人力藏本今本人下有之字 不斷則事留句絶 自取一使君自取一以避罪即此句之義 則毋道壅蔽之累藏本今本而下有字無 而怒藏本同今本不字按句有誤 是以言陳之曰藏本同今本無道字按句有誤 飄定按曰當作日 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有徵藏本同今本不重成

敗按謀下當有脫文事智猶不親作至則君神則下盡藏本同今本重君神按以爲同者劫藏本同今本以句有誤下有異字誤權籍不失籍讀爲藉結誅親曜重怒藏本無結字今本結誅作誅同下結誅親曜重怒其皆誤按怒讀爲孥下同則姦充塞矣藏本同今本充作究忍不制則下上藏本下上作上下今本作下失皆誤而名實當則徑之而上當更有誅字徑者謂顯誅也下文乃隱誅之生者不誅也害事者實不當也死者誅之也傷名者名不當也則行傲食者以傲食行其誅也不然者不行傲食也而與其儲者以所誅與其儲也緊按句有誤未詳故曰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詭曰易藏本同今本功作均字今本醫作治自此下皆未詳也其故國治而敵亂藏本同今本其作是按句有誤即亂之道藏本重之字今本作亡之按句有誤行參必拆藏本拆作折是也下同折之

徵足以知多寡藏本同今本徵作微按句有誤誅毋謁而罪同藏本同今本作罰誤重官以懼遠使藏本今本官作言設諫以綱獨爲王渭曰諫讀爲間深一以敬衆心藏本今本敬作警知避罪以止威藏本今本知下有罪字王渭曰按句有誤陰使時循以省衰藏本同今本衰作衷誤是以喜見則德償償當作償即收之誤耳王渭曰句絕收官收當作收官放字當衍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藏本同今本有則字誤賢能之行藏本今本無能字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以上皆有誤衆諫以效智故藏本同今本無故字誤今本作生以文學藏本同今本學下有服字按依下文於後以知謾誠語藏本同今本無語字按句有誤未詳故奉重無前則徵多藏本同今本重奉重任事也無重藏本同今本也作者按依下文當作者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王渭曰句有誤脫而務賦紋之政紋字有誤未詳所當作下同不聽則謗主主當作生信賞罰以盡民能藏本同今本無能字民字按不當有此之謂有國之道也下脫題上事未詳

卷第十九　五覺第四十九

不法常可藏本同今本可作行誤堯之王天下也有藏本同今本無有字按當云堯之有天下也李漸列傳可證股無肢肢當作胈非疏骨肉愛過也藏本同今本過下有客字按疏下當有客字爭土棄藏本同今本爭上有重字按未詳古者大王大當作文鐵鈷仲尼誠易以服人藏本今本誠上有誤而勝務行仁義勢字按句有誤子必不亂也藏本同今本子下有未字王渭曰當有而仁義者一人藏本同今本而下有爲字誤按一人也下同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下有脫文盜跖不掇李斯列傳引掇作搏必害手則不掇百溢藏本同今本則作則手誤法莫如一而故藏本同今本故作固誤知友辱隨仇者藏本同今本友作及誤而以勢之凡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字藏本今本無勝而以喜見則德償藏本今本償作償當作收官收當作收官放字當衍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藏本今本收作收官放字當衍即收之誤耳王渭曰句絕有則字誤賢能之行藏本今本行下有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十五字而忘兵弱地弱之禍藏本今本弱字作荒今本下有而功公利滅矣藏本今本無功字而諸先王王當作生以文學藏本同今本學下有服字按依下文故行仁義者非所譽王渭曰句絕譽之則害功王渭曰有故字當衍下文非所用句絕用之屬下同此例文學者藏本同今本文上有工字按句有誤未詳而人

主兼也舉匹夫之行藏本今本無也字 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云厶姦衰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又云公平分也以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 爲有政如此有字當衍而於游學者曰衆藏本今本無於字 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良字當衍上文云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 不欺之士者藏本同今本不上有貴字亦無不欺之術也按不下當有可字 而不責其功藏本同今本功下有而國貧藏本今本國下有而交大未必不有疏圖而委藏本舉則作則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按句有誤 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愈 民耕者衆藏本同今本民作言按依下文當作言 伐禁無用藏本同今本伐作必按句有誤 無先王之語王當作生此與下文吏對 則有仇讎之忠藏本同今本忠作患誤 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強弱當互易 舉則圖而委藏本舉則作則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按句有誤 而交大未必不有疏 民耕者衆藏本同今本民作言按依下文當作言 伐禁無用藏本同今本 立節參民藏本今本民作明 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藏本今本主下有之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 與處而智不充其辭藏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 區治不能以必劒區他書罄下當有石字 夫禍知磐石象人按禍知當作知禍與下句不知禍相對也 夫嚴家無悍虜李斯列傳引悍作將 用人不得非藏本同今本得下有爲字 仲良氏之儒藏本良作梁按良梁同字也 有孫氏之儒孫孫卿也孫卿趙人漢書藝文志孫子三十三篇在小說家 難曰孫卿之書非孫卿自著爲其門人所論又天論篇云子宋子曰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又天論篇云宋子有人之情解蔽篇云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解蔽皆云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 其言黃老意 行無常議藏本同今本議作儀誤 夫上所以陳

一國可使齊五字爲一句 爲治者用衆而舍寡藏本同今本者作也 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王渭曰此皆有誤 以仁教人藏本同今本仁下有義字按下文當有故善毛嬙西施之美藏本嬙本又作嫱哀元年妃嬙本又作麗嬙互見是也今本作嬙誤按左傳昭三年釋文云嬙麗在說文新附 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藏本下有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內外當互易上文云而事智於外 民之政計藏本同今本政作故按句有誤皆就安利如避危窮如讀爲而 而完解舍解解同字也 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按此皆有誤 而俾農夫之利俾藏本同今本作教戰陣閱士卒誤按境內必知者八說云此其臣有蒺者必知又云而務必知之術也是其義介當作分分而無私者制分云宜務分刑賞爲急又云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云云是其義解字上下當有脫文 致尊過耕戰之士藏本同今本尊過作不貴誤 其言古者古當作談上文云談者爲勢於外 其患御者藏本同今本患作近誤 聚弗靡之財藏本同今本弗作沸誤 而俾農夫之利俾亦作使字也 顯學第五十 有

夫求聖通之此下至末乾道本缺藏本復有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誘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末可與為治也今本同末詳所出也

忠孝第五十一有曲於父藏本同今本無於字誤豈得利焉哉藏本同今本焉作哉誤雖眾獨行王渭曰雖當作離四字為一句數出於無用者藏本數作教按依上文是也不可以恬淡之人藏本同今本無之人二字按此不當有利出一空者讀空為孔輕者不至至藏本同今本不重至字按此不當有心度第五十四

喜其亂藏本同今本無其字誤王之者也藏本今本按當作自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天字當更有賞字衍必塞寨字有誤末誤而難致而力者藏本今本無而字按當作其與世世宜藏本今本與世世作治與世知維之以刑藏本同今本無世知二字誤按知請為智而字當有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治眾二字誤倒作故聖人之治民治藏本同今本下治字作也按此字衍而禁與能強不塞者王有句誤能越力於地者越當作趨下句能起力起亦當作趨強不塞私而治立故王道在所聞藏本同今本閒作閉下文云能閉外塞而治當有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治眾二字誤倒作故聖人之治民治藏本同今本下治字作也按此字衍而禁與能強不塞者王有句誤能越力於地者越當作趨下句能起力起亦當作趨強不塞私而治立故王道在所聞藏本同今本閒作閉下文云能閉外塞而治者削治當作始敵適於不亂之術藏本今本無敵字按當作而而蔽愚不肖之患也藏本同今本不肖二字按以當作而而蔽愚不肖之患也藏本今本無敵字按當作而而治者削治當作始敵適於不亂之術藏本今本無敵字按當作而而可亂之術云道於不可亂之術

制分第五十五 按此篇皆商子靳令文 行法曲斷曲當作由以賞戰三字為一句見商子靳令文 厚祿以周衍藏本今本周作用按句有誤 行都之過藏本同今本都作國無效民物多者眾藏本同今本者作末按依商子嚴藏本今本嚴作祿祿制 情莫不出其死力藏本同今本情上有人字誤 賞好惡藏本今本賞作掌 有持以異為分異字當衍是何其法通

讀為盛威當作成亦讀為盛商子靳令作盛去強作成 則治見者省言有塞見下文 不可以為刑禁也為字當衍諸侯言從者曰侯字當衍是以三王不務離合句絕而止五霸不待從橫句絕止字當衍即五霸不待從橫而已矣九字為一句 人主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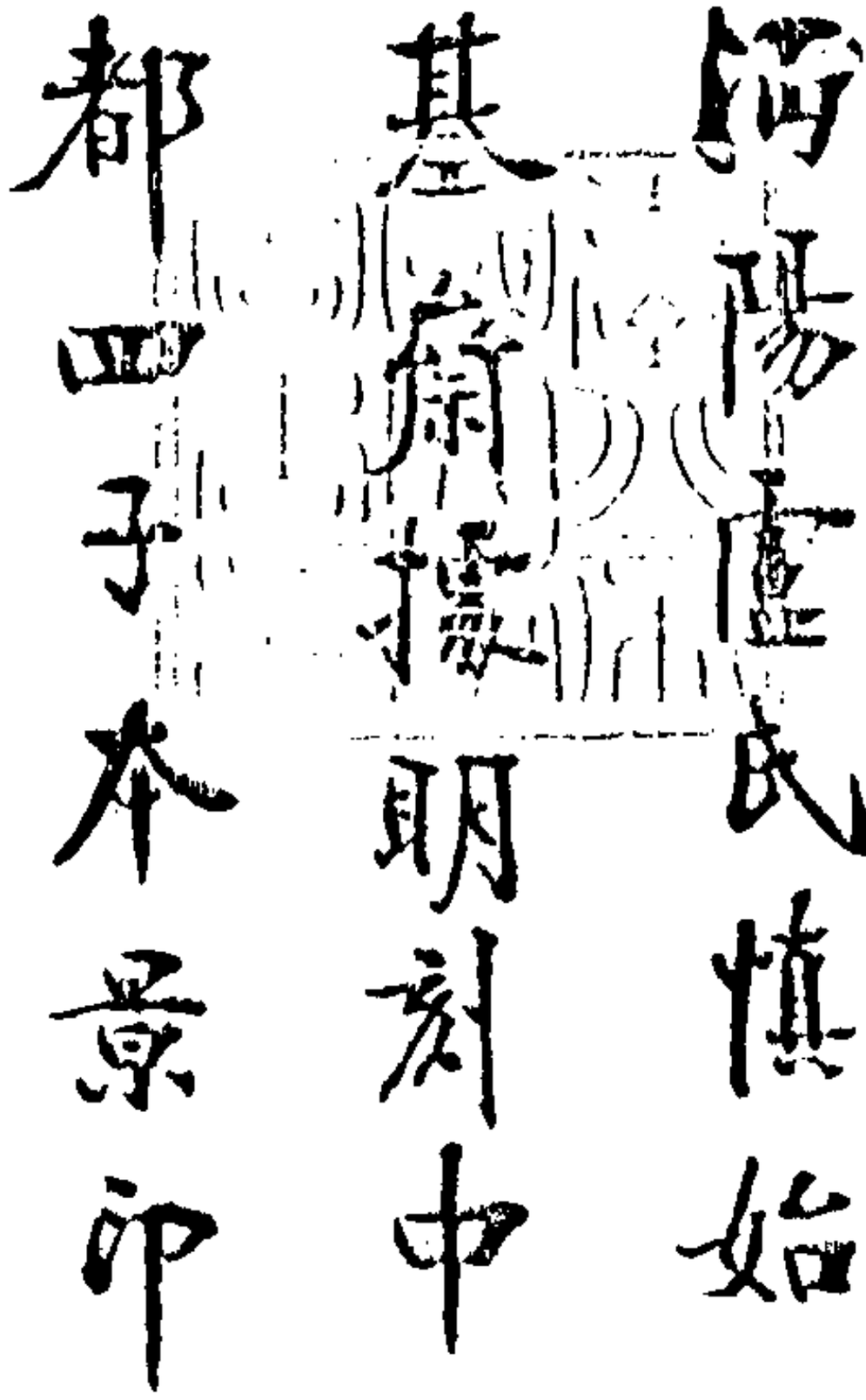
乎人情藏本同今本何下有也字然則去微姦之柰何藏本今本之下有道字按非也此當衍之字　其務令之相規讀爲闚與下文互見　其情者也句有誤　理不得相閒理當作里姦不容細句絶私告任坐使然也七字爲一句　不用譽則毋適藏本同今本雖作難　過刑之於言者刑當作形則刑賞安得也雖知藏本今本不容其二藏本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惑乎貳故作故實按句有誤　刑賞之不分白也不分當作分不

韓非子識誤跋

韓子各本之誤近又得其二事外儲說左下兩云孟獻伯孟皆當作孟孟者晉邑杜預云太原孟縣者是也獻伯晉卿孟其食邑以配謚而稱之猶言隨武子之比矣說疑云楚申胥申胥當作葆申葆申者楚文王之臣極言文王茹黃狗宛路薳丹姬事而變更之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曰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字也時已刊成補識於後己卯孟陬廣圻又書

清同治十一年北京琉璃廠
先正遺書

管子補注



都西子本景印

洛陽慎始民

其用刻中

331583
昭和12 2 10

漢龍門司馬遷撰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於桓公而己下之桓公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卒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焉

郭子章曰蓋顓上自勝國以前則隸汝寧云
高皇帝起中都始為三輔屬地而管敬叔遂為中都人
也余讀弟子紀則管子亦能知學者其言曰道之在
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而諄諄處虛守靜為言其
論治切名實如尺寸尋丈不可差以長短固非漫無
見而嘗之者比或以其治齊重以坊身不能及於繼
世蘇氏以不能薦人自代為其嘿嘿也其言曰萬
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必因天地之道桓公能終用
其言雖萬世可也論治之要在於得人人君所以取

昭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于後世非得人
者未之嘗聞而負茲之時薦隰朋以代己數十言不
置又及於鮑叔牙賓胥無之四子其如嗟嗟欲齧我
假何乎蘇氏之言未考竟耳宋元曦曰即如論隰朋
齊國之柄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不有疏義詎
能解免余曰唐房氏有注劉績為之補自宋人削去
鮮有刻本即藏書如楊用脩以不見房氏注為恨余
家有不知事也而房乃曰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柄
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其事大而易顯又豈然哉
既攀龍得刻本於博士王生而為參補之

唐　臨淄男　房玄齡　註釋
麗泉　劉　績　增註
明　臨川　朱東光　輯訂
寧陽　張登雲　參補
休寧　吳子玉　繕校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舉辟則可留處（舉盡也言地盡則人留而安居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也）四維張則君令行故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平康能危人必為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安生育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也）

右四順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道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也）恥不從枉（諛隨邪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

之原不禁文巧也（禁文巧者則刑簡）不明鬼神則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實則知禮節衣食之人（衣食者人之所以生也）守在倉廩（言地盡則人留而安居也）

川則威令不聞（言能降神祀山川威令遠聞）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

（校改也君無所專人亦改之）

（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
"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
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
穀也藏於不竭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
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續按長
之則各得所故不爭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
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
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
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嚴必可使
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
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
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
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陳
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言有家之親所以為鄉之疎心
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
家為家一親也以鄉為鄉二親也以國為國三親也以天下為
天下四親也故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
遠者必不聽下同此故曰不與汝同

事而今滿取其露見不隱也○續按室在內堂在外言於堂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室
使人皆知之無所救異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
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
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
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者賢人也則故知時者可
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
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
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制諸人事莫不有形
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

民自試也用抱獨不言而廟堂既脩抱持也獨謂君人者但持國器也廟堂之政既脩理矣簡器簡人君所執以臨察者無言奏殿無言之意言人君察于宗廟惟存敬以敬事帝享親之禮已無為而治之譬鴻將鄧唯民

必運運行也○續按運謂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無異也名運謂名聲彰於四方也上無事而

思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雖速禍敗尋至小人之計得之人有高行雖有小隙不肖也豈衛之人勿與任大事人之計得之

及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之所比也大事衆必比能斷也舉長者可遠見者也舉用長利衆皆見之故曰舉長則遠見○續按舉長則所見不止一方一時裁大者衆之

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一人於事莫為疑動言必得應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續按二句釋上無事而廟堂既脩抱持也器也君人者但持國器而已無引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豈為言熊可棄也明主在所以為賓客而禮之也犧牲圭璧不足以

享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可謂有素實將安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則諸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祭焉羊以祭極註極至也淮南子非積則禍極註極亦解至故曰祈羊極沉玉如漢武帝沉白馬璧玉祭又鱗極沉玉如漢武帝沉白馬璧玉祭鱗于河而者皆有大德為民所愛載之璧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怒怒不及也故無鄉方也所所無從而怒怒也貴有以行今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今乃行賤而忘卑理在焉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命而可移

衡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

之末召遠者使無為馬親近者言無事焉焉唯夜行者獨有之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學不在於遠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成於高隰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雖小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於深矣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豈衛之人勿與任大事如此之人任之則亂大邦也無臣者可與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謀臣有大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續按謀臣有大言行音無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忠事勤臣道有如此者可致於道者也○續按顧憂謂慮後

校解作蝯蝯古字同謂使人器之不來備也伐矜好專事之過謂自用則小之舉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衍文○疑不行其野不達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問衛未經其事問其所經○續按前養長於無事時能予而無取者天地施生不求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忘倦者不及倦怠之人也人養天下不以一人養天下不可及疑神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無爽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者將神神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謂須自騐以待○續按言人情者不能及時成事故曰不及操要者忽然成事則謂情不及者亦依而能矣神謂神明之事也曙戒勿忘怠後釋曙戒所以戒此日之事故曰疑神若能審內外能立操要之術以待也曙戒勿為悔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襲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整則窳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慢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生人又其難人必哀之也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不至來意則彼來極也莫死之有危人必死之也往者不至來者不極則彼來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一但所言其理本一但用之不同其事迷異也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一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人也智者見之謂之智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其重也妄與不可妄彊不能妄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妄予不能特滿者則與天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弗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怒也無心之覆所覆雖大不怨怒以生棟無心也有心之下所下雖小輒操箠即莊子盧舟之警故下云天隨之極怨怒不及不及棟也註非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覺急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生而無知植物則無知而相則有識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和之有餘拙者明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烏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猶猶也言烏烏之性多情初雖相善後終不親○續按當依解作烏集之交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妄與不可妄彊不能妄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

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友終於不親見與也見哀之役終於不結解作見役之交見施之德終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則四方歸之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卑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諸侯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故也○續按註非親解自明凡

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脩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脩權事之輕重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理亂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稟命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慶量不生于其間慶賞不生則賦役無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實用千乘兵備於此者況自輕也

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思鍚以見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所見之處賞之信則所不見之處懼而從教不敢為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行服也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慶量不生于其間慶量不生則賦役無

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役是以臣有弒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其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

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上好詐謀閒欺臣下所謂制國以二十一鄉分國以為五鄉之謂也偏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一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所謂閒隔也有所賊而欺誑也賦斂竭得使民偷一偏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一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所謂閒隔也有所賊而欺誑也賦斂竭得使民偷一偏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一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所謂閒隔也有所賊而欺誑也賦斂竭得使民偷一偏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一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所謂閒隔也有所賊而欺誑也賦斂竭得使民偷一偏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一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所謂閒隔也有所賊而欺誑也賦斂竭得使民偷一偏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一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我尚種之如神用之（訓其曲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當神道設教也）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也小義不行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

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脩也小廉不脩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脩小禮行小義脩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脩小禮行小義脩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也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于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有難此謂坟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三本四篇首第一事）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治亂法各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

（本已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

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災寧過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為怨淺災于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慶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勞未見于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非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損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于國道塗無行禽獸遠無敢猛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管子卷一 十三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授國柄大德雖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者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于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務在五十曰山澤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三曰

于鄉師（補：討即考討之謂也）鄉師以著于士師（補：著標青也使鄰黨著其名）凡過黨其在家屬及（補：及並也）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無官罰有罪不獨賞及有功不畀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授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補：憲法也縣之象魏者鄉師書憲書教品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

自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行至都之日（補：五屬之都）遂于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已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修（補：續按修增之）曰專制謂（補：續按謂損之）令（補：續按令之）罪死不赦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補：憲朝之憲）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脩大憲敬山澤林藪積草（續按敬同儆戒也）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于宮室之用新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源通溝瀆脩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

穀歲雖凶旱有所秏穫司空之事也（續按秏同耗）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隄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釣脩焉勉免百姓使力作奴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辯功苦上完利監一五鄉以時釣脩焉使刻鏤文采妨農事者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慶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脩生則有軒冕服位

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衾壙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鬢貂（續按此有缺文誤字）狐白裘（續按鬢首註分髮為紛）刑餘戮民不敢服純（一本作緣）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儉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續按戰字疑）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全生之說仁宋襄惑而棄古也）勝則王孫自奉千金全生何侯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貴物以棄異而居顯位董賢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綱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見終于不足又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以能期于此（天道所以能期于此也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察事急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生國大數陰陽輕重聖人生農工商牆仕失時勝市事地理）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于太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謀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朝所以制也）市者貨之準也（貨所以準也）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具理可知也為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正）政不正則

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易陰陽之化也畫熱夜寒炎易其氣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自然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

右陰陽○續拔此釋地之本也

道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貴賤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辯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續拔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過常之利也百

右務市事○續拔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後儉知後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後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金者用之量也

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一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不知任不知器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淡木者百而當一澗澤百而當一不可謂之有道○續拔此釋諸侯之地來之國器之制也

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數鑽纔得入焉九而當一○續拔此釋鑽纔謂不得過常之利也沉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沉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桌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

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水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谷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續按此一節言土地就中論下可食者而除之紀其可食之實不可徒論廣狹也）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之五聚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二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游五（藏所以讓車馬）四乘其甲三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續按此一節言官邑事器之財）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等其下者曰季（一本作季）絹細絹也暴布白布也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斗一本作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足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夾（一作）市之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籠音龐）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四分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夫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高尚其事而不為與分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雖以高尚其事而不為君之臣者猶預食農牧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此者預食農牧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四分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夫二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

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巧者能之柚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必以巧者能之柚者不愚智之仁盡有智者巧者能之柚者不愚智之仁盡教人當使知愚皆柚皆柚非一令而然後可以教人也○續按此言

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

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

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食于賈

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

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

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

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

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

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

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續按此篇言均地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三節之細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也

故名為聖人知分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足何名為聖人是故有事則用謂設人以成功業也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治也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之生也辟則遵從其淫辟則眾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善上為一下為二下之上必作

之也

右聖人○續按此釋上分力非言聖人也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動可藏而舍息也故曰今

日不為明日之貨言不為則之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

不還也

右失時○續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

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

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

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續按此釋上均地

七法第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退之謂之非不能廢其用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彊兵必明於為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兵而後能必勝敵國）

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雖能彊兵其次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次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不能治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言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本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倣不使煞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甬也謂之法（甬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雕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順也雕也謂物順教而風俗之久也服也習也謂人服習教令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而望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均陶者之輪也定朝夕所以定東西也均既運則不可非也）擔竿而欲定其末（擔舉也夫欲定末者必先制其本本不定也末運轉也即鈞鈞輪也古人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猶天高共鈞者蓋言天是一大車鈞也朝夕於轉軸上者即朝夕立於轉輪之止無時而得安靜也此古之妙處擔立也行也定棲止也言欲棲于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決斷（而望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所以決斷）

立竿之末必定而不安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不能書也（今又用左手書而右手息而不動則行逆施之譬）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成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歐飛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反而招之者必有以慰之令其感服今又倍而招之則彼逾叛矣）所以慰之（所以慰之令其感服今又倍而招之則彼逾叛矣）所以慰之（所以慰之令其感服今又倍而招之則彼逾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斤斧刀鋸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書制不知則不可論（才藝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

不知化不可數衆移民不知次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官也言百官皆上威傷）妄更傷官法妄民傷俗敎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敎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慶而重民散（輕民謂爲盜者用盜致富故慶重民謂務農者爲盜破產故散）輕民慶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

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妄更脉符籍不審則妄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四經謂上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人君泄見危人君泄見危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士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至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故於人不爲重祿

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

故曰治人如治水濟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君

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

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

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

怨上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息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

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效死而爲之）本兵之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存立意存之居無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來故存意於聚工謂用此軍造）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謂存立意存之居無政教軍令謂）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能服習也謂設此習武藝）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備知天下而備知天下無敵（備知天下謂知其所以爲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不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速而疾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也）

欲正天下財不盡天下不能正天下財不盡天下而工不盡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盡天下而財不盡天下不能正天下財盡天下而工不盡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盡天下而工與器不能盡天下餘皆放此）

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智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智蓋天下而不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人計謀也王道非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也古今所共傳非有變而天下莫敢窺者以王者當乘推之運應天人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實物不令外知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心常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當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所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其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變之

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敗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千戰千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審知既無備無主故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士約誓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

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正不能加也不明敵攻未可加兵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是故張軍而不能

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也已其敗可知也是故器成而天下莫敢當

右為兵之數

非天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斷委曲不失天時也毋墳地利利者也如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墳空也山河坡澤所以營作而興

道里爲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提如飛鳥故有不以山河爲險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牙有外叛之功故能攻國敗邑謂其功可以爲敵水旱之威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怠在水旱故莫敢爲戰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矣謂上下同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聲也懼雷電之威能令故彼士不聲水旱故不得使收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收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之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說奇譎誠詐之言雕俗謂浮僞之俗不遠道里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收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指之權與謂權爲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鄉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躬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

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爲常法○續按此篇當依後版法斷自明

經言七

將立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植必令得其嗣高下稽多少正風雨無違也遠近高下各得其宜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飭君可以有國也○續按謂天道不動則風雨無違也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調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謂天時之資始生長收藏也飭與飾同

以救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牙有徒謂黨與禍由是生故曰始牙衆之所怨置不能圖衆怨難犯故必置之○續按能圖之謂能犯故當依解作寡不能圖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情雖不有初鮮克有終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知困獸猶鬬其所終將何爲也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勉之也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者有名則勸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上之敦敬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與之所以敦之急也如此則民向化而從化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利衆自厲而勝任取人以已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已才器能用彼否厲謂准的事不違煩然後成事必先立其准的事不違煩然後將欲爲善者用財慎施

月日無私燭也伍於四時貴以春夏悅在愛施有（悅衆下作施無各之有○續搜神記作貴施愛施一本字拭以有字爲上向非置言能畢弘然使有救也）衆在庭私（將欲齊衆私在於衆私）召遠在脩（則揭遠塞脩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遠者至）閉禍在除怨（怨除安高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管子卷之二終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從始治政之法

若因夜處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吉凶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故吉凶之驗不妄此二句有誤書有衍文當依後東方副圖作處虛守靜人物則皇夜宇與處相似而誤書淮南子有夜行訪註夜行諭陰行也陰行是二人物字則衍文也物事也皇大也言人君能處虛守靜則發之人事者盛大也五和時節上王之數五土氣和則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上王之時故服黃順時節而布政咏井蟪宮也然土雖均王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續按別本註用上之物也治和氣土上和故治和用五數○續按諸本註用上之物也以保獸之欲於黃后之井中央土也以君之所藏大人主之守也自九主以下皆以保獸為喻保獸謂苟且之人事者盛大也五和時節上王之

二地氣候戒春事春時地氣動
政之法也與呂不韋月令相似其中言服色食味聽聲用數皆與月令脗合但十二小卯十二小卯即諸說不知何謂疑是節氣名日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脩門閭十二清明候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色味酸味未此水王之時故服青味酸也聽角聲角東方之聲屬木君服青火氣木生火用八數八為木之成數飲於青后之井青帝東方井也以羽獸之火舉羽說謂鼬毛之似羽者藏不忍不忍之心為仁君藏道仁心所以助東方木氣行畝卷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疆國為圜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

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如此則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無司存基謀 夏行春政風多風也春其德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網落也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冰寒所致行秋政水秋閉藏冬雖兩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絕氣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君則暑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服赤味苦也聽羽聲羽北方之物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也治陽氣以毛獸飲於赤后之井井南方也以毛獸之火舉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養聚故所藏者省薄純行舉政令以厚陽性覺和故行舉厚埋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疆國為圜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

素也行舉厚陽性覺和故行舉厚埋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疆國為圜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圜南方方外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色味酸味未此水王之時故服青味酸也聽角聲角東方之聲屬木君服青火氣木生火用八數八為木之成數飲於青后之井青帝東方井也以羽獸之火舉羽說謂鼬毛之似羽者藏不忍不忍之心為仁君藏道仁心所以助東方木氣行畝卷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疆國為圜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圜南方方外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色味酸味未此水王之時故服青味酸也聽角聲角東方之聲屬木君服青火氣木生火用八數八為木之成數飲於青后之井青帝東方井也以羽獸之火舉羽說謂鼬毛之似羽者藏不忍不忍之心為仁君藏道仁心所以助東方木氣行畝卷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疆國為圜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省薄純行舉厚陽性覺和故行舉厚埋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素也行舉厚陽性覺和故行舉厚埋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理既生自然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群臣有司則脩理而長育也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群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圜南方方外秋行夏政華盛陽氣乘之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行冬政耗盛陰肅殺也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諫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商○續按別本註用金之物也治燥氣秋多霧雨水故治燥用九數亦九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井西方也以介蟲之火舉介蟲北方玄武也用北方介蟲之火故曰蟲之火藏恭敬藏者恭敬也行搏氣時方肅殺故搏擊也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開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開之也脩鄉閭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征伐故脩什伍量安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遺信利周而無私私已布私○續按別本秋利既令周徧無得有此居於圜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秋氣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大寒之陰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中寒收

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居
色味醎味此水王之時故味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黑
飲於黑后之井比方也以辟散之火辟獸東方青龍也
鱗獸藏慈厚召人者如生恶殺故於殺之時
之火素故行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物
省薄統儉坦氣脩通凡物閉靜形生理器成於傪冬行
時故成傪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為四時之將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
量記靜動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異
出入以兩易出入既易又並令明養生以辭固固陋也生
易也無差故曰兩易也
既須養則物不可棧故曰辭固審取與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
與之多少以總統之
會元卷之三 五

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
有命之時毋得有一日之經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再
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救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
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市賦百取二闌賦百取一毋乏耕織
之器四會諸侯令曰脩道路脩度量一稱數量木粟落然後入山
林澤梁魚然後入川澤梁也五會諸侯令曰脩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
祭常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
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天之官也請四輔四輔三公四輔也所以助行
祭祀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
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也焉莠命而派放焉莠命者謂職亂教命若莠之
職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乎玄官聽

十二公四義者謂照障谷無貯粟無乘車則尚之于天子玄官
官聽三公之賜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
有為幣為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故曰
比之外則朝時之數遠近尒有差也○續按千里之外
謂大命諸侯出常來朝會之命即下文是也千里之內諸侯五年
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鄉使
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
命三公習所受命於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
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
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諸侯之世子也適五年大夫請
受變謂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世一至置
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也入共受命焉入共
國所有因以受命此君於國北方方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
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時因脩不逆於理可以得勝也終無方勝之從始至
無方者勝幾行義勝之庶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
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事察伐勝之伐
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令無功者妄受可以得勝行師用兵必備
以得勝原無象勝之象可原者勝本定獨威勝定能獨威
定計貝勝計謀財用先勝者勝定閩知勝閩知敵謀能
上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亦與有功
者勝審定者勝定選

鬼方所用各有不同能審定者勝也定倫理勝經倫之理能審定者勝也定死生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審定者勝也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能用兵便利又能至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則士死節不求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則士樂為用交物因方則器械備交質之物因方所有則器械備具也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求必得軌務明本則士不偷軌所營之務明所為之本則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方以應敵無方聽於妙故能聞未極妙深遠也所以聽在於極理視於新故能見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也未形者在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濬也故能知未始者在於事之深故能知未始也

審有所思在深故知未始察於驚故能至無量察舉可驚故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舉動昌盛故能動而輸實也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堅實不傾故也續按別本註立謀能有實效不傾衰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守故遠也道里性則至不悖道里之悖也則至不悖道里之悖也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赴湯火而不顧豈險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一慎號審音則其時雨歡我如滂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自敵之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自敵之攻不待先啓豈顧後而相待乎權與明必勝則慈者仁者猶攻急危少戰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事之備則愚者習而成攻不守則拙者巧攻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章等此有數在篇上明審九章

能確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四機即上不守不意也障塞不審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意也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障塞者所以防守發路也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出而防守也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禁詭常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必怨怨故軍財在敵此君於圖東方外之副也旗物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形也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郊焚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至善者其唯不戰乎其

次一之其次善者雖戰勝號令一○大勝者積威積衆後可以大勝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故成大勝也大勝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之副也

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劍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紹昧斷絕刑則肆陳而戮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謀不敢鄉○續按鄉同嚮兩者備施兩者謂動靜道德也動靜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之副也

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調同爲其事○續按偕兵法作和何合故能諧也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悉盡也莫之能傷偕習以悉幼官圖第九

中方副圖　西方本圖　政方副圖
中方本圖　北方本圖　南方本圖
中方副圖　北方副圖　南方副圖

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之副也

旗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有象脅物之閉有或習之於脅故曰脅脅刑則游仰灌流其川刑則樂妃既而游縱之所使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適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男女育矣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四面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兵至善之分故其地所以君可罰人非其地所以君可罰人非人匿可誅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牢之而後脅勝從心焚海內之然後脩其法制如此則強勝之心可以焚灼於海內民之所利立焉則大人從除之則民人從立利加命立焉侯伯而從也立為六千里之族則大人從

各三千里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令而盟諸侯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抵使之合德則四氣和而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事已有定計雖危其可危終不危也○續按別本註緩急之事皆有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終日危危也明於器械之利則決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儀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之副也

幼官圖第九

西方本圖　政方副圖
中方本圖　北方本圖　南方本圖
中方副圖　北方副圖　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華行春政革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啓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續按前作十二始節賦事無前第二字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鹹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變臧恭敬行搏銳坦氣脩通凡物閒靜形生理間男女之高脩卿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遺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之副也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劍卅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謀不敢卿而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故能備備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雹行秋政水十二小節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節賞十二中節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三小暑終三暑同事

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舉臧薄純行篤厚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辭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若因慶賞靜人物則皇（續按前作若內夜虛時節君服皇色味芔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保獸之火舉臧滿行陂養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當至命節賢段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

冬行秋政徵行夏政雷行春政柔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節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辭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

以鱗獸之大襲藏慈厚行海紀坦氣脩通先物開靜理
生理成於儀教行於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
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勿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
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毋會
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
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
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數澤以時禁殺
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
故祀必以則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
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

之焉考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
宮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
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于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
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內諸侯五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
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
一至置大夫以爲近安入共受命焉此君於圖北方方
外

右北方本圖

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鉥器
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
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旗物尚黑兵尚智用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
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崇廟育男女官
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為兵也
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
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
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千里之候則大人從使國君得

其治則人君從會計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
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窮
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者於取與之
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衆事而有功此居
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闇十二地氣發戒恭
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十二義氣至修門
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
卯三卯同事入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爨
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忘行政
養垣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為圈
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
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塞害缺器成不守經不知教
者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設莫之能
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
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壁塞不審不過八日

而外賊得間由牢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
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
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
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昔聖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
稷覆宗廟滅於大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士之君
皆慮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
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

死而國亡言不得人必致潤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圖圉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故欽新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有以振救之而飲食新菜饒省費用則新菜饒○續按惡飲食之飲食

於是財用足財好耕農而惡飲食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悪費用則財用足而國富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續按惡飲食之飲食悪費用則新菜饒而飲食新菜饒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歛輕征賦施刑罰赦罪戾寡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匱窶賑窮疾憂裸露者有以振救之資之絕此謂賑其窮而國邑虛朝廷亂小人用故法廢而公法亂小人進故党而官府亂小人用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圉圉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飲食業新之上彌殘苟且也○續按殘苟字之誤也而無解舍下愈覆蔽而不聽從覆察也勢疑也上餽賤而不舍故下何察而上以餽下引上以餽下交引而不和同也二俱不得故不和同也

故慶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上之五者所以寬民之窮之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道之義行即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上之五者所以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而又合宜也辟刑僇揫節也言自縊而卑屈也繼備以備飢饉繼細也凶俶也既細又疾故則川澤純固而備禍亂懶厚者也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慶安慶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

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
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道之禮所謂八
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
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
幼無等則倍倍乖也貧富無度則失節制上下亂貴賤爭
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飾
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
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
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
敬比和為人夫者敦慕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

下不倍上臣不弒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
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
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
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
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曰民知禮矣而不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
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
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
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
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
事時合則舉以事動民事宜則以民動國民昌則以國動
事時可舉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
然後舉錯得權然後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

乎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
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捆為淫辭作為淫巧以
上誣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
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
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覆身體危殆非生於淫
誣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誣耳淫視誣
目耳目之所好誣心心之所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
未之嘗聞也曰實塵塗圭璋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
食撙本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

逐奸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奸人止脩飢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工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夫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夫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則財役用廣救農勞而不免飢女以巧夫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偷而天下寒是故博帶梨割大袂列以從小文繡染練為純刻鏤削刻鏤雕琢為純素周旋琢采采雕琢為色刻鏤削去其錢鄉之器也削雕削錢甘也采色之物則磨而滅之也數註刻錢文非閑幾而不征幾察也與識同市鄽而不稅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為無用之具也琢采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滿次也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来曰宙也所陳之道既往古文恰来今無不包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城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蔵夏處陰冬處陽大賢之德長第三舉目明乃哲哲乃明詹乃荅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兄也第六舉目毋訪于倭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詭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馬飛准繩第八舉目謏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續按缓火縣反犯其凶毋逆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續按第十一舉目當在此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椁枹檝以為正准繩險以為平准必壞儀而後以為平也鈞入柱而出直工人用鈞則此直也言聖君賢相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之法則天地萬物之盧鎮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故無所失錐鷄鳴狗盜皆有所長各備其錐也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童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舉善也如此而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軸車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方大成

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窕其入小也不塞窕空也大用大處小用小故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也○續按別本註捫反擿丁用反擿擊別本註捫年搦反擿擊也○續按第十二舉目當在此天地萬物之盧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臣任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右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聲師則能調之喻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所不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也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所不得其欲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一率上同之無流獨與則是愛一毋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如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流蕩散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職懷故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

焉有不適善以恩馳善以恩馳輕適也故適善備也儉也是以無乏輕適也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為善輕順人君能備順所之共則未者無不善也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為規矩也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滓古育天以陽氣合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亦君之恩法天地之厚廣也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信令恩改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則不可掩故先以恩適善備之使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必當好宰而不戒不可識慮之然陰備待之不可戒告之彼也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術物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應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中無遺失也減盡也減盡也言編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也既盡善君教不編減順環圓之則無不備周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

又備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春來生秋來殺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舍愁而滅之也有意謂方教未可明倫故但有其一慾從此而息所以安安而無憂也毒而無怒此言止怒速滅法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伴免伴取也賢人之處亂世也知其所以行毒怨恨讀趙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為怒者所以止此怒

速濟國語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
見怨怒但可藏之於心不言之口計反被傷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
泄其恨陰慮他計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至夫行
不可以泄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妻而無
怒怒而無言欲而無謀
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言人君財賄雖不惠但大揆
而卧悟若從晦而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
觀明可以成大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
可用也君有所未曉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
以審思慮有所不曉依賢以問之故其為可用
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綮蒙也問於仁良
見利害之理則通於理而用之其事既明
也故曰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
竞也教竞于毋不慢而不恭故曰教教在竞時雖凡下
智法竟以改邪為明故賓虞刺謀德群后書曰無若丹朱傲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
也用佞人則私多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
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
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
君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奪
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禄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鉗
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
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帛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為
怨也深是以成盡焉

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續按易民利乃勸趣則告
按易政所謂平易近民也政易民利乃勸趣則告
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續按告當作古對下文字聽不
聽不審不聰聽不能詳審則雖聰不聰也餘倣此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則過慮不
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憯繆過與憯則憂憂則所以伎苛
○續按伎渠紀切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
曰謷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避
於金玉馬女而差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
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遷其樂立優美
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好音聲下乃解怠惰失
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
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
予雄也言君子豪盛處已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
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
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矣
故曰毋遏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
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
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之指意要必得此然
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各有其利天不一時
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
不一況於人之

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何以為法也
半星半隱半見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多不一時此以上名舉天時不
一事故雖事皆立名而功故止況而號告之
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
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盡理政一事如此者雖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盡政也聖人由此
知言之不可盡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盡舉言寡能之人但聞一言察
為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論之也知事之不可盡也故名為之說
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通乎諸生諸物而生是故辯
于一言察于一治政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
舉言寡能之人但聞一言察一理政一事如此者雖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盡政也聖人由此
而計其意知一言不足以盡理政一事如此者雖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盡政也聖人由此
知言之不可盡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盡舉言寡能之人但聞一言察一理政一事如此者雖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盡政也聖人由此
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
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盡理政一事如此者雖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盡政也聖人由此
星星半隱半見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多不一時此以上名舉天時不
一事故雖事皆立名而功故止況而號告之
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
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
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畧舉之故其詳不盡也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善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
故政治不悔怨而優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
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畧書道德

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椁椁當為擊擊則擊險易猶吞泰也夫天地吞泰應德而鳴者也猶鐘鞉也言鼓之有擊椁故擊也猶鐘鞉之有擊由抱也以擊之也言苟有昌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善因以盡天地之道則響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至應德為吞泰也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物曲則影邪惡則響惡亦以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

天地萬物之橐也君子知善惡必根繩純戒慎先天地以額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盛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教以生天地行善故

橐天地也○續按有又也天地萬物故曰萬物之橐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為橐也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地下包絡天地為一裹也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石而山能無倫觀循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續按山乃此字誤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荀非其人道不可名則義不可虛行故其不可妄傳也一興品之不極一薄然而興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無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不有物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

蓄藏實也城郭完隘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飢故為實也聖智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衣貴多而益少故為末用

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怨怒也故言天合舉古遺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應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也

樞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顯功貴大焉道之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言言氣者通之用尤宜重也遺按諸本無生者以其氣五字非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之在於名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副故實欄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治名實相副則亂樞言

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本地者民之天生此二者則無所不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亡先叫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高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官在務地故人主之畢舉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國有實有器有川城郭險阻蓄藏實也城郭完隘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飢故為實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衣貴多而益少故為末用也先王重其實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道貴以當奚謂當本乎無方之無窮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有賞者二語實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名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貴怒惡欲

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實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而善也珠玉也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賤珠玉也霸主積于將士（辛勇奮也）而敵不足（敵不足言廣大也）亡主積于婦女（婦女則人民也）而敵有餘（敵有餘謂兵強也）衰主積于貴人（貴人謂其驕多貴寵也）而民不用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時也（時謂生長之時）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加名於人者人亦加之也（人謂名於人者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也）者人亦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謂受禍也）如此者制人

者也（下人者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為推讓而懼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欠陵之人陵侯伐鄰之比）其亦進人退人退人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若（若視也常視人欲之與此義同）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生其然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然心）故先王貴當（當受必利）貴周（當非必害）周者不出其賊心故先王貴當貴周（當則周也）周者不出寸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以少喻多）所謂周（行藏五變故曰五化）故先王不以一過二衆（所驚也）先王不

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結紐相親有束故可解）結紐則絕（有紐故可得而解）故親不在約束（約束結紐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親疎）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向背）以為天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非改也地改謂分別）而可以鞭箠使也（鞭箠威之則服）時也利也出為之也（先王有所出為必得天時）時利而已（天子之宰時利雖日視有餘不用其明耳聽有餘不用其聽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官職亦然）時者得天義（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境則邊境安邊境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

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不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樂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矣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十日不食無疇類蓋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至功而成用也）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坦坦平平非有超而取者故不能）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

池沱乎博而圂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池沱乎博圂豚豚乎莫得而聞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所從治故曰欲知者知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敏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之既順欲廢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来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

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

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朝盡以陽者王以一陽而二陰者創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勑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穆乎能而愛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

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殘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又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

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

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而貴富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德生憎至而怨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

葉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
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
入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柴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貴明刑不貴明則德之主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惡愛惡惡天下可治愛惡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批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不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八觀第十三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誅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閉無關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慈愿禁罰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心而變為慈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

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其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奪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之迹莫不塞也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莠者不必墝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而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

實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城不固民饑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郭溝渠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誅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閉無關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慈愿禁罰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心而變為慈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

也薦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牲畜也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時貨謂錢

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事國貧而以供臺榭之費謂侈

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則家無積而衣服侈民家也則衣服侈家也

來車者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木資少而來用多者資本謂侈多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貴用貴則民貧民貧則姦

智生姦稍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無度故曰游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揣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俊俊之國可知也

課函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園囿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一（續按方本作百）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逐便利可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未多者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而雜之或遠人來糴也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十三之一者命曰小函（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有函災故也）遺苞矣（時既大函無復蓄積雖小函也）小函三年而大函（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函也）大函則衆有大遺苞矣（言但蓄升斗以相救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十三之一（十三而稅一也）無事於舊稼十三之一（師法也）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一分也）則相遠者衆而為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

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慢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續按此當作夫財乃字之誤也）之所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用不已則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上多說）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饑其則為盜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饑則力屈故戰不勝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函饑計師役觀臺

樹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期使人胥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高無隄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城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井汲者也谷水井則出其塗故場圃桉鄰家子女姪非有宮墻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仕長尊也里毋士舍置舍使尉居焉時毋會同鄉里毋時會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譬蒸不聚蒸之名禁罰不嚴則鄙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尚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祿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下務盡力也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

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務諫臣死而諫臣尊私情

行而公法毀（續校本作公道）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已以為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敵之國不畏已以為強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賈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國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制而更化其法）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倉空虛民偷處（商賈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蹙矣（居然自致滅蹙）故曰計敵與董上意察國本視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民不相與為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敢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強而治矣（三者即法刑爵祿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強莫不從理矣○續校藏於官謂收於君府）

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自此始矣下謂朕人上謂權臣列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與官法官謂陳法上與制法君並操權而分其半矣）

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贊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思曰贊福下也）聖王既沒受之者衰（嗣君不振）君人而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人心一國咸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

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為叛主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賢公以個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舉於民各師

（作成以射人心使之歸己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贊臣之必使歸己也○續校別本註君既失德則大臣必作禍）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聽令姦人之術也）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人心一國咸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

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為叛主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賢公以個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舉於民各師

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君容受博也聚徒威群蓄黨以敗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

橧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結救別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用臣非其人故其人但修行則不以親為本簡孝敬也為私行所以深之也治事則不以官為主遊蕩也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臣或下交於人特以為己之恩賜舉人則以為己勞為舉國賢博之以為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為人令仕得祿與共分也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貧窮利末業則農桑廢政敗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為錫成重恩任前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御上成用附下成恩任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而辯術之令有惡加為仁順黨有惡加為仁博分以致衆中其委積以開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設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人以貨財貨財多則以救人故也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敵惡為仁朋黨有惡隱蔽用心為仁變為智以重歛為忠以遂忽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外交冷雖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貨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助勞而掩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謀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既無職事常姓生也列上下之間謀言為人以求名譽非細民所為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

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裁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歸詐以劫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措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營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脩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脩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絶而定（絶邪附之事也）靜而治安而尊樂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凡布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故留之當行而不行）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該令者以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則君雖曰出令至於可否制君何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則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下強則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決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孟謂增令者相謂野令者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貧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閼其降則下得緣隙而成教也）故令一出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故也）

示民邪途五衢（衢謂上之五弛也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故也）

救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通（稱騙也人有饑色不息之反以雕文相騙故謂之通）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通萬乘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爵分役相稱也謂之通（社稷有危人皆高死令及以無分役相騙故謂之通）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論能故不為行制祿論功故不為死節也）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進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論事便辟以得

貴富為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不義高貴志士所卽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
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枉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
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受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小求多也服
位不修其能不以小居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
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發也所貴賤
不逆於令遵法制也毋上拂之事佛違也毋下比之說毋修泰
之養節而適也毋諭等之服僭而渝也謹於鄉里之行謹而不
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命也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

長樹執畜長謂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
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
得行毋能上通賢經臣則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
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則用不足
輕本務故也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
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
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心則人散也三者見一焉
則敵國制之矣見一尚制況兼有乎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一不虛行此國之重
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

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
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
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
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
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違於民心動靜
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雖馬不必行禁馬
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
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諫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
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

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於天下而求伯
於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伐征
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
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強此伯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
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為鄰則以變易故也天道
之數至則反終於不者則反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
侯失於外諸侯叛天子驕則緩怠緩怠者民亂於內始緩怠必輕於
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也
此危亡

之時也若天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強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正天下之本而伯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敵自有其國兼正天下）○（續按此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言自諸侯而為天子）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減此三者終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續按此自有天子而取滅亡）三器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貴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也）雖毋罪而有誅者（謂玩法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夫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損益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則衆同力衆同力則戰可以必勝守可以必固非以幷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卷之五終

法法第十六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設法法不法）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法而不行則賞罰輕（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賞罰輕故也）輕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輕而猶不信）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不行則以身先自行其法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

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不使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危人而不能殆人（危人）者其行寡（毋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非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禁其命）而不止則刑罰不信也（賞罰既不信而猶不行）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開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聞而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人（危人）者其行寡（無厭則雖供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法令滅事多有非損而何）禁多者其止寡（盜賊多有）令多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不信而猶不行）賞罰不信則令不行於民矣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雖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滅事多有）令多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不信而猶不行）賞罰不信則令不行於民矣

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不信則令不行於民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不斷若不流（不斷不流）廢人而復起殆（廢更起或為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必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求之過）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非惠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小惠而大）

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赦）惠行則過日益（恃惠則懼而修德不改為非）

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無雜俗有常經人力必竭數理也）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自恃特出為背也）必國毋常經（常經則嚴肅而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

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更制此皆非常理士皆公議）

制以法（制以法法以制）法以繩墨繩之（繩墨繩之以繩墨繩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引之以繩）

以誅修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者乎（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奉意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為易國之成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也（繩之外誅也）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宰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又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人初不犯故曰小害而不勝其禍故曰大利也）故又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毋赦者痤也（疾可廢也○刺按瞻恐庶或癖字）故赦者癖馬之交轡（必致覆也）毋赦者痤也（癰生故曰安予也）上安予下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

游日無游閒之日）財無紙墝（墝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令未布而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強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

以誅修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者乎（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為易國之成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也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宰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又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人初不犯故曰小害而不勝其禍故曰大利也）故又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毋赦者痤也（疾可廢也○刺按瞻恐庶或癖字）故赦者癖馬之交轡（必致覆也）毋赦者痤也（癰生故曰安予也）上安予下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強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

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

文有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又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又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召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為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宥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蒙利民無游日（無游閒之日）財無紙墝（墝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令未布而

賞罰必信審此正民之經也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為已用也使民衆為已用柰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謗○續按當依下作議民不誹謗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無常經國無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審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殘民之故不難致法斷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至此極則法益不敢為非法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續按言愛人不足用民反殺危勞苦飢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而無謀害上者蓋以法素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上鑕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上有私誅妄以有所誅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豁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續按轉猶運也惟而戰之民不敢轉其力然后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退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有衆也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

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制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

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故君臣之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言臣若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不）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侯之國史也）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耳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遂蔽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遂斷絕也）出而不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適在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杜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戚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當與而不與政者正也正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

一曰（管氏稱古言故云一曰○續按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高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者自輔故曰能）凡人君之德行威嚴

秋之記臣有弒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
智也（令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
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
（壅）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
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
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
一曰賢人不臣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壅令而不行謂
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
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
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
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
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
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彼務者滿也滿者虛
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務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
古者無高士焉蹤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
成於身而遠古與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
也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
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
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國一民以聽
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也）明君不以祿爵私
所愛忠臣不認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
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今以
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
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臣度之先王者臣
弒其君也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皐陶為李（古治
獄之官作此李字同理）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
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

皆廢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
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
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
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
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
無能棄紂於有能築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負民傷財
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
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之則不當廢廢與不廢說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廢之則惑來無以禁因傷
國一也）此二者傷

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專為在於國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生患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之士不安故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矣彼智者知存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必多死敵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則何為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多死雖復得地既貧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舉兵而國四禍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計數得也戰而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伯今代之用兵者不然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伯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用兵

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
三宮不紊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
無難危危窮窮皆則強可紊 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車之載裝也所以趨也所以
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
雄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
有三令而兵法治也
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名有所當若五色之旗春尚青夏尚赤之類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號令之數謂鼓金之數起三曰教其足以進退

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五
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賞貴賞罰貴罰士乃自隔五教各習而士習以
勇矣貴使習也使其便習而勇也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三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
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
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
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猶無倫也不意度不測知也
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
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勇士懼也
嚮明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猶指也故敵不知發乎
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
也故全勝而無害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
無常者備施動乃有功雨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
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
不枝枝特固之守必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
多貴而無功也
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
口續按中處無敵謂身居四方皆避之不敢與敵令行
不留謂法行彼四方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
中遵之不敢留難

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置置也
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疑故不疑
實不獨入故莫之能止浮實實王必選擇勇與俱不獨入也○續按曰實不獨入實與衆俱入
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韓也謂維回獨入實與衆俱入
欲動主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能保重其謀見與衆共謀之而不
敵人不能止也惟保重其謀見與衆共謀之而不
主一見然後能出乎險而不為敵人所收斂也
之至盡其取實王也諧化不名
盡換而不匱也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既盡實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為神蓄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輯諧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上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

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十皆代不其數無得而知也故能全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能當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以服之德其次一之不勝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能破大勝強也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變計變也乘之不以詐乘敵不以詐謂以詐謂一之實也凡此皆至

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號謂十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守其一彼不能知衆君時雨霈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象貴評需故若時雨之漸用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致此道利適器之致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巧績技致中致也

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者則教練之盡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利教又不盡敵敵既不能用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敵則反使故窮也不能致器者困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則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佚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為敵所傷也深入危之則士自脩則同心同力善者之深入傷也士自脩則同心同力善者之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事劃君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哉不出管仲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傅賤臣知弗矣○續按言君知己子肖使傅小白于次小白不得立是君有意棄我橫我出君不信我橫保子以死則子之傅矣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

曰不可以召忽言非召忽特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聞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下三公子未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鳥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續按此言三人于齊猶鳥足俱事一公子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既事則所事者能立若去一事亂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為後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亂之世以及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

公子糾言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矣小白必得立矣○續按二公子指糾小白也召忽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傳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朝小帝而定社稷非子而誰子為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奪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令而奪為君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也今受君命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別本註雖許我齊國之政然受君令而立子糾義不濟以死繼之是為臣之義○續按凡故況字言犯命廢糾之天下尚不生況定齊社稷一國之政乎雖得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君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糾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川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子出奉令則有所依故曰可鮑叔曰何行問其事當何所行管仲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大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后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

父成棼曰爾時而往及此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桓公謂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于濼文姜通於齊桓公聞責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於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寫焉（振救也賢者死于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寫焉）智者宛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禮而諫處又長故免于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傳君而從君於昏故曰二

無盡言而諫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威吾君（侍其多力故曰力威）禍理屬然（禍故之理屬然）禍故之理屬然（禍故之理屬然）禍故之理屬然（禍故之理屬然）禍故之

況君乎親尚不死親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柰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多慮深公曰先及恐註怒焉必不殺也殺之齊必註怒故不敢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因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禽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及齊為害欲殺之托言以說于齊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知則國治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獨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雖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及猶就也就而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此故不能待猶疑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也今既定矣謂小白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臣死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者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虧至必殺身受仲而成死名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生不如管仲之死生有分矣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或曰明年集書者更問異說故詩或明年也襄公遂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智召忽強武雖不得行其智於國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則國治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獨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雖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及猶就也就而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此故不能待猶疑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也今既定矣謂小白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臣死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者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虧至必殺身受仲而成死名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生不如管仲之死生有分矣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或曰明年集書者更問異說故詩或明年也襄公遂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智召忽強武雖不得行其智於國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則國治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獨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雖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及猶就也就而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此故不能待猶疑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也今既定矣謂小白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

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遺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續按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必不忍殺已若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免若事不濟也）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其從於鮑叔而言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當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逐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不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子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

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臣不敢（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趙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承命故趙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服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脩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國兵事阻可藏）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而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

別本註言未盡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船中夫人蕩公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續按左傳作蔡姬蕩舟事亦不同）明年公怒告管仲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脩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宋不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脩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離內脩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勤於勇外亂之本也（脩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勤於勇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也）公必用兵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脩兵闢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之隊）鮑叔謂管仲曰君既許霸臣貪承命趙立於相位霸臣貪將何如管仲曰君霸臣貪（君既許霸臣貪將及也）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徐相刺奪領而劓顫者不絕（劓割鼻也）鮑叔謂管仲國死者衆矣卿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

也有罪之士內外不歸紀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脩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近隣於是其救宋也疾謂侯王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圖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我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眾謂數搖動人則眾疲而散諸侯設備敷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詐以繼之則國欲無危得已乎○續按言天下兵多詐狀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內以從於齊亦無復侵魯謂魯請從服于齊供其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劒今君而帶劒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不盟也今後君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後此即退可也若魯弱於君諸侯

與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以汶為境而歸桓公歸而脩於政不脩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彌師既不脩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脩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諾乃請去兵桓公曰諾乃請去兵桓公曰諾乃請去兵

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于兵兵者凶器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寖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然以臣之意則若令人以重幣使之亡令讀曰無重幣使宋不知起兵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從之以重幣賀之從列國之例杞兵使之而不可諸宋不從命也君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叔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緣令以封之緣令令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辭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已矣不當封也今君近封亡國

國盡若何國之亡盡於封亡國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實安得有其名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事善者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於君而善者以聞則君拜賜之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賀之衣裳賀之言謂桓公以聖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齊東之國令曉知其教既高危且傳以利謂以利成於齊東之士也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傳以利成於齊東之士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衛君出致於齊東之士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衛君出致於齊東之士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衛君出致

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甲與貨小侯受之（謂貶及貨盡與小侯）分之不踐其國（近郛之郊不來救郛北州謂之州即幽州管州等地）陵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卿自謂）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郛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鳥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郊）君過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諸侯兵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郛郛當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無專交（無勞者不得專於祿）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於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妻（所謂毋陣谷也曲妻即側室言士庶人不得有之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五者則可以罰矣（行之於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其盧來言吳人逃也）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大侯近者以其縣北州侯莫來（縣分北州侯莫至）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慎知其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者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者之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既聽之請侯皆請齊政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興兵有所征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樂聚會也）獻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閘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按知其壤而稅也）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一稅）上年什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時歲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價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猶官也）桉李理同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主弗鄭為宅（為宅掌脩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遽令之郵）從諸侯歌通（謂從諸侯歌通於齊）吏從行

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載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為員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以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續按一作食其委食）客與有司別契（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別契謂分別其數以為五百里此距為五百里之大國也）曹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儀事不周者）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於其鄉吏抑而不通事理七日者則囚其吏鞫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續按出疑上字誤）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續按縣吏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夫勸國家（勉管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

故有成功終始無悔（凡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為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令鮑叔進大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騎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越起而訟者騎不恭恪不為騎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得而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騎行此二人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靜處無所失）而友有少長（文有少長也）處不華（不華則無所失）而友有少長則處故為上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靖里敬貌）敬老與（敬老謂於祖）貴敬貴（貴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士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

與君俱賢而君貴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於罰今三者皆在當致死所謂在三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可無歉有可無赦

若非以乖附易義以乖附易祿則以故僞易祿也易祿可無歉既已罰其罪

凡斷歉者所以止罪罪止而不滋死者有賊而不誅有罪必無赦之也

言人君當賞而賞有罪必罰而罰

中匡第十九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貨客三以供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貨也之貴太半欲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為賢嘗以供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務尚擢而白之孚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出必不計失百姓計親而不計見靠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賢君有天下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親而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耳不知其所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歆尊事爵故以仲父號之仲父有以語寡人寡人將飲之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助井清而不欲人汲之其桓公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寵之掘新井而柴焉不亦可乎對曰不可帶則有垢君人者名之為讎木可以為貨財聚蓋則有生貨生蟲則敗故不可有名譬如人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訟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舉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入甲二戟刑罰不罰使以甲兵贖白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以犀甲二戟刑罰以犀甲一戟刑罰以金過誤殺罰出金以贖之重罰以犀甲一戟眥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所計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說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乎也

三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義者可乎對曰愛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脩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聞之沉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厄憂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脩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須一朝安仲父也言須至於老故欲朝安而為安

老者無倫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非一朝之萃（三代之季亂亡者非一朝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萃聚也）君柰何其倫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頑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柰何鮑叔曰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深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瘧慘獨）辭濁滯皆法度（辭濁謂煩雜不潔清者也滯謂瘀塞隱蔽者也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不亡（辭濁謂煩雜不潔清者也滯謂瘀塞隱蔽者也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也有如此者由以法度者也其行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來行不來而民游世矣此為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操所以作事國之柄者所以賞罰之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

之賊得之以徇於國為群臣修魯也（戮之以群臣）若不生得
是若與寇君之賊比也（言親非弊邑之君所謂也）（按一作非幣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能一作敢）於是乎魯君乃不殺遂
生束縛而抑以予齊（抑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辭偽哀其將
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傷其智）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
之忍不傷賢人（言多所容忍其不傷賢人必不傷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
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喪其師（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喪師而齊克也）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國村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
為得天於魯為失天生於能成人事則）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
糾人心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召忽（召忽奉公子糾人心國）管仲
請囚（稱舉也）鮑叔受而相之（相公）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矣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對曰制國以國二千五百人為一鄉鄉有良人五大夫治之三鄉一帥帥三良人三大夫治之十鄉一卒卒十良人十大夫治之三十鄉一連連十良人十大夫治之百鄉一屬屬百良人百大夫治之是故五鄉一帥帥桓公曰五鄉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國二千五百人為一鄉鄉有良人五大夫治之三鄉一帥帥十良人十大夫治之十帥一卒卒百良人百大夫治之三卒一連連三百良人三百大夫治之三連一屬屬九百良人九

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有司見之而不以罪其告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以能致農民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戚近之今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攜節其用論比計制○續按齊語作論比計量苦謂監惡論比材斷器尚完利裁斷為貴於完利器相與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相高以知事以能知器用之事指高尚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凶飢塞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

輅馬○續按輅一作軺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相陳以知賈知物價相與說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參相地沃墝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墝而不移其衰也○續按齊語作征正旅舊則民不惰則稟令而不惰○續按齊語當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乘故舊也或疑乃施字誤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續按齊語作感無奪農時則百姓富穡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續按齊語作略桓公又問曰寡人欲脩政以千時於天下其可乎千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將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柰何管子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公族家齊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人慎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脩舊宗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罪則全令脩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施績生也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於使教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使而可之乎

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為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軌長率之五鄉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鼓則公之里卒）

於是乎鄉長退而脩德進賢稚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役功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蒐秋以田曰狩治兵（因順殺氣而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續按齊語政作正）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公宣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行甘有事驗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其智謀之深淺又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庳相也）可立而時（續按齊語作可立而庳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疾則肉乃疢之誤）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

而無大過登以為上鄉之佐（為鄉大夫之佐）名之曰三選（名山人曰三大夫所選）高子國子退而脩鄉（朝士既畢三選大夫前退脩於鄉絕在朝故不言退）○（續按即前連為鄉）連退而脩里（連為鄉即前里為酇）○（續按即前酇為五家為軌）軌退而脩家（五家為軌）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譖也政既成鄉不越爵罪士無伍（罪謂之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罪人不齒之類也伍謂罪士與衆人不義之衆伍也）罪女無家（罪女猶罪士衆也緊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因極二三其德境外也）女三出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舂穀）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

（家善則鄉善矣所謂移風易俗者）

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脩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續按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無歲報政於君）分宥薄罪（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從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止再則省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賢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於脥脇之力秀出於衆者（○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脩鄉（朝士既畢三選大夫前退脩於鄉絕在朝故不言）○（續按即前連為鄉）連退而脩里（連為鄉即前里為酇）○（續按即前酇為五家為軌）軌退而脩家（五家為軌）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譖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強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定矣吾欲後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君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柰何

管子對曰制重罪赦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紫矢（○續按齊語作制重罪贖以鞈革二戟輕罪贖以紫矢也）小罪入以金鈞（三十斤曰鈞）分宥薄罪（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從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止再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為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續按正如春秋傳正直為正之正直之不從成獄不直則入束矢以罰其誣齊語作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戈劒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夷鉏鋤也鋸鐮類也）試諸木美金以鑄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對曰

未可治內者未且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所以正君 王子城父為將弦子其為理獄官也寡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 隰朋為行理以通使諸侯 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續按前作季友 徐開封處衛屋尚處燕審友處晉今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 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餘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之諸侯以親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諸而先政之以政正也○續按齊語作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則政乃攻字說註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柰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母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覜於諸侯覜視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續按語作堂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猪猶海使有弊於海也渠彌於有猪復教之穿渠彌亘於河猪猶海也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以依山以為綱紀而有牢固國語註頗明渠彌捭海之名言瞀有高山大海軍士可依之為險阻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吾臺原姑與柴里皆地名○續按柴齊語作柴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猪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猪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紀隨紀隨地名○續按齊語作鄣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紀隨地名○續按齊語作鄣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續按同謠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之分吳地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親援也 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濟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續按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 望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室使貢絲即所謂縞絲者也堪為琴瑟弦也 成周反胙於隆隆周室有事歸胙於齊齊大獻之後故言隆 荊州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謂龍門之西河 方舟設附○續按一乘浮濟河設附作投附 乘桴濟河至於石沈石沈地名○續按齊語作石枕 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單耳之谿共枸秦夏與單耳之谿共枸秦夏之不服者○續按枸之後故言隆 荊州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虞西虞國名 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攻徐州已下有十二也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與諸侯餘故車兵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櫜兵不解囊周醫所以蔽兵謂為醫者之屬不解甲於櫜不解兵於囊言不用也 寢武事行文道以壯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弢矢亦言不用也

朝天子○續校齊語作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而勞弊卑實謂尒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命臣無下君也臣不臣拜是不君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邑狎柯爰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仲

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誠信告之不以享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君德之不脩故諸祥瑞不至鬼神不享守龜不兆不告之以吉凶反下如民間握粟以買卜筮尚多靈驗也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蓺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抱德義後有日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山海經載云坤利牝馬之地出若溪之澤溪神馬之貞故稱之比龍圖書乘黃也雌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曰出見客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敢不拜乎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

可為謀者與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續校齊語作罪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征（幾察也）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齊語作築蔡邸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續校吳員夏傾鹽丘）以衛戎狄之地所以楚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續校齊語作權）教之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眾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圍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

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廣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懿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臣）故大國之君之會朝服濟河而無怵惕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惰傲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擾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擾甲兵文德成也）大國製威（製威脅也）小國畏德（畏德服也）桓公能懷其群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甯戚事如臣僕也）

何功（言何功而不威）度儀光德繼法紹於天下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割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耆領（屬續校作權）教之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眾（遠地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子曰子大夫受政寡人恐崩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

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風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事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復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寡人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有不可者矣公曰善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

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難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曾孫宿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曾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狀苛狀察習也言多所慣習也狀近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績按大匡作博於教而又可於辭不好在大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苛微細也正捌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捌剛俗周使之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躯莫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橈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而過之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而遠所欲至而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輿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蓋不嘗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嘗言令寡人有所歸鄉）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饑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擅專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欲書其所令定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下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

刑澤梁時縱（放人設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其名籍）○續按書乃慶字誤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

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紾胷（胷俗作膊）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管子諾於是令之（脩治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群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夷拔邢衛

矣桓公起行箘簬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子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夷拔邢衛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斫斷也）并歌舞之樂（并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已伐鍾磬之縣并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

慶以不救為是故懷之臣聞之諸侯爭於禮者勿與分於彊若救是分於懷今君何不定三君之慶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諸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令封杞車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諾於是以車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繆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繆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雖雄

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壅隄而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水也東山之西水不得東流水深城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績○按汝晉帳帳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

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不善將柫於道柫壞也若不報善之是疏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

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脩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　謂象天明則能義　化人易代　謂美教化風俗　創制天下　與更始之義　等列諸侯　列爵惟五各得其宜　賓屬四海　賓遵四夷以恩屬之　時匡天下　時一會而正之　大國小曲國正之強國弱之輕國重之亂國并之　并兼其亂所以威權　暴其民然後王之　暴者則殘滅之君則貶其爵卑其列維其王之身罪其民　夫豐國之謂霸　但豐其國自謂霸也　兼正之國之謂王　兼能正他國者王　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　道同者不王也　夫能王天下者必有

獨見之明　群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　夫爭天下者以威雖存亡國小弱必事鄰國以為安故曰國有焉　易危暴王之常也　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國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　君人者有道　有常道也　霸王者有時　必遇其時然後霸王　國脩而鄰國之亡也　我脩而彼暴可以取而且不取故曰資也　亂脩而彼暴可以取之資也　鄰國有焉　因其亡而取之　鄰國有事鄰國得焉　鄰國有征伐之事因其亡而取之　鄰國得焉　鄰國有事鄰國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　勝而敗績故鄰國有征伐之事大　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　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　國危則聖人知矣　獨見之明也故先知也　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不當舉也　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為功　舉而不當此鄰國敵之所以得意也　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　諸侯懷德而歸欲無權其可得乎　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有所誅有所賞加一人而天下勸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　因天下所欲亡而伐之則明王之威權之振所謂憲而不費者也　明威之振　利天下之財而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憲而不費者也　以教倭之罪邪　倭順也　天下之心　所謂懲而勸百　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賞加一人而天下勸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合天下之權者合天下之權而總之註俱非　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　遂則親成也　以教倭之罪邪　天下之心一而勸懲之行也如此者百遂之親有德也　以教倭之罪邪　天下之心一而勸懲之行也如此者百遂之親有德也　以教倭之罪邪　天下之心一而勸懲之行也如此者百遂之親有德也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　諸侯懷德而歸欲無權其可得乎　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然後能用天下之權　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　夫兵利者權從之矣　兵卒在於有權權從兵卒猶勝也　故諸侯之得幸於權權幸於地　地得人惟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　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　既王有地均分其祿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　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　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　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

也明聖則不火於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貴者明聖也貴謂崇尚也夫一言而壽國故壽也國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土不然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王重當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而壁此二者聖人之所以知計之先見故曰畏敵愚人畏明也聖人能知計之先見故曰畏敵愚人近大方知熟權此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嘗之蔑謀故曰憎內愚人兵在猶方權故曰憎外也

聖人之動必知愚人至危勿辭聖人之動必關知愚者至危不知關之將至尚有慢易之辭後易武之師起也○績按聖人料動先知其安危之時方改易其手素言聖人能思時來輔成其事不知之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繼之則無功矣

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也外內明而暗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非耕也雖耕而弗耕而弗耕而弗

舉者利強國衆先舉必為強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后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為其最列不讓賢雖列爵位賢無優劣齒衆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夫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徒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方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理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收令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舉大事用天心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伐其太過也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不敢不來則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則服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征之興師以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則卿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以德此其文也滿德也唯文教武功可以滿其德

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也以小其失之也以特強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節合節故得之也績按制節謂事大國受其法令其失之也以離強離強則弱離者也故失之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謂強兵威遠國故曰強遠王之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以為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強以避罪小國以勢國之弱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強重者皆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強國衆形吾國雖強強淫可圖霸強國少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

以圖王（謂時強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以攻強大之國衆小如叫名可以圖王）強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時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合今來嘗有能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者若湯武之征紂也）而取也（謂當無下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敵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衆之必義州之必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

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衆寡可識強弱然後攻餘放此）料食以攻食（食糧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備攻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夫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大體）夫舉國而失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倒倒謂）謀易而禍反事（謀易數禍反來）計得而強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因其勢也）也（數理）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光此三爭）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謂得其歡心則喜怒刑則重）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料於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紀綱）爵授有德則大臣與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卹士以人之所載則上下和（上卹其士所為者皆人之所欲仰故上下和）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爵授宗廟各得其宗（社稷宗廟正則人知所宗）母遺老忘親（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不然）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舉知人急則人不復行此之謂）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不然）行此道也（此謂舉知人急則人不復行此之謂）以應諸侯之事國有常經大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群臣說（悅）而著問死事之孤其

（問為國所當察問也）此篇指遠辭句法變換不窮最干古妙筆也

未有田宅者有乎（奉有則給與之謂死王事之子孫也）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欲知其賢否）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定國有常科常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也）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有制度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常斷今稽滯乃自有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病者幾何人也（當有所廩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為有過不齒於之四裔者也問之其族欲有所收牧也）問鄰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用有所弗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園圃謂菜蔬之屬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而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者今入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出離鄉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不使謂不臣其吏不惡此事當惡何也）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貴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之受貴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貴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任事孫也）問少壯而未有田宅者有乎（奉有則給與之謂死王事之子孫也）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欲知其賢否）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定國有常科常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也）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有制度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常斷今稽滯乃自有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病者幾何人也（當有所廩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為有過不齒於之四裔者也問之其族欲有所收牧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園圃謂菜蔬之屬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而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者今入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出離鄉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不使謂不臣其吏不惡此事當惡何也）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貴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之受貴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貴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之有田宅而不耕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脩城補備也）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無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忿氣也）問人之大夫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也）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

何年也行由徑也城粟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史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守城之器甲兵兵車旗旌鼓鐸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之張衣夾鉄鉄所以鉄矛戟之柄也夾謂在旁也緊緊謂其堅牢者其癰何若用如何視視比也其器物何比而造脩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脩而不脩者故何而未起者何待出器備者起謂可出之器處器謂財物之處鄉師車輸造脩之具甘羅何若輸謂委輸車之屬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攻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力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兵庶人無得苟慮但使盡其工以為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足工謂百工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常令也時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兵庶人無得苟慮但使盡其工以為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足工謂百工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常令也時

簡稽帥馬牛之肥腯其老而死者皆聚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腯及老而死者皆聚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也知其數也其就山數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也若大城郭之厚薄溝鄧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脩而不脩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深雨而各有處藏器物謂甲兵之屬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後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知道前後曰先門有先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而福也必合於義而後為福夫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

之道地德為首當制地之時若為此言曰地德君臣之禮也君下臣之禮也君臣之禮地有所載閒雖道路而為妨得者絕塞之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守其功費故曰蓋守地也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府已下非地則無所容居具取之地故曰凡此皆因地而成而市者天地之材具也來天地之財具也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入而得利正是道也吉市正台道之理民荒無寄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若人無得苟慮但使盡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盡各主異位毋使雜人交閭普廢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其德如此則九軍之親也閭者諸侯之阪隧也謂阪隅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則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入重而告之令再三告之有不開者勿征於市征於市商也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三告之有不開者勿征於市征於開謂少貨虛車勿索索索虛車益徒負勿入貨徒負既

謀失第二十五

亲故勿令入其征 以来远人 開征如此可以来远人 十六道同齊國凡行十六道皆

宜開旅道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之實矣 入関者身之外事謹而察令則當聽其名又須察其實也 視其名視其色 既知其名又須視其色之是非 是其事稽其德 既知其事以考合其德也 以觀其外 外以知內 量之也 則其敦於權人以困貌德 敦篤厚也貌德以成其厚察其行則困厚者非困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 國則不惑行之職也 此國無姦人所以不惑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鄙失信則傷德 邊人掌知諸之職 此制沉料事之時必明其制度其得失於經常 遷鄰與開塞 其遷行之 度必明於經常 制度其得失於經常 和構四國以順貌德 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深皆以誠信故曰以順貌德 后卿四極 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 令守法之官曰行 又令守法之官曰行

戒第二十六 所以戒桓公陳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斗言我之游必之轉載斛石○績按孟子井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此必轉朝附之誤也但以之為景公景子未如耳欲周游齊之四境山川如車軸轉轂然周覽必徧也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也春游而南行故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農事不傷原察之之不本者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傷本務當原察之者謂之夕秋為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也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成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廷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拯故曰無方而富也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為禁以尊其生無方而富之生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任之重塗之畏者莫如口桓機之發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殤夭日期順實寡故曰遠期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美

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重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何神器儻來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不動而疾德必冥通故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知天下不為而無為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而四時云下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時云下萬物化云運動貌也○績按云周旋故不動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存也而得之所以然者必矣○績按一本作萬情得是也寡交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得萬物貫也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而親多

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苟不以善吠為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也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體流澤徒為誦學者即四者可以古身也其邪行桓公明日弋麋鹿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弋也管仲隰朋多集焉故於此弋也

孝弟言不仁不義不正忠信言不義不澤其身經而誦學者是亡

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孤之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教於是管仲隰朋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篇之先祖謂陳其所以薦祖言以薦祖

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聊刑之必三覽而後聽罪參有即斷禮二曰過悖三曰老耄而已矣謂友弃刑者赦謂平反也弃即赦謂曲刑之意關幾而不征市正而不布市錢也謂三宥一曰不識之謂也音翻

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看而友弃刑者赦

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後入梁澤魚然

桑歘然後入山林也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璧各市人草封澤多成

封可用煮鹽者也其廣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架者而已也

名為附王其下以得其所也

北伐山戎出冬於寒溪戎叔布之天下成山

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涂南伐楚門傳施城楚施城

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戒本不詘汝言乃能至如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柰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不知何由能不干預而至今故令其至如不為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言中既小織婦維之事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滿故謀侯之道耶註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止君之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故令君行之）

管子卷十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桓公曰鮑叔之為人如何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與之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惡惡人太甚也言鮑）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上識人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人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以善勝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未有不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故不知事必隰朋乎（若皆知之則不勝任而彼朋能有所不知故朋能以後此）且朋之為人也居處不慕（公門）

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握也言幣有率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其人皆自有主司所能不干預而勉而不知收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此所謂於國有也（擴猶滿也言幣帛滿于道路而無敢取滿也）有五十室言妻妾之衆也二者兼多隰朋之為人有所不貪不近也即申明上文國有不知收家有不知事也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孰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舉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窮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足息（窮戚善於陳言既見信用不能言既見信用不能足而息也）孫在之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之國尚不寧何）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為國以屈其直）

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不可救此救破不救則構怨矣救回亂自此始之○續按臣管仲自謂也言江黃二國近利為利此始之國也為己死為君必歸二國於楚使楚知服也而不伐若不歸楚而救伐則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血以宗諾侯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遠齊而近楚楚為齊私鄰亦楚輸一伐之盟不救則不可若救則楚必伐而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噑噑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將安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猶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言易牙殺其子以事君猶狗以牛連狗取譬為義仰固宋也須去之也○按噑噑魚住切狗欲齧也猳音使必當使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烏能愛君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噑噑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閒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方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此其意必得齊國然後倂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

之叱乃知形者也○形謂兵形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人之叱乃知形者也○形謂兵形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員老也○王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員能者合謂之參員故將出令發士卒日數矣宿兵先也使辟臣大吏入見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主獨斷於心故其臣不敢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義隱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周私財供軍所求皆資要之為也使百吏庶敏不敢鮮怠行耶以待君之今相室之任也縛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有患必短語

參患第二十八　人參抽籌之中自取籌之中有患必短也

凡人主者猛教則伐懦弱則敎猛教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教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此皆有失故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不安上夫有罪則行邪者不變則正者不安則亂臣朋黨則狗變為虎蜂也故曰猛教者伐懦弱有國是生故有內離也君也外難也能士去亡則宜有外難未伐故有外難也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內亂內亂也君之所以平尊國之所以安凡者莫要於兵故誅攻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誠守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之兵計三器當一至三器當一至可謂三軍當一軍師之當一軍之用三軍成一戰之功盡傾國一戰盡隳伐之功盡此言一則雖盡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器謂一國之器其既成游務之天下無聚衆之兵計三器當一至驚謂驚懼也此者三器甲胄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三器謂一國之器其既成游務之天下無聚衆之兵計三器當一至驚謂驚懼也此者三器甲胄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

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戰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二器謂一國之器其既成游務之天下無聚衆之類二器甲胄之屬三器成言車馬具備也往夫具者勇往直前之人也三器謂一國之器其既成游務之天下無聚衆之類二器甲胄之屬三器成言車馬具備也往夫具者勇往直前之人也

驚夫者知謀驚衆之夫游夫才辯游說之人故一夫既具攻必取戰必勝天下無不破之城不散之衆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謂下事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

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甲不堅密其心則叛士致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單衣者也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甲不堅密單衣者也弩不可以及遠與無鏃者同實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入與伐者同實伐謂無甲人謂無兵甲者伐勇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短兵將徒人與伐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伐勇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用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既成敢謂師器也敢往之夫

能則以官職加之也巧伎勇力不為爵祿聰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也由前行多脩故死後多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脩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偏知之以小征謂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今既與衆而征已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偏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況戎事之大可以不偏知哉大征偏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家故偏知天下也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其間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慕賞或用之聰明慶其不慶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兵不呼儆不尚聚不妄行不強進呼視日聽遠

君臣上第三十

以潛襲所以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圉潛而過故不知其將至而去而不可止○續按可圉去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衆可能止待○續按待即上圉意知此為句治者所道富也而治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然未能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能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非必為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以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脩官上之道而不言其國君在衆官之上但脩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脩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問謂喉法也謂維本通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是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敬其業上下相者明君也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下化

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亦恐君覘彼無君而有備也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覘

史需夫任事（史書夫謂檢束官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人需夫任教（人需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法不撓法以行私）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致誠故入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如此則人需夫之事究矣史需夫盡有譬程事律（譬限也程准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升斜文效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効謂據文而舉効不曲從其私也已矣）如此則人需夫之事究矣需夫成教吏需夫盡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愨忠信者不得善也（人需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踰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需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雖有豫怠不得為敗也）如此則人需夫之績按言教律既誠善惡不雜據籍而賞罰必不誣矣（績按言教律既誠善惡不雜據籍而賞罰必不誣矣）

宛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需夫之業也）而稽之以度（度又以圖之法）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善者不敢據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過自應罰故人不敢疾怨）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賞或則人知生命之有常不敢為法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假其真）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卑臣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無所不通）無為而一之（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從令故最貴也）人君無為故言下力上（君言不於其力最可愛也）而任上之道畢矣（君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分而職之（各有分職）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所以有其位者）是故君人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從令故最貴也）無所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最可愛也）而任上之道畢矣是故主書之相守之（畫謂分別）

其所授事君既盡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盡之民從之官既盡之民行其事則修其業以相揆也節即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令所以示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謂知其德而舉之然後舉明公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勞苦下之事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事於上則人主失威臣常上供從君之命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

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故知善則謀慮深遠可以人君也身善人從身善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以不公人心猜忌故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惡於賞而不忍於刑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餘巧以成其私君身善之弊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不身善之益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惡辭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乃臣下之職故曰大臣之任也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者君生萬物之原而

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也）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婦意以規處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揆外權（嬖人既得君之嬖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為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有寵隆之談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紀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横橫曰五橫也）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揆測也）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位主（衡正也）量實義美匡謀府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績按此上言相（績按此言官）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史之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以考之也）所立三（體猶依也）

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殺之（衆以離教為殺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於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綖制（兩謂同律度量衡也綖古准字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則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治從正獨辟此猶仗有火而待火出（仗倚也）為之人無所伏矣（伏而有所隱匿者必為順也出者所發也此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德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

民有善本於父慶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治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政於羣下一作王省惟歲是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脩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常具以給之（具謂衆官之法制也）績按此言庶人）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常具以給之（相無常之官所以總百吏之官）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謀府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績按此上言相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之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以考之也）所立三

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官之路徑前有三階要為百吏之所由也）績按此以上言治明府之法瑞謂大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者尤象魏所縣之法也稽考其合否瑞或疑誤字誤）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不給（言其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故非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理也）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奸偽之心故不敢殺也（不敢殺君也）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著也）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前茲是道謂是道）民

治財有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理國家故重道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也可王故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為君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也亦順之而除也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教化省如治之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是故將興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不能供之意則將殺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猶不能振起也○續按此言明賞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實間微

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實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實私利何為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尤停也罰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制威當作賞註非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則苗從上降澤下尺下降苗上升猶若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體以百姓心為心故言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便不為非矣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掩環堵之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用其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掩非明而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忠臣善而君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不君之舉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官者亦擇其可不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之而事之也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言臣臣有令主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為淫辟也

管子卷之十終

君臣下第三十一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征有貴賤而無禮義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智者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出於賢人（賢人之道術行者也）其從義理非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出於賢人不從義而始見於人心則無人不道矣○續按反道謂違道也）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順理之謂也○續按此即宅不種桑麻者有罪之類）千里之內束手而歸親於上矣（道術出於賢人不從義而違理之謂也○續按此即宅不種桑麻者有罪之類）故之賦盡可知也（賢人謂之視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民歸不去者也）故得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讙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

於君勝至則推陣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即上之四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之百姓悅也）選賢遂材而禮老弟則姦偽止（遂達也）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閉（要謂遮止之言能止淫佚別男女雖通亂令能閉冤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

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已之所君也）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亦君之制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之則餒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悅也猶從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則漸以勝之其終或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人者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收其群臣辟官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上即人君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榮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求分辨其得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非敢而非）此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乃為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之為後故能惠人行威）惠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知之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為勞於威（賢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功於下（以陷主即作下以為勞）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非敢而非）此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

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之為後故能惠人行威）惠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知之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為勞於威（賢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功於下（以陷主即作下以為勞）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非敢而非）此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乃為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之為後故能惠人行威）惠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知之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為勞於威（賢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功於下（以陷主即作下以為勞）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非敢而非）此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中央之人

下則用心財力上下之利皆用統身故曰環其利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危矣勢既凌君故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爵制也中人之爵制不加於人失君柄而危矣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之富貴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託言於外者脅其君也假如妖妄之言外以惑衆脅君也鬱舍而不出者幽其君也舍猶集也君之令而不出者行將歇絕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大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貴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貴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從主也

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為之而不自規其道即下勞而不患也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有謀慮之患無勞也則禮智定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上患而不勞也百姓勞其身以供上之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明其功而理其職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臣言以力役明自一身言刑乃形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則度量可否故進退也而刑名說下同此非北物之理也道進退心道進退否故進退也而刑名說下同此非北物之理也道進退心道進退否故進退也而刑名說下同此非北物之理也道進退心道進退

人復無所生生故國平而衰者君子食於道則禮審而義明義者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卒之事猶然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也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迁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決之則行（人太流蕩之則迂出之）決之則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塞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體而成體）順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

（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四肢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五官不正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晝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

○（續按威疑當作戚字誤）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賤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雖勢不並倫（嬖子雖有寵終不踰嫡子之勢踰與之並倫也）尊位雖尊禮無不行（尊異必須行之禮雖使嬖子爵位雖尊而亦不敢嫡）

○（續按言嫡子為兄弟者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爵位尊而亦不敢嫡）

子也註誤）渥為都校圄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校好者又以美衣麗服圍之嫡子之事執旗幢註異之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然則兄弟無鬩鄰人不敢侮（鬩很也兄弟很爭則鄰人無所容其侵侮）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謚不敢作矣）法參五相德而周然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勢法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謀（若明相賢少從諫故無諫死之忠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望也）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惡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為期）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揄勞苟有德則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主年以為之勞也）以德爭勞不以傷年（有功必賞用之故人不以為生為舉）

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人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姤分言嫡妾所以亂偏黨偏黨則忘分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其已德之長而不相讓則亂也中民亂曰讒諂以智詐譸恐也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義不供則亂也財匱生薄財義不重薄質則詐譸恐之心生故薄也詐生慢不重薄質而智詐譸恐之心生故慢也故正名稽疑刑戮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戮矣則已之善惡之故不復問家則家之主能為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戮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攻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開其務則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得其所則故國豐矣

生以辨民力禁淫務編文刻緩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者皆物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什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什伍名以徵之也則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則既近其伏之所以固其意也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而有材能尚有不供者則加以罪權之以遂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稽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所知其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稽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在高者或授之以職能順而考之或使之治衆以立風化其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也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舉而改之

管子曰身不善之毋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患人不己知也

短語六

撫善名則棄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德為功用莫大焉故最為利也聖人得利而託焉好我託可惡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其可得乎我雖獨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續按別本註聖人託之而可行善故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來乎愛且不能為我能也尤不得美名況如惡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為好嬙施雖美而面有怒氣亦不能為可好喻聖人外見其惡或不得其美名乎我且惡面而喊悲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皆以惡事充美名又可得乎前人居既內無聖德外行惡必絀美名也

甚美百姓之惡

人之有餘忠也（忠人不善史有餘忠之續被斷其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虛之短者人之所忌故或續之或洫之或實之也○續按所謂無過不及也）是以長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人不罪之也）不能罪身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即是讓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惠智之人然後治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於身則身懼（懼過反於身則懼而脩德也）善故善也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

民歸之於民則民怨反之於身則身騎往怒民來騎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身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之矣）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言人有以感己權故繩可得料也）畏有以感之故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遽獸可及遠道可致（致謂射質接皮者也感謂射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內外盡善之於人也）管子脩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言人君能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可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言事可以入察幽事不遜身尚不可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言事可以入察幽

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自愛恭遜敬愛理天下更不須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使一身用恭遜敬愛之理可足耳亦不須損也）管子曰善罪身者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理天下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如息雖夷貉之民可使而化之愛惡（愛恭遜敬愛之則惡也）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父母兄弟恩情結固尚相棄捐）可使而化之惡（惡恭遜敬愛之則惡也）同是此身有遲速故之身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

（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道者貴作變化也如此之道而已矣）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言恭遜敬愛之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愛）管子脩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可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言事可以入察幽事不遜身尚不可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言事可以入察幽

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自愛恭遜敬愛理天下更不須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使一身用恭遜敬愛之理可足耳亦不須損也）管子曰善罪身者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理天下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如息雖夷貉之民可使而化之愛惡（愛恭遜敬愛之則惡也）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父母兄弟恩情結固尚相棄捐）可使而化之惡（惡恭遜敬愛之是也同是此身有遲速故之身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

（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道者貴作變化也如此之道而已矣）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愛）管仲對曰微君之命（此言之）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也（恐其不從故以）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竪刁堂誣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唯然嬰兒之未嘗於是矣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喜內而妬竪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

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開之移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終陽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捷謂上三士皆移）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能必將為忠皆陽忠耳必本性未有能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將復其不忠也）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也巫善公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堅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闕故以管仲為悖）乃復四子者處其年（一室之中而闕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曰吾饑而得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其齊國（全十日不得通也）十日不通（二十五家則共置社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於齡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長遠也）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地下乃（作亂欲公之死故不給之食）援素幔以裹首而絕（幔所以覆棺也）死十一日蟲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門用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閨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之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有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盡在君所矣君乎有厚令（言能已不盡皆知於君無所匿藏今何勞辱君令而從已言之乎）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

短語七

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盡在君所矣君乎有厚令所匿藏今何勞辱君令而從已言之乎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有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吾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宜

職奚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斷奚好宣通官又合於義順修而行之自可何須聞惡惡事乎以此折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繙（續校繙所力切）緣繙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說賊是舍（舍此也謂此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畢不夜（言其昏暗之甚也）譬君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名遊意為生不朝處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譬君生狂（狂惑者昧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悉詛（詛說之也）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鍾鼓流於傅塞戲其

工瞽誅其良臣赦其婦女（婦女遨遊也）猶獨舉弋暴遏諸父（其所接遇諸父唯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輟刑罰則（言法式之政既以輟曲烈至於刑罰則益酷烈矣）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湖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仲父亦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君也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鑒焉（鑒猶察也）昔者有道之臣忠質為臣不實事左右（實猶以事左右）君知則任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圖謀也○頌按圖謀國家及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為之）偏其發揮（偏猶專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也於死後奪政事）保貴寵矜（矜猶莊也）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有賢人說慮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續校一作辭）不謗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說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為圖政令不善畢不夜（言其昏暗之甚也）譬君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名遊意為生不朝處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譬君生狂（狂惑者昧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悉詛（詛說之也）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鍾鼓流於傅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赦其婦女（婦女遨遊也）猶獨舉弋暴遏諸父（其所接遇諸父唯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輟刑罰則（言法式之政既以輟曲烈至於刑罰則益酷烈矣）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湖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仲父亦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君也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君也昔者有道之臣忠質為臣不實事左右（實猶以事左右）君知則任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偏其發揮（偏猶專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也於死後奪政事）保貴寵矜（矜猶莊也）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有賢人說慮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續校一作辭）不謗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說賊是舍（舍此也謂此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畢不夜（言其昏暗之甚也）譬君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名遊意為生不朝處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譬君生狂（狂惑者昧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悉詛（詛說之也）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鍾鼓流於傅塞戲其

而不知退（退而不令入未必能貴其爵也）假寵窮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窮其貴也）尊其貨賄（尊其貨賄而不令入未必能貴其爵也）甲其爵位（甲猶狎也但尊其貨賂而已）說以進（說悅說以進於君專也）遂進不退（所謂進而不退退而私議則知進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有敗君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人所忌者君子故有指賢之見）不仁群處以攻賢者（小人群處常有）見賤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慕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謂無不）貪於過賄（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謂無不）乾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循其祖德辨其順逆（順頌按順頌之言其接詼○續按詔一本作湛）湛面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脩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也於死後奪政事）保貴寵矜（矜猶莊也）推有賢人說慮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續校一作辭）不謗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君也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君也昔者有道之臣忠質為臣不實事左右（實猶以事左右）君知則任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偏其發揮（偏猶專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也於死後奪政事）保貴寵矜（矜猶莊也）循其祖德辨其順逆

而孫詒者則保依而責重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損衆之人引者惟財貨之人入則衆等出則黨駢捕獲貨人則所攜又用黨駢而聯拉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身舉身自利推遁於君也已矣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七

短語八

管子卷之十一終

修靡第三十五 ○繞按此篇多錯脫誤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不同乎曰不同乎古今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滿故不同也可與政誅言今與古同古然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 俗光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時也 俗節時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君在下其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用而童贍澤不幹而養足 山無草木曰童幹榦也山無草木曰童非榦也文之錯誤者耳言不用而童贍也文之錯誤者耳言不必伐盡山之草木而材木自不可勝用也贍即足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乎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須天下平有時而賦 賦出也牛馬之牧不相及 各自足則自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

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知不出百里而來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自足故也故鄉而不理靜也 鄉與公物之位不理故曰以人靜其事故曰以靜其獄一蹄一雕一蹏屨而當死 諸侯犯罪者令若一蹏一屨以貶之可以當死也今周公斷指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 救也今周公滿時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人尚不服其罪貴人性之然乎 然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加大夫若諸侯犯罪一足有樓一足無樓以貶身可以當死也今周公之刑法雖詳有斷指之罪斷首之罪非斷足之罪也滿稽考使不致枉法難善民不服也蓋滿稽名言不及有地重人載救而養不足事末作而 地謂古人法簡而治今日法詳不治也莊子有赤張憤氏而離此患 載生也今地理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乙從而民與之 與猶給也今地理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乙從而養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末作而事是以下名而上也 謂下但有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 短語九

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 標高舉貌秋雲妻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成容人亦為之傷悼之 漻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鴈然若鴈之 靜謂洲渚清貌鴈然

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合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寒氣和順雖有論輯亦皆悅懌之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亦若秋雲之自怨而蕩搖自怒而蕩搖則使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意人意既動則使人思之順適能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敬而來待愛而親尊也賢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後教則人無所犯若夫成形之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若夏雲之興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以辟之若秋雲之始見也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夏雲之興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以辟之若秋雲之始見也

之先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故不使甚貧不知甚貧則盜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則驕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甚貧則盜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知恥也水平不流謂停水也雨平而雲不甚無委雲雲則遽已停水無源安流溝瀆雨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雨必遽已上二事為有例政平而無成則不行成則政為政者成名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此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尤有者感以愛為本也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辟尤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尤亦有中但為怨兆而以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兆本不稱或復上短而下特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能陳然以敗國故曰兆本不稱也而兆本不稱也而已譚次祖犯言渝盟傷祖史有犯詛渝盟陽言之罪祖始也故祖禰尊始也祖禰人之始也禰人之始也濟約之信論行尊卑之信昭以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凡尊卑貴賤皆級震震懼懼為威為政不可施之也薄德之君之所襲也為政者所當行論威之君皆襲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才人事之順適能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敬而來待愛而親尊也賢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後教則人無所犯若夫成形之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若夏雲之興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以辟之若秋雲之始見也

君俱不賢然後得王君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雜以王矣忽然易卿而移忽不肖也仁賢忽然易事而成名變革謂弊故成名慈愛以色種故人富之而已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勸勉之也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感而後動所謂應時則時以人者也故興物但行此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尤有而種之雨應時則時以君禮不失故此君人者德施天地首出庶物自生莫能踰故曰人之良事也不自上事而又醜惡天子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校之傅不自上事而又醜惡天子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校之傅地之化與非天子之事也校也悅之附華則外華而內不華也令人華悅柱也華皮也悅之附華則外華而內不華也令人有輕君之事也故不能華不可服可華而不華故不敢服之也華變而君不能變外亦華而內不華也類故取踰焉

信死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化可以服人則死於化矣

請問諸侯之化幣幣謂父行幣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華也吾君長袘獐君好袘皮故袘來獐豹皮故獐來而諸謂也庶以標人富以清廉則使富而多智則使貧而少智貧則使之用功力也好戰之君上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兵甲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之君於民足欲瞻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力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窮卒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則無聊而飯不能致功奏至樂及味至食而罷之別本註罷至樂謂耳倦總竹皆富者所為也繚而后論以會之新也雕琢而后飾也繚然後雕之必雕飾文繚而后飾也毋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毋穴而來利故不處也富者廢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貧者而為之也則兼并貧者而為富者所兼則怠於耕作而貧者既為富者所兼則急於耕作而為富者之所以能成此修靡亦以百姓趨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與少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使之多使費用或空言與利而不得富且承其弊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與利而不得富且承其弊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後天之指順天之意也辟舉其死務給速也通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口閉可閉也則辱可辱也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網也能參天地之吉網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網父也父舉而伏之或加父罪而舉父也子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

名而集實以驕此收其春秋之時人令有所費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有先貯物以射春收之利令則官自收而消也有雜禮我而居之或用費有財物雜禮於之時舉其強者以麾之當而又強則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服事服行也強者服事事必成也辨以辨辨其有辨明者令辨舉辨者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貧而少智貧則使之招來而諸謂也廉以標人富以清廉則為之作標式堅強以來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強力以承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郊者也國之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而移徙之謂也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制者守常故不敝不革也導禮而變俗通流之俗則變之上信而賤文虛文而寡用故賤之好緣而好馳緣即緣也馳馬之壯徙者故惡者必亂故棄之所以棄人之雄亦亂國當絕之也此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及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欲亡吾能反之然後有成欲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耨則有功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陳則有功也民教定而威行則莫死威親也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耨則有功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陳則有功也民教定而威行則莫死威親也可與之親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後天之指順天之意也辟舉其死務給速也通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口閉可閉也則辱可辱也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網也能參天地之吉網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網父也父舉而伏之或加父罪而舉父也子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

後天之指者動必明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
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壅故其道必行也
善言有善言可玩故聞之自以納其言也
謝過口神次者操攘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爭
秩者操牲又牡牲犆祭之貴以禱神而謝過舉之罪也
損因此小損以勝大夫家小害以小勝大家祭祀之費雖有小
事之時也而復畏強長其虛
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辰時也
而物正以視其中情
其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也公曰
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教胡以備之
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備嚴而誰敢
教者事至若如此何故而何也擇天下之所宜
謂不為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
當謂福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
謂為人之所戴仰也而函付其身此
所以安之也
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以身而任
強與短
長短無若我何故安也
而立齊國之若何
謂既寇賊特強又執短兵列陣而攻齊國若之何以禦之此亦公之所疾者
閭之高子之名而舉之
高舉其名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
重官則不避危也因責其能以陳隨之猶慊則疎之母使人圖之
責社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賜而無所顧望慊慊納侮使人圖之也
作慊不能隨而疎之則自課賜而無所顧望慊慊納侮使人圖之也
字誤稻疏則數毋使人曲之
因不能任而疏已者則數加恩意以悅之無使人見
怠陰謝曲求已嘗者也
此所以為之也
謂人君此可以禦止殫與短兵之寇也
臣甚大將及為害
謂大臣當既有任且甚大則通君故將反為害
吾欲患憂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柰何
言我且欲寬優此患納除其害每見其小能則察知

人必有所生生於財人此治用
積財人則校官取之以理其罷用也
然而不治積之下一人積之
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積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
一人積之下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
雖積而歸常令白食其財無使他外貿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縣人有主
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

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之問辭也
譚根之毋伐譚深也此謂深根者人固之道必行也
公事則無壅故
開其國者玩之以
玩習無得助佐之也
渠蟹之毋涸蟹謂探其深情
令見之勿涸渴也
母功儀善也彼為不善
生榮之毋失
謂生籌校之心若草木之生此只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生榮
十言者
十言而忠而中之也
雖內必吉
雖內必吉忠而中之也
章明之毋滅
章發人無得助佐之也
不勝此一
謂令他事有十吉之善不知此一吉也
惡稅亦吉也
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若
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滿積財以無事之時主收債時散其積而用者也
餘一作餘校除
食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
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則有所散因其散以收之
千歲毋出食此謂而雇
常令白食其財無使他外貿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雇積謂常積其也
積財人則校官取之以理其罷用也
然而不治積之下一人積之
上雖積一百無常也
上此謂利無常
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分下亦積一分此可謂利無常也
姓無寶以利為首
百姓無他寶惟以利為寶之首
一上一下唯利所處
積利多者百姓歸之也
利然后能通然後成國
則國士也
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
利而不化者不變故也觀石而移變之也
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
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不世作役若非有文武之財又不
利
擇其好名因使長民
名者則擇虛譽之使有好虛譽之人而齊之也
好而不已是
利之人君此可以禦止之率與利
以為紀好名不已則乃
以為紀綱故為國紀
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
利財之
功未成

則無獨與之名也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
案共言此人有名○續按別本註宗族國之旅帥若數之則國弱兵弱也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致訴報也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
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自先之是謂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為自贍人能興利勿論自先之克国今乃後之是自為其贍不憂国也輕国侵者必國敗敵若之心故
也疎貴戚者謀將泄疎貴戚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令反謂失国之紐也母數變易是為失經異同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令反謂失国之紐也母數變易
是謂亡乎雖使三老在戚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守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于連比之臣臣既得移馬物不雨盛故臣既則国消也三老在戚即耆老之應故將泄母數變易是母數變易使国大消歙酒于臣家則戚惟是母數變易使国大消歙酒是為使国大消歙酒于臣家則戚惟
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皆違敗之道也疎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害如是者先雖大王亶父為狄酋攻乃去豳之岐扶策而往聚後必散也大王不聽之一年而後之一年
利之無害大王亶父為狄酋攻乃去豳之岐扶策而往聚後必散也大王不聽之一年而後之一年
百姓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天下自時其德故百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于成
也不量國之小好脩遠大雖復行仁不渝其利而尤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
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聚以勉人力歙兼以併人之強用此以潔危
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皆違敗之道也疎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

明也壑葬高羨也明而不滅也巨擘棺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為棺槨則增長木之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習為衣衾則增長女工也尤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禮不盡也次浮謂古之殘藏或次藏金玉器怍物之類此棺槨之次浮也有差樊之外樊蕃也謂壟墓之外圍以藩其遊飾也有壅藏謂壟墓之次浮也官禮之司禮官之司也

次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並戈下拳大鄰里為一曷故曰十曷為食以相飼如此則人逃圍衛親恩情結鄉殊俗國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敵而不能之實鄉殊俗國移也俗禮殊異則人不同法則民異故不流也

棄禮民則不流矣各定其所安故不流也

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

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流民俗也皆令安鄉樂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

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堆號吟於他所鄉者皆誅之凡此所留山人俗不令轉移也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井也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數賦長轂一乘馬四匹謂之乘馬六并曰四丘為甸

終皆有靈焉立鬼神而謹祭每大陵累使人有所肅而敬祭也

制之陵終立鬼神而謹祭每大陵累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各有材能多者食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者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無餘言不論祭以除地與他若者一從而艾之從謂次受封之君也

君始者謂始君者此為始封之君也若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曰與于始封者令此先受封者一也

艾若一者從殺與若一殺若一

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撫封令始王事故又取他國之地與法治則均齊若一則止也上事彊者生功言重本事彊者謂上事農桑也言是為十分禹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若他國來分明勸免而與之不敢爭如此者斷次位先陳人他有取其後也官禮之司禮官之司也

先後功罷事之治有功大小罷有指粗各定其先後之差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

食功而省勸臣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上賞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權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天下

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君上為儀而已非能有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言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事故絀於危也

上賢無益也其亡茲上賢者亡謂實不能用之也而後賢者昌用賢其功成故國昌

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治也尊祖以敬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

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會也小之封宗以朝君而有親疎之殺凡此為主之重者也

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將行祭至明而為行祭具

而賢之歎人不知也○續被此以下至聖人惡用之皆錯簡也以上雖在聖人惡用之

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昃饋常禮退朝常昏饋祝今不然故昃怪之也

諸子高子齊大夫門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之諸子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也

中寢諸子告中寢者

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曰聞之中寢諸子而閭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曰不易館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也吾欲致諸侯不至若何扎女子不辨於致諸侯婦人無預於外事故自不明於致諸侯之理吾不欲致諸侯不至若何扎女子不辨於致諸侯婦人無預於外事故自不明於致諸侯之理

吾不為汗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汗殺言煞人也汗殺之事人者謂織不為人剛織不為尸用故有布帛所以供遠而來近今既為人剛織不為尸用故有布帛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恒公立威以伏其諸侯也綉按故雖聖人惡用之人雖寡之光為四夫下能三家服即其事也

能靡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平靡謂新其事也古道謂先生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古道以化時也

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貨而貪鄙富莫盡如是國富則貨好遺鄙故富鄙物貨故貨其收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國邊鄙貧則貨賤遺朝以市準利也國貧而鄙富莫盡如是國貧則必貧邊鄙貧則貨賤好遺朝以市準利也其物貨如盡入于市以市人不虛取故虛與賤也人不虛與賤也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侈末事不起不侈末事不得立侈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末事不得立矣選賢舉能不可得亂不服用必待賢能百大無長不可臨也若無智謀百大為之長無人為之千衆有道不可脩也脩牛衆之國有道以川之人則臨之以為君請問為邊若何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驚之鬼神怒之邊者兩國交爭而民戰守則攻戰城守則圍而攻之邊者兩國交爭而民戰守則攻言戰城守則圍而攻之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事之時也言有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刑於人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人必不聽此言王者貴上位不獨立其功不與其人立威以伏其諸侯也綉按能王乎君上位不獨立其功不與其人立威以伏其諸侯也綉按能王乎君上位不獨立其功不與其人立威以伏其諸侯也綉按故常能為有此道者為有此道者為君也道則約殺乎吾君故取夷吾謂替乎君之不順故常能為有此道者為君也道則約殺乎吾君故取夷吾謂替乎君之不順故常能為有此道者為君也道則約殺乎吾君故取夷吾謂替乎君之不順故常能為有此道者為君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日其父臨可立而待也鬼神不明謂君子之明不當立者雖父臨其位鬼神不明謂君子之明不當立者雖父臨其位鬼神不明謂君子之明不當立者雖父臨其位鬼神不明謂君子之明不當立者雖父臨其位不能明者也鬼神之禮又不能用也綉按不能明者也鬼神之禮又不能用也綉按不能明者也鬼神之禮又不能用也綉按囊橐之食無報明順德也此論桓公之隱罪以囊橐之食無報明順德也此論桓公之隱罪以囊橐之食無報明順德也此論桓公之隱罪以囊橐之食無報明順德也食遺人不求其報而以明順德也

明德沉浮示輕財也其服城子人不顧其沉浮示輕財也財也不得其報曰沉浮或報曰浮或沉得其報曰沉浮或報曰浮或沉得其報曰沉浮或報曰浮或沉

智觀也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曰亂未變指鳴戚未發日未當變而慨為變此謂先時未當變而慨為變此謂先時更溫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而因其謀諸邊則四邊也謂參驗知其委實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通衢之處樹立其木使遞相望其有疑戚之釁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簡食以防內內備食以給北外故曰相簡也春秋一日敗釁之也內外相備外扼窓以種獲之為農要此二時而有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人也若事曰千金稱本而動戰敗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人也若事曰千金稱本而動戰敗但經

皆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人使謂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動靜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人使謂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動靜不可使量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閒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怨之也犯強而無以為人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何人之為也強弱不犯則人歌聽矣犯則人歌聽矣則雖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歌聽矣則雖弱必免也強令必忠以義強令忠以義雖強必得之心雖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必得之義雖國雖弱

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上下以義故曰神且君之屬也以義親親成之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蠢使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故不可不謹之也賢不可咸賢咸賢則親國珍瘁邦能不可留之於前易也水喜之汨也汨亦事之急也不榎也人聚之壞地之美也山藪人聚之也故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者由君置若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之不令之逐神而遠熟交解其之為人必去而不留也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逐熟祭祀者交歡祭祀不敢由慤其遠者不慶兄遺利熟者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社主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君之社主不知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者也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化生成不息不可淹停故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也故雖甲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也人君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貞正也謂正心生生而應之也言往至絞生絞謂急言私已令空以言往而無其實則至信往則絞來絞已言生而應以義相酬親成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蠢使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

商人雖不為國用亦有利於國利焉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三族依之以為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而君臣相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以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枳塞其業者但得貪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此亦為費數而得一耳

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鱉之不食呼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其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自治則物應之名故曰雖棗刃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故滿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動而為變變而為化化而為物物而為精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陽時貧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

勿強引之也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若旬虛期於月津液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一月日期津明潤貌之虛而任數自朔于末曰虛君人之道當君每旬之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或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左是也故陂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塾則能陂而薄服之至人而與則薄遇人則與而少之如此則必自責其理可言也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無所簡擇不可謂所愛所多不當也寒以為處行則云矣兩者不擇而取與不擇而取寒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出一明矣如此虛身之行則其可云矣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禪以為行宇正不動以為道齋整肅然以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避世則晦明藏用若陽者進取事者欲進而為謀者進謀哉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為謀者進謀哉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為謀者進謀哉者應感顯明其

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續按一本作然合散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人故奪有餘補不足也以通政事以贍民常酸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循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誠其祥防備之也天之變受之以豫水見災之氣則當應之以豫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不測當受之者須預有守且夫天地之氣有五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惟生正綸德以應之也其函而反其重陰動之進退即此數之雜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纔有形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或有卞進卞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雜得而知之者也比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生而無形嚴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衰胡得而治動愛情之氣已潛然而衰則氣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衰敗之時位分位而觀察之治而治動自沮平以下公問之辭對曰得伯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悅而見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變之所召則修德於心以禳之其必殺之至必待之也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而得滿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藏易之所帝乾舜也神農所存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書所記三王夏殷周之事也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述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厲氣又不共公門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之乎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嘗廣百歲傷神智氏對曰

自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禮義可廣又二十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則曠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物既移變於不通之野~然則人君穀服變矣則穀謂穀服俱變則臣有依倚之祿依倚也代衰則臣富故依倚之祿養馬反其受祿又以稱之故稱多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幻則毋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貴重反旅陳于金而玩之謂下流卑識不重鐵反旅陳于金而悲者食多則人而穀好下曲食好鹹苦謂穀之下而悲者食多則人也而穀好下曲食好鹹苦謂穀之下而悲者食多則人米者婦人所好則人君日退函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君人之衰也日以函矣則谿陵山谷之神則谿陵山谷之神則國衰則神之祀改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其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而朝政變後聖既作故改其號國者也視之亦變麾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氣之和者也風屬亦變矣有時而星煇朝星

之明或有朶明星者有時而煨煨熱甚也或時旱熱而祭有時而胸胸逐也或遠而為災也鼠憂也凡此皆君咸祈福而祭之也鼠憂廣之實陰陽之數也憂人故廣為祈福祥歲祈福而祭之者也陰陽之物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落之華物盛其光輝也是故天子之為圖國具財物也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此身之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彼各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循理而應也）九竅循理則各得其所（各其職司不能以此）心處其道則九竅得其則（道則九竅得其則）故曰（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君子（君子）按後卅上有君子毋代馬走使盡其力（續○）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人不能盡以愉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毋代鳥飛使奚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謂毋代彼君人者必先物動以觀其則）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無事為紀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之可殺以其惡死也（雖殺不惡死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君人者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

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憾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惡（惡）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故事也智則事自去）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智既忘事自去）循理則生過（自用不順）罪在變化（作聰明變常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舊）無知（寂泊）無欲（虛心）以待（用之不可竭）物（物）來則應（應）物去則藏（藏）故（故）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之道也）然而合也靜因之道（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以上皆經下釋其義）

求之者不得處之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掃除不潔神不留處（但能虛心）心術（心術）循理其智雖從（循理其智雖從）外入（從外入）其智（其智）將以智乎（所以智者虛）以智乎（以智）授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之（之）不可（不可）禁（禁）求之者不得處之（求之者不得處之）故能虛無（虛心用之）虛無無形謂之道（不可窮）化育萬物謂之德（化育）君臣（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宜）有（有）疎之體謂之禮（疎）簡（簡）物（物）小未（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禁誅）揮（揮）於（於）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大道無形無聲）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女道之君子通人言其不義將怫然不見於色言理也）天曰虛地曰靜（天地）靜乃不伐（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出也）靜（靜）明若存（宮絜無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紛然無）而（而）治（雖紛然而靜）去私毋言（謂無私言）神（神）明（明）自（自）理也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去強與知然后所立能遍而盡）物（物）固有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為聖）故必知不言（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之可殺以其惡死也（雖殺不惡死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君人者必殊形異執與物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

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憾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惡（惡）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故事也智則事自去）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智既忘事自去）循理則生過（自用不順）罪在變化（作聰明變常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舊）無知（寂泊）無欲（虛心）以待（用之不可竭）物（物）來則應（應）物去則藏（藏）故（故）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之道也）然而合也靜因之道（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以上皆經下釋其義）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校（雖有解老之類也）

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竅故無制於九竅為故曰君無代烏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也凡為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謂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冒穿人形故曰無間唯

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精也言所禀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通也去欲則虛靜自行故通而靜靜為

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各處其宜也禮所以舍之理可間者則有所舍之興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所以舍之理可間者則有所舍之興也

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絜則神不處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有此則知彼也不脩之此焉能知彼無此此則不得知彼

虛矣虛者無藏也無知則無藏則奚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又覆虛矣

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無求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

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續按事宜則應物故曰不宜言宜即前義也註皆非

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慮因舊故因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慮也顧慮即上文不義不顧也

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

人莫言至也道至其人莫能言乃為至也不宜即上不義之人孰知其門言無形也四海之

深圖也不知淺深之圖減也
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不變則無過
故曰不伐
絜其宮關其門宮者謂心也心者智之舍也故曰宮
絜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
聞見也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
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
曰聖人
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物既有名
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
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所以無為之名
損也損益者主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后名排因而后
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此釋知道之紀
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成人也未於能能成者未
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故故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
之則勿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
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
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迸入於惡於好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
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
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那欲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
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外自理之事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翼然自求○天仁地義通達然而自至形飾德神莫知其極正外
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明物之義可以
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故曰毋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
亂心健羨太甚之謂內得官貨則內亂也心之謂內得官貨兩忘則心亂也是故意氣定然
后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身之充也行者
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氣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氣不服故人不服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
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
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理不傷也○續按財同裁字訓不亂於天下而
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
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
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謂
止於已分○續按止已皆不外求也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已
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已而不得思
必有鬼神來教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
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教其力也○續按言其得精極者令有精
乃非鬼神之教乃吾心之靈自覺此語極精學者宜深

味之

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一其能專
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天之來助或召募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
等也慕者速而後也選儒弱而退意遲而後動退而不進所以待事機之至也管仲學老子
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能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也極於變通之理應物者也
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故不亂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也執一
之君子○續按君子能為此乎執一謂執其事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不為裁而使已
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
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
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枉事無功故功作而民從
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何○續按言出口治事加民有功民從而國治
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本切物不能離道無不
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虛也所謂
非所人而亂天下王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至者虛之道
道也有司執制常棄常棄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通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之迹
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終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
變易故時故成世不亡也

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靜則神氣全故筋骨肋堅也能
識大圖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識大圖○續按內業作後體作體
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
立故其昭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通四極矣金心在中不
可睹有如金之為物精心之為用精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續按內業作金心在中不可敝匿金之心則如金之精光也故曰金心道家乃金之誤又缺一字○言人心之靈明如金之精光也故曰金心道家當依內業作金
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
金身皆本此○續按內業作戎

不言之言聞於雷鼓（故）至道之居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之（金心之形明於日月）（故同於需鼓○續按內業作不言）（明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續按金亦全字誤）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心本也故貨為末也）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生節○續按內業作喜怒憂患）怒莫若樂○續按內業作）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

（節樂莫若禮樂和故）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樂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義不足貴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反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形形然後呈）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得（思然後得理）得然後知（得理故能知也）知然後定（知定故內業作）定然後靜（定靜內業作）靜然後能久（靜久內業作）久則徵（徵驗也）徵則信（徵驗故信）信則驗（驗則應）驗則固（固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也）能令用之（不）被服四固（被及其身也○續按內業作乃能窮天地被四海）是故聖人一言解之（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天下）上察於天（日月察於天）下察於地（故明於日月察於天地）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靜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以致為儀（致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儀雖利不行）非吾當雖利不行（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為之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無不成也）事也不隨原始而不隨末（事安處義不足貴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反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形形然後呈）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知然後定（知定故能知也）定然後靜（定靜內業作）靜然後能久（靜久內業作）久則徵（徵驗也）徵則固（固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也）能令用之（不）被服四固（被及其身也○續按內業作乃能窮天地被四海）是故聖人一言解之（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天下）上察於地（故明於日月察於天地）

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隨若此者常原其初始計其理實論其象可知象即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續按隨隨同尋本其所生則）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萬物萬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能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然而天不為一物枉甘蒔（冬不為枯不凋夏不為輟其霜雪夏不為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法（周公不以親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行（管蔡之親雖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姦人故天下清而百姓榮其利也）是故萬物均既（均既大也）

則聖人無事（正名決備則事無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廢舍也（廢舍則有廢弛深也隨變斷事也）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居變則不知時以居必有時而遷）則事平理均也

兵之出也於人（人為其本）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返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和在和也）德之來從於身（脩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

驕者則又其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免於罪（強而卑有餘則是故驕之餘卑（卑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緣用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物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死故為入）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而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逆道則凶）是謂寬平形徒居而致名（循名而責實則上無隱情故理也）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名正法備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知時以不可常（居變則不雍塞也）能者無名從事無名（深能其事者默然無名也○錯世去名下文能者無名也）即能者無名從事無名（即能者默然無名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之止命令勿妄載觀物載之所想）其從事安然閑也（雖看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之止命令勿妄載觀物載之所想）然後當並而止之也（並雜塞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此皆謂為有始有終乎）弱無弱而忘之者也（弱則無為中乃見其維忘中乎之故以有心意在中之中以）故曰有中中（舉事雖得其中也）不得中中（為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天中之棄乎（得於中之棄於中者其維忘中乎之故以有心意在中之中以）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棄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者也）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無功名則無所成名無功而還反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日極之後則反滿月巨細之差）有成貴其成（無成是成也）有成貴其成（無成是成也）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得則淑然自清也）無以勞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勞譽之言以為事成功而聽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美之與惡終順而客之其自顯見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沉矣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地志形者也）

於上地說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況聖者以有神靈維載之故
之若夫靈鼓之動也必有以動也夫不能自擾夫或擾之
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擾有時而動則物擾之也夫或擾之
也○續按或者疑人豈無治之者故問治之
載者況人豈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本之註皆非視則不見
滿風之洒散風無攸攸寒時也天下也不見其窠
之則知於肌膚惟肌覺風青其雜
靖也
正謂淖乎其方也謂遇方淖乎其
時則為方韓乎其
圜也韓彼貌謂遇圜則為圜也韓韓
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然不見其門也故曰為
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
有所比也今夫口耳目手足各有其

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擾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
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神為之主亦不言有西有東各死其
鄉雖其所居有來西之異至置之則各死其鄉則無不均泥置
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神為之主亦不言有西有東各死其
鄉雖其所居有來西之異至置之則各死其鄉則無不均泥置
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或則有能守其常
事隨時變通
不違於道如此
故書其惡者言是惡薄而不化
該法以教之為官以主之擒有
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下
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無虛習
之指也終不
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以
名聲疑於體色此其可
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之續按耳語為句發於名
詞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漏於色如此者性之敏惠故
於名聲不疑於體色此其不可
論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
者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乎故曰濟於舟者刻
舟
義於人者祥於神矣與人理合則神與之福祥也
不先指候物至而後應之耳蓋以可不可言不可指者難知其所以
能濟舟者必得載舟水之理能應物者必得寓物神之妙神即所以然之
也
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
常者若無適也若
后羿雖時有適潛黙冏密人莫知其所以解結也故
國人莫知其解冏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續按言事有適猶鵝解不可解而
而後解本不可適而適之故人皆不知其適解也為善乎將
陷於刑提謂有所揚舉也說為善乎則人以我恐陷於刑罰也善不
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善乎
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
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
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
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
惸惸者不以天下為憂惸守
惸惸者不以天下為憂惸守故
物為笑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
常操求物理而經營功
而為憒憒乎智者勞而失惠忘
德者伏而歸之也
難言窓術洒同而出
兄為法術
同衆心然
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
又曰何謀此慎密之
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
慎密之至也
故曰知何知乎謀
名聲疑於體色此其可
以口命之耳之續按耳語為句發於名
詞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漏於色如此者性之敏惠故
於名聲不疑於體色此其不可
論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
者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乎故曰濟於舟者刻
舟
義於人者祥於神矣與人理合則神與之福祥也
不先指候物至而後應之耳蓋以可不可言不可指者難知其所以能
能濟舟者必得載舟水之理能應物
者必得寓物神之妙神即所以然之
也
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
常者若無適也若
后羿雖時有適潛黙冏密人莫知其所以解結也故
國人莫知其解冏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續按言事有適猶鵝解不可解而
而後解本不可適而適之故人皆不知其適解也為善乎將
陷於刑提謂有所揚舉也說為善乎則人以我恐陷於刑罰也善不
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善乎
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
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
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
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
惸惸者不以天下為憂惸守
惸惸者不以天下為憂惸守故
物為笑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
常操求物理而經營功
而為憒憒乎智者勞而失惠忘
德者伏而歸之也
難言窓術洒同而出

不以和諧同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適也若此可以知內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慎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

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如此可以為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道故視天能精之也四壁周禮所謂四壁有即者也壁既能知天則祭以四壁而所請其福祥也壞土而與生為之生百穀也故壞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予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君則非篡也而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取也篡奪而篡何能歌武王是也謂之篡也豈能使紂之衆前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特其辯巧自以不為篡也

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與雖欲代之故得篡名也

行脩者王道狹思索大精則名故王道狹也卧名利者篤生危卧偏則詭篤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力竭故於其主有所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招花楊而實衰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進者名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騎暴則亡故不可以仕其任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亡騎暴則及已也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之人不可與交危亡及已也道之人如天無不覆也地無不載也其廣如地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為重

貴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貴生之往來則期不定安知其時則期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命之理得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性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知古之從之同也則相從反則相距也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古之從之同也則有距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圃城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本言材美其間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者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具材美具備何以知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貪戾也洒滌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搏揚量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概者平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概平也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刺如此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準也準也萬物取平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

五量之宗也木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中也不得不和故為五味質也是以水者萬物之生也萬物皆生於水自水生馬故為得失之質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故曰淡也能中準也故曰諸生之淡也能中準故曰諸生之淡也淡也者諸生之所歸也諸生謂萬物皆生於水自水生馬故為得失之質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漢故水集於大地而藏於萬物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揉金柝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得其生之度草得其數得其生之數量得其量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樂以適宜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水之內度適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具材美也水具材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具材美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具材美也水具材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具材美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具材美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具材美

氣靈渴而蹇但能存之也○續按叫言水之精靈渴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王詮俱非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靈氣微妙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祭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蠶中虫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不朔於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不能亡也○續按叫言水之精靈渴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王詮俱非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靈氣微妙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祭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蠶中虫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不朔於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龍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絶生蟠與慶忌不見生蟠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者水谷不徙而水不絶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載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蟠蟠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靈渴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王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蟠與慶忌故其民簡易而好正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改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

之哉漫漫曠遠貌憯憯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時五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憯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以失國之基不知五政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而行之四時曰正令順行四時之正也其王信明聖其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君明聖則能用臣乃正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也使不能為憯既使不能所以為憯憯忘憯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憯忘則物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脩溝瀆復七人之七人之逃者使復之四政曰端阻險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脩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母蹇華絕芋蹇拔也芋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上見功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于四時之間為綿也四時之合于春夏刑德合于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

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于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發生之時節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生之時節也其德喜惡而發出節時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類也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奬梗奬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奬之以結按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牛雖更皮幣更誤乃幣更誤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

治隄防夏多水潦故長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也脩溝瀆濟甕疊行水甕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鮮絜新也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桑風甘雨乃至桑和也百姓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發為風掌主也風以風秩物生也是故春行冬政則彫彫落也行秋政則霜夏政則燠○續按燠字誤燠字誤月令行夏令燠氣早來意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脩溝瀆復七人之逃者使復之四政曰端阻險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脩封疆正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母蹇華絕芋蹇拔也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母蹇華絕芋

○續按後漢藏作妊夭英母湘芋必有一誤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南方曰日南方大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陽為蠢熱鼓蒸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謂施夏之氣也其事號令賞賜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重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賞以助之也時雨迺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迺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曰

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四時之季夏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火同事也其德以昭信昭信為德也其事以固以固謂結按此言王無定位土之力也土生木與筋木為風而發生之時節也土得雨遍溢其生時也以風雨節土益力○續按此言土無定氣也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之生也其德和平用均生物無偏不載

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陰陽和調無偏私實輔四時○續按此言士之事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士輔成而成歲德此謂歲德言士佐君而民服也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殺草木故洞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續按疑代字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堉久堉瘠之處也堉開通之也辟故屋辟故窌以假貧貸也三政曰令禁翕去筮者不欲令人讋盛陽之氣也毋拔免禁拔社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人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窳設舍罷謂設置之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

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秋擊也時物成熟擊斂也其氣曰陰陰氣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生金為瓜甲也其德憂哀憂哀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正嚴順靜正性也嚴順謂德維嚴然順時而為之也居而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佚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武幹人材謂可以幹當賞之聚彼群材材之材當收聚也聚彼群材聚有材而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邪為德也辰掌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亡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甘之以犯兵器也

温周密者之以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為靜止也地乃不泄冬冬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罰以符合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罪歲德以閉藏罰寒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雷夏雷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早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脩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効會計功發山川之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補奸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閉分異分異謂雖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

求必得所慮必伏（續按自是故至此舊本誤在暴雲積在七下）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速至賊氣速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焉（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所類而興惡也）風與日爭明則侈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物皆枯瘁矣此失生德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脩德月食則脩刑彗星見則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生此四者聖王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

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生正（德修則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旬（三旬改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死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輔行政德也）四守有所（謂守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月三旬）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移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教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能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立事之則能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八也（既能設官立事可與前王比隆）五官于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調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道陽之數以老陽之數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天子）脩緊水上以待乎天堇（堇誠也言天下可謂明天子）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數其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廣三材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也）以通乎九制（統總一統持其本以總萬物也）六府三充而為明（充謂人力）以待乎天堇（堇誠也言天下可謂明天子）脩緊水上以中正自脩以緊自平上待天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于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視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于祭祀之時于其所祭之地位之尊卑者也）貨賸神廬合于精氣（神廬謂廟祠也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薦于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也）精氣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而享祐則風雨有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經不失也）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審合其聲

脩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精則無績咸通故可審令二鍾以揣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得人情則物理極于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之使候使人用之也）通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天氣以積陽取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月用之于民（天又經緯日月星歷陽氣故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歷地以積成之節氣視其離絕也）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歷之節氣視其離絕也）然則神筮不靈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躰故龜筮不行不失也）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則所行無不當之情可謂之至也）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續按一本奢下放此）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當給也謂閒暇以給命也）奢龍辯於東方故使為工師（工師即司空也）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之也）是故春者工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攻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洒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至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

日至晴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晴明子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史論士吏之賢與不肖（論賢不肖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也論賢不肖士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粟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官名慎勿時春當耕鬬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苗足猶擁也擁春生之本不癘雛穀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萌牙區別而生也）贖墊蟲卵蕃（贖猶去也墊陷也皆早蓐而生也）春辟

鴈穀也雛隨母食者）不天麑麋（麑鹿子也言天傷之）毋傳速亡傷繈葆（繈葆謂養幼嬰孩無得煩擾傷損也）時則不蕃（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蕃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非睹丙子火行御（丙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放此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五日為十日通三百六十日）天子出令命行人（行人行使之官也）令

探清滑津（探清滑津謂金石之聲清滑水中妄積物當發用之）雚筦（雚筦謂先時清水即以克君之賞賜也）君子脩游馳以發地氣（游馳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脩春秋之禮（春秋二時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榮靜氣息（謂辟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

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理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助養氣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
揚惠言言大眾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
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適也
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
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攘牲具民足財國富
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
令命祝宗選會殿之禁謂牢圂圈所養犧牲祭祀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
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

右司馬行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伍什人之長為伍以
脩於四境之內誅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飲也誅伐順殺有事謂出師
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不服順長地殺獻也環矣實飽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氣交統而炙實五穀鄰熟鄰
孰之故君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飲也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
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令左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
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不止也其氣不足則發瘤潰盜
賊瘤謂遮禁也群聚之謂盜賊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也數剝竹箭計數
剝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伐檀柘所
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教然猶取禽以助也急

管子卷之十四終

戰而懼水此謂濟滅方戰之時懼致水溺此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溺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阻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甚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其衆凡況迷惑其衆凡此二事皆迷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動作者比於罷罷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動靜彼此者近於死也動作者比於罷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動靜彼此者近於罷也近於罷者必敗靜者必勝勝矣故我動誌者比於避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避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度則為主人或為客也○貴得度靜作得度或為主人或為客皆利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修則居然自養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動作常徙則居理也知動作者必有功理也知此者聖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其自然也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得為素設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見成也及被訕戮受其刑過也○天因人事而生變聖人應天變而興也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天時天因人聖人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始不因天時而作事不起勿為始可謂先事為始稟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極準大事必察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續按別本註漢武之興是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無所留者與地同極極準則隱於德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極則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極則窮窮則反窮則反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民觀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敬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因天地之形則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克則之

縮因而為當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敬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因天地之形則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克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謹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諂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大潰作也雖復為改行德常能謙謹柔之節然與物爭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後有所興為也守弱節而堅處大事必察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續按別本註漢武之興是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無所留者與地同極極準則隱於德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極則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極則窮窮則反窮則反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民觀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敬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因天地之形則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克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謹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諂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大潰作也雖復為改行德常能謙謹柔之節然與物爭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後有所興為也守弱節而堅處大事必察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續按別本註漢武之興是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無所留者與地同極極準則隱於德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極則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極則窮窮則反窮則反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民觀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敬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因天地之形則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克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謹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諂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大潰作也雖復為改行德常能謙謹柔之節然與物爭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後有所興為也守弱節而堅處大事必察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續按別本註漢武之興是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無所留者與地同極極準則隱於德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極則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極則窮窮則反窮則反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民觀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敬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因天地之形則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克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謹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諂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大潰作也雖復為改行德常能謙謹柔之節然與物爭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後有所興為也守弱節而堅處

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謹順故無所犯亂也兼時養人以順養其人之政法四時之序而養人能順於天又徵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失如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周勝大明則民無大周也此言欲大周之先可以奮信振起貌古既有大周之德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大周則人無能為大明也大周則民無能為大周也大周之先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振起而有事於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招搖之星隨斗柄順時而建招搖之星隨斗柄順時而建於四方以喻聖人之取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者也

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
後身則先公故
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 九變 有 短語十八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馬戒
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拘之以德於上
則有數存焉其間故能
之所在也變一田宅富厚足居也變二不然則州縣鄉黨
宗族足懷樂也變三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
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
者此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變五不然則地形險阻
易守而難攻也變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

而足勸也變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變八不然則有厚
功於上也功厚則得多故亦自為
戰而不聽於君也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致
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時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
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閭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
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
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
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
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

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法者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效師古者也
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聞識博學辯
說之士聞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聞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
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襲於法以事其主襲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
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
故明王之所恒者二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
而牧使之謂以法牧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主
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
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
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設於諶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

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
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
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皆正法為怪異故法者天
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
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
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
威犯法侵凌謂侵凌於君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
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輻輳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輳也以
而行法不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
為大治
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下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
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
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
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而私賞罰也
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
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
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貴之賤之此
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
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籍人以其所操命
曰奪柄籍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
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
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之道故有為
枉法有為數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數令聖君則能禁止
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前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
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輻輳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輳也以
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也道從故曰有生法有守法
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使制法守法者臣也臣則法
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
為大治

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
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雖有奇邪則脫亡旋及故恐懼
失乃以字誤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或曰當作一如天地之堅堅謂如尊勝如列星之
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動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為上之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自禁止也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適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其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言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王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王事主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服約即敬悲色患憩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著誼君聽之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則君美者以巧言令色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情親以要君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以妄為舉措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

不當得之恩則注旧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

異道術也群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

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綸殷此篇非觀解自見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門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皆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續按執解作勢古字同註非百官識非惠公也惠而不政又知刑罪也○續按識解作識當解作識百官識非惠而不行又知刑罪也○續按識解作識當解作識百官識非惠而不政又知刑罪也○續按識解作識當解作識百官識非惠而不政又知刑罪也○續按識解作識當解作識百官識非惠而不政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為）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令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力人力疲也）則竭則不能無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供上役）力罷則不能無墮傾（傾傾也謂疲墮而敗從也）民已侵奪墮傾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令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

令煞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瞶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盡畜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邪也）然後不從故古之所謂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也（五帝三王俱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辟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戾暴也）

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多受傷人也）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強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保（保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

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賢也不慕古不留今不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脉則無不服君道立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敬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

富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輕家則敬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貧國必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

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文巧末作文巧末作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農務謂必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粟民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若農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

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以時徵之故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倍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東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穀糴之至春出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東十匹也秋糴便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徵四倍貸也

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逆徙者有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獲謂五穀皆有所宜而有所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至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通從也四人均能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故能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四一也民作一則田墾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則國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朝有不生而政死者也

粟生而不死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民積故有時而易也王者之積粟非特備水旱而已也王者之廣而生之不已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發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改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皆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生之大務有人之塗有其人其塗田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之十五終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發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變者則人能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也）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淖泲潤也）泰乎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已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止之以力氣愈甚）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謂之宮商使之流滿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萬物果得以（智以安物物皆得宜）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法也）安心之法必有所成（生成謂每生心必有所成也）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成而無虧也）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欲利謀於心則失矣）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處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心和心自成）祈祈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祈祈明察若在其側忽然而不得）泌泌乎如窮無極（泌泌微遠貌言心之微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皆道）而人不能固（既有形欲之心則道性而不復）其來不舍（舍止也）其往不虛（人不能固守其虛）雖有其來（反以利欲塞也）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莫乎乃在於心宜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宜乎）活活乎與我俱生（活活生貌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耶耶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耶耶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脩心靜音道乃可得（脩心靜音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脩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脩心則外形自正也）

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故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舟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憂樂喜怒過也）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聰明四肢自堅固者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充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乃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

知思乃知知乃止矣誠知則理安是故此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心妄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謂無心於物事而物自化變以為神智也故能不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故能使物無心而物不能便也得一之理治心者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有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後言有形則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理使而違故亂亂乃死亂則必禍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形不正德不來中不盡心不治○續按盡前心附作中不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活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活然自至進貌也神明之極萬物中義守不惑若常守中則無差惑○續按前心附作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則萬物為句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官謂中得能忘官貨則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意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也謂神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宰念治之敬則治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中則耳目不聞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以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一言人皆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地而中滿於九州地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心亦藏於心也治之與安皆從心主也治之者心也治之無不由心心以藏心心藏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心中又有心故心為以心藏心之心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生故音先言○續按前心術作意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有形則言是言也言然後使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理使而違故亂乃死亂則必禍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窮竭若水之泉洁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洁無和平則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淵故四體固也生氣之淵不有竭能生氣故為氣淵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則九竅通故死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竭故九竅通則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編不全者也謂之聖人

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周竅通故能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能謂之聖人乃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聰明筋骨自申裕○續按信前心術作肭地方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前心術作正靜不失日新其德偏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文道也見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惑惑道則生有差謬也道必周必密周密則博而密必寬必寄寬舒則慎不泄必寬必寄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守善勿舍勿舍則善有成逐滒滒滒逐滒滒滒浮薄貌滒滒浮薄乃釋宇既

知其極反於道德則極反德則常通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粹也○續按和乃知字誤前心附作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是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也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而逋天下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全心之氣發形於外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成其生也天出精言藥精於天也地出形形謂肢體骨肉也地出形結肢形謂賦骨肉也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常莫過中則其情自見至於日月察於父母也合此其精言藥精於天也地出形形謂肢體骨肉也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徵驗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日月察於父母也平正檀匈論治在心心以長壽能和之精類能可知見但於胸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心既正則檀匈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胸中也故能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矣怒怒之失度乃為之圖然若不怒平正檀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也故能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為客怒過度皆能二凶不去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不去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憙患是故正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莫若樂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充謂過於飽大楯骨枯而血沍大楯謂過於瘦血沍謂血銷減而疑沍充楯之間此謂和成楯間猶中也充楯得中則和暢而有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舍於智智生乃為之圖之令圖之令長度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遠其老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忘其食氣銷饑則慮思饑而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生知其知自生矣慢易生憂時慢輕易必致憂也暴傲生悲惡暴傲多故生悲也憂鬱生疾憂慮鬱塞悵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病篤而困於內形散於外也不容為圖生將異令既明生將異通其舍而遠長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謂食過則害胃胃害則氣不行也思莫若勿致多思者致思過節適之而已矣適之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再三思之者必須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令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盡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必近言既靜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

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通順故不須卜筮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再三思之者必須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令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盡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必近言既靜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

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生知其知自生矣慢易生憂時慢輕易必致憂也暴傲生悲惡暴傲多故生悲也憂鬱生疾憂慮鬱塞悵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病篤而困於內形散於外也不容為圖生將異令既明生將異通其舍而遠長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謂食過則害胃胃害則氣不行也思莫若勿致多思者致思過節適之而已矣適之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再三思之者必須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令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盡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必近言既靜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憙患是故正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莫若樂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充謂過於飽大楯骨枯而血沍大楯謂過於瘦血沍謂血銷減而疑沍充楯之間此謂和成楯間猶中也充楯得中則和暢而有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舍於智智生乃為之圖之令圖之令長度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遠其老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忘其食氣銷饑則慮思饑而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生知其知自生矣慢易生憂時慢輕易必致憂也暴傲生悲惡暴傲多故生悲也憂鬱生疾憂慮鬱塞悵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病篤而困於內形散於外也不容為圖生將異令既明生將異通其舍而遠長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謂食過則害胃胃害則氣不行也思莫若勿致多思者致思過節適之而已矣適之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再三思之者必須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令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盡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必近言既靜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

安而不移形安則志能守一而葉萬苛守一謂惡煩故
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
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之行氣似天之布雲意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
憂怒過常則志氣失其端紀也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慈靜之遇亂正之
愛慈若愛慈則當靜之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
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者因也因其自來
而與之謀則得之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
意動而哩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
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
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也泄中匈無敗謂腠理丞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
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
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
封泰山禪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亭亭云云帝嚳封泰
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
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
在博昌縣西云在東平南十五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

遠屯聚泄散故囹中無敗節欲則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十六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雜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
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
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
封泰山禪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亭亭云云帝嚳封泰
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
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
在博昌縣西云在東平南十五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
將上山礒來其馬懸鈞其車也平耳即齊語所謂碑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
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諸侯莫違我者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
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者封禪鄗上之黍
北里之禾鄗上山也○續校鄗音蒿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
一茅三脊所謂菁茅所以為縮酒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翼不比不行其名曰鰈
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然后物有不
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
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
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
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當國奈何
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前勉力於地利
時天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
管子對曰誅暴禁非義也存亡繼絕而救無罪此廣則仁也
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救無罪
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救無
罪公衍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

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失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敢厚謂重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其士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處直五我酌之六他處直九我酌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之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吾三倍不遠千里酌工所之肅直常三倍使處則工人來工若何管子對曰審規矩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国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

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者其所不識則知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所公曰守戰遠見有忠為國者必入守戰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出戰今吾於此二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者預見其患矣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開也戰開外開故曰三開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貴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安本而哀其墓則其心固矣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貴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謂疾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頓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謂四言鄉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子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在患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也疾謂憎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鷙距鷙距止也閒其役煩則止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所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問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詩舍命不渝蓋澤字釋同舍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其牧民何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稽有時先怨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通（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孰（孰熟）糴賤貴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善歲謂有年）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鬬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禮樂者所以止人為故）以振其淫（振止也）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孰歲饑糴貴（糴買也）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怨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蒲內反）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蒲內反）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以振其淫（振止也）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孰歲饑糴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怨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蒲內反）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蒲內反）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不可王難以實（實飽也）召易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故推令問易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易牙而問焉）宿胥無而問焉（宿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寧戚公又問焉（寧戚對曰公當召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厚臣教則臣能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通繆然遠（遵通繆然遠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通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作二三子）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徐行而進但當急而漸以取進耳若欲王天下恐未可）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

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民服於民）為之柰何管仲曰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最（勝民為最言欲勝民之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雖能不久）勝人不如勝己（勝人不可久安）則持莫之弒也危哉（持謂見劫執弒謂殺親也）君之國吸

乎

桓公觀於厩問厩吏曰厩何事最難厩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也）傳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直木（編棧者先附曲木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先傳則小人退）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對曰則小人退）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惡外之不善者）兗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危國傾故可以危鄰國）鄰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置立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己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舉社寨禱（殺牲以祭社曰舉社）祝鼃已疵（祝史鼃已疵其名也非祭肉也）祝曰除君訢疾（祝今除君訢疾頻訢之疾）與若之多（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祈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鼃已疵祝鼃已疵受酒而祭之曰文與君之若（文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視史誼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洏桓迎曰而馳乎（洏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謀不諫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夫棄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棄者甲在內而處葉若外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棄棄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自名曰棄棄則僅僅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

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朐朐乎其孺子也（朐朐柔順貌苗始穀苗朐朐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莊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懌貌茲免謂益有謀慮）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禾以其和人之）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闞然止睦然視（闞然住立貌睦然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馬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乘之神有前貌者長尺而人物具馬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

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又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度水者）

桓公使管仲求寧戚寧戚應之曰浩浩乎商有平（商平管仲知之矣）管仲求寧戚寧戚應之曰浩浩乎商有平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矢（孤當也不知仲父之聖矣當有罪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

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戚戚昔者吳干戰于邗溝(邗江縣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亂毀也)國子摘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戰功曰多言於干國子功多也)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寧戚寧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閶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閶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子之役者有執牖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牖下以視所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牖而食者代人役因得察君令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賓客謂贊相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意喜以意度之也)臣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心在兵武形氣故其鍾鼓豐滿而手足栂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栂動也)兵甲之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或以平廬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慮以七主豫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以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自監得失可知也

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字之誤當作中謂陳用法中道之主

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不絕則其明不蔽

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其要而詳審則法令行而下皆服其法度也

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德理世之君至人感物德和而主故人皆反於朴素令申主

不能然故以為過也

惠主賢厚賜以竭藏救姦縱過以傷法藏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泰則反敗夫謂為惠太過故

反成敗也

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

姦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當故明塞則理不

因有所為必從而伺之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許古佰字謂偽

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泰則反敗夫謂為惠太過故

從俎而好小察俎狙伺也謂觇任

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許古佰字謂偽

合也言雖申而法令終於數不行所以失勢也

綺拔計以午吾聲或作悟周覺悟之悟也下放此

芒主目仲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之貌仲謂故恣也

四鄰與已為隣不計度而知之也

鄰不計則鄰不為既不合理故惡還反

臣主同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為聽其理亂之音也

臣主同

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所為既不合理故惡還反

君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

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勢則俱豐多則刑振而且豐多則太振而且刻

非刻而何也

去之而亂臨之謂平意慮以七主豫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

以為一是故曰七主也過則為二是主也

以絕七臣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自監得失可知也

危敗亡必及後代無得也

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

動發威震謂之振也

故君之理先

酌不自曉

酌化而臨之必危殆既亂且

故謂平正也言以六過絕六臣令臣有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

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

詐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數衰而國失固事理故

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故下通人

備以閒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習慮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

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

不許則見所不善所為既不合理

故於難易之事皆不善

餘力自失而罰尚有權勢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故主

廣而安廣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

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史贍而嚴民樸而

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

先北皆主廣而安故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

主之愚智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也道從一人為主

民好躁草菜本謂農業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

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

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

夫男不田女不織謂勤力於無用之說物也而

欲土地之毛（毛謂物產）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不足則怒怒故逆上之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猶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計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君致死）辛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為周所禽養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馬所以為修飾者）愉於湛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蹈（蹈猶散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

夫倉庫非空虛也（必弃本逐末故虛也）商賈非虛壞也（必到遠皆下）國家非虛亡也（必理故亡也）彼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故）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斷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湛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湛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斂以調之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蠹以棄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訾限也皆從不）曷用此作（訾調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夫亡國陪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澇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王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

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漂沒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草謂草木）天冬雷地冬霆雷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首多螣蓂（首謂草之螣蓂蟲食苗心）山多蠆蠆（蠆即蚊）六畜不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堂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也）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綵者燔功之窟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棄此取彼謂節用而作也）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使民規矩繩墨也夫矩

不正不可以求方絕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亂罪於吏則治決於吏則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

臣吏失守則亂罪於吏則治決於吏則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

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

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姦譽之士在側（好利則頗巧故姦譽之士在側）則上多善善而不賞則士不為用（細曰好善及其有功）數重出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來諫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

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堅重於高如潰水於卑孰禁哉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歸臣（續按自此以下舉六臣此其一也）克親貴（親貴以自克勝特此為名）恬閹禄以為高（作安）安則不御（恬簡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名（名虛名外彰內實必喪）為高則不御（恬簡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名（名虛名外彰內實必喪）無勢（勢必自生）失繩則馬馬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禄）優臣事小察以析法令（枉法行事侵謂很詐也）好佞及而行私請（佞謂很詐也）

疑作文反

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設法則私刑法繁則民疑）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民疑不設法則私刑法繁則民疑故人主失守則危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有罪者吏必決決之故理）擅斷於下則蔽（擅斷於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

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進虛祿（上既慎罰誅則虛祿不能計度而知之其）故上慎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而已不爰其職務也）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諸貴法賤則危主孤其君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設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死道以為上（死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卑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

此之謂也（愚臣雖有損於主乃比之諫賊）姦臣猜詞開罪黨以為雙（言開引罪黨上開於君與之為雙）除也則罪不辜（彼凶譬耳）罪不辜則人主必當有罪（令而除之人也）罪不辜則旗幟易（君者莫非譬也）故善言可悉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悉之事以告於君此求）亂臣自為辭功祿明（亂字衍）為下請厚賞（未必當有功當得祿則然為之請以求衆心也）是以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為之必傷於上（其居也與佯為善者）為非毋動為善棟（動也與佯為善者為陳棄以非買名）而衆人不知之謂微

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為之必傷於上（其居也與佯為善者）為非毋動為善棟（動也與佯為善者為陳棄以非買名）而衆人不知之謂微

攻言為偽善漸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禁藏於胷胷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言度已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能制之凡此皆以己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澤非愛水

也孟謂泛水於水以泛水所謂盥漱夏曰之不炤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躰也冬之水寒不適便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鍾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效也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民效也君民於其所樂君其所樂則敖士而不憂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勤而自勵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必信功之於其所無信之於其所餘君人者莫不有餘則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慎而不犯故誅必勝殘息誅然後可以為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故能息所謂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法繁而姦多輕而犯之故曰民全無刑至有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故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繁而姦多輕而犯之故曰

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雖賞之不竊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法故法嚴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令敎於師長不為師長危令敎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敎重夫寶有神寶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施功謂施恩不鈞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為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事恩有功者怨故雖有厚德人誰譽之方冬植木雖動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能成衆尚不成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故也當今為愚人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刑法不適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措不當衆民不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本謂實藏自庫藏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移無益之費而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因而不贍因而不贍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

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惡謂所惡之物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貴易其法故謂不法者必以法治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百姓所縣命也縣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

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能退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廣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聽明不野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福禍兩來乃善

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來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及之事當致已有不致之也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生於為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持貴以招禍能以所聞賢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睹則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則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圉之以害柔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柔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惡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遠行而不雀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逐流謂潮則水逐流則利在前也故也

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經本之也得人之心而為紀紀綱所以紀之也法令為維網維綱以張也吏為網罟以為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為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農具既繕則械器械可修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急若攻戰之不退也攻戰之不退也當劍戟用銳稱者必推引之若劍戟擊刺被襲以當鐶鍾雨雹若甲冑身若湯炙故曰鐶鍾著之有盾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滿戰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蟄蟲始振萬物出生啓閉之候也所以息百姓之勞伐木毋夭夭美草木萃之初生也毋折萃聚之時召親賓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剖之也舉春祭蹇久禱以魚為牲以蘖為酒相召者營事蹇之嘉時滋長之毒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以害柔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柔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惡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

也所以生恩賜穀寡賑孤獨俾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前民謂勸勉貧弱之人也祭五正正謂五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佹讐佹讐者和讎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最萬物聚所以內作民勸功也賢而有功當復賞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選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也於四時事皆備故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中也和猶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番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而昌不亂而亡自古至今未嘗有也

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時然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故國不虛富而民不盡治必不失時也此其鈞謂錢鈞謂錢也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皆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皆良者何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修田備然後民可足也

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故王政可以行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謂計謀可以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權分謂敵國之所愛者各推則其減也而謀有功者五分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心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一曰視其陰所憎厚其

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愉者多與賂令以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愉者身在國內情告已故深得其情）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廣於嗜欲）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竽瑟美女則心惑亂）外內敵塞可以成敗（內外敵塞則理擁而昏惑也）四曰必深親之如與之同生（與猶也若猶也言深親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辯士令與敵國圖謀）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內人於他國令背約）絕其使（絕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敝其外（諂臣巧惑於諛文馬則耳目喪矣敝其外也）外內敵塞可以成敗（內外敵塞則理擁而昏惑也）四曰必深親之如與之同生（與猶也若猶也言深親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辯士令與敵國圖謀）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內人於他國令背約）絕其使（絕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敝其外（諂臣巧惑於諛文馬則耳目喪矣敝其外也）

國相敵必承獎（亦既相疑其士必鬬兩國敵則小傷大國以承其弊乃有一勝而獲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用）撫其所使（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離使其昌臣之意絕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若臣意離別不可使令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卷之十七終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入而化行也謂四面五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以養老之禮養老者）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巡也即巡而行方行布行）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征戍）三月有饋肉（謂官之肉饋）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嗜欲而供給之）

挪勤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以供之謂老老

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謂無妻）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官給二人之食）人子之葆（葆今之保字）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飪事而后止（幼者漸長能自營事然后止其養）此之謂慈幼

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

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主位主明主問主圄主縛主資主周主參）

安徐而靜人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為節先靜定已然後可定人虛

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
臣之謀說頭咻待也

右主位人主當如此居位

日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即有所拒有所許許也計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高

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為故所知故戒之

管子卷十八　三十一

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乃其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於神明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凡此皆有通順之宜故須問之樊惑其處安在消失法度所在也

小得知其原矣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化九竅自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任君官自治五官故五官為善者君子之賞為非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因來而加賞罰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實物皆屬已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所以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群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淨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世故無怨閨閤不閉善否無原故善之與不善

管子卷十八　四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富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女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昔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自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啻室之議謂論者言語讙啻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

啻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啻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績作夫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啻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夫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向山右及綠水環然後見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作鄉內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有六畜

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畜其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向山右及綠水環然後見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作鄉內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有六畜

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畜其義順乃別制斷之別分別其地數立城郭建邑市里制之斷之也州者謂之術者地數立城郭之術不成術而亂者謂之術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覇國不如覇國者國也不成材覇國者以奉天子覇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諸侯之國也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處自然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處自然不煩故因之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七閒閒謂閒隙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穊者所以為固也穊鉤也謂荊棘相鉤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無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

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風雾雹霜一害也蟲一害也雘一害也獄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泉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為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為枝水之枝山之

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因而疏引以泄雍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夫謂水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能漂浮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汲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遠猶張其勢而以行之水之

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堆前謂水至曲必激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頓也言水行頓而却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謂前排也杜猶閉也橛橛也言水至曲則衝而觸有所毀傷杜曲則壅塞則移移則控控亦壅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爲傷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也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則足謂其隊廣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水匠工為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溝池官府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令皆則其快用地之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因而疏引以泄雍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辛有暴溫或能潰決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數眾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為者輒免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其名物漂浮於水之上而不沉也有鋼病不可作者疾之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之有鋼病不可作者疾之謂狀者雖不任役可以視作者取其半功也并行以可省作者半事之謂視作者取其半功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鄙力役之際并行視之張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之都謂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既得甲士

選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里因父母案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既得甲士選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其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案行其里因其備水之器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家之父母與之閱以冬無事之時龍垂板築各什六謂什六具下人共此垂土車什二兩輦什二車輦兩人共推此兩輦兩牽曰兩輦所以載土車兩牽食器兩具兩人共其食器兩具每人有之銅藏里中以給瘞器謂人既有財器當銅藏於里中無得給鹵妻之用也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行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忤須之時毋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

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帝以毋事具器毋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

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萬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堤大水之傍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蓑大者為之堤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夾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負守之往往而為界毋以毋

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藏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故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扇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功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氣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郤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慮牢獄實廩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盡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西時以得四害皆服

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柰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春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之矣夏有大露煙喧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為溫其田及宮中皆盡并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入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

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五者已具民無怨者願其畢矣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行堤有壞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堤防可治者葺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令行堤防可治者葺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趣治以徒隸（續按衣謂以覆其上公所謂葆城之類）衝水可

招者招之終歲以毋敗為效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堤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管子卷之十八終

地貞第五十八 地貞者上地高下水泉深浅各有其位也 雜篇九

夫管仲之臣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 潰田悉徙 潰田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立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當撮此地之實數也 其木宜蚖蒼與杜松 蚖蒼二木名也○蚖按蚖恐作杭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蒼律春切恐作楡杜木名詩有扶之杜 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主於泉 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 呼音中角 言居是土之民其語音合乎角聲也 赤壚歷強肥 歷疎也強堅也 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萑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主於泉 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

黃唇無宜也 唐廡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 縣宜澤而澤 行廬落 土既鬆脆不堪板築故為行廬及蓋落也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廬 其地潤則數毀故不可以置廬也 其草宜黍秫與荼其木宜櫟楊桑 櫟木名楊桑又曰黍也 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 謂水趨橋之氣其泉居土中而流故曰糗流徙也 其木宜杞 杞木名也 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一十四尺而至於泉 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 黑墳宜稻麥其草宜茅 茅草名也 其木宜白棠 見是土也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其音疾以清 續校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也 補 言五音之聲響又似乎豬馬牛羊雞之鳴各有不同也凡今以五音想像合之良然可見古人聲物之精妙處凡將起五音凡首 凡首謂音之提先也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 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九五者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為八十一之首以成宮 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黃鍾小素為有八為徵 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二分之一為二十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也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不無有即有也乘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三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六十四而去一餘四十二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四十二而益其一分十四合為五十六是角之數五十六去其一分餘四十五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四十五而去一餘三十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三十而益其一分十合為四十是商之數四十去其一分餘三十二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三十二而去一餘二十一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二十一而益其一分七合為二十八是徵之數二十八去其一分餘二十七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二十七而去一餘十八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十八而益其一分六合為二十四是宮之數二十四去其一分餘二十三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二十三而去一餘十五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十五而益其一分五合為二十是羽之數二十去其一分餘十九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十九而去一餘十二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十二而益其一分四合為十六是角之數十六去其一分餘十五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十五而去一餘十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十而益其一分三合為十三是商之數十三去其一分餘十二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十二而去一餘八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八而去一餘七是徵之數也 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 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六十四而去一餘四十五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四十而益其一分十三合為五十三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五十三而去一餘三十五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三十五而益其一分九合為四十四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四十四而去一餘二十九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二十九而益其一分七合為三十六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三十六而去一餘二十四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二十四而益其一分六合為三十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三十而去一餘二十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二十而益其一分五合為二十五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二十五而去一餘十七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十七而益其一分四合為二十一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二十一而去一餘十四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十四而益其一分三合為十七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十七而去一餘十一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十一而益其一分二合為十三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十三而去一餘八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八而益其一分二合為十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十而去一餘七是羽之數也 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七十而益其一分二十三合為九十三是羽之數 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九十三而去一餘六十二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六十二而益其一分十六合為七十八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七十八而去一餘五十二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五十二而益其一分十三合為六十五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六十五而去一餘四十三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四十三而益其一分十一合為五十四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五十四而去一餘三十六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三十六而益其一分九合為四十五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四十五而去一餘三十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三十而益其一分八合為三十八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三十八而去一餘二十五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二十五而益其一分六合為三十一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三十一而去一餘二十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二十而益其一分五合為二十五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二十五而去一餘十七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十七而益其一分四合為二十一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二十一而去一餘十四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十四而益其一分三合為十七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十七而去一餘十一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十一而益其一分二合為十三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十三而去一餘八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八而益其一分二合為十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十而去一餘七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七十而益其一分二十三合為九十三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九十三而去一餘六十二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六十二而益其一分十六合為七十八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七十八而去一餘五十二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五十二而益其一分十三合為六十五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六十五而去一餘四十三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四十三而益其一分十一合為五十四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五十四而去一餘三十六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三十六而益其一分九合為四十五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四十五而去一餘三十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三十而益其一分八合為三十八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三十八而去一餘二十五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二十五而益其一分六合為三十一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三十一而去一餘二十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二十而益其一分五合為二十五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二十五而去一餘十七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十七而益其一分四合為二十一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二十一而去一餘十四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十四而益其一分三合為十七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十七而去一餘十一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十一而益其一分二合為十三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十三而去一餘八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八而益其一分二合為十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十而去一餘七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七十而益其一分二十三合為九十三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九十三而去一餘六十二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六十二而益其一分十六合為七十八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七十八而去一餘五十二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五十二而益其一分十三合為六十五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六十五而去一餘四十三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四十三而益其一分十一合為五十四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五十四而去一餘三十六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三十六而益其一分九合為四十五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四十五而去一餘三十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三十而益其一分八合為三十八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三十八而去一餘二十五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二十五而益其一分六合為三十一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三十一而去一餘二十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二十而益其一分五合為二十五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二十五而去一餘十七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十七而益其一分四合為二十一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二十一而去一餘十四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十四而益其一分三合為十七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十七而去一餘十一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十一而益其一分二合為十三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十三而去一餘八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八而益其一分二合為十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十而去一餘七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七十而益其一分二十三合為九十三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九十三而去一餘六十二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六十二而益其一分十六合為七十八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七十八而去一餘五十二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五十二而益其一分十三合為六十五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六十五而去一餘四十三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四十三而益其一分十一合為五十四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五十四而去一餘三十六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三十六而益其一分九合為四十五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四十五而去一餘三十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三十而益其一分八合為三十八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三十八而去一餘二十五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二十五而益其一分六合為三十一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三十一而去一餘二十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二十而益其一分五合為二十五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二十五而去一餘十七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十七而益其一分四合為二十一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二十一而去一餘十四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十四而益其一分三合為十七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十七而去一餘十一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十一而益其一分二合為十三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十三而去一餘八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八而益其一分二合為十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十而去一餘七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七十而益其一分二十三合為九十三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九十三而去一餘六十二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六十二而益其一分十六合為七十八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七十八而去一餘五十二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五十二而益其一分十三合為六十五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六十五而去一餘四十三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四十三而益其一分十一合為五十四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五十四而去一餘三十六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三十六而益其一分九合為四十五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四十五而去一餘三十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三十而益其一分八合為三十八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三十八而去一餘二十五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二十五而益其一分六合為三十一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三十一而去一餘二十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二十而益其一分五合為二十五是徵之數 徵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三分二十五而去一餘十七是角之數也 角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宮 三分十七而益其一分四合為二十一是宮之數 宮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三分二十一而去一餘十四是商之數也 商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十四而益其一分三合為十七是羽之數 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徵 三分十七而去一餘十一是徵之數也 徵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角 三分十一而益其一分二合為十三是角之數 角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宮 三分十三而去一餘八是宮之數也 宮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商 三分八而益其一分二合為十是商之數 商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生羽 三分十而去一餘七是羽之數也 羽之數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徵 三分七十而益其一分二十三合為九十三是徵之數 徵之數

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庾泥不可得泉庾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駁山十七施○續按施音高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青商神怪之名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騅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騅家畜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

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楊楊木名檉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吕其草魚腸與蒲其木乃柳檉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

命之泉英其草薪白昌其木乃楊檉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才也其草菀與蔷其木乃格檉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萵與蓌其木乃栾栾檉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谷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木葉下於鬱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鬱之下鬱即鬱也莊周所謂鬱閉也莊周所謂鬱西也鬱下於蒲蒲下於蒻蒻下於蓮蓮下於蓌蓌下於莽莽下於萑萑音追荒蔚草也一作堆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於也各有所歸謂烟者生於高者之下

而不格格謂聖也謂聖謀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薄澤以處言常處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黄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不白下乃以澤剽猶堅也堅故常潤濕而不乾也土多窳穴者土多窳故出虎之易全也态剽而不白此乃藻澤之地也其種大菌細茵赤莖青節長蔚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柞柞也柞扶樵及彼白桋白桋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蕙起其棘其棠其楸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群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莊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時所其麻大者

如箭如蓍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葦欲有與名大者不類欲有施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緻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續按類當作額貌飾也五言大麻頗美無此節小麻像型易治皮如練絲也五臭蕙蕭蕭本白莖其葉騷終無殢醒殢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鹵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色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揭不灰揭謂堅下相著青悉以落及謂色青而細密和落以相及也其種大蓍無細蓍無粘蓍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墳在行在丘在山皆宜竹箭來龜

來龜亦竹類也植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斥藨斥並古草名群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疏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菲菲木名也種木脊客榆桃柳棟群藥安生蓋與桔梗小辛大豪大豪名其山之枭鴟屬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傍有彼黃蓫及彼白昌山蔡蓍芒群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澤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群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為生既有糞壤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宜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以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沛落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起貌其種大蕢細蕢蕢草名蕢房父切小豆四月生白蓫青秀蓫青秀以蕃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麈麈言其地粟碎故若屑麈之麤麤猶起也其種大蕢細蕢其葉若苑苑謂盛貌開也其種穊菊赤蓳華蓫秀恚目恚目謂瘦貌開也

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蓫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态土之次曰五壚五壚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稷細稷赤蓳黃秀耶鄆細耶鄆草名蓳葉如扶穗扶穗亦草名也其粟大言其粒大蓫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壚土之次曰五墝五墝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壟蓫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墝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黑蓳青秀蓫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沛其種大蕢細蕢其葉若苑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埴五埴之狀
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摎杞細
摎杞（木名）黑莖黑秀蕃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
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莖細華（草名）白莖黑
秀蕃植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
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涼黑莖黑秀蕃植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其澤以
跖離圻以膠堵其種鷹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蕃植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彀五彀之

狀婁婁然（婁婁婁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蕃植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
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謂六生稻）黑鷺馬夫（皆草
名也）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
五桀之狀甚臧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秧（謂稻之秧長而
秧也）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
種十二物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

極（謂書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恭孝悌力（悌力則能弟本）
行（則能孝原）志無虛邪（虛謂誕詐）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
（觸藩）頰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
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拚庶幾前曰拚盥漱潔手漱滿口）執事有
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
沃拚正席（沃拚謂沃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
坐鄉師頰色毋怍（怍作謂其容貌）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教一
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必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以教事端也）
於次誦則不必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紀綱之名以此為紀
綱然後可與也）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與）後至
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
也）對客無讓（對客而讓則有不足敬心讓則不足敬之禮也）應且遂
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
坐復業若有所疑搢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具其食）攝衽盥漱（攝衽謂選
而饋置醬醋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
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戴中別（戴謂肉而細切）戴在醬前（遠戴近醬食之便也）其
設要方（其陳設食當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卒也）左酒右醬（左酒漬

右辭陰陽也○續按禮三飯而食飯畢又用酒以嚌用漿以漱故言飯畢乃言酒漿明在飯畢而食終乃言酒漿也○按醬蓋外也醬蓋菜之誤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斗也左

乾虛豆右乾挾匕匕者所以載肉○續按挾猶帶也謂食畫再益唯嚌之視食盡曰嚌再益曰唯周還而貳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拼前飲祭既席畢掃前并挾歟所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大伏也既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食畢乃飯食必畢乃飯飯畢乃漱漱畢乃拜拜畢乃興興畢乃辭辭以拼席之污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凡拼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中也播灑故散而潛室上宜故播散手為掬以灑室敗中有帚掃古也既以掃其敗中也帚其以舌自當置帚於其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拼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折毋有徹徹動也不得動仙物也拼前而退從前掃而卻退也聚于戶內聚其所掃之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狹脇以手排之也以葦適已適已循已向已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拼未畢

餘緒遂以左手正掃而橫其緒於掖中至其掃漸短有隨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於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掃而出存之也

交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七

脩身第六十一七

問霸第六十二七

牧民解第六十三七

管子卷之十九終

雜篇十一

雜篇十二

雜篇十三

管子解一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
也忠者臣下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
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
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
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祈羊至矣

高而不崩則祈羊至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故山高而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
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枝則民人附父母者
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
下者主之所用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者鴈
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
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
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
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
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治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
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
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

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
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
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
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
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
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
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
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
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
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
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
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
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群生
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
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
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也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
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躰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
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
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衛之法令之合於民
心如符節之相得則主尊顯故曰御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
名聲彰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
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涖其民而不以

言先之則民脩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
而廟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
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
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
斷故國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而國治竟
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
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

姓憎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叶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蹉跌而無所定謂之蹉蹉之問蹉蹉之問在所窴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蹉蹉之問不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之集道行不雘

明王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不助

天地不與舉事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事鬼神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都敵畏其威雖不用窴敵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

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窴略奚為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之也審固其法審其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心行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乃

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特此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王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治也斷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斷削

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遠者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

愛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真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若民如仇讎則民疾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雖偽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莫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

者獨有之也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
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
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
有於高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
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
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
之隈奚有於深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訾
譽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
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譽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謨臣謨臣則海內彼
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又遠而利愈多故曰謨
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
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曰顧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
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
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
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者也
天之載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載大故能兼載萬物人
主之載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載大者衆之
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
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則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
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
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
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
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曰必得之
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語己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
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
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
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
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
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
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王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躰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躰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參伍

也

明王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

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蝡蝡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蝡蝡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蝡蝡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隆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蝡蝡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遠其馬

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汙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

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止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慢衣冠不正。續俉解作整則省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儀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悳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

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

樂其上安其主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後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慶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之慶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
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
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
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
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
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也藏之
而無形技經作莫知其藏之無形釋之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
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
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
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
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
一也

棟生梲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
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尾則慈母笞之故以其
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怒不及弱子下尾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
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
能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桀
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
亡為天下僇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
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
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
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
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
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
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
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
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
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王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
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

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傷害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省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

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交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

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
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爭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身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先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饗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遠而不忘焉可以來矣（遠經作久）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群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
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經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

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睽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
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復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行賊暴也

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服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之三十終

人君唯毋聽寇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知繕補甲兵弊惰莫知脩飾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敗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

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來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駭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後說妄行男女無別及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盧穴就山非世舉之說勝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好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多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力猎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敗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群徒比周則群臣朋黨者起朋黨者廢前賢蔽賢者昌蔽賢者昌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比周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戮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聖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俊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國適有患則俊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敗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舉則群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設於官群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絕墨不正

人君唯勿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于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

法事者操柄不可以不正操柄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有冤窮微賤者無所告謝事不盡理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黨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逆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輕天而更有所仰釋雨而更有所仰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日衰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侵暴之也故曰三經既飾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騶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矣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愼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愼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不行施報不得禍亂乃始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平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棄怠倦以廢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得免者則令錢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令戒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崇何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校此五疑附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爲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曰莫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通順事有稱量人心通則人不用事夫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貨

所以量物者貨經言作成事以貨解曰用貨貨也則作貨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也

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

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廢民苦殃令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令錢不爲六者益損祿

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華邪化今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
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
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
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百姓得其
職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
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
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
勸而姦正故曰參於日月

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
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
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
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
子愛施所施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續按當作施衆在）

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極利有所并則
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
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私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
晏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

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惡之惡惡不忠而怨嫉惡惡不公議而名常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王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設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莫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大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群下此帝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明也

明王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群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務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王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也非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事莫不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物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

法曰令不出謂之賊
明主之道平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群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號遠閣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按經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來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按經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誅誅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群臣並進爵祿而姦不生其法令通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群臣並私而邪塞之門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負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欺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群臣並進爵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

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救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户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群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聽故威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賞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法以舉進能則臣離上而不比周矣以舉官則民務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交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而用己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群臣以虛舉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美故詐偽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交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舉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

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愁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者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趣於非功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

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交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慝是故忘主私交以進其譽（校同交後放此）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名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勝其任者廢死故群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群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
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
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知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
也故爲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
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
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
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經作家與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使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
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
任官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
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官務爲如此者則官失其能
受厚祿養所與俊而不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
莫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俊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校○紂作故官失其能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
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
以戰攻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
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
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察其
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
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
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
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鰥

寡孤獨不失其宜而主不
愚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
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
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參之合於法則行
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
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
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蔽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
舉故明法曰能不可廢而敗不可飾也

明王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群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則群臣擅生殺主之分也譽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顯主之分也毀誹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尚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盡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

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按絕作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枝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効常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匡乘馬第六十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二農之暈墝百畝也春

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按凍釋秩稷若百日則過時不秩矣是秩稷二十五日之內耳也按○陽凍釋秩稷百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自此七十日以後農夫耨種黍稷之時但諸種作只在此以後二十五日之內上十日加二十五日為九十五日而過五日而為百日則大時不可以種矣故曰百日不秩稷秩稷也

今君立狀臺五衢之衆皆作若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奪之地也起一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

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徵籍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以之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我策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功歸於府者後作緣繡而功歸于府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爰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爰粟五鍾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

分謂農夫曰將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
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特國穀之橫一切什九謂
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狹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狹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狹乘馬為
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
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
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狹故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驅國守
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

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
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
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
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
焉人君之守高下歲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
凶旱水決民失本則脩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
為庸故脩宮室臺榭非廢其樂也以平國狹也今乎於
其亡狹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
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狹又失諸夏
秋之狹數也民無擔賁子數矣倕脩之人治衆貧病之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揆度第七十一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者教我曰惟謹不備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粗布之禮不致牲諸侯大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蓄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群材不散（續拔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無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非君實賢之相使也故淮徐夷蠻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與大國

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徵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伏田筍纂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推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伏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墾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續拔委積也）園城肥致衝（續拔委積也無食則人散園而致之衝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攻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伏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歲藏三十年而守五締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當勝負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駁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椎鋤故伏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雖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惟官山海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

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七（續拔一秦十分之一）鉢一（一鉢升當米六合四勺也）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鉢二（二鉢爲釜當米六斗四升）釜當一鹽策（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正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策（正筭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三升（百升之鹽也）小男一升（小男小女食鹽半之）大女一升小女半升（大女小女食鹽半之）吉事再之（吉事祭祀也）喪事三之（喪事三月也）令鹽之重升加分（加分加一分也）彊釜五十也（彊其鹽之重也）分彊非彊也分彊其鹽之重也令使鹽官毋得而十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也）升加二彊（二彊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

皁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曷筴之曰計也商計也料其大男大女食鹽多寡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而立數而言之也一月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來之正九百萬也萬來之商日二百萬曷演為偶偶對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來之正九百萬也萬來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之數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千萬人籍錢三十萬萬來以此籍之又更其稅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三國之籍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老女也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鹽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為故能有二國之籍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則必嘗號

之數猶有在此外也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嘗號令此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令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鋮一刀若其事立鋮大鍬諸之鍵子昭反行服連輦名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一刀若其事立鍵君猶之所以帆作幰人號之輕筆居玉友者大車駕馬者也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鐵之重加一也三十鋮一人之籍也鋮之而取之則鋮重每十分加一分為擅而取之則二女之籍得三十一鋮無也字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擅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五刀也輕鐵一人之籍也輕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擅而取之則一人之籍得三耜鉏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當擅重加其加擅多然則衆賢勝事無不堅

耜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維無海而假名有海而鹽有山而糊名有山吾鹽於吾國彼亦卬無山而假名有山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有鹽而糊名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吾國鹽十錢者每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彼鹽半價陸續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既得我求彼鹽半價陸續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既得我求與用也本事在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者謂加五錢之如此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我用也皆為我用也

國蓄第七十三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國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操其食守其用擾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故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乎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乎之形不見奪之埋民可使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藉者在工商輕重乙作租稽君之所宜得也平稽者君之所以求也也在農曰租筑慮通計也清故也○績按後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儘利處處貴戚刑省是其國雖敵出二孔者
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竭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
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向反）隘其利途
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
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
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
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
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戚有凶喪故
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別註上令急收米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重）
賤所急則重也（別註）然而人君不能調故使蓄賈游市（別註
管子卷廿二　五
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別治給足也以十取百）分地若
一彊者能守分則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
以一取什（廣猶償也）愚者有不暇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
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
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且君引錢（謂損壽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
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
有飢餓不食者何也（言一國之內耕農之
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
食者謂豪富之家收斂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
庶之通施也（錢幣無通於飢寒之用人君何以均
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
管子卷廿二　六
利有所并也（民事謂穀帛也言人
分而有異是君上不能均之所有多少而
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貴下給賤致匱之○結按一本并字下有藏字）然則人君非能
散聚鈞羨（鈞均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強本
趣耕（本謂務農）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令使民下相役耳豈
能以為治乎（言人君不能收斂其利開制其輕重維御
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貪財紀不
歲適美則市糴釜
十繒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
我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

械器種饟粮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
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
秋實蓋方春蠶家閨之而賦與之約取其繒帛也方夏農人閧之亦賦與之約取其穀食也是故
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商富人不得擅其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
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
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以准故貴賤可
調而君得其利幣帛與衣者也當為幣踰賤而以幣
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狐國壤
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托食之若
夫以室廡籍謂之數成小曰室大曰廡是使人度其
之止生是使人不
敗收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稼耕也以正人
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蠶謂
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
浮浪為大賈畜家之所役屬
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
歲之穀糴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
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
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
籍吾子有四十之籍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謂小男小女也
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稅二十者三非必稅其人謂於糴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
非發號令收穫而戶籍也彼人君收其本委謹而男女
諸侯若子無不服籍者也論征也委者謂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

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
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

王起於禹氏（續按音虞）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
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
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
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
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
下也（續按通典引此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數者也下有調也註云五穀與萬物平
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萬一千乃可推制利門悉歸於上）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

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
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
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繩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
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
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焉桓公曰行軌數何對曰某鄉
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縣縣之人若干田
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
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紡織其功業若干以功業

直時而擴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群軌相
壤宜

桓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泛滿之壤有
竹箭檀柘之壤有水潦魚鱉之壤有
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人畝
十畝之壤若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
以本為得此君失也

桓公曰軌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擾其軌者下制其上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
干其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

應重有加什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隣徇游人出若干
幣謂隣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
食民隣縣四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
幣皆以穀准幣直穀而幣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
軌擴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
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
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此時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軌守其時有官天財當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當
謂山澤之所禁發　泰秋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之令
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
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
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
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廩藏也西時
泰春泰夏單衣冲冲若干無實之家皆假之械器勝任
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料都器械種種　體食必取贍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
公衣折泰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泰春十日不害耕事
泰半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
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

吾欲立軌官為之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策足以立軌
官桓公曰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
貨金臣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岑丘之西泰丘
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石東至於
沙者中田也救之以幣臣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
而國穀再十倍梁渭陽環之牛馬滿齊衍請岐之類莊
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駭馬駭就歛子之牛馬上無幣

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立貲散其粟
又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皆為貲
壞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
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藪澤械器之高下
在上泰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
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
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舉揸把以
上者為室泰三圍以上為棺槨之泰拱揸之租若干
泰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續按揚雄章延反摩也）湯以

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授聖古地（凶旱水決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

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惟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

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子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

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柰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

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狹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

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固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賜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狹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度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宜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宜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宜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黃金一斤宜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宜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其穀不登曰其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宜食八石民之通於禁藥使蠽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宜食八石民之通於禁蠱使毒不行者皆置之黃金一斤宜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容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狹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與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蓋閒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莢萬物興豐無失利速占得失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彈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揀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揀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失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縱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縱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縱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也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奚謂也管子曰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曰詩有掘閟而得龜者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閟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閟

比也以此龜為用者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
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
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
君請起千乘之使百金之（提）提起後也提裝也命北郭得龜之家
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
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
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之也）之龜為
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一日而
臺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
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可以意料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

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
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
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
藏龜（革更也賦教也籍席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
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
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
寶國安行流
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
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
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

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
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
收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
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器械
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傷賤無祿外皮幣
不衣於天下內國傷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
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
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
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
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
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
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
公曰使智士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
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
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令在國何數之有
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
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

於天下而舉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帝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貿之子為吾運穀而飲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equivalent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椎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其縣之壤廣若干其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受公錢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擇秋賦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泰春當泰穀雖貴不以出重之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時幣

之笑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笑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筐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校臺之錢散諸城陽廄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皆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擾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

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策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策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雜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稅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欽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雜而輕數也以鄉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問管子曰天子三百領泰畫而散大夫之穀實在上幣實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

三萊也皮革筋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君實卿州藏焉周制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常貫卿州藏焉周制二千五百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常貫卿州藏焉）周制曰就庸一曰而決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乘馬者（貨價也言應自受公家之所鄉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用者所在鄉州有之隨若未給腰輕之類堪於用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切權之也謂君上一切權之家臨塞判門則與奪貧富遂由龍令無可場焉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幣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唯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壯以至於禹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莞舍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策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策管子對曰狼壯以至於禹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澤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二漏墟之國謹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等公州之飾馬以乘來四時行捆羊之美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偏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薄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水泱之國有漏墟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泱之國常操國穀三分所憂也山處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泱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墟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

管子卷之二十二終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

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金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

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王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湊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慶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外因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

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其行事柰何管子對曰其行事柰何管子對曰其行事柰何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柰何管子對曰其行事柰何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柰何管子對曰其行事柰何桓公問於管子

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振
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成名欲人悍後而競收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民舉
所最粟舉盡也以避重泉之戍成名也殺此
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衛黃金百萬衛平
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衛之數也
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
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
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咭鹽百口之家百人

咭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
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耕而釜五十升加一耕
而釜百升加什耕而釜千君伐薪煮沸水為鹽正而
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
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
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眾毋得聚庸而煮
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
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
重君伐薪煮沸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戚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

揆度第七十八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
輕重十

也袖謂之絵　刻大夫中大夫之幣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武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七亦反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若干之數也言兌將當用此數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若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鄰國定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無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若干之數也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若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鄰國定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無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若干之數也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若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鄰國定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無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若干之數也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若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

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途者錄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途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間市朝則田野亾田野亾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

則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
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美動左右以重相因二
十國之策也按別本二十作
十國之策也錫二十國之策也錫金
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
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歲以
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
讓無為奇怍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
以行仁義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貴五倍一歲耕六
歲食粟貴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

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有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一
也夫天下者使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
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
則勢重治道則勢竭令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
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
而輕慶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藏則重發
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
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
者徐疾也今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
郭按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
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
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王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
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碆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
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
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
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狄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疋奈何管子對曰
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
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
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
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
王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
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王為上幣黃金為中
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百乘之國
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
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
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閭口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
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

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而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而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繆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

之匹馬之壞故親之救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已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圖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姦主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糟者賈其子三其本者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遂近通然後死得葬矣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慚民也輕重不調無糟之民不可責理弊南子不可得使君矣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之法什倍三穀不登減三穀穀之法再什倍夷跖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

逃其瓜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敵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

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
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衮童山竭澤益利
搏流出山金立幣存滯立駟牢以為民饒彼商萊之
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
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減民之龐五家之數皆用
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
聞乎管子對曰好識而不亂堅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
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
聞聲而來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
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
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
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
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
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奉之流此之謂來天下
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
掌里有積五家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
者予之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

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
兵柰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
也管子對曰請戰衝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
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實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衝處之國饋食之都虎
狼之所接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茶首之孫印傳戟
之寶吾無由予之為之柰何（如孤如字乃之字也言輿死扶傷者之孤也茶首白首也言白首事征戰其子又死此難者之孫也寶乃室宇之誤言持戰死事者之室也宜在所當恤而欲予之財奠而給養之也故云云）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諫封食

邑而布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積餘藏跡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美時葺之家曰城脫致衛無委致圍天下有順辭偷不與其故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收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舍鞫之數不行為侈弇焉困窮之民閭而雜之舍鞫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貴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雖得相讎而養之勿使赴於溝瀆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

頹行不偷而為用興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其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箱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隔北不相睹天駿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特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貴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子弩多匡輈者鎮按輈若澧切輗也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令弩多匡輈者其故何也能應弦以射者之名路而反曰能應弦以射者之名路管子對曰

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鵰雞鵠鵠皮十鈞之弩不得槀檄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射而弩弩無匡輈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殘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桐木管子對曰不可是絕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之高桐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聚孰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推事之圄大也王者乘欹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

行事柰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若請立五鬲之祭祭先之五吏春獻蘭秋獻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穀若此則澤魚之正百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道原流大夫立池沼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玄貝都立大舟之都大舟之都有深淵豐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乎

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蕝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蕝大敗越人此之謂水攻之謂水攻之北澤燒火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新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新桓公以佣邦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之

必以金玉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
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焉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
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
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對曰今君之籍
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
二君二王故賢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
重貧也衆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
其山林藪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藪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臧狂
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
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穀也故
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發桑且至請以給
其口食筍曲之薄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欵矣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蚕者口食筍曲之用生蚕熟則去分絓絲以償昔日游財也去分二分乃去聲讀如名分之分言去分取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
獲麥次日薄芋次日耕麻次日絕洎次日大雨且至趣
芸望培六時春日傳耜制之臣給至於國都春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廡故曰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

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
故事再其本則無貴其乎者事三其本則末食足事四
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葬人事不絀
再其本而上求之焉無止是使數桑不可獨行道財不
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文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
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
令操不友之事而食四十倍之衆而求民之少矣不可
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貿無有者賈人衣
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
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孤獨老不
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平欲為此散之正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
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
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藉其民者失其下
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宿而問曰吾不藉吾民何
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
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
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若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渾然擊故士忿怒鎗然擊金士陳然
之興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
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
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
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
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
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
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
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
乎狄朝鮮不朝請文皮毛(龜叶反)旃(旃毛也)服而以為幣平萬民

(戰死而可飽者為有重祿而口滿食用有重賞而手滿錢為利所動也 非大父母之仇也)

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蛇倫之虛不朝請以璩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舍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異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蟬瑁而辟千金者珷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蛇倫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踵蹊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寒其途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伯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

千里燕伯之壤三百有餘里北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智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秦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沛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弊沛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桑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群臣故不欲牧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桑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枯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遷故高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

因則國奚可成故謹毋失其度米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柰何桑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王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固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衢家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鎒一耨一鉏一鎡基一銍一鐮一鉏奇休反一斨一斤一鋸一鑿也一鉏一鉇時橘反長鋋也然後成為車一車必有一轅一軸一輻一輿一蓋一盖一轙一軹一軜一靷一鞅一靼一環一釭一轄然後成為車一車必有一刀削三材五材皆具然後為車故百工不移時而畢作之則逆亡而不守桑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之以輕重民童其童計其巔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坎諸侯鉼鍾之國也鉼鍾者豫戒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坎諸侯之國也遠枯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遷故高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

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載程諸侯五釜而得傳載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者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君廢其所宜得而飲其所強求故上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

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及人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取譽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之淺少者國必以戰時而亡）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望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竟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

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憂而不可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喪一戰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沽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而穫則時雨來下而利農事業望君之祿也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文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辨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從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

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卅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審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揮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劒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疊千人賜之人千金於是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

然太息曰吾烏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是以為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遣之酒四石肉四胖其無親戚者必遣其妻子酒三石肉三胖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誡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衰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乘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不離其牧皂而曲防之戰略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靜丁惠之功世高子國子諸人者其人手或是同姓世家其封邑分其國之五分之一也五去沮萊鹹鹵斥澤山間堰墝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

管子曰勝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勝齊之粟釜十則使吾國之粟釜百勝天下之粟釜一則使吾國之粟釜十桓公曰吾欲救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

立故救正商賈之利而救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
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
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
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卿大夫中大夫）藏百鍾當間客賈
藏五千鍾內可以為國丈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
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辭其五穀三倍其賈
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
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
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
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
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
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
作此之請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
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緌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
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得四者之序發號出令
物之輕重相什而相百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旄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
子曰惟山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
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北使其
人不知又先証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為璧（刻其書密而
圍石）又者萬泉八寸者八千十寸者十千璋中四寸瑗
中五百好倍肉（好倍肉曰肉）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幣已
君欲舉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
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幣乘不以幣
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
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牧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
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
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行事奈何管子曰諸侯守而三眷每至其
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侯從天子封於
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藉不如令者

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秋而走江淮之菁茅
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
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
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幾幣錙家以
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
反之以號令為可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使使
賓胥無馳而南臨朋馳而北報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
四子之行定戎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

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
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淮澤之萌也漁獵取
薪蒸而為食其得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
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貧賓無馳而南
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
下采材粟出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窮戚
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裸漁獵
之萌也治葛纻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
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

夏有以決耘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
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
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
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翟王令可以無應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桀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

亦高天下憂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莊之於萊亦純錙也其中周十金萊人知之聞基莊空周且欲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基莊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桓公曰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extra之我兆國有慘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牧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價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穀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粟天幣而求民鄉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幷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紘鵝鷺含餘秋齊鍾鼓之聲吹笙竽同姓不入伯叔父毋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

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徙吾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嫁其積藏出其財物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牧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賊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善乃令左右曰表稱貸之家庶人無文券者皆勿與仍存問之謹言鹽策之用稱貸之家皆齎百姓為代事夫其本業產者本業也何以治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

君且使使者桓公使人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策之用令使者齎百璧而與仍存問之謹言鹽策之用稱貸之家皆齎百姓為代事夫其本業產者本業也何以治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

管子卷廿四 十三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木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賭捆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杖推輿相賭捆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賭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墾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管子卷廿四 十四

桓公曰難賑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石而睯之式用也壁石墨也睯問也問之以壁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穀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睯之名顯於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壹衆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飲實

乎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千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之所增減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一非穀之所生也池龍夏其於齊國三分之一也朝夕之所增減者五分之一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也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固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以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新築之

所生者庶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於系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衍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位右守布萬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衍布五十倍其賈如此而有世善爲國者守其國之則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賀可以爲寧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形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踰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山謂源窕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慮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慮戲作造六峚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腊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烧增藪斬群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三十垂瀦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瀆之水以

敵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皇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峚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柰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強聘享不上公其時獨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載也邊鄙之有詈也古

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綿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九月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綿千匹賒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不至則是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綿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紡綿織縞而踵相隨織綿紡縞而踵相隨紡織縞綿晝夜不息行皆趨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綿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饑餓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綿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石穀斗十錢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閒其年民彼白而清中而濁應

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
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衣冠之國也一樹
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埽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
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
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若吾沐塗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
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
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粟何貴與粟田相并為之粟何管子對
曰粟莒之山生粟君其率自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
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
倍其君且自得而備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
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粟自得而備穀穀不可三
月而得也楚雜四百齊因令人載粟慶楚之南楚人降
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
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諾狐色應陰陽之
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
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出
山林之中離枝間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
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
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
令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所以

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移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之大恐則將其士卒保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貿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今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耒脩械器之巧齊即令關閉遏糴於趙趙釋十五關閉取之石五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倒蹇者為下陳處卧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重什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械器以應三敵即本國而歸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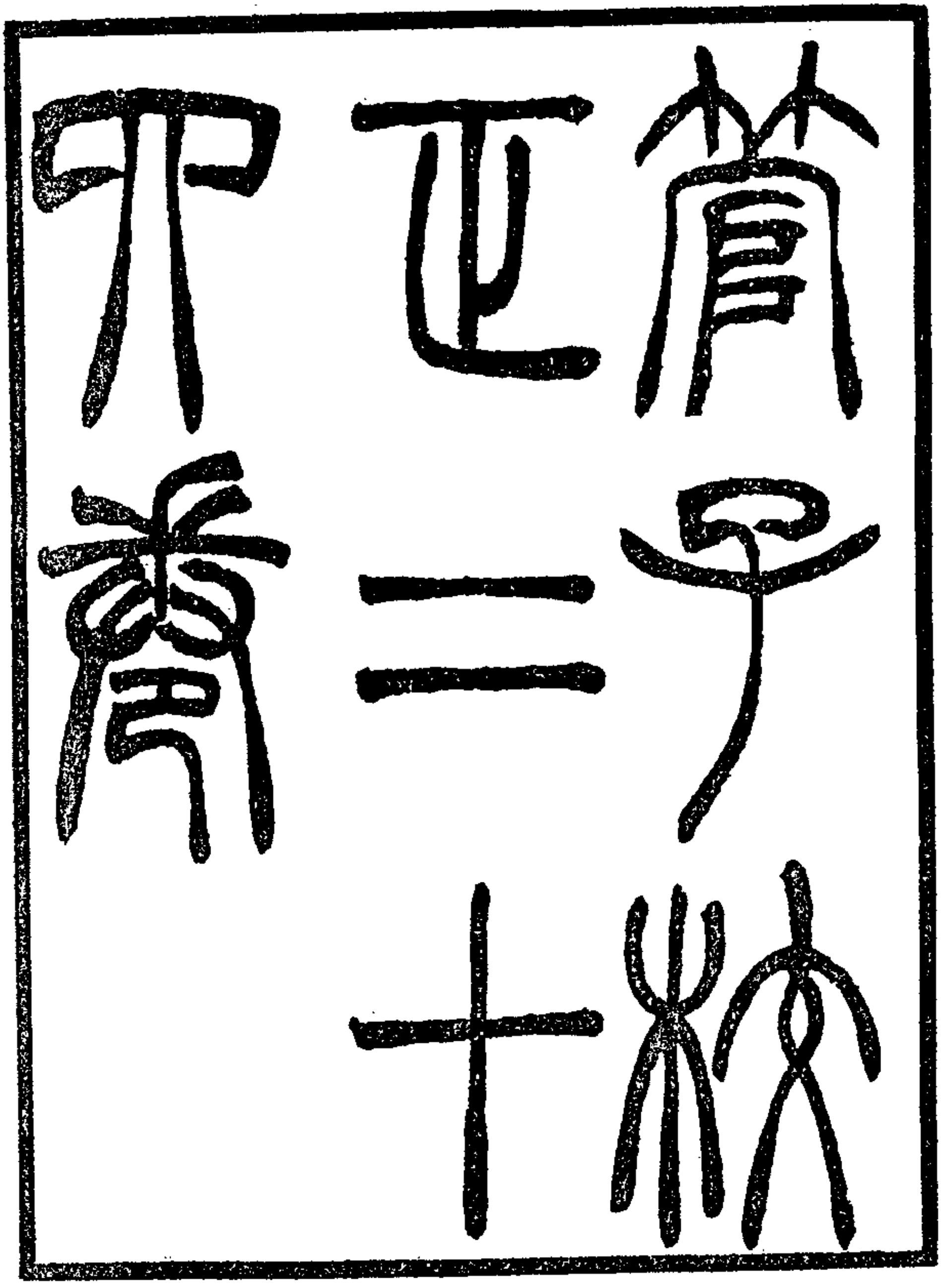
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之春令也

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遣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郊祀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倒蹇者為下陳處卧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通謂之後天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攘狂以魚發號出令曰毋殺牛而勿殺賞而勿割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鑽鑪灶井所以御春也夏之事也○編按鉆之姚切燧也鉆鑽理切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毋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

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毋詠大臣毋斬大山毋殘大衍
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
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
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毋天子之所以生始而
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
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
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
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

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
祀於大惣西出其國日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統白措
玉揔帶錫鑑吹塤駕之風鼙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
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薦發號出令曰訢
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際務有所赦
作行牛馬之賞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統黑
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壅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祭

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
黑而統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縣都人斷伐
具械器趣人新筑葦龍舊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之時未民以
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
芸之害也宜獲而不獲風雨將作五穀以敗上民零落
不獲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熟者
鳴不藏之害也張弧當弩銚耨當前戟耬當後鉏耨當
笠當枹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清代學術叢書第一集

戴君子高寄其所箸管子校正屬序於蔭蔭何足以序子高之書哉蔭之慕子高久矣則於其書何可以無言自明人刊書而書亾諸子幸以道藏本得存管子不列於道藏故屢經明人刊刻其書荏若泯若沒閒吾吳黃薨圃有紹興本其中足證各本之謬者實多如形勢篇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未誤爲得幽邪氣襲內未誤作入內莫知其澤之未誤作釋之其功達天者天圍之未誤作違之乘馬篇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未誤作太山藪鎌繦得入焉未誤作纏得版法篇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未誤作象法幼官篇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下未衍之字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未誤作權與宙合篇內縱於美好音聲未誤作美色淫聲樞言篇賢大夫不恃宗室未誤作宗至八觀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朝之臣右下未衍

求字法法篇矜物之人未誤作矜物內亂從此起矣未脫矣字小匡篇管仲詘纓捷衽未誤作插衽維順端慤以待時使注待時待可用之時也上未衍而使之三字霸言篇驥之材百馬代之又彊最一代未均誤作伐戒篇東郭有狗嗥嗥注柳謂以木連狗未誤作猳謂形勢解臣下墮而不忠未誤作隨而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下未衍動者二字亂生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未誤作眾人使人有理遇人有禮理禮二字未互倒版法解往事必登未誤作畢登海王篇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未誤作問口山國軌篇不藉而贍國爲之有道乎未誤作道予皆與王懷祖先生讀書襍志相合其他頗是者尚多今歸東昌楊氏矣予高陳碩甫先生高足弟子實事求是深惡空腹高心之學是書精當必傳無疑先是湘鄉師閻蔭欲爲刊其

所箸書併欲重刻管子且推及荀賈董劉揚老莊列淮南諸子善本會師歸道山其議遂罷而子高亦病矣古學廢興間不容穉可慨也夫同治十二年癸酉二月吳縣潘祖蔭

牧民第一　經言一　戴望纂

地辟舉則民留處　望案朱東光本作地舉辟則可留處據尹注似亦作地舉辟舉處爲均上下文皆協均此不宜獨異輕重甲篇曰地辟舉則民留處事語地數二篇竝曰壤辟舉則民留處是其明證朱本可字誤

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資產部十六引此均無廩字

野蕪曠則民乃菅　元刻本蕪曠作無儹望案菅疑荒字之誤荒與曠爲均或作蕪誤

不璋兩原　丁氏士涵云璋當爲障高誘呂覽注曰障塞也說文訓隔隔亦塞也又土部墇擁也義亦相近

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　丁云悟疑信字之誤神信爲均

滅不可復鎝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引復鎝作得復御覽六百二十四治道部引鎝作揩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　王氏念孫云政之所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御覽治道部五引此竝作政之所行後人改行爲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是其證改之則失其旨矣孫氏星衍說同

我存安之　御覽治道部五引作我安存之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　治要引畏作恐孫云下文曰故刑繁而意不恐則作恐字是

積於不涸之倉　治要引涸作竭

使民於不爭之官　趙諫長短經八引民作士爭作諍望案鄭注周官士師曰官官府也

不偷取一世也　治要一作壹

令順民心則威令行　日本安井衡纂詁引豬飼彥博云威令之令疑衍

右士經　俞氏樾云士字當是十一字幷寫之誤毋曰不同生　顧氏廣圻云士字古字通此同生即同姓也詩杕杜傳同姓同祖也禁藏篇如典之同生典乃與字之誤如與之同生義亦猶此矣

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　王云國當爲邦上文生聽爲均鄉行爲均此邦從爲均今作國者是漢人避諱所改宋氏翔鳳說

同

如地如天何私何親　張氏文虎云私疑疏之誤韓子揚權篇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即本此

如月如日唯君之節　望案朱本作如日如月誤日與節均古日月二字聲不同部詩齊風東方之日篇可證

召民之路　丁云召詔之段字爾雅釋詁詔道也是謂聖王　宋本宋本聖王竝作賢王御覽皇王部一引與此

同

兵甲彊力　治要彊作勇

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　宋本惟作唯

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　俞氏正燮云此分字即乘馬篇聖人善分民之分言託業用之也注非

無私者可置以爲政　丁云爲政與上爲長對文政當讀爲正
　爾雅釋詁正長也俞說同
宏於財者失所親　丁云廣韻宏俗吝字當改正
右六親五法　丁云六親與五法當分章宋本及劉氏
　續補注本子目下分爲二是也
形勢第二　經言二　丁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曰山高名
形勢
山高而不崩　埤雅引崩作陁
則祈羊至矣　張云祈羊贊解羊疑祥字之譌國準篇云立祈
　祥以固山澤是其證
則沈玉極矣　宋本玉作王古玉字
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　王云得幽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本作

託幽此涉上句得字而誤後形勢解正作託幽
銜命者君之尊也　後解銜命作銜令
上無事則民自試　元刻則作而與後解合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宋本修作脩後凡修字皆同王云朱
東光說蜀乃器字之誤是也後解作蜀亦誤（與此異）脩當爲循亦字之誤是也隸續曰循循二字隸書只爭一
畫傳寫往往譌溷事試爲均循言爲均循順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候曰從也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引廣雅曰循從也）言人君抱器不言而廟
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曰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
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
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循（今本循字亦誤作脩今據上文則民循正改）是其
證矣宙合篇曰明墨章畫（今本畫譌作辯見宙合）道德有常則後世人

人脩理而不迷脩亦當爲循言君子道德有常如工人之明
墨章畫則後世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君臣篇曰權度不一則
脩義者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
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爲循循亦從也下文曰下之事上
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也四稱篇曰不脩天道不
鑒四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兩脩字亦當爲循言不順
天道不遵先故也侈靡篇曰緣故脩法以政治道脩亦當爲
循緣亦循也（廣雅緣循也）政與正同言緣順故常遵循法度以正
治道也勢篇曰慕和其眾以脩天地之從又曰脩陰陽之從
而道天地之常脩亦當爲循循順也從行也（廣雅曰從行也夏小正傳曰不
從者弗行）正篇曰必脩其理九守篇曰因之脩理故能長久脩亦
當爲循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案實而定名
責實虛僞不鹵皆本於管子也地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輸
梁趙宋衛濮陽脩亦當爲循言循河濟而南也

鴻鵠鏘鏘唯民歌之　後解鏘鏘作將將唯作維案將將古字
鏘鏘今字
飛蓬之問　宋本問作閒丁云閒乃閒字之誤後解作問古閒
與問通玩尹注聲問之訓所見本不作閒矣易繫傳勿問
之矣崔注問猶言也觀後解云裴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
之言明主不許也語意自明
燕雀之集　後解作爵

犧牷圭璧　丁云當從後解作犧牲珪璧侈靡篇曰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聲輕重己篇曰犧牲以魚犧牲以剭是作牲爲長作牷者後人改之

不足以饗鬼神　宋本饗作享是也說文享獻也饗鄉人飲酒也段氏注凡獻於上曰享凡食其獻曰饗張云此以儀不及物者比之飛蓬燕雀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云不足以享鬼神

召遠者使無爲貣　丁云召讀爲招廣雅釋言招來也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

唯夜行者獨有也　王云當從朱本作獨有之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俞本也譌作乎據此文改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作惟夜行者爲能有之亦有之字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王云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當作所謂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亦甚明下涇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後人既改此文爲平原之隰遂幷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嘗嘗之人勿與任大　丁云嘗當作詻說文詻告訶也今作苛此借義引鄭注喪服四制云口毀曰詻說文無嘗字心部憲膠言不慧也爾雅釋故衞嘉也後解云推譽不肖之謂嘗推譽與後解合丁云集韻引一切經音義詻作苛是也

謨臣者可以遠舉　宋本以作與同後解王氏引之云謨與謀同集韻曰謨古作謀爾雅曰謨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誤巨大也謨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謨臣臣亦當作巨字也若作謨臣則其義不可通矣且巨與舉爲均憂與道爲均二字古音同在幽部若作臣字則又失其均矣尹注非

舉長者可遠見也　元刻本見下有者字後解同丁云可下疑脫與字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孫云裁古通作材故形勢解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能比焉尹注非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俞云此句之義爲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美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則其所據本已誤

嘗會者不肥體　宋本朱本嘗皆作嘗與後解合丁云集韻引一切經音義嘗會貌亦作嘗玉篇嘗嫌會貌

必參於天地也　安井衡云古本參下有之字

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劉績補注云經文不應有故曰二字疑衍宋云周秦傳記多以是故發端故曰猶是故故古也謂古語也劉說非

無廣者疑神　張云無謨之假字上文云謨巨者可以遠舉望案據後解云故事廣于理者其成若神則張說是

任內者將假　望案假當作假說文假至也方言假洛至也郊
唐冀兗之閒或曰假或曰洛
曙戒勿怠　俞云既勿怠矣又何逢殃之有勿當爲夕字之誤
曙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下文云朝怠其事夕失其
功此以夕對曙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
後稗逢殃　宋本稗作稊
郊氣入內　王云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解及文選長門賦
注七發注引此竝作襲卽入也無須改襲爲入孫說同
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俞云賓讀爲擯論語君召使擯釋文
本亦作賓是也言主君衣冠不正則爲擯者亦不肅猶上文
所云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也
天下之配也　王云天下當爲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

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卽其證今本涉上
文天下之人句而誤黃氏日鈔亦云地誤作下
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宋蔡潛道本作道往者
其人莫往道來者其人莫來宋云當從宋本道往者其人莫
往言人與道俱化而不見其往也道來者其人莫來亦與道
化而不見來也故注云均彼我忘是非而無往來之體劉氏
據形勢解改作道往莫來道來莫往彼係譌字
莫知其釋之　宋本釋作澤王云澤釋古字假借後人不知而
妄改之當從宋本望案後解作舍
萬物之生也異趣而同歸　陳先生奐云生後解作任任字不
誤趣後解作起誤
生棟覆屋　俞云生當讀爲笙方言云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

之閒凡細貌謂之笙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宋本違作圍下文天之所違及後解竝同　王云古字
違圍相通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鳥鳥之狡　王云當作烏巢之佼佼與交同後解云與人佼本
如是今本佼爲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佼是其證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　王云見與之交當隸書交字作友與友相似而誤後解云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是此文上句作友下句作佼也　見哀之役哀與變古字通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各哀其所生高注竝云哀變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愛或爲哀役當爲佼字之誤役字古文作彳佼與交相似
從朱本作見與之友後解亦作友
其證也尹注非

獨王之國　劉云當依解作獨任之國王云任字古通作壬因
誤爲王耳望案王字義長不必改字獨王者若桀紂爲天子
不若一匹夫也
久而不忘勇可以來矣　宋本來作往誤
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　後解兩而字皆作之張云不
可復不可再猶云雖悔而不可追尹注非
權修第三　經言三
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　洪氏頤煊云取當作恥謂民無慙
恥雖眾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下文則民無取文選射雉
賦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尹注非
臺榭廣也　劉本榭作謝望案說文有謝無榭劉本是
必重盡其民力　治要引此無民字孫云民力之民涉上文而

民眾而可一　治要一作壹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　丁云刑當讀爲
形與上文徵字對下文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
敢爲之乎是其證望案韓子難三篇引此文作見其可說之
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　俞云化當作
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
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外見魯峻碑化字隸書或作
水見臣承碑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
百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然後申之以憲令　朱本後作后後凡後字皆同
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　宋本殺皆作弒

管校一

用之有止　治要止作正下文用之不止同
家與府爭貨　北堂書鈔二十七引貨作貸
故野不積草　意林不作無下文皆作不
故民情可得而御也　陳先生云民情之情蒙上文人情而衍
故上不好本事　元刻不下有能字
婦言人事　洪云當作婦人言事尹注非
而求百姓之安難　治要無難字
朝廷不肅　宋本廷作庭後朝廷字並同
上下淩節　宋本淩作凌治要作下賤侵節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賦斂競得　宋云當作臣下閒欺欺與謀
爲均愈云閒讀爲姦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閒公羊
作昌姦是閒姦古字通

管校一

立政第四　經言四　治要引此篇名作立君
則不可授以重祿　宋本以作與治要同無授字
則材臣不用　中立本材作財
道塗無行禽　俞云此承上文僕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
左氏襄二十四年傳曰收禽挾囚藏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
以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賄賂
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遠無蔽獄孤
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之義尹注謂無禽獸
之行說非
孤寡無隱治　俞云無隱治與無蔽獄義同周官小宰聽其治
訟司市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而斷
之皆以治訟並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爲踐

土之會治及衛侯注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是古人以訟爲治之證

故曰刑省治尊　宋井衡云曰字疑衍

大德不至仁　王云至仁卽大德未有大德而不仁者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衆心故下文曰鄉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尹注非

山澤不救於火　孫云救當作敬下文倘火憲敬山澤其證也敬與儆通言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木不殖成洪說同

草木不植成　宋本不下有得字植作殖下文桑麻不植於野亦作殖

築障塞匿　孫云築障塞爲句匿字衍安井衡云匿讀如匿空之匿謂邪徑旁出者

博出入　王云博字義不可通博當爲搏字之誤也俗書搏字作搏因譌而爲博商子農戰篇民不搏則國力搏衛策顯王搏事秦策有佗計篇詩外搏好一則搏今本搏字並譌作博搏與專同一道路專出入專與一正同義審閭閒愼筦鍵亦所以專出入也下文曰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卽專出入之謂也古書多以搏爲專霸言篇曰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與專同尹讀爲搏聚之搏非是到己解之　內業篇曰能搏乎能一乎今本搏譌作搏到己解之心術篇作專　繫辭傳其靜也專陸續本專作摶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薑遇本作摶史記秦始皇紀摶心揖志索隱曰摶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摶民力以待外事凡商子專字皆作摶呂一從董本也商子農戰篇曰摶民力以待外事而一之則民樸而可正也摶民力以待外事而一之則民樸而可正也摶民力以待外事而一之則民樸而可正也

者即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疑遂于官三字未足妄增鄉字又疑鄉官鄉屬爲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不得無于字兩句既皆有于字則及游宗三字文不成義亦不得無于字展轉相加遂成此誤

从罪不赦　宋本作罪从是下文同

使者以發　元刻以作已以已古通

考慮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　陳先生云考慮乃布憲之誤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　丁云尹注上憲爲歲朝之憲下憲爲月朝之憲非也布憲當爲行憲上文云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故此謂首憲既布然後可以行憲下文云憲既行憲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舉亦行也亦不謂可以布事矣

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　丁云敬與儆同敬山澤以下之所殖地數篇云謂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山國軌篇云桓公曰何謂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尹注謂山澤之所禁發皆其證矣

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　望案民下當脫足字所字疑衍

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罰　望案當讀前後農夫句陳先生云前後猶先後也毛詩傳曰相道前後曰先後均皆荀子皆作順修

由田之事也　王云由即田字之誤今作由田者一本作田而後人誤合之也田謂農官也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法法篇曰舉陶爲李后稷爲田小匡篇曰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張云由疑司字之誤司田亦見小匡篇

勸勉百姓　宋本勉作免古字通

辨功苦　宋本辨作辯

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　春秋繁露服制篇與此文同六畜作畜產陳作甲

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　繁露作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無修字王云修字不當有此涉上文鈞修而誤

雖有賢身貴體　繁露作賢才美體

天子服文有章　繁露作服有文章

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　望案此文有譌脫繁露作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以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當據補宋云將軍大夫是大夫爲將軍乃上大夫也墨子亦有將軍大夫之名

以命士止于帶緣　以字涉上文而衍

散民不敢服穠采　宋本穠作雜凡全書穠字仿此

百工商賈不得服長毳貂　繁露作不敢服狐貉

刑餘戮民不敢服絻　絻一本作絲王云刑餘戮民不得與四民同服非但不敢服絻而已作絲者是也繁露作刑餘戮民不敢服絲是其證古者爵弁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

洪說同　望案王氏廣雅疏證於紲紲也引管子不敬服統調紲故一本作紲紲之誤釋名紲抽也抽引絲牖出細緒也紲紲用紲其說更長

不敢畜連乘車　望案連讀當爲輦說文連負連从辵从車易經於不可及　元刻本可作足

輦注故書輦爲連丁說同

蹇往蹇來連虞注連讀爲輦周官鄉師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　鶡冠子天則篇同此文作未令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

成而不議　鶡冠子作成而不敗

右七觀　丁云觀當作期前子目亦謁觀當改正

乘馬第五　經言五

管校一

非於太山之上　宋本太作大王云太當爲大大山與下廣川相對成文無取於太山也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　宋本別行不連上

地不平均和調　御覽三十六地部引作均平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　宋紹興本連上節不別行楊忱本與趙同

天地莫之能損益也　宋本無損字張云此地字宜衍上下文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一例

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　王云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曰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文云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小大也下文不知任之輕重也下文可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承此二句言之今本器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

樊棘襍處　王氏引之云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爲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荊也楚棘襍處謂荊棘叢生也地員篇曰其草宜楚棘　王云纏當從宋本作纏說文作纏云索也坎

而言地不正則官不理卽上文所云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今本地作正者涉上下文正字而誤尹注非愈云正不正正字涉上文長短小大盡正而誤釐正字耳

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　丁云不正謂爵位不正也對上爵位正言之理字涉上句義可理而衍而不可不理也當作而不可理也對上義可理言之望案以字及而不可不理也六字皆衍文

右陰陽　張云題與上事不合益此等皆後人妄增

則百利不得　王云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上文曰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是其證今本涉下文六不字而誤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正作百

利得尹注非孫說同

管校一

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　望案此下當有而不能爲治亂句與下文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一例

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　王云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曰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文云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小大也下文不知任之輕重也下文可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承此二句言之今本器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

樊棘襍處　王氏引之云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爲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荊也楚棘襍處謂荊棘叢生也地員篇曰其草宜楚棘

棘

藪鎌纏得入焉　王云纏當從宋本作纏說文作纏云索也坎

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案鎌者所以束之列子曰擔纆采薪是也今本纆譌作縛據殷敬順釋文改采薪譌作薪菜據淮南道應篇改鎌與纆皆入聲采薪者之所用故曰藪鎌纆得入焉若纏爲纆纏之義非繩索之名不得與鎌竝舉矣

九而當一　丁云此與下蔓山九而當一兩九字皆當爲十下文云汎山九而當一是其例上言百而當一者四下言五而當一者三或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三等之地一九失序次卽藪及蔓山之地與汎山亦無區別

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釜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釜得入焉十而當一　張云蔓山所出何遜於林九當作五汎山不可解其所出與下林同何云十而當一疑此二十一字皆衍文

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　張云山林宜以類相從流水三句當移林下與澤乃類蓋錯簡

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丁云管子書多以命爲名地均土均也卽管子地員

五彙而長命之曰某鄉　中立本脫曰字

三夫爲一家　安井衡云古本三夫作二夫

一馬其甲七其敝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敝二十　王云一馬之所用不得有七甲五敝一馬當爲一乘四乘有二十八甲二十敝則一乘當有七甲五敝也今本涉上文四馬而誤

丁云一乘甲士十人若七甲則太少王改一馬爲一乘非也下文四乘乃是一乘之譌上文一乘四馬句正引起甲敝之數又以分數合數古人文法往往如是若既知一乘用甲四十人而有二十八甲者多爲之備也日本猪飼彥博云四乘之乘當作馬

白徒三十人奉車兩　洪云奉當作輦周官鄉師治其徒役與其輦輦史記淮南列傳輦車四十乘說文輦大車駕馬也謂載物之車王云奉車兩當爲奉車一兩山至數篇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也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　丁云六益八字之誤下文云方一里九夫之田也又云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此古井田遺制侈靡篇云乘馬甸之衆制之此周官匠甸之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與司馬法合

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　丁云盡讀爲贅張載注魏都賦引倉頡篇曰贅財貨也贅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贍史記高帝紀作進

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　丁云趙本制屬下讀非季絹以制計猶纂布以兩計也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杜子春云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只與禮既少贈用制幣注丈八尺曰制幣子外儲說右上篇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除以衣士

經纂布百兩當一鎰　望案纂字疑衍說文經絺也經布絺布也陳先生云纂布與考工記纂絲同事與上文季絹細絹纂布白布是也經則公用之字耳

六步一斗　丁云斗當爲斗玉篇云斗俗斗字漢平帝紀後漢
仲長統傳皆有斗字一本斗作升
其貨一穀籠爲十篋　朱本籠作籠幷有注云寵音籠
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　丁云苟字於義難通疑卽商字之訛
而衍者
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　丁云趙本正字絕句秦疑當分字絕
句春曰書比與秋曰大稽一例或曰分春與立夏皆言時序
之中然則秋亦當曰分秋矣
與民數得亾　俞云與與舉字通舉民數得亾謂記錄民數之
得失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
舉謂記錄之是其義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　俞云十仞當爲一仞一

仞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
若作十仞則太縣絕矣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
半　王氏引之云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仞見水輕征
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謂一仞
見水則去常征十分之一二仞則去十分之二三仞則去十
分之三四仞則去十分之四五仞則去十分之五也今本譌
脫而又有衍文幾不可讀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　劉云此
言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四尺見
水則免三三尺見水則免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十分去一當
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俞云劉說未得此文亦有錯誤當

無怪矣劉氏以潦爲旱以旱爲潦兩義傎倒故不得其解
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王氏引之云上文由五尺而四尺
尺而三尺而二尺則此當爲一尺矣若三尺而見水則
地猶高燥不得比之於澤蓋寫者誤耳
不可使而爲工　丁云工與功同不可使而爲工者不可使而
爲三日之功也下文云不使而父子兄弟不怠其功
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　陳先生云貨當從宋本作貸言視
其功有貸離之實使出夫粟也貸離猶差貸也月令曰宿離
不貸又曰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毋或差貸是其
義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　吳氏志忠字有堂吳縣人云道爲故字
之誤時下衍也字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王云生讀爲性見周官大司徒注　閉當爲閑字之誤也廣雅曰閑正也爾雅曰類善也言民之性入乎邪僻則愚由乎中正則善也尹注非望案宋楊忱本正文及注皆作閑與王氏合

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　宋本忘作亾望案亾當訓爲無貨疑資字之誤淮南精神訓隨其天資高注云資時也此處尹注云言不爲則失時蓋唐本尹所見者猶是資字丁以貨爲貸之誤云與下文來均亦通

管子校正卷一

舊校一

七法第六　經言六

若是安治矣　治要安治作治安

角量也　丁云角與斠同說文斠平斗斛量也平量之器謂之斠因之平亦謂斠月令角斗甬注角謂平之也孫子虛實篇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曹注角量也角卽斠之段借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　丁云案下文云鐫儀畫制不知則不可卽承此文言之當作不明於則而欲鐫儀畫制觀運均檐出號令則與立朝夕定其末之意不相比附且與下文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句相復矣

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　丁云運均墜于非命中篇作員鈞音相近廣雅運轉也運鈞轉移無定故尹注以爲陶者之輪集韻鈞一曰陶旋輪是也今注輪字誤輸致不可通

檐竿而欲定其末　王氏引之云檐當爲擔擔古搖字考工記而摇之釋文摇本又作搖天人夾漢書天文志附耳搖動搖言鈞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定其末也故心術篇曰搖者不定遽者不靜搖與檐字相似世人多見檐少見檐故搖誤爲檐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到搖漢表作劉檐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注文選本漢書司馬相如傳作消檐皆是搖字之誤尹注訓檐爲舉非是墨案王氏廣雅疏證設以檐爲檐之段字說文檐何也

猶倍招而必拘之　王氏引之云倍與背同招射之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高注招埻也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拘當爲射字之誤草書拘相似射招者必向招而射若背招則招不可得而射矣尹注非

論材審用　宋紹興本材作財

和民一衆　墨案上文作治民一衆此作和字誤下文選陳章亦是治字

右七法　宋紹興本及別本皆作右四傷王云今本是百匿傷上威　王云尹注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上威傷其說甚迂匿與慝同百匿衆慝也言姦慝衆多共持國柄則上失其威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雉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爲姦匿今本匿誤作匜竝與慝同

人君泄見危　王云見當爲則故尹注曰君泄其事則其位危世主所貴者實也　元本朱本實皆作寶王云實當從朱本作寶今本涉上言實而誤下文令貴於寶是其證又侈靡篇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必因天地之道實亦當從朱本作寶

下文棄其國寶是其證寶與道爲均下文聖稱其寶亦與道爲均

以君則不然　俞云以君當作良君篆文良作㠯脫其半則爲以矣鄭君所謂壞字也

致所貴非實也　元本朱本實皆作寶實字誤

不爲變親危其社稷　丁云當作不爲親戚危其社稷法法篇兩見皆作親戚

故曰社稷戚於親　陳先生云戚疑當作變與上文誤易變於親猶言重於親也尹注云棄親而存社稷不誤

居身論道行理　丁云居乃君之誤字爾雅曰身親也君對下

莫敢開私焉　元本作莫敢閑馬

愛賞者無貪心　陳先生云愛當作受尹注賞不踰等是受之義

右四傷百匿　王云朱本無百匿二字是也四傷是篇目百匿乃四傷之一不得與四傷竝列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　通典百四十八御覽兵部二引作此八者皆強故兵未出竟而無敵八者恐備然後能正天下今本脫誤

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　望案此數句與上下文義不貫疑是錯簡或云衡庫二字乃行軍之譌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俞云尹注或曰觀當爲勸然大戴記四代篇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亦以立與觀對則立知即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遠也此云立少觀多義正與彼相近

故聚天下之精財　王云財當爲材幼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尹注曰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是也今本涉注文而衍人字又

上文聚財而誤

不試不藏　宋紹興本藏作臧

莫害其後　丁云害當作圉下文禁圉即承此二句言之圉古

禁字幼官篇莫之能圉趙本亦譌作害

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　朱紹興本楊忱本禮皆作理丁云作理是也形勢解俱是理字呂覽勸學篇此生於不知理義

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望案御古禁字說文禁祀也段氏注云今段爲禁禁字古只用御字

若夫曲制時舉　丁云曲制見孫子孫子言兵本管子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　丁云此言數之多少必出於計計下不當有數字下文云計必先定于內計未定于內皆承此計字言之參患篇云用日維夢其要必出於計亦無數字是則戰之自勝　丁云參患篇作則戰之自敗此勝字誤當作敗是字衍文

兵無主則不蚤知　丁云知下當脫敵字下文故蚤知敵句即承此文言之兵法篇兵無主則不蚤知敵亦有敵字則無蓄積　宋紹興本蓄作畜

官無常　丁云常讀爲長幼官篇立常備能即立長也權修篇云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

而器械不功　朱本而作則同上下文孫云功讀爲工工巧也周官肆師注古者功與工同字

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張云獨行即上所謂獨出獨入丁云案當作蚤知敵則獨行與下文一例今本涉注文而衍人字又誤則作如兵法篇故曰蚤知敵則獨行是其證

審於地圖　宋本圖作啚墨案說文以啚爲鄙畜字

故有風雨之行　張云此故字疑衍

故能攻國救邑　日本猪飼彥博云救乃拔字之誤墨案邑下當脫矣字上下文句例可證

雷電之戰者土不齊也　張云不字疑當作氣尹注謬也

禁雕俗也　丁云雕今通段爲彫凋字物之彫飾者必傷俗之雕飾者必敝義本相通史記酷吏傳斲雕而爲朴案隱引晉

灼云凋弊也禮書救其雕敝索隱彫謂彫飾也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王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恃當爲待幼官事語二篇竝云不待權與之國是其證今本涉上文恃固而誤丁云王改非也幼官事語二篇均係謁字樞言篇曰恃與國八觀篇曰然則與國不恃其親淮南要略恃連與之國高注云恃怙連與之國連與卽權與亦作恃是其明證

版法第七　經言七

正彼天植　兪云植乃悳字之誤悳古之德字版法解云天悳者天心也鄭注周官曰莊心爲德觀天心之解則知作德明矣

三經既飭　宋本飭作飾　尹注非

各得其嗣　兪云嗣讀爲司尹注非

管校二

驟令不行　朱本不上有而字與後解同

置不能圖　劉云當依後解作寡不能圖注非

富祿有功以勸之　丁云富祿當作祿富與爵貴對文謂以祿富有功以爵貴有名也尹注侵下貴字固誤後解亦誤

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　丁云此三句不平列財下脫一力字下文用財用力對舉此不當專言財愼施報是言用財察稱量是言用力上文取人以己成事以質亦分指財力言後解云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而行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

用財嗇則費　丁云費讀爲悖悖逆也後解云人心逆則人不用人不用則怨又云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矣又八觀篇宮垣閎閉不可以不脩脩亦當爲備下文曰宮垣不備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是其證

用財而生怨故曰悖

管校二十

七

幼官第八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　宋云夜是致字之譌卽老子致虛極守靜篤也幼官圖作處虛守靜脫致字處字涉下虛字而誤劉云下人物字疑衍物事皇大也言人君能處虛守靜則發之人事盛大也望案後圖本無下人物字丁云若因二字當在人物上若順也順因人物虛靜之道也心術篇靜因之道也又曰無爲之道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十字下當接下文常至命云云凡物皆靜七字四時同常字上又脫一字則皇與則帝則王則霸則眾則強則富則治則安文法一例兵法篇亦皇帝王霸四者平列今本脫譌不可讀

用五數　宋本脫此句
藏溫濡　宋本濡作儒後圖同王云儒濡皆偞字之誤凡隸書從耎之字多誤從需若碝之爲礝虌之爲麑蝡之爲蠕皆是也
行毆養　丁云毆讀爲嘔廣雅區區樂也嘔嘔喜也呂覽務大篇區區馬相樂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應劭云嘔喻和說貌皆與此毆義相近廣雅云養樂也韓詩外傳云閒其徵賢使人樂養而好施下文滅不忍行毆養義亦同
立常備能則治　望案常讀爲長說見七法篇
同異分官則安　丁云同異分官句有脫誤不可解以上文句例求之脫去四字
攻之以官　望案當從後圖作攻之以言堯典曰詢事考言并注誤
威之以誠　安井衡云誠當爲誠字之誤荀子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
三舉而地辟散成　洪云散當作政尹注非
九舉而帝事成形　丁云帝讀爲定見周禮瞽矇及小史注定與成同義定事與成形對文
九本搏大　王云搏大當爲博大尹注非
十官飾勝備威　中立本作七官王云此句在八分之下六紀之上則十官當爲七官
勸勉以選眾　宋本朱本選作遷後圖亦作遷丁云作遷是也度地篇云遷有司之吏而第之望案選之言具也不必從遷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閟　丁云雷乃霜字誤四時篇作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
十二義氣至修門閭　丁云案義氣不可解義當爲和聲之誤也素問五常政大論其候溫和注和春之氣也修門閭以宣通春氣月令所謂乃修闔扉也
十二始卯合男女　宋本始卯作始毋陳先生云毋當作毋音貫古毋卯聲同卯亦作卅詩齊風總角卅兮毛傳曰卅幼稺也禮記濡魚卵醬鄭注曰卵讀爲鯤鯤魚子也或作捆卵之讀爲鯤猶卵之讀爲毋矣此篇名義若夏之小鄄中鄄冬之小榆中榆皆不用干支則春與秋不當獨取干支可知蓋其字或作毋或作卵又誤卵作卯修靡篇曰彫卵然後淪之五行篇曰羽卵者不段禁藏篇曰如鳥之殼卵又曰毋殺畜生

毋拊卵俗本卵作卯之爲卯與卯之爲卯其誤正同今從
宋本作毋字尋文推義此篇及後圖古本卯皆當作卯或用
同音段偕字作毋學者承其誤久矣
合內空周外　墅案空卽內字之誤而衍者後圖亦誤
強國爲圈　宋本強作疆
和好不基　陳先生云基與期同尹注非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　四時篇作夏行
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
十二絕氣下下爵賞　丁云惠周惕云下下當作上下古文作
二二耒此當衍一下字應讀絕氣下句爵賞句與上文十二
天氣下賜予下文十二白露下收聚句法一例
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　吳云大暑小暑以

下文十二大寒終例之則大小二字當互易
治陽氣　宋本皆脫此句
藏薄純　丁云薄當爲樸樸之誤淮南要略篇不剖判純樸注
純樸大素也漢孔耽碑曰蹈仁義兮履樸純
秋行夏正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　丁云葉當爲水月令紀時
變蕪及葉者四時篇作春行秋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
則耗俞云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疑此葉
字是榮字之誤
十二期風至　丁云期乃朗字誤朗風涼風也後圖亦誤
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宋云上四
卯字莊葆琛先生以爲皆酉字之譌古酉爲卯與卯相近且
涉上文諸卯字而誤安井衡說同
以介蟲之火孳　王氏引之云上文言倮獸羽獸毛獸下文言
鱗獸則此亦當言介獸後人多聞介蟲寡聞介獸故改獸爲
蟲也不知羽毛鱗介倮皆可謂之蟲亦皆可謂之獸月令曰
其蟲羽其蟲倮其蟲毛是羽者倮者毛者亦謂之蟲也其羽
者介者鱗者亦皆可謂之獸故此言羽獸介獸鱗獸曲禮曰
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注曰以此四獸爲軍陳
正義曰玄武龜也龜爲四獸之一卽此所謂介獸也淮南天
文篇亦曰北方其獸玄武
聞男女之畜　丁云聞與簡通廣雅簡閱也周禮大司馬云簡
稽鄉民
修鄉閭之什伍　元本無之字
養老弱而勿通　吳云通疑遺字之誤遺與私爲均

信利周而無私　劉云周當依後圖作害王云隸書害字或作
周與周相似而誤尹注非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　四時篇作冬行春政則
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
十二寒至靜　丁云當作十二大寒至靜以上言始寒中寒故
也
器成於儲　丁云儲當爲穆穆靜也月令曰仲冬之月事欲靜
以待陰陽之所定
教行於鈔　陳先生云鈔讀爲杪方言云杪少也墅謂鈔當爲
眇之俗字眇本訓目小引申之爲微眇之義易王肅本眇萬
物而爲言今字作妙下文驗於鈔亦當讀眇尹注訓爲淺遠
得其義

戒審四時以別息　丁云審字涉下文審取于而衍戒愼也

審取子以總之　宋本子作與墨案上文以別息以兩易以解固句末一字皆非語詞此云以總之文義不倫矣之疑乏字之誤言審取予以總會其匱乏也

收孤寡　墨案孤寡當爲鰥寡上文言耆孤老此不得更言孤矣

藪澤以時禁發之　後圖藪澤上有毋征二字此脫去耳

修春秋冬夏之常祭會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　俞云會當讀作飭屬下句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非

流之焉莠命　孫云案呂氏春秋季春紀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注焉猶於也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何氏解詁焉爾猶於也

是也焉於古字通用謂官處四體而無禮者以莠命流之與下文尚之于玄官句文義相對尹注非

立四義而無議者　俞云議爲俄之聲誤說文曰俄行頃也廣雅釋詁曰俄裒也是俄有傾邪之意管子書或以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卽大姦也或以議爲之此文立四義而無俄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說之未達叚偕之旨

九會大命焉出常至　丁云常至句下爲爲義謂常歲所至卽下文五年而朝云云王國定制習爲常也

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　丁云令大夫卽命大夫也管子宅處兩見位在列大夫之上來修謂諸侯使命大夫來修好也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事畢反命

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

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　王云案此當以置大夫以爲廷爲句安入爲句共受命焉爲句廷官名言以大夫爲此官也安語詞猶乃也言諸侯乃入而共受命也又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會安以其餘修兵革言必足三年之會乃以其餘修兵革也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山國軌篇曰民衣會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內業篇又曰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愛當爲處字之誤也處與愛相似（隸書處字或作安）安猶是也處居也言道無常所唯善心是居也此文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是其明證也此二句以所處爲均又地員篇曰其

陰則生之楂藥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爲文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知文義而妄加之地貫篇又曰其山之淺有龍與芹鞏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彊也言鞏木於是彊盛也又曰鞏藥安聚又曰鞏木安逐鳥獸安施施當爲族白虎通曰族湊也聚也言鳥獸于是聚也上文鞏藥安聚卽其證族字上與施穀逐爲均干與虎爲均族與施字相近而誤尹注云施謂有以爲生養義竝同也語詞之安或爲乃或爲則或爲是或爲於是其義並相近字或作案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襲誠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移於趙矣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尹氏不知而解以實義據於趙矣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尹氏不知而解以實義

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　王云習勝者習勝敵之術也勝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下文勝之而衍宋本朱本皆無之字望謂後圖有之字據尹注亦似有之字安井衡以此下九勝之句皆連下務終幾理急事行原木九字爲句又以得爲德俗字

幾行義勝之　陳先生云幾讀爲期言期於行義則勝之也毛詩楚茨傳曰幾期也是幾與期通之證

本定獨威勝　丁云案下文十一句皆定字居首此本字疑衍

定聞知勝　俊圖作知聞

定綸理勝定奾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

王云綸理卽倫理依奇卽依倚也綸理奾生成敗依奇實虛盛衰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奇舉發不意　王云舉發不意卽下文所云發不意也舉發上不當有奇字此涉上文依奇而衍尹注非

交物因方　俞云交讀爲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非故能聞未極　後圖作無極

親於新　陳先生云新當爲親字之誤也親近也聽於至小故能聞未極視於至近故能見未形也鈔親二義相同

發於驚　望案驚疑警字之誤釋名曰敬警也行事肅警也發於警正得臨事而懼之意古字警驚往往致誤詩小雅徒御不驚今亦誤爲驚矣

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望案昌當爲實實皆字之誤也說文曰冒蒙而前也段氏注蒙者覆也引伸之有所干犯而不顧亦曰冒此冒字當同此意實者軍實也左氏隱五年傳以數軍實杜注曰數車徒器械宣十二年傳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襄二十四年傳齊社蒐軍實杜注竝云軍實軍器此蓋言動於冒故能得敵人之軍器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是也尹注大非

故能實不可故也　望案故當爲攻字之誤立於謀故能兵甲堅實使敵不可攻也或云故敵字之誤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　王云博字與一純固三字義不相屬尹云德博而一則曲爲之說也博當爲搏搏卽專字專一故能獨行而無敵兵法篇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故能獨行而無敵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搏爲專

曰一氣專定則劵通而不疑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搏爲專

愼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　王云尹注讀待字絕句甚謬當讀至權與爲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愼號審章則與國待之以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也

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國之相助也墨案待當爲持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與之國事語篇曰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輕重甲篇曰數取諸侯者無權與是其證也下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六句文同一例則明必勝三字不與權與連文亦明矣

數也動愼十號　孫云數也爲句讀如計數之數動愼十號爲句與下文明審九章云云句法一例尹注以數也動三字爲句謬矣王云孫說是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乃總結上文之詞荀子仲尼篇曰桓公兼是數節者而盡有之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呂氏春秋壅塞篇曰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曰數道數也本書權修篇曰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法法篇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皆其證

善習五官　洪云兵法篇曰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五官當作五教

必設常主　丁云當作主必常設與下計必先定兩必字相對成文設定皆立也權修篇曰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是其證

有天下之稱材　王云稱材當爲精材卽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遴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意並同也隸書稱字或作稱與精相似而誤

說行若風雨　丁云說讀爲銳文選五等論注銳猶疾也廣雅曰銳利也

刑則交寒害釱　墨案寒當爲蹇字之誤說文曰蹇倨也亢鳥光切倨也曲脛人也交交脛也謂以兩繩系交其膝下若曲脛然也害當從劉說讀爲轄說文曰轄鍵也轄與轄同字車下曰車軸端鍵也段注曰以鐵豎貫軸頭而制轂如鍵閉然依段說則轄以鐵爲之轄爲繫車軸之物引申之因謂以鐵索拘罪人者亦謂之轄其狀蓋如銀鐺矣說文又曰釱鐵鉗也段注曰平準書釱左趾三蒼釱踏腳鉗也張裴漢晉律序說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刖蓋轄與械音近釱與桎音近周禮掌囚注桎手曰梏桎足曰桎梏亦械類以是推之則此亦當云桎手曰轄桎足曰釱矣釱或爲鉄丁說略同

經不知　王云經過也謂兵過敵覺而敵不知也與發不意相對爲文經之言徑也兵法篇曰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證

莫之能害　元本作莫之能圍後圖亦作圍此涉上文無害而誤

由守不愼　俞云由申字之誤寂二十六年左傳曰申閉守陴尹曲爲之說非也

亾不會　王氏引之云亾不會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亾蓋士之譌亾士敵亾之士也見定十四年左傳杜注會猶響也響士是也

亾士若田單之盡散飲食饗士李牧之日擊數牛饗士是也

秦策曰廢文任武厚養亾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是亾士所以克敵效勝今吝惜資財不可饗之則亾士不爲之用將無以勝敵而爲敵所勝故軍財在敵也後幼官圖篇同

刑則燒交疆郊　丁云燒疑繞之誤說文繞纏也繞相交錯也刑人旣施轄釱猶用纍維上文言交蹇轄釱不於疆郊此言繞交疆郊不言轄釱互文也

大勝者積眾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　墅案大勝者三字衍文當讀積眾勝無非義者爲句焉猶乃也焉字屬下爲句

尹注非丁說同

荊則紹昧斷絕　宋本紹作詔古字通用丁云說文紹緊糾也昧與末通內業篇氣不通于四末注四末四支左昭元年傳末四支也紹末斷絕謂以繩纏係其支體斷絕之也墅案公羊襄二十七年傳注曰昧割也

則爲詐不敢鄉　孫云爲讀作僞僞與爲古同字丁云兵法篇正作僞

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　宋本無之字劉云兵法篇作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或傷習或輯之誤丁云習爲輯之叚偕輯合也諧和也尹注非

管校三　十二

明謀而適勝　王云適勝當爲勝適適卽敵字兵法篇曰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是其證今本涉上文識勝而誤

至威而實之以德　丁云至當爲立字之誤立威與上立義對文

勝心焚海內　墅案焚字義不可通尹注訓爲焚灼甚非也焚當爲樊字形相近而誤詩齊風毛傳曰樊藩也字本作棥叚借作樊勝心樊海內者言勝心足以牢籠海內若藩籬之也莊氏葆琛謂烈當作列焚作樊言烹孟子盡烈山澤而焚之莊氏傳象有齒以焚其身宋本北堂書鈔引焚作樊可證今本之誤

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　尹讀會字絕句王云當以則人君從絕句與上下之民人從大人從生物從文同一例會字下屬爲句會合也合請命於天地也尹讀非

知氣和　丁云知當爲志聲之誤

則危危而無難　洪云上危字當爲居字之誤墅案兵法篇曰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亦以危危連文洪改似非

蓄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王云執字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執當爲報報復也反也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復取吾地也越語曰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是其證俞云執埶之俗字說文埶種也種卽今怖字不埶與上無害義相近

管校三　十二

幼官圖第九　經言九　宋本此篇先西方本圖次西方副圖次南方本圖次中方本圖次北方本圖次南方副圖次中方副圖次北方副圖次東方本圖次東方副圖與今本大異恐宋本爲是此必有意義存乎其中今本特以其不同前篇而移其先後耳安井衡云此篇名圖則當陳列幼官所不及以爲十圖今不惟無圖其言又與前篇無異蓋原圖旣佚後人因再鈔幼官以充數也

攻之以言　墅案攻當從一本作攻攻字誤

十二始前節第賦事　墅案前第二字疑皆節字之誤而衍者上篇亦無此二字

七年重適入正禮義　墅案當從前篇作十年此七字誤

五年大夫請變　元本作請受變案前篇本有受字則功得而無害也　王云也字衍前篇無也字以上下文例之

亦不當有也字

五輔第十　外言一　安井衡云古本分經言爲三卷此篇以下爲第四卷

莫如敎之以政　治要引無以政二字

賢人進而姦民退　元刻姦作姦

其君子上中正　治要引中作忠下文同

而飲食薪菜饒　陳先生云飲食當作食飲與下文食飲薪菜乏同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驁而不聽從　尹注解苟爲苟且劉云苟乃苛字之誤王云尹注甚誤劉說是也凡隸書从可从句之字往往譌溷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毋苛於民苛字亦誤作苟尹注謂毋苟取於民非是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執柯令本

柯作拘攷工記妐胡之笴注故書笴爲筍杜子春云筍當爲笴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察釋文苛一本作苟楚策以苛廉聞於世史記甘茂傳作以苟賤不廉聞於世說文敃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隸書苛字或作苟上從艸下與句相似而此云苟之字止句者蓋隸書或作苟上從艸之字或作止與從艸者相亂故也皆其證矣覆讀爲愎愎驁皆很也言上殘苛而不已則下很戾而不從也愎字从心夏聲故與覆通字又作復趙策云知伯之爲人好利而愎驁復是也又作蝮史記酷吏傳贊云京兆無忌馮翊般周蝮同

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注云有膽氣而體巖虛遥周書皇門篇曰自露厥家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曰田疇穢都邑露楊倞注露謂無城郭牆垣此亦未解露字之義義並同也

振罷露　王云尹注解罷露爲疾憊裸露非也罷露謂室家疲敝也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三者義相近露之言羸也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墜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羸也案廣雅疲羸極也疲羸猶罷露故云露羸也正義曰羸義與倮相近倮露形也羸露骨也說與尹注同

興者何凡此六者德之興也皆當作典今本涉下德不可不興也句而誤

利壇宅　王云尹說壇爲堂基非也利當爲制字之誤隸書制字或作利形與利相似壇讀爲廛謂制爲廛宅也荀子王制篇曰順州里定廛宅鹽鐵論相刺篇曰經井田制廛里皆是也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廛古聲廛壇同周官廛人載師注並曰壇讀爲廛是其證

輸墝積　丁云墝卽滯字周官泉府作滯史記作蹄

愼將宿　俞云毛詩傳曰將行也廣雅曰宿止也將宿猶言行止此與上文道涂闔市皆二字平列尹注非

決潘渚　丁云案列子黃帝篇曰鯢旋之潘爲淵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釋文潘泂流也莊子潘皆作審崔本莊子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也

有義曰丁張校云路與露同又所死注文內無固之二字今據刪　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曰潞羸路也韓子初見秦篇潞病作疲病是罷與路同義故齊策曰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合言之則曰罷露矣韓子亾徵篇曰好罷露百姓外儲說左篇罷露作罷苦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羸也皆其證矣又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亦與露同露敗也尹注云路謂失其常居亦失之又七臣七主篇故設用無度國家路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度路爲均令本路作踣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爾下文亾國路家令本路亦是後人所改貪富無度則失　王云失讀爲佚謂放佚也尹注非是故聖王飭此八禮　中立本王誤作正臣不殺君　宋本殺作弒

管校三

民知禮矣而未知務　丁云務當爲法此涉下文五務而誤大夫任官辨事　王云辨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辨焉

士修身功材　王云功成也謂修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尹注非

力不可不務也　丁云力當作法此涉上文力之務句而誤民知務矣而未知權　丁云民知務之務亦當爲法庶與上下文一例

故曰五經既布　孫云故曰二字因上文而衍

以上諂君上　宋云諂音滔過也望案爾雅曰諂疑也晏子春秋先己篇注曰先猶尚也言守法之人不尚此無用之物也尹注非

修飭謹　俞云修乃備字誤備俗作脩脩誤作脩又誤作修耳

宙合第十一　外言二

懷繩與准鉤　望案准俗準字說文曰準平也从水隼聲段先生注云準五經文字云字林作淮案古書多用淮益魏晉時恐與淮字亂而別之耳

奮乃苓　望案苓零之俗字

毋蓄于諂　宋本諂作諂是

毋監于讒　俞云監啗之段字監本从諂省聲與啗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嚂淮南子齊俗訓荊吳芬馨以嚂其口嚂卽啗字

咱字

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　陳先生云疑衍一區字不用其區鳥

管校四

飛準繩下解之云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鳥故曰虛也當以不用其區爲句下乃正釋區字之義學者誤以區區連讀而又于舉目下增一區字矣

若鼓之有椁擣擣則擊　洪云椁當作桴左氏成十二年傳右援桴而鼓韓子功名篇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字林云桴鼓椎也擣擣則擊當作擣擊則擣擣與鐰通言若鼓之有擣投擊之則鐰然而有聲也下文同

王施而無私　王云王當爲正施之無私故曰正施

分敬而無妒　丁云分敬當作合敬呂覽注合和也合敬卽下文合敬之義

故名之曰不德　丁云古字多以丕爲不此不字讀當爲丕丕大也

夫繩扶撥以爲正　俞云說文弜部弜足刺弜也讀若撥此文撥卽弜之俗字刺撥則有不正之意故與正爲對文也荀子正論篇不能以撥弓曲矢中亦是以撥爲弜亦或以發爲之攻工記弓人云菑栗不迆則弓不發

民之興善也如此　王云如此當从宋本作如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　王云究當爲窕窕字之誤也窕不滿也塞不容也以小處大則窕以大入小則塞唯因物施宜則處大而不窕入小而不塞矣廣雅曰窕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窕大者不搈窕則不容杜注曰搈細不滿也搈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呂氏春秋適音篇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

管校四

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高注曰窕不滿密也淮南本經篇曰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高注曰滔窕不滿密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荀子賦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窕入卻穴而不偪淮南原道篇曰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俶眞篇曰處小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閒而不窕皆其證也艸書窕字或作宎究字或作宎二形相似尹氏不察而訓究爲窮失之矣

猶迹求履之憲也　丁云說文倨履法也憲卽援字

適善備也僾也　丁云僾與遷同鄭注大傳曰遷猶變易也

天滈陽　丁云陽當爲卷段倘字

無法屋　王氏引之云法當爲沚詩氓篇隰則有泮箋曰泮讀爲畔畔屋也故曰地化生無有屋畔是其證今本泮作法者涉注文法天地而誤

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　丁云玩尹注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則當讀是非有句必交來句又云是既信之有矣則當讀苟信是句以乃必字之誤必有不可先與必有不可識互文見義規古窺字慮圖也謂非謀隱伏不可先知者蚤窺伺而圖慮之也斯倉卒之閒出於不備皆由是非混淆偏信爲是而不能蚤辯其非也今讀皆非

曲均存矣　丁云玩尹注曲疑則字之誤

言偏環畢　宋本偏作偏

成功之術必有巨獲　王云巨獲讀爲渠矱說文曰巨規巨也或作榘矱度也或作矱楚詞曰求榘矱之所同今楚詞作榘矱王注云榘法也矱度也下文曰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正所謂成功之術必有榘矱也尹注非

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　王云淫當爲淫儒當爲傿皆字之誤也淫與盈同左氏春秋昭二十六年傳天反時爲災張云及如及難之及不必徇宋本穀梁作沈子盈又樂盈史記作樂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傿與矱同盈矱進傷爲人君嚴之義　丁云嚴字疑誤當云進傷爲人君者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文義甚明尹注非是

故退身不舍端　聖案端當讀爲專段僭字也說文曰專六寸簿也段氏注云六寸簿益笏也曰部曰冒佩也無笏字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版也杜注左傳珽玉笏也若今吏之

持簿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頰裴松之注簿手板也六寸未聞疑上奪二尺字玉藻曰笏度二尺有六寸此法度也故其字從寸（以上皆段注）望謂古前聲更聲同部故可段端爲專下文修業不息版版與專正同物若讀端如字則不可通矣

修業不息版　宋云案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曰業謂篇卷也此言修業不息版古人寫書用方版爾雅曰大版謂之業故書版亦謂之業鄭訓業爲篇卷以今證古也

以琅湯凌轢人　丁云琅讀爲浪浪猶放也湯讀爲蕩蕩說文作愓云放也浪蕩凌轢四字同義

不依其樂　丁云樂當爲槩與稱量度三者同義

鬻尊則肅士　宋本則作卽

業明而不矜　俞云淮南說林篇長而倦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

夫名實之相怨久矣　吳云怨當爲苑言名實相因而至亦交相爲病高誘注淮南曰苑病也禮運曰並行而不苑今名實並行則苑矣故下文曰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一者去名取實

惠者知其不可兩守　孫云惠與慧通故曰欲而無謀　王云此故曰二字涉下文而衍

夫行忽速遂漫法賊發　丁云夫行忽速漫法句承上文言正忽速濟漫法句言之賊發句申言速遂漫法之意漫法者賊也方言曰濟滅也止忽所以滅賊不使發遂有成義行忽所以成賊使發也

言淵色以自詰也　吳云也字衍

循發蒙也　王云循字義不可通當爲猶上言若覺臥若晦明此言猶發蒙猶亦若也仲尼燕居曰昭然若發矇矣棣書猶失其義正是其證

字或作猶與循相似而誤

所以害君義失正也　王云當爲失義正下文曰爲君上者既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　丁云廣大也損宋本作須乃頃之誤頃與傾同傾者覆滅之義言雖大其威可以覆滅之也下文曰是以威盡弱傾與盡皆釋舉目荒字逸周書大明武篇靡敵不荒孔晁注云荒敗也荒卽亾之俗字

凡堅解而不動　丁云解與堅義相反解疑觧字誤本作垮說文垮堅也學記注格讀爲捆垮之垮格堅不可入之貌地

員篇五粟之土乾而不格又曰五臭之狀堅而不骼骼格骼皆垮之段俗淮南原道篇注骼讀曰格堅骼與下階陛皆二字平列

失植之正而不謬　俞云失當作夫涉上文兩失字而誤以其與變隨化也　聖案當作以其與變化隨也化隨二字誤倒

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　丁云流字涉上文流施而衍不必以先帝常　王云先常猶言故常不必以先常句絕言大人之行不必遵守故常唯義立之爲賢也帝字衍

義立之謂賢　丁云義立當爲義正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而仍不失其正者所謂義者宜也猶鳥之飛不必正直而名繩烏大意得也

勸則告　劉云告當作吉與下怨則囚對文

聽不順不審不聰　丁云不順宋本作不愼案二字衍聽不審不聰與下視不察不明慮不得不知句例相同上文云閒審謂之聰故聽不審則不聰也下文不審不聰則繆卽承上言之玩尹注亦無不順二字

不得不知則昏　宋本昏作惛下同

憂則所以伎苛　陳先生云伎者忮之叚俗馬融注論語子罕篇曰忮害也

言易政利民也　王云言字涉下文言中正以蓄愼也而衍此復述上文之語不當有言字

內縱于美色淫聲　王云美色淫聲當從宋本宋本作美好音聲卽美色淫聲且與馳騁田

獵對文後人之改謬矣

萬民心怨　王氏引之云心怨當爲懟怨上文曰萬民懟怨又曰煩亂以亾其國家此文卽承上言之

其从而不振也必　朱本必下有矣字

可沈可浮　王氏引之云當從上文作可浮可沈沈與深爲均是以箸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　丁云箸當爲緒據尹注人之二字枉箸業上淮南泰族篇曰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則幷無人之二字矣

詳乎無窮　丁云詳翔之叚字漢書西域傳上翔實注翔與詳同吳仲山碑出入敎詳詳亦翔之俗文選東京賦聲與風翔澤從雲游注翔游皆行也

攻于一事者　宋本攻作政注文同

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　王云名當爲各各事不可盡也是其證丁云名當爲多淮南要略訓懼爲人之愔愔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陳先生云況當作兄毛傳兄茲也茲益也益其功與計其意文對尹注謂比況之況失之矣

半星辰序各有其司　王云半星辰序二句卽承夜有昏晨言之半星者中星也說文半物分中也玉篇中半也是半與中同義中星居天之半故曰半星辰序十二辰之序也司主也十二辰之中旦中各有其序以主十二月故曰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尹注非孫說同

淵泉閎流　丁云閎當爲泓說文泓下深皃廣雅泓深也泉踰溾而不盡　盧案段先生說文注云溾乃渫字之異體後

人收入如潰汩之實一字也淮南書曰澤受溾而無源許愼云溾湊漏之流也見文選注但造說文不收溾字

薄承溾而不滿　孫云廣雅草叢生曰薄謂水草叢生之處尹注非俞云薄泊之叚字說文泊淺水也字亦作泊

言察美惡審別艮苦　王云審字涉下文不可以不審而衍察美惡別艮苦相對爲文

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　王云書當爲畫修當爲循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屈子九章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注曰言工明于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與此同此釋上文深而迹之意而汝也墨

與畫所謂迹也明墨章畫所謂滊而迹也今本章書作章書則義不可通矣

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　安井衡云據尹注言往來則性乃往之誤字

天地萬物之橐也　王云也字衍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下泉於地之下　王氏引之云泉字義不可通當爲原原古暨字也暨及也至也言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至於地之下原與泉字相似後人多見泉少見原故原譌爲泉矣

不可名而山　劉云山乃止字誤

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　望案呂氏春秋知士篇高注曰一猶生言之得者得治禮也無語詞孝乃者字之譌已指先王言天下卽上文所謂萬物也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所謂云案上文言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初不言孝此承上得之必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　丁

貴富以當　陳先生云富讀爲福福者備也以猶與也富以當猶言備與當耳此承上文多內則富內與納同時出則當二句言之

樞言第十二　外言三

是故先王愼貴在所先所後　王云貴在二字涉下文愼貴在舉賢而衍

立而不立者四　丁云下立字當爲亾字之譌

霸主積于將戰士　陳先生云宋本作將士將士將軍之士也趙本衍戰字後漢書光武帝紀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

萬物之指也　宋本指作脂

與人相胥　王云胥待也君臣篇胥令而動者也尹皆訓爲視非也

出爲之也　丁云出當爲士字之誤士事也管子書多段士爲事

人故相憎也　中立本憎作贈

陰陽兩生而參視　丁云視疑亦字誤參亦對兩生言下文云得之必生失之必亦生亦對文易之爲道不外一陰一陽乾爲化坤爲成所謂兩生也若天地不正之氣變亂其中則二氣沮褻不能化成是以參亦

先王之所以恆重也　元本作最誤

不辨分際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注茫渾沌不分察也白心篇鞹乎其圜也鞹鞹乎莫得其門兩句實一義

遺遺乎若有從治　安井衡云古本有下有所字

應適莫如後　望案適古敵字

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　望案先王二字當衍

能而穆乎能而麥乎　宋云能而音義並同後人讀此而字爲

能遂改定爲能而仍存而字舊文管子此例甚多俞云兩而

字竝當作爲古爲字作彡與而字相似而誤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

王云衆人之用其心也六句皆涉下文而衍尹注于後而

不注于前然則尹所見本無此六句

故善游者死于梁池　王云梁非池類且與善游意不相屬梁

耳

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　宋蔡潛道本賤作殘

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　王云故先王不滿也與上句文

義不相屬亦涉下文而衍

故先王貴明天道　丁云當讀明字句承上明刑明賞言之此

與上文故先王重爲句例相同天道以下二十二字譌奪不

可句讀

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　意林引此二句在上文辭

祿滿則忠養矣句下

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白帖三十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文兩欲字俱作敢而老吃也作如老吃耳無兩爲字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宮垣閑閉不可以不修　望案修當爲脩字之誤說見版法篇

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俞云化變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而衍

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　宋本飢作饑後皆放此御覽地部三十引此作不勤勤謹古通

十引無以字丁云下文七句皆無以字節末復舉亦無以字

此誤衍

芸之不謹　御覽地部三十引此作不勤勤謹古通

以人獷計其野　孫云獷猶總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漢書董仲舒傳云科別其條勿獷勿抒與此獷字同意尹以人獷二字

連讀則非也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　王云城當爲域下文云城域大而人民寡宮營大而室屋寡營亦域也城在國中宮在城中若作國城大則卽是下文之城域大矣域與城字相似又涉下文城字而誤丁云城當作地下文言國地者凡三見狹字衍文乃校者以之訓淺而誤加之耳

觀臺榭　中立本觀作視

凡田野萬家之狀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　方一本作百丁云當以作方爲是乘馬篇曰方一里九夫之田也此家方五十里得積二千五百里一里食四家則二千五百里食萬家以上去山澤以非農服於公田此都鄙用助法孟子所謂適合萬家所食之數乘馬篇以夫計大司徒以室計夫謂家之外其萬家以下就山澤者人少則可食之地亦少此方五十里者大司徒所謂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也管子言山澤周官言地域義也室亦家也此據可食之地言故萬家以下就山澤之地以足其數制地必方五十里者大司徒所謂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也管子言山澤周官言地域義十里中可就山澤之地以足其數制地必方五十里者大司徒所謂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也管子言山澤周官言地域義

實相承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　望案一二字當互易

大凶則眾有大遺苞矣　洪云下文作眾有遺苞無大字則此

大字涉上文而衍苞讀爲涂有餓莩之莩遺棄也謂年大凶則眾棄餓殍之人於道旁王云洪說是也凡從包從孚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迭三之一　劉云案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逮者眾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迭稅三之一矣尹注訓師爲法非也

則道有損瘠矣　王云損當爲捐字之誤也瘠讀爲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骼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作瘠者俗字耳荀子榮辱篇曰不免於凍餓爲溝壑中瘠楊倞注以瘠爲羸瘦誤與尹注同羸字亦作瘠度地篇曰春不收枯骨朽胔周官蜡氏掌除骴胔與胔同鄭注曰故書骴作胥漢書食貨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而國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顏師古以瘠爲疲病誤與尹注同日知錄已辯之道有捐瘠與上文衆有遺苞同意捐棄也謂棄崇於道也尹注曰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非是又任法篇倍其公法損其正心損亦當依宋本作捐尹注同

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　劉云案別本作十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又遇凶歲則民必鬻子矣

博民於生穀也　望案博當爲搏說見立政篇

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　劉云天下當作天財字之誤下云天下疑脫財字

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　望案此用字當衍

貧虛之國可知也　安井衡云古本實上有而字

管校五

鄉毋長游　宋云長游謂田畯之屬郊特牲饗農及鄉裏畯注農田畯也鄉裏畯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詩云爲下國畯鄉今毛詩作綴旒旒通作旌亦作游詩正義云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旌橑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遂師亦以遂之大旗致之則鄉遂州里其長竝以其旗致民取其坐故謂之游其長稱長游漢百游厭官當是以此故也田畯亦農民之長於井閒設旗以趣民耕耨故云鄉裏畯鄉游字通正義云鄉謂民之鄉舍非也

里毋士舍時毋會同　宋云士舍鄉學也會同鄉飲酒鄉射也

蒸不聚　王云蒸蒸二字文不相類蒸蓋葬字之誤周官大司徒四閭爲族使人相葬所以教民睦也故喪葬不聚則民

管校王

貧虛之國可知也　安井衡云古本實上有而字

管校五

逆於本朝之事大戴禮記保傅篇曰賢者立於本朝晏子春秋諫篇曰本朝之臣慤守其職孟子萬章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荀子仲尼篇曰本朝之臣莫之敢惡呂氏春秋應言篇曰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　宋本作不論而在爵祿無也字望案志行二字當有宋本脫也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　宋本無行字望案下文尹注云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知尹所見本無行字勢字疑後人所加本謂國也

蓼棄材人　安井衡云古本作材臣

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望案行上脫而字當從下文補

故曰貢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俞云兵字衍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而滅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亾也有者異姓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私情行而公法毀　望案公法一本作公道

則國居而自毀矣　俞云古讀坐爲居居而自毀猶云坐而自毀耳尹注非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　俞云議當爲俄字之誤說文俄行頃也法制不俄言法制乎正不頃側也

故下與官列法　望案列古裂字列法與下分威對文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　王云財厚當依注文作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所禁也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與正經而自正矣文義不相連屬兩句之閒當有脫文尹强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也

管校五

作厚財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禁也　丁云亂國之道至聖王之禁也十九字錯簡疑當在下文擅國權之上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　孫云以注文福下者君之事也繹之似贅下脫福字

不貴其人博學也　張云博學二字與上下文不相比附疑舉字誤爲學下云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卽此所謂博舉

故舉國之士以爲亾黨　王云亾黨二字義不可通亾當爲人

己之己字之誤也上言己黨下言私惠義正相同下文曰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卽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也

欲徒威羣　洪云威羣當爲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法篇云人臣黨而成羣尹注非

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　俞云案但力事屬四字爲句事讀爲傳釋名釋言語曰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是也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但竭力傳立其私屬也私王官爲句私君事爲句言以王官爲私以君事爲私也去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人所宜行而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故所解皆非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　俞云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管校五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　孫云發讀爲廢古字通用也詩谷風箋生謂財業也家無常生猶言家無恆產耳

議言爲民者　望案議言當爲訛言假僭字也謂以訛言疑惑民心王制所云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也故爲聖王之禁

壺士以爲亾貪修田以爲亾本　宋本壺作壹修作脩王云兩亾字亦當爲己壺當爲壹脩王書辭宣傳曰脩當爲備書纂形壹矢字脩備字作脩與脩相似而誤皆字之誤也玉藻壹食之人一人徹鄭注曰

壹猶聚也爲赴事聚倉也是壹可訓爲聚資用也言收聚衆士以爲己用卽所謂舉國之備置田疇以爲己業也上文曰交人則以爲己勝舉人則以爲己勞是其明證矣尹注皆謬

隱行辟倚　劉云隱索隱行怪之隱辟倚皆邪也王云劉說辟倚是也版法篇曰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邪卽周官之奇衺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曰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是倚爲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辟邪之事也劉以隱爲索隱行怪之隱則非

側入迎遠　張云據尹注似本作側入挺迎

遁上而遁民者　王云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遁字亦

作遯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欺高注曰遯欺也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王云和親當爲私親字之誤也上文曰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是其證

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王云故字涉上文故士莫敢而衍蘇取也言漁利取功也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王注曰蘇取也淮南脩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也說文穌把取禾若也廣雅曰穌取也穌與蘇字異而義同

榮其名　宋本朱本榮皆作營丁云名當爲分營治也治其分猶上言務其職也管子多以職分對言下文云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文義益以不能其事四字承上營其分句言之

故曰絕而定　望案絕截之借字毛詩長發箋云截整齊也

靜而治　中立本治誤作安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　宋蔡潛道本君作右丁云右有古通用謂有國者重器莫如令也朱本作布則誤字耳望案作君字爲長宋本作右者蓋字脫其半耳舊鈔本御覽刑法部四引此正作君令鮑刊本誤軍

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　御覽刑法部四三在字皆引作存

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　丁云管子言便辟多指君側小臣言之荀子楊注同他書言便辟則與巧佞同義此與伐矜竝舉義不相類且與下文買譽成名不相貣通疑是衍文伐

矜之人與上四句一例

而女以美衣錦繡纂組相捍也　王云纂當爲纂字之誤也纂或作纂與纂相似而誤爾雅釋天注用纂組飾旒之邊今本纂誤作纂說文曰纂似組而赤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窖也楚辭招魂曰纂組綺縞結琦璜些淮南齊俗篇漢書景帝紀竝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是其證

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捍也　丁云尹讀以權道行爲句事便辟以貴富爲句解之曰詔事便辟以得貴富案當讀取權道爲句行事便辟爲句行事者奉事也以貴富屬下句

故禁不勝於親貴　中立本勝作行

二三而求令之必行　宋本無二三兩字

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　丁云能上當脫二字上文云受祿不過其功則此當以受祿賞不當於功爲句不當於功與不通於官對文趙讀至受字絕句非也

此霸王之本也　宋本作伯王

天道之數　望案爾雅釋詁曰數疾也

明王能勝其攻故不謹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亾　王云兩王字皆當爲主其攻皆當爲六攻字之誤也其字古作亓與六相似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故六誤爲其史記周本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竝譌作其淮南地形訓作其勝六攻即承上文攻而毀之者六而言下文六攻者何也又承此文勝六攻而言版法解亦曰明君能勝六攻不尙之君不能勝六攻

管校五　九

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　王云此與下兩句其三者字皆因下文而衍版法解無

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　王云案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此文之兩民毋爲自用兩戰不勝而守不固義皆上下相承今則下三句顚倒而失其指矣七法篇曰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文義正與此同

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　元本作損益

此正天下之道也　元本正作王

管校五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親人而不固始　羣書治要引人作仁

則人主孤而無內　丁云內猶親也漢書劉向傳注孤而無內與下篇而成羣對文

赦出則民不敬　望案敬與儆同

有善不遵　宋本遵作積

民力必竭　王氏引之云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號令禮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懲莫可竭力以事其上矣君臣篇曰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無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畏此云民力不竭義

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力不竭乃事之必然者故曰數也尹注曰數理也國無常經民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益誤解民力不竭爲民力不窮然據其說則正文之作不竭可知益注民力必竭乃反言以起下之詞而曰不竭者云云則依正文作解也其所見本之爲民力不竭明甚若如今本則注但言必竭可矣何必迂回其詞而論不竭之非理乎

國毋怪嚴　丁云嚴當爲服字之誤怪服與雜俗異禮對文下云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　望案猶疑獨字之誤

詭服殊說猶立　望案猶疑獨字之誤

則上尊而民從　長短經引作則上尊崇

則卒輕患而傲敵　長短經引作則卒輕易

故赦者犇馬之委轡　御覽兵部八十九刑法部十八引此句

轡下竝有也字今本脫

毋赦者痤睢與疽同之礦石也　王云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兵部引此亦作礦石說文繫傳引作礦石案礦字本作磺說文石部磺銅鐵樸也礦屬石也皆非治痤疽者所用羣書治要及御覽刑法部引此竝作砭石是也說文砭以石刺病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民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曰

痤睢之砭石

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　王云宋本上所以作足以案兩所以皆當作足以足與不求文義正相承下文曰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是其明證也後人改足以爲所以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封爵部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竝作足以著貴賤足以守其服文選羽獵賦注引作足以章貴賤

則胥足上尊時而王　王云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又君臣篇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頃當爲須須亦胥也

自貴者乘馬篇云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文有三侑　洪云侑與宥通聘禮注古文侑皆作宥周禮三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尹注侑寬也義亦作宥

法者先難而後易　丁云法者下脫無赦者也四字此與上文惠者多赦者也對文意林引作惠者多赦法者無赦

曹黨起而亂賊作矣　陳先生引大雅毛傳云曹羣也

賞罰必信密　王云密本作必後人罕聞信必之語故以意改之不知信必者信賞必罰也八觀篇曰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九守篇曰刑賞信必於百目之所見版法解曰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皆其證

則民不誹議　宋本議作謗下文同

勞之苦之　宋本無苦之二字

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　俞云軒冕不下儗謂其人有善則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儗讓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有罪即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因字之義不與大慮始　王云大當爲人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亦民也尹注大猶眾也大亦當爲人

故地削而國危矣　丁云以上文及尹注校之此危字當是亾字之誤

而君獨甚傷也　丁云傷疑傷之誤說文愓放也今通作蕩蕩者緩縱之意與急義相反漢書楊雄傳注引晉灼曰佚蕩緩也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　丁云請與情古字通此承上文情通言之明法篇曰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勇而不義傷兵　安井衡云古本勇上有故字

生而不正　宋本而作於是

雖聖人能生法　王云雖字涉上下文兩雖字而衍治要引此無雖字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俞云謀讀爲媒謂猶爲之媒介也

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　王云尹讀智爲智慧之智非也智與知同小問篇特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九變篇作特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言權已下移而上不知故有弒父弒君之禍也君臣篇曰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文智識詞也是智即知識之知廣雅曰覺叡聞曉哲智也叡哲爲智慧之智聞曉爲知識之知是智有二音二義也墨子節葬篇曰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上智字去聲下智字平聲經說篇曰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數百歲之後哉智其名此篇內智字甚多皆與知字同　耕柱篇曰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智其名此篇內知字甚多亦多作智　呂氏春秋忠廉篇曰若此人者則得之有不智有與又同韓子孤憤篇曰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秦策曰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姚本如是鮑本智作知淮南詮言篇曰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以上諸智字皆與知字同義後人但知智慧之智或作知而不知知識之知又作智故凡古書中知識之知作智字者皆改爲知字此智字若非尹氏誤解則後人亦必改爲知矣又案勢篇智靜之也

修居而自利智作之從每動有功智亦知字也尹氏作注時下智字已改爲知而上智字尚未改故解之曰既多智而又安靜益不識智爲古知字故誤分智靜爲二也今本則幷上智字亦改爲知而古字淪亾矣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　俞云瑕當讀爲格謂有扞格而不得達也瑕格古字通儀禮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鄭注曰古文嘏爲格瑕之爲格猶嘏之爲格矣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　宋本壅作擁王云之下衍事字非下衍敢字爲猶謂也古者爲與謂同義說見釋詞　言所謂牽瑕蔽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謂其令之有所不行也此三句皆指君言之非指臣言之則首句內不當有事字次句內亦不當有敢字皆後人

妄加之耳下文曰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是也次句敢字亦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作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不下無敢字是其證上文曰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次句亦無敢字此尤其明證矣明法解曰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文義亦與此同

賢人不至謂之蔽　安井衡云古本至作臣

忠臣不用謂之塞　治要引用作至

凡民從上也　安井衡云古本自凡民下另行

彼民不伏法外制　中立本制誤節

務物之人　王云務當從宋本作矜下文兩矜字皆承此矜字而言

德行放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望案古字句絕尹注屬下讀俞云古下當脫者字卑人也與上文無高人爲義正相應

明君公國一民　治要引一作壹

正民之經也　治要引經作徑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俞云主當爲士上文云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卽直進之士雖分二句其實一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故妄改爲主也

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今本古今二字涉上文古今而衍此二者三字涉下文此二者而衍不廢而欲廢之不下又脫當字尹注非

此所謂擅也　王云謂字後人所加所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則擅上不當有謂字據尹注亦無謂字

則內亂自是起　宋本起下有矣字今本脫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勝則多从　丁云疑當作勝而多从與上文舉兵之日而竟內貧下文得地而國敗一例下文大度之書曰勝而不从亦作勝而此言兵禍之足以危國謂有勝而多从者是用兵之禍非謂勝則必多从也

用兵之禍者也　元刻無者字

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俞云疑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

具其形誅國而文倒耳

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　王云當從朱本作因其民此復舉上

文而申其義也今本涉上下文利字而誤望案宋本亦作民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丁云常讀爲長則下怨上則字當在下句首誤脫于此巧爲功字之誤則朝無定則賞罰不明五字當在下句首誤脫于此又脫則賞罰不明五字

則字衍定爲正字之誤正政通下又脫則賞罰不明五字

據七法篇補正下文曰器械功功今亦誤巧七法篇不誤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即承此文言之

罰明則勇士勸也即承此文言之

蚤知敵則獨行　宋本則作而俞云而獨行者如獨行也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縱強以制　俞云縱當讀爲從左氏襄十年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猶服也從強以制謂有制則強可服也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洪云身當爲百號令之數百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誤

舉韓章則載會而駕　王云韓本作皋即櫜字也詩彤弓時邁傳竝曰櫜韜也莊十年左傳正義曰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玄以爲兵甲之衣曰櫜櫜韜也其字或作建皋是櫜皋古字通故尹注云皋韜也今本作韓者因韜字而誤加韋耳白帖五十八引此已誤攷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韓字唯集韻云櫜或作韓則爲俗本管子所祇也

故全勝而無害　丁云據幼官篇則故上當有脫文

准利而行　宋本准作準

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當爲礙之省字說文礙止也丁云匱皆濆字之段俗左氏文三年傳凡民逃其上曰潰

一氣專定　丁云定當爲意一氣專意猶君臣篇云專意一心也專一同義說文壹專壹也儀禮鄭注古文壹皆爲一內業篇云搏氣如神謂一氣也一氣專心與下屬士利械對文

進無所疑退無所匱　元刻作進而無疑退而無所匱

淺山阬　元刻阬作險

寶不獨入　劉云寶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衆俱入非獨也下放此

寶不獨見　丁云見乃出字誤望案古字見作㬎出作㐭脫爛致誤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俞云當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後人不達其義因妄加不字

無守也故能守勝　丁云無語詞言惟守故能以守取勝承上全勝大勝言下文言數戰數勝之足以危國明戰勝之不如守勝也

衆若時雨寡若飄風　丁云時雨可言衆寡疑是之誤爾雅釋詁逮速也說文逮及速之也逮速也逮逮同聲寡形近後人誤以衆寡對文改之

利適器之至也　陳先生云適古敵字下文不能致器者困致器二字當作利適不能用適者窮承不能用敵句不能利適者困承不能利適句利適猶勝敵百言勝敵由於器之緻用敵由於教之盡器不教不能勝敵教不盡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終窮不能勝敵者必困也尹注讀適如字誤用敵教之盡也　宋本敵作適

遠用兵則可必勝　張云遠疑速之誤孟子舜禹益相之久速亦誤爲遠此言兵貴神速即上風雨雷電之喻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　俞云出入異塗卽所謂多方以誤之也尹注非

深入危之則士自修　丁云修疑當爲備備與敵力爲均

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化也　王氏經傳釋詞云焉發語詞當屬下讀呂覽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亦當作爲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物而民自化莊子天地篇曰無爲而萬物化形成爲均爲化爲均

威不足以命之　丁云威疑我字誤古我作𢦚又作戚見集韻與威字形近命與名同管子名命多通用言道之若亾而存若後而先吾不足以名之也老子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而名之曰大老子言強而名之卽此所謂我不足以命之也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今君知臣不肖也　宋本朱本臣下有之字今本脫

惕而有大慮　王云尹訓惕爲憚與有大慮義不相屬非也惕當爲惕字之誤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爲人跌蕩而有大慮也跌蕩則爲人所不容故下卽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曰臣聞齊君惕而亟驕惕亦當爲惕荀子榮辱篇曰惕悍憍暴是也憍與驕同又下文吾君惕惕亦當爲惕

安井衡云古本惕作惕

吾君卜世　俞云卜世疑下世之誤丁說同

兄與我齊國之政也　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嶲讀管子曰兄

管校之

古況字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陋矣

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俞云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濟疑當作廢承上文廢吾所立而言今作濟者涉上事將不濟句而誤

夷吾之爲君臣也　元刻無臣字陳先生云爲君臣當作爲人臣者不盡力於信臣此涉上文君命而誤衍文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信則不親信義正同俞云君謂信公尹注謂己立君臣之義大非

與夫人皆行　元刻皆作偕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而搚之公薨于車　魯侯因由斷其脅魯侯脅然搚之公薨則非謂脅骨也搚卽搚字之假音呂閭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搚同故僧搚爲搚折也搚折其幹釋文搚本又作搚亦作拉然則搚之者以手搚折之也若以爲匈脅之搚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搚之矣

今彭生二於君　俞云二當爲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曰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然尹注曰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從君於昏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夫君以怒遂禍不良惡親指曾　望案惡親指曾言不良惡也釋詁閟加也昏讀爲泯生讀爲姓毛傳曰泯滅也廣雅曰醜恥也言君以怒成二國之禍由其滅姓無恥之甚謂

管校七

不良曾之加咎　下文曰禮成而不反咎也無所歸咎卽加咎之義也

公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　丁說略同

二月魯人告齊曰　安井衡云古本無齊字

無所歸咎　望案咎當依左氏作咎

見豕彘　丁云豕下不當有彘字蓋後人旁注以豕爲彘因而誤衍

豕人立而啼　丁云荀子禮論篇注引啼作諦當是古本陳先生曰啼俗嘶字尤可證古本管子必不作啼

誅屨於徒人費　王氏引之云徒人費本作侍人費此後人據

誤本左傳改之辭見經義述聞

使魯殺公子糾　安井衡云古本魯下有人字

則彼知能弱齊矣　王云彼知能弱齊本作彼能弱齊彼謂魯

也小匡篇作則魯能弱齊矣是其證彼下知字涉下文彼知而衍

公若先反　張云反疑及字之誤對上文恐不及而言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　王云尹氏訓及爲就未曉及字之義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夫若夫也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言自其一處言之則惟此昭昭之多若自其無窮言之則日月星辰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皆狂其中下文及其廣大由於積累也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言若吾無身也又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若其有事也

君必不能待也　王氏引之云尹訓待爲擬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曾語曰帥大難以禦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竝曰待禦也昭七年左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墨子七患篇曰築諸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圉圉與禦同又制分篇曰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眾不能止待止待即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圉而言尹以待字下屬爲句大謬劉已辯之

將禍有所定也　宋本將禍二字作旨旨

豈且不有厲乎　俞云且乃語詞豈且不有厲乎猶云豈不有厲乎莊子齊物論篇誰獨且無師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竝用且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宋本及作反宋云反必友字之誤下文朋友不能相合摎正釋此意

老臣是以塞道　劉本是作足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　王云桓公踐位已見上文此自謂桓公二年召管仲耳踐位二字乃涉上文而衍陳先生云二年當是一年之誤桓公入國之一年召管仲也小匡篇及春秋內外傳皆桓公入國之年召管仲下文曰二年桓公彌亂桓

公入國之二年也下文言二年則知此爲一年矣尹注誤

君曰不能　丁云上下文皆作公曰此君字亦當作公益涉上下有君字而誤

臣祿齊國之政　俞云祿讀曰錄謂領錄齊國之政也尚書堯典篇納于大麓令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曰咎繇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鄭君注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之說不合然管子已云祿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

臣貪承命　陳先生云貪讀爲欽段借字也貪承命言欽承君命也大雅皇矣篇無然歆羨毛傳曰無是貪羨謂歆爲貪之段借字古歆欽貪聲同欽之爲貪猶貪之爲歆矣尹注非

二年桓公彌亂又告管仲曰　丁云疑當作桓公又告管仲曰傳者誤移置上文耳

內修兵革　俞云內修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蓋卽上語而申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用而誤又因下文云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閒市之征修之　元刻修作參

吾君惕　望案惕當爲惕惕放也說見前惕而有大慮下

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　王氏引之曰智與知同說見法篇不智下誨與悔同繫辭傳悔悋也論語述而篇吾未嘗無誨鄭注誨猶悔也悔字及當爲反字之誤也下同管仲言吾君之爲人惕及自知其過則必多悔悔則必能自反故曰姑少胥其自反也而鮑叔則曰比其自反也國無閒亾乎尹注非

袂領而刎頸者不絕　丁云袂折之俗字說文折斷也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　王氏引之云下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邢予車百乘甲千人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人此文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魯請比於閒內以從于齊　俞氏正燮云呂氏春秋貴信篇云魯請比閒內侯以聽國皆有閒如言封內會采耳非如漢人說閒內侯爲嶠函也

君果弱魯君　安井衡云古本作魯弱於君堅強以忌　丁云忌與慧同說文慧毒也

古而如通用不而卽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使之也

安得有其實　張云有疑當作無

與車三百乘甲五千　王氏引之云三乃五之誤每車一乘甲十人甲五千則車五百乘不得云三百也霸形篇云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是其證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　俞云問乃國字之誤山權數篇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是其例也國病爲句臣願賞而無罰爲句

諸侯之禮　元刻諸上有請字
可以爲西土　朱本以作令丁云案上文云可令爲東國則作令字是也尹注云西土謂自齊西之土令否無理之國與土交互言也趙本注文脫誤不可讀今參朱本正之
衞國之教危傅以利　丁云危傅之段字說文脫變也傅乃轉之誤中匡篇作巧轉而兌利悗與巧皆兼變詐之義變轉即巧轉也
魯邑之教好遍而訓於禮　丁云遍乃學之誤漢書地理志魯民好學上禮義又云好學猶愈於它俗是其證墅案魯邑當作魯國遍乃遜之誤小匡篇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遜遍形相近此當作好遜明矣
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　劉云案小匡作公子舉博聞

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疑即一人糧乃禮字誤也
多小信　丁云上文言季友恭以精博於禮承上好學訓禮言之乃云多小信恐非文義小匡篇亦不言季友多小信此必涉下文兩言小信而衍無疑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　張云下二句只一句此當一例
涉下文而衍上衞魯二國皆只一句此當一例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　劉云蒙孫小匡作曹孫宿王云棘書蒙字或作蒙其上半與曹相似故曹譌作蒙博於教當作博於敎敎與學同見說文及漢外黃令高彪碑敎字相似又涉上文楚國之教而誤張云當由曹與曾相似初誤作曾又曾誤爲蒙

諸侯許諾　王氏引之云此四字因下文諸侯皆許諾而衍請救伐以下五句皆桓公告諸侯之詞此四字不得闌入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戰於後　俞云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先致者先至也戰上當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侯而齊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先字而言
斬孤竹　俞云斬撕之借字文選長楊賦注引倉頡篇曰撕拍取也
遇山戎　安井衡云古本遇作過
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　望案尹讀必足三年之食安爲句非是安語詞猶乃也說詳幼官篇

無國勞　洪云無與毋通謂國事毋勞於一人即孟子四命官事毋搢下句毋專子祿即士無世官尹注非
不聞敬老國貞　望案國疑圖之誤字爾雅釋故曰圖謀也貞善也尹注非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俞云此即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蓋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即歲取其一也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王氏引之云君當爲羣羣臣大夫也下文云令鮑叔進大夫是也曼子識不仕者之善鮑叔則識已仕者之善下文曰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仕者即羣臣矣又案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入伐　張云據尹注入伐濟則入乃入字之誤

幾何人君亦當爲羣下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是也

凡仕者近宮　宋本宮作公

令一人爲負以車　俞云車乃連字之誤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負連猶彼云服連負服然則此云負連猶彼云服連負服也連負羣作負羣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徧古通用淮南子人閒篇負羣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羣作服連是其證也連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徧者令人善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負以連者當是分載其橐囊橐耳

會其委　宋本其作以是

客與有司別契至國入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丁云別讀如小宰傅別之別司農注傅別謂券書也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廉成注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又士師注傅別中別手書也問篇云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尹注別券謂分契也入契當爲入契字之誤客與有司別契書遽委所供之數有司入於國得以徵驗開除供客之用義儀古今字費讀爲悖悖悖儀數而不當者則有罪也禮有大賓客小賓客之儀數或薄或厚皆謂之不當非徒費儀數如尹注所云也洪云義當作犧謂費犧牲之數尹注非

出欲通　劉云出疑士字誤王氏引之云劉說是也士在貴人子與庶人之閒猶下文選舉之事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之閒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敖省作敖賁者作賁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多相亂荀子大略篇以其教士畢行今本士譌作出又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

國家得之以下優劣相閒凡五事不得云行此三者也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又士師注傅別中別手書也問篇云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尹注別券謂分契也入契當爲入契字之誤客與有司別契書遽委所供之數有司入於國得以徵驗開除供客之用義儀古今字費讀爲悖悖悖儀數而不當者則有罪也禮有大賓客小賓客之儀數或薄或厚皆謂之不當非徒費儀數如尹注所云也洪云義當作犧謂費犧牲之數尹注非

耕者農用力　王云此文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耕者勉用力也下文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呂刑曰穡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說見經義述閒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之轉後人不知農訓爲勉而誤以爲農夫之農故又加一農字

不知耕者卽是農夫無煩更言農也

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　王云兩者字因上文行此三者句而衍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上文凡三見皆無者字

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　宋本無之字

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　劉云處華爲句對上處不華下交

爲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上文有少長好飲食爲句
尹注非
用力不農不事賢　望案詩北山傳曰賢勞也此賢字當訓爲
勞上文事賢多亦謂服勞多也御覽資產部二引作農不事
賢行誤連下文行此三者行字爲句又衍一農字
工賈出入不應父兄　安井衡云古本應下有於字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　王云當依
上文作有罪無赦今本涉上句可無斂而誤尹注可證丁云
獄情謂兩造之實也義如鴟義姦宄之義廣雅曰鴟義姦宄
也爾雅斷獄情爲句與義易義與祿易祿也義與祿同祿善
字訓獄之情實一邪一善斷者與邪則民易爲邪與善則
民易爲善

管校七

管子校正卷七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民辦軍事矣　元刻辦作辨

死罪以犀甲一戟　王氏引之云刑罰當爲刑罪死罪以犀甲一戟是承上死罪不殺而言刑罪以犀甲一戟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重罪即死罪輕罪即刑罪也今作刑罰者一戟是承上刑罪不罰而言齊語作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重罪即死罪輕罪即刑罪也今作刑罰者涉上文薄刑罰而誤

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王氏引之云軍當爲鈞鈞軍聲相亂又涉上文軍事而誤過罰以金鈞者謂過失之罰令出金一鈞也小匡篇作小罪入以金鈞是其證若無

管校入

鈞字則所罰之金無定數矣下文無所計而訟者別是一事小匡篇作無坐抑而訟獄者句法亦相同尹以軍字屬下讀謂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非也此是獄訟之事與軍事無涉

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　王氏引之云救敵與仇敵同集韻仇讎也一曰匹也或作執方言執仇也今本執譌作仇據集韻引改郭璞曰讎怨仇也太玄內初一謹于髮執范望曰髮執匹也釋文曰髮與妃同執音仇一作救嬰執卽妃仇桓二年左傳嘉耦而執又作救是仇執救古字通也小問篇作先定鄉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其證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是其證也一曰匹也或作執方言執仇也今本執譌作仇據集韻引改郭璞曰讎怨仇也太玄內初一謹于髮執范望曰髮執匹也釋文曰髮與妃同執音仇一作救嬰執卽妃仇桓二年左傳嘉耦而執又作救是仇執救古字通也小問篇作先定鄉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其證

王云兩而後下皆不當有必字此涉上文而衍小問篇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害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其證

管校二

爺三王者既弒其君　御覽皇王部一引弒作殺

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　俞云請致仲父言欲與仲父飲酒也與讀曰預言預爲之期也一切經音義六預古作與

掘新井而柴汲　望案柴字於義無取柴當爲突古深字隸變作突因誤爲柴耳輕重甲篇請以令高杠柴池柴亦突字之誤

寡人自以爲修矣　白帖十五引作以爲脫於罪矣

非一朝之莘　丁云莘讀爲卒史記索隱引廣雅曰卒暴也宋本莘作莘字之誤

刑廉而不赦　丁云赦當爲忮忮很也不忮與上文不苛同意說文玉下曰廉而不忮絜之方也水地篇曰廉而不劌有司寬而不凌　王云凌者嚴急之意字或作陵荀子致士篇曰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凌與寬正相反

宛濁困滯皆法度不亾　張云皆下當脫一字

往行不來　張云來疑爽字之誤與上句亾字爲均

而民游世矣　俞云世讀爲泄游泄皆和樂之意望案當作游於世游下脫於字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　文選陸厥荅內兄詩注引加

作嘉左氏莊九年正義引無其字飢作餓治要作饑
治國不失秉　治要引秉作柄齊語同
使百姓皆加勇　左氏正義引加作知是
彼爲其君動也　左氏正義引動作勤齊語作動洪云勤字是
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盡心盡力無所憂惱曰勤
願請之以戮羣臣　宋本作戮於羣臣左氏正義亦有於字與
齊語同今本脫
請受而甘心焉　左氏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王云下文施伯
曰非戮之也正對此句而言今本乃後人依左傳改之
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　丁云今當作令齊語曰令
彼壯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語意正同
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屬　左氏正義引受作授無之字齊語作

殺而以其屬授之
是君與寡君賊比也　左氏正義引君下有之字元刻同
非奚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　左氏正義引無君字謂
作請能作敢齊語曰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
於是魯君乃不殺　宋本是下有乎字左氏正義同今本脫
管仲必不从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　左
氏正義引作管仲必不从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
賢以自成也王云當作夫鮑叔之仁不忍僇賢人其智知稱
服章部三引此正作捷捷古插字也　小雅巧言篇戎
其左翼韓詩曰戎捷也捷其噣於左也士冠禮注扱
中鄉射禮注揷揷也大射儀注揷扱於體
文揷扱二字並作捷淮南泰族
扱也內則注揷猶扱也釋
扈捷眄而謂天下捷眄即揷笏今作
服章部三引此正作捷　鈔本如是刻
本捷誤作捷　孫說同

管仲詘纓插衽　王云插當從宋本作捷捷古插字也
稱受公之賜　王云廣雅曰應受也桓公郊迎管仲而禮之故仲
戎馬待游車之奭　王云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
叔之仁耳左氏正義引作不忍乃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
加不字也

戎車

而賢大夫在後　宋本朱本賢下有士字今本脫

世法文武之遠迹　陳先生云齊語迹作績韋注績功也據管子則齊語當是蹟字說文迹道也蹟迹之或字下文亦云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

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　齊語國作叟

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　齊語美作權書作度原作傳窮作擊

冀除其顓旄　宋云案國語作班序顓毛班列也謂以頂髮色列序之使有長幼班與冀除與序皆旨之轉冀除當讀爲班序旄與毛通俞云冀字疑冀字之誤篆文冀作㪅與冀字相似故誤也冀卽今所用頒賜字後人因冀誤㪅遂臆改敘爲除矣

管校八

而百姓可御　安井衡云古本御下有矣字

三鄉一帥　宋本劉本三作五丁云五鄉萬家家出一人爲萬人也下文曰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

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劉云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案後屬還而脩連連還而脩鄉則此當作三鄉爲連連有帥十連爲屬今三鄉下缺爲連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齊語以連爲縣耳王云十邑爲率率當依齊語改之也不知齊語作旦莫管子自作旦旮上文言士下文言工與商皆云旦旮從事於此不應此處獨作旦暮也旮與夕通

首戴苧清　齊語苧作茅段先生云作苧是也今俗云馬苧可

以爲養笠

以疾從事於田野　丁云疾字涉上文疾耰而衍

其心安勇　宋本脫此句

其秀才之能爲士者　劉本才作材

是以聖王敬畏農　王云敬畏農當作敬農畏農言農民
耕則多粟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之親之也農與畏字形相
似而誤

辨其功苦　望案苦讀爲盬詩傳曰盬不堅固也字亦作沽周
官司兵辨其物注謂功沽亦作楛見荀子

論比計　王氏引之云計當作汁字形相似而誤汁與協通禮
大行人協靡命故書協作汁大戴禮朝事篇謁作計史記麻書祝犂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謁作計汁下當有材字齊語正作論比協材韋注曰協和也和其剛柔也

相示以功相陳以巧　元刻作相示以巧相陳以功與齊語同

相高以知事　丁云事字衍相高以知與上文三句平列

旦暮從事於此　臼帖八十三引作旦暮

察其四時而權其鄉之貨　望案貨當是資字之誤韋注齊語亦作資云資財也王氏煦國語釋文曰資讀如宋人資章甫適越之資越語云夏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服牛輅馬　劉云輅一作軺望案古無輅字輅必軺字之誤齊語正作軺

珍異物聚　俞云物當爲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矣俗書總字作揔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

相示以時　齊語時作頼

相陳以知賈　丁云齊語及此文竝衍知字賈讀如平市賈之賈相陳以知賈與上文二句對文

則民不移矣　望案矣字衍

正旅舊　洪云正依齊語作政旅陳也謂陳其舊政尹注非

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　丁云井與陵陸丘三者不類井當爲阜地圖篇曰陵陸丘阜之所在說苑辨物篇曰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宜麻麥黍梁亦不盡卽此所謂陵陸丘阜田疇均齊語作陵阜陸墐井田疇均井字衍不惑齊語作不憾誤

犧牲不勞則牛馬商　王云勞讀爲撈方言曰撈取也廣雅同古無撈字俗勞爲之齊語作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注曰略奪也略與勞一聲之轉皆謂奪取也無奪民時不輕用民也犧牲不勞不妄取於民也今俗語猶謂略取人物曰撈矣

舉財長工以止民用　王云止當爲足尹注非

民心宋吾安　安井衡云古本無吾字

舉而嚴用之　齊語嚴作業

慈於民予無財　齊語作遂茲民與無財韋注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王氏經義述聞曰遂語詞猶言因也滋卽慈之俗慈者愛也卽也與無財則所以卽之也大戴禮記少閒篇制典慈民墾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皆謂惠卽其民也君若欲正卒伍　洪云正當作定漢書刑法志引此作定下文卒伍正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郷桓公曰卒伍定矣皆作定字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　齊語無是故二字此文衍五人爲則其制令　孫云其字誤通典百四十八引此作有

伍上當依下句例補一故字
五鄉一師　通典引師作帥下文同齊語亦作帥
故萬人一軍　望案人下脫爲字當據上文四爲字及齊語通典補
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　通典引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王云政當爲旅齊語作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王云政卽正字正與定古字亦通今政定並出者一本作政一本作定而後人誤合之也齊語作整整與正定聲亦相近
令不得遷徙　宋本令誤合徙誤徒
家與家相處　丁云處當爲受周禮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曰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五比爲閭故五伍爲兩大司徒

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管子因之作內政而寓軍令是卒伍之人卽比閭之人也駱冠子王鈇篇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與管子同
禍福相憂　望案福字涉上文祭祀相福而衍元刻無福字
驩欣足以相死　望案死疑助字誤駱冠子正作相助
以橫行於天下　望案橫讀曰旁旁猶普也徧也齊語作方
聰明質仁　宋蔡潛道本質作賢下文同
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　王云上言慈孝於父母則下當言長弟於鄉里於上不當有聞字下文長弟聞此後人據齊語加之也齊語作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文與此異不得據彼以改此下文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是其明證
謂之蔽賢　齊語賢作明
謂之蔽才　齊語才作賢
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　王云上使字因下使字而衍尹注曰待時待可用之時也則無使字明矣今本注文可用之時下有而使之三字乃後人所加宋本無齊語作惟愼端慤以待時韋注曰待時動不違時也是其證
其稱秉言　齊語作綏謂言望案稱綏字之誤秉與謂古同部字音相近
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　宋本官作管古字通
乃召而與之坐　宋本乃作迺齊語坐作語
可立而時　齊語作誠可立而授之韋注曰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王云此作可立而時者之時古字通古時字作者以此爲之漢書張蒼傳草立土德時厤制度史記作草立土德之厤制

度又脫去授字耳尹注非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齊語作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劉云此肉字當是疚字之誤王云尹解肉字甚謬劉依齊語以肉爲疚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疚形不相近若本作疚字無緣誤爲肉蓋其字本作宖隸書或從篆作肉形與肉相似因誤爲肉說文宖貧病也從宀久聲詩曰營營在宖今詩宖作疚則後人亦必改作疚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宖字若不誤爲肉則後人亦必改爲疚矣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　王云下兩故字皆涉上故字而衍望案宋本無第三故字齊語無下文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亦無兩故字
五屬大夫復事於公　冊府元龜二百三十九列國君部引此

文無於字公下屬讀

政事其不治　冊府元龜引無

聰明質仁　冊府元龜引質作賢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　宋本桓公曰別行成作定

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　丁云重字涉下文重罪而衍元本無重字齊語作輕重罪下文重罪輕罪對舉皆得

贖以甲兵則所輕者非獨枉重罪也

庫兪　冊府元龜庫作遲

無坐抑而訟獄者正　俞云坐挫之僭字言人有挫抑則宜訟無挫抑而訟是好訟也故宜有以正之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　宋本別行

管仲對曰　宋本作管子

故使鮑叔牙爲大諫　王云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文管仲曰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亾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是其證晏子春秋問篇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襍事篇竝同世人多聞鮑叔牙寡聞東郭牙故以意改之耳

曹窟孫處楚　劉本朱本皆作曹孫窟此誤倒

季勞處魯　宋云季勞卽下文季友說文古文友字作艸故誤爲勞

徐開封處衛　王云徐當爲衛字之誤也開封爲爲開方嘗之誤也開方衛人也故曰衛開方大匡篇曰游公子開方於衛故曰衛開方處衛孫說同

匽尙處燕　孫云匽尙蓋卽大匡篇晏子

綱山於有牢　冊府元龜綱作繼下文同王云綱山齊語作環山韋注曰環繞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齊語繯山於有牢賈注曰繯還也是賈本作繯山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綱山者蓋俗書綱字作紹與繯字相似繯譌爲繩又譌爲綱耳尹注非

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柴里　王云吉字卽臺字上半誤衍者齊語作臺原姑與漆里韋注曰衞之四邑無吉字望案冊府元龜引無

地南至於岱陰　冊府元龜引無地字

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　齊語海作河隨作鄙

有敎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　王氏引之云八當爲六上文云五十人爲小戎積而至於三萬人則六百乘矣齊語作八百乘亦誤說見韋注

存罍蔡陵　冊府元龜作有罍蔡陵俞云地無名蔡陵者據下文云築蔡鄍陵疑此文蔡上脫築字陵上脫鄍字存罍爲一事

築蔡鄍陵又爲一事

南據宋鄭征伐楚　齊語南字在征伐楚上此誤移在據宋鄭上耳

踰方地　劉云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王云齊語及御覽治道部七引竝作方城尹注非

望文山　朱本作汶山霸形篇同齊語亦作汶山黃丕烈云戰國策言三苗之居文山在其南者卽此

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　宋云案國語作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後於西服流沙西吳下作南城于周反胙于絳嶽濱海諸侯莫敢不來服國語當采自管子而以薦神二字別爲句謬矣

管校八

中諸侯國　朱本元本作中國諸侯此誤倒

以誓要于上下薦神　劉云薦當依齊語作庶王云劉說是也下文庶神不格卽其證誓要當爲要誓齊語作約誓約亦要誓也謂以盟載之詞要誓于上下衆神也尹不知薦爲庶之誤而以薦神二字別爲句謬矣

甲不解壘兵不解翳　王云壘當依宋本朱本及齊語作槷韋注曰槷所以盛甲也補音槷力追反槷索說文槷大索也醫藏弓弩矢器也翳爲醫之段字

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　丁云之命二字益因下文天子之命而衍齊語同僖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無之命二字

實謂爾伯舅無下拜　中立本脫實字洪云穆天子傳郭璞注引作伯咎無下拜士昏禮注古文舅皆爲咎此舅字後人所改

秦韓之民此騎射亦習北俗非卅爲也

制泠支　俞云制乃剬字之誤齊語作剬令支韋注曰剬擊也

方舟投柎　王云投柎當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柎

乘桴濟河　朱本桴作浮

至于后沈　齊語作后枕補音作抗

縣車束馬　北堂書鈔百十四引作乘馬

與卑耳之谿　王云谿當爲谿字之誤齊語作硜耳之谿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谿（本依今本管子改後爲谿）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谿十里尹注非

拘秦夏　丁云秦夏疑泰夏之誤泰與大同墾案封禪篇西伐大夏涉流沙則大夏益國名拘者謂係累其君而歸也

意以史記所載封禪篇文參觀之疑其篇未嘗亾佚特錯閒
於斯以致前後文多脫落耳
握粟而筮者屢中　宋本宋本皆作筮此本誤俞云筮卽筮字
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賮
能篇作沈尹巫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肴正謂此類
黎蘿　墅案蘿乃蘿字之誤
後曰昌　丁云曰昌與德義文不相對曰者明之壞字明昌猶
昌明也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事曰明地事曰昌詰志篇曰
天曰作明地曰作昌天地之事曰明昌作注昌盛也廣雅昌光也
鳳皇之文法天地也楚語天明昌作
龍旗九游　宋本旗作旂
渠門赤旂　宋云案齊語韋昭注渠門兩旂所建以爲軍門若

今牙門也案牙古音如吾與渠音近亦爲一物攷工記車人
鄭司農注渠謂車輞所謂牙渠門卽輞門穀梁昭八年傳置
旃以爲轅門范甯注轅門卽其轅表門也有轅必有渠
故轅門亦爲渠門桓公受天子賞不以旃而置交龍之旂也
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　陳先生云不乃下之誤下受承下
拜登受而言
請爲關內之侯　冊府元龜疲作罷丁云上
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　明
文云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此承上言之當作故天下諸侯
不當有使字齊語無
諸侯以緹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　王云緹帛布本作綬帛說
文緹帛稠絫束也从禾圂聲此作綬帛者後人以齊
語改之也齊語作綬絫以爲奉韋注曰綬絫以綬織纍
不用絲則非謂帛明矣不得據彼以改此　其布
帛而鹿皮失之矣
謂作分尹謂四分其鹿皮失之矣

櫝載而歸　冊府元龜櫝作攇俞云櫝字當从禾卽稱字也說
文禾部稱絫束也从禾圂聲此作穜者又變从廩聲廩字亦
从圂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从木非是
於是又大施忠焉　劉本忠作惠

通齊國之魚鹽東萊　劉本及齊語魚鹽下有于字
壟而不稅　宋本壟作塿詩伐檀釋文塿本亦作塿集韻塵亦
作塿
築蔡鄧陵培夏靈父丘　齊語作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
築五鹿中牟鄴葢與祉丘　齊語無鄴字宋本朱本祉丘皆作
牡丘齊語同王云祉字誤牡丘見春秋僖公十五年
所以示勸於中國也　齊語勸作權
致大成　宋本致下有之字
行地滋遠　宋本滋作茲
定三革　墅案王煦國語釋文云革甲也考工記函人犀甲七
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是謂三革
偃五兵　宋本作隱五刃

於是列廣地　中立本於誤施
用此五子者何功　孫云何讀如擔荷之荷易何校滅耳毛詩
百祿是何廣雅釋詁曰何擔也言用此五子者擔何而成其
功也尹注非
度義光德　劉本義作儀
管仲曰斧鉞之人也　丁云曰下疑脫臣字
夥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　馬總意林引作不幸好畋
晦夜從禽不反
田莫不見禽而後反　俞云田乃日字之誤莫古暮字言日暮
不見禽而後反也尹注非
而姑姊有不嫁者　孫云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
子曰齊桓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人君唯優與不敬為不可優則亾眾不敬不及事　意林兩優
字俱作不處不及事作則不及事宋云宋本優皆作傻傻訓
隱言人君自隱其情使不可知則人不附之故曰傻則亾眾
也
巧轉而兌利　惠氏周惕云兌同說顧千里云兌即銳見荀子
韓詩外傳丁案大匡篇曰愧轉以利顧說近之
小廉而苛伕　宋本苛作荷古字通
足恭而辭結　劉云大匡作搏於教而文乃於辭王云說當作說見大匡則辭結當作辭給注非
墾草入邑　丁云入邑韓子外儲說作仞邑新序祿事篇作扨邑韓子外儲說作大邑
請立為大司田　王云大司田本作司田此因大司馬之文而誤衍也舉書治要作請立為大司理　王云當從治要作請立以為大理司字亦涉

為西土則不使為大理明矣又上文曰使東郭牙為大諫本今作鮑叔牙後人所改辭見上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管氏為行此文云隰朋為大行管氏為司田王子城父為大司馬東郭牙為大諫皆與上文同而弦子旗即弦章之字則為大理者乃弦章而非賓胥無矣呂氏春秋韓子新序並云以弦章為大理即本於管子也韓子作弦商商與章古字通紫音我商賓女商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審詩章作審詩商皆是也而困學紀聞乃謂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作賓胥無者為正不知桓公時亦有弦章不嫌與後人同名且上文弦子旗即弦章之字則此文當作弦章明矣上文是記事之詞故稱弦子旗此文是管仲告君之詞故稱弦章而墾書治要所載亦作請立為大司理　王云當從治要作請立以為大理司字亦涉

上文大司馬而衍
則五子者存矣　存一本作荏俞云當依呂氏春秋勿躬篇作
則五子者足矣
王言第二十一　内言四　閒

管子校正卷八

管校八

霸形第二十二　內言五

管仲隰朋見立有閒　御覽人事部百十五引作管仲隰朋侍立有閒

有貳鴻飛而過之　元刻貳作二

今彼鴻鵠有時而南　藝文類聚引無鵠字御覽有

非唯有羽翼之故　御覽引無非字

益不當言　王云當言讜言也讜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讜直言也皋陶謨禹拜昌言孟子公孫丑篇注引作禹拜讜言

字亦作黨遹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言爾雅昌當也

郭注曰書曰禹拜昌言昌讜黨當並聲近而義同

管校九

則必從其本事矣　丁云本事之事涉上文大事而衍舉大事

必從其本不必加一事字下文何謂其本公之本即承此本字言之元本作從其事亦非

皆朝於太廟之門朝　丁云趙本朝字別爲句案門朝即門廷

朝廷一也覇言篇門廷遠於萬里

市書而不賦　劉云書乃廛字誤注非

裸體紉衾稱疾　洪云楚詞離世篇情素絜於紉帛王逸注云紉結束也謂以帛結束其胷而稱疾左氏僖二十八年傳魏犨束胷見使者即其證尹以上術字屬下讀洪云術術乎大德哉作一句讀術古通作遂爾雅釋詁並云壽久也

是令之樝鍾磬之縣鍾磬本枉縣更從而繫絡之使牢固也桓公視管仲曰　宋本視作親仲作子陳先生云宋本是也親近也言桓公就近管子而爲言也望案元刻亦作視宋本蓋誤

將爲何行　丁云爲字衍下文曰今又將何行是其證

令其人有喪雌雄　望案有與又同

真人不愛封侯之君焉　望案君疑貴字誤

楚取宋鄭而不知禁　丁云知疑之字誤宋本作止止卫形近故也

霸言第二十三　內言六

化人易代　安井衡云代當作世唐人避諱改爲代耳

襲王燬之　丁云案當作襲國歲之與上文五國字一例

兼正之國之謂王　丁云當作兼正他國之謂王尹注可證

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　中立本釣作釣是也宋本今本皆誤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　王云據尹注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則伐字當爲我字之誤注非

不謂貪我不爲貪也古者謂與爲同義說見釋詞　安井衡云伐乃代字之誤代本作世唐人避諱改代因又誤作伐耳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　尹以上術字屬下讀洪云術術乎大德哉作一句讀術古通作遂爾雅釋詁並云術術乎大德也

桑桑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與作之貌尹注非王云上文云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遂德卽此所云術術乎大德也

國枉危亾而能壽者　望案說文及廣雅釋詁並云壽久也

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　丁云賞當謂
尙尙與師義同荀子王霸篇賞賢楊倞注賞當爲尙
重宮門之營　王云羣書治要宮門作宮闕於義爲長陳先生
云王氏從治要作宮闕案王宮方三里四面各距城三里諸
侯城闕南方此就明王說宮制故曰宮門之營治要似不可
從張云說文營帀居也字通作環厶部首引韓非曰倉頡作
字自營爲厶今韓子作環宮門之營益所謂環列之尹王說
恐非
聖人能輔時　丁云輔時當作輔事尹注曰聖人能因時來輔
成其事是其證下文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謀字承知者
善謀言事字承聖人能輔事言
是以聖王務具其備　中立本具誤懼

管校九

大本而小標　宋本標作摽
墾近而攻遠　宋云案墾字古文籀文皆無乃唐武后所造冊
府元龜云文宗太和二年詔天后所撰十二字竝卻書其本
字則太和以前人寫書皆用天后字矣如管子戰國策所有
墾字是卻書本字而未盡者爾山權數篇故天毀墾俗本有
地數篇云皆以雙武之皮又云武豹之皮此唐人寫管子避
諱所改則無疑其用天后字矣注云古地字此妄人所加
此天下之所載也　望案載與戴古通用詩絲衣箋云載猶戴
也
繼最一世　王氏引之云繼字義不可通益計之譌言計謀爲
一世之最也知計材相對爲文計與繼同聲又涉上文繼絕
世而誤尹注非俞云繼乃彊字之誤草書糸旁與弓旁相似

下文云彊最一代代卽世也
千乘之國得其守　宋本得上有可字衍文
諸侯皆令　王云令當爲合下文云諸侯合則彊孤則弱是其
證尹注非
重而凌節者復輕　宋紹興本凌作陵
兵威而不止　丁云上下文皆言兵此言止兵非文義止當爲
正此涉下文三滿而不止而衍下文曰夫先王之爭天下也
以方正又曰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
卿貴而不臣　丁云當從意林臣作仁立政篇曰大位不至仁
不可以授國柄又曰卿相不得衆國之貴也故大位至仁
仁則操國得衆大位卽卿相故言貴也又曰故大位至
夫上夾而下苴　王云夾當依尹注作狹苴與粗同莊子讓王
篇苴布之

管校九

狹而下苴謂上小而下大也與下句文同一例尹注非
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　御覽治道部五引人作民理作治是
也今本係唐人避諱所改下文同
政平則人安士敎和則兵勝敵　望案士當爲土屬上讀人安
土與兵勝敵對文
動作勝之　元本劉本皆無此一句
因其大國之重　元本劉本無其字當爲衍文
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　宋本作弱國衆是也今本涉下
文多言彊國衆而誤
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
謀也　元本劉本無道字丁云案上文勢字亦衍據尹注云
言非王之時則無勢字又云非施霸之時則無道字望案彊

國少當作弱國少此涉下文彊國少而誤唯其弱國少而欲
施霸則衆彊之國必不我與故曰敗事之謀也若作彊國少
則此句何解乎下文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少先
舉者王後舉者亾不必承此文言也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毀列不讓賢賢不齒弟擇衆是貪大物也

陳先生云尹注不得其句讀當以王者之心方爲句此言
夫王者居心執方而不知通變之權也而不毀列爲句隱元
年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不毀列不會聚賢人於列位也不讓
賢不敬讓賢人也下賢字涉上文而衍齒弟猶次弟謂不能
於衆人中次弟以擇之也此皆不願予人以爵祿故曰貪大
物也尹注失之

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　王云方心當爲方正隸書正心

二字相似又涉上文王者之心方而不毀而誤方正整齊平
易三者相對爲文尹注非

立政出令用人道　丁云人道當作人心尹注云政令合人心
尹所見本是心字

舉大事用天道　宋本元本劉本皆作天心丁云據尹注云心
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則當作天時卽上文所謂時至而
舉兵也人心地道天時三者竝列今本皆譌而爲道矣

伐過不伐及　宋本元本及上有不字丁云宋本是也說苑指
武篇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
不伐不及正與此同

一而伐之武也　王云一當爲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傳貳
而執之服而舍之文義正與此同

文武具滿德也　王氏引之云滿當爲備字之誤也俗書備字
作備右邊相似尹注非

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
矣　王云伐皆當依宋本作代百馬代之代迭也言以驥之
材而百馬迭與之逐則驥必罷也彊最一代言彊爲一代之
最而天下共伐之則國必弱也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諸伐
字而誤丁云共當作攻聲相近而誤也書甘誓兩攻字墨子
引作共顏氏家訓云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功公三字不
同古琮切正與共聲近也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彊　王氏引之云制讀爲
折廣雅曰制折也折之爲言卑詘相下也廣雅曰折下也又
曰折詘曲也詘曲也折也折節者卑詘其節以事彊大之國下
也古字制與折通離

文曰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是也古字制與折通離
彊者謂不可附於彊大之國也尹注非

未嘗有先能作難　宋本作未嘗有能先作難今本誤倒

無有常先作難　陳先生云無有連下讀無有連上讀非
易形卽承上意而申言其義尹注以無有常先作難連時
無不敗者也　張云無而字之誤當連上讀作無而不敗者
連時易形而不敗者也宋本亦誤作無

釋堅而攻朧　通典一百五十引朧作蘢

理世不枉善攻　王云理本作治此避高宗諱改治世與善攻
兩不相涉通典兵三引作治世不枉善攻是也治世不枉善
攻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枉於權宜今本攻作攻
者涉上文諸攻字而誤

霸王不在成曲　俞云成曲之義迂回難通卽疑典字之誤墨
案明道本國語晉獻曲沃本曲誤作典此其例也
刑過而權倒　丁云王氏於下文爭刑讀爲形此刑亦當讀形
上文云相形而知可形過者形失其可也過猶失也
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　王云刑與形同上文云夫
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又云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故
此文亦云必先爭謀爭刑爭權自此以下刑字凡四見皆形
之借字也尹注非
夫神聖視天下之刑　劉本刑作形
問第二十四　內言七
祿子有功則士輕从節　丁云節者士所最重不可言輕節字
衍士輕从謂不憍从也

上帥士以人之所戴　陳先生云上字疑涉下文兩上字衍帥
當爲率據尹注上帥其士所爲者皆人之所戴則正文以下
脫爲字未能臆定也
則人不易訟　陳先生云易讀爲傷傷輕也
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　張云此卽論語所謂不弛其親不
使大臣怨乎不以也尹注不明析
行此道也　王云此總承上文以起下文尹連上文則眾不能
作一句讀大謬
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　宋本壯作仕誤
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　墨案上也字衍
令其事之久留也何若　丁云事之久留乃有司之罪不必問
其何若當問其所以久留之故若當爲居字之誤禮記檀弓

注何居怪之之詞猶言何故也
問鄉之巨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　豬飼彥博云牧乃收字
誤
問宗子之收昆弟者　陳先生云宋本收作牧非禮記曰敬宗
故收族
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　俞云離讀爲儷禮記月
令商離不貸注離謂如儷偶之儷是也不養而出離謂出而
儷偶於他族若後世贅壻矣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　丁云尹注曰不使謂
不用其吏疑本作不吏謂不治吏事也士有田則己身爲官
吏故問其不治吏事者幾何人幷問其所治者何事也惡卽
何也疑一本作惡一本作何寫者誤幷入之使何事與下文

身何事句法一例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　墨案君讀當爲羣說見大匡篇
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　王氏引之云外人他國
之人也從當爲徙字形相似而誤隸書徙字作㩳從字作㣇形相似他國之
人來徙於齊不可無田宅以安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
期不從政此來徙二字之證
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　陳先生云責古債字上文曰
問邑之貧人債而倉者幾何家上言貧人之債倉者此言貧士
之受債於大夫也山權數篇某月某日苟從責者注責讀曰
債
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　俞云身士二字難明士當作出
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

率子弟不田　俞云尹解率子弟未得其義小匡篇十邑爲率十率爲鄉然則率子弟者率之子弟也下文云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鄉子弟率子弟蓋當時有此稱

冗國所開口而會者幾何人　丁云冗當作問艸書問字作㘝與冗形近而誤俞說同

戎戴之緊　丁云緊當作槷戴衣也

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　丁云故何當作何故視字屬下讀

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腯　陳先生云帥當爲師字之誤師下疑脫田字周官冢宰聽師田以簡稽

閭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　丁云位當作涖周禮肆師注故書位爲涖是其例也

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詰人之地守者何所

也　陳先生云牆閉不屬疑牆下脫一垣字閉上脫門字誤移于牆之下而又改作閉也防溝當作溝防築城郭修牆垣絕通道阨門關深溝防皆三字句月令完隄防謹壅塞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又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文義略同四時篇脩牆垣周門閭輕重甲篇立臺榭築牆垣文句相同

君曰理國之道　安井衡云君下當脫子字

母使讓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　王云普當爲普普與普相似

但尹注普廢其德普亦當爲習與普同故注言普廢丁云當讀母使讓人句使用也言無用讓人也亂治也普徧也而猶乃也出治天下徧周乃德足以營衛九軍之親九軍尹燕注說文軍圍圍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軍圍也廣雅釋言同九

軍猶九圍詩長發傳九圍九州也　捐諸侯言之此古義之僅存者羣言篇曰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文義正與此同

身外事謹　墅案此句疑有脫誤

視其名　王氏引之云視其名三字因上下文而衍尹不解此三字則本無可知

以觀其外則無教於權人以困貌德　丁云則字當屬上讀爾雅曰則事也則與色德惑職爲均墅案宋本貌作皃皃乃完字之誤如上文定冬完良宋本作皃良之例完德全德也下文以順貌德宋本亦作皃皆完字誤丁說同

遹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俞云尹解遹信爲邊人失信姝不可通遹當讀爲篡卽今箋字玉篇竹部篡箋也然說文無箋字篡卽箋也箋信者小信也小信正與上文小利小怨一例倘

書君奭篇文王蔑德正義引鄭注曰蔑小也小信謂之篡信猶小德謂之蔑德矣顧命篇敷重篾席孫氏星衍疏曰蔑俗從竹當爲蔑卽篾段音據此知篡爲正字蔑爲段字篾爲俗字王云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爲句不與和構相連德厚猶言仁厚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蔽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漢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龜錯對策曰今以陛下神明德厚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上虛賦曰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皆以

德厚連文尹以厚字下屬爲句非是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失經常王云據尹注失上脫無字

日當爲曰字之誤令守法之官曰爲句上文問於遷吏行度曰云卽其證行度必明爲句行度法度也無失經常爲句

謀失第二十五　內言八　闕

管子校正卷九

管校九

十二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我游猶軸轉舟南至琅邪　王氏引之云猶讀爲欲古字猶與欲通大雅文王之聲篇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詐僞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　軸當爲由由轉二字相連寫者遂誤加車旁矣轉舟當爲轉鮒丁氏升衡曰墨謹案升衡先生名杰閻安人嘗師事東原先生此伯申惕書述其說孟子轉附寖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竝作轉鮒魚與舟付與斗均形近而譌案丁說是也鮒字右畔之付與隸書斗字作升者相似故誤爲斗我游猶由轉鮒南至琅邪言我之游也欲由轉鮒之山南至於琅邪與孟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文義正同尹注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

非也　張云嘗疑孟子朝儛亦即轉附之譌衍朝字左旁似轉附亦聲之變別有說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孫云晏子內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豫孟子亦作一游一豫夕豫聲相近白帖三十六引夕作豫下同

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　丁云尹注云嚴爲防禦以尊其生疑本作嚴以尊生生與聲榮爲均

期而遠者莫如年　王云而當作之與上文句法相同治要及北齊書魏收傳文選陸士衡長歌行注引俱作之孫說同

唯君子乃能矣　王云案此本作唯君子爲能及矣今本脫爲字及誤爲乃又誤在能字上治要及北齊書所引不誤

桓公退再拜之曰　丁云之當作命上文桓公退再拜命曰是其證

靜然定生聖也　張云然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靜乃定生與下仁從中出義從外作句意相同大學所謂定而后能靜也尹注非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　王氏引之云下字因下文政令陳下而衍尹注同云卽運字言四時運而萬物化也墨案

詩正月傳云旋也

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　丁云據尹注萬功成亦當作萬物成艸書物作勿與功字形近而誤

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　宋本肢作枝

澤其四經而誦學者　王云澤讀爲舍其路而弗由之舍古同

督而通用經常也四經卽孝弟忠信內不忠信外不孝弟故

曰舍其四經又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卽鄘風盖衷之舍命不渝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嶲讀管子曰澤命不渝澤古釋字而注乃以爲恩澤之澤陋矣

弛弓脫鈌而迎之　孫云御覽兵部八十一引鈌作捍禮記內則右佩決捍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鈌辟鎧也字从金旁作墾案御覽資產部十二又引作靬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鈌作杆

非皆二子之憂也　御覽非皆作皆非似誤倒也當是郤字古也郤本通

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　王云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篇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故增人此

句不知此文雖鴻鵠之有翼也其將若君何是管仲對桓公語而上文桓公但云鴻鵠有羽翼不云濟大水有舟楫若關入此句則所答非所問矣尹不審文義而爲之作注失之御覽治道部八所引無此七字

益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　張云有字疑衍下患飢患亡上皆無有字

朔月三日　洪云當作三月朔日

進二子於里官　日本猪飼彥博云里官爲釐宮二字之誤釐僖同桓公父釐宮之廟也呂氏春秋曰桓公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可徵也

參宥而後弊　陳先生云弊治也言三宥而後治其罪也立政

中匡篇皆曰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令三宥者寬緩其刑也後劉本作友云反字之誤弊卽敝失之　張云疑後字本作后故譌爲友耳

五年始興車踐乘　安井衡云車乃軍字誤

門傅施城　丁云門字衍洪云施城當作方城尹注非

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　御覽百穀部五引作桓公伐山戎得戎菽以布天下

中婦諸子　張云諸子益八子七子之類史記秦本紀尊唐八子爲唐太后徐廣云八子婕妤之號詳見漢書外戚傳益春秋時已有之

對曰妾人聞之　張云妾人猶臣人猶身也長門賦妾人窮自悲兮注引管子此文

必則朋乎　劉本則朋作隰朋陳先生云作則是也爾雅曰是則也則與是同義必則必是也必則朋乎下文曰其朋乎又曰其可乎句法相同劉不明則之訓爲是因改作隰誤矣

握路家五十里　洪云握古通幄爾雅釋言握具也釋文云李本作幄路家謂露處之家遇周書皇門篇自露厥家路露古字通用言幄覆露處者五十家而不使其人知之故爲大仁尹注非王氏引之云握當爲振辰與屋字形相近又因下文室字而誤說文曰振舉救也路讀爲露露家窮困之家也義詳見五輔篇振罷露下五輔篇次凍寒食饑渴匡貧賓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振罷露卽此所謂振露家也尹注非

君請爨已乎　俞云爨乃獲之誤隸書獲字或作㺜見祝睦碑又或作㺜見靈臺碑其左旁皆與爨相似儀禮士昏禮聘禮注並曰請猶問也君請獲已乎言君有所問不獲已而爲此對也下文

將歷言鮑叔諸人之短故以此發之

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幷而臣之則其不以國盜何也　王氏引之云其孰能一人之上也若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當以其孰能絕句言此四子者其孰能以國盜也其孰能下當有管仲謂其不能以國盜者也今本有脫文三句則桓公不解其所以不能又從而問之也今本有脫文耳不然則不以國盜之問何自而來邪一皆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一人之上言四子之材皆在人之上也而尹注曰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則所見已是脫誤之本故連其孰能三字解之然如其說則是孰能在四子之上豈所謂一人之上乎失之矣

鮑叔之爲人　安井衡云古本人下有也字

孫枉之爲人　宋本人下有也字今本脫
爲臣死乎　王云爲猶如也言如臣死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
古或謂如曰爲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
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曰爲
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傳釋詞尹說大謬
東郭有狗嗥嗥　王云嗥當作嗷玉篇嗷魚佳切狗欲齧廣韻
嗷犬鬬字皆作嗷無作嗥者集韻嗷或作嗥則所見管子本
已誤
且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　王氏引之云猳當作枷注內猳字
宋本朱本皆作枷考注云以木連狗則其爲枷字明甚若如
今本作猳則注當訓爲牡豕安得云以木連狗乎白帖九十八引此作
猳乃後人以猳本改之但注讀且暮欲齧我枷爲句則非尋繹文義當

以且暮欲齧我爲句枷字則屬下讀枷者遮字之段俗說文
遮遮互令不得行也玉篇作遮互令不得進也柳而不使者
謂遮互之不使進而齧人也今世齧人之狗繫木於其頸使
任重難進是也下文同

令夫豎刁　宋本刁作刀下文同刁俗字作刀是也
是所願也得於君者　洪云也字衍當讀是所願得於君者爲
句
是將欲過其千乘也　王云此是字涉上句是字而衍
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　丁云當作易牙外與衛公子開方
內與豎刀外對內言上文竝言衛公子開方此不宜單言衛
公子也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濫車之水　陳先生云濫當讀爲漸詩衞風淇水湯湯漸車帷
裳漸濆也漸車與濡軌同義濡亦漸也上云輾轅之險言地
之高遠此云漸車之水言地之淺近
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　王云苴采古反亦草也語之轉耳字或
作蘧廣雅曰蘧草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其土苴以治天下高
注曰苴草蒯也草蒯即草芥今本蒯譌逸周書大聚篇曰陂
溝道路蔡苴巨墳壟樞經雍疽篇曰草蘧不成五穀不殖草
謂之苴故枯草亦謂之苴楚詞九章草苴比而不芳王注曰
生曰草枯曰苴是也草苴林木蒲葦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困殖之地　孫云杜牧孫子注引困作圜謂圜地可種殖者或
古圜字之省尹注非
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　張云藏疑當作識

參患第二十八　短語二
懦弱則殺　張云此殺字當音所界反尹注失音則與諸殺字
混墾案此殺字當讀爲弒言懦弱則見弒也
則戰之自勝者也　丁云勝當作敗下文戰之自敗七法篇亦
譌作勝戰之自敗與攻之自拔同義
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　孫云案禮記禮器眾不匡懼注匡猶
恐也尹注非
用日維夢　孫云夢讀爲召誥女乃是不蘬之蘬馬注云蘬勉
也洪云說文夢不明也毛詩視天夢夢古者師行早長在天
未明時牧誓時甲子昧爽史記高祖本紀黎明圍宛城三市
皆其證也尹注非
其數不出於計　丁云不當作必尹注云其數從何而生皆出

於計謀也是尹所見本非作不出於計七法篇曰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是其證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中立本後下衍有字

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　中立本後下衍有字

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閒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閒之　安井衡云古本閒作問丁云當作一堵之牆與十人之聚對文尹注云假令築一堵之牆蓋挩下文十人之聚故加一築字足成文義自後人誤會尹注遂改正文一字爲築矣閒矚字之僭尹注謂私候之卽矚義也張云此文疑有錯簡曰一閒之當在一堵之牆下故小征句當在日五閒之下

功堅則軔　孫云軔當作韌說文云韌柔而固也

乘瑕則神　宋本瑕作瑎下文同

管校十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孫云莊子養生主篇釋文云管子有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剃毛與此文異望案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引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割髮則刃遊于其閒也淮南齊俗訓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割何則游乎衆虛之閒注屠牛吐齊之大屠衆虛之閒剖中理也

不行於完城池　丁云池字衍城與君爲均

敢人雖衆不能止待　望案尹以待字誤屬下句辭見大匡篇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王云治而未必富也當依宋本作而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例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尹注誤解道字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　望案修當爲循下文修義從令同說見形勢篇

猶揭表而令之止也　張云止當作正與七法篇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義同蓋測景者當立表平地若以手舉何能定景此文揭彼文擔尹注皆訓舉似不誤

然則上之畜下不安　陳先生云畜與好同義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此畜亦當訓好下並同

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　丁云所字卽則之譌而衍者則出法制度者明也與下文則循義從令者審也對文宋本作所出法法則制度者明也恐非

則上下體　丁云則上下體當連下而外內別也爲句尹讀非

管校十

民足於產　朱本無此四字

以勞受祿　安井衡云古本受作授

上之所以導民也　朱本導作道

制令傳於相　宋本傳作傅望案當從宋本爾雅曰傅相也相助也言制令助於相也下文曰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傳亦傅字之誤傅輔也助也君善臣亦善是輔助之也今本皆因字形相近而誤

人臣也者　中立本作臣人與上君人對文

正其德以涖民　宋本涖作莅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　張云公疑當作法下文云是國無法也無法卽不法蓋身善者人臣之事君身善則所謂代馬走代鳥飛矣故云無法

坐萬物之原　朱本坐作生張云坐疑主字之譌下文云主身
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亦主與官對舉
而官諸生之職者也　宋云諸生猶言羣生書中屢見此注云
生謂知學之士非
辝走而奉其敗事　丁云奉當爲救事字衍尹注曰不勝任則
敗廣所見本無事字救其敗不可勝救與上文收其福不可
勝收相對
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　俞云主當作立涉上文兩主字而
誤下文曰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身立德正即承此文立
身正德而言
官治者耳目之制也　王氏引之云治字因下文官治而衍尹
注曰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上字誤當爲心故曰

官者耳目之制則無治字明矣此但言官下文乃言官治也
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　王云淮南俶
眞篇注曰矯拂也上而及下之事則拂乎爲上之道故下文
云爲上而矯悖也勝者陵也下而及上之事是陵其上也故
下文云爲下而勝逆也侈靡篇曰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
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易漸六四終莫之勝虞注曰
勝陵也尹注皆失之
寖久而不知　宋本寖作寢
有侵偪殺上之禍　宋本殺作弒
則婦人能會其意　俞云會讀爲餽說文出部餽敗創也言婦
人能敗君之意也正與下句大臣敢侵其勢一律君臣下篇
便辟不能會其意義亦同此

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　丁云規古窺字說文窺小視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睆睆然楊注規規小見之貌
丈尺一綧制　王云綧讀若準字或作壖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
字出其度量壖制鄭注曰故書壖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
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
尺純四豝與質人同其度量壹其壖制杜注與內宰同聘禮
釋幣制玄纁束注曰朝貢禮云純四只只或作咫咫與只並同制丈八尺士
喪禮下篇贈用制幣玄纁束注曰丈八尺曰制內宰疏引鄭
荅趙商問曰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咫八寸四咫三尺二
寸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
晝是以三誤爲四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終歲布帛取二制
焉淮南天文篇曰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地形篇曰門閒

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此所言純制之度與鄭所引逸禮
不合所傳者異也尹注皆未考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
薦薦進也言下有善則進之於上也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
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
善本諸父母荐諸長老　王云兩慶字皆當作荐荐字或
作薦見漢舊相史晨孔廟後碑　形與慶相似而誤大戴禮四代篇臣聞
子春秋問篇薦善而不有其名今本薦字並譌作慶　尹注非
是故歲一言善君也　陳先生云一言當是省之譌歲省者君
也與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句法相同
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閒　宋云案堯典平章百姓鄭注

百姓羣臣之父兄子弟與此義合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賢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謂百姓

相總要者官謀士　安井衡云者乃考字之誤考官謀士爲句量實義美匡請所疑　宋本朱本請作謀丁云實功實也義當作議謂量其功實議其美善也張云義儀之俗字儀度也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丁云唯此當作此唯上文云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　望案誠當爲成姓當爲生皆聲相近而誤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　王云殺當爲試言不敢試其姦僞也下文云然則譟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語意正與此同今作不敢殺者試譌爲殺又譌爲殺耳尹注非

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　王云人當作民唐人避諱改之引之云茲此也謂道也是字屬下讀爾雅曰是則也益理民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理民生財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生財上文所謂治民有常道生財有常法也尹不知是之爲則而以茲是連讀失之

惠厚不能供　丁云惠厚當作厚惠與嚴威對文下同

威罰之制　劉云威罰之威當爲賞注非

是以官人不官　中立本下官字作家誤

善以傳善　望案傳當爲傅字之誤說見前制令傅於相下

若任之以事　俞云若任之以事與下若量能而授官兩若字並當訓乃小爾雅曰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言君必知其臣乃任之以事臣必知

己乃量能而授官授當作受字之誤也周禮典婦功及司徒注並云授當爲受陳力就列是謂量能授官也下篇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之以社稷之臣義並同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未有夫婦妃匹之合　丁云廣韻去聲十二霽媲配也匹詣切

又作跬見管子疑此文妃匹古本當作跬匹陳先生謂跬是

俗字當本是媲字而譌作跬者

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　丁云案理上脫順字尹注云道術既

出則莫不從義而順理可證也

名物處違是非之分　劉云處名物爲是違名物爲非望謂名

物謂正名其物也

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尹以

可使絕句注云民從教則可使又注下文云居處既治戰則

勝守則固劉云而民可使以下十二字連讀謂使民居則治

戰則勝守則固也注非

夫賞重則上不給也　丁云賞重當作賞匱承上致賞則匱言

下文罰虐承上致罰則虐言兩句一例

而物屬之者也　宋本屬作厲涉下厲之而誤

富之以國裏　尹注云裹謂財貨所包裹而藏也王氏引之云

書傳無謂財貨爲裹者裹當爲稟字形相似而誤稟古廩字

富之以國稟謂倉以國之廩粟所謂祿以馭其富也周官廩

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鄭注曰稍食祿廩

貴之以王禁　俞云貴讀爲會言以王禁會集之也尹注非

則民親君可用也　望案趙本以親字斷句非也則民親君四

字當連讀

同蓋本是墳字

若一家之實　丁云實當爲長字之誤長與是形相似一譌爲

是再譌爲寔因又作實耳尹注云若家之從長所見本不誤

則下無異幸之心矣　宋本朱本作冀幸異冀古字通

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詔上謂之騰　宋本詔作詔王

氏引之云官當爲言字形相似而誤幼官篇放之以言令本

誤作攻之以官是其證張云巧官猶巧宦騰疑當作勝上篇

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王云勝者陵也本篇下文云倍其官遺

其事穆君之色從其欲阿而勝之即申此文言之

騰至則北　王云北與背同言不忠之臣必背其君也說文曰

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齊策曰倉人

炊骨土無反北之心反北即反背尹注非孫說同

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　王云至字因上文兩至字而衍敗當作則字之誤也言四者若有一於此則敵人謀之矣四者謂亂也騰也虐也北也尹注非

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　王云則字涉下則百姓悅句而衍尹讀故施舍優爲句猶以濟亂爲句非也故施舍優猶以濟亂當作一句讀優猶卽優游荀子正論篇曰優猶知足是也濟止也廓風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施舍以厚之優游以畜之則可以止亂矣

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王氏引之云布當爲務蓋務字脫左畔之矛其右畔之务與隸書布字作希者相似（各見校官碑）因譌爲布矣尹注曰農人不務之則餓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是所據本正作務字其民非其民也上其字因下其字

而行下文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卽承此句言之不當有上其字注曰故民非其民也則無上其字可知墨案疑當作不務其務其下脫務字

此君人者三過也　丁云疑衍君人者三字上文曰此一過也倍其官　丁云官當作言此涉上文治大官而誤尹注云巧言令色委曲從君疑所見本作言字不誤

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　丁云尹注云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疑當作明設而固守

違非索辯以根之　丁云違字疑韙之誤說文韙是也上文曰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卽此所謂韙非索辯以根之也

此禮正民之道也　丁云禮上疑脫一字尹注云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豈本作制禮耶

伏寇柱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　丁云沈疑解上伏寇二字猶伏也周語疑姦慝也太玄玄衝格好也是而疑惡也非是言君非言民下文曰沈疑之得民也當作沈疑之得君也言伏寇奪君之威惠耳墨案丁解沈疑二字是也其改得民爲得君則非也故施舍優猶以濟亂爲句猶以濟亂爲得君則非也下文曰沈疑之得民也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蓋前貴後賤者乃上所黜退之人姦臣欲得民心必先加恩於黜退之人使其宣君之惡而揚己之善因驅民來歸於己若如丁說則下句難解矣

狡婦襲主之情而資游慮也　丁云襲者密取之意狡婦密取主之情謀之所由泄也請與情通宋本尹注作狡人沈疑之得民也者　宋本作沈疑者得民者也丁云當作沈疑之得民也者是也

便僻不能食其意　張云食字與上篇婦人能食其意同俞氏讀爲蝕是也下文行食之徒食字同此義或訓食爲僞非

比黨者誅明也　劉云明字衍

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　孫云制羣臣爲句百姓通爲句中央之人和爲句言爲人上者所以宰制羣臣而百姓得通於上者由於中央之人和也故下文云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丁云通疑道字之誤道由也管子書皆以道爲由尹注不爲通字作解則所見本尚是道字言上之制羣臣百姓必由中央之人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以文義論之盍和字衍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　王云威當作成謂成朋黨於下

也淮南氾論篇曰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　劉云有能有字當作又王氏引之云陷字形相似而誤上陷其主謂陷之以利也史記樂毅傳令趙嘗說秦以伐齊之利今本脫說字嘗與陷同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陷以利是也尹注非

兼上下以環其私　王云尹注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厶厶見下說文厶字解引作自營爲厶韓子八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環字亦作還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

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環主謂營惑其主也成相篇比周環主黨與蔽塞與環同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環繞即營繞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遶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也

侵其實而奪之實者也　丁云實當作惠惠對下文威字上文亦威惠對文

西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　王云上下不知當從朱本作上不知一者皆也大傳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言五者皆得於天下也莊十六年穀梁傳外內寮一疑之言皆疑之也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曰一皆也家語弟子行篇一作壹又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言四姦皆作而君不知則國必危理王肅注並云壹皆也此本作上下不知下即不字之誤而行者

通者質寵者從　丁云尹注質主也案寵當爲窮通窮猶尊卑窮者其唯信乎也呂覽貴信篇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

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　劉云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誤下同注皆非洪云劉說是也形對心言故下文云心道進退而形道淫赶進退者主制淫赶者主勞淫與蹈通楚詞謬諫篇年淫淫而日遠兮王逸注淫淫行皃廣雅釋訓淫淫行也說文曰赶舉尾走也皆與勞義相近尹注非

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　王云戒當爲成字之誤也成與誠通誠心形於內容貌動於外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此以身之從心喻民之從君不當專以戒心言之尹注非

故民輕給之　丁云之字衍給與立爲均

明君之道　元本道下有也字

忠臣之所行也　丁云所字衍忠臣之行也與上明君之道也

君子倉於道小人倉於力分民　陳先生云分民疑當作齊民

形齊民猶言平民也

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倉之利　丁云據尹注則政刑當作正

誤移倉於力之下而又上衍小人也下文齊民倉於力即承此句而申言之吳云分民之民當爲也字之誤

君子倉於道則義審而禮明　朱本作禮審而義明下文同

雖有偏卒之大夫　丁云偏卒皆副佐之義左襄三十年傳令尹之偏注偏佐也卒與倅同說文倅副也周官車僕注萃猶副也萃倅亦同義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謂職居副佐者不敢冀幸贏倫等僭居正位也尹注大繆

民流通則迁之　王氏引之云民流下通字因注而衍注於上

流字訓爲流通下流字訓爲流湯則無通字明甚若有通字不得訓爲流蕩矣

雖有明君能決之　雖與唯同

頃時而王不難矣　墅案頃當爲須說見法法篇

此先王所以明德圄姦昭公威私也　劉云威乃戒字誤丁云威字誤詩正月傳威滅也君臣上篇此明公道而滅姦威乃威字誤詩正月傳威滅也君臣上篇此明公道而滅姦爲之術也是其證

明立寵設　宋本明立作明妾丁云尹注云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是所據本作明立設寵與下禮私愛驩對文惟立字當依宋本作妾明猶尊也　牧民篇明鬼神祗山川與此明字同義　寵亦妾也此句指妾寵言下文禮私愛驩指妾寵所生子言

內有疑妻之妾　宋云疑讀爲儗僭也比也下兩疑字同漢書

倉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注疑讀曰儗僭也

此宮亂也　長短經十二引此宮亂作家亂下家亂作宗亂

羣官朋黨以懷其私　丁云懷當是環字之誤上文云兼上下以環其私環讀爲營

則失族矣　治要族作疆

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　丁云趙本於直字官字絕句

非也此皆六字爲句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二句對文上文妻必定子必正二句亦對文定正聽敬皆均中卽忠字

有小人之亂　丁云下文三言小民當據改

宮中亂曰妬紛　朱本紛作分下同

大臣亂曰稱逝　丁云爾雅曰稱好也逝遂古字通

中民亂曰讒諄　張云諄疑當作詍詍亦亂也下云讒詍生慢則詍義亦與悖近尹解爲諄質謬

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　王云無當爲典典常也常事卽指農功而言禁淫務勸農功則民皆職其常事矣隸書無字作無典字或作典漢益州太守高頤碑作興一形相似故典誤爲無尹注非

近其罪伏　張云據尹注則其當爲期字之誤

則士反行矣　兪云反當爲艮字之誤艮古服字

若檜之以衆風　丁云風與諷同衆諷猶衆議卽國人皆曰賢之意風與任均

小稱第三十二　短語六

不可遁逃以爲不善　張云此八字作一句讀尹注隔斷非

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　張云莫歸問於家言善與過視民之譽毀不必問之家人或欲改家亂作宗亂

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　王云來當爲求下文云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卽其證又侈靡篇不出百里而來足來亦當爲求言不出百里而所求者足也又任法篇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來亦當爲求下文云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卽其證又九守篇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來亦當爲求鬼谷子符言篇正作求隸書來字作来求字或作来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来湯陰令張遷碑紀行求本蘭生有芬求字作来皆與来字相似雅首書作典形自右而左與来字不同二形相似故求譌爲來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呂刑惟貨惟求馬注云求有求賄也案漢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以兼稱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来故與来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來之來失之矣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丕

釣公孫支於晉今本支字又皆訛作求　尹注皆非望案朱本作我託可惡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爲我能也今本倒亂我託可惡四字在下當從朱本

愛且不能爲我能也　張云下能字讀如不相能之能義與得同

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望案後人據此謂管子是周末書考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彪云毛嬙古美人西施夏姬也謂夏時人則非吳之西施明矣

不能以爲可好　宋本無可字

去惡充以求美名　俞云呂氏春秋正名篇淮南子主術篇高注皆曰充實也求乃來字誤謂自我而去者爲惡實自人而來者爲美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上文怨氣云云皆惡之實

管校十一　十

惡充與美名去與來皆相對成文

滿者漚之　洪云漚當作溫莊子齊物論以其老洫也釋文云洫本作溫古字通用　形勢解天之道滿而不溫與上下句文義相對望案漚疑是泄字之誤

治身之節者惠也　丁云惠與慧通尹注云懷智之人亦作慧解

有善而歸之民　元刻之下有於字望案元刻是也上文有過而反之身之下亦當有於字

今夫桀紂不然　治要作則不然今本脫則字

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治要作有過而歸之於身則身驕王云治要是也上文云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是其證今本

管校十一　十一

無有過而有善而六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

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　王云料當爲斲斤欘斲繩故曰繩可得斲隸書料字作枓其右邊與斲字作斷其左邊與料相似故斲譌作料亦有料譌作斲者王自料新序善謀篇料作斲是也　御覽資產部三引此正作斲

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　丁云嘗試二字涉下嘗試往之中國而衍多怨爭利承上除怨無爭言之相爲不遜承上修恭遜敬愛辭讓言之古音之眞對轉遜與利身爲均也張云則不得其身與上則不失於人矣一例身與人爲均句末疑脫矣字

吉事可以入察　王云察當爲祭宋說同

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　望案中國二字衍諸夏即中國不得於諸夏之上更言中國也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　俞云上之字衍

仲父之病病矣　望案當依呂覽知接篇作仲父之疾病矣鄭君注論語子罕篇曰疾甚曰病

故臣且謁之　王氏引之云當作臣故且謁之故與固同言臣固將謁之也韓子難一作臣故將謁之是其證

堂巫　史記齊世家索隱引作棠巫呂覽知務篇漢書古今人表作常之巫

夫易牙以調和事公　治要和作味是

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　治要首子作子首韓子難篇同今本誤倒

公喜宮而姤　王氏引之云喜宮當依朱本作喜內故下句云

賢刀自刑面爲公治內左傳史記皆言桓公好內韓子作君
妬而好內是其證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閒不容數日之行
呂氏春秋知接篇作其父之不愛男能有於公十字羣書治要有
不愛安能愛君皆其證上文云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於
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文義正與此相對
務爲不久益虛不長　王氏引之云爲卽僞字也兵法篇僞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爲五年傳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文義正同定十二年傳子僞不知釋文僞作爲史記封禪書果是僞書漢書郊祀志作爲果爲書淮南衡山傳使人僞爲罪而西漢書亦作爲僞與虛正相對韓子及說苑說叢篇竝作務僞不長是其證今本韓子務誤作矜尹注非洪說同

其生不長者　望案長當作亘聲之誤
公憎四子者廢之　治要作公召四子者廢之王云治要是也今本召作憎廢之下有官字皆後人所增改桓公非憎四子特因管仲之言而廢之耳
逐堂巫而苛病起　王云苛病起下不當有兵字尹曲爲之說非也治要及呂氏春秋皆無兵字
吾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　宋本無於字
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　尹注云幭所以覆軨也王云尹以幭爲鞔靰淺幭之幭非也幭謂帕幦也廣韻帕幦通俗文曰巾三幅曰帕普駕切今人言手帕是也方言曰潘稽謂之幭郭璞曰卽帕幦也廣雅曰幭帕幦幭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夫差乃爲槥以囚面而從事與此相類槥卽幭字也帕幦可以覆面故云援素幭以裹首非車上之覆軨也
妬而好內是其證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閒不容數日之行
呂氏春秋知接篇作其父之不愛男能有於公十字羣書治要有
不愛安能愛君皆其證上文云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於
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文義正與此相對
務爲不久益虛不長　王氏引之云爲卽僞字也兵法篇僞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爲五年傳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文義正同定十二年傳子僞不知釋文僞作爲史記封禪書果是僞書漢書郊祀志作爲果爲書淮南衡山傳使人僞爲罪而西漢書亦作爲僞與虛正相對韓子及說苑說叢篇竝作務僞不長是其證今本韓子務誤作矜尹注非洪說同

使公毋令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令束縛枉魯也使甯戚毋令飯牛車下也　王云上二句當依治要作使公毋令出而枉於莒也使管仲毋令束縛枉於魯也與枉於莒對文
莒與魯下爲均今本出而枉於莒作出如莒時則失其均矣
藝文類聚人部七御覽人部一百引此竝作枉莒呂氏春秋直諫篇作出奔枉於莒新序雜事篇作出而枉莒皆無時字
同張云亦疑以字之誤下文有道之臣節吾以鑒焉朱本誤作亦卽其證
君胡有辱令　冊府元龜令作命
收聚以忠而大富之　冊府元龜收聚作牧最
固其武臣　冊府元龜固作因安井衡云古本其作大
形正明察　朱本形正作刑政

四時不貨　丁云貨當爲貣即忒之借字也他得切

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　朱本君上有吾字

以繡緣繡　冊府元龜引繡作綪王云繡當爲綪下文云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素與綪正相對是繡爲綪之譌也綪

從笛聲繡從壽聲壽聲肅聲古音同在三部故笛譌爲壽矣又輕重甲篇曰越人作潘是壽爲笛之變體也二形相似故笛譌爲壽矣又輕重甲篇曰越人

果至隱曲蘧以水齊蘧亦當爲苗曲苗苗水之曲處也苗水

東流過臨苗城南又折而北過其東見水經注故有曲苗之名若

後人之言曲江矣隱塞也上文云請以令隱三川謂塞三川也小雅魚麗傳士不隱塞正義曰隱塞不得

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

當中皆隱塞是隱與塞同義塞曲苗以灌齊都也輕重甲篇

又曰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蘧石也輕重乙篇曰使玉人刻石而爲

之有黃金當齊之有苗石也苗石蘧石皆苗石之譌也又輕重

丁篇曰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

中曰彗星出算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叔粟布帛文采

者舊本叔譌作收辯見輕重丁　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

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布帛舊本布譌作泉金辯見輕重丁

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災而求民財之道也

齊亦當爲苗苗卽災字史記秦始皇紀苗害絕息今本苗作略婁機班馬字類引此苗字古文苗後人所改也宋毛晃增脩禮部韻州從事郡君碑降此烟苗漢冀

而斂財物故曰此謂乘天災而求民財也因彗星出

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　陳先

生云宋本作已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今本多增六字已語我涉上文既已語我而誤已當作以以與無同無猶不也言不以惡語我

吾豈知其爲善也望案冊府元龜引與今本同

讒賊是舍　冊府元龜舍作用

無所朝處　冊府元龜作就處

不修天道　望案修當爲循下文不修先故同說見形勢篇

進其諛優　朱本諛作俳冊府元龜引同

敖其婦女　爾雅釋天疏引敖作淫

內削其民以爲攻伐　陳先生云攻伐二字同義言削民以自

削也尹注作伐功解非

吾以鑒焉　朱本以作亦同上文

君知則仕　冊府元龜仕作事

循其祖德　冊府元龜循作脩

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　冊府元龜無謨字張云義謨皆後

人妄增字思謀爲均

處軍則克　冊府元龜作哀望案作哀是也今本係後人妄

改老子曰戰勝以喪禮處之故曰處軍則哀

酒會則慈　俞云謂有酒會必分以予人以見慈惠之意或疑

當作辭非

不毀其辭　宋本作不諱丁云不毀與上文不諱義復宋本是

廣雅曰諱避也望案冊府元龜作不諱

君若有憂則臣服之　王氏引之云憂謂國有大患也服當爲

奴范雖言主憂臣辱主辱臣奴義與此相近奴本作奴服或

作服下半相似而誤淮南主術篇焉服於斷下今本服誤作奴尹注非丁云宋本

憂作愛愛猶好也牧民篇君好之則臣服之王氏改服爲奴

案上文云臨難據事雖奴不悔意似複

不斬亾己　孫云斬求也言不至於干求則不已也尹注非王云亾當爲正字之誤也賈子過秦篇天下莫不引領而願供正今本正誤作亾言但竊事左右執邪說以進於君而不求正己也尹注非

見賢若貨　丁云賢當爲貴見貴與見賤對文見貴若貨謂阿附貴者若奇貨可居正與見賤若過義相反貨過爲均

讒賊與鬬　劉云鬬一本作通丁云當作通與上文恭下文訟從爲均

不彌人爭　冊府元龜彌作妳張云彌字或作弥與俗書妳作

弥相似而誤彌與弭古通說文曰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

彌人爭卽爲人解紛爭也

唯趣人詔　王云趣讀爲促詔當爲訟字之誤也訟詔草書相似聖案劉本注云詔一本作訟不彌人爭唯趣人訟意正相承且訟與從爲均若

管校十一

作詔則失其均矣尹注非

迷或其君　宋本或作惑

保貴寵矜　張云疑當作保寵矜貴

捕援貨人　丁云捕疑搏字誤搏與專同

遷損善人　聖案損當爲捐字之誤遷猶去也

入則乘等出則黨駢　王云乘者匹耦之名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鳧曰乘淮南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居也今本乘誤作乘爲匹耦乘辯見淮南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周官校人乘馬鄭注曰二耦一乘凡經言乘禽乘矢乘壺乘韋之屬義與此同也等亦乘之名故二謂之乘四亦謂之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曰二耦一乘凡經言乘禽乘矢乘壺乘韋之屬義與此同也等亦乘也廣雅曰等輩也入則乘等出則黨駢乘等與黨駢其義一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駢與併通列也

此亦謂皆者無道之臣　朱本作此亦可謂皆者無道之臣乎丁云乎當作矣今本脫可字矣字

正言第三十四　短語八則

管子校正卷十一

管校十一

十九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洪云案藝文類聚八十引周容子

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爲天下乎子夏曰可夫

雕櫟然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又初學

記二十六白帖九十七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武王爲侈靡輕

乙篇有武王問于癸度令人豹襦豹裘方得人廟故豹皮百金功臣之

家耀千鍾未得一豹皮皆今本所無此篇一問一荅以侈靡

名篇又雕櫟二句見下文二條疑皆此篇之缺文

可與政其誅　宋本無其字墨案尹注云可爲政誅其不

法則尹所見本無其字可何字之省與猶以也政征同

山不童而用贍　宋本童作同贍作掞陳先生云同讀爲童掞

管校十二

古贍字同字或誤作用劉績本作山不用而童贍童用互易

其所據爲流俗之本

耕以自養以其餘應天子故平　丁云畏疑會字誤尹注云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會故天下平是其證

不出百里而來足　墨案來乃求字之誤說見小稱篇

故鄉而不理靜也　中立本鄉作鄉據尹注則是鄉字丁云鄉

乃鄉字誤天子南鄉卽恭己正南面之意下文忽然易鄉而

移令本亦誤爲鄉

其獄一踦屝一踦屨而當刖　王氏引之云屝讀爲扉乃草屨

之名非謂足脇也方言扉麤屨也釋名齊人謂草屨曰扉字

亦作菲喪服傳曰菅屨者菅菲也繩屨者繩菲也疏屨者蘧

蒢之名非謂足脇也方言扉麤屨也釋名齊人謂草屨曰扉字

亦作菲喪服傳曰菅屨者菅菲也繩屨者繩菲也疏屨者蘧

蒢之粗者荀子正論篇治古無肉刑而有菲

象刑墨黥慘嬰其艾墨劉氏端臨云當爲宮　菲封屨殺赭衣而不純

共當爲宮

楊倞注曰菲草屨也引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

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白虎通義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

象五刑也犯宮者屨雜扉漢書刑法志亦曰墨黥之屬菲屨

赭衣而不純是象刑有扉屨也一踦扉一踦屨謂足箸一隻

屨一隻草屨明罪人之屨異於常人也屨與扉對文益以絲

作之者方言絲作之者謂之屨屨卽屨也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弘民不服　俞云今

周公當作今用法字之誤也尹氏作注時未誤故云今用法

謂時所用法也因法字奪水旁但存去字與公相似而誤爲

公後人疑用公二字無義妄於用下加口作周耳王氏引之

云稽者計罪人名之簿書言斷指斷首斷足之罪人名滿於

管校十二

計簿也周官小宰聽師田以簡稽先鄭司農云簡稽士卒兵

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

器爲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

稽是其證尹訓稽爲考失之丁云民不服當連上而弘爲句

尹讀非張云當作而民弘不服字誤倒耳

非人性也敝也　張云此謂法玩則敝尹注時爽非

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實

也聖人者皆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　張云此文錯

簡大昏也二句當承養不足之下事末作二句當承游諸樂

之下樂乃末字之誤民興之當爲民興化益言庶而不富民

生困敝故如枉大昏博夜中聖人皆諸本而游諸末卽下文

所謂侈靡也事末作而民興化卽下文所謂興時化也上名

下實卽下文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
賤有實敬無用　陳先生云敬乃苟字誤苟與亟同後人不識
苟字因改苟爲敬下敬珠玉亦當作苟
則人可刑也　張云刑疑制字之誤
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　王氏引之云兩
而字後人所加卽而也賤粟米而敬珠玉好禮樂而賤事
業正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尹注非
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　王云陰之陰當作陽之陰珠生於水
爲陰而其形圓故曰陰之陽玉生於山爲陽而其形方故曰
陽之陰大戴禮勸學篇作玉者陽之陰淮南地形篇水圓折
者有珠方折者有玉高注曰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
者陰也玉陽中之陰皆其證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正作

陽中之陰尹注非
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王云牧字於義無取牧當爲收
謂強者能以力守之智者能以術收之也俗書收字作收與
牧相似而誤丁云大戴禮勸學篇強者能守之知者能秉之
秉者以手持禾有收取之義王改牧爲收是也又輕重甲篇
當依朱本作收謂收恤之也又明法解篇牧漁其民以富其
家牧亦當爲收謂漁民財以自富也
若夫敎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謞然若夏之靜雲乃
及人之體腸然若謞之靜動人意以怨湯湯若流水使人思
之　俞云動人心之悲謞然若夏之靜雲乃動人意以怨一
律涉上句有之字而誤耳謞然若夏之靜雲當作謞然若夏
雲之靜與上秋雲句一律動人意以怨當承夏雲句下與上

動人心以悲相對成文乃及人之體當在
腸然句不可解疑當作窮然若高山與下湯湯若流水相對
成文山字與篆文之字相似而誤又涉上文夏雲之靜句而
衍靜字後人因若高之靜義不可通乃加言字作謞耳腸乃
窮字之誤篆文穴字與隸書肉字相似因改爲腸矣乃卽及
字之誤而衍者及讀爲岌文選羽獵賦天動地岷注引韋昭
曰岷動貌窮然若高山岷人之體言如登高山動人之體也
人所生往　丁云疑當作則人生善今本人所二字所乃則字
誤又誤乙二字往卽生字之誤衍又脫善字耳尹注云人旣
思之則生其善心可證今本之誤張云當作人心所往猶云
衆所歸往也
身必備之　丁云備乃犕之誤犕與服同權修篇上身服以先

之法法篇先民服也荀子宥坐篇上先則下服之
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尙者化焉　張云賢者二字疑當
在句首謂賢者在上如秋雲之始見不尙者仰而化焉也今
本誤倒
使其賢不尙惡得不化　張云使猶用也使其賢當句謂用賢
以化不尙如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尹注失其句讀
因失其義
今夫政則少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丁云
少則之則當作行也字衍去則當作正行正與政通少字衍
尹注本無　當讀今夫政則少行若夫成形之徵者正行可使人乎
下文云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又云政平而無威則
不行是其證

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　丁云此承上文愛而
無親言之左字卽有之譌親有用者親近賢者也無用則辟
之者遠去不肖也若相爲兆怨句屬下讀有字衍　尹注下文危
本不稱句云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管子文義本如此也
張云有疑當作右親左右句用無用句則辟之若相爲有兆
怨兆疑仇字之譌言親用小人則賢者避之而去若避仇怨
也
而祀譚次祖　丁云譚與覃通祖疑神字誤次神當爲神次下
文云知神次者操犧牲與珪璧以執其聲此涉下祖字而誤
齊約之信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　張云兩論字疑
皆當作諭諭通作喻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論字亦然
薄德之君之府囊也　丁云尊始論行論威不可言薄德疑當

作博德猶大德也史記張儀傳欲王者務博其德下文言政
行可王皆指大德之君言兪云尹注但云德薄之君皆囊而
藏之不釋府字之義疑府當作所隸書所字作所與府相似
而誤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　丁云論與掄同擇也擇而使
之此政行也望案宋本形作刑行誤作衍
必辯於天地之道　安井衡云下句言地此地字當衍
仁以好任　王氏引之云任當作仕字之誤也仕與士同此承
上士可畝而言且仕與事爲均尹注非
人君壽以政年　丁云政當爲致
六畜遮育五穀遮孰　洪云遮讀爲庶古字通用易晉卦用錫
馬蕃庶釋文云鄭止奢反謂蕃遮衆也爾雅釋詁庶衆也尹

故日月之明　兪云故放字之誤唐石經桓九年穀梁傳則是
放命也今本放誤作故故放日月之明正尹注所謂與日月齊
其明者若作故字則文義未足矣
應風雨而種　張云種疑動字誤
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　丁云形勢篇曰有間道而好
定萬物者天地之配也此醜字或配之誤
民變而不能變是悅之傳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丁云悅
當爲毳輕重甲篇請文皮毳服而以爲幣乎尹注云它臥切
落毛也方言毳易也郭璞注云謂解毳也江賦產毳積羽李善注曰字書曰毳落毛也毳與
毳同說文蛻蛇蟬所解皮也莊子寓言篇云予蜩甲也蛇蛻
也毳毳悅並同義毳之言脫也蛇蟬所解皮曰

悅身獸所脫毛亦曰皵矣傳與附同革猶皮也說文革獸皮更之象又云鞹去毛皮也詩羔羊傳革猶皮也疏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言之則皮革通云　民之變化辟若鳥獸之脫毛變而不能變辟若鳥獸所脫之毛仍附於其皮其皮不能去舊更新所謂有革而不能革也上革字指皮革言下革字指革更言尹注誤

民從信諸侯從化　張云從疑服字之誤承上不可服而言篆文緐與舫形近化疑當讀爲貨下化獘同

請問諸侯之化獘獘也者家也　張云獘與幣古通家疑帛字之誤古文四聲韻引古文家作幂與帛形近說文云幣帛也象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張云此家字疑當作獘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用　王云下君長二字因上君長而衍尹注可證丁云來疑求字之誤獵取也虎豹之皮用猶字衍上金玉與上甲兵對文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　丁云尹注行字句案十一字當一句讀上文云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飲食者也侈樂者也　張云二者字疑衍

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好戰之君上甲兵　朱本燕力字丁云幣下屬非

傷心者不可以致功　宋本朱本功作力

故嘗至味　宋本至作致

而雕卵然後瀹之雕槁然後爨之　洪云案藝文類聚八十引作夫雕槁然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與此不同淮南本經訓槁檖椔題高誘注槁槁緣槁也大戴記保傅篇二十八以象列星注槁益弓也一切經音義槁古文槁同段先生云槁當爲

療庭療大燭也爨然也

丹沙之穴不鑿則商賈不處　張云不字疑衍丹沙之穴塞則商賈不處者言利原塞則求利者皆將他往也

富者靡之貧者爲之　張云言富者能不恤其財則貧者不憚其勞也尹注非

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　丁云百當爲不此涉上文百姓而誤振與賑同給也張云怠疑當作治言此百姓之所以爲生不待上之振而自以得食蓋富以財貧以力相交易而各得其所也尹注非

爲之畜化　張云此化字當亦讀爲貨

用其臣者　王云用其臣者統下八句而言尹以用字上屬爲句非也

父繫而伏之　王云父字義不可通當是又字之誤又繫而伏之詞望案宋本繫作擊

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　丁云時當爲利尹注亦作利春秋之利若春收以斂縮帛夏貸以收秋實以及泰春泰秋斂穀之說皆是也張云時當作財古同部字形相近消疑拘之段字說文云拘自關以西凡取物之上者爲撟拘又亦承上之詞禮有祼禮我而后居之　王氏引之云有讀爲又我當爲禮義脫其上半耳俞云有當爲肴之壞字肴祼二字連文輕重乙篇有祼之以輕重與此同誤

強而可使服事辯以辯辭智以招請廉以摽人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亾之郤當依注作亾國之郤與下文成國之法正相對成文

強而可使服事者言下不順從上令強之而後可使服事也
辯以辯辭者下辯字當讀爲變謂以辯給變亂人之辭也智
以招請者請讀爲情招如周語招人過之招言恃其智以招
人之情實也廉以摽人者摽讀爲剽說文曰剽砭刺也言恃
其廉而傷人也荀子法行篇云廉而不劌注云劌傷也是廉
以不傷人爲貴也堅強以乘六六乃下字之誤周語韋注曰
乘陵也言堅強以陵下也廣其德以輕上者言廣樹其德以
分上之權若齊之陳氏也位不能使之而流徙者據尹注位
乃任字之誤此文當作任不能而使之流徙言不能之人任
之以事而使之得罪流徙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今而字在使
之下乃傳寫誤倒耳

故法而守常　王云故法當作法故與守常對文法故而守常
故與守常對文亦相對尹注非

與下文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文亦相對尹注非
好緣而好駔　洪云古者禮服皆有緣玉藻云緣廣寸半謂衣
邊飾也晏子春秋諫篇云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今君之服
駔奪不可以導眾周禮典瑞駔圭璋璧琮之渠眥注駔讀爲
組以組穿聯六玉好緣好駔皆謂衣服華飾尹注非丁云緣
順也駔猶麤也下好當爲棄尹所見本不誤注文可證
變其美者應其時　王云當作變之美者應其時與上句化之
美者應其名相對爲文尹注云事應其時故變美也是其證
今本涉上下諸其字而誤

承從天之指　望案從字衍盖一本作承一本作從校者誤合
之耳下文同

辱舉其从　丁云辱與蓐古字通用方言廣雅並云蓐厚也釒

神曰蓐收亦以厚收爲訓左昭廿九年傳祭法蓐收釋文本
作辱

開國閉辱知其緣地之利者　俞云以下文證之其字當在開
字之下閉字乃門字之誤辱知下有神次二字而今奪之管
子原文本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云開其國門者玩之以
善言辱知神次者操儀性與其珪璧以執其器皆舉此文而
釋之因傳寫脫誤遂不可讀尹注以知其二字屬下緣地之
利者爲句不知緣地之利者亦是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知
其二字也

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　丁云吉疑告字誤太玄陰陽啟告注
告音化

辱舉其从者與其失人同公事則道必行　丁云辱舉其从冢
上文而解其義與其人同公事則道必行失字衍言重舉从
士與同事功則道必行也

柰其弊辱　俞云柰其弊三字即下文執其弊三字之誤而衍
者執字缺壞止存左旁之奉因誤爲柰矣辱字當連下知神
次者爲句

家小害以小勝大　張云家疑當作冢冢古蒙字
員其中辰其外　陳先生云員與辰對文辰有廉隅之義說文
辰口部也毛詩傳渭水隊也並與此辰字義近作辰者段字
耳尹注失之

而復畏強長其虛　張云七字作一句讀畏強者示之以弱因
以長彼虛憍之氣也此篇故多陰符家言

而物正以視其中情　張云物如射禮物長如笴之物射者所

立處也窺彼盈虛以爲進退所謂陰謀者也

百姓謹敢敖　宋本無敢字丁云朱本是也謹乃謹之誤宥者脫去謹字上半百荀子彊國篇亦云百姓謹敖楊注謹喧譁也敖喧噪也敖亦讀爲嗷謂叫呼之聲嗷嗷然也

擇天下之所宥擇鬼之所當擇人天之所戴　王云天下之所宥當作天之所宥天與人鬼對文不當有下字宥讀爲自天祐之之祐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日若宥之師古曰宥助也尹注非鬼之所當當宜爲富字之誤也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爲神所福助也富與宥戴爲均富古讀若背宥古讀若囿若異竝見唐韻正　擇人天之所戴天字涉上文天下而衍當據尹注刪

弛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　張云短字疑亦當作弛齊下絕句

弛與弛而立齊謂弛臣相結而竝立若魯三桓晉六卿故下文云成而不信者弛

文言御之之術尹注齊國連文又以弛爲寇賊與下文不相應安井衡云據下文有爲之若何句則此國下當脫爲字

猶戚則疎之　丁云戚當作戚上文通於侈靡而士可戚然後可以與民戚皆作戚

大有臣甚大　王云上大字涉下大字而衍尹注非張云上大字疑作夫下大字與將反爲害均又疑上大字不誤而衍有字

吾欲優患除害　丁云患當作惠憂惠古字通優善即下文潭根毋伐云云

潭根之毋伐固事之毋人深黑之毋淵　丁云潭與覃通淮南原道注潭讀葛覃之覃毛詩傳覃延也入當作乂毋乂與毋伐同義閒雅乂治也　乂與伐爲均深當作涅多皃也楚詞沈江注　黑乃

黨之謁淵當爲鋤之謁字

十言者不勝此一　丁云十乃六字誤指上文六句

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　丁云當讀兩事字絕句水地篇云量之不可使溉至滿而止又云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無爲云量之不可使溉至滿而止又云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無事之時積之使滿平則滿故云平以滿無事也

積者立餘日而侈　宋本朱本日作會丁云據尹注亦作會字下文千歲毋出會卽承餘會言之

利靜而不化　望案尹注無靜字疑正文靜字衍

是以爲國紀　丁云以字衍

成功然後可以獨名　丁云成功當作功成與下事道對文下文云成而不信者弛

然後可以承致酢　宋本朱本酢皆作詐朱本無承字

毋仕異國之人　王氏引之云仕當爲任字之誤也上文疎貴賤者謀將泄言不可疎其所親也此言毋任異國之人言不可親其所疎也今本任作仕則非其旨矣

若是者必從是鬬亾乎　洪云鬬疑器之譌俗作喪蘇渾反宋云說文傷相敗也从人鬬聲讀若雷說文無鬬字而多用鬬聲鬬卽古鬬字之省音近故亦段鬬爲傷管子之鬬卽鬬字猶言敗亾也晉仲尼古文作中鬬當亦是鬬字之省

末勝其本亾流而下　丁云末當爲末亾當爲上末勝其本與上流而下對文成義

兵遠而畏何也　安井衡云下文兵遠而不畏答此問也則此當脫不字

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　丁云立卽亾字之誤下文亾國之起

四字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而衍

樂取之力以乘人之強　張云上之字疑己字誤尹注云好自

勉卽釋此己字己與人對言

供而後利之　丁云供而後利與下成而無害句例同之字衍

賤寡而好大　俞云法法篇曰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

始尹注曰大猶眾也然則賤寡而好大猶賤寡而好眾謂不

問是非曲直但以眾寡爲斷也尹此注非

欲而約實　張云實乃寡字誤與眾對此下三句一例尹注以

實字下爲非

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　王云言當爲害字之誤也隸書害字或作害言字或作言二形相似謂所利在人之有禍所害在人之無患也昭十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亟言之　利與害有禍與無患相

對爲文尹注非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　王氏引之云故讀爲古尹注曰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是尹亦讀故作古可以行爲句今也二字屬下讀言古之時陳財之道如是則可以行矣今也則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是今不同於古也

長寒以黜其時重送葬以起身財　丁云尹注長寒句與今本不同身疑其字誤與上文對

亘塞墐　丁云墐疑埋字誤

所以文明也　丁云文明上當脫一字、

故有次浮也　丁云次浮當作沈浮下文云沈浮示輕財也是

其證

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　宋本眺作朓洪云丘讀爲區古者丘區同聲老不通老子所謂老死不相往來朓卽逃之借字廣雅曰逃朓避也義本此尹注非丁云覩都字之誤不通都禁民流散也

乘馬甸之眾制之　宋本甸作田丁云謂乘馬爲一甸之眾制之也甸田古字通尹注正如此讀今本誤以制之二字屬下陵谿爲句

皆以能別以爲倉數　朱本無下以字與尹注合

王者上事霸者生功　丁云生乃上字誤王者上事霸者上功二句對文以上多不可讀可正者此百

分免而不爭　丁云免疑地字誤

官禮之司昭穆之離先後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从本事倉功而省利勸臣上義而不能與小利梅氏士亨云先後功器爲句功當作工臣工也宗祝之類器祭器也事當作祀乃祭祀之治也望案據注文似無事字戰事至下从句言成功爲上从事爲下也本事至省利句大小臣工莫不有事原本其事以爲之祿是倉功也省察其利不以虛利冒功也勸臣至小利句言不以小利害大義也如此方合上官禮之司爲下五官丁云當讀尊鬼而守故爲句本篇云法故而守常故與古同高功而下从高當作尚下文上義上亦與尚同本事倉功而省勸臣利字衍朱本無利字原本其事之有功者而倉之所以省試而激勸之卽周官以功詔祿之意

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此以知上賢無

證也其亾茲適　丁云君當作羣下當作不方與上下文義

融黃惠氏禮說云掌猶攝也言臣行君事惟祭則然其它不攝也苟非祭而亦攝焉名爲上賢適足以亾而已姑存備攷

俞云掌疑黨字誤祭禮有贊主黨疑天子諸侯之祭亦然故曰君臣黨

尊祖以敬祖severy宗以朝殺　丁云敬祖疑當作敬宗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朝乃明字誤謂收聚宗族以明親疎之殺也故不送公　王云故當爲胡尹注非

吾不欲與汝及若　望案汝字當依上下文作女

自吾不爲污殺之事人　丁云污殺事人卽降身相從之意禮弓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注有隆有殺進退如禮布縿不可得而亦　宋本縿作職古字通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宋本無有字

能摩故道新道　宋本朱本摩作靡古字通張云摩讀如揣摩之摩故閉而用之

國貧而鄙富甚美於朝市國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　洪云甚當爲莫字之誤也與下文莫盡如市文相對言國中貧而邊鄙富莫善趨於朝以爲市於國中國中富而邊鄙貧莫若盡趨於都鄙之市以證甚貧尹注非丁云宋本朱本鄙富上衍貧字尹注云言朝國貧而邊鄙富是所據本無貧字尹注甚美於朝市國句云邊鄙之邑必包甚財物奸遺朝以市權利是國字又涉下文國富而衍以下文莫盡如市句例之悉市字亦衍文

勤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張云此文疑有錯互當云勤者所以起末而善本末事不侈本事不得立

此卽上文所謂省諸本而游諸末也

服國必待賢能今本尹注服國二字誤作損用矣

百夫無長不可臨也　宋本無不字今本衍

子乘有道不可修也　望案修疑備字之誤備與上國得爲均

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　丁云當作惡得不伐與上惡得伐句相對下得字涉上惡得而衍

百益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　丁云禮記王制注今時褻幹築蓋嫁娶卜數文書疏云益謂舍字然則百蓋猶百室與千聚疑當爲十聚乘馬篇方六里曰暴有社五暴曰部五部曰聚一聚積二十五暴當有二十五社無社焉得不謂之陋若作千聚恐無此大也

有一事之時也　宋本朱本有下無一字

緣故修法以正治道　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任之以事因其謀　元刻因上有而字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　宋本朱本敗下有事字丁云事曰二字乃費字之壞尹注云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是其證

行人可不有私　丁云疑當作行人不可私與上文侯人不可重句例相同有字及下文不可私句皆衍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　望案寶當從朱本作寶說見七法篇

此卽上文所謂省諸本而游諸末也

無使其內使其外　俞云當作使其內無使其外與下句使其小大一例

使其大　張云大當作外此與下使其小分承上文言之

緣能踈則緣於疏　張云緣當爲採史記貨殖傳陳掾其閒讓

如緣

能宮則不守而不散　丁云上文云交於上能又云使能能卽賢能之能宮乃宮字誤言賢能皆官則守而不散尹注守上無不字

權修篇云則民能可得而官也

前後不慈　丁云慈讀爲譖君臣上篇吏喬夫盡有譖程事律七臣七主篇貧富之不譖淮南原道息秏滅盈通於不譖失云當作不疚古字作僭與慈字形近致誤說文疚過也左傳云失所爲疚

重不可起輕　宋本起下無輕字聖案此涉下文輕重而衍

母全賞好德惡凶使常　丁云凶同無使字涉上衍好德惡無常言全賞必窮不能久也

國雖弱令必敬以哀　丁云哀當是愛字之誤

加功於人而勿得　丁云得與德同正篇云利民不德

使君親之察同索爵故也　丁云據尹注燕察字張云察疑際之誤下文曰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正承此文言之

水鼎之汩也人猋之壤地之美也人糾之　張云鼎當作泉隸書鼎字或作鼐與泉字形近而誤水泉與下壤地對文

求珠貝者不合也　洪云合當作舍謂舍而去之文選蜀都賦劉淵林注引此作舍尹注非

兄遺利　朱長春云兄古況字

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　張云六字句謂動而化故從新

也

故至貞生至信至言往至絞生至自有道　安井衡云當以至貞生至信爲句至信生至絞爲句今本信誤言生誤往今訂正

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　丁云天地二字涉下文天地之極而衍尹注亦無

能與化起而王用　安井衡云王當爲善上下壞殘特存其中下文善用乃述此句也

則不可以道山也　丁云山乃止字誤尹注云則不可以常道格之格卽止字之訓小爾雅曰格止也下有其富饒取類於山也八字乃淺人妄增非注文所本有

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爲　聖案萬民二字當衍

人糾則易云　俞云廣雅釋詁曰云有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云訓有卽之也此以易云難合相對爲文易云者易親也古者族幹故有糾則易云之說下文多賢可云亦言可親也故下曰則士云矣亦言親之也尹注以爲可言非是

然後移商人於國　安井衡云古本人作入

不擇君而使　張云君疑羣字壞文

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　丁云則當爲取尹注不誤

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　孫云塵當作廛尹注非丁云依乃倍字誤

而君臣相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　丁云而君臣相四字涉上下文而衍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承上文上下而言

修而下廛言之尹讀大謬

魚鼈之不會呴者　孫云呴當作餌

士之自治者不從聖人　張云從疑待字誤

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　王氏引之云能亦而也強能不服言強而不服於上也上文曰強而可使服事正與此相反牧治也治人謂之牧治於人亦謂之牧智而不牧言智而不受治於上也法法篇曰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是也古書多以能而互用詳見經傳釋詞且牧與服爲均尹以能字絕句不服二字屬下讀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

然後運可請也　元刻無可字可字衍文丁云請當爲謀字之誤下文夫運謀者知運謀皆承此文言之

以天事神以神事鬼　張云疑當云以事天神以事神鬼

故國無罪　張云罪疑罰字之誤

智運謀而雜橐刃勇　雜一本作離

地陽時貸　丁云當作陰陽時貸貸與代通下文云其陽厚則

陰寒

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　丁云尹注時冬時又云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疑令本其下脫時字

將合可以罔　洪云罔古偶字心術篇其應物也若偶之此言將合可以如物之有偶尹注非

分其多少以爲曲政　張云曲疑典之誤

夫陰陽進退滿虛亾時　宋本作時亾

惟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　張云不歲二字疑衍

且夫天地精氣有五　宋本精氣作之氣尹注同

其亟而反其重陰動毀之進退　俞云據尹注三者竝列進退上不當有之字衍也

周鄭之禮移矣　安井衡云古本無此句

則周律之廢矣　聖案當作則周之律廢矣此誤倒耳

錢之重反旅金　丁云旅疑於字誤

則人君日退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王云亟字下屬爲句亟與極同上文其亟而反亦以亟爲極　言世之亂也

婦人爲政而人君日退其亂之極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尹以亟字上屬爲句非是

視之亦變　俞云亦乃天字之誤篆文作夭與天字相似而誤

視之天變與下觀之風氣兩句一律

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爐有時而昏有時而朐　俞云古之祭四句皆以天象言謂方祭之時天象不同如此卽上文所云視之天變觀之風氣也詩定之方中釋文引韓詩曰星晴也次句星字涉上句而衍當作有時而爐丁說同爐卽熹字鄭注樂記曰熏猶蒸也朐當作昫說文曰昫日出溫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蓂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聖案據尹注則正文鼠下無應字蓂下無若字名字當於實字名字絕句然其義不可解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嗜欲充誼　王云充誼當爲充盈字之誤也上以道理爲均字（合均讀若時下文上離其道與事爲均白心篇天之道也與始已爲均正篇臣德成道與紀理止子爲均管象傳久于其道也與己始爲均月令毋變天之道與起始理紀爲均凡周秦用均之文多如此讀不可枚舉）此以盈嗜爲均此篇中多用均之文

故曰上離其道　聖案此故曰二字乃涉後文而衍

毋代馬走　後文毋上有君字

使槳其羽翼　陳先生云羽字衍使槳翼與使盡其力皆四字爲句力翼爲均尹注云盡力槳翼其所見本無羽字

埔除不潔　宋本潔作絜下潔其宮同說文無潔字作絜爲正

神乃留處　宋本乃作不丁云當從宋本下文云不絜則神不處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　王云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下文兩智乎而衍

求之者不得處之者　俞云下之者二字衍文也求之者不得處謂不得其處也尹注所據本未衍張云處上疑脫其字

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　王云上二句本作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今本聖人作正人聲之誤也無形謂之道　念孫案下解云天之道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虛而無形亦後人所改

求下有之字乃涉上文求之而衍故能虛下有無字則後人所加也下解云唯聖人得虛道又曰虛者無藏也故去知則藏矣求矣（今本故下衍曰字矣下衍幸字皆見後）無藏則妄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皆是釋此文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九竅且但言虛而不言虛無今據以訂正虛無無形本作虛而無形洪云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引此並作虛而無形（案今本文選賦及詠史詩注皆作虛無無形蓋後人以誤本管子改之唯遊天台山賦注未改）念孫案下解云天之道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虛而無形亦後人所改

也

簡物小末一道　丁云末疑大字之誤六字作一句讀

親疎之體　丁云當作親疎有體周禮天官序官注云體猶分殺儕禁誅謂之法　中立本儕作戮

直人之言　王云直人當爲眞人說見下解

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　丁云又卽上文人字之譌衍下解無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俞云伐乃貸字之誤貸字缺其下半

作代又誤爲伐耳據下解云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以無過釋不伐則不伐乃不貸之誤明矣月令宿離不貸注云不得過差也是貸之義爲過差周易豫彖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忒與貸同日月曰不過四時曰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爲古義貸字與上文色則爲此文言不貸而後解言無過正合古義貸字之誤此言收視返聽也

均

開其門　張云下解開作闕疑關字之誤不與萬物異理　王云不字涉上文不言而衍下脫之言二字下解有是以君子不憧乎好不迫乎惡　王云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憧則此不

作怵明矣今作怵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但改注文休止也
爲怵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作怵是也怵與誘通說
文曰誘誘也漢書賈誼傳服賦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孟康曰
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貪賤也此云怵乎好迫乎惡卽承上
忘其所惡尹注非
好利惡死而言故下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
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　王云凡言故曰者皆
覆舉上文之詞此文心術者二句是釋無代馬走無代鳥飛
之意不當有故曰二字蓋涉上下文而衍張云王氏衍首故
曰二字是也下故曰君當絕句此正解上心之在體君之位
也下文位者謂其所立是解位字尹注以君字屬下句非
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　張云此文語不可解疑上能字
管校十三　三
當作人誠乃試字誤能字古讀若耐與試爲均
言動之不可以觀也　丁云案觀下疑脫其則二字上文毋先
物動以觀其則
世人之所職者精也　俞云此精當爲情蓋世人唯以情爲主
故必去欲而後宣宣而後靜靜而後精精而後獨立若作所
職者精失其恬矣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　王云此
當作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
也人皆欲知云云覆舉上文也其所知云云乃釋上文之詞
今本莫索下衍之字彼也上又脫其所知三字遂致文不成
義
修之此莫能虛矣　張云能讀爲而而如古通
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　王云故下衍曰字奚下不當有率字
此卽奚字之誤而衍者去知則奚求無臧則奚設相對爲文
則無率字明矣尹注非
無慮則反覆虛矣　張云覆當爲復篇末云復所於虛
無形則無所位莊　王氏引之云位莊二字義不相屬位當爲
低下同低趾卽抵牾也說文牾逆也漢書司馬遷傳或有抵牾
如淳曰牾迕也牾迕也牾牾迕趾字異而義同凡物之有所抵牾者以其有形也道無形則無所抵
牾故下文云無所低莊故徧流萬物而不變也史記天官書
其前抵者戰勝漢書天文志抵作低漢書食貨志封君皆氐
首仰給焉晉灼曰氐音抵距之抵史記平準書作低是抵低
古字通隸書低字作佢千祿字書曰互氐上通下正諸從氐者並準此形與位相似
因謁而爲位矣
管校十三　四
生知得以職道之精　張云職識古通段字知字似衍
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　丁云其謂當作謂其下文謂其所
以舍謂各處其宜謂有理皆謂字在上以與已同
以無爲之謂道　望案據尹注則以字衍文
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　王氏引之云之理二字因注而衍
閒者上又脫無字無閒者謂其所以舍也言道之與德所以
謂之無閒者謂德卽道之所舍上文曰德者道之舍故無閒也尹所見
本已脫無字故以爲可閒豈有上言無閒而下又言可閒者
乎失之矣
義者謂各處其宜也　各一本作名
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　王氏引之云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義出乎理當
當作禮出乎理禮者謂有理也故曰禮出乎理而而如古通

作理出乎義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曰理出乎義理
因乎宜當作義因乎宜義者各處其宜也故曰義因乎宜竊
者鐫亂耳不然則義者宜也上言禮出乎義而下又別言理
因乎宜是分義與宜爲二也始不可通
法者所以同出　俞云出疑世字之誤所以同世謂所以齊同
一世之人若作出字則義不可通矣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　王云此釋上文眞人之言不義不
顧也上文眞人譌作迫人莫人當爲眞人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
形相似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摇漢表莫摇作眞粘朝鮮傳嘗路屬眞番徐廣曰眞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眞路乾紀曰大眞或作大莫非
其皆眞人之譌也言至也三字語意未明疑有脫誤宜與義
古字通不宜即上文之不義也義者度也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婦義事也及國
語比義下言事至而後應之不先爲量度也故曰不宜言應也應
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尹不知莫爲眞之譌又不知不
宜即上文之不義遂讀莫人言爲句不宜言爲句而强爲之
說矣

管校十三　五一

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　俞云上顧字當爲取取有爲義
故尹注云非吾所爲此與上文應也者三句相對成文下文
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正申此義言之是其證
闕其門　孫云闕當依上文作閒
去好過也　丁云好過當作好惡好惡謂私也上文云去私無
言又云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韓子揚權篇喜之則
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
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　王云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

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　王氏引之云務其下應
字所以成下之字皆衍文也尹注曰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
合之合猶令之謂則所務自成則正文作務其所以成明矣此以
名與成爲均下文曰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亦以形
與名爲均
未於能　丁云未乃本之誤本始也
故曰不怵乎好　丁云不上當有君子二字今誤脫在恬愉無
爲句上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　丁云物字當連下爲句尹注
非
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　俞云爲當讀爲僞尹讀如字非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管校十三　六

萬物畢得　元本畢作必
是故曰　元本無是字
無以物亂官　宋本無作毋張云此官字謂耳目口鼻之官尹
注非
此之謂內德　朱本德作得內業篇同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
而天下治　王云此以兩治字絕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
字連讀實與名正相對也尹以天下治實不傷連讀大謬
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　丁云當以思之思之而不
上又脫思之二字內業篇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
通鬼神將通之以彼證此可知其有脫字矣
執一之君子　墨案內業篇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此文

當有脫字

至不至無　張云上至字疑當作本無字衍

嫂世不亾　望案亾當作忘古字通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　安井衡云不化不當重出下不化疑當作不傷與亾強方明爲均

金心在中不可匿　劉云當依內業篇作全心在中不可蔽匿下文金心之形當依內業篇作心氣之形此作金字誤尹曲爲之說非也俞云內業篇文曰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疑全字金字皆正字之誤正心者誠心也正誠古通用下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義亦同此

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　王云可知於顏色本作知於顏色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也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知顏色知亦見也謂外見於顏色也

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　俞云貨當作實與刑相對爲文內業篇云實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彼篇文義多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守禮莫若敬　丁云守禮莫若敬下脫守敬莫若靜句當據內業篇補下文外敬內靜即承此二者言之

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裹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主云以爲原當依內業篇作以爲泉原下文泉之不竭即承此句言之劉以爲缺泉字是也裹遂通當爲達達與竭爲均內業篇亦作被服四固當作被及四圄據尹注但言被及而不言被服則正文本作彼及明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故及誤爲服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及不肯也夫今本及誤作服　圄與固亦相似又

涉上文堅固而誤耳圄卽圍字也說文圄囚也經傳皆作圄圄所以拘罪人今定四年衛孔圉公羊作孔圄淮南人間篇孫炎注爾雅曰圍國左氏春秋使馬圉往說之論衡逢遇篇圄作圄孫炎注爾雅曰圍國之四塗也此言被及四圄察於天地內業篇言窮天地彼四海其義一也不言四海而言四圄者變文協均耳一言解之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與地爲均尹注皆非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　尹讀建當立爲句有以靖爲宗爲句注云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王云尹說甚謬當當爲常有當爲首皆字之誤也建常立者以靖爲宗爲句首卽道字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寶久爲均凡九經中用均之文道字皆讀若首楚詞及老莊諸子並同說文道從辵首聲今本無辵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刪之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寶久爲均史記秦始皇紀道高皇帝功德傳道高皇帝功德作首是其證也寶字古讀若缶故說文寶從缶聲大雅崧高

爲以作爾寶與則保爲均保亦讀若飭管子侈靡篇白姓奢寶與首爲均呂氏春秋侈樂篇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與道咎爲均韓子主道篇靜退以爲寶與道巧咎爲均巧讀若撓建常立道者建亦立也立之而可行謂之道立之而可久謂之常其實一也靜以守之時以成之正以準之則常可建而道可立矣故曰建常立道以靖爲宗靖與靜同以時爲寶以政爲儀也政與正同儀法也言以事之政亦非下文非吾當當字亦當爲常非吾儀非吾常非吾道即承此文建常立道以政爲儀而言下文又云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亦承此文而言又正篇當故不改而不改故曰常故曰改曰法當亦當爲常尹法一成而不改故曰常故不改曰法

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　王云隨當爲隳字本作墮方言曰墮壞也呂氏春秋必己篇注曰墮廢也不廢不墮義正相承

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　丁云明君二字衍下文但言聖人即蒙此文言之不當有明君二字

物至而名自治之　王氏引之云名自二字因下文正名自治而衍物至而治之謂事來而後理之也尹注以循名責實解之則所見本已衍名自二字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　王云案此皆以四字爲句治下之字又有中者中之中又有中也下句云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是涉上文物至而治之而衍奇身名廢當作奇名自廢自與身相似又涉下文兩身字而誤爲身又誤倒於名字之上耳尹注曰奇謂邪不正也正名自治奇名自廢相對爲文謂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也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是其證矣倚與奇通

兵之出出於人其入入於身　王云其人之人涉上句人字而衍尋尹注亦無人字

强而卑義信其强弱而卑義兔於罪　丁云適古敵字敵與身對言之上二句亦以人與身對尹注非上文兩者字一例信古伸字

則民反其身　望案民當讀爲泯詩桑柔傳曰泯滅也反及字之誤泯及其身者言滅亾之禍必及其身也左氏昭十八年傳里析曰吾身泯焉

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　朱本入者下有而字俞云此本作出者而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今本脫傷字入即人字之誤尹注曰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達而傷人是還自傷也

注中有兩傷人字知正文必有兩傷人字注中無人字知正文亦無人字矣

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　王云善言爲善事反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注非王云郭璞注穆天子傳曰顧還也下文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反無成

有中有中　王云當作中有有中上有字讀爲又經傳通以有爲又中又有中者中之中又有中也下句云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是其明證矣內業篇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義與此同望案據注當作不中有中

無成有貴其成也　王云有貴其成當作貴其有成與下文貴其無成相對無成貴其有成者功未成則貴其有成也有成貴其無成者功成而不有其功即上文所云弃功與名而還

反無成也尹注皆非

巨之徒滅　丁云巨當爲成承上有成無成言之

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　王云已無已當作亾己亾與亡同

忘同韓子雜二晉文公慕於齊而亾歸趙策秦之欲伐韓梁唯寐亾之並與忘同荀子勸學篇忘怠慢之社稷而不恤吾微也韓子十過篇忘作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蔣國下忘干戈之事漢書忘作亾　言唯忘己之人能效天地之紀也尹注云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是其證莊子天地篇云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意與此同也今本作已無己者俗書亾字作亡與己相似下文又有己字故亾譌爲己兩己之間又衍無字文無成而衍遂致文不成義俞云己無己猶云我喪我也尹注云云乃說其義如此王謂當作忘己似非

空然勿雨之　元本撓作搖中立本下夫字誤作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撓之

人王云撓當爲撓撓古搖字也見七法篇撓竿下隸書撓字或作撓漢書司馬相如傳淮南兵略篇推其捻捻撓其揭而爲撓淮南兵略篇推其捻捻撓其揭揭捻亦撓字之譌本書七法篇撓竿而欲定其末撓字又譌作撓益世人多見搖少見撓故傳寫多差也朱本徑改撓爲搖則非其本字矣

夫或者何若然者也　劉云或者指上或搖之之或上言天地尚有所以維載之者豈人而無治之者乎故此問治之者之狀下遂詳其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莫不本之注皆指爲風殊不可解

灑乎天下滿　宋本灑作洒丁云滿字衍上下文皆四字爲句

集於顏色知於肌膚　王氏引之云當作集於肌膚周知於顏色色與上文塞字爲均知論見義見心術篇

尊乎其圜也　丁云尊本作尊乃廓字之誤俗說文有郭無廓廣雅廓空也華嚴經音義引通俗文廓寬也釋名釋弓弩牙外曰郭爲弦之規廓也即所謂尊乎其圜也大玄玄錯云廓無方即所謂尊乎莫得其門

能守貞乎　張云貞當爲眞眞與人爲均

上聖之人　王云上聖之人四字意屬上不屬下尹注非

物至而命之耳　劉云耳語辭注以爲耳目之耳屬下爲句非

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亾可也　丁云下至字當作正上文云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此承物至而命之句故言至於正

也名至於正教亦可存可亾所謂聖人無事也

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　王氏引之云其當爲於正文及注神字皆當爲鬼上文曰祥於鬼者義於人是也鬼與水爲均後人改於爲其改鬼爲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鬼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神亦謂之鬼定元年左傳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或曰鬼神或曰鬼或曰神其義一也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后解　王氏引之云此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后適句觸有解句不可解而后解句言事之有適也必無適而后適觸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解下文云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正所謂不可解而后解

也事之無適而后適亦猶是也今本無適而誤作而無適后誤作若鵰有解之有又誤入上句內遂致文不成義尹注及句讀皆非丁云當作鵰可解不解而后解此句原本尚不誤惟可字移在不字下耳說苑叢言篇百人探鵰不可爲固結益鵰可結故可解若云鵰有解則不詞矣

爲善乎毋提提　孫云毛詩葛屨傳曰提提安諦也淮南說林訓提提者射高注云提提安也爾雅釋訓作媞媞言爲善者毋提提而安緩尹注非

剌剌者不以萬物爲筴　俞云筴字義不可通當讀爲愜說文曰愜快也言萬物不足以快其心也正與上文不以天下爲憂相對

知人曰濟　張云濟疑當作齊齊速也卽徇通之義齊與稽爲

均

可爲天下周　俞云周字無義疑古文君字之誤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

內固之一可爲長久　丁云一字衍言固之於內可以長久也尹注云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亦無一字張云長久當爲久長長與下王字爲均

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講　丁云精者明也壁當作辟辟開也通也堯典闢四門史記作辟講者情之偕字

臥名利者寡生危　馬氏瑞辰云寡當訓憂謂寢息於名利必多危險故憂生危尹注非此說引見那氏爾雅義疏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　王云任卽仕字之誤今作仕任者一本作仕一本作任而後人誤合之也尹注云不可任其仕則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　王氏引之云菀與根義不相屬根菀當爲根荄下文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也本原根荄宗室皆謂根本也隸書亥字或作亥宛字或作宛二形相似故荄誤爲菀

或作宛二形相似故荄誤爲菀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　御覽地部二十三引作

地之血氣筋脈之流者無如字中立本通流二字誤倒

故曰水具材也　水經河水注作其具材也而水最爲大

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　文選運命論注引弱作溺御覽地部同宋本灑作洒

管校十四

己獨赴下　文選海賦注引己作水御覽引赴作趍

違非得失之質也　丁云違當爲韙釋文引倉頡篇曰韙是也

質當爲素此三句承上準也者素也者淡也者言之

文理明著　中立本著誤者

反其常者　中立本反誤及

夫玉之所貴者　御覽所下有以字

鄰以理者知也　洪云鄰讀如白石粼粼之粼謂玉堅而有文理者聘義作縝密以栗知也鄭注縝緻也荀子法行篇作縝栗而理縝鄰聲相近皆謂玉文事類賦注九引鄰作粼尹注非

瑕適皆見精也　王云精與情同逸周書官人篇復徵其言以觀其情楊倞曰精讀爲情荀子脩身篇作肫肫其仁義法篇曰胷胷其誠謂之情義與此情字同荀子法行篇作瑕適並見情也聘義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忠亦情也尹注非孫說同

茂華光澤　王氏引之云茂字蓋因上文羽毛豐茂而誤珍寶部三引此已誤茂華當作英華說文曰瑰玉英華相帶如瑟弦璋

玉英華羅列秩秩

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御覽珍寶部二事類賦注引摶作專孫云說文曰其聲舒揚專以遠聞專古敷字

三月如咀　俞云如當作而與下文五月而成十月而生句法一例三月而咀者以其五藏已具也御覽亦引作而丁說同

酸主脾　御覽人事部一引主作生下四主字同

五藏已具而後生肉　丁云生肉之肉當作內內上當有五字

管校十四

五內謂隔骨腦革肉肉亦五內之一不得專舉肉以包五內

御覽人事部引作五肉肉字雖誤而五字未經刪去下文五肉已具肉亦內字之誤

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　宋本隔作膈五行大義三引作脾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肝生爪髮御覽人事部引作脾生髓肝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與今本管子異

五肉已具　王云此承上文心生肉而言則肉上不當有五字蓋涉上文五藏已具而衍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無五字是案

五肉當從丁說作五內御覽脫此字耳

肺發爲竅　宋本此下有心發爲舌一句朱本同惟肺發爲竅作肺發爲口與宋本異五行大義御覽引俱作肺發爲口心

發爲下竅劉氏補注引文子亦有心發爲舌句與宋本合
目之所以視　元刻及中立本無以字與下文一例
察於淑湫　俞云淑當爲啾湫當爲啾說文啾歎也啾小兒聲
也
非特知於麤麤也　王云麤麤當依宋本作麤粗望案元本同　麤粗
與微眇對文凡書傳中麤粗二字連文者皆上倉胡反下才
戶反麤字亦作麤粗字亦作粗俗作　又作苴說文粗爲長皃
從禾且聲讀若麤麤晏子春秋問篇曰緩密不能麤苴學者
詘淮南氾論篇曰風氣者陰陽麤粗者也春秋繁露俞序篇
曰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漢書藝文志曰庶得麤粗論衡量知
篇曰夫竹木麤苴之物也隱元年公羊傳注曰用心尚麤粗
竝上倉胡反下才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學者不能分別故

傳寫多誤
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込者也　王氏引之云上
也字及下精字皆後人所加此乃其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
込者也十五字當作一句讀謂生人與玉乃水之精麤濁蹇
能存而不能込者也下文曰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
能込者生人與玉是也尹誤讀此乃其精爲句注云九竅五
慮是身之精又誤讀麤濁蹇能存而不能込者也爲句注云
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込也遂使一句之中
文義上下隔絕後人不知其誤又增也字於此乃其精之下
增精字於麤濁蹇之上而文義愈隔絕矣宋本無上也字及
下精字仍是管子原文可合而讀之以正尹注之誤
文神龜與龍是其證此言龜與龍能存而能込無取於蓄也
今作蓄龜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尹注亦無蓄字
欲大則藏於天下　御覽鱗介部一事類賦注二十八引作欲
大則函天地陳先生云疑古本作函於天地
欲上則凌於雲氣　望案尹注曰尚上也是正文上當作尚中
立本作尚
欲下則入於深泉　御覽及事類賦注引作欲沈則伏泉
生蝡與慶忌　俞云生字衍據下文云或世見或不世見者蝡
與慶忌正無生字
戴黃蓋　宋本戴作載
乘小馬　御覽地部三十七引作乘水鳥
涸川之精者生於蝡　山海經北山經注引作涸水之精名蝡

法苑珠林六道篇御覽妖異部二引此川下並有水字法苑
珠林蝡作蚘王云於字衍文上文生蝡與慶忌生下無於字
據下文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有水字者是涸川水有時而
絕　俞云上文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此
則當有生字若涸川水之精者即是蝡矣何得更言生乎疑
管子原文本作涸川之水生蝡因涉上文此涸川水之精也
誤水爲精耳
其形若蛇　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御覽引此形並作狀王云據
上文云慶忌者其狀如人則作狀者是
可以取魚鼈　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引此可以並作可使王云
據上文云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則作可使者是也　王云蓍龜本作神龜下

本已誤

伏閻能存而亾者蒼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鳸與慶忌　王云能存而亾當依朱本及上文作能存而能亾或不見亦當依上文作或世不見蒼龜當爲神龜辨見上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　丁云具下當有材字上文云水具材也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　王云道當爲適字之誤也隸書首字或作首與首相似故適字譌而爲道荀子議兵篇鮑以荊罰漢書刑法志皆作道卽適字之譌　適急也字本作適說文曰適迫也廣雅曰適急也楚詞招魂曰分曹竝進適相迫些是適爲急也適躁二字連讀猶言急躁耳下文之淖弱而清數語竝與此相對爲文尹不知道爲適之譌而以水道二字連讀失之矣

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　丁云果訓果毅與淖弱義相反果疑票之誤說文曰票火飛也僄輕也輕僄本楚人語方言曰僄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仇或謂之僄意林引賊上有好字弱作溺

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　意林引垢作姤丁云當作愚疾而好妒疾惡也左傳曰山藪藏疾

秦之水沍厄而稽塕滯而穊　意林引沍作汩俞云說文曰潘浙米汁也周謂潘曰沍尹注謂卽甘字非厄字說文曰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厄厄與最本二字尹注訓絕是誤也則曰下無信字明甚注其主明聖二句云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則其主下無信字明甚信明聖者天福也當作明聖者天福也蓋正文既福也當作明聖者天福也蓋因兩言衍信字後人又據之以改注文耳　皆受天禍賞注云信明者天以厄爲最也　以厄爲最也　塕與穊義同　之厄與亦以賞厄爲均也　襄二十八年左傳善人富謂之厄人富謂之厄亦以賞厄爲均　尹注云

塕滯而穊言沍汁會聚而稽留塕泥沈滯而相穊也　王云此齊字涉上文而衍尹曲爲之說非也意林引無齊字

枯旱而運　俞云運渾之僭字

故其民諂諛葆詐　朱本諛下有而字此本脫

故其民閒易而好正　意林引閒作簡元刻同

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心無邪　王云一則欲不污本作民心正則欲不污與下句對文民心正民心易皆承上文言之今本正誤作一涉上文一而誤　又脫民心二字尹注非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　丁云視字衍視順形近而譌一作視一作順校書者旁注視字遂入正文耳尹讀視字句非時與來爲均

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　墅案路與露同說見五輔篇

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也曰愼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憯憯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兩王字皆當作主王氏引之云天曰信明地曰信聖當作天曰明地曰聖其主信明聖主與臣相對爲文各本作王非當作其主明聖之主明聖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當作何以知其主明聖也信明聖者當作明聖者信字皆衍文也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憯憯而忘也者蓋因兩言聽信而衍尹注故天曰明二句云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則曰下無信字明甚注其主明聖二句云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則其主下無信字明甚信明聖者天福也當作明聖者天福也蓋正文既賞注云信明者天福也當作明聖者天福也蓋因兩言衍信字後人又據之以改注文耳　皆受天禍當作皆受天賞注云信明者天以厄爲最也　以厄爲最也　塕與穊義同　之厄與亦以賞厄爲均也　襄二十八年左傳善人富謂之厄人富謂之厄亦以賞厄爲均　尹注云

憯怱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則正文本作天殃明甚後人引無齊字

改俠爲禍遂失其均矣丁云愼使能而善聽信之之字衍愼使能者善聽信者能與信皆指臣下言愼而忩也者上有闕文以意補之當云聽不信爲忩元本愼而上有爲忩二字忩與苾同苾訓昧與愼同義俞說同

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　丁云民事之事因上文而衍爾雅曰接捷也詩烝民傳曰捷捷言樂事也則爲人下者直　俞曰直當爲德古字作悳脫去心耳言爲下者自以爲德也尹注非

其德喜歡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　王云時字絕句發出節時別爲句乃總領下文之詞謂以時節發出萬物也其事號令則時字下屬爲句大謬

春夏秋冬皆有之尹以節字絕句時字下屬爲句大謬

修除神位謹禱奠梗　王氏引之云奠與幣同幣古通作奠說見史記貨殖傳

舍解舍猶弛舍也

以動陽氣　王云動當爲助字之誤也據尹注云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則本作助明矣

九暑乃至時雨乃降　王氏引之云九當爲大字之誤也大暑乃至與下大寒乃至對文大暑乃至時雨乃降猶月令言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耳尹注非

中央曰土　張云此節當在夏末夏雨乃至下不當襍出於中間益錯簡

以風雨節土益力　丁云以字衍

中正無私　丁云中正上脫其事二字四時皆言其德其事是其證

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　丁云大寒乃極十二字北方

一節文誤衍在此

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　劉云發疑伐字誤望案發伐古同

嘗通用此十字作一句讀

開久墳　丁云墳乃壙字之俗周官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久壙謂地久未發者開之以假貸與發故屋辟故窮同義尹注大謬

除惡漏田廬　俞云除惡二字衍文尹注曰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不及除惡之義是尹所據本無此二字

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　丁云此十二字一句讀德賜猶德惠也

夏雨乃至也　丁云也字衍上文云春雨乃來

居不敢淫佚　宋本居下有而字

順旅聚收　洪云順讀爲愼旅謂旅處在野之農下文曰愼旅農趣聚收其證也尹注非

賞彼羣幹聚彼羣材　丁云賞疑畜字誤兩句一義承上量民資以畜聚言之尹注非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　俞云當作所惡必察兩句一律下文又云所求必得所惡必伏知此文誤也

我信則克　吳云我義之壞字

鬬譯跟　宋本跟作詎俞云據尹注則正文當作譯已鬬譯者舉之段字說文牽部舉司視也从横目从牽令吏將目捕罪人也則舉有捕治之義望案忌慧之段字說文慧憂也一曰教也此慧當訓教民私自教鬬故捕治之也

德生正　王云正與政同尹注非

以爲必長　安井衡云古本作久長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治者四也　陳先生云此與下其六句皆數目在下與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不一例恐經寫者致誤

是故人有六多　望案六多疑六府之誤下文云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

六多所以衍天地也　陳先生云衍字義不可通衍當爲衍惠氏周易述曰衍演也俞云當作衒說文云衒通街也字亦作

週見玉篇

以開乎萬物　丁云乎字衍以開萬物與下文以總一統對文

修槩水上　中立本上作土王云上當爲土槩平也謂修平水

土也尹注非

革反五藏以視不親　丁云革當爲謹親與上文天字爲均

治祀之下以觀地位　丁云治讀爲祠公羊祠兵左氏作治兵

貨曄神廬台於精氣　丁云古貨化同皆貨讀爲化曄當作覃

覃猶被也神廬承上地位言之台地爲化虞氏易注化主陰氣合於天之陽氣乾精勵陽也

萬物有極　丁云當作萬物已極與人情已得對文此涉下文有德而誤

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　黃帝澤參治之至也　宋本神龜下有衍字陳先生云此文及注錯誤不可讀筮當爲筴靈當爲筮神龜與神筴對文不筮與不卜對文衍字當在下句內而下句黃帝二字又涉下文皆者黃帝而誤入於此也衍字當

杠澤字上衍推演之也澤讀爲釋段字也釋猶舍也凡舍卜筮必曾人參立而占之不筮不卜故推演舍參言不用設立占人以推衍也小雅杕杜傳曰卜之筮之會人占之洪範曰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貢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皆其義也卜筮所以決疑明豫不建立卜筮而能通天地之道故曰治之至也心術下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心篇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

得奢龍而辯於東方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御覽皇王部四引奢龍作祝融御覽樂部十三引明作鳴

引奢龍竝作蒼龍奢字誤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北堂書鈔御覽引竝作天下治神明之至也

故使爲土師　朱本土師作工師俞云作工是也此官在虞虞

為其工在周官為司空司空即司工空者工之段字也故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掌邦土漢世說經者有司空主空土之說僞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此文工師作土師蓋以形近而誤

咎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　北堂書鈔一百八引作作立五聲以正五鍾陳禹謨本刪立字孫云以下文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句證之書鈔所引本是王云今木無立字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刪之也作立者始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廣雅同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爲文謂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謂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作與既相對爲文謂雲土夢始乂也史記夏本紀以爲字代作字失之辨見經義述聞此言作立五聲亦謂始立五聲也後人不知作之訓

爲始而誤以爲造作之作則作立二字義不可通故刪去立字耳據尹注云調政治之緩急作五聲也但言作而不言立則所見本已刪去立字獨賴有北堂書鈔所引及下文作立五行之語可以考見原文而御覽樂部十三所引幷刪去下文立字總由不知作之訓爲始故紛紛妄刪耳

令其五鍾　丁云令與命通命名也

三曰黃鍾灑光　宋本宋本灑作洒

四曰景鍾昧其明　御覽樂部十三引明作鳴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　俞云睹疑當爲都都凡也望謂疑當爲都都凡也

諸諸於也

命左右士師內御　王云士師當爲士師見上文

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　王氏引之云此當以賦祕爲句賞賜

於四境之內爲句賦布也大雅烝民傳布散其所祕藏之物也
下文曰發臧古藏字任君賜賞賦祕猶言發臧也賜賞於四境
之內猶言任君賜賞也尹注非

順山林　安井衡云古本順作愼

然則水解而東釋草木區萌　中立本水作氷王云水當爲氷
區萌卽句苡樂記曰草木茂區萌達是也尹注非

贖蠙蠃卵蜄　丁云贖字衍蠃乃養字之誤卵生也養亦生也
養與萌爲均說文養古文作敎寫者移羊肴置於攴上敎變
爲蜄與蠃字相似而誤望案宋本卯作卵益非

毋傅速　丁云顧千里云速卽屬字爾雅鹿跡爲屬

以傷繼祿　宋本祿作棘

七十二日而畢　尹注曰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

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劉云上文甲子木行御下文丙
子火行御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十二日得丙子故
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益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五二爲
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尹注非

發臧任君賜賞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出皮幣　丁云當讀發
臧任君賜賞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出皮幣句臧古藏字
臧任君賜賞以發地氣四時篇曰量功賞賢以助陽氣又曰
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句法一例皆取順時宣化之
義君子修游馳出皮幣一句讀馳乃馳之誤馳四馬一車也
游馳猶中匡篇之游車小匡篇曰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
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使出周游於四方山國軌篇曰上且
修游人出若干幣游人卽游士也彼指人言此就車爲言文
義相合

不誅不貞　丁云貞當爲責白虎通誅猶責也司救誅讀注誅
責也尹注本作責正也故其下言無所責正今正文及注皆
譌

農事爲敬　王云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
時不行誅罰雖農事爲急也又下文云天子敬行急政旱札
敬亦當作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天子數行急政
則有旱札之災也集韻亟或作蒷因譌而爲敬大戴禮文王
官人篇亟再其說再與稱同今本亟再譌爲敬再是其證也
然則天爲粵宛　洪云粵古越字左氏昭四年傳風不越而殺
杜注云越散也淮南俶眞訓精神已越於外主術訓精神勞
則越高誘皆訓越爲散宛古通作菀菀皆謂鬱結言天散其
鬱結之氣艸本得以養長五穀得以蕃實秀大也尹注非

衍組甲厲兵　北堂書鈔五十一引作合組甲厲士衆藝文類
聚四十七御覽封建部八又兵部十八引作全組甲全卽合
字之誤

合什爲伍　丁云爲字衍幼官篇曰修鄉閭之什伍禁藏篇曰
輔之以什司之以伍

諛然告民有事　望案諛然無義諛乃讀之字誤說文讀下引
司馬法曰師多則人讀讀止也字亦作讀廣雅釋詁曰讀怒
也

地競環　宋本環作壞洪云壞讀爲營謂可營盡其地利尹注
非

五穀鄰孰　望案釋名釋州國曰鄰連也五穀鄰孰猶言連孰
卽所謂叢豐也

戚農豐　丁云農字疑即豐之誤衍
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　宋本無下御字王云下御字衍據尹注云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則其氣上無御字
則發撰瀆盜賊　俞云發字涉上文而衍據尹注無
然則羽卵者不段　洪云段讀作瘕說文瘕卵不孚也淮南原道訓獸胎不殰鳥卵不瘕高誘注胎不成獸曰殰卵不成鳥曰瘕段卽瘕字之省
腿婦不銷弃　丁云玉篇腿或孕字太玄馴首曰嫷其膏人一月而膏嫷與腿同雜氏掌殺草秋繅而芟之注曰含實曰繅繹文繅音孕繅亦當爲腿字之誤說見惠氏九經古義
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危　俞云殺當

管校十四

爲發聲之誤君危自爲句不發又自爲句此文遠撥上文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云云而言所云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與上文賦祕賜賞及禁民斬木相應所云不發與上文發故粟相應蓋當發故粟而不發故其災禍如此也不發正與不賦不賜賞一律因字誤作殺尹遂以君危不殺四字爲句而注亦曲說矣

管子校正卷十四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人既迷苞必其將亾之道　王氏引之云之道二字因注而衍

人既迷苞必其將亾言其將亾可必也　皆以四字爲句且苞與亾爲均也若增之道二字則亂其文義而又失其均矣

動靜者比於从　俞云此與下四動字疑皆當作重與任法篇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重字同義

先爲之政　丁云政與征同越語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襍受其刑與此文大同

慕和其懷以修天地之從　望案修亦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天地刑之　孫云依下文刑當作形注云天地又見其意有從

管校十五

順之形字亦作形

動作不貳　王云貳當爲貳貳音他得反不貳不差也說文忒或體作貸貳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貳聲於古音屬脂部又輕重乙篇調則澄澄當爲懲說見輕重乙　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貳亦當爲貳貳差也言衡數有常則高下不差也貳與貳字相近故貳譌作貳大射儀注引周語平民無忒今本忒作貳貸貸卽貳字則鄭注本作貳貳明矣且此注與大射儀注所引不當有異也韋注云成民之志使無疑貳則所見本已作貳矣月令正義引舊注平民使不貸蓋貞注也　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貳卽貳字之譌釋文音二非也家語五帝德篇其言不忒大戴禮忒作貳大戴禮禮三本篇貸之則褒荀子禮論篇作貳貸是貳字之譌　貳雖譌作貳而貳貸等字不可讀爲貳乃月令之宿離不貸毋或差貸毋有差貸三貸字呂氏春秋皆作忒釋文皆音二則并貸字亦讀爲二其失甚矣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　王氏引之云順字因注逆取順守而誤順當爲則既成其功則守其從與上文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文義正同注內則以順理守之正與則字同義

是順若如今本作順守其從則是順守其順不復成文義矣

人不能代　朱本代作伐張云疑作伐是也據尹注是亦作伐

而今本俱誤作代

修陰陽之從　望案修亦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順紀綰綰因而爲當　丁云當乃常字誤越語曰四封之外敵

管校十五　二

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从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此常字與上文常字爲均尹注非

天地之形　王云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與成爲均尹注非

中靜不留　丁云靜疑情字之俗中情不留與上文素質不留同意

形於女色　俞云女讀如爾女之女形於女色猶言形於其色

以待天下之潰作也　宋本朱本之下有大字

大周之先可以奮信　丁云尹注云奮信振起也案尹見本疑作奮訊廣雅奮訊也與迅同

一偃一側　中立本上一字誤入注文

大文三冒而賁義與德　朱本貴作賣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刑以奬之毋失民命　朱云刑以二字涉上而衍丁云奬之下

當有脫文與下令之過之養之明之句例相同

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　劉云明之毋徑當作毋使民徑王

云劉說是也毋使民徑與下毋使民幸文同一例今本毋上

衍明之二字涉上文道以毋下又脫使民二字尹注非又案

終當爲絕字之誤也尹注同　廣雅曰徑邪也民有欲則入於邪

故曰絕其欲毋使民徑下文亦云遏之以絕其志意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致荆其民庸心以蔽　俞云致荆與下致政致德致道皆二字

爲句其民屬下讀蔽與聽靜爭不協均蔽蓋敬字之誤爾雅

管校十五　三

釋詁曰庸勞也言上能致其荆則其民勞心而敬也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　劉云此下缺致法其民二句

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俞云付附之僭字言民親附而不爭也

尹注非

出令時當曰政　丁云時當宜作當時與上文句例同

當故不改曰法　望案當讀爲常說見心術下篇

正衡一靜　俞云據注文則當作正衡靜一今本誤倒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曰新此謂行理　丁云案政字與下

服字皆衍文能服信承上能服信乎句能曰新承上能曰新

乎句服信猶信服上文云服信以聽是也尹注云能行信正

非能曰新句指德言此涉上文服信而衍服字義不可通尹

注云能行曰新亦非蓋由淺人見下文皆四字爲句遂欲整

齊句例强加一字以足成之殊不知於理難通也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九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通典百四十八御覽兵

部一引俱無縣鄉二字

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　御

覽引此文也字衍得之下張云尹注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

以案九變皆就民情論無所往而得之謂不能望之他處上

句也字當如御覽移得之下句法方與上下一例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洪云賞明上

衍不然則三字通典御覽俱無此三字必無此三字方合九

變之數墨子備城門篇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文

義與此同

管校十五　四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不思不慮不憂不圖　安井衡云古本無此八字

不動力　望案動疑勤字誤

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張云

孟疑猛之僭字遇如遇主于巷之遇猶言詭遇也尹注非

猶埴之在埏也　宋本猶埴已埏也

猶金之在鑪　宋本鑪作鑪

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　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作

善明法察令而已之字衍文

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　丁云案上下文四言不祥此亦當言

不祥祥上脫不字當補國更立法卽上文所謂法不一也尹

注非

百官服事者　宋本服作伏

故曰法者不可恆也　俞云尹注法故則當變故不恆其說雖若有理然以上下文求之殊不可通疑恆爲愼字之誤法者不可恆也本作法者不可不愼也故其下卽云抒亾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勇乃申明不可不愼之意禁藏篇曰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主愼之正與此文同義自愼誤爲恆而又脫不字遂失其義矣下文明王之所恆者二此二者主之所恆也當作此二者主之所愼也愼字右畔之眞隸書作真闕壞而爲旦故愼誤爲恆矣

君臣上下貴賤皆發勇　丁云發乃法字誤俗音亂之下文云

君臣上下貴賤皆法是其證

古之法也　吳云此句當連下讀

無閒識博學辯說之士　王云閒識當爲聞識下文聞識博學之人卽其證尹注非

皆囊於法　張云囊疑襄之誤雜誥釋文引馬注云襄勉也

然故誰杵習士　俞云誰杵疑當作譀斟乃叠均字後漢書馮衍傳意斟愔而不懌兮章懷太子注斟愔猶遲疑也此作譀斟者譀與愔同斟之誤爲杵以古書斟或作廿見玉篇土部又或作抖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皆與杵相似也習士者俗士也說文人部俗習也習俗雙聲譀斟習士謂流俗之士意識遲疑者也此指愚不尙者而言下云聞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此兩等人皆能出私議以亂國法者也

卿相不得翦其私　俞云上文曰翦公財以祿私士此乃云翦其私義不可通此翦字當爲濟曆之誤爾雅釋言翦齊也郭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是濟與翦聲相近又涉上文翦公財而誤耳

羣臣修通輻湊　張云修通疑循道之誤

百姓輯睦聽令　丁云當讀百姓輯睦句聽令連下道法句道順也從也

此謂爲大治　望案爲字衍

損其正心　宋本損作捐損字誤丁云心乃艸書正字之誤據尹注當作政正

故聖君失度量　藝文類聚五十二御覽治道部五引失俱作設王云設與失聲之誤也置儀設法上文凡兩見

然故令往而民從之　御覽引作然後令出而後反之　朱本後作復王云復反與還廢相對爲文後字誤

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　望案五能字皆當讀爲而古字通用

此失君之所愼也　俞云失君當作人君此涉上文失君則不然句而誤

不適其意　宋本朱本不下有能字元刻有能字脫適字

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厉　望案所謂上脫此字宋本朱本有所謂賤而事之也　望案來當爲求說見小稱篇

治世則不然　丁云治世疑當作治君對下亂君言猶上文以失君對聖君也

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　宋本無下者字張
云兩人字者字疑當各衍其一蓋是一本作人一本作者校
者不察而並存之
皆虛其匈以聽於上　宋本於作其
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　丁云行下之字衍行有傷敗
與行有功利對文此涉上文故遵主令而行之而衍而當爲
因因罰之與因賞之對文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　丁云計字衍非親也與非惠也句同
義同爾雅惠愛也　後解云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以愛主也以畏
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則
爲慮是故忘主奴佼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忘主奴交
本文無計字明甚

以執勝也　宋元本執字正文及注皆作執劉云執當作執後
解作勢同
百官識　劉云當依解作百官論職乃字有缺誤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摧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
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王云令求不出求當爲本下情求不
上通衍求字並見後解尹注非丁云後解本字朱本無趙本
有本字疑即令字之誤而衍者此文求字又本字之譌後解
云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眾不制則國
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亦無本字
故夫滅侵塞摧之所生　丁云依上文序次當作滅摧塞侵後
解作滅塞侵摧皆寫者倒亂
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意林尋丈作尋尺長短作短
長也三字
令主釋法　丁云令疑令字誤後解無
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丁云能字依文義當作
能謂有道執者何必待譽而進後解云聽言而不督其實故
羣臣以虛譽進其黨是本文之作黨明甚且比周二字正釋
黨字下文以黨舉官即承上以譽進黨言之今後解亦誤作
以譽進能矣
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奴交以進其譽　王云尹讀比周以相
爲匿是爲句注云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其
說甚謬此當讀比周以相爲匿爲句匿與慝同比周以相爲
慝猶言朋比爲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
爲慝是故忘主奴佼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忘主奴交

韓子有度篇奴作外是也故明法解云羣臣皆忘主而趨私
佼外奴字相近故外譌作奴尹注云爲交友致奴非也劉以
奴爲私之誤亦非也
所起者非功也　丁云也字衍後解無
十至私人之門　宋本朱本至下有於字後解亦有
不一國國　朱本國上有其字後解亦有
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　後解國下有也字
故官失其能　後解能作職
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失也　王云能下本無匿字後解
作能不可蔽敗不可飾韓子有度篇作能者不可獎敗者不
可飾則無匿字明矣據尹注亦無匿字
然則君臣之閒明別明別則易治也　後解不重明別二字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失非枉上則過枉下　王云失非枉上當作非失枉上非與則對文失枉上與過枉下對文
令使人君行逆不修道　丁云修當爲循循有順義君臣上篇
順理而不失之爲道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俞云墮當爲惰輕重戊篇歸市亦惰倪
是其證
令人主輕刑政　丁云令疑令字誤
百官有常法不繇匿　丁云常字句絕有常卽上奉法守職也
匿同慝姦慝也
迭行不必同　元本無行字
治莫貴於得齊　王氏引之云爾雅齊中也言莫貴於得中也

尹注大謬宋說同
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　丁云當作文教之也霸言篇則是
我以文令也與此文字同義民不心服體從則必加之以嚴
刑峻罰不可以禮義文教之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民富則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
而民歸之相應
常山之東河汝之閒　王云河汝當爲河海字之誤也篆文海汝相似
常山在海西河北故曰常山之東河海之閒若汝水則去常
山遠矣初學記地部上御覽地部四引此並云其山北臨代
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閒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文多於
今本而皆作河海之閒
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　吳云當作得均則姦巧不生作一
得均皆復舉上文言之
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　王云當依治要作至於殺之而不怨
也今作不惡則非其指矣上文安鄉重家卽指民而言無庸
更加民字

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治要作粟少則民貧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
不能必行
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　丁云不下亦當有能字與上文一
例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　治要王下有者字中立本主
作生聖案主字誤王者之本事人生之大務相對爲文也字
衍
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丁云有疑富字誤人當作民富民治
國結上文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而言

管子校正卷十五

丙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　丁云此乃化字誤

是故民氣　丁云民乃此字誤氣卽精氣也下文云是故此氣也是其證

淖乎如枉於海　丁云淖讀爲綽莊子大宗師綽乎其殺也釋文綽崔本作淖荀子宥坐篇淖約微達似察楊注淖讀爲綽綽寬也

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　王云尹解可迎以音句云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其說甚謬音卽意字也言不可呼之以聲而但可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德得爲均明是意之偪

字意古讀若億故與力德德得爲均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侖則得息國則爲均管子戒篇身枉草茅之中而無悔意與或色爲均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均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黨則爲均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均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若讀爲聲音之音則失其均矣又下文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尹注曰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案惡音與聲本作惡心與音卽意字也道體自然而人心多妄不脩其心靜其意則不可以得道故曰彼道之情惡心與意脩心靜意道乃可得也意之爲音偪字耳脩心靜音音與得爲均明是志意非聲音之音也後人誤以音爲聲音之音遂改惡心與音爲惡音與聲尹氏不察而曲爲之說其失甚矣張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耳與情均上云諸乎莫聞其音又云不聞其聲下云之所不能聽也義正相承此音字不當複讀爲意又下文云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兩音字亦讀爲意謂意在言之先意然後形形然後言也尹注言從音生故音

篇云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其明證也說文意从心音聲徐鍇本如此徐鉉本作从心从音此鉉不曉古音而妄改之也音意聲相近故意字或通作音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啞叱咤漢書作意房猝嗟喑之通作意猶意之通作音也

萬物果得　王云果當爲畢字之誤也尹注物皆得宜皆字正釋畢字心術篇亦云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折折乎如枉於側　丁云折折卽晢晢之偪說文昭晢明也毛詩傳晢晢猶煌煌也

謀乎莫聞其音　王云謀當爲誄說文宋寂作無人聲也或作誄故曰誄乎莫聞其音俗書謀字作謀與誄相似後人多見謀少見誄故誄誤爲謀矣陳先生云謀當爲謨謨與漠通漢書貨殖傳作意皆其證也若讀爲聲音之音則失其均矣又下文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尹注曰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案惡音與聲本作惡心與音卽意字也道體自然而人心多妄不脩其心靜其意則不可以得道故曰彼道之情惡心與意脩心靜意道乃可得也意之爲音偪字耳脩心靜音音與得爲均明是志意非聲音之音也後人誤以音爲聲音之音遂改惡心與音爲惡音與聲尹氏不察而曲爲之說其失甚矣張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耳與情均上云諸乎莫聞其音又云不聞其聲下云之所不能聽也義正相承此音字不當複讀爲意又下文云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兩音字亦讀爲意謂意在言之先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其明證也

篇云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其明證也說文意从心音聲徐鍇本如此徐鉉本作从心从音此鉉不曉古音而妄改之也音意聲相近故意字或通作音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啞叱咤漢書作意房猝嗟喑之通作意猶意之通作音也

萬物果得　王云果當爲畢字之誤也尹注物皆得宜皆字正釋畢字心術篇亦云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折折乎如枉於側　丁云折折卽晢晢之偪說文昭晢明也毛詩傳晢晢猶煌煌也

謀乎莫聞其音　王云謀當爲誄說文宋寂作無人聲也或作誄故曰誄乎莫聞其音俗書謀字作謀與誄相似後人多見謀少見誄故誄誤爲謀矣陳先生云謀當爲謨謨與漠通漢書貨殖傳作意皆其證也若讀爲聲音之音則失其均矣又下文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尹注曰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案惡音與聲本作惡心與音卽意字也道體自然而人心多妄不脩其心靜其意則不可以得道故曰彼道之情惡心與意脩心靜意道乃可得也意之爲音偪字耳脩心靜音音與得爲均明是志意非聲音之音也後人誤以音爲聲音之音遂改惡心與音爲惡音與聲尹氏不察而曲爲之說其失甚矣張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耳與情均上云諸乎莫聞其音又云不聞其聲下云之所不能聽也義正相承此音字不當複讀爲意又下文云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兩音字亦讀爲意謂意在言之先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其明證也

言之先意然後形形然後言也　尹注言從音生故音篇云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曲爲之說前心術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文選辯命論注引作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者道也

書賈誼傳注漠靜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望案愛爲處字之誤說詳幼官篇

凡道無根無垄　安井衡云古本凡上有故字故凡道至下文命之曰道二十三字皆屬上節天主正以下提行

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王云枝當爲枒字之誤也樞言篇曰天以時使地以枒使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黃枒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周語曰高山廣川大藪能生之貢枒故曰山陵川谷地之枒也枒與時謀爲均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枝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時枒謀於古音屬之部枝於古音屬支部兩部絕不相通說見段氏六書音均表　尹注

非

氣道乃生　望案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注道通也氣道乃生猶言氣通乃生盲尹注非

公之謂也　王云公之謂本作此字指上文治心莊於文地出其形言之徵卽形也（權修篇喜之有徵惡之證醜當爲有形是徵形同義之證）醜當爲觀形與醜相似而誤爾雅遘見也說文觀遇見也不觀與不見同義觀與道壽爲均

平正擅匈　丁云四字重見下文疑此衍文

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　丁云忿當是喜字之誤下文不喜不怒卽承此文言之下文又云必以喜怒憂患又云悲憂喜怒皆喜怒連言

凡奮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　丁云當作形傷而不臧與下骨枯而血沍對文

飢則廣思　望案此廣字讀如樂記廣則容姦之廣鄭注曰廣猶緩也飢則緩思者亦恐傷其精氣

飢不廣思飽而不廢　望案飽疑會字誤爾雅釋詁曰廢止也言飢不緩思雖會不能止飢

天心而敢　丁云敢疑放字誤與廣爲均

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丁云雲乃靈字誤下文云靈氣在心一

來一逝

變欲靜之遇亂正之　王云遇當爲過字之誤也過亂與變欲對文言當靜其變欲正其過亂也尹注非

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伺中無敗　王氏引之云尹以屯爲屯聚非也丞讀爲烝丞與烝古字通列子天瑞篇舜問乎丞釋文曰丞一本作烝漢書翟方進傳大保後丞丞陽侯甄邯師古曰丞陽侯言平地理志作承陽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陽烝升也泄發也屯當爲毛字之誤也屯隸書作屯毛隸書作毛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誤史記晉世家子屯立是爲厲公漢書律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王云吉凶當依心術下篇補自字於而一爲均

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　丁云當依心術下篇補自字於而字下尹注云自得者明亦有自字

其外安榮　望案安當訓乃說見幼官篇

九竅遂通　望案通當爲達說見心術下篇

筋信而骨強　望案信古伸字心術篇信作肭

遂淫澤薄　陳先生云澤薄與遂淫對文澤讀爲釋釋舍也舍薄猶言去其浮薄耳劉曰澤乃釋字是也尹注非

和於形容　望案和乃知字誤說見心術下篇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　望案搏皆摶字之誤說見立政篇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王云吉凶當依心術篇作凶吉與

屈志屯作毛漢書溝洫志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折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又儒林傳魯伯授太山毛公毛如少路宋祁筆記引錢該晉義曰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漢有毛博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言得道之人和氣四達烝泄於毛理之閒故罔中無敗也淮南泰族篇曰今夫道者靜莫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烝與烝同小雅小弁篇不屑所謂滯四枝節族毛烝理泄烝于毛不離于裏裏與理同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是其證也淮南言毛烝理泄此言理烝毛泄互文耳泄亦烝也幼官篇云冬行春政烝泄音私列以制二反曲禮蔥泄言冬行春政則陽氣不收而烝泄也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地氣上泄亦謂陽氣上烝也泄音私列以制二反曲禮蔥渫處末鄭注云渫烝蔥也釋文渫以制反烝謂之泄烝蔥謂之渫其義一也

封禪第五十　襍篇一　尹注云元篇亾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洪云封禪篇唐初尚未亾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尚書序正義王制正義文選羽獵賦注引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皆作管子是孔李本索隱云案今管子書其封禪篇亾正與尹注合今本管子封禪書注皆錄裴駰集解其由史文移補無疑而史記三家注合刻本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書封禪篇是也蓋淺人祇見今本管子有移補之封禪書而不察尹注反疑小司馬之誤而改之若無汲古單刻本則尹注爲孤立矣然小司馬與孔李世相接何以獨不見管子完書豈孔李所見亦即移補之本卯管子原文當不止此而史公祇采此一節其移補之迹顯然

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禮記王制正義引炎帝作少皞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　陳先生云大匡小匡霸形篇皆作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此三六誤倒

小問第五十一　襍篇二

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　王云動當爲勤治國篇曰田野則粟多粟多則國富故曰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也尹注非

公曰吾聞之也　王云公曰吾聞之也當作夷吾聞之也此皆管仲對桓公語下文請問戰勝之器方是桓公問語

然則取之若何　王云取之當爲取士下文則天下之士至矣正對此句而言今本涉上文攻取之數而誤尹注非

不可爲數　俞云不可爲數猶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聚於我不可爲之計數也尹注非

小以吾不識　張云小字誤依注似是齊字

守戰遠見有患　俞云遠見卽外知也下文曰夫民不必外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外知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卽承此文而言故知遠見卽外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若不吉則筮遠日鄭注曰遠日旬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日行遠道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是遠卽外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矣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是見卽知也

此兵之三闇也　丁云三當爲二指上文不必不信言注非而憂之以德　俞云說文人部曰憂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愿之俗此則其本字憂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

夫牧民不知其疾　丁云牧民下當有者字上文云凡牧民者必知其疾

來者鬱距　王云鬱當爲鷙字之誤也鷙距皆止也言來者止而不前也說文曰樊鷙不前也（今本鷙誤作鬱）鷙馬重皃也史記秦本紀曰晉君還而馬鷙（今本鷙誤作鬱）晉世家曰惠公馬鷙不行（今本亦誤太玄玄錯曰進欲行止欲鷙（今本亦誤作鬱）唯素驅止也距本作岠說文曰岠止也是鷙距皆止也世人多見鬱少見鷙故鷙譌爲鬱尹氏不能釐正而訓鬱爲疑既不合語意又於古訓無徵斯爲謬矣

質信極忠　宋云案說文仁字古文作忎此與忠也者民懷之兩忠字當是忎字之誤管子多古字寡者不識改爲忠論語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下文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正釋此仁字

管校十六　七

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　王云案原文內本無所施矣先傅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丁云當作又無有時先恕句明矣又下文求曲木又求直木直木衍曲木直木四字尹注云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玩其次二字卽解又字則又字上無曲木二字可知矣馬棧傅木一曲而無不曲故云先傅曲木又求曲木

木又求曲木也

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　丁云當作鄰敵之國中匡篇作救敵之國與仇同形勢解云以事鄰敵二字連上

桓公踐位令覽社塞禱　丁云塞卽賽字古無賽字假塞爲之漢書郊祀志冬塞禱祠史記封禪書作賽索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

祝鬼已疵獻胙　望案尹注云祝祝史鬼疵其名也則正文當

敬之以禮樂　丁云敬疑敎字誤

發倉廩　宋本朱本倉作倉字誤

以其財　宋本財作材

今吾有欲王　宋云有讀爲又

其君豐其臣敎　王云敎當爲殺色介反殺與豐正相對尋尹注亦是殺字也殺字或書作敓與敎相似而誤

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王云公遵遁繆然遠爲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爲句遵遁與逡巡同戒篇云桓公躩然逃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讂　丁云謁當爲楬周官秋官明然逡遁尹注大謬

竇注楬頭書舉法也

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弒也　朱本無人字

管校十六　八

作祝免祝疵故以祝祝史總釋兩祝字也今作已者祝之壞字耳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虐而少寶　王氏引之云若當爲君下文云又與君之若賢是其證也尹注非

瞑目而視祝鬼已疵　宋本瞑目作瞑目棘書或作真冥字或作冥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瞑目而不見丘山瞑本或作瞑韓子守道篇瞑目切齒傾耳而聽淮南道應篇仗非勃然瞑目攘臂拔劒今本瞑字竝誤作瞑

授酒而祭之　安井衡云古本授作受

三強其使者　丁云尹注本三字絕句屬上讀誤當讀三強其使者爲句與三辱其君對文爾雅彊當也相值謂之當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　洪云放古字通作方堯典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朱博傳俱作放命荀子子道篇不放舟注讀爲

方尹注非

眴眴乎何其孺子也　丁云眴眴疑當作恂恂方與尹注柔順

皃相合元刻注文無胡絹切目搖也六字疑淺人所加望案宋本其孺子也上無何字

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　程氏瑤田九穀考云茲免云者免俯也茲謂其穗謂俯而向根也淮南繆稱篇注云禾穗垂而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今諸穀惟禾穗向根可驗也王云程說是也禾成而穗盖俯若君子之德高而心盖下故曰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趙策曰馮忌接手免首走馬前疾　御覽引作馬前疾走下文同

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　御覽引作寡人甚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

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　水經濡水注引登作豈俞作偷御覽休徵部一引登作昇

有贊水者曰　丁云水經濡水注引無曰字而云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谿者亦不知所在也如其說盖以贊爲水名與尹注謂贊引渡水人之上漢書陳勝傳贊曰免起阡陌之中是俛字古通作免尹注非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　水經濡水注引管子桓公二十年征孤竹今本桓公下脫二十年三字丁云御覽谿作溪六十七引未至上有迴車二字案卑耳之谿不在孤竹之地小匡篇曰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設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縣車乘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谿拘秦夏又封禪篇曰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此可證卑耳之谿離孤竹甚遠當有迴車二字謂自孤竹迴車以至辟耳之谿也

皃是前人乎　藝文類聚武部御覽地部三十二兵部六十引此文皆無是字王云是字卽皃字之誤而衍者

左右對曰不見也　水經注及御覽兩引皆無也字

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　御覽引無事其不濟乎二句

冠右祛衣　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左祛衣藝文類聚武部御覽兵部開元占經人及神鬼占並引作冠冠右祛衣王云冠冠者首戴冠也呂氏春秋知士篇冠其冠帶其劒今本脫一冠字則文義不明望案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左祛衣

走馬前疾　御覽引作馬前疾走下文同

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　御覽引作寡人甚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

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　水經濡水注引登作豈俞作偷御覽休徵部一引登作昇

有贊水者曰　丁云水經濡水注引無曰字而云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谿者亦不知所在也如其說盖以贊爲水名與尹注謂贊引渡水

者不合

從左方涉其濊及冠從右方涉其濊至膝　說苑作左方渡至膝

踝從右方渡至膝

若右涉其大濟　水經濡水注劉遵吳都賦注藝文類聚武部御覽兵部竝引作已涉大濟說苑作已渡事果濟

仲父之聖至若此　宋本無若字

甯戚應之曰浩浩乎　元刻此句下有奇奇乎三字丁云當據元刻補下文云浩浩者水奇奇者魚是其證又甯戚應我曰浩浩乎下亦脫奇奇乎三字

婢子曰公何慮　藝文類聚人部引作婢子問之曰

皆者吳干戰未齕不得入軍門國子擩其齒遂入爲干國多

俞云干當作邗說文邗國也从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案哀

九年左傳吳城邗卽此也邗本國名後爲吳邑此文云吳干

戰吳干均國名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爲干國多言此役

也國子枉於國中戰功獨多也尹注不知干卽邗字誤解爲

江邊地則吳與戰者何國也且爲干國多句遂不可解矣寶

應劉氏寶楠同俞說又云江邊卽廣陵地也吳自魯成公時

始見春秋滅邗當枉其前故不見於左氏也

穆公舉而相之　望案秦穆後管子卒二十一年此稱其謚蓋

後人附益之詞

浩浩者水奇奇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藝文類聚人部

引作浩浩之水奇奇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御覽人事部

引奇奇作游游

甯子其欲室乎　藝文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引此句下竝有

仲以其言告桓公七字今本脫

有執席食以視上者　王云視上當爲上視故君視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上視呂氏春秋重言篇說苑權謀篇作坐

與之分級而上　王云上當爲立此涉上句而誤也呂氏春秋東郭郵至　北堂書鈔百十四引郵作牙呂覽同說苑權謀篇亦作上視

說苑及論衡知實篇竝作分級而立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　王云意讀爲億卽度也尹注謂善以意度之非

夫淵然淸靜者　丁云夫字衍

曰者臣視二君之枉臺上也　二字衍說苑呂覽皆無二字

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俞氏正燮云韓詩外傳引此作口張而不揜舌舉而不下呂氏春秋重言作呿而不唫說苑重謀作呼而不吟論衡知實篇作君口坐而不喙淮南子梁元帝金樓子志怪則曰口開而合顏氏家訓音辭則謂李季節引此口開而不合一而不閉證莒音不必同矩是古有二本一作口開而不合一作口張而不揜舌舉而不下一作口開而合皆象聲知之而注云兩口相對則是言莒亦怪謬矣

唯莒於是　王云尹注未曉於是二字之義於是二字與焉同訓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焉臣故曰伐莒也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於是卽焉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

患於是此其明證矣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勇猶於此也於此卽於是聘禮記曰及享發氣勇盈容言於是盈容也三年問曰故先王勇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

客問之　宋本問作問

管子校正卷十六

管校十六

十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襍篇三　張云據篇中七主柱前七臣柱後則篇題臣主二字當互易

或以平慮請論七主之過　陳先生云過當爲道涉下文兩過字而誤六過一是爲七主若云七主之過則不可通矣尹注非

呼嗚美哉成事疾　元本呼嗚作嗚呼丁云成疑當爲盛盛成古通用疾疑矣字誤入主得六過一是有國者之盛事故歎美之曰嗚呼美哉盛事矣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　尹注云申謂陳用法令劉云申乃中字之誤益謂得中道之主王氏引之云申讀曰信漢書高惠

高后文功臣表注曰古信申同義信之通作申猶申之通作信也出政而信於民故曰信主據下文云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則申主之卽信主明矣尹劉二說皆失之

皆要審　俞云皆疑比之誤周官小司徒曰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也

喜決難知以塞明　吳云決疑恕字誤

不許則國失勢　孫云許卽牾字與窴通用謂不覺窴也下俱同尹注非

旨常五聲　丁云常疑章字誤

四鄰不計　俞云此當作四隣不計據尹注四鄰與己爲隣不計度而知之四鄰與己爲隣正解四隣之義今本作四鄰不

計者卽涉注文而誤也下文曰故上惛則隣不計文與此同

彼脫四字耳

臣主同則　丁云案此文皆四字爲句臣主同則謂不分上下之制度君與臣混而同之卽是不明分職之意則與職刻始得爲均尹讀則字下屬非也

臣下振怒　王氏引之云怒當爲恐此涉上文喜怒而誤也振恐卽震恐

苞主通人情以質疑　陳先生云苞主已見上文爲六過主之一矣此苞主疑當作亾主亾主柱六過主之末猶亂臣柱六過臣之末也

昏則緩急俱植　洪云植古置字謂緩急皆置而不行尹注非

故主虞而安　王云虞與娛同樂也言國有道則主樂而安也

尹訓虞爲度非是又案故主虞而安以下七句與上文不相承接其上當有脫文張云篇首六過柱前一是柱後則申主一節當柱末故主虞而安正承上則民反素也句文氣相貫吏肅而嚴承任勢四句民樸而親承民反素句官煩吏云則總承上事言之益是錯簡非有脫文

故一人之治亂柱其心　張云自此以下至名斷言澤與上下文不相屬又是他篇錯簡

女不緇　王氏引之云緇字義不可通尹訓爲黑緇非也緇當爲績男不田女不績猶撰度篇之農不耕女不織也隸書苗字或作眚形與責相似故績譌爲緇宋云緇與織聲之轉當

讀織

何以効其然也　丁云効乃知字誤

曰咎者桀紂是也　王云桀字後人所加下文遏周武王云云專指紂而言則無桀字明矣

誅賢忠　丁云忠疑臣字誤唐武后臣作悳

瑤臺玉脯不足處　宋云脯與處不相蒙脯當爲館玉館猶言璇室也類要作玉輔望案脯輔皆圃之假字

材女樂三千人　陳先生云材疑列字誤

故設用無度國家踣　望案踣當作路下文亾國踣家同路與踣同也

度爲均說詳五輔篇

商宦非虛壞也　張云商宦疑當作宮室

歲有敗凶　丁云敗疑賬字誤爾雅曰賬富也下文民有羨不足卽蒙此文言之謂富歲故民羨凶歲故民不足也望案凶疑豐字之壞穀梁莊二十九年傳豐年補敗注敗謂凶年豐

敗二字相對

故民有義不足　王云義當爲羨字之誤也後國蓄篇輕重乙篇多言羨不足尹注非

夫亾國踣家者　俞云以下文句例求之此者字衍

夫凶歲雷旱　丁云雷乃霖字誤爾雅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若作雷則失其誼矣張云據下云非無雨露則此句專指旱雷字疑衍

無制大陵傑大衍伐大木　洪云傑當爲僇僇輕重已篇作毋戮大衍古通作勁謂盡其力也王云洪謂傑當爲僇是也俗書僇字相似而誤僇卽僇字也說文僇燒穜也漢律曰僇田菑艸玉篇力周切田不耕火種也惟南地形篇注引羽劒作翠羽文采作五采燔作蕃窖作室丁云生讀爲也輕重已篇僇作戮古字通僇大衍者謂火焚其草木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　五行志注引作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

大風漂屋折樹　五行志注引此樹下有木字

火暴焚地燋草　王云火暴當爲暴火與大水大風對文焚地燋草亦與上二句對文燋與焦同尹注非

苴多藤蓑　陳先生云苴古通菹趙岐孟子注菹澤生草者也

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宋說同

山多蠢蠢　王云蠢蠢卽蠢螟月令曰蟲螟爲害是也注內蠢

卽衺三字蓋後人妄加

亾國之廉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廉作廉

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窖也　五行志注引羽劒作翠羽文采作五采燔作蕃窖作室丁云生讀爲

性呂覽本生篇命之曰伐性之斧說苑敬愼篇徼幸者伐性之斧也

則人主道備矣　王云五行志注引作則王道備矣於義爲長

吏民規矩繩墨也　丁云吏當爲使聖案說文吏治人者也此吏當訓爲治不必改使字

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　元刻賞下有而字是

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　王氏引之云克讀爲核不克其罪謂不核其罪之虛實也呂刑曰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漢書刑法志引作其審核之是其證矣尹注非

故有百姓無怨於上　王云有卽百字之誤而衍者

上亦法臣法斷名決無誹譽　王云臣下當有亦字上亦法臣法也下文君法臣法卽承此文言之丁云

臣下脫亦法二字上亦法句臣亦法句法斷名決句無誹譽句知者以下文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兩句分承故此當平列也名讀如刑名之名凡罪人姓名以及某罪在大辟某罪在小辟皆是法斷則名決而民亦無誹譽也

無實則無勢　張云據下文失轡則馬焉制疑此勢字當作執

益形近譌勢傳寫又加力耳

好佼反而行私請　劉云佼與交同反當作友注非王云明法篇曰民務交而不求用又曰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法解交作佼張云疑佼字一本作友譌爲友後人不察而兩存之此處文義不合有友字

亂臣多造鍾鼓眾飾婦女以惛上　陳先生云亂臣爲六臣之一在下文此亂臣多造鍾鼓眾飾婦女以惛上是其明證劉績以下亂臣爲字誤恐非

多兌道　安井衡云兌當爲稅之壞字多稅道多稅斂之道也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　王云愚忠本作愚臣卽承上文愚臣而言故尹注亦作愚臣此作愚忠者唐武后改臣爲忠因脫其上畫而爲忠矣

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　丁云尹讀惡字句非當讀信字句與親均

居爲非毋動爲善棟　陳先生云毋當爲毋毋古貫字爾雅曰貫事也說文曰棟極也居爲非事而動爲善極此所謂以非買名也尹注非

以非買名以是傷上　張云非是二字當互易又案七臣有六

過而缺一是蓋有脫文

之謂微攻　陳先生云之上脫此字此之謂微攻與上文此之謂微孤同一句例

禁藏第五十三　禮篇四

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　意林御覽時序部七人事部三十六引濫作盥冰作水丁云水與火體爲均當作水墨案內則有濫以周官六飲校之濫卽涼也呂覽節喪篇鍾鼎壺濫注云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則濫近小招所謂凍飲者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　御覽引便上有不字據尹注亦有不字令本脫

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　意林美作治喜作處

故先愼於己而後彼官亦愼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　陳

先生云彼衍字後與彼形相近而譌併入之耳官亦愼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二句對文言明王先愼於己而後官民否效也

居民於其所樂　丁云民字依下文五句亦當作之

信之於其所餘財　丁云信讀爲屈信之信言上不奪取之也

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　丁云信於下二字疑衍此承上文功之

於其所無誅句反覆推究無誅之故無誅者必誅者也與下文有誅者不必誅者對文

夫先易者後難　孫云依注者當作而王說同

非喜予而樂其殺也　王云其字涉上文知其然而衍尹注無

於以養老長弱　安井衡云古本弱作幼

夫不法法則治　王云不字涉上文而衍法法者守法也周官小宰

五曰廉潔鄭注言能守法則國必治也故下文曰不失其法

潔守潔不失也

然後治若反是則謂之不法法故法法篇曰不法法則事毋常也尹注非安井衡云當作不法法則亂法法則治方足文義

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　俞云危者詭之假字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

故主上親法嚴於親戚　張云上疑當作之與下吏民二句句法一例

民之承教重於神寶　俞云爾雅釋詁曰神重也此言神寶卽上言重寶因句有重字故變重言神耳

荆賞不當斷斬雖多其禁不禁　王云賞字與下二句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賞雖多而衍

行法不道　宋本行作刑刑法與下舉錯對文

賞令爲愚人　安井衡云令乃命字誤

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　俞云適節也呂覽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

則國必富位必尊　丁云尊下脫一字當據下文補

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忿　丁云中立本忿作惡上文云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欲惡對文墨案安井衡所述古本正作惡

食飲足以和血氣　中立本作飲食

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　丁云當作故意氣定而情不營情不營則耳目穀心術下篇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內業篇氣

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德七臣七主篇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

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　墨案唯與雖同

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　陳先生云隱與恐義相近隱當讀爲慇爾雅釋訓曰慇慇憂也字又作殷毛詩如有隱憂韓詩作殷憂古隱殷慇三字皆同尹注訓隱爲度失之

能利害者　中立本能下衍以字

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　意林無之字萬仞作百仞就作衝安井衡云古本彼作波

宿夜不出者　意林宿作日

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　御覽資產部

引作無不上㠯無不入㠯王云濱源當爲濱淵意林淵作泉
避唐高祖諱也則本作淵明矣
法令爲維綱　安井衡云古本作綱維
被蓑以當鎧鐳　丁云鐳當作襦短衣也見說文方言云自關而
東亦謂之甲襦鎧卽甲也蓋甲內衷襦襦制略同濱衣方言
之甲襦卽濱衣所云可以武者也
葅笠以當盾櫓　陳先生云葅與苴同苴笠與被蓑對文苴之
爲言且也且者薦也漢書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苴笠猶
苴履也尹注非

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洪云功古通作攻字
當春三月萩室熯造鑽燧易火杅井易水　尹解萩室熯造云
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
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被也王云尹說甚謬輕重
已篇曰敎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鑽燧泄井卽
此所謂鑽燧易火杅井易水也樵與萩古字通萩室卽樵室
也公羊春秋桓七年焚咸丘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
何以火攻也樵室與熯竈同意熯古然字也
衡盧篇熯一炬火費一錢水廣竝與然同淮南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華嚴經十三音義引然作熯說文火部熯下說解作然
故德莫若博厚使民忘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成本作成必成卽誠字也說見君臣下篇戒心下　九守篇曰用賞者貴
誠用刑者貴必故曰賞罰莫若誠必使民信之誠必與博厚
相對爲文作成者假僭字耳後人不解成必二字之義遂改
爲必成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
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
馬舌出火竈也丁云杅當爲抒說文抒挹也大雅生民釋文
引倉頡篇云抒取出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沒出謂之抒
廣雅抒渫也輕重己篇作渫井
毋拊竿　望案拊竿乃折葦之誤說見四時篇
振孤獨　宋本振作賑
最萬物　丁云最當作取說文冂部取積也取與聚音義皆同
與曰部之最音義皆別詳段先生說文注
約地之宜　王云約字於義無取約當爲得得約草書相似故
得譌爲約也又下文故弃亾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
而約不召而來約亦草書得字之誤得與來爲均也古來字亦讀人
聲小雅出車篇謂我來矣與牧載獫爲均大東篇職勞不來與服爲均大雅靈臺篇庶民子來與亟圜伏爲均常武篇徐方既來與
棘爲均　通典會貨三引此正作不求而得

忠人之和　俞云忠當讀爲中中人之和猶言得人之和周官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鄭注曰故書中爲得呂覽行論篇以中
帝心高注曰中得也
夫動靜順然後和也　丁云也字衍與下文兩句一例

況乎苟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敝之有賈子道術篇曰
伏義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淮南兵
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皆以誠必連文九守篇又曰
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信必亦誠必也
吏無備追之憂　王氏引之云備追當爲追捕民不流亾則吏
不追捕漢書韓延壽傳亦云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簽楚之憂
今本追捕二字誤倒而捕字又誤爲備則義不可通尹注內
備字亦當爲捕案注云人不流亾何所捕而追之則所見本
而誤爲備矣通典引作追捕已誤爲補追今則注文補字又因正文
備追則所見本已誤
果蔵素食當十石　王氏引之云素讀爲蔬蔬字或作蔬月令取
蔬食鄭注曰草木之實爲蔬食淮南主術篇曰夏取果蔵秋
畜疏食即此所謂果蔵素食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

飲食時素食而分處亦以素爲疏尹注非
元本劉本敉作鍛丁云國蓄篇曰引
夫敉鈞者所以多寡也　元本劉本敉作鍛丁云國蓄篇曰引
鍛量用尹訓爲籌案鍛之爲籌雖無可攷見然必是較量多
寡者所用之物鈞疑鈞字誤愼子曰夫投鈞以分財又曰分
田者之用鈞荀子君道篇以挾籌設鈞竝舉是鈞亦籌類多
寡上疑脫一字下文視輕重是其句例
戶籍田結者　丁云結者約也公羊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說文契大約也
周禮有約劑左襄十二年傳使陰里結之結即士師之約劑
也又司約治地之約次之注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
即此所謂田結也今用文書要約亦謂之結
而謀有功者五　丁云下文云此五者謀功之道也當作而謀
功有五

一曰視其所處以分其威　墅案六韜文伐篇文與此同視作
親元本威下有權字
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
董子云持一中者謂之忠謂事君無二心也上文言一人兩
心則此必是忠字反正相對爲義下文云謹其忠臣又云忠
臣已亾故政可奪是其證
視其陰所憎　王云陰字涉下文陰內辭士而衍視其所憎與
上文視其所處相對據尹注云視敵所憎者多與之賂則所
憎上無陰字明矣
聽其淫樂以廣其心　吳云聽當爲歸丁云廣讀放曠之曠
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王氏引之云此欲其敗非欲其成也成
字義不可通成當爲或字形相似而誤或與惑通四稱篇迷或其君卽
致禍敗也注內理擁而見惑正解或字
如典之同生　朱長春云典疑與字誤孫說同
是必士闕　朱本作必是士闕丁云當作是士必闕是則也倍
約絕使拂意則士必闕也尹注所見本不誤
謹其忠臣　張云謹疑諜字之誤說文諜軍中反間也
離氣不能令　丁云氣字衍令乃合字誤離不能合承上使有
離意句上下文皆四字爲句令字涉上令內而誤尹注非

大國第五十四　禊篇五

大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　洪云四旬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也史記管仲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也尹注非

一曰老老　北堂書鈔三十九引作一曰養老

六曰問疾　王氏引之云問疾當爲問病下文曰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人當作民掌病以上令問之又曰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與此前後相應則作問病明矣若作問疾則與四曰養疾之疾無所區別益傳寫之譌也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三引此已誤又案下文所謂問疾者疾甚

者以告二疾字皆當作病所謂問病者與此之謂問病正相應也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病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有病與病甚亦相應也今本作疾者蓋六曰問病已誤作疾後人又據已誤之上文改不誤之下文耳幸其改之不盡尚可據以更正

士人死　丁云人當作民上文云士民有子下文云士民死上事

必知其會飲飢塞身之腑胜而哀憐之　王云胜讀如減省之省胜亦瘦也字或作眚又作瘠又作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曰眚猶人眚瘦也釋名釋天篇曰眚瘠也如病者瘠瘦也又釋言語篇曰省瘠約少之言也呂氏春秋審時篇失時之稼約高注曰約眚病也晉灼注漢書外戚傳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嫶冥後漢書袁閎傳注引謝承書曰面貌省瘦並字異而義同

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　王氏引之云皆有掌養疾養字因上文而衍上文說老老云凡國都皆有掌老說慈幼云凡國都皆有掌孤說問病云凡國都皆有掌病則此亦當言掌疾明甚又案下文曰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亦當言皆有掌窮今作皆有通窮者因上文而誤

疾官而衣食之　望案疾字自爲句官古館字尹以疾字屬上讀非

殊身而後止　王云說文殊死也猶言嫂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戲凶屑　王氏引之云屑字義不可通屑疑當作康字形相似

而誤凶康即凶荒也古聲康與荒通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四穀不升謂之康韓詩外傳康作荒逸周書謚法篇凶年無穀曰穅史記正義穅作荒淮南天文篇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康十二歲而一康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作十二歲而一荒

人眚屬　洪云眚通疵列子黃帝篇物無疵厲莊子逍遙游篇使物不疵厲爾雅釋故眚病也古字皆通用

九守第五十五　禊篇六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意以待須　勢篇作安徐正靜丁云須當爲傾傾覆也危也言虛心平意以待天下之亂也勢篇云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尹注云潰動亂也是其證傾與靜定爲均鬼谷子符言篇作

以待傾損聖案韋注周語曰待猶儛也丁謂待天下之亂說似誤

用賞者貴誠　聖案誠當作信六韜賞罰篇亦作信

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　聖案六韜賞罰篇作誠暢天地通於神明見聞字下皆有聞字

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況姦僞也　俞云見兄字之誤管子書每以兄爲況字此言精神可以暢天地通神明況姦僞乎言必爲其所化也古字也與邪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也邪未殊然則況姦僞也猶云況姦僞邪因段兄爲況又誤兄爲見而其義全失鬼谷子符言篇作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乎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

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　王云尹以熒惑爲法星注引作循名而案實

管校十八

非也熒惑猶眩惑也　通周書史記篇曰熒惑不治趙策曰蘇秦熒惑諸侯或作營惑又作營或史記吳王濞傳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漢書作營惑或淮南厲王傳熒惑百姓漢書作營惑　鬼谷子符言篇四曰作四方其處作之處於義爲長四方作四日因上文一日二日三日而誤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左右前後承人而言熒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也問心所眩惑之處安在非謂法星安在後乎故曰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非謂法星安在也　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十一引明臺作明堂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賢作兵御覽地部三十二引立作有無兩者字文帝紀注引賢作兵御覽地部三十二引立作有無兩者字人作民

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　北堂書鈔九引作禹置敢諫之鼓三國志注引備訊唉作備訴訟於義爲長

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類聚人作民誹作非

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　三國志注引復作圃類聚引

作靈臺之宮與上總街之庭句相對初學記引作靈臺之候
即今本復字之譌
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　陳先生云厥讀爲竭蹶之蹶劉績改厥爲決於義不安望案爲字宋本朱本皆作焉屬上讀於義爲長
度地第五十七　稧篇八
蓋天子聖人也　吳云子乃下字誤
而擇地形之肥饒者　元本形作利
經水若澤　王氏引之云經字義不可通地在水旁非經過之謂也蓋因下文命曰經水而誤經當作緣緣者因也因水及澤而建都也注內緣水澤三字即覆舉正文也
水本作出於地下文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正對此出地而流者言之今作出於他水者地他字相似又涉上文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　水經河水注別作引言引他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　王云出於他水入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　望案害字涉上文五害而衍
又有遠近　御覽地部三十二引近作邇
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　水經河水注別作引言引他水入於大水及海令本作別非
君體有之以臨天下　丁云有字當在臨字下法法篇資有天下制在一人
管校十八
都之內作繞絡四方之渠以泄寫穢惡又因大川而注流之
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　丁云疑當作乃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養其人以育六畜今本利字脫置在下句下文云因天之固歸地之利
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　王氏引之云州者上亦當有不滿二字下文里十爲術術十爲州故曰不滿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尹注非
國也以奉天子　丁云也乃亾字誤不如霸國者　句國亾同無以
奉天子　句
上相稽著者　尹注云稽鉤也謂莿棘刺條相鉤連也張云稽無鉤義疑當作稽稽義爲留止急就篇沽酒釀醪稽極程檀極卽檮檄極固謁字稽與檮疑古通說文檮檄而止也賈侍
中說稽稽稽三字皆木名疑檮檄或作稽稽總之皆從禾起義檮樹枝句曲荊棘之刺亦似之故云相稽著尹訓爲鉤蓋所見本猶作稽今則正文與注皆誤矣
管校十八
他水而誤水經河水注引此正作出於地
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　王云往當爲汪注字之誤也隸書往字或作注與注相似　注之與扼之意正相反據尹注云調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則當作注明矣
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之　宋云案上領領字誤校者改爲瓴字而誤耳其讀言使下向高而以瓴酾引水則滿四十九里而水仍走下矣言其力之不能達也故必迂其道以遠之禹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卽迂其道以遠之也自此以下八十餘言皆明道水向高之法注說全非
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　丁云當作地曲則擣激激則躍地曲對地下地高言之杜與地毀與激形近而譌又衍杜曲二

字否則澈字無來文矣

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　陳先生云二孝字皆當爲孝讀

如效

人君天地矣　安井衡云古本矣作也

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　俞云財足猶言纔足也蓋不限以人數使其纔足以任事而已下文給卒財足亦言給之以卒使纔足任事不限人數也尹注皆非史記孝文紀見馬遷財足楊雄傳財足以奉郊廟注云讀與纔同漢書以財爲纔不可枚舉

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　丁云疾乃癈字誤癈之與免之同義

卽周官鄉師所謂疾者皆舍也

可省作者半事之　俞云省少也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裘服小記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足篇省求多功並以

省與多對文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未得其義

閱具備水之器　元刻具作其是也尹注亦是其字

龍西版築各什六　西西字之譌宋本正作西

雨蓋什二　尹注云車蓋所以禦雨故曰雨蓋王云案說文蓋大車簟馬也蓋非所以禦雨蓋當爲橐（扶遠步木二反）字之誤也橐謂車蓋弓也方言車枸簍隴西謂之擔郭注曰卽車弓也擔與橐同釋名曰橐藩也藩蔽雨水也故注云車橐所以禦雨字誤原乃厚字誤

故曰雨橐

倉器兩具　安井衡云兩具當爲雨具雨具蓑笠之屬

補弊久去苦惡　陳先生云久讀爲舊弊舊弊壞古舊也苦讀爲鹽鴈羽傳曰鹽不堅固也弊久

苦惡皆謂不完堅者也完堅者取之不完堅者補之去之此以三字爲句尹注補弊爲句久去苦惡爲句失其句讀

春三月　丁云春上脫當字下文夏秋冬皆有禁藏篇云當春三月是其證

水糾列之時也　安井衡云列與裂同

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　張云囊壤字之誤

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夫　俞云放讀爲妨月令曰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卽其義矣說同

一日把百日餔　丁云餔與秿同廣雅秿積也又云積也聘禮記注云筥秿名也今棻易之聞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疏云筥秿一也卽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鋪亦與秿同

暑雨止　中立本作暑氣止

實廩倉　安井衡云古本廩作廩

募人悖不知四害之服柰何　望案服乃備之聲誤俞說同

春不收枯骨朽胔　洪云周官蜡氏掌除骴注故書骴作胔鄭司農云胔讀爲漬謂朽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孟文類聚百御覽二十二又三十八引俱作朽胔古字通用

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會之傷人　陳先生云噎當是曀曀之譌字釋名曀翳也小爾雅曀冥也豬飼彥博云露乃霧字誤原乃厚字誤

故不八九从也　宋本中立本八作入

以冬賞罰　陳先生云冬讀爲終古以冬爲終謂終之以賞罰也

故民不比也　丁云比疑北字誤北古背字

咨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　惠云章古墇字丁云案章訓條訓衷訓程謂奏上事也

衝水可据者据之　中立本衝誤衛

終歲以毋敗爲固　宋本固作故元本作效

獨水蒙壤　王云獨水當爲濁水見下文

亟爲寡人致側臣　陳先生云臣下當有闕文

地員第五十八　禮篇九　宋云說文員物數也此篇皆言地生物之數故以地員名篇

瀆田悉徙　吳云悉盡也徙當爲壤字之誤下文白徙同

其立后而手實　陳先生云立猶樹也后與厚同小雅傳曰手取也言五種之穀其樹厚而取實也尹注失之

其木宜蚖菪與杜松　劉云蚖當作杭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菪當作棆杜木名

黃唐無宜也　御覽百穀部三引唐作壤元本作堂俞氏正燮云唐與廣音義相近莊子田子方篇求馬唐肆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廣肆此言黃壤之廣闊者尹注以唐爲虛亦言黃壤之廣闊者尹注以唐爲虛

管校十九

脫於義不合輕重甲篇言唐園呂覽尊師篇言唐圃亦謂廣大園圃也

行層落　丁云落落之僧字說文柮落也廣雅落柮也

其草宜黍秫與茅　丁云上文云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秫也黍秫列在五種中非草名此涉上文而誤衍但與茅二字亦有誤俞云管子原文疑當作其草宜芧茅說文芧艸也可呂爲繩是芧與茅正同類也茅字壞作子校寫者因子字無義見下文有其草魚腸與豬其草蕾與蔞之文疑子與古人通用遂改作與而本文又無他草不得言與乃據上文唯宜黍秫

妥加黍秫字耳

其木宜櫻桑　王氏引之云尹注以攖桑爲柔桑非也（幽風七月篇爰求柔桑自謂求桑之稚者以養初生之蠶耳非謂柔桑爲桑名也）櫻攖桑三者皆木名攖讀爲攖寧之攖攖桑謂攖寧桑也

讀爲唐風隰有杻之杻爾雅杻檍郭璞曰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杙中車輞閣西呼杻子一名土橿西山經曰英山其上多杻橿是也攖字古讀若狂故與杻通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是其證也

其泉黃而糗流徙　王云黃而糗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黃而有臭是也上文云其水鹹又云其水黑又云其水白而甘下文云其水鹹而苦則此文當作其泉黃而有臭無取於糗也尹注非流徙上當有水字下文云坏埴其泉鹹水流徙是其證陳先生云有字衍黃而臭與下文白而甘黑而苦同糗乃臭水二字並寫致誤耳

其泉鹹　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其味鹹

其草宜苹蒿　中立本苹誤萍

管校十九

先主一而三之　王氏引之云主當爲立字之誤也史記律書云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置一即立一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　丁云不無二字衍有同又下文又三分其句例

墳延者六施　張云墳延即大司徒之墳衍鄭注水厓曰墳下平曰衍下文亦云衍墳衍

陝之芳　俞云芳當爲芧字之誤與下文言山之上山之側義同望謂管子古本當是方字方通作芧虞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芧遂僝功其證也

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　宋本作八七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下文七九六十三尺亦當作九七

付山白徒　丁云徒當爲壞下文岁山赤壤陞山白壞又乘馬篇有蔓山汎山蔓山卽上文云蔓山十二施也汎山卽付山疑付乃汎字誤尹注謂皆地名非矣

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　丁云青龍五字屬上句以上文言青山是因青龍得名也庚泥上脫其下二字下文云其下淸商不可得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其下灰壤不可得泉皆有其下二字

其下淸商不可得泉　宋本朱本淸作靑

徙山　宋本作徙山元本作陡

其草如茅與走　俞云如茅疑卽爾雅釋草所謂茹虙茅蒐非必二草也丁云走非草名疑莞字誤

山之枓　陳先生云山之枓當爲山之側與下文山之側同此

兩言山之側猶上文兩言山之上也俞云枓字無義疑手字之誤手者坐之古文見說文我部說文又曰坐遠遙也是坐有遙側之義尹注訓枓爲旁正得其解惜未得其字耳

其草蒬與薔其木乃格　丁云蒬疑崔字誤格木未聞或柘字誤俞云格椵之叚字爾雅釋木檞椵郭注曰柚屬說文曰椵木可作牀几徐鍇以爲梓屬

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又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丁云此兩句與上文鑿之二尺鑿之三尺其數縣絕二七三七以施計而不言二施三施與上文墳延以下之例又不同必有脫文無從是正

其木乃品榆　王氏引之云品榆當爲區榆區與榆同類故竝言之字本作藍或作樞又作櫙竝讀如謳歌之謳爾雅釋木櫙茎郭注曰今之刺榆唐風山有樞傳曰樞茎也釋文竝曰樞又作藍侯反云本或作藍爾雅疏引某氏曰今則脫其匚胡禮反字而爲品矣

各有草土　元本土作木

鑿下於蒬蒬下於蒲蒲下於蘆蘆下於蓀　雅釋草莞苻蘺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小雅斯干篇下莞上簟鄭箋曰莞小蒲之席也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莞似蒲而小故曰莞下於蒲若蒬則非其類矣逸周書文傳篇曰潤溼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穆天子傳曰爰有蘆葦莞蒲此文云蒬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蓀則蒬字明是莞字之譌隸書完字多譌爲蒬（夬九五蒬陸夬夬虞一注曰蒬讀夫子蒬爾而芙之蒬蒬卽莞字之譌故釋文云蒬一本作莞論語陽貨篇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楚辭漁父漁父莞爾而笑莞一作莧劜子天瑞篇老韭爲莞釋文莞一作莧文選辨亾論莞然坐乘其敝李善本作蒬）

薛下於萑萑下於茅　宋本注萑音追莞蔚也一作薙中立本同趙本張云莞當作莞釋艸萑薙郭注今莞蔚也釋文萑音追薙他回反王風中谷有薙毛傳薙雕也釋文薙他雷反引韓詩云莞蔚也竝與尹注合莞莞形近而譌

海州有常而物有次　王云海州有常困學紀聞周禮類引作海土有常是也下文上土中土下土各有三十物故曰海土有常而物有次不當言海州也此涉上文九州而誤

其種大重細重　陳先生云重古種字毛詩七月傳曰後孰曰重周禮內宰種稑之種釋文種本作重鄭司農曰先種後孰

謂之重皆古文以種爲重之證

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　陳先生云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以四字爲句下文云皆宜竹箭求龜楢檀可正相同藻龜求龜皆誤字也上一字皆柔字之誤藻柔形相近求柔聲相近因而誤作藻又作求下一字乃鼈字之誤鼈字減去上半之敝遂誤作龜龜隸變作黽故又誤作龜耳爾雅毛傳皆曰蕨鼈也蕨與鼈一聲之轉詩疏引舍人曰蕨一名鼈齊民要術引陸機疏曰蕨山菜也又曰周秦曰蕨齊魯曰鼈薢蕨同物管子齊人故呼蕨爲鼈也楢與柔文相對山海經郭璞注曰楢剛木中車材詩鄭風傳曰檀彊刃古忍字之木彊忍之木卽剛木也柔鼈楢檀鼈可食故曰柔鼈檀中材故曰楢檀一爲艸一爲木也尹注不能釐正遂解下文之

求龜謂亦竹類連上竹箭爲句其誤特甚張云此文藻字疑

椋字之誤說見後

五粟之土乾而不挌　陳先生云挌讀爲垎禮記學記篇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格讀如凍垎之垎扞格堅不可入之兒此格垎通假之證說文曰垎水乾也一曰堅也玉篇廣韻皆曰垎土乾也此不垎與不澤對文下文曰五沃之土乾而不汗湛而不澤汗與垎同不垎猶不垎也又下文曰五鬼之狀堅而不骼骼亦垎也

蟲易全處　王氏引之云蟲易全處殊爲不詞易當爲豕豕與易篆文相似故豕譌作易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漢書五行志曰蟲豸之類謂之孽

赦楚黑秀箭長　張云尹注赦音形形乃彤字之誤弦本說文

赦晉徒冬切篇韻同

其秀生莖起　丁云其字疑涉上下文而衍

其陰則生之楢檀其陽則安樹之五痲　望案下則字衍安卽則也不當有則字說見幼官篇

其細者如蓷如蒸欲有與各　宋本朱本各皆作名望案各名疑皆分字之誤謂細痲之中若蓷若蒸欲有人與之分別也

丁說同

大者不類小者則治　劉云類當作類疵節也言大痲疏美無疵節小痲條理易治也注非王云類類古字通昭十六年左傳荆之類類服虔讀類爲類十八年忽類無期服本作類老子夷道若類河上公本作類

寡有疥騷　丁云疥騷卽疥瘙也古字段用

終無痟醒　中立本醒誤醒

無高下葆澤以處　張云下上當脫無字上文云若高若下不操畸所此云無高無下葆澤以處句法正同

五位之狀不塌不灰青恣以茇及　王氏引之云茇與灰爲均及字衍文下文云五隱之狀黑土黑茇青憖以肥芬然若灰亦以茇灰爲均塌字書無見未知何義

其種大蕈無細蕈　安井衡云上云三十種十二物若無細蕈種只有十一無字當衍

皆宜竹箭求龜楢檀　張云求疑來字之誤爾雅釋木楙卽來郭注中車輞則亦堅木與楢檀類玉篇棶楙也集韻棶木名通作來

有龍與斥　俞云尹注曰龍斥並古草名此古字殊爲無義案爾雅釋草紅龍古疑此文龍下當脫古字注文蓋作龍古斥

並草名而傳誤也丁云斥斤字之誤斤芹皆龍與芹一水菜一水艸

條長數大　爾雅翼引大作丈

種木宜容　丁云種穜字之誤宜容即榕榕之皆橦榕榕凡三種木

檉桃柳棟　朱本棟作棟

其山之巢　陳先生云巢當爲鼠字之誤說文曰鼠到首也貢侍中說此斷首到鼠字段注曰廣韻引漢書鼠首葅其骨今刑法志作梟此鼠作巢其誤正同到首謂之鼠故山顛亦謂之鼠後人少見鼠多見梟遂改鼠爲梟矣

其山之末有箭與苑　王云箭當爲箭爾雅釋草曰箭王篔郭注王竹也似黎其樹可以爲墉篔江東呼之曰落帚說文作

薾義向爾雅又曰箭山薾郭注今之木薾也實似鷹薾而大亦可食說文作箭義同草之名箭者有二則未知此所謂箭者爲王篔與爲山薾與唯與苑通急就篇曰牡蒙甘草箭之箭故知箭爲箭之譌也苑與菀之屬

苑黎蘆顏師古注苑謂紫苑女菀之屬

其林其漉　張云漉麓之叚字鄭注堯典曰麓山足也亦可食說文作箭義同草之名箭者有二則未知此所謂箭者爲王篔與爲山薾與唯與苑通急就篇曰牡蒙甘草箭之箭故知箭爲箭之譌也苑與菀之屬

鳥獸安施　望案施當爲族字之誤說見幼官篇

其葉若苑　王云苑即上文有箭與苑之苑尹注非

以蕃殖果木　丁云以字衍下文言諸蕃殖果木凡十三句皆無以字

青粱亦當有大小故邶墨謂上下文皆言其葉若某此忍葉當爲其葉之誤

莖葉如扶櫟　宋本扶作扶丁云扶櫟木名可如其葉不可如其莖當作某莖某秀其葉如扶櫟云云今本莖上脫一字莖下脫二字葉上又脫其字知者以上文言物種莖秀色七下文言莖秀色六而此大小邶鄘列在中閒不應不舉莖秀之色其爲脫文無疑雖下文五墣五穀五鳧五菜之種皆不言莖秀之色然不可以彼例此彼或下土之次之種故略而不言或本有脫亦未可知也

芬勇若穠以肥　丁云肥必是胞字之誤脾人注輕與輕脆者尹注云謂其地色黃而虛虛字正釋胞字上文五蔭青怵以胞亦當是以字

犖然如芬以脈　望案脈疑振字誤

其種大莧細莧　王氏引之云尹說莧爲草名非也此篇凡言莧之古文當作弦故廣雅釋器云蕢弦也古讀弦如墳則弦其種某某者皆指五穀而言若草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不得稱種也莧讀爲大雅維秬維秠之秠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稈二米郭注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上文云其種大秬小秬此云其種大莧小莧是莧卽秬也莧字从艸負聲負古讀若倍說見唐韻正聲與秬相近秬之通作莧猶丕之通作負也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魯世家丕作負月令王瓜生鄭注曰今月令云王莧生呂氏春秋孟夏篇作王善生穆天子傳爰有萑葦莞蒲茅之湛調土涇解散又極麤疏也疏與膬字爲均埧字衍此或注文訓膬爲埧文有脫落因而致誤

宣帝紀行幸莧陽宮李斐曰莧音倍東方朔傳莧陽作倍陽是莧字古讀若倍聲與秠相近故字亦相通也

五塉之狀累然如僕累　洪云山海經中山經墠渚多僕累郭璞注云僕累蝸牛也此上下文若螻以肥如屑塵屬如糞如鼠肝皆舉物以喻其土尹注非王云洪說是也僕累卽爾雅之蜎蜎蠉相近

其種大穋杞細穋杞黑莖黑秀　王云穋當爲穆杞當爲秬穆卽黍穆之穆杞卽維藘維芑之芑上文云大重細重大秬細秬大莧細莧重大秬維秬之秬　大荒南經維宜芑芑穆楊是魯郭注曰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穆秬黑黍秀皆禾類也是其證尹注木名亦禾名之譌集韻秬禾名引管子其種穆秬義本尹注也

墳土之次曰五壯　宋本作五弘元本作壯宋云案淮南地形訓云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許君注壯壯土南方之土也彼言壯土與此言壯土是一事壯壯並弦字之譌弦讀爲墳古音同部相段俗也廣韻二十文蕢古文作蔫蔫从弓从邑焉義蕢之古文當作弦故廣雅釋器云蕢弦也古讀弦如墳則弦墳賁可通用禹貢沇青徐之土並言墳以地卑故弦土爲下上之次豫州言厥土惟壤下土墳壚蓋北近維冀則厥土惟壤故地員壤土爲上土也南近楊荊則下土墳壚故地員繹土爲中土弦土爲下土也淮南以南方爲弦土卽禹貢豫州下土墳壚之義

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膬埧　丁云甚卽上文湛而不澤之湛調土涇解散又極麤疏也疏與膬字爲均埧字衍此或注文訓膬爲埧文有脫落因而致誤

五殖之次曰五穀　王云五殖當爲殖土例見上下文穀土之次曰五梟　丁云梟當爲梟字之誤梟澆之假字說文梟曰燒木頭倒縣也澆薄也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禮篇十

弟子是則　風俗通義引是則作則之

毋驕恃力　中立本恃誤持

志毋虛邪　周官攻工記韗人注引虛作空

衣帶必飾　宋本飾作飭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　莊氏述祖云凡言與行以下十八字當在師出皆起之下今本誤

所求雖不枉　朱本枉作得

置醬錔會　朱本錔作醓惠氏士奇校改爲醢醬云醬之多汁者也張云錔猶置也卽下云凡置彼會是也朱本誤爲醓惠氏因改爲醢醬非矣篇末錔總之法錔字亦同此訓

左酒右醬　洪云醬當爲漿曲禮酒漿處右注曰兩有之則左酒右醬義本此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御覽八百六十一引醬作漿書鈔引注云漿右當漱也不知何人所撰

三飯二斗　莊云二當爲貳斗當爲豆周禮酒正大祭三貳注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曲禮雖貳不辭注貳謂重殽膳也

右執挾匕　安井衡云古本挾作梜

周還而貳唯噉之視　望案周官酒正司農注賈公彥疏皆引此二句還作旋賈疏云周旋而貳者欲副益酒尊之時噉謂不滿唯酒尊不滿者視之更益

柄尺不跪　禮記少儀正義引此文柄上有進字望案尹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則尹本有進字今脫去耳

拚前斂祭　宋本斂作板板爲扱字之誤說見下

飯必捧擘　陳先生云擘者擘之誤字說文楊雄曰擘握也捧握也握持也

既徹幷器乃還而立　安井衡云古本無此二句

攝齊袂及肘　中立本袂誤祆

執箕膺揲　洪云揲當依下文作葉曲禮注引作揭儀禮士冠禮注古文葉爲揭毛詩小戎正義引作執箕膺揭傳寫之誤曰爲字此作所字與爲音相近

其儀不忒　宋本忒作貸

坐板排之　尹注云板穢時以手排之也張云說文板判也判穢無義板益扱字之譌曲禮以箕自向而扱之鄭注扱讀爲呶謂收糞時也扱與板形正相近因悟上文拚前斂祭宋本斂作板板亦扱之譌故注云既會畢埽席前拚斂所祭也

傳寫誤扱爲板校者見板字不可通因取注中斂字易之不知仍板字之舊尚可使讀者尋繹爲扱字之譌改爲斂字則從此失眞矣又疑彼注搜字亦扱之誤日本猪飼氏說同

錯總之法　丁云總摠之段字說文摠聚束也廣雅摠炬也

居句如矩　丁云居句讀爲攻工記之倨句謂弇侈之度也如矩謂一執新燭一執將盡之燭相交正方如矩也攻工記于磬氏曰倨句一矩有半于韗人曰倨句磬折此卽一矩有半也于冶氏曰倨句外博此侈于矩而不及一矩有半也于匠人曰句於矩此斂於矩而不及一矩也此云倨句如矩則正方也凡倨句連文猶云大小析言之則如鉤爪倨互是也

右手執燭左手正楴　孫云禮記檀弓注引作右手折壁正義又作楴字誤丁云廣雅炯煣灺也說文灺燭盡也尹注楴謂燭盡與煣通說文煣火餘木也壁爲炯俗字作楴者誤上文楴之遠近乃承厥火同

有墮代燭　宋本墮作隨古字段借

問所何趾　洪云案說文引作問疋何止古文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此作所字與胥音相近

脩身第六十一　㠯　穉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㠯　穉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㠯　管子解一

管子校正卷十九

管校十九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　陳先生云案下文四言高行則高者當是

高行之誤

忠者臣之高行也　王云臣之高行當依宋本作臣下之高行

下文臣下字凡七見初學記人部上御覽人事部五十九並

引作臣下之高行

臣下隨而不忠　洪云隨讀爲怠惰之惰下文云解惰怠慢以

之事主則不忠宋本隨作墮古字多通用

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　丁云天下當作羣臣下文云主不

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

治安百姓主之則也　望案治安百姓上當有主字此與上生

養萬物地之則也對文

故家事辦勇　宋本辦作辨

則人得之而易其威　陳先生云易讀爲傷說文曰傷輕也

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　張云門疑閽字壞文謂宮閽也說文

作鬧宮中道從口豕宮垣兪云門疑明字之誤鄭注禮運記

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卽去其尊上云虎豹去其幽此云人主

去其明兩文正相對

則民循正　元本循作脩

所謂抱罰者祠器也　宋云徐侍郎顗曰祠卽治字公羊春秋

莊八年甲午祠兵穀梁及左氏並作治兵公羊雖以治爲祠

然傳及注但言習戰義仍同治惟陸氏音義云祠祭也是望

文附會案徐說極是公羊作祠是齊人語解管子者亦齊人

故云祠器說文辭訟也从爲爲猶理亭也爲理也重文嗣猶

文辭从司案此知治與嗣義相近治可通作嗣公羊春秋及

管子祠字當爲嗣形聲相近誤爲祠故鄭駁異義亦謂公羊

祠兵爲誤字也周官大祝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辭知祠

亦通辭廣雅罰式也方言罰一也南楚謂之獨管子之抱罰

卽老子之抱一以爲天下式式亦器義尹注本篇襲形勢解

之文而刪抱字但云罰者祠器也後人遂莫得其解近見影

宋本管子第一卷後載音釋罰音猶猶字顯係獨字之誤知

祠器也衍抱字蓋尹所見本無抱字也宋謂尹所刪削似非

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並見上文今作美行者涉

爲美貌美貌謂鴻鵠德義謂明主故有之　王云美行當

上文行之美者而誤

天下叛之　宋本叛作畔

裴蘧之問　孫云裴古飛字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作飛字下俱

同形勢篇是飛字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　丁云動靜當依下文作動作

舉事而有禍　元本無而字

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望案鬼下脫神字元本有

射者弓弦發矢也　王氏引之云弓當爲引此涉上文兩弓字

而誤

造父善馭馬者也　御覽工藝部三引作善御者也

度量馬力　御覽引作量其馬力兪云當作度量其力承上文

善視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

奚仲之爲車器也　藝文類聚卅車部御覽車部二引此皆無器字今本涉下文兩器字而衍

故衆理相當　宋本作衆極

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藝文類聚引作非斤力也

於四方無擇也　治要引方作芳

道之純厚　治要作導民

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元本乎作也與本篇合

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望案平原之隰當作平隰之封說詳本篇

爲天下計者爲之譖臣　望案臣巨字之誤下同說詳本篇

備利而偷得　王云備當爲循隸書循字作脩備字作脩二形相似而誤荀子勸學篇聖心備焉備誤作循

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元本見下有者字

不論其理義　中立本理誤禮

聖人之諾已也　丁云已乃言字誤下文云必諾之言故云諾已之下衍也字藏之下衍而字又解莫知其釋之爲淫泆無道也此脫首尾各一句而釋之事謬甚

言猶上文必得之事故云求事也此涉下不義則已而誤

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元本無石字丁云山不辭土與海不辭水對文文選三引亦皆無石字意林同

審者多所惡也　陳先生云此與下三審字皆當作嚜涉下愈字而誤從會耳形勢篇正作嚜

而蝯蝯欽虧　安井衡云古本作媛蝯案本篇作猿猱

以尺寸量長短則得　宋本作短長

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　元本無於字

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元本子上有則字今本上有禁與主有令對文主民二字當依羣書治要補下文云則民不爲用正與此文相對

主視民如土　治要主上有人字

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　元本無作非

則民離叛而不聽從　宋本叛作畔

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元本無舍之也藏之而無形元本起作趣王云形勢篇作趣起皆字形相近而誤

不以其理動者下瓦　宋本無動者二字御覽刑法部十五引同此本衍

而身外國込　洽要而身外上有然字當據補

乘紂天之所違也　宋本違作圍下同

雖大必削　元本作雖成必敗

與人交　宋本交作佼

後必相咄　宋本咄作吐意林同

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　聖案不信二字句絕屬上告之以君臣之義三句爲義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　中立本聖作衆

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　元本無起字此誤衍

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　宋本宋本皆作聖人洽要

管校二十　五

同王云當作聖人此涉下文不任衆人之力而誤

則醜恥而人不信也　元本則下有身字

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　宋本立誤作也私作利

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　王氏引之云多當爲朋字之誤也古文多字作朋形與朋相似故朋誤爲多說見秦策公仲侈下立政九敗解曰人主聽羣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

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荀子臣道篇曰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韓子孤憤篇曰朋黨比周以弊主飾邪篇曰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齊策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皆其證也

使人有禮遇人有理　宋本作使人有禮治要同王云使人有理謂使之必以道也遇人有禮謂待之必以禮也賈子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是也今本理禮二字互易則非其指矣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　宋云毋當作毋讀若習貫之貫俗作慣下文並同有作無字勿字者毋誤作毋毋又誤無勿也望案毋爲發聲語助之詞周秦諸子中不可枚舉說詳見王氏伯申經傳釋詞毋聽聽也宋說蓋誤

甲獘兵彫　中立本作甲兵獘彫與上文城郭毀壞對

無覆軍敗將之事　望案下文兩言覆軍殺將則此敗字當爲殺之字誤

必不勝也　宋本作必不能勝也

人君唯無好全生　宋本無作毋下皆同

管校二十一

反於禽獸　元本朱本反作及

然則賢者不爲下　元本下作力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　王云朋當爲多下朋黨同多與寡正相對多朋字形相似又涉上文朋黨而誤

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　俞云此數語尚有闕文當云夫多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今本脫二句則文義不備

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　丁云觀樂下當依上文補玩好二字宮室臺池觀樂也珠玉聲樂玩好也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　朱本譽作舉孫云立政篇本作舉任法篇亦兩言請謁任舉當從朱本

羣臣務佼而求用　王云求用上當有不字明法篇曰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解曰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爲主用是其證

如是則謀臣亡而諂臣尊矣　王云謀當爲諫八觀篇云諫臣亡而諂臣尊是其證

亡而諛臣尊是其證諫臣與諂臣正相對無取於謀臣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白虎通義引禮保傅曰大夫進諫今賈子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諫並作謀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

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　丁云上文作諂諛立政篇同疑讒字誤

管校二十一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　王云版字涉上版法解而衍法天地之位云云乃釋法字非釋版法二字諸解皆不釋

篇名故知版爲衍文也　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上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皆無版字

疎遠微賤者無所告譖則下饒　洪云饒當作撓屈也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　宋本自萬物下另行

往事畢登　王云宋本畢作畢者後人不知古字而改之

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　王云從事之勝任也之字涉上句而衍從事勝任與親上鄉意對文下文云如此則眾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是其證

不親則不明　陳先生云此不親則不明五字疑衍下文但承上文言不親則不明處與教順言可證也

不教順則不鄉意　俞云此下尚有闕文據下文當補云不利

則不勝任

成事以質　中立本質作質誤

故曰審用財愼施報於稱量　丁云財下脫力字愼施報指用力言察稱量指用財言下文用財用力對舉此不當專言用財

則必有崩陁墮壞之心　中立本陁作弛壞誤壞

無度則事無機　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刑法部四引機俱作幾

儀洪云任法篇云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又云置儀設法者天下之儀也形勢解云以度量斬者上主也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是儀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作機字誤

罪殺不赦　北堂書鈔刑法部上引赦作疑

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　宋本怠作台古字也

則國治　王云當依治要作故國治與下故國不治對文

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　王云何也下脫曰字當依治要補上下文何也下皆有曰字

愛施俱行　丁云愛施當作愛利下文同

愛施所設　元本作愛施所施設

故曰說枉愛施　宋本作四說枉愛施

使君德臣忠　丁云德乃惠字誤形勢解惠忠愛孝四字兩見數語連下節讀宋本合於上節誤

閉禍枉除怨　陳先生云此數語連下節讀宋本合於上節誤上下文明主而誤

怨咎所生　藝文類聚三十八引咎下有之字

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元本存作枉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　丁云此節及下節忽入似又涉上處主而誤罰上當據上下文補刑字

故明法曰專授則夫　丁云案上文言亂亾主則此失字乃問對語與此篇文不類疑亾篇中之錯簡也

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　俞云撫當作撫撫卽模字說文曰模法也所以自撫言以學自爲模範

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　安井衡云古本妬作怒

當作常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　望案有乃明字誤明下又脫於字下文審於法禁察於分職是其句例俞說同

貴臣不得蔽賤　中立本蔽下有其字望案據文義當有其字與上文行其私句例相同下文近者不得塞遠塞下亦當補其字

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　王云治要無所字是也不失其職者爾雅曰職常也言孤寡老弱皆有所養而不失其常也漢書武帝紀賜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宣帝紀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並與此失職同義加一所字則義不可通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　王云明主當爲明法明法與私術相對成文下文法廢而私行卽承此法字而言合本涉上下文明主而誤

私術者　元本作利術

非愛主也　丁云當作非以愛主也下文此句凡三見

欲以蔑爵祿而遁罰也　王云愛字當依朱本作受二字形相似又涉上處主而誤罰上當據上下文補刑字

故明法曰專授則夫　丁云案上文言亂亾主則此失字乃

以字之譌以對亂言今明法篇亦誤
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元本朱本無本字是
百官條通　洪云條讀曰倏漢書周勃傳乃封爲條侯地理志
條作倏任法篇羣臣倏通輻輳以事其主即其證
如此者蹔過之道也　丁云蹔過當爲雜主下文言塞主之道
侵主之道是其句例
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　丁云謀字即諫字之誤而衍者立
政九敗解諫臣从而諂臣尊今本諫亦譌謀
莫不有法令賞罰具　望案具上當脫之字
案其當宜行其正理　王云當從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下
文當賞當罰即承此句而言今本涉下文其當賞者而誤又
脫一罰字衍一宜字

夫舍公法行私意　朱本私意作私惠治要同王云私惠義見
上下文意字誤
畏法誅也　丁云法誅疑當作刑誅上下文皆刑法對文畏
誅與法不使亦對文
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　王云服德當依朱本作服聽字
之誤也服聽猶言服從燕策及史記淮陰侯傳竝云天下服
聽是也下文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正與此文相反且聽與
敬爲均
以法量功　元本作以法賞功與以法誅罪對文
此以法舉錯之功也　望案功乃方字誤
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　丁云賊字衍任法篇曰人用其心
以幸於上又曰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

故財貨不行於吏　治要財貨作貨財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　朱本長短作短長御覽資
產部十引亦作短長
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　丁云誤試字之譌
如此者　丁云者字衍如此二字連下讀例見上下文
忠正無罪而有罰　丁云正當爲臣涉下行正而譌忠臣與邪
臣對文
如此則愿愿之人失其職　宋本愿作原
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　俞云此姦臣當作人臣蓋人主以無
實之言誅人則人臣皆事貴重以求免非必姦臣也涉上文
兩云姦臣而誤
是故忿主外佼以進其譽　宋本外作私

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　望案義俄之僭字說詳王氏尚書述
聞
是故邪之所務事者　王云宋本及治要邪上皆有姦字當據
補上下文皆言姦邪
主無悟　治要引悟作寤
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　王云惡也當依治要作惡之
下文曰惟惡之則必侯主閒而日夜危之三之字文義相承
故臣有所欲賞　丁云當作臣欲有所賞與臣欲有所罰對文
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忿其主　王云上其字涉下其字而
衍務黨重臣四字連文
牧漁其民以富其家　望案牧收字之誤說見俗靡篇
家與家務相妨　丁云元本無與家二字依文義似衍家務相

誼與大臣務相貴對文

故以戰功之事定男怯　治要引功作攻

任人而不官故不尙者不困　王云不官當依治要作不課望案宋本作言盖脫課字右半耳　任人而不課其功則賢否無由而見故不尙者不困也下文曰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是其證上文曰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試亦課也今本涉上下文諸官字而誤

專任法不自舉焉　中立本法下有而字

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　元本理作禮僻作辟

亂治者誅　丁云治疑法字誤

其分畫之不同也　丁云分當作介說文介畫也

身無煩勞而分職　丁云分職下有脫文

管校二十一　宋本臣作巨元本朱本作臣乘馬第六十八

臣丁云疑當作國俗書作国形近而譌

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　俞云案七十日陰凍釋而秏稼至百日而止則尙有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義不可通疑管子原文本作七十五日而陰凍釋後人但取六十日七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刪五字耳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故五日成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著者二七十五日又得三微一著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是爲兩水若作七十日則不相當矣故知其誤也

陰凍釋而秏稼　集韻秏古藒字宋本秏作杌

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　丁云耳乃畢字誤

君過春而不止　安井衡云古本君作若

穀失於時君之衡籍而無止　元本於作其丁云衡讀爲橫下同

桓公曰善哉爽乘馬之數求盡也　望案善哉下當有脫文爽乘馬之數云云是管子語安井衡云求當爲未字之誤

故五穀與豐　望案與豐二字不詞與乃與字之誤與讀爲舉舉皆也後人不知與字之義妄改爲與耳山權數篇萬物與豐與此同誤

便農夫寒耕暑耘　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御覽時序部十九白帖四引此暑竝作熱

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府者　王云當依事語篇作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望案元本織正作功說文曰緝績也績緝也連言之則曰緝績陳風東門之池箋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是也徽織卽徽識識合作織　周官司常注曰徽識旌旗之細也識或作織小雅六月篇織文鳥章箋曰織徽織是也功歸於府與力歸於上對文令本脫緝績功三字徽誤作微又衍織而二字織卽織字之誤而衍者

百畝之夫子之策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　王氏引之云七當爲五上文曰一農之重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是也古五字作乂與七相似故五譌爲七

春秋子穀大登　王云春秋當爲泰秋此涉上文春事而誤泰秋卽秋也見山國軌山至數二篇其輕重乙輕重丁二篇竝

作大秋大與泰同

還穀而應穀　丁云當作還穀而應幣山國軌篇曰然後調立環乘之幣又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卽是國策故應幣調之應策　又曰貴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是其證還與環同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吾欲立策乘馬　安井衡云古本立作主　丁云當作上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　丁云當作上下游於分之閒卽上文所謂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也

王國守始　俞云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二二不足則加二云

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國疑王國乃亾國之誤上文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閒而用足者次也然則此爲最下矣王國之誤無疑

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　王氏引之云五當爲三歲藏十分之三至十年則餘三十分每十分而當一年故三十分而爲三年之餘也

民無糧賣子數矣　宋本矣作也俞云數也二字涉上文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而衍

田策相圜　宋云圜當從宋本作員員數也謂以策通田之數

今本誤

公曰賤策乘馬之數柰何　王云賤字涉上文獨貴獨賤而衍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女事不泰　宋本作士女不泰

俎豆之禮不致牲　望案不字衍

齊諸侯方百里　宋云釋言齊中也釋地距齊州以南齊亦訓中此齊諸侯爲中國諸侯對下文負海子爲蠻夷之子也望案輕重乙篇作徙諸侯度百里齊徙也一聲之轉猶鱉魚之鱉或爲鼈也

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　俞云舉卽與之誤而衍者

黍黍之數　孫云案上文作秦黍之數二字必有一誤

微朋不微　安井衡云微乃嫩字誤嫩善也

不待權輿　丁云待當爲恃與宋本作與是也不恃與國正與

上文桓公曰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意相對因依也恃亦依也二字同義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吾欲藉於臺雉何如　王氏引之云臺爲宮室之名雉乃築牆之度定十二年公羊傳曰五板而堵五堵而雉堵坊記鄭注曰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　臺雉二字意義不倫編攷諸書無以臺雉竝稱者國蓄篇曰夫以室廬籍謂之毀成輕重甲篇曰寡人欲藉於室屋以此例之臺下之字亦當爲宮室之名雉蓋躲之譌也躲與射同見說文　卽榭字之段借楚語榭不過講軍實劉逵吳都賦注引作射郝敬王裕于宣十六年春秋之成周宣榭也

請以令籍人三十錢是也一人三十錢百萬人則當爲錢三千萬故曰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也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　王氏引之云正與征同萬乘之國正絕句望案宋本無國字　萬乘之國正常征也欲言征鹽策之善故以常征相比校也九百萬也者九當爲人篆文人字作几與九相似而誤挨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雖有開口千萬人其當分之人但有百萬萬乘之國征但征其當分之人百萬故曰萬乘之國征人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者當分之人每月籍其錢人各三十輕重丁篇曰人三十錢百萬人則當爲錢三千萬也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也者言一國之常征每月但有三千萬錢而已今吾之征鹽策也不待明發號令籍之諸輕重甲諸篇言臺榭者屢矣則此亦當然爾雅曰閣謂之臺

君吾子而每月自有六千萬錢上文曰一國三千萬倍於一國三千萬之籍是有二國之籍也故曰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也尹不知九百萬也爲人百萬也之譌又不知爲錢三千萬乃百萬人一月之籍故其說皆不確俞云隸續載張休墜涙銘行几過茲人作几與九相似王氏訂九爲人字之誤是也以正屬上句則似未得正人二字連文國名注名號令也有乃負字誤事語篇曰負海子七十里負海之國多鹽令之僭於吾國卽所謂因人之山海假之也

管校二十二

今夫給之鹽筴　孫云令當作令王云案迺與正作令又案下文曰鹽百井而加五十錢百井而加五錢百釜五十也并加一彊釜百也分者半釜令鹽之重并加分彊釜五十也并加一錢之半十并而加五十錢故釜五十也吾國受而使鹽官出之則倍其數而并加一錢十并而加十錢百并而加百錢故以百也若文令鍼之重加一也令亦令之譌上文云令鹽之重并加分彊文義正與此同

三

則百倍歸於上　俞云百字衍文上云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也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適加一倍故曰是國之常征止三十萬鹽策之利得六十萬適加一倍故曰倍歸於上若作百倍則太多矣蓋後人不察文義而妄加之

管校二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行服連軺輦者　朱本輦作輦通典引此亦作輦聖案尹注云大車駕馬則作輦字爲是

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　通典食貨十二引此累作繫又引尹注非

三十鍼一人之籍　安井衡云古本籍下有也字

故民無不累於上也　通典食貨十二引民上有夫字

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　王氏引之云七當爲十

故民愛可洽於上也　通典引愛作憂

上文曰月人三十錢之籍謂每一人月有三十錢之籍也今每一耜鐵籍之加十錢三耜鐵則三十錢而當每月一人之

租籍者所以彊求也　丁云租籍疑當爲征籍輕重乙篇曰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彊求也正與征同正籍

即征籍租籍即租稅也今本作租縂者涉下文租稅而誤
廢其所慮而請　丁云廢讀曰置置者不去也
不可爲籠以守民　通典十二引無爲籠二字民作人
則臣不盡其忠　元本臣作民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　丁云此當作故民利有百倍之失也
上文曰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商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
其本此言智者之多取利以致愚者之不償本故民利有百
倍之失矣下文曰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是其證
今文利誤相又倒置有字下失又誤生遂不可讀矣
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　王云矣字衍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王云人君當爲今君此與上
文君引錢量用云云皆指桓公而言非泛言人君也今作人
有餘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子訓讎與上義同

君者涉上下文人君而誤尹注非通典倉貨八所引亦誤輕
重甲篇正作今君鑄錢立幣（望案輕重甲篇通施作通
移）民庶之通施也古同聲通用
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　王云若干二字涉上文人有若干步
畝之數而衍上文步畝之數無定故言若干此既云人有百
十之數（舊本十誤作千據輕重甲篇及通典引改）則不得更言若干矣通典所引
已誤輕重甲篇無若干二字
利有所幷藏也　王云藏字涉上文穀有所藏而衍幷與屏同
（弟子職篇曰既徹幷器輕重丁篇曰六夫多幷其財而不出史記吳王濞傳曰願幷左右幷皆與屏同）屏卽藏
也上言穀有所藏此言利有所幷互文耳漢書食貨志引此
正作利有所幷也輕重甲篇曰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
所藏也又云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幷也（鹽鐵論錯幣篇
民事不及物有所幷也計本亦云交幣通施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則幷下本無藏字明矣據尹注
云豪富幷藏財貨則所見本已衍藏字通典引尹注幷藏財
貨則所見卽是尹本而又於正文內刪去幷字尤非
而自爲鑄幣而無已　朱云自疑日字誤
歲適美則市糴無子　俞云方言子讎也此子字當訓讎讎卽
售字說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篇箋云物善則其售賈貴
釋文云售本作讎此言無子卽無讎也猶詩言賈用不售矣
下文云穀賤則以幣子衣兩子字義與此同
則市糴釜十縚　安井衡云古本糴作糶
物適賤則半力而無子　俞云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半分之
誤半分與下文什倍相對輕重乙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
有餘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子訓讎與上義同

而財之橫可得而平也　段云橫卽桄字也古曠切
夏以奉芸　宋本芸作耘
鍾鑴糧倉　宋本作種饟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同
然則何君卷其本謹也　望案何字卽則字之誤而衍者
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　王云秩讀爲迭迭更也穀貴則物
賤穀賤則物貴是穀與物更相勝也集韻迭秩竝徒結切
相同故字相通尹注非
故王者偏行而不盡也　豬飼彥博云偏讀爲偏
中歲之穀糴石十錢　宋云案管子所言皆以錢幣御輕重之
法古者錢重故中歲之穀糴石十錢言有錢十可糴穀一石
輕重丁篇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廩而糴賤又言齊西
之粟釜百泉（卽錢字）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

也請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金而決其籍案籍通藉僦也蓋齊西釜百泉以三十泉僦人而取其三斗則泉散下而可糴齊東釜十泉以三十泉僦人而取其三金則粟收於上而糴平然後劑其多少則貴者可賤賤者可貴所謂輕重之權也注謂每石取其利千泉所說大謬漢書食貨志李悝亦言粟石三十錢時益用大泉而末錢輕泉故貴重若此後秦鑄筦錢則米至石萬錢矣趙充國傳民守係不得田作令張掖以東粟石百餘師古注謂其直錢之數言其貴充國傳又云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此言其賤可知漢時穀直與春秋大略相等

漢書成帝紀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級千錢無過石百錢者也山至數篇言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二

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亦謂穀石則十錢或二十錢也

收穡而戶籍也　丁云收疑畝字誤

彼人君守其本委謹　宋本守作收

謂之託食之君　宋本託作記誤

夫國之君不相中　王云夫國當爲大國此涉上夫字而誤大國卽千乘萬乘之國不相得也　史記封禪書康后與倉云中得也　王不相中索隱引三

有功利不得鄉　宋云鄉當讀爲嚮亦通享言有功利而已不得享受其功利也　望案功字絕句宋本繫作係

分壤而功列陳粲獲虜　望案功字絕句宋本繫作係

何以及此　丁云及乃反字誤古返字作反下文然後百乘可

千乘之國封　望案當作千乘之封國今本誤倒

然後萬乘可資也　望案資乃濟之誤字說詳下山權數篇相

困揲而奢條下

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通典食貨八引此平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十九字又引尹注云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今本正文注文皆脫去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終歲績其功業若干　宋本無若干二字

終歲人已衣被之後　宋本已作若

十畝之壤　宋本畝作鼓

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　元本皆作者

民有過移長力　王云過當爲通地數篇輕重甲篇作通移國

蓄篇作通施施與移同

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　丁云曰田若干四字疑涉上文而衍人衆田不度食若干者食不足於其人也餘食若干者田之有餘於其人食也俞云不度食當作不足食涉上文終歲度人食若干而誤也下云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可證

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　丁云田疑曰字誤

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　丁云山田上脫謂字下文謂高田之萌曰

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末淫失
也　元本失作決丁云當讀高田撫閒田句不被穀十倍句
衍山字山田以君寄幣句撫抵也以高田抵閒田閒田之不
被穀者相去十倍也山田不被穀更不止十倍故寄幣以振
之下文云周岐山至於岸匡之西塞匡者山邑之田也布幣
稱貸富而調之是其證下文又云周壽陵而至少沙者中田
也振之以幣是中田亦寄公幣上文云山田閒田曰終歲其
會不足於其人若子則置公幣以滿其淮是其證失古佚字
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淮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　丁云筴
字屬上讀卽下文云環穀而應假幣也國奉決穀言國用發
之以穀也上文云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卽國用也反還
也還淮賦軌幣卽所謂以穀淮幣也上文山田閒田置公幣

高田直幣而償穀坐長加十此又以穀淮幣國奉決穀以應
幣故穀稟之重又加十也有與又同
上且修游人出若子幣　元本修作循劉云一本作上且鄰循
丁云修當爲備游人游士也具游士出若干幣計直以假穀
也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櫝出萬物隆而止　隆一本作除俞云
隆當作降古字通用此言物重則出之及降殺而後止廣雅
釋詁曰降減也降與降同
爲之有道乎　王云子當依宋本作于聲之誤也于卽乎字也
呂氏春秋審應篇魏昭王謂田詘曰然則先生聖于高注曰
于乎也莊子人閒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曰乎崔
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令女之鄙至此乎釋文曰乎本又作于

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乎釋文乎作于　諭語爲政篇引書考
皇侃本及漢石經竝同管子九守篇乎惟孝經乎作于
乎其無端也鬼谷子符言篇乎作于　是乎字古通作于也
通典食貨十二徑改爲乎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聖案中立
捍龍櫟箕勝籯屑糗　宋本龍作籠王云勝當爲勝字之誤說
文騰囊也商子賞刑篇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
得人一騰今本亦作勝趙策曰贏騰負書擔橐秦策騰作滕義同
屑碎米也廣雅作糈糗糗字之誤糗乾飯也此本劉說聖案宋本正作糗
引之曰捍益裡字之誤說文枱苗也或作裡方言曰苗東齊
謂之裡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曰甸革一夫一斤一鑿一裡一
鉏孟子滕文公篇藝裡而掩之趙注曰藝裡籠苗之屬謂藝
爲籠屬裡爲苗屬也故管子亦以裡籠竝言之
夏十日不害芸事　宋本芸作耘

以幣貨金　元本貨作貨
據之以幣　丁云據乃掾字誤上文云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
贍是其證上文又云布黃金九千布幣稱貸富而調之布與
振同義
梁渭陽琪之牛馬滿齊衍　丁云齊字衍滿衍是緜盛之義山
至數篇云伏尸滿衍則滿衍二字連文
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散其粟反淮牛
馬歸於上　元本朱本下二家字皆作立貲丁云元本是也
爲上粟二家立貲散其粟作一句讀三壤之家以穀淮幣歸
之君君復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下文立貲戰於民戰馬
已具亦同義也庚國蓄篇作賡庚償也
山林麋械器之高下枉上　丁云麋字衍山林械器之高下枉

上與國穀之朝夕枉上春秋冬夏之輕重枉上相對爲文械器資于山林故曰山林械器也義見下文

宮室械器　宋本作室宮械器

楛以下者爲柴楂　孫云楂卽槎之俗字

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　望案安訓爲乃說見幼官篇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民之無糧賣子者　通典食貨八引作民之無糧有賣子者望

案今本涉下文而脫有字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

年與少半藏參之一　王氏引之云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

當作歲守十分之參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爲十分守其三

分與一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

順成之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

十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爲三十一年

中三分之一也故曰藏參之一張云此文三年二字當在藏字下與少半三字當在藏三之

說衍三十一年當衍十一兩字下與少半三字當在藏三之

一下言少半者算術以十分之五爲中半十分之七爲太半

十分之三爲少半也令歲收十而三分之則每分得三又三

三不盡是爲十分之三與少半也成歲三年而藏十者歷三

年而所藏積九分又三箇三三不盡爲九九不盡以合

於九分而成十也一年藏參之一與少半卽上文守十分之

三與少半覆舉之以明其不傷於民也曰歲曰年皆舉時而

言曰十分之三曰少半曰參之一皆舉分而言語自有倫不

得相混而稱藏十年與少半也乘馬數篇云人君之守歲藏

以輕畏重通於多少之數十一字上文云君通於廣狹之數
不以狹畏廣是其句例
則國不相被　宋本國作問
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　丁云當讀樹表置高句鄉之二
字下屬謂一鄉之孝子聘之以幣也下文云樹表置高而高
仁慈孝是其證
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衍者　宋本衍作奇洪云玉篇
裕作衍衍卽衍字之譌
民之知時曰歲且阨　吳云且乃豐字誤丁云案當作歲豐且
阨上文云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豐阨對言歲阨歲豐與下
文某穀不登某穀豐義亦相成
使黿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　類要引作使黿不病者置

黃金一斤丁云皆字衍
此國狹之者也　王云國狹之下當有大字上文云不以狹畏
廣不以少畏多此國狹之大者也是其證
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奢　宋本困作因王氏引之云奢當
爲澹字之誤也　隸書澹字作澹因譌而爲奢　澹古贍字也　荀子王制篇物
澹讀爲贍贍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
字也凡漢書贍字多作澹不可枚舉又漢巴郡太守張納功
德敘頌澹凍餒隸釋曰以澹爲贍　上句言足下句言贍贍亦足也侈靡篇曰
山不童而用贍澤不涸而養足國蓄篇曰豈壤力固不足而
倉固不贍也哉禮記大傳曰民無不足無不贍者皆以贍足
對文義與此同也相困揲而奢當爲相揲而澹廣雅曰揲積
也言國用相積而贍也困蓋衍字耳劉以奢爲咨字則義不
可通朱本徑改爲咨則謬誤甚矣又輕重甲篇飢者得倉寒
者得衣夭者得葬不賓者得派宋本賓作奢亦是澹字之譌
民不贍故振之山國軌篇曰振其不贍是也後人不知奢爲
澹之譌因改爲賓耳下文不賓者振之及山至數篇散振不
賓者不賓皆當爲不澹又國蓄篇千乘可足萬乘可賓賓與
足對文亦當是澹字
民智而君愚　丁云此下疑脫民愚而君智句與下富而君貧
下貧而君富對文
桓公曰請問心禁　宋本閒作問是
將御神用寶　丁云說文曰禦祀也御禦古通下文云東海之
子類於龜尹注東海之子海神之子也以龜爲神而祀之故
藏之泰臺日斸四牛
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　尹注曰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

闕求月反王氏引之云闕卽掘字之假借玉篇廣韻掘音其
勿其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
與掘通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
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爲記掘字傳寫者遂誤入正文
耳尹不能釐正而曲爲分別失之張云掘闕固不當複然掘
下似脫一字但云掘文不成義又案此莊子及史記龜策傳
之龜爲無貲　望案之乃以字誤
一日而斸之以四牛　宋本斸作斲
吾今將有大事　宋本無今字
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倉三萬五月之倉　丁云此十
九字疑衍見上文

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　吳云則君上脫無豫二字
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　王氏引之云飾字義不可通飾當作餘飾餘二字篆文右畔相似故餘誤爲飾蓄餘者蓄所餘也萬金千金百金所餘之數也輕重甲篇曰蓄餘藏淡而不息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　丁云肥古倗字集韻曰倗薄也列子黃帝篇曰所偏肥晉國黜之張湛注曰肥薄也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　宋本無下械器不奉四字御覽治道部七引同宋本

而諸侯之皮幣不衣　御覽衣作至

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俾賤　御覽無外字內作則張云內當爲而字之誤而卽則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不曰使之使不得不用　王云貧字義不可通揆度篇貧作用是也兩使字兩用字皆上下相應

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　丁云不得不使疑當作不用不使

承上不得不使不得不用言之言使民無有不爲我用不爲我使也

蘇肥則士不從　望案此肥字亦當訓薄與上肥籍斂義同

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　望案十疑七字之誤

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　丁云詩散機臺之錢散諸城陽　王云詩散之散涉下文而衍御覽資產部十六引無散字

云黃金上亦當有所出之地名與下文一例秦之明山衍之字

穀爲君幣爲下　望案君疑上字誤

字挨度篇曰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江陽之珠一筴也秦

大夫聚壞而封　宋本作旅壞墾案旅列古同聲如陳旅卽陳列令本作聚必製字之誤

散振不資者　墾案不資乃不濟之誤說見前

以鄉完重　元本完作見

特命我曰　俞云特者人名也命猶告也禮記緇衣注傳說作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詞以君告臣謂之命以臣告君亦謂之命也此下文多脫誤不可强解

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宋本主作生

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祢　宋云三世當爲四世十世當爲五世古文四作三五作乂形近而誤禮天子諸侯皆親廟四故云四世則昭穆同祖五世爲祧祧主藏太祖及二祧廟若文武二世室有主而無廟故云五世則爲祢祢藏主后函

唐圉牧圄之人　王云唐圉當爲唐圜字之誤也圄與飢同謂唐圜中牧飢之人也輕重甲篇曰以唐圜爲本利晏子春秋問篇曰治唐圜考菲薦皆其證

因捫牢筴也　丁云捫疑欄字誤晏子君之牛馬老於欄牢鹽鐵論是猶開其欄牢輕重戊篇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馬欄牢卽皂牢也下文行捫牢之筴同

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　安井衡云古本藏下有國字與工雕文梓器以下　墾案與疑與字誤

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　丁云常操下當脫國穀二字與上文句例同

以東西南北相彼用　墾案彼疑彼字誤

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　王氏引之云大字衍三夫之家謂三夫爲一家也乘馬篇曰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是也乘馬篇又曰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兩上脫一字）乘馬（乘馬篇此二十七人亦當作三十人三誤爲二又衍七字也）丁云六字皆八字之誤與乘馬篇同

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　吳云日乃口字誤安井衡云古本牡作壯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　史記貨

殖傳御覽地部一引此出銅之山上並有凡天下名山五千

三百七十一句中山經亦有之當據補又引出銅之山二句

作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今本二

句末皆衍山字次句中又脫有字當據以訂正王洪二說如此

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　孫云據中山經之所以上脫天地二

字

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　丁云此下脫內字當據上文補

請刈其莞而樹之　路史黃帝紀注引刈作乂莞作蒐樹作時

管校二十三

逃其蚤豸　路史引蚤作爪

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　路史沙作砂金作銀

上有慈石者　墨案慈卽磁之假字

下有銅金　路史作下有赤銅青金

上有陵石者　御覽地部三引作綠石珍寶部九引作陵石與

今本同

下有鉛錫赤銅　御覽地部三珠寶部九引並無赤銅二字

荀山之見榮者　宋本元本見下有其字

君謹封而祭之　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引謹作遵

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

劒鎧矛戟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作蚩尤受盧山之金而

作五兵盧上無葛字高祠本紀集解引作交而出水戟文類

聚六十引作廢而出水廢發古通用

是歲相兼者諸侯九　路史黃帝紀注引諸侯二字在相兼者

之上

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雌狐之戟芮戈　洪云荀子榮辱篇狐父

之戟楊倞注云狐父地名管子曰蚩尤爲雄狐之戟狐父之

戈豈近此耶路史後紀四引作雄狐之戟狐父之戈此作芮

戈誤

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　路史注引作諸侯相兼者十有二

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　路史注引作天下頓戟一怒

此見戈之本也　丁云見戈疑得失之壞字正文云得失之數

皆在此內是其證

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銀　宋云一曰以下十一字皆校者

管校二十三

語而作正文則校語入正文者多矣故管子難讀也俞云玉

篇鉒送从人具也然則鉒銀鉒金義不可通疑當爲鈺五音

集韻曰鈺堅金也

夫玉起於牛氏邊山　王云牛氏當作禺氏見國蓄揆度輕重

甲輕重乙四篇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　俞云各當爲託聲之誤國蓄篇云先王

爲其遠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

王度用其重度亦當爲託

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　王壽同云伯

先生子此義申丁冯之謎　稅當爲挩挩者奪之假字也輕重甲篇知萬物

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此與

欲守國財而毋挩於天下而外因天下義正相同故知脫卽

夯之假字也下文云夫本富而財眾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與豐巨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稅亦當爲挩

夫水激而流渠　王壽同云渠讀當爲遽遽急也

民舉所最粟　陳先生云最當爲冣尹注音子外反則謂最矣

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　御覽飲食部三十二引咶俱作舐

煮沸水爲鹽　洪云沸當作沸沸水清不能爲鹽且下文修河濟之流字已作濟輕重甲篇乙篇丁篇幷此篇此語凡五見

唯輕重甲篇作沸字不誤墨案宋本正作沸與洪說合

丈夫毋得治宮室　洪云丈夫當爲大夫輕重甲篇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毋得繕冢墓治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其證也

御覽飲食部二十四引此正作大夫

君以四什之費　丁云四什下脫倍字

修河濟之流　墨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御覽飲食部卅二引此正作循

五穀與豐　墨案與當爲與說見臣乘馬篇

巨錢而天下貴　俞云此本作吾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與豐則吾國之穀賤而天下貴今作巨錢者吾字缺壞止存上半之五而誤爲巨賤之與錢則以音近形似而誤也

若以身濟於大海　墨案身疑舟字之誤篆文身作㠯舟作㠯形相近也

天高我下　王云天高當作天下高義見上文輕重丁篇作天下高我獨下

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元本無利字

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　丁云本當爲國圖諸篇曰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輕重甲篇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輕重乙篇可證也墨案達當是道字之誤

游子勝商之所道　丁云勝當作媵方言廣雅並曰媵寄也寄商猶客商也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　路史前紀五引此文云齊桓公問于管仲曰輕重安施對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爲天下者也較今本多二十五字宏据以補入正文

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　王氏引之云之仇二字因下文若從親戚之仇而衍尹注大謬

皆以雙武之皮　洪云武當作虎此唐人避諱字通典十二路史後紀十一引俱作虎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　王云桓公當作管子曰下文何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方是桓公問語張云桓公曰三字疑當在天下治下

二五者童山竭澤　陳先生云二五者下不應有童山竭澤四字此四字疑在上文堯舜之王節中國準篇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可證俞云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

人君以數制之人　陳先生云下人字衍

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
俞云此三句當在上文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之下
殺其身以斃其敖　宋本斃作嘗下同
則以爲門父　宋本劓作剠
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　路史後紀十一引作故人無
有姦能誣祿而至於君者
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俞云寅字
無義疑更字之誤相任更爲官都者言使之相保任而更迭
爲官都也官都者五官之總司也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
都其有常斷尹注云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淮南子天文篇
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
中央爲都都卽此所謂官都也去乃者字之誤望案路史後

紀十一引此文去正作者
民更相制　元本朱本更作吏
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　宋本數下有也字
二年耕而十一年食　丁云十一年疑當作十二年下文亦當
有粟賈十二倍五字卽上文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之倍
數也
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鎛之天下卽已於我矣　丁云處
亦去也左僖廿六年傳能左右之曰以穀粱桓十四年傳以
者不以者也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令得以之也有以重
至而輕去言物非無端而重至無端而輕去必有以之者則
權數是也我動而鎛之天下句趙本天下屬下讀者非張云
當作天下卽於我矣已衍字耳

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　安井衡云甲兵下疑脫有甲兵三字
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　王云鑪橐當爲鑪橐字之誤
也周官鞮氏注故書橐爲橐鄭子八說篇韓子八說橐亦譌作橐老子天地之
篇干城距衝不若澄穴伏橐今本亦譌作橐閒其猶橐籥乎王注曰橐排橐也淮南本經篇鼓橐吹埵以
銷銅鐵高注曰橐冶鑪排橐也齊俗篇曰鑪埵坊設非巧
冶不能以治金論衡量知篇曰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
故曰搖鑪橐而立黃金
利下上之用　元本利作制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竟明
之誤此本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竟明
每日行五十里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
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竟亦是每
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
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
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諸侯爲一等伯
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
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
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
又五十五百均無餘數獨于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
三日出竟五日而反　俞云五日當作六日據下文五日出竟之
十日而反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竟之

日此云三日出貢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

爲分者萬人　丁云下文云爲當分者十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皆有當字宜據補

匹夫爲鰥　宋本鰥下有魚字

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　元本同作周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俞云挾猶給也挾讀爲浹古浹字以挾爲之浹之言周也徧也故有給足之義此言上農浹五中農浹四下農浹三周徧可以給之也

農可以給五人中農可以給四人下農可以給三人與下文無浹字下農可以給三人與下文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同義

必起於糞土　丁云起疑赴之誤輕重甲篇曰勿使赴於溝瀆之中是其明證

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　王云賣上當有不字糧卽糧罌

之糧言事再其本則民雖無餱而亦不賣其子也輕重甲篇曰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是其證

三其本若爲倉　丁云輕重甲篇曰事三其本則衣食足疑此文有誤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　宋本桓公上有齊字得下有而字

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丁云下脫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九字

字下文可證

承上文言之

猛獸眾也　宋本猛作禽

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元本用下有之字

立新祥以固山澤　宋本固作周

諠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　宋本搏作摶山金作金山存作有

作成

立駢牢　丁云駢字乃牛馬二字相幷而誤上文云諸侯無牛馬之牢輕重戊篇曰立皁牢服牛馬而天下化之望案路史夏禹紀有立駢守以爲民饒句疑本此文

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　王云菹菜當爲菹萊字之誤也俗書萊字作菜菜字作菜二形相似菹或作沮孟子滕文公篇注曰萊休不耕者是菹萊者生草之地也輕重乙篇菹萊鹹鹵斥澤山閒墝埆不爲用之壤萊字亦誤作菜輕重甲篇山林菹澤草萊萊字不誤

管校二十三

立施以守五穀　宋本施作弛弛上有殺字五穀下有之所生也四字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端誤晨樂聞於三衢　王云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作晨誤於端門樂聞於三衢是也今本既脫且倒則文不成義孫說同

詩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帑　王氏引之云掌字義不可通當是稟字之譌隸書掌或作㪷與稟字略相似稟古廩字也廩與帑皆所以藏穀晏子春秋問篇命吏計公稟之粟荀子議兵篇則必發夫稟帑之粟以會之今本稟字竝譌爲掌楊注荀子曰掌帑主倉廩之官失之辯見

荀子

不資者得振　宋本資作畜下文同望案資畜皆濟字之誤說
見山權數篇
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　張云用非其有卽所謂來天
下之財也使非其人卽所謂致天下之民也事語篇佚田謂
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與此正同
夷競而積粟　丁云夷競二字不可解揆度篇曰夷疏滿之無
會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又事語篇曰穀十而守五緡素
滿之五在上上下文皆言穀必非緡夷疏與緡素同幹則揆度篇之夷
疏滿之卽事語篇之緡素滿之矣凡从夷从弟之字古皆通
用其素疏二字通用者惟有果蓏之疏古通用素禁藏篇果蓏素會當
作疏說文扶溝若作倢之作　夷字上畔之廾與隸書竹頭作廾者相
似因譌爲竹下畔之六與卯字相似因譌爲卯又脫去車字
上一畫因譌爲簞笥之簞後又譌爲莞簟之簟百夫妻服輦
之云簟字義不可通蓋輦字之譌輦字隸或作輦見韓勑碑字從
車從夶說文扶溝若作倢之　夶字上畔之廾與隸書竹頭作廾者相
似因譌爲竹下畔之六與卯字相似因譌爲卯又脫去車字
上一畫因譌爲簞笥之簞後又譌爲莞簟之簟百夫妻服輦
之云簟字義不可通蓋輦字之譌輦字隸或作輦見韓勑碑字從

夷競之競疑本是疏字俗書競疏形近而誤故對粟言之粟言積疏言
夷者夷讀如周官薙氏夏日至而夷之夷鄭注曰夷之以
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先鄭注曰夷氏掌殺草故春
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閒謂麥下爲
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又稻人夏以水殄卑而
芟夷之注先鄭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蘊崇之今時謂禾
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案先鄭言夷禾夷
麥管子言夷疏皆是翦取之意後鄭又以取茭爲況蓋卑
文云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陰然雨十人之力不
能上正謂推輦不能上高梁也韓子外儲說右篇茲鄭子引
輦上高梁而不能支是也蓋杠池平之時夫妻二人卽可以
服輦而過及其高杠柴池也天雨苟下則雖十人之力不能
服輦而登地高而輦重也若作服簞則盛會之器甚輕何至

者言杠池平之時民閒夫妻服輦而行不用牛馬亦不假多
人輓之也海王篇行服連軺輦者服連卽服輦也周官鄉師
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巾車連車組輓釋文連本亦作輦　字亦作揵淮南人閒篇負輦
載粟而至今本服載字說見淮南　御覽治道部八引作服揵是也高注
爲駕牛揵爲繒皆失之　服之言負也任重之名也考工記車人牝服鄭
司農云服讀爲負小雅大東篇院彼牽牛不以服箱謂負箱也史記貨殖傳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
行蓋服輦者或推或輓前後各一人故夫妻可以服輦也下
文云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陰然雨十人之力不
能上正謂推輦不能上高梁也韓子外儲說右篇茲鄭子引
輦上高梁而不能支是也蓋杠池平之時夫妻二人卽可以
服輦而過及其高杠柴池也天雨苟下則雖十人之力不能
服輦而登地高而輦重也若作服簞則盛會之器甚輕何至
故遷封會邑　宋本會作鄶望案上下文皆言遷封會邑此會
字誤

十人舁之而猶不能上乎韓令人謂之二把手前後各兩轅一人兩手持轅輓於前一人如之推於後亦有夫婦推轅者婦以繩輓於前夫持兩轅推於後則此所謂夫妻服輦也

天酸然雨　洪云酸通作霰說文霰小雨也

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　王云所無因當作無所因人力不足恃則必借牛馬之力故曰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望案中立本作無所因

弓弩多匡輈者　望案匡義如國語月盈而匡之匡言弓不正圓如月之虧缺也張云考工記則輪雖敝不匡注匡枉也

鵝鶩之舍近鵠鵠鴞鵂之通遠　王云通當爲道字之誤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甘茂之吏道穴間之呂氏春秋知化篇接土鄰境壤交道屬今本道字竝誤作通鵝鶩去人近鵠鵠鴞鵂去人遠故曰鵝鶩之舍近鵠鵠鴞鵂之道遠

鵠鵠之所在君諸式璧而聘之　段先生云式讀當爲飾字之假借

三月解匈　王氏引之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匈字匈字多譌作匈漢冀州從事張表碑字作匈二形相似隸書缶字作缶去字亦相似故隸書匈字作匈漢冀州從事張表碑陰濟陰定陶皆是也匈讀與韜同弓衣也廣雅曰韜弓藏也小雅彤弓篇受言櫜之毛傳曰櫜韜也釋文韜本又作弢說文曰弢弓衣也古者匈同聲

窈窕幽禮記玉藻注幽讀爲黝周官牧人守祧鄭司農故云幽讀爲黝黑也幽黝古今字毛傳云幽黑色也黝從幼聲

黝謂之黑幼亦謂之黑矣管子有幼官篇篇內言玄官者三幼官即玄官耳玄猶幽也水官曰玄冥正取幽冥爲義淮南注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　惠半農說下文五吏爲五官之神然則幼

彼十鈞之弩不得謂檄不能自正　王云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弩字當是桊字之譌說文曰桊輔也徐鍇曰輔即弓檄也故從木說文又曰栝所以輔弓弩又曰檄栝也桊栝檄三字皆從本其義一也此文曰彼十鈞之弩不得桊檄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曰檃栝雖利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不則不能自正說苑建本篇曰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檄不能自正排檄與桊檄同韓子外儲說右篇曰栝檄者所以矯不直也鹽鐵論申韓篇曰若隱栝輔檄之正弧刺也桊輔栝一聲之轉或言栝檄或言輔檄或言桊檄其義一也

故三月解匈而弓弩無匡彰者此何故也　王云此何故也四字涉上文而衍上是桓公問語此是管仲對桓公語不當言何故

桓公忽然作色　王云忽然非作色之貌忽然當爲忽然隸書忽字或作忽形與忽相近而誤嬰子春秋諫篇曰公忽然作色莊子天地篇曰爲圃者忽然作色齊策曰王忽然作色皆其證

聖人乘幼　丁云幼讀爲幽大戴禮誌志篇史記厤書竝云幽者幼也古窈字作幼爾雅毛傳云冥幼也詩釋文幼本作窈幼冥即窈冥窈冥即幽冥矣淮南道應訓可以明可以窈注窈讀如幽禮記玉藻注幽讀爲黝周官牧人守祧鄭司農故云幽讀爲黝黑也幽黝古今字毛傳云幽黑色也黝從幼聲黝謂之黑幼亦謂之黑矣管子有幼官篇篇內言玄官者三幼官即玄官耳玄猶幽也水官曰玄冥正取幽冥爲義淮南注玄冥五吏爲五官之神然則幼

官篇之玄官亦即玄冥聖人乘幼故管子以之名篇也

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倉　宋本五吏作五更下同

秋斂落原　塁案斂疑獻字誤

魚以爲脯鼠以爲殺　張云魚字當脫右旁

令以矩游爲樂　俞云矩當作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从水榘

省費

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亦當

爲大舟之都此復舉上文以起下文也舟與身字形相近而

誤都即禹貢大野既豬之豬馬注云水所停止淺者曰豬史

記夏本紀豬作都丁云大舟之舟當作周古字通用大周謂

四周廣大也輕重乙篇曰以令至鼓期於泰周之野期軍士

即此所謂大周也

越人果至隱曲齊以水齊　塁案齊爲苗字之誤說見四稱篇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　王氏引之云燒字絕句火字下屬

爲句尹注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九字本在燒字下今本移

入火字下則誤以齊之北澤燒火爲句矣

百鍾之家不得事韝　丁云上文云北鄙者盡屨縷之吆也則

韝即屨謂履也集韻屨或作韝

則空間有以相給資　王云空間當依宋本作空閒謂以空閒

之地給貧民

中齊有薔石也　塁案薔亦當爲菑說見四稱篇

天下倪而是耳　洪云倪通作睨是當作走言操之不工用之

不善天下之人皆斜視而走耳輕重乙篇同

吾能令農毋耕而倉　王云吾字涉上句衍

請君伐菹薪煑沸火爲鹽　塁案火字誤當依宋本作水安井

衡云古本作煑水爲鹽地數作煑沸水古本脫沸字

北海之眾無得聚庸而煑鹽　俞云庸讀爲傭作之傭廣雅曰

傭役也尹注訓爲功非是

彼盡饋倉之也國無鹽則腫　王云朱本國字在也字上是也

尹注曰本國自無遠饋而倉是其證無鹽則腫自爲句地數

篇作惡倉無鹽則腫

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宋本弊作幣

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　王云殷字義不可通殷當爲段段俗

交段謂交偹財也隸書殷字作段段字作段二形相似故段

譌爲殷史記高祖功臣表故市侯圈澤赤遷爲假相漢表作

殷相殷乃假之譌又漢書地理志琅琊郡等段王子侯表作

岸莒侯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譌作等殷　說文假非員也段偹也是假偹之

字本作段今經傳相承作假而段字不復用此段字若不誤

爲殷則後人亦必改爲假矣

請以給其口倉筒曲之彊　洪云字書無筒字月令具曲植籍

匡呂氏春秋簙作簙筒即簙之壞字

遺財不可包止　朱本包作拘洪云拘習也揆度篇作貨財不

安於拘作包者誤

民倉三升則鄉有正倉而盜倉二升則里有正倉而盜倉一升

則家有正倉而盜　王氏引之云正字義不可通正當爲乏

乏者匱也絕也史記高祖紀曰漢軍乏食是也乏倉則不忍

飢餓而爲盜矣乏字本作玉形與正相似因譌而爲正宣十

五年左傳曰文反正爲乏　塁案攗補先生廣雅疏證謂此正字爲匄之誤廣雅曰匄求也俗書匄字作丐與正相似而誤襄公三十一年左傳釋文丐本或作正昭公六年釋文丐匄或作王正是其證

令操不反之事　張云不反疑即上文下艾二字之譌艾者刈
之假偕字下艾謂去其本
是君朝令一怒　俞云怒讀爲弩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
劒或謂之弩是齊人謂語而過者爲弩朝令一弩正謂其語
之過也管子齊人故齊語耳
民人之倉有人若干畝之數　王云有人若干畝當依國蓄篇
作人有若干事
發草立幣而無止　丁云發草與立幣連言不詞疑涉上而衍
民猶若不足也　望案若疑苦字誤
東車五乘　丁云東乃束字誤束車約車也國策曰請爲子約
車又曰王爲約車數百金
迎癸乙於周下原　宋本下作不

而廢幣之用　丁云幣者敝之僭字說文敝帗也一曰敗衣也
輕重乙篇曰器以時廢幣
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　王氏引之云當作粟賈平釜四十
金賈四千言今之粟賈平每粟一釜其賈四十錢金賈每一
金孟子公孫丑趙注曰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四千錢二者皆當時之賈也
下文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
千也即承粟賈平釜四十言之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
即承金賈四子言之今本四十上脫釜字金賈上衍則字因
文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而衍文義遂不可通
渾然擊鼓士忿怒　陳先生云渾與鍠一聲之轉詩擊鼓其鍠
毛詩曰鍠然擊也說文鼜鼓聲也引詩作鼜鍠鍾鼓之
聲也引詩作鍠依毛訓則詩之鍠當爲鼜司馬法曰鼓聲不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天下之可得而霸　宋本霸作伯下同丁云之乃不字誤山至數篇曰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執穀之人已又曰內則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執穀之人則去已故天子失其權也此言執穀者去天下不可得而霸與山至數篇文義略同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　丁云壤列二字連文下文云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或讀列字下屬非

徙諸侯度百里　陳先生云徙小也其字當作佁說文佁小兒詩曰佁佁彼有屋今正月詩作徙徙傳曰徙徙小也

夫海出沛無止　宋本沛作沸

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　望案不欲當作欲不二字倒

推徐疾羨不足　王云推當爲準準省作准因譌而爲推事語篇作准徐疾贏不足是其證

左右不足友　宋本友作支疑誤

故苟入吾國之粟　丁云地數篇云人求本者會吾本粟因吾本幣故謹無本幣疑此文入當爲會

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　望案衡字衍

故謹毋失其度與民可治　丁云案當讀故謹毋失其度與本二字倒則字據上文則本則民可治今本本字譌未又與本二字倒則字據上文則國筴可成句補上文曰故苟會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粟幣皆本也故地數篇曰人求本者會吾本幣故謹無失其度與本則民可治與上文故字同請重重而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文法一例

玉出於禺氏之旁山　孫云旁山地數揆度二篇皆作邊山因邊旁字形相近而誤

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缸一鑽一鑿一鉥一軻　丁云軻當爲柯考工記車人之事一橈有半謂之柯又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說文則等柯斧柄也柄柯也或作榎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說文則等畫物也古之人或取法於斧柯故謂其則不遠爾雅柯法也尺寸取則於柯故曰法也然則柯亦爲車者所不可少之物

矣管子言田器類及木柄與此同義

鼓山鐵　望案鼓乃敔字之誤說文敔有所治也讀若壓此因譬以得義鐵莊山中利壓治之也

民得其十君得其三　望案十乃七字誤

有穉之以輕重　望案有乃肴之誤字說見後靡篇

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丁云虜乃庸字誤

河塗諸侯畝鍾之國也幘山諸侯之國也　丁云幘字義不可通左旁白字疑百字誤右旁責字疑負字誤百負卽百倍也言畝鍾之國百倍於山諸侯之國也寡者誤幷百負二字爲一字耳

碻校者又改作幘百負倍二字古通用

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　王云十倍上亦當有或字與下句對文

故見予之所不見孯之理　朱本所作形國蓄篇正作形
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　王云露當爲雪木勝霜雪
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今本雪作露則非其旨矣
佞靡篇曰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其證
汶淵珠浩滿三之　宋本浩作沿
日至日穫　元本下日字作而
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　丁云艾與刈同收當爲畝中方
都二之數雖不止一畝之積要其所量可於一畝約知其數
也
請以一朝素賞軍士　塅案素讀爲索鄭注禮記檀弓云索猶
散也
以令至鼓　治要無此四字

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　王云下期字當依治要作朝言與軍
士期於泰舟之野而朝之也今作期者卽涉上文期於而誤
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局而立　王云易牙二字後
人所加也小匡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
鮑叔牙易牙小臣竝得與四大夫差局而立乎義文類聚居
處部四引此無易牙二字明是後人所加下文五予曰善五
子本作四子因增入易牙故又改四爲五耳張云此牙字當
桓鮑叔下誤倒桓朋字下後人遂妄增易字耳
誰能陷陳破眾者賜之百金　史記李牧列傳集解引作能破
敵禽將者賞百金
而得執將首者　塅案高誘注淮南子曰執主也
言能得者壘千人　丁云當作言能得壘千人者乃與上下文
句一例塅案治要引壘作累
吾易以識此　塅案識職之俗字
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　朱云內鄉二字當互易
見其若此其厚而不外列陳　王云見其當依治要作見禮今
本涉上下文諸其字而誤
桓公終舉兵攻萊　宋本無終字
戰於莒必市里　治要無必市里三字
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勇去菹茱蜮
鹵斥澤山閒墝墽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勇去一刓
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
升勇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　俞云此文凡三
云寡人不得籍斗升勇句下當竝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

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脫一字第二句下去一
兩字俱脫而句上有則字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脫而句上有
其民兩字甚爲不詞蓋其民卽去一之誤古文一作弍因誤
爲民弍誤爲民因改去爲其屬之句上而義全失矣所謂五
分而不能操其二者蓋五分其國而去其三分則僅能操其
二桓公言不能操其二者甚之之詞也如今本則所謂五分
而不能操其二者不得其悎矣
子皆柴困爺而不能挹損焉　宋本予作予是
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宋本平作乎
俞云施乃也字誤乎上當脫粟字甲篇曰故申之以號令抗
之以徐疾民乎其歸我如流水甲篇言民此篇言粟句法正

則請重粟之賈金三百　丁云元本作釜三百是也謂每釜加賈三百下文所謂三倍其賈也

請以令與大夫城藏　王氏引之云此當作請以令與卿諸侯令大夫城藏正承此句言之其曰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卿諸侯令四字則與下文不合

令大夫城藏城藏者藏粟於城中也下文曰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正承此句言之其曰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卿諸侯令四字則與下文不合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　王云固當爲調下文兩固字並同調字古同

誤爲周又誤爲固下文衡數不可調卽承此句而言國蓄篇曰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今本脫此文說見國蓄篇是其證

調則澄澄則常　王氏引之云澄訓爲清與調字常字義不相承當是憕字之誤說文憕平也物之高者有時而下者有

時而高其數不能均平調之則前後相等而高下平矣故曰調則憕平則高者常高下者常下矣故曰憕則常古書纂作立心與水相近鄭氏周易注見小雅采薇正義故心旁誤爲水旁

常則高下不貳　墅案貳當爲貳說見勢篇

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　王云案此言以四秋分屬四時也分下不當有有字蓋涉上有字而衍下同

此無下有字

農事且作　御覽時序部二引作農事既成

絲纊之所作　御覽絲作蠶

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　王云大秋上衍而字上下文皆無此例御覽引此亦無

女事紡績緝纊之所作也　墅案也字衍御覽引此亦無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六采布帛文采者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布帛又下文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百鍾四字則與下文不合

泉當爲帛下文亦云有五穀叔粟布帛文采皆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布帛又下文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百鍾四字則與下文不合

布之謝粟泉布亦當爲帛布布帛或曰帛布布絲纊之賈卽其證　此承上文帷蓋衣幕之奉而言則當云帛布不當云泉布帛泉字相似又涉上文泉金而誤也又下文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叔粟泉金粟泉金亦當爲帛布上文作五穀叔粟布帛文采是其證今作泉金者亦涉上文泉金而誤

母至其本　元本母作每俞云母當作毋毋古貫字

必抱薔茅一束以爲禪籍　王云禪字涉上文禪於梁父而衍

籍當爲藉藉薦也史記封禪書曰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其證

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　王氏引之云不如令者不得從爲句天下諸侯連讀其子字則因上文從天子而衍

反此有道乎　王云當依前後文作爲此有道乎今本爲作反者涉下反之而誤

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　丁云閒乃閭字誤下文曰衰稱貸之家皆墅白其門而高其閭

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　王云幾何千家當作幾何家其千字衍下文其出之鍾也一鍾　洪云上鍾字當作中下文其出之中伯伍

也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字皆作中此涉上中字而誤丁云案也字亦當在一鍾下例見下文

上斫輪軸下采杼栗　宋本斫作斮栗作粟

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　宋本若作苦王云苦處當爲谷處上文山居谷處即其證隸書谷字作㕣苦字作苦二形相似而誤上斷福三字義不可通案上文云上斫輪軸下采杼栗則此上斷福當是上斫輻之譌上言斫輪軸此言斫輻若詩之言伐輪伐輻矣

少者三十鍾　墅案十字誤當依宋本作千

受息之哅九百餘家　宋本哅作萌

出粟參數千萬鍾　朱本無數字是也

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　吳云弃乃意字誤

丁云之正二字當是五王之誤五王猶五君也輕重甲篇曰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五王也是其證

君之棧臺之職　吳云職疑藏字誤下文同

桓公舉衣而問曰　元本朱本衣作京張云京疑衷字之譌

使有以終其上令　王壽同云終當爲給下文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是其證

寡人之德子無所寵　丁云寵疑寤字誤

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　王云曰字衍

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　王氏引之云發下蓋脫草字國蓄篇曰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輕重甲篇曰今君躬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是也務農者上之所急也

萊有推馬　王壽同云推乃準之誤下文云齊東豐庸而糴賤　俞云庸康之誤字高注淮南子曰康盛也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鎒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鎒二十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　王云齊西之粟三斗三十錢則二斗二十錢而鎒亦二十錢則是二斗爲一鎒也尹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鎒失之矣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　王云十當爲斗釜斗之粟卽承上三斗三釜而言隸書斗字作什後人誤以爲什字而改爲十通典食貨十二引此已誤俞云案上言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齊東而言也蓋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雖均是籍人三十泉

而齊西止以粟三斗當泉三十齊東必以粟三釜當泉三十於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其下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塞者得衣以此故也管子因桓公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故爲此法則其所注意者本在齊東一釜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氏欲改十爲斗反失其義

溝瀆阬而不遂谿谷輸上之水不安於藏　王氏引之云阬當爲陂輸當爲障皆字之誤也立政篇曰溝瀆不遂於陼鄣水不安其藏又曰通溝瀆脩障防安水藏陼與陂同鄣與障同

謹守泉布之謝　墅案泉乃帛字誤

謹絲麻之謝　丁云謹下當有守字上文句例可證

龍斷於馬謂之陽　宋本謂作請

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　宋本飭作飾顧千里
云初疑袀字之誤請使大夫袀飾爲句服下當脫一字
地重投之哉兆　丁云哉乃戕字誤
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　王云收當爲叔叔
卽菽字見下文輕重甲篇亦云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
左右叔字艸書作汄因譌而爲收
請以平賈取之　宋本之作人
此謂乘天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望案資當爲留說見四稱
篇
大夫多幷其財而不出　望案幷與屏同
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　王云請之當爲請之下文滅其
位杜其門是謫之之事也今作請之者涉上請以令而誤

鵝鶩舍餘秣　朱本秣作秣
吹笙簧　吳云笙簧下奪之風二字輕重乙篇有
此何以洽　王云洽當爲給下文云國中大給卽其證也給洽
草書相似故給譌爲洽尹注非
義稱貸之家　王云義當依宋本作旌故尹注云旌表也今作
表者涉注文而誤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　王云也字涉下文父母也而衍
通典食貨十二引無也字
出其財物以賑貧病　宋本賑作振
通之杭莊之閒　王云杭當爲抗抗古讀若康抗莊卽康莊
則蠭蚘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　丁云巨渠段字雄當爲庸上
林賦有庸渠水鳥也說文鱅鱅鳥

投蠭蚘巨雄　孫云蚘當依上文作蚘
請挾彈懷丸游水上　吳云請乃諸字誤
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　王云賣賤當作買賤言四郊之
民多買賤物所以致富也今作賣賤者涉上文賤賣而誤
衰然多衣弊而屨穿　宋本衰作哀是
此其何故也　王云當作此其故何也下文同
論議玄語　張云玄當爲互字之譌舊書往往相亂
內嚴一家而三不歸　丁云嚴乃矚之僭字廣雅曰矚視也孟
子離婁篇注曰矚視也音義矚或作矚同說文作矚云望也
集韻有矚字云與矚同視也
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　丁云無疑坒字誤
一舉而名實俱莊也　宋本一作壹

民何爲也　望案當作民何不爲也脫不字
敢問齊方于幾何里　丁云于卽方字之誤而衍者
洴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　洪云山至數篇龍夏以北至
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此洴字本海莊二字譌幷作一字
王云洪說是也俗書莊字作庄（隸書莊字作庄俗又省作庄）因譌而爲庠
加汋則爲洴矣丁云也字上亦當有非穀之所生五字與上
下文一例
朝夕外之　安井衡云朝夕讀爲潮汐外之遶其外也
然則吾非託會之主耶　望案吾乃君字誤
君動言操辭　王氏引之云操當作搖搖辭卽動言古人自有
複語耳輕重甲篇云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是其證今本
搖作操者涉上文兩操字而誤

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　宋本孤作狐
及吾地亦有道乎　丁云及乃反字誤
君以織籍籍於系　元本無下籍字安井衡云系當爲糸五忽爲糸十糸爲絲
如此則云五穀之籍　劉云云疑當作去
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
其賈　丁云當讀以國一籍五句臣乃五字誤君守布萬兩
句右乃君字誤上文云君守布是其證而后籍麻句麻十倍
其賈句布五十倍其賈句今士籍麻二字誤乙又脫麻字衍
四字術字宋本作衍衍字係校語羼入上文云君守布則籍
於麻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是其證
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　丁云朱本二十作世蓁甘字誤故乃

數字誤
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　王云湯讀爲蕩一可
以爲百當作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山權數篇云徐疾之
數輕重之筴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是其證
物之生未有刑　朱本刑作形
守物之終始身不竭　王云身上當有終字上文終身無咎即
其證陳先生云終始二字互倒守物之始終身不竭四字爲
句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虛戲作造六峗以迎陰陽　路史後紀一引作六畫莊氏述祖
云峗當作佺古法字亦通政大戴禮盛德篇有六政疑即六
佺
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
路史炎帝紀注引樹作種淇上有千字民作人無而天下化
之五字
鑽燧生火　御覽火部二引生作出
以熟葷臊　路史注引作腥臊
無茲腊之病　御覽皇王部四引茲腊作腸胃集韻閇古文作
腊路史注引作無腥腸之疾
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　朱本商作敵墾蓁涇當爲濕商
當作奠皆字之誤
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　王云帛當爲阜字之誤也史記五
帝本紀彭祖衣帛布衣漢書景帝紀十三王傳阜誤作帛阜以養馬牢以養牛故曰立阜牢服
牛馬

循六峗合陰陽而天下化之　墾案峗佺字之誤
公曰其行義柰何　王云其字涉上文公其行義而衍
千穀也　俞云千穀當從一本作子穀子穀穀不成者猶言童
蔀矣說文禾粟之采音穗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蔀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　王云財用上脫而字下文云
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即其證
縣繑而踵相隨　王云繑與屬同集韻屬或作繑縣當作曳
引屬而踵相隨也今作縣者因繑字而誤加糸耳尹注非
應瞢之正　宋云正同征
二十四月　通典十二引作周月
室屋漏而不居　王云居當爲治字之誤也齊民要術一御覽
木部一引此竝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書居亦作治

沐涂樹之枝也　宋云檀弓沐椁鄭注沐治也此云沐者亦謂
脩治去其枝也
閱其年　俞云閱乃閱字誤其讀爲暮此當以閱暮年三字爲
句
民被白布　望案白帛段字
以其不捎也　宋本捎作捎宋云說文捎自關以西凡取物之
上者爲捎捎則捎謂芟其上枝不能密陰不捎則不芟也
子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　望案胡乃懷字誤輕重丁篇正作
懷
踦市亦惰倪　王云歸市下當有者字歸市者對上文丁壯者
及父老而言
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　安井衡云城非所以

重鹿城當是圃字誤
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俞云此本作楚生鹿一而當八萬言一
鹿直八萬泉也又案下文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
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
蓋金一兩而泉一千也漢書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錢萬
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
女子居涂　望案涂上一本有內字疑管子本或作內或作涂
而校者合之耳
明王之所以賞有功　宋本王作主下同
齊因令人載粟處羊之南　元本朱本羊作楚
代人怠其難得喜其貴買　王云貴當爲貴賈字類聚武
部獸部下御覽獸部二十一引此竝作貴價是其證下文亦

云不敢辨其貴買令作貴買者涉上文公貴買之而誤又下
文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案
買當依朱本作買上文云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買卽其證此
亦涉上文諸買字而誤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　孫文類聚五十九御覽獸部
二十引本作農下文同俞云作農者乃後人不曉古語而改
之本者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之禮記大學
篇此謂知本正義曰本謂身也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本
謂心也周易大過彖傳本末弱也庾果曰本君也是知本無
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對四體而言則心爲本對
臣民而言則君爲本管子地數篇曰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
又云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

者倉吾本粟因吾本幣輕重甲篇曰守圉之國用鹽獨重輕
重乙篇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
道財物之所遊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前後文小異
大同或言本或言國其義一也淮南子氾論篇立之於本朝
之上高注曰本朝國朝也是古人謂國爲本之證此文代民
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言去其國而居山林之中也若易
本爲農則失其義矣
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　王云公因當爲公其上文曰君其鑄
莊山之金以爲幣下文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賈
之皆其證
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　望案句例賈下當有矣字
令其買再什以上　安井衡云古本買作賈

修械器之巧　安井衡云古本巧作功

趙羅十五　吳云此與下文修耀五月羅耀二字當互易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　丁云清精段字

搢玉總　朱本總作揔王云總與揔皆忽之譌忽卽笏字也皋陶謨在治忽鄭作曶注云曶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士喪禮竹笏今文笏作忽墨子公孟篇曰公孟子戴章甫搢忽是笏與忽通也桓二年左傳衮冕黻珽杜注曰珽玉笏也此云天子搢玉忽卽玉藻所謂天子搢珽考工記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者也周官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此云天子搢玉忽祭日正與周官合左傳正義引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卽此篇之文

管校二十四

發出令曰　望案發下當脫號字

教民樵室鑽鑿壎竈泄井　望案壎乃燻字之誤說見禁藏篇

耜耒耨犂鎒鉏鉏又櫌權渠縪緤　王云又當爲乂乂與刈通齊語云槍刈耨鎛是也說文櫌鉏柄名鹽鐵論論勇篇云鉏耨棘櫌以破衝隆權渠未詳縪卽繩字之誤隸書作稜渠未詳縪卽繩字之誤隸書黽字或作黾又作黽形與晁相似黽之爲晁與黿之爲晁其下半亦相類也緤亦繩也丁云耜字之誤懷櫌字之誤鉏字之誤權當依下文作耬說文作耬大鉏也渠與權同釋名齊魯謂四齒杷爲權

此三人者　王氏引之云人字衍民之竈者有此三類非謂僅有三人也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文義正與此同

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　丁云眾疑衣字誤衣下有食字疑脫在不可事者下入國篇曰官而衣食之隨其所言勿遺棄也俞云眾疑棄字誤師古注漢書文帝紀曰棄給也

下作之地上作之天　俞云作讀如詩侯作侯祝之作此蓋神道設教之意

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　王氏引之云下文曰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綌黑而靜處則此當云天子服赤綌赤而靜處寫者脫誤耳

毋斬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　俞云天子搢玉忽卽玉藻所謂天子服赤綌赤而靜處則此當云天子服赤綌赤而靜處寫者脫誤耳

管校二十四

三大其上文眾大眾行大火非滅之也故不數也若有誅大臣之文則爲滅四大矣又案斬大山之斬當讀爲鑒與形勢解斬高同

天子祀於大宗　御覽時序部八引作祈天宗

同族者人殊族者處　王云人當爲入處止也言同族者則入祭異族者則止也

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　吳云沃乃飫字誤

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國祭也　吳云兩所字皆涉下文所以字而衍

天子祀於大宗　安井衡云大宗蓋心星心三星故其字作宗說文宗心疑也讀爲瑣詩曰七月流火秋分祀心餞其納也說文宗心疑也讀爲瑣非此義

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　俞云以上下文推之所出之里數皆與所數之日數相符則此文亦宜云出國九十二里今乃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自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又自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而秋至合而計之則爲一百三十八故出國百三十八里也古人於此蓋別有義

發號出令　望案此句下脫曰字當依上下文例補

以秋至日始數九十二日　王云此下當有謂之冬至四字上文云以冬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以春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是其證

張耜當弩　望案張耜以下數句乃他篇之佚文誤綴于此

耰渠當筍鞈笠當抹櫓　宋本耰作擾元本鞈作軻丁云筍

鞈之爲物形狀未聞惠學士以筍爲甲軻疑當爲鞈玉篇曰鞈兵器也抹當爲楯字之誤楯者盾之俗字禁藏篇曰苴笠以當盾櫓是其證

輕重庚第八十六　管子輕重十九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３９
作者＝
页数＝７８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